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貳拾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肆輯·貳拾册目錄

石鼓文鈔二卷 〔清〕許容撰 一
四史發伏十卷 〔清〕洪亮吉撰 六五
鼎刻柱史閣佘崙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六卷 〔清〕佘雲祚撰 一三九
史案二十卷首一卷 〔清〕吳裕垂撰 二五三
十國宮詞五卷 〔清〕吳閬撰 四三一
樹經堂詠史詩八卷 〔清〕謝啓昆撰 四八九

〔清〕許容撰

石鼓文鈔二卷

清康熙二十七年韞光樓刻本

許氏石鼓文鈔 韞光樓原刊本 馮汝玠撰

許氏石鼓文鈔二卷清許容撰容字實夫一字嘿公江蘇如皋人著有篆海說篆詩書康熙壬戌進士許嗣隆之弟也是編前有康熙戊辰康瀚金德嘉上浴剮金然長洲孫岳頒及其兄嗣隆詩序末有胡兆鳳胡介祉及許氏自序跋中以摹辨前四鼓之文爲上卷以摹辨後六鼓之文爲下卷據胡兆鳳與許氏自跋所屬述許氏此作係因朱竹垞撰日下舊聞考以其未也而考石鼓三卷屬許縮篆摹刻許乃躬赴太學手搨十鼓原文就朱氏所考重加校正刻以別行即是編每鼓悉摹其石篆於前繼以辨於後名爲文鈔實與嘉慶中楊世春之石鼓文鈔僅摹十鼓原文與重排十鼓之文錄諸氏音訓與清高宗御製重排石鼓詩序不加校正者名同而實不同其所摹鼓文就原石刻畫審其點畫以校諸本之訛所辨闕字就原石泐蝕審其地位以證諸說之誤皆確而可據而其於第三鼓之吴字大上所從之體謂爲從乙在日口中辨諸家所說從田從由從白之皆非惟潘釋爲盈尤爲精確雖不如張氏之釋存悉依宋本尹氏之文匯會羣書而較之朱氏原考剔名者所長未容軒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如皐許實夫纂辨

石鼓文鈔

韞光樓藏板

石鼓文鈔序

如皋許子實夫精叔重氏說文之學有年矣所著有篆海說篆諸刻往年質之輦下諸君子諸

君子籍籍稱善於其南旋也蓋人贈以言云今年來與難兄山濤太史同邸舍山濤余同年兄也晨夕過從茶酒間實

夫示余以谷園印譜余受而藏之亦贈以言實夫嘗於廟市得石鼓文校讎良久疑薛尚功鄭樵潘迪諸家音釋微有

牴牾慨然曰百聞不如一見於是入太學門內手摹之摹既竣太史俾梓行以公海內而屬余爲之序余逡巡謝不敏

使者趣至再乃復於太史曰石鼓紀事自唐貞觀中蘇吏部勉始勉言虞褚歐陽咸稱古妙蓋唐初已顯聞矣然瓠翰家後先辨識言人人殊韓愈手持搨本作歌曰此周宣王獵碣也張懷瓘之說如之竇衆亦如之韋應物謂文王之鼓

至宣王而刻詩程琳董逌據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指爲成王之鼓鄭樵以其文有與秦斤秦權類者斷爲秦鼓金時馬子卿又辨爲宇文周鼓其因韋韓之說而疑之者歐陽修也大指謂傳記不載石鼓文不知二公何所據而知爲文宣

之鼓其因韓張竇三家之說而信之者蘇軾趙明誠也蘇云宣王史籀書趙說亦與蘇合其合乎鄭說而援引逾詳者

鞏豐也豐云平王東遷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二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焦竑云据蘇綽傳魏文十一年

狩於岐陽孝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是時命綽倣大誥則詩倣雅詩可知楊慎云石鼓發聞不始於唐晉王羲之嘗言

之矣然文乃類小篆宣王之世皆科斗籀文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夫石鼓一物耳而羣言踳駁若此後之觀者安所

折衷焉按古文苑孫巨源得石鼓文於佛書龕中凡四百九十七言葢唐人所錄者宋治平中存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三百八十有六今則三百三十四言耳實夫曰不知再千百年又當何如也噫思深哉夫天壤間物之可寶者

石鼓文鈔 金序

多矣實夫一切不留意而惟金石文字是求金石之傳較壽於他物然風雨莓苔之所剝蝕卽質甚堅剛亦有不能自保其長存者而實夫乃鰓鰓慮之而欲久其傳於世抑獨何歟太史懷抱觀古今嗜好與實夫同故亟取乎不佞之言

夫自甲至癸九鼓凡三百三十四言而辛鼓獨無一言余言之而無能有所發明也則與辛鼓之懵懵奚異哉

康熙戊辰季夏楚黃金

德嘉拜題

序

許子實夫嗜古而好奇於古文篆籀之學窮源竟委能洞曉其所以然於是手摹太學石鼓文而參較註釋成書一編將授之梓以

行世而屬余為之序余觀石鼓之作其世代固無所考自韓退之作歌定為宣王之鼓而後世多宗其說獨歐陽子以為可疑者三四自是辨石鼓者言人人

殊近無定論金子會公序之詳矣然歐陽子謂退之好古不妄或當時別有書為其考據而後世失之余姑取其說以為信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

則斷為宣王之物者庶幾近之而諸家異同之見亦可以有所折衷矣余獨觀許子之書而重有感焉昔者夫子嘗自言曰信而好古韓子亦曰思古人而不

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此鼓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子廟而亡其一宗向傳師求得之於民間大觀中移置

汴梁靖康之變金人輦至燕置王宣撫家後移大興府學元時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置國學大成門內鼓之散棄於野而卒入於辟雍迄於今

不泯滅者由好古之君子皆能寶貴之故也歐陽子曰詩書所傳而外三代文章真跡在者惟此而已蓋明示後人宜知所愛惜而加之意也韓子之世鼓尚

在陳倉剥蝕風雨中未有所舍故其歌有云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夫鳳翔距長安不遠然終唐之世卒無

有輦致之者洎今好古之儒厘懷虛顧寄意於空言而已今石鼓在太學已三百餘季學士大夫翱翔辟雍者何可勝數而摩娑文字留意詳解其間者蓋千

百中無一二人焉是鼓之置於學與棄於野等耳所謂舉國來奔波者果安在哉許子是書之作其志趣誠過人遠矣吾慮夫知而好之者之難其人也雖然

亦以俟夫後之君子而已鼓文在宋治平中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字今之存字僅三百三十有四耳由是而言其歷年愈遠則其消滅愈多後之君子蒐採遺文慨古今之不相及必將流連歎息而深韙是書之可稽則許子之用心庶乎託是以傳而觀其書者亦可想見其為人也已

康熙戊辰七月上浣上海

周金然拜題

序

蓋聞六書初肇始變蟲魚八法相生未離蝌蚪篆籀開自史游實著金科之興冊書定於許慎式垂玉尺之文載在鍾彝傳乎金石斯則伏羲創卦之歲即有成書神禹鑄鼎之年非無古畫蔵諸汲冢不委殘灰列彼明堂

猶存舊物者矣自昔岐陽薄伐閱武于田姬室中興成功告廟爰鑿石以作鼓遂鐫筆而擂詞車攻馬同懋紀行狩之盛建旐設旄侈陳獲醜之多圭璧於焉會朝獵犹因茲作貢龍文螭篆備典核以盡神斗錯星盤肆縱橫而極勢文詞則申甫而下書法則

李斯以前既已珎比和鈞非徒翫同琰琬洎乎祚移洛鎬西京之俎豆淪胥燄起咸陽東魯之詩書焚棄黃梓土鼓盡沒寒煙郜鼎商盤半歸茂草譬之磬沉泗水奚來大呂之音劍躍延津欲化干將之質縱稱神物共付劫塵而況陵谷無憑興亡遞禪秦皇

戰壘金鏃徒遺漢主離宮珠盤還碎年：荊棘不少銅駝處：荒陵頗多玉盌於是星移物換石爛滇枯鳥跡終埋龜文盡蝕張華望氣湯識龍泉柯蔓登山還逢石篆始從陳倉之野得此蟲凋蘚剝之餘亟遷清廟之中置以左鐘右簴之列龍蛇糾錯自創

一家甲乙斑斕僅存九數猶幸夜光終還乎合浦連城不碎於秦庭信有鬼神之訶競為符璽之守迨夫大觀紀歲再徙汴河天子臨雍仍登壁水苔痕駁落藉金質以為相風骨嶙峋比銀鉤而加陗無何塵飛遼海馬牧中原囊下焦桐平填溝壑廟中欹器

頓委丘墟駝載於市駿臺前僅剗黃金一篋沉淪於躍龍池畔誰捫綠字千言嗣是碣石開宮燕山作室摻羅鴻寶無煩博士之上書護惜殊珍顛聽成均以從事虛廊素壁同藏柱下之遺荒碣殘碑並睽斗間之氣以迄

聖朝應運定鼎燕山

皇上秉乾舞干堯陛孟銘几誠備採掖庭河圖洛書日陳講幄搓棋出獵上楊細栁之郊玉帛來同黥面文身之國宜其崇茲法物媲彼宮懸詰曲龍章配六堂之鐘鼓蒼涼鳥策照四庫之典墳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嗟乎日銷月鑠徒留黑闥之名地老天荒孰

辯赤文之字淵源可溯猶餘愈軾詩篇意格難尋豈有鍾王墨本雖復桓榮稽古已遺斷簡之什三束晳補亡逸輯殘編於一二然而見中郎之鳥篆則傳觀咸訝其精覩安道之雞碑則好事羣驚其妙糢糊隻字尚抵千緡滅沒雙鈎還聞二雅非憑闡繹曷

恃揣摩爰有邗水名流高陽才子摛藻則文馳風雨揮毫而紙染雲煙翡翠盈箱盡是池塘之句珊瑚滿架無非月旦之評固已河北溫邢呼為祭酒江東僑肸推以君宗若其獵志墨池走衛瓘一臺之譽弋情碧篆習中正八體之書薤葉韭花無工刻畫爛銅破玉不廢雕鏤用是躡屩擔囊仿士衡之入洛携琴載筆效司馬之游梁偶客燕臺閱尋石鼓摩挲蒼綠疑為墨望之留捫摸丹青無復奎躔之聚因而剜苔剔蘚漸摟蒼頡之蹤補缺拾殘直煉女媧之石得字三百以外歷年二千有奇亥豕交訛既精剖

析魯魚同異必慎參稽假以三冬彙為一卷行見懸之都市駕呂覽之春秋播厥洛陽並太沖之詞賦陸龜蒙小名片錄未足比其宏通李萬卿說苑一編奚能方其淹洽遺文可讀長為鳳閣之奇書古學斯傳永識龍鱗之初體亟予剞劂以壽棗梨

康熙歲次戊辰小春既望長洲孫岳頒拜撰并書

石鼓文鈔序

古之謂非窮愁不能著書豈不信哉
蓋窮愁則其志堅其心靜而寄託遠
也夫士之植其聰明才智不得意見
于當時往往被幽攬勝凡風雲之變
幻山川之高深以及艸木禽魚之瑣
細輒登之記載流之歌詠以廣奇所

異而發舒其沉鬱無聊之思此固高
人韻士所藉以表見者也若夫辨疑
考信援古證今足以紹先而述後子
豈屑以著書慰其窮愁者乎吾弟默
公幼沉摯好學尤精于篆籀一庙濟
劇遂往東議樵叔忝京師與余共邸
舍益肆力於程李之文顧人莫要每

私念石鼓一刻昌黎之時已嗟殘缺
後之視今不啻今之視昔漸滅之過
誰其任之于是躳亟參學韵之勤之
嗜心曾苦矣且石鼓一物紛紛議論
文及成宣一朝三異而復以宇文之
涼遠當周代之鴻辭抑子誣甚夫心
之博物惟其識乎物其佳矣則好之

而已如古詩十九首相傳爲枚乘作
而說者多以爲不然夫使其未必佳
也即乘何取其果佳也縱非乘何傷
石鼓之文亦猶是也矧與詩賡與車
攻書曰相意裏而李斋適健尤非史
籀不能書其爲宣王之鼓也子奚疑
獨怪夫世之註斯文者學問神智往

編審慎執其偏僻昧其理體乃妄為證據傅會穿鑿即薛鄭之流猶或有之況其下焉者乎子況世之以音見為闡揚復古心之音湮沒不彰者寧獨一石鼓乎默公韵之勤之覈證而辨析之引據既精折駁斯正使之并下施于後世庶可以免夫學之奔被

也吾則竊有感矣默公答為說篆篆海諸書合肥龔端毅公見而賞之苟其延譽于朝俾得參訂臨摹皆諸老學之儒以古老隸篆刻石經于太學門外如漢熹平故事則與中郎並後燭啉糒撽一朝彪炳千古豈不成不朽盛事哉而徒使之矻矻窮年于蓬

蒿廬間殘碑斷碣中寄其窮愁困抑之意而鬱鬱終老也可惜也然今

聖天子御藻宸章煥耀寰寓復稽古崇儒求賢若饑渴脫有以是書進者于安知其無所合邪或曰幽燭川媚光自不磨孚之是言殆嘗夫自得無阿其所好邪不知物各有真固非毀譽

之能屈伸也余之言夫不避親之義也是書凡二卷為字三百三十四校薛尚功所謂四百六十四字已溢其一百三十楊升庵修撰子云六百五十七字唐之先其真歟抑各有所據歟世有博雅遜能別其贗淑之若余之詹詹音釋格尊鐘播簫与其猶眇

以求日也哉

康熙戊辰嘉平上浣兄嗣隆題于岳安甫舍

石鼓文鈔 卷上

兄嗣隆[illegible]校 男鑛大衡 合參

如皋許容[illegible] 姪鈴木宣

兄 雍均節訂正

䢦車既工䢦馬
既同䢦車既好
䢦馬既駘君子
員=獵=員斿麀鹿
速=君子之求
角弓=茲以寺䢦

敺其時其來趩〻

遬〻遬〻即遬即時

麀鹿趚〻其來大

次避敺其樸其

遺〻射其豣蜀

避 避 潘恆山石鼓音訓釋避薛尚功鐘鼎欵識音

我章升道云石本作避下同 車 車 既 既 小篆作

既 从反欠隸作旣山濤云居義切音蘘下同 工

王 潘云籀文攻字楊桓六書統工卽工字中畫一者

指事也 避 馬 馬 既 同 同 小篆作同 隸作

同 避車既 敀 敀 小篆作敀 隸作好山濤

云孜許老切蒿上聲 避馬既 騃 騃 鄭漁仲

音疏今作榪郭氏云恐是騶字潘云騃从馬缶聲疑

與阜音義同 君 君 子 子 員〻 鼎 潘云員作鼎籒

文也章云員石本作鼎說文員音云 獵〻 獵 潘釋獵

小篆作獵 正韻別作躐非鄭云通作獵山濤云獵

力涉切廉入聲 員 斿 斿 隸作斿正譌作游別作

旒非薛本有重文今驗鼓文無重文潘氏音訓亦無

重文山濤云斿羽求切音由下同 麀 麀 山濤云於

尤切音攸 鹿 鹿 薛潘本竝有鹿字今鼓文磨滅不

可辨 速〻 速 隸作速或作逮誤逮同迹不从約束之

東山濤云速桑谷切音肅 君子之 㞢 小篆作
㞢 說文㞢出也象艸過屮莖益大有所出一者指
地形也隸作之山濤云止而切音芝下同 求 朮 正
韻篆作 求 又作 求 古裘字隸作求 ○ 酋 酋
薛作首鄭作酋章云酋石本作 酋 郭云恐當作卣
潘云酋今按古文作卣按卣小篆作 卣 音由中尊

也又音條別作卣非籀作 卣 按酋小篆作 酋 音
囚按卣小篆作 卣 音脅按首小篆作 首 籀文作
首 與鼓文近似而章鄭云酋潘云卣疑誤郭云卣
非是今鼓文上闕一字潘氏音訓亦闕惟闕旁有重
文薛本闕二字譌 弓 弓 小篆作 弓 象形隸作弓
誤弓古文乃字薛作及非是按古文及作 及 右脚
下垂與 弓 字右脚下斜向左者不同又身己之己
作 己 乃作 乃 古作 弓 以上四字今人多溷用
余集有篆學辨似一卷列於篆海書之首將來借以
問世故并及之 茲 茲 小篆作 茲 說文从二玄隸
作茲與茲字从艸者不同山濤云津私切音咨俗作
茲非 㠯 㠯 小篆作 㠯 从反巳賈侍中說巳意巳

實也象形隸作已秦又加刀作 以 隸作以按㠯已
以三字本同一字後人用已爲止已用以爲所以㠯
作古文以字又按隸書已巳己三字並溷用已音矣
上方處微闕巳音祀上方處不闕篆作 己 己音紀
上方處全闕篆作 己 寺 寺 隸作寺潘云諸家皆
音時然下文別有時字或音侍章云寺諸家皆作時

薛本作 今驗鼓文顯明寺字居格中薛作時字
疑誤 避 今鼓文僅存上數畫 歐 正譌作驅古
作 山濤云豈俱切音區逐也與毆字不同毆謳
上聲捶擊也郭恕先曰以毆擊之毆爲歐逐其順非
有如此者又俗與驅通用非驅乃馳馬也 异 正
譌作 復古編作 六書統古本作 歎也

象形又作 以形指形也籀文作舁从廾諧聲亦
會意也省而爲廾再省爲其近於俗矣山濤云舁居
之切音基又借爲指爲之辭音奇今隸作其下同
時 章云薛鄭本皆作孫 字施宿云以碑本
考之字雖磨滅髣髴是時字潘氏音訓作時今驗鼓
文日旁雖模糊而寺字顯明定爲時字無疑詩紀作

時釋時音止 來 小篆作 隸作來
趩 小篆作 潘云丑亦反有重文今鼓文右旁磨
滅數畫山濤云趩羊益切音繹 ⿺走憲 小篆作
走意潘云有重文山濤云⿺走憲許建切音憲今驗鼓文
⿺走憲字僅存下數畫幾不成摹王阮亭少詹贈余詩云
嗟哉趩⿺走憲不可辨如箝在口誰能詳賴前人釋音逐

類推求想像其文不然何所辨哉 ⿱兟夊 潘云⿱兟夊作
皀有重文其義未詳鄭云今作贊或又作⿱兟夊音義無
考山濤云皀堂來切音臺亦作始 ⿰皀巳 正韻篆作
隸作郎下同 ⿺辶敔 章云薛作我潘云⿺辶敔與避
小異疑非我字或音禦鄭云⿺辶敔今作敔與禁禦之禦
同或又作御馭今驗鼓文从辵从攴中从𠄡非吾字

⿰皀巴⿰目寺麀鹿今鼓文麀鹿二字模糊趍〻
章云趍薛鄭本竝作趍直離反竝無重文潘氏音訓
釋作趍子亦反有重文今驗鼓文左旁磨滅詩紀作
趚趚音卽山濤云見趞古則石鼓敺亦作麀鹿趍趍
小篆作陳知切音池趍也𠀠來大說
文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正譌作山

濤云徒蓋切音汰⿰皀巴今鼓文僅存下一二畫避
殹𠀠樸　小篆作隸作樸山濤云匹各
切音粕𠀠○遺〻　潘云遺徒鹿反山濤云遺
本作讀徒谷切音牘上闕一字叔　此正譌䠶字
小篆作又作亦作射山濤云叔人夜切音
麝下同𠀠豣　潘云豣或作豜或音豚按肩小

篆作肩小篆作今驗鼓文近是豣字然多
一畫或剝落之餘未敢定也山濤云豣同豜經天切
音堅蜀　小篆作潘云蜀恐犢字蓋蜀有獨
音施云王氏集諸家釋音末四字皆不著宿得於北
方及葉氏本下三字甚明岐陽石刻亦載
右第一鼓薛氏楊氏次居八鄭氏次居三施氏

次居一　潘云今按古文苑其序姑從施氏文
可讀者十有六句餘未詳凡六十四字此鼓舊
本鹵上有孫字遺上有來字今漫滅
周秦刻石釋音文十一行行六字成文作重文
者十闕一
朱竹垞太史云按薛氏本卽遬卽時下又有遬

字恐屬衍文古文苑本麀鹿趚趚下脫其來大
卽避五字潘氏音訓有之今鼓文其來大三字
尚顯避字亦存又毆其樸下古文苑有來射其
來卣既避七字施氏本毆其樸來射句置其來
卣下而無既字今攷此鼓凡十一行重文不計
行每六字則薛氏章氏施氏本字數皆溢未足

據矣樸雖从木疑古與僕通然未敢臆定也
今摹鼓文得字六十三內避時趩趚麀鹿趚卽獝九字模糊不全悉依薛本摹入重
文者九磨滅者三

殹沔=烝彼淖淵
鰋處之君子
之澫又小魚其斿
帛魚皪=其盜氐鮮
黃帛其鯾又鯾又
鮊其𦘬孔之
𩄏=汗=
隹鱮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㞢奄楊及柳

汧 汧 薛本有此字今鼓文磨滅王厚之音牽

殹 殹 王云卽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郭云讀如繄語助正韻篆作殹 於計切音翳惡姿山濤云趙凡夫說文長箋也字用殹

沔沔 沔 潘云沔籀作泛有重文鄭氏云沔讀作緜蓋用平聲叶韻或作沔 釋沛竝譌按泛字孚陷切音販从反正小篆作泛 俗作泛又沔字莫辨切音勉从丏小篆作沔 俗作沔非是然乏丏二字辨在左筆連與不連中直斷與不斷耳今細驗鼓文右旁雖模糊仿佛沔字有重文沔

烝 潘云烝見秦權有重文鄭氏云見秦權郭氏云讀如烝按正韻烝字篆作烝 隸省作丞朔也

彼 彼 小篆作彼 隸省作皮潘云彼籀文皮字借作被音郭音彼石本作彼 籀又作彼 按雲台碑被字作彼 與鼓文近似

淖 淖 小篆作淖 本作潭隸省作淖山濤云奴教切音鬧

淵 淵 小篆作淵 一作淵 說文淵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

鰋 鰋

鯉 鯉 薛本有鰋鯉二字今鼓文磨滅惟鯉字下半略見魚旁潘云鰋鄭氏音鰋正韻鰋篆作鰋 亦作鰋 鰋同鰋鯉篆作鯉 山濤云鰋於幰切音偃鯉良止切音李

處 處 小篆作處 隸作處亦作処 処止也从夂音止從後至也从几得几而止也潘氏云鄭氏讀若居蓋取叶韻

㞢君子 今鼓文子字僅

存上數畫漁 漁 薛本有此字今鼓文磨滅潘氏音訓釋作㵾籀文漁从寸今闕章云籀文魚从寸今省作魚按薛本漁字下从又非寸字也見趙氏說文長箋作漁从魚从水从又三體會意亦象形又手也猶人手在水中取魚也據此說潘章云从寸皆誤

出

澫 澫 鄭云澫卽漫从萬通作曼潘云澫疑有重文

今驗鼓文無重文山濤云漫謨官切滿平聲又去聲

又 又 小篆作又 隸作又潘云又通作有籀文省見詛楚文下同

煑 煑 潘云煑所加切今作鮺小篆作魦 山濤云音沙一作魦

斿 斿 今鼓文斿字下半磨滅

[illegible] [illegible] 薛本有此字今鼓文磨滅薛氏作散卽㪚字有重文或音汕叶平聲相干反隸作𢿱山

濤云相關切音蹣

帛 帛 小篆作帛 章云帛以白从水古文洎今省步各反下同潘云卽白字

魚 魚 小篆作魚 象形隸省作魚魚尾與燕尾相似故竝作四・非火非炎今有以四・作火者非

濼 濼 鄭云濼音洛薛作𤃮字說文濼盧各反章云濼卽濼字音歷山濤云濼郎狄切音力

[illegible] [illegible] 鄭氏亦

作菹讀與俎同施云按說文側余反或作蒩按菹正韻篆作菹 或作䔉 䔉 與鼓文異山濤云鎣側魚切音諏

氏 氏 小篆作氏 从氏从一山濤云典禮切音邸

鮮 鮮 小篆作鮮 隸作鮮

黃 黃 小篆作黃 从日从炗聲炗古光字日初出則光高則黃山濤云黃乎光切音偟俗作黃誤

帛 今鼓文帛字僅

存白字之半帛鯿 鄭氏云鯿即鯾字卑連反
薛本作鯿與鼓文少異釋作鮊或音鮊詩紀作鯿
字按鯾小篆作鯾隸作鯾山濤云鯾古杏切音梗
又鰟 鰟 鄭云鰟今作鰟音附郭云菹呼反今从
鱄又鮊 鮊 鄭氏作鮊音白潘云鮊舊音白今按
叶韻音綿今驗鼓文魚旁顯明帛字僅存白字之半

帛今鼓文帛字僅存左下一畫 鯛 章云朔郭
氏作脰乞及反鄭作豆字潘氏施氏作豆今作脰山
濤云脰音泣 孔 小篆作孔今鼓文孔字僅存
右旁一二畫下同 庶 䜌 薛本孔字之下有
此二字今鼓文磨滅按庶字潘氏音訓釋庶小篆作
庶說文从芡芡古光字今驗庶字上从厂中多一

畫隸作庶䜌潘云籀文䜌字或作䜌鄭云謨官反按
䜌小篆作䜌亦作䜌或作䜌誤山濤云庶商豫切
音恕下同䜌本戀上聲鄭云平聲叶韻也 㝃
㝃 潘云㝃丑若反或音使山濤云今作㝃本式至切
音試 汗 潘云汗有重文郭云籀文洋字鄭云音
汗今作澣今驗鼓文汗下土字磨滅 𨒥 𣅀

奐 隹 可 薛本有此五字今鼓文磨滅
潘氏云趣有重文鄭氏音博或云遄字山濤云趣純
圓切歡平聲隹章云通作維下同按隹小篆作隹
象形職追切音錐短尾鳥之總名鐘鼎多借作惟字
同用蓋取隹之善顧慮也古借義不借聲也今書家
常涵隹字隹音嘉从人从圭與隹字別章云可通作

何下同 隹鱮鱮 小篆作鱮 隸作鱮山濤云徐
呂切音序 隹隹 鯉鯉 可可 㠯㠯 𣝣𣝣 薛
本鱮字下有此五字今鼓文磨滅而潘氏音訓止脫
一𣝣字註云舊作橐說文符宵反鄭氏云與標同舊
本音貫肙山蘇氏石鼓詩作何以貫之愚謂𣝣从缶
从橐省聲包裹承藉之義非謂穿之也蘇氏詩作何

以貫之恐誤山濤云𣝣匹標切音瓢大囊也 之
隹楊 楊 小篆作楊 及 及 小篆作及 从人
从又隸作及 柳 柳 小篆作桺 从木丣聲隸作桺
今驗鼓文丣字僅存其半山濤云桺力九切留上聲
俗作柳誤

右第二鼓薛氏楊氏次居五鄭氏次居一 潘

云十鼓中唯此完好然字多假借故義有難通
今唯澊字全磨滅成文者十有七句凡六十字
周秦刻石釋音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成文
作重文者六無闕字
朱竹垞太史云按潘氏音訓沔有重文驗鼓文
無之疑丞字屬上句

今摹鼓文得字四十四 内迺子斿帛鮑其孔涅柳九字模糊不全悉依薛本摹入 重
文者五磨滅者十七

田車既安鋚勒

□簡左驂旛旛

右驂騝騝避己隮于

邍避止陝宮車

其寫秀弓寺射麋

豕孔庶麀鹿雉兔

其邍孔□其　趚

大　出各亞

昊　執而多庶

庶趯趯君子逌樂

田 田 車旣 今驗鼓文旣字模糊 安 安 鋚 鋚 小篆作鋚隸省作鋚郭氏云大幺反廣韻音條

勒 勒 小篆作勒今驗鼓文勒字右旁磨滅潘氏

音訓勒下有馬字註云今按馬字非全文但偏旁从

馬闕右邊當有重文或作駐又作騂今驗鼓文漫滅

馬旁亦仿佛數筆 ○ 避 避 薛本勒下第二格有

避字潘氏音訓避上闕一字避下有衆字而薛本無

衆字今鼓文磨滅不可辨 ○ 旣 鼓文上至勒字

共闕三字潘氏音訓有馬避衆三字連闕共爲四格

疑譌簡（簡） 小篆作簡 山濤云古限切音柬 左（左） 正韻篆作左 隸作左 驂（驂） 小篆作驂 隸本作驂俗作驂山濤云倉含切音參下同 旛（旛） 小篆作旛 隸作旛郭云妨圓反山濤云孚煩切音翻旛也別作幡非 右（右） 小篆作右 隸作右 騝 此字鼓文馬旁顯明右旁模糊 騝（騝） 郭云騝居言反或云

紀偃反山濤云渠焉切音乾 避吕隮 隮（隮） 潘氏音訓釋隮升也金石韻府躋同躋山濤云隮牋西切音齏與躋同古文隥陵二字又並同躋字雖別而義同 亐（亐） 小篆作亐 說文从丂从一象氣之舒一者其气平之也隸作于今驗鼓文丂字上出之直似爲左右非一筆直通或經剝落未可定也 邍（邍） 潘

云邍古原字下同六書正譌邍从辵从夂从田會意象義缺按正韻 邍 訓郊邍之邍原作 原 訓泉本也義別山濤云邍愚袁切音元古尚書 邍 亦同原

避 戎（戎） 薛本避下有此字今鼓文磨滅潘氏音訓亦不載註云舊有戎字按戎小篆作 戎 戒从戈从甲會意 ○ 止（止） 章升道作世字施云鄭本戎

字作我下有陣止二字今攷碑本戎世二字上下相承不容有陣止二字於其間按世字小篆作 世 今驗鼓文止字三直之中稍有枝出不齊或剝蝕闕痕未可定也然薛潘二本皆作止字潘本止上闕一字

陝（陝） 潘云陝疑作陸章云薛作陝施云鄭本作陣施云疑爲跌字或又作阬阬字今驗鼓文陝字右旁

非夫非失非先非先按夫字小篆作夫失字小篆作失从手从乙先字小篆作先今鼓文𨽿字从自从夫夫篆文作夫古作夫隸作矢疑作𨽿字然亦未敢臆定也宮宮車寫寫小篆作寫隸作寫潘云讀如卸山濤云寫本息也切些上聲潘讀卸叶韻也秀秀从禾从弓弓古乃字隸作

秀章云秀與綉同弓旹𢻻見前第一鼓正譌

躲字麋麋小篆作麋山濤云忙皮切音麋豕豕小篆作豕古作豕隸省作豕孔庶麀鹿雉雉小篆作雉隸省作雉兔兔小篆作兔山濤云楊故切土去聲俗作兎非是䍐遷今驗鼓文遷字模糊不全又旆旆潘云旆未詳

章云鄭作紳䍐○䌛䌛潘云䌛鄭云今作𧻓或作走古作䌛上闕一字今驗鼓文䌛字左旁磨滅數畫山濤云䌛博昆切音犇大薛潘本大上竝闕一字誤今驗鼓文無闕○出出小篆作出隸作出薛潘本出上闕一字各各小篆作各隸作各亞亞小篆作亞施云汗簡作亞潘云亞古

孝經作惡蓋二字通用今驗鼓文亞字僅存上半數畫山濤云亞本遏劉切音惡涂飾牆也餘皆借義旣爲借義所專小篆遂从土作堊从心作惡以别之總之亞堊惡本一字也又鴉去聲○○臭臭潘云臭未詳鄭云疑卽思詩紀作臭古文澤郭云恐是臭字古老反章云薛作畀篆作臭誤今驗鼓文上

非凶非田非白疑从日見師㐌敨昇字作□與鼓文同六書正譌昇胡老切豪上聲通用皞俗作昊非潘氏音訓釋昊爲是但未見師㐌敨之昇字耳薛潘本昊上並闕二字 ○ □ 執 小篆作□从丮隸作執薛潘本執上並闕一字山濤云之入切音汁俗作執誤□ 而 小篆作□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

形假借爲承上起下之辭六書統作□髡形也从大人也从一在上所以指其髡也說者謂天篆涵而按天字小篆作□又作□與而字篆文少異乃六書統而字涵鼓文天字耳 □ 勿 小篆作□今驗鼓文勿字右旁不全山濤云勿文弗切音物 □ □ 多 今驗鼓文多字僅存上一夕字 庚 □ 轢

小篆作□潘云說文卽擊反鄭云與轢同詩紀叶音約山濤云趯卽擊切音歷 君子 □ 逌 潘云逌薛氏作迺鄭氏作攸按漢書地理志鄠水逌同五行志彝倫逌敘卽古攸字按逌音由又與逌同通作攸漢韋賢傳萬國逌平正韻逌篆作□六書正譌逌音攸俗作逌非古逌逌攸三字通用今按古尚書

攸篆作□秦石刻乃字篆亦作逌並與鼓文近是上从卤卤古西字隸作西潘氏音訓釋逌鄭云逌从卣从卣並誤薛作迺爲是但薛本篆作□中从土譌山濤云見趙古則石鼓跋云車攻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卽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逌囊海切奈上聲隸作迺與乃同从辵从卤俗作迺从

又非樂 樂

右第三鼓薛氏楊氏施氏次居三鄭氏次居四

潘云可讀者十有五句餘不成文凡六十五字

周秦刻石釋音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四闕七

朱竹垞太史云按止趺二字鼓文甚明下按宮車字潘恆山讀趺爲陸近是鄭漁仲以趺爲陣又顛倒其文置止字下章升道則以止字誤世字施武子又疑趺爲跌于是字數溢出與鼓文不合矣

今摹鼓文得字六十 内既勒繆遷嶽亞勿

多八字模糊不全悉依薛本摹入重文者三磨滅者九

鑾車𠦬敕眞
弓孔碩彤矢
馬其寫六轡
徒馭孔庶𢊁
宣搏眚車載行
徒如章邍濕陰
陽趍〻
馬□止栚〻
□獸□如

多賢迵禽
弓畀

○○鑾 鑾 小篆作鑾从金鸞省聲郭云按
經史多作鸞薛潘本鑾上闕二字山濤云洛官切音
鸞車𠦬 桒 小篆作𠦬隸作桒說文从夲卉聲

拜字从此拜古作𢷎鄭云郎拜字誤施云呼骨反薛
氏作𠦬按碧落碑作𢽎山濤云𠦬呼骨切音忽 敕
敕 潘云敕說文郎策字或音速潘氏楷書作敕則左
旁从束敕字正韻篆作𣀕 別作嗽非今驗鼓文从
束从欠非从約束之束又見義雲章策字作𣀕 則
右旁从攴非欠字敕音策擊馬也或又作速非是速

郎籀文迹字也詩紀音速眞 眞 小篆作眞 隸作
眞鄭氏云郎塡字亦作鎮今驗鼓文眞字下半磨滅
○○弓 潘本弓上闕二字薛本闕一字疑誤
孔碩 碩 小篆作碩 山濤云常灼切音杓秦風
辰牡孔碩彤 彤 小篆作彤 隸作彤山濤云徒紅
切音同夬 夬 小篆作夬 隸作矢今鼓文下半磨

滅○○馬 潘氏音訓馬上載四字四上闕二
字今細驗鼓文止闕二字詩紀有哭哭四三字潘同
舁寫介 介 見穆公鼎小篆作介 隸省作六
轡 轡 小篆作轡 隸省作轡山濤云兵媚切音媿
○○徒 徒 小篆作徒 說文徒从辵土聲隸
書破體作徒與從徙字同法潘氏音訓釋徒徒上又

載鶩字鶩上仍闕一字鄭云鶩五到反古文苑作鶩
鶩章云讀若遇諸家本並鶩字上闕一字無重文薛
本無鶩字闕二字今鼓文漫滅駿 駿 潘氏音訓釋
駿章云駁鄭云作馭按正韻篆馭即古御字見殷敢
御字作馭 與鼓文少異今驗鼓文及薛本旁似从
叓當作駛俗作駛孔 今鼓文孔字僅存上半數畫

庚 今鼓文庚字僅存下半數畫龐 龐 潘氏音訓
釋廓或云郎廓字鄭作鄘薛郭並作廓按廓本作龐
正韻篆作龐 从雨別作廓非又見碧落碑作龐
與鼓文同或云廓謬今鼓文廓字下半磨滅山濤云
廓苦郭切音擴○宣 宣 潘云見詛楚文今作宣
薛潘本宣上闕一字按宣小篆作宣 隸作宣今驗

鼓文亶字僅存下數畫搏搏 小篆作搏 隸作搏
山濤云補各切音博昔昔 潘氏音訓釋𠧪鄭云郎
𠧪字前第一鼓昔字潘云薛作首字尚有可疑此
處肖字正合籀文首作昔此爲首字無疑而潘釋
𠧪鄭云𠧪竝疑誤車執執 潘云籀文載字見義
雲章載作執與鼓文少異今驗鼓文執字左旁磨

滅數畫山濤云𠁁作代切音再衎衎 潘云衎即道
字一作衎按道德經道作衎與鼓文同今驗鼓文
衎字僅存下半數畫山濤云衎仕𣏌切桃上聲戎戎
薛潘本竝有戎字今鼓文磨滅徒如如 小篆
作如今驗鼓文如字左旁磨滅章章 隸省作章
小篆作章邍溼溼 小篆作溼 隸省作溼潘

云溼鄭云今作濕通作隰按濕本託合切音沓後省
作漯遂以濕爲乾溼之溼佩觿集有以水名之濕爲
下溼其順非有如此者鄭作濕非是山濤云溼是執
切音拾陰陰 小篆作陰陽陽 小篆作陽今
驗鼓文陽字僅存下數畫陽下趯字與左行徒字竝
格始驗每行得七字而吾衍周秦刻石釋音註行六

字譌誤趍舒 鄭云趯即趣字七走反章云今作徐
潘釋趍攷第一鼓麀鹿趍趍薛本篆作趍章鄭竝
作趍而潘氏音訓釋作趯此鼓趯字而潘氏釋作逡
今驗鼓文字之右旁雖模餬尚可辨爲趯字潘釋趍
疑誤山濤云見鐵網珊瑚趙古則石鼓攷云車攻曰
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即石鼓趯

趩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趩卽趣字七慮切音娶
介 薛潘本竝有六字今驗鼓文磨滅馬𢻫
出𥏻 潘云𥏻籀文族有重文疑借作鏃郭云
𥏻古作鍭小異鄭云𥏻與李商隱族字相近疑卽族
字借作鏃耳與潘說同按李商隱字畧族作𥏻 薛
本作𥏻或作𥏻釋𥏻竝與鼓文少異山濤云𥏻

石鼓文鈔　卷上　四鼓

昨木切從入聲 ○ ○ 如 薛潘本竝有如字上
仍闕二字今鼓文磨滅 虎 小篆作虎 正譌作
虎今驗鼓文虎字僅存下半一二畫依薛本摹入
獸 小篆作獸 隸作獸 鹿 如 ○ ○
○ 多 今鼓文多字止存下一夕字薛潘本多上
闕三字 賢 迪 潘云迪鄭氏作徇今驗鼓文

辵旁僅存其半山濤云迪詳倫切音循 禽 小篆
作禽 隸省作禽 ○ ○ 避 兔 允
異 薛本有避兔允異四字避上仍闕二字潘氏
音訓止存允異二字避兔二字不載潘云薛氏曰允
異之上舊有禽避兔三字今按禽字下闕四字今驗
鼓文惟允字全好異字僅存右之一半上竝漫滅按

石鼓文鈔　卷上　四鼓

兔前第三鼓作兔與上兔字異允小篆作允薛
本作允與鼓文迥別姑存之俾習篆籀者有所稽
攷異小篆作異

右第四鼓薛氏楊氏施氏次居四鄭氏次居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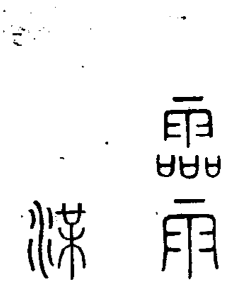
潘云其文可讀者僅七句凡五十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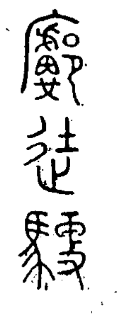
周秦刻石釋音文十行行六字末行五字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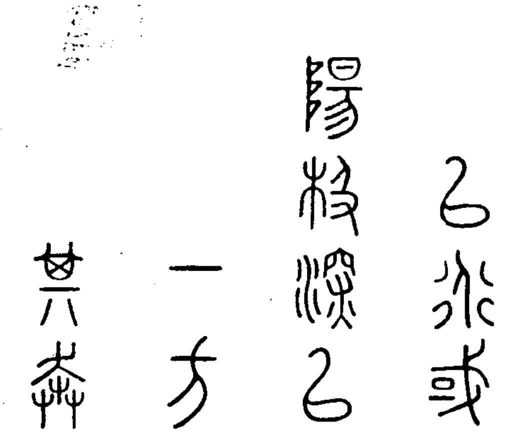
作重文者九闕七 按鼓文行七字末行六字潘
氏音訓與鼓文同周秦釋音誤
今摹鼓文得字四十八 內真矢孔庶㢱寬
䚡衔如陽赶虎多迪異十五字模餬不全
悉依薛本摹入 重文者二磨滅者二十一

石鼓文鈔 卷下

兄嗣隆山濤音校 男 鑛大衡
如皋許 容實夫摹辨 姪 鈴木宣 合叅
兄 雍均節訂正







○○○天 天 薛本有此字上仍闕三字今
鼓文磨滅潘氏音訓亦不載靁 靁 章云靈毛氏注
靈善也鄭云亦作零上闕四字按霝正韻篆作靁
別作澪非古文作靁 霝氷箸也檐水欲滴大寒奪
之凝結成斯象欲垂不垂之形山濤云霝離呈切音
陵雨 雨 小篆作雨隸作雨 ○ 淋 淋 汽 汽
湧 湧 盈 盈 渫 渫 薛本有此五字流上闕一字
潘云皆磨滅不可辨惟渫字僅存其半今驗鼓文渫
字右旁彷彿一二畫上四字皆漫滅淋潘云見說文
今省作流小篆作流 汽小篆作汽 旁从气詩紀

作逆湧古文作湧 小篆作涌 周伯溫曰从水甬
聲別作湧非盈小篆作盈 籀文作盈 潘本渫上
至流字中闕三字迄涌盈三字不載鄭云渫今作準
私列反朱錫山金石韻府渫作渫山濤云涌余隴切
音勑渫鄭作準泰入切音集濈 濈 潘云濟郭云濕
章云濈鄭云今作滋按六書統滋作滋 與上文近

是君子即嵓 施云嵓即涉字見

義云章小篆作 又作 山濤云嵓實聶切音

攝馬 ○ 流 薛本上闕一字 汧

殹 洎 山濤云居義切音既 淒 潘作淒淒二

字薛本無重文山濤云淒七稽切音妻俗作凄非是

舫 小篆作 隸作舫章云符望反山濤云夫

亮切音放 肙 小篆作 隸作舟 甶 鄭作

西見尹彝按師毀敵西作 與上文少異章云薛

作恁字或作由 逯 潘釋逯鄭云即歸字潘云此

上二十餘字剝落不可考山濤云逯居爲切音規以

上自淶字至逯字計十五字皆依薛本所載潘氏音

訓皆闕 ○ ○ 自 薛潘本竝有自字薛本自

上闕二字潘氏音訓自上至淉字共闕十二格

鄜 潘釋鄜薛作廓或作鄜按前第四鼓鄜作 與

上文少異詩紀作郭此字下半僅存數畫依薛本摹

入 徒 見前第四鼓即徒字今驗鼓文僅存辵上

三畫 駛 潘釋駛詩紀楊作駢今鼓文僅存馬旁

右半皆磨滅不可辨據周秦刻石釋音文十一行行

六字駛字居第六行之末共該有三十六字今止得

六字尚有四字不全計薛本連闕共三十四格少載

二字而潘氏音訓載八字闕十九格較薛本則少七

字字數懸絶如此 湯 薛本有此字章云湯音傷

詩紀作遑遑潘氏音訓不載 ○ ○ 匡 舟

薛潘本有此二字潘氏音訓匡上闕二字薛本連

湯字不闕今驗鼓文磨滅㠯術或 或 小篆作
或 六書正譌或作邦域字于逼切音役从戈以守
其一一地也从口古圍字四境也會意別作域非借
爲疑惑不定之字音惑今鼓文㠯術或三字顯明上
至駿字中闕三字而潘氏音訓隹舟二字連闕共成
四格疑誤薛本或篆作或與鼓文異疑譌陰 陰

或 或 陽 陽 薛本有陰或二字潘云或字下今闕
陰或二字陽字僅存其半余家藏墨本尚有之今驗
鼓文陽字左半下略存數畫上二字竝磨滅极 极
小篆作极 潘云极薛氏作枝鄭云卽楫字詩紀卽
汥字志云音結 淡 淡 小篆作淡 六書正譌俗作
深非是㠯戶 戶 隸作戶施云薛鄭本㠯字下有

戶字碑本磨滅不可辨今鼓文磨滅潘氏音訓不載
○○于 于 水 水 薛潘本有此二字潘本于
上闕二字今驗鼓文竝磨滅一 一 方 方 小篆作
方 隸作方 勿 勿 ○○止 止 薛本有勿止
二字止上仍闕二字潘氏音訓勿止二字不載共闕
四字今鼓文惟一方二字顯明餘皆漫滅奔 奔

潘氏音訓釋奔按奔本作奔小篆作奔 說文从
夭賁省聲徐曰夭曲也走則夭其趾故奔走俱从夭
俗作犇今驗鼓文奔字完好其字之下僅存一二畫
其上闕四字山濤云奔博昆切音犇畀 畀 敱 敱
畀 畀 叓 叓 薛本有此四字潘氏音訓有叓字上
至奔字中闕五字則薛本少載一字今驗鼓文叓字

居十一行末格僅存字下一二畫上皆磨滅施氏云叓古文事字見說文今僅存下數畫按叓字小篆作㪅隸作敳旹伊彝事字作㪅與鼓文同小篆作事古作叓上从㞢下从彐持中與叓字不同山濤云敳魚舉切音語事時利切音侍

右第五鼓薛氏楊氏次居九鄭氏次居八潘

云可讀者僅三句餘皆磨滅不成文凡二十六字壘本舊有淒淒迄涌盈濟君子卽涉流汧殹洎洎淒淒舫舟西逮湯湯戶二十餘字今皆不存

周秦刻石釋音文十一行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四闕十三

今摹鼓文得字十八 丙漢鄘徒陟陽舁叓七字鼓文皆不全悉依薛本摹入 重文無

磨滅者四十八

猷乍邍乍
衛遄我嗣
除帥彼阪
草為卅里
□微□□
栗柞棫其
椐椐□鳴
亞箬其華

□所斿□
盩衛二日
□

○猷 猷 潘本猷字頁格驗鼓文當闕一字 乍

乍 潘云乍與作通見鐘鼎文通作作下同 邍乍

○衛 衛 小篆作衛 隸作導潘云衛即道字上闕一字薛本俱接書下倣此山濤云衛徒皓切音翿

遄 遄 潘釋從鄭云遄字薛郭並作徒字或作從誤詩紀作追按遄小篆作遄 古文作遄 與鼓文合

山濤云遄直專切音椽 我 我 小篆作我 从戈从

手手古文垂字取戈自持也戎與前遊字同六書正
譌戎戈名借聲爲吾我字隸作我 騆 鄭云今作
治字施氏謂古文孝經治作 與此小異見微欒
鼎治作 與鼓文近是別作騆誤山濤云騆直意
切音稺 ○ 除 上闕一字 師 小篆作
又作 隸作帥曹憲文字指歸佩巾也故字从巾

今借爲將帥字山濤云帥輸芮切音稅將帥之帥本
作衛所類切衰去聲別作帥非 潘氏音訓釋
敀見前第二鼓籀文皮字潘註彼音 陓 隸作陓
潘云舊音序郭氏作阪音反山濤云陓象呂切音序
○ 潘氏音訓釋莽又作莫薛作莽字郭云
恐是莽字居蚪反鄭云本作莫或作草或又作

釋莽並誤上闕一字 小篆作 母猴也其
性好爪故从爪隸作爲 卅 潘氏音訓釋卅三十
也文曰爲三十里以三十爲卅書家謂之會意佛書
謂之二二合施云世字非按卅小篆作 隸作卅又
作卅說文三十也有客問酈炎曰雷震驚百里何以
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陽動爲九其數卅六陰靜爲

八其數卅二震一陽二陰故曰百里如齊侯鐘三千
字作 鐘鼎文恆有之山濤云卅蘇合切音趿今
直以爲三十字里 ○ 微 小篆作 从彳
𢼸聲隸作微上闕一字 𢓨 潘云𢓨薛氏作微鄭
云未詳音義詩紀作𢓨字𢓨音微 逌 見前第二
鼓薛作迺潘氏音訓前第二鼓釋逌此處釋卣

罟 小篆作 隸作罟俗省作罟山濤云罟公戶切
音古 ○ 㮚 小篆作 古文作 上从卤
卤音調艸木實垂卤卤然潘云㮚薛作栗尚書栗作
㮚與此相類說文省作㮚按㮚上非从卣非从卤潘
作㮚薛作栗並疑誤上闕一字潘氏音訓不闕鴻山
濤云㮚力質切音溧 柞 小篆作 隸作柞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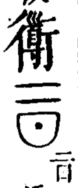
濤云在各切音昨 棫 小篆作 山濤云于逼
切音域 ○ 樧 章云樧鄭作槩或作拌潘
云樧疑古樧字或作椵或又作 與鼓文少異上
闕一字山濤云椶祖冬切音宗 格 小篆作
隸作格潘云音各又音舊章云格說文讀作皓方老
反薛作格山濤云格古老切音槁 庸 潘云庸薛

作庸鄭氏云庸未詳音義或云遘字或又作 釋
菁並譌 鳴 小篆作 ○ 亞 見前第三
鼓上闕一字 箬 潘云箬籀文若字薛郭俱作若
鄭作箬按道德經若字作 鼓文上又加竹小篆
作 下止从右山濤云箬而勺切音弱
𠦬 潘云𠦬薛氏作華又音扶鄭云況于反按𠦬古作

象垂下之形隸作𠦬小篆變體 作 𠦬作
分而爲二字或又作蕚俗作花華並非山濤云
𠦬呼瓜切音譁轉音音划 ○ 上闕一字
所 小篆作 隸作所古作戽俗作所山濤云疏舉
切數上聲 鼜 潘云鼜薛氏作憂鄭氏云今
作夔 ○ 鼜 潘氏音訓鼜郭作鼜薛本篆作

盭今驗鼓文字之上雖磨滅不可辨而下半顯明

盭字薛作籃誤而潘氏匊又从支詩紀作盭音利上

闕一字潘氏音訓不闕誤言潘釋言未詳

詩紀古文吉 討小篆作 隸作樹○

音薛本作 音合施云合上从五字其文尚可辨

非从合也鄭云疑即㑹字音饗今驗鼓文似音字恐

是晤字古晤字作音从五从日然上一畫磨滅未敢

臆定也上闕一字 孫薛鄭本竝有孫字今驗鼓

文無孫字潘氏音訓亦不載周秦刻石釋音文十一

行行五字末行二字音字居十一行第二格上闕一

字是足其數薛鄭本音字之下多孫字皆誤

右第六鼓薛氏楊氏次居七鄭氏次居二　潘

云舊說言治道涂也凡四十一字每行僅存四

字而上皆闕二三字蓋五代之亂散落民間穴

中以爲臼故今所存皆斷續不成文鄭氏乃以

猷作原作導遹我治除帥䢼阺莫爲世里十六

字爲成辭蓋鄭氏所見不過墨本摹刻者而不

知每行之上有闕文也施云此鼓乃向傳師皇

佑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僅存四字自四字

上磨滅者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由故今所存

皆斷續不成文

周秦刻石釋音文十一行行五字末行二字成

文作重文者二闕十

今摹鼓文得字四十一內盭音二字不全

重文者二磨滅者十一

滔是戴

具

來

天子

而 潘云以文理推之而字上當有闕文章云而
上有闕文 師 小篆作 施云鄭本師下有弓
矢孔左驂字今本磨滅 弓 庚 左 ○

○ 滔 薛本有而師弓庚左滔六字潘氏音訓
止有而師滔三字薛潘本滔字竝有重文潘本師字
下至滔字中闕五字薛本接書較潘本少闕二字今
驗鼓文惟滔字下半僅存數畫及重文上而師弓庚
左五字皆磨滅按周秦刻石釋音文十行行七字今
鼓文滔字居第四行第五格上共磨滅二十五字滔

小篆作 山壽云土刀切音韜 是 晉姜鼎是
作 與鼓文同小篆作 隸作是 戴 潘釋
戴施云按說文古熾字與此相類說文熾古作
又作 竝少異今驗鼓文戴字左下剝落數畫山
壽云戴吕志切音幟 不 ○ ○ 具
𢓊 或作 釋𢓊竝誤薛本有不具𢓊三字潘氏音

訓有具奪二字不𢓊二字不載上至戴字中闕二字
而薛本又無奪字施云薛本奪下有𢓊字闕音今驗
鼓文戴字之下盡皆漫滅不可辨 ○ ○ 後
小篆作 隸作後潘氏音訓後上至奪字中闕二
字今鼓文磨滅 具 隸作具今驗鼓文具字居第
五行第六格上至戴字中共磨滅五字 [illegible] 潘釋

哥薛氏作肝鄭氏作肝音吁或作肟今驗鼓文磨滅

來 驗鼓文來字居第六行末格上至具字中闕七

字 昇 寫 尖 施云薛作尖鄭作矢恐是

小大二字鐘鼎款識多此類 具 來 樂

薛本有其寫尖具來樂六字潘氏音訓止載樂字上

至來字中闕五字今鼓文盡皆漫滅 天 小篆作

天 又作天 驗鼓文天字居第八行第六格上至

來字中闕十八字 子 驗鼓文子字居八行末格上

該五十六字今鼓文止存七字闕四十九字潘氏音

訓止載十四字又薛本子字之後尚有七字潘本亦

闕七格今鼓文全失 來 嗣 隸省作嗣 王

始 古 我 來 薛本有此七字潘

云皆不可辨訂薛本共存三十字

右第七鼓薛氏楊氏次居一鄭氏次居九　潘

云舊有弓矢孔庶左驂○不○其寫矢具來○

子來○嗣王始古我來二十字今剝落僅存十

有四字皆不成文

周秦刻石釋音文十行行七字末行三字成文

作重文者三闕四十二

朱竹垞大史云按施氏以尖爲小大具來即

魯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之義鄭作矢固非薛

作尖尤謬

今摹鼓文得字七 內酒戴二字模糊不全並依薛本摹入 重文者一磨滅者五十九

敀走驂馬薦
晳若旃雉立
其一止

敀 走 夎 小篆作夎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夎則足屈故从夭隸作走 驂 驂 隸作騎章云鄭作剸山濤云才詣切音穧 馬 馬 薦 薦 章云薦或作薦鄭云今省作薦按籀文薦作薦與上相類詩祀作麃音標或音袍 晳 晳 小篆作晳从析从白俗作晳从日非山濤云思郎切音昔 若 若 潘釋若詩祀兮釋華薛作夯鄭云郎若字古諾字按六書統諾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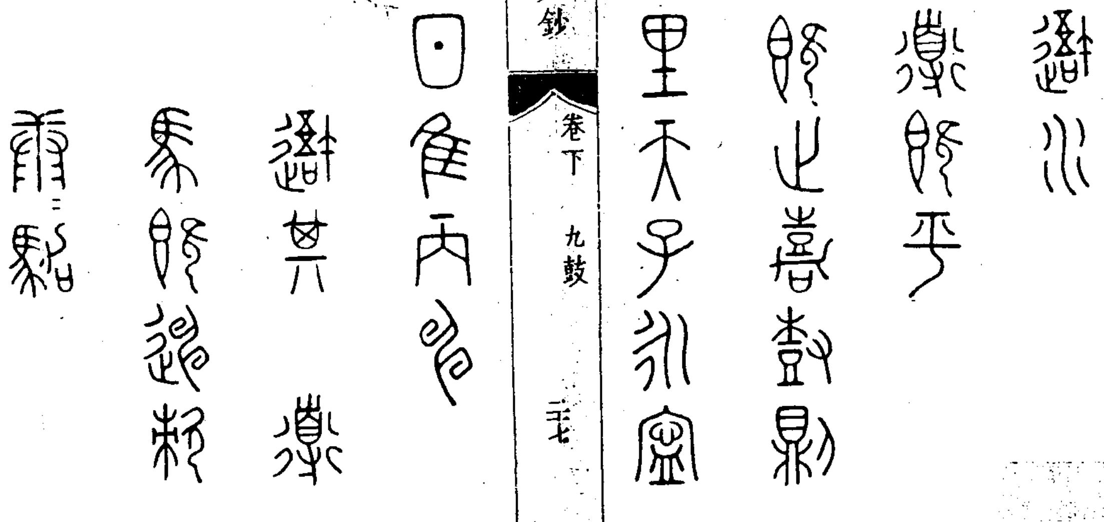
旃 左旁與上文近似 旃 旃 施云說文與徼同薛作放音非也按小篆放作旃薛本攴下多一畫不知何據 雉 雉 立 立 小篆作立隸作立 其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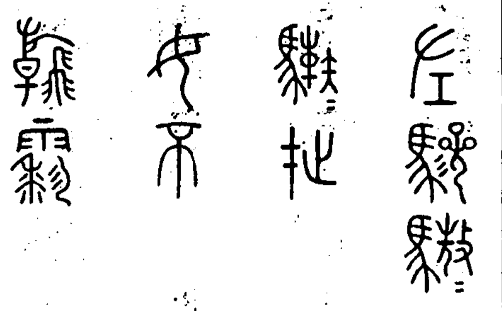
一 一 止 止 章云施宿本下末有止字此本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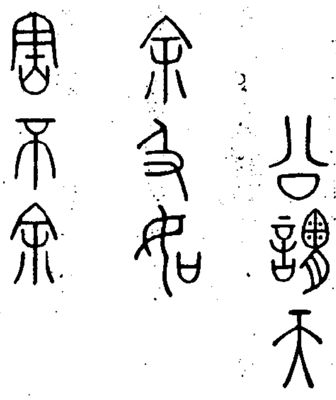
敄 潘云說文與徼同余家藏舊本止徼字存今漸剝落矣正韻篆敄敄妙也又古尚書徽作敄山濤云敄無非切音薇

右第八鼓薛氏楊氏次居六鄭氏次居七 施云此鼓最磨滅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潘云施氏墨本所錄有敀走騎騎馬薦哲若雉立其一之心十四字 據此施本之下有心字無放字薛本無心字

周秦刻石釋音文五行行五字作鼓文者一闕
多不成文
右十三字悉依薛本所存今驗鼓文剝落
殆盡竟無一字可摹敓字潘氏音訓有之
薛本亦不載







避水 潘氏音訓水下有旣〇避二字中仍闕一

字薛本旣避二字不載俱接書下倣此今驗鼓文竝
磨滅不可辨 〇〇〇 **衛** 卽導字見前第六
鼓章云衛上闕一字按周秦刻石釋音文十五行行
五字今鼓文衛字模糊驗居第二行頂格則上闕二
字章云闕一字誤 **旣乎** 乎 小篆作乎 隸作乎
潘氏音訓乎下有避字下仍闕一字薛本避字不載

今鼓文旣乎二字僅存二三畫 〇〇 **旣** 鼓文
上闕二字 **止喜** 喜 薛本篆作喜 與鼓文異章
云喜薛作嘉施云說文喜字加此寫潘氏音訓釋嘉
按嘉小篆作嘉 與鼓文近是薛本篆為章施云喜
竝誤山濤云喜古牙切音加 尌 尌 前第六鼓有尌
字此鼓篆文寸字下少一畫或經剝蝕模糊未可定

也物 小篆作 按雲臺碑則作 與鼓文
同 里 今驗鼓文里字模糊 天子 永 小篆
作 隸作永按許子鐘永字作 與鼓文相類
寍 說文寍从宀心在皿上皿人之食器所以安
人也潘氏音訓釋寧按正韻篆寍安也寧說文願詞
也寍寧二字音同義別潘釋寧疑誤古作 从心

从目後世譌从皿山濤云寍奴丁切音寧 日 小
篆作 潘氏音訓日上闕二字譌今驗鼓文不闕
隹 丙 小篆作 从一入冂一者陽也陽功
成入于冂之門也天地侌昜之門也 申 潘氏音
訓釋申小篆作 六書正譌冒象七月陰氣自屈
而申也俗作申非施云丙申下二字尚可辨今鼓文

愈見剝蝕無從想見矣 ○ ○ 遊 鼓文遊上闕
二字潘氏音訓闕三字誤 𢍁 用 用 薛潘本竝有
用字今驗鼓文字已磨滅不可辨疑非用字 衛 今
驗鼓文衛字僅存上數畫 ○ 馬 上闕一字 駀
迪 薛本單作 潘氏音訓亦釋申章云申重
也今驗鼓文明有辵旁 字居格之左半前第四鼓

有迪字薛潘章作申竝疑誤 欶 薛潘本竝有此
字今鼓文模糊不可辨依薛本摹入但前第四鼓有
欶字潘氏音訓作欶从束从欠按欶本嗽字也此處
欶字潘氏又釋敕从束从攴章云敕戒也按敕天子
制書曰敕文字談苑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
稱敕今作勅从力便于行艸乃又變束爲來作勑說

文玉篇及廣韻勑竝音賚正譌勑俗用爲敕字譌梅
氏字彙敕字不載而潘氏以束爲束已屬譌誤而又
改攵爲支前後二字不一不知何以互異也 ○
康 小篆作 說文从米庚聲本作糠隸省作
康俗作康微樂鼎康作 與鼓文近是上闕一字
山濤云康苦郎切亢平聲 駱 小篆作 隸作
駕古作駈見碧落碑駕作 與鼓文駱同章云按
文駕上闕一字今驗鼓文無闕山濤云駱古訝切音
嫁 ○ ○ ○ 左 上闕三字 驂 驐 小篆
作 別作騖非潘云驐有重文施云驐五到反山
濤云魚到切音傲又音驁 ○ ○ 驐 潘釋驐
有重文鄭音遨或作 釋驐中从束非是上闕二

字潘氏音訓不闕誤山濤云驐昌石切音赤 扯
潘云識施云扯說文識字與此字相類郭氏云子一
反摘鄭云疑即𨁂字今驗鼓文扯字左旁剝蝕僅存
右旁止字數畫 ○ ○ ○ 女 小篆作
本作母潘釋如疑誤今驗鼓文顯明女字按女通作
汝爾女也又同如姓也上闕三字潘氏音訓闕四字
誤 不 ○ ○ ○ 翰 潘釋翰郭云籀文翰
从飛見古文翰作 與鼓文相類上闕三字山濤
云翰侯幹切音旱 霧 潘釋霧薛作霸或云薛作
霧郭云恐是籀文霚字鄭云霧即沴字今驗鼓文當
作霧黎字小篆作 隸作黎或作 釋霧與鼓
文少異 ○ ○ ○ 台 小篆作 从八从

厶八㸚背也厶音私背厶則公矣上闕三字潘氏音

訓闕四字誤 謂 小篆作 俗省作謂山濤云

謂于貴切音渭 天 子 薛潘本竝有子字今鼓

文磨滅 余及如 潘云如通作汝 ○ ○

害 潘釋害施云說文害字鄭云 今省作周

按害小篆作 與鼓文相類上闕二字山濤云害

胡葢切音劾 不余 及 薛潘本竝有及字今

鼓文磨滅

右第九鼓薛氏楊氏文居二鄭氏文居十 施

云上下皆磨滅不成文潘云可讀者惟七句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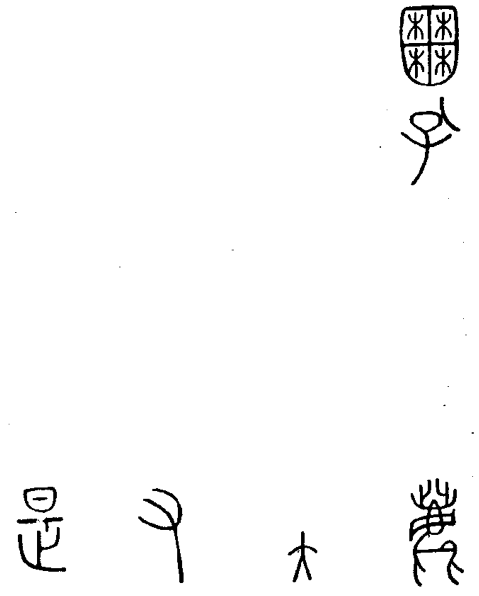
五十二字

周秦刻石釋音文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成

文作重文者七闕二十

今摹鼓文得字四十六 內衛旣平封里衛敹祉八字模糊不全悉依薛本摹入 重文

者三磨滅者二十八



吳 小篆作 說文从口从夨夨音仄潘釋吳
王云吳通作虞按王存義切韻虞作 與鼓文相
類山濤云吳本五乎切音吾古作虞字省文 刀

小篆作 隸作人 憐 潘釋憐施云亦作憐王
云亦作憐或作 釋憐並誤按憐小篆作 山
濤云憐洛賢切音連 亟 潘釋亟或作 釋亟
與上文少異按晉姜鼎亟作 與上文近是山濤
云亟紀逆切音戟 𢧢 薛作敕鄭作朝按敕小篆
作 汗簡 作敕義雲章 作策並與上文

異　夕 隸作夕　敬 小篆作　正譌作
按盄和鐘作　與上文近是詩紀作憼譬同薛本
有敕夕敬三字潘氏音訓不載 ○ ○ ○ ○
[illegible] 潘云載見前第四鼓載上至亟字中闕四字
薛本接書有敕夕敬三字少一字　鹵 潘云鹵西
字鄭云見曾侯鐘汗簡西作　與上文同山濤云
石鼓文鈔　卷下　十鼓
鹵古西字先嵇切音犀　潘釋載與上載字篆文
少異　[illegible] 小篆作　說文从二人相背會意按
父乙鼎作　與上文同潘云北字今磨滅　勿
[illegible] 鄭氏云奄見盄和鐘通作掩按盄和鐘奄作
校上文中多一畫山濤云[illegible]衣檢切音掩
勿　[illegible] 潘釋伏薛作戊鄭作仗按上文旁似从弋

說文代作　與此近似詩紀作勿奄勿伐　潘
釋弇鄭云即嵒字章云或作畢字詩紀作若　而
潘氏音訓有而字上接北字其中勿奄勿伏弇五字
俱不載　出　獻 章云薛作獻鄭作狩按大篆
獻作　與上文同山濤云獻許建切音憲 ○
用 用 潘氏音訓有用字出獻二字不載用上闕一
石鼓文鈔　卷下　十鼓
字　大　祝 小篆作　隸作祝山濤云之六
切音燭 ○　亯 潘氏音訓釋亯鄭氏亦作享薛
作高字章云按碧落碑高字同此潘本亯上闕一字
大祝二字不載按古文高作　與上文相類惟中
省二畫山濤云亯古牢切音皋 ○　埶 潘釋埶
薛氏作埶說文埶與藝同鄭云即社字按埶小篆作

𢍉 說文與埶同正韻蓺别作藝非見南宮中鼎埶作𢍉 與上文近是山濤云埶五計切音詣以上二十四字皆依薛本所載潘本埶上闕一字止存十二字闕七字共爲十九字今驗鼓文止存埶字上皆漫滅依周秦刻石釋音文十行行八字驗此埶字居第四行末格上共磨滅三十一字又第二行第七格尚

存𠂆字之脚不辨是爲何字 窡 見前第九鼓潘云窡寧同或作𢖍 逢 小篆作 逢 隸作逢山濤云符容切音縫 中 小篆作中 說文从口从丨音衮上下通也曰以出令丨以記其中也隸作中六書統作中 圍之徑也从口口繞而而也从丨指其兩半之間言徑在此而正中也又作中 以兩

∙復指于丨之上下言中上中下也見中鼎中字作中 與上文同今驗鼓文窡逢中三字並磨滅

囿 圞 潘云籀文囿作圞見說文或云郎田字山濤云圞于救切音宥今驗鼓文圞字顯明約居第六行第三格上至埶字止闕二字而薛本圞上有窡逢中孔四字不知何據又驗孔字鼓文在圞字之下字雖不全

字之左旁尚存一二畫可辨薛本以孔字居圞字之上誤潘本孔字亦載圞字之下 孔 見前第四鼓今鼓文僅存左旁上一二畫 鹿 薛本有此字今鼓文磨滅潘氏音訓亦不載 ○ ○ 鹿 章云古文苑本鹿鹿下有麌麌二字潘氏音訓鹿上至孔字中闕二字今驗鼓文鹿字顯明居第五行末格上至

孔字中約闕三字○○遯潘氏音訓上闕二

字○舁潘氏音訓上闕一字○○⿰馬番 ⿰馬番

潘氏音訓上闕二字潘云⿰馬番鄭氏云郎曈字見邢敢

庬敢有重文按邢敢曈作⿰馬番龙敢作⿰馬番又師庬

敢作⿰馬番皆與上文相類詩紀作⿰馬番音蕃疑誤山

云⿰馬番土短切湍上聲天天薛本有避其⿰馬番天四字

今驗鼓文第六行末格僅存大字三畫居格之下

半非全文似字之脚而潘氏釋大字薛本作天字並

疑誤大上避其⿰馬番三字鼓文皆漫滅○○○

○○○朿朿見第一鼓潘氏音訓求上至

大字中闕六字今鼓文漫滅又今驗鼓文又字居

第七行末格上至鹿字中闕十五字○○○

○○○是是見第七鼓潘氏音訓是上至

又字中闕六字是字之下又闕八格今驗鼓文是字

剝落雖非全文尚可辨居第八行之末格上至又字

中闕七字是字之下依周秦刻石釋音文十行行八

字末行二字則是字之後尚有十字今俱漫滅不可

辨矣○○○○○○○潘本

止闕八格

右第十鼓薛氏楊氏次居十鄭氏次居六　潘

云今僅存二十三字唯吳人憖亟載西載北二

句成文餘皆殘缺不可讀墨本舊有勿奄勿伏

○⿱⺈丹而出○○用○○○○大祝獻十一字今

皆不存

周秦刻石釋音文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成文
作重文者五闕三十五
朱竹垞太史云勿䓣勿伐疑是勿䓣
勿伐四字盄和鐘䓣文多二畫與微不同伐
字則薛本所書最顯也
今摹鼓文得字六内孔是二字不全重文

無磨滅者六十八右十鼓向闕其一皇佑
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
文嘉祐八年歐陽永叔爲集古錄可見者
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鐘鼎款識所載
四百六十四字方之永叔止闕一字按太
史公年表周宣王共和元年至嘉祐八年

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後二百二十八年
至至元己卯五月甲申潘迪爲音訓時猶
存三百八十六字校之集古錄則闕字七
十九自至元己卯五月至今康熙戊辰四
月丁巳又四百餘年除第八鼓無字可摹
計九鼓得字三百三十四内尚有模餬不

全者六十字校之音訓則又磨滅五十二
字矣猶賴音釋揣摹不知再千百年又當
何如也幷述其年歲計其字數以俟後乎
今者參攷

朱竹垞先生日下舊聞石鼓攷凡三卷前人詩賦記述辨論搜輯無遺如皋許子嘿公爲縮小本文書付剞劂復就太學手搨別摹單行字形差小而點畫位置無毫髮舛誤音釋稍有損益第三鼓考定吳字他攷正薛本差訛者十數

字別以今驗及按一日過余韞光小樓出摹本見示因閱古詩紀所載今文字數較今所拓多半爲余言用修之言殆不足取信且鼓高徑二尺廣徑一尺有奇行次排定字安可增乃今文傳世已久疑謬相仍未能遽廢更俟後之博洽者斷定焉嗟乎嘿公用心良已

勤矣夫石之為物也堅矣
然有時而泐度未能與穹
壤同壽藉無変通將古
人精神心術所寄不為造
物之銷爍蕩滅者有幾嘿

公著書毋慮數十百巻嘉
惠來學有功六書茲刻竣
明處亦且不朽而鼓文自
唐宋以來疑信相半聚訟
紛然石不能言將誰就正

于其工畢聊贅數言以質
諸世之好古如嘿公者
康熙己巳仲春二十有五日
燕越胡兆鳳翽羽氏題
于燕山之半漚堂并書

扶風古跡壁水先型二千
五百餘年幾經剝泐三百
三十四字未免淆訛自非
學富楊雄豈解源竊史籀

茲刻毫芒必審箋釋信精
妙墨僅存闡前賢之未發
斯文不墜昭定論於將來
允矣奇珍猗歟盛事敢公

同好諒有確評
蕺越胡介祉識于谷
園之抱甕亭并書

余于戊辰清明至
都門朱竹坪寓見所
石鼓搨本見示特命
摹勒蓋先生著日下
舊聞一書所以也人
雧不行事也了形畫
以神經營手目越十
餘日不告成因思也
鼓與薛尚功鐘鼎款
識字出訛外多寶夷
或不同魏也後歲久
更變風雨剝蝕後不

者今日未可定也故
同家兄山濤校讎畢
乃摹成一冊音釋悉
依原本間加訂定字
校鼓文從小然其根
模神彩未敢增損一
筆吳孫授梓以供同
班馬臻詩云昌黎已
道大後歐又校昌黎
五百年今古馬臻又
不知幾何年何況昌
黎湮滅昧可憂余李

而涯石鼓與山河嗟
往者不復還原爲方
來者浸影而絶之謂
吾知爲木之萬羅者
猶或有未當零拾目
以俟淵博者
實木許容識于
金臺旅次

〔清〕洪亮吉撰

四史發伏十卷

清光緒八年小石山房刻本

四史發伏

光緒壬午仲夏小石山房藏板

序

國朝攷據專家自顧閻兩徵君後繼起者衆至吾宗稱存先生而學益顯先生未通籍時文采風流已有七子之目然尤邃意經史博極羣書與同時錢竹汀宫詹同縣孫淵如觀察諸賢聲氣應求折衷同異以故宏覽名物如登高躡岱穿貫義理如導河扶源而刊訛正僞則又如掃落葉而揀金於沙也宜乎煌煌大集海內風行久已不脛而走矣今年春余攝毘陵守以政事之暇接郡之士大夫先生令子子齡同年以先生所著四史發伏十卷請序於余蓋太倉季君菘耘將屬其門人顧湘校訂以付梓也余受而讀之經駁正者理得而意解爲闡發者微達而奧窺因歎作史難即讀史亦難非具精識以運其腹笥其孰能與於斯先生高義勁節昭然天下　國史具在豈藉區區攷據以傳然而詳贍精確足以擴學者之心胸俾斷疑而祛蔽有不徒爲四史功臣者余譾陋豈堪序先生書顧憶束髮受業即聞長老言先生使黔時培養士氣提唱宗風蓋嘉惠梓邦者多矣今幸來斯士訪先生流風餘韻以興山高水長之思又何能以不文辭因於其書之歸也敬綴數語以誌景仰之忱蓋不自今始云

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季春上澣權知常州府事宗後學大宗王玠謹序

四史發伏目錄

卷一

卷二

史記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漢書

卷七

卷八

後漢書

卷九

卷十

三國志

右四史發伏十卷陽湖洪北江先生譔先生宏才博學著書滿家其已刻者沾溉宇內未刻者近亦稍出此書抄自鄭丈蔭雲亥豕迷目脫誤亦多前年緘致先生季子子齡大令大令出原稾一一校正補脫并屬洪太守爲之序貽書寄還會余門人顧生湘見而悅之請任剞劂梓人遲滯至今秋始蔵工復校讀一過而志其後云世之言考据者喜毛舉細故自矜其博而於學實無裨益桐城姚氏嘗深疾之先生則讀書有得實事求是其所訂正乃精心融貫窔穴奥微故確覈如茲曰發伏者殆以疑訛之端伏而未顯發之匪易然既有所伏烏可不有以發之以質諸前人詔之後人哉咸豐三年七月既望後學太倉季錫疇識

四史發伏卷一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史記

五帝本紀太史公曰案此太史公蓋謂楊惲所稱正義以爲遷自號恐非虞憙云古者主天官皆上公非獨遷此與如淳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說同皆不足據

夏本紀舜又歌曰案此皋陶歌以申戒之詞云舜誤也

殷本紀殷復興巫咸任職案咸當作賢巫咸子也

子帝太丁立案竹書紀年作文丁名托殷不宜有兩太丁當以紀年爲是

啟母賤不得嗣案啟與紂異母史記最確呂氏春秋紂同母三人長微子啟次仲衍次紂生啟時母尚爲妾父欲立啟太史爭之云云語尤不足信康成取之誤也

周本紀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案以尚書前後攷之稷之卒當在夏末受禪之先於五臣爲最早今不窋以夏后氏政衰時失官相距已遠明非后稷子可知此遷說疏處不必遠引證佐始見其妄也

子慶節立國於豳案詩篤公劉于豳斯館則公劉時已遷豳不至慶節也此恐誤

武王上祭於畢注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案古無墓祭之禮自融一言作俑後儒遂以爲墓祭始於文王并以爲始於唐堯後漢書蘇竟傳曰武王上祭畢星求助天也說在融之前可破其妄

武王亦答拜索隱云武王不應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辭耳案遷此言本之逸周書

命閎天封比干之墓案越絕書武王未下車即封比干之墓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案呂氏春秋祝作鑄薊作梨東伐淮夷殘奄案書序作踐奄

一年共王滅密案左傳齊桓公取密姬生懿公豈密後復續封耶又案莒有密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號曰共和注引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國共伯和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於衛案衛蓋指衛州共城縣言正義誤

認作衛國遂引衛世家世子共伯事以證之無論年歲不相當且合共衛爲一國又并共伯及武公和爲一人其悞已不足辯顧反欲借此證紀年及魯連子之非又可謂顛倒黑白矣

子釐王胡齊立案不應與上厲王同名恐有悞

惠王奔溫案左傳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此以惠王奔溫誤也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案左傳在襄王二十年此言十七年當依左傳

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案此下亦與左氏說異

故令人謂韓王曰索隱據戰國策云或人爲周君謂魏王

案是時南陽地屬韓以遷說爲是
秦本紀元鳥隕卵女修吞之案此乃因簡狄事附會之不
足信
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言大業
生女華未知何據又言女華生皐陶亦與此不同恐皆附
會
爲紂石北方索隱云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案
今攷文義當是紂字下有脫字不如索隱說也徐廣引皇
甫謐云作石椁於北方蓋因下報得石棺句約畧言之非
本脫椁字也
邑之秦案崔靈恩毛詩集注秦在虞夏商爲諸侯至周爲

附庸則秦本建國疑伯翳卽封于秦故孝王云伯翳爲舜
主畜故有土下言使復續嬴氏祀明虞夏商之秦亦嬴姓
可知後世裔至周封爵或斷故孝王又封非子以爲附庸
也崔說當有據
滅小虢注輿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
案西虢不滅於秦輿地志誤正義謂是羌之別種較是
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案左傳公子雍母曰杜祁則非秦
出可知遷誤
子惠公立案不應有兩惠公疑有誤
子惠文君立案君字宜作王
公子通封於蜀案詳攷前後疑秦無封通於蜀事又下言

相莊殺蜀侯來降若係秦所封公子莊旣殺安敢復來降
乎疑蜀侯或名通遷誤以爲公子通也通鑑於周慎靚王
五年言伐蜀取之貶蜀王更號爲侯使陳莊相蜀于赧王
四年言蜀相殺蜀侯不言何名蓋亦不信遷說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案莊襄王已死故曰
太上皇後世遂以此號尊其生父恐非
列侯武成侯王離案此序列侯倫侯始及丞相漢書霍光
傳首及列丞相暨將軍御史大夫始及列侯但可見二代
法式不同處
爲桂林象郡南海案尚有閩中郡合前所置三十六郡爲
四十郡

使郎中令爲內應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案成軍官郎
中令則上應云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弟郎中令趙成不應
至此始云頭中令成也明別是一人非成可知
陳利兵而誰何案誰何蓋言誰敢奈何如淳及索隱說恐
未諦
項羽本紀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注漢書作紀
成案功臣表成以將軍從擊破秦疑漢書作成爲是
人或說項王曰案漢書作韓生未知所本楚漢春秋及法
言又作蔡生
楚雖三戶案三戶當以索隱說爲是高誘呂覽解范蠡楚
三戶人吳越春秋文種爲宛令至三戶南公所言三戶蓋

即此下紀又云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注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此則鄴三戶非宛三戶也六國時鄴地亦不屬楚正義不知三戶有二誤合爲一又引服虔諸說以證之并云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是南公之善讖殊誤

故因環封三縣案張耳嬖臣申陽皆封王而餘祇侯此餘所尤不平者

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案義帝徙長沙道蓋出九江衡山臨江故羽陰令二王及九江王布殺之黥布傳言遣將追殺之郴縣明二王雖受羽命而不奉行故布獨遣將擊殺耳使二國欲殺義帝當其道出衡山臨江時何以不殺而使之至郴縣乎布傳從事後實書故漢書高帝本紀等皆從之此紀及下高帝紀本羽之始謀而言皆史法之可以互見者

高帝本紀字季索隱云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案此說誤高祖次兄名喜見史記漢書何云不見別名乎又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公曰相人多矣無如季秦漢人雖淳樸未有面呼人名者況呂后亦曰季所居上云云明伯仲季皆三人字可知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說亦恐無所據

沛公左司馬得泗州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以下更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州守殺之案功臣表費侯陳賀斥丘侯唐厲俱以左司馬入漢則爲左司馬者不止曹無傷一人索隱說恐鑿

別將司馬尼案漢書作𡰥𡰥古夷字此作尼係傳寫之誤

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案張耳傳貫高曰今吾三族皆已論死蓋當時實坐此罪後高祖賢高等并其族赦之明未嘗夷三族可知遷此語蓋不實當以漢書高帝紀爲正

楚隱王索隱云世家作幽王名悍負芻之兄案此楚隱王即陳涉索隱乃分爲二殊誤又幽王非楚賢君不應置守冢漢書只作楚隱王無陳涉二字則非一人可知

敖賜謚爲魯元王案元非公主謚則此謚元亦未確況功臣侯表明言敖謚武侯此云謚元非也至言子偃亦爲魯元王更妄

孝景本紀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案何傳及功臣表係作嘉疑此紀舊脫一嘉字疊作二孫字後人遂依字改作係也（漢書景帝紀則又因此而誤又案何傳及功臣表俱作武陽此云武陵亦誤）罷諸侯御史中丞案漢書景帝紀及百官表皆言罷諸侯御史大夫此作中丞誤

孝武本紀第十二索隱云此篇褚先生所補韋稜云褚覬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案褚少孫爲博士不得在宣帝時張宴云仕於元成之間說近之

六國世表秦靈公十年案本紀以爲靈公十三年獻公二十四年始皇五十一年俱與表異今攷宜從表

衛悼公亹元年案悼公之立在魯哀公二十六年此以悼公元年當威烈王元年誤

趙武公元年案公字誤

衛從濮陽徙野王案本紀作君角誤

高祖功臣侯表堂邑國千八百戶案漢書表止云六百戶恐誤

周呂國佐高祖定天下功侯案呂后本紀長兄周呂侯死事注徐廣曰高祖八年卒蓋亦據功臣表知之今攷高紀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冦於東垣則澤當以此時死事而漢書表云六年封封三年薨蓋略也

建成國　六年正月丙戌案漢書表作四月蓋傳寫之誤（案此類甚繁不克盡舉）

元年五月丙寅案五當作九

鄭國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弟案何傳及漢書表皆云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鄭侯則同繫祿母安得云弟又漢初婦人不聞別有謚而此云懿侯同恐亦非確下又云同有罪更封何小子延更非

潁陰侯定齊淮南及下邑案漢書表下作八今攷嬰傳下邳壽春降彭城後復云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几八縣則此表下字宜作八爲是

元朔五年侯賢行賕罪國除案漢書表作坐丁傷人首匿免蓋既坐匿于又爲行賕冀得脫免後事俱發故免侯二表可以互見

汾陰　孝惠四年哀侯建平開方元年四年有罪絕案漢書表開方嗣十六年薨不云有罪絕則此三字蓋衍（案下元年下有有罪絕三字侯意後人或誤移於上耳）

梁鄒　元光元年頃侯嬰齊元年案漢書表作三年

元光四年侯山柎元年案此元光宜作元鼎傳寫之誤

費　孝景中元六年封賀子侯最元年後元五年最薨案此則最嗣侯應六年而漢書表言紹封二年薨未識誰誤

海陽　案遼西郡有海陽縣當屬搖毋餘所封索隱云海陽亦南越縣地理志闕恐誤

曲成　孝文後三年復封恭侯捷元年案漢書表作文帝十四年捷復封

芒　孝文九年侯昭有罪國除案此有闕文應云孝文九年侯昭元年十三年有罪國除

棘丘　高后四年侯襄奪侯案漢書表作元年

昌武元朔元年侯得坐傷人二旬內死弃市案應作元朔三年下元字誤

斥丘　擊破籍武城案漢書表作侯成武師古注曰初封成武侯也今攷此表云云以擊破藉於武城或降下武城地非屬之所封未知誰誤

臺　案此濟南郡之臺縣索隱云以臨淄郡有臺鄉縣非臨淄漢時亦不作郡

平棘　高后八年侯辟彊元年案漢書表作孝文五年

拘　孝景中四年侯河有罪國除案漢書表言四年薨不言有罪免未知誰是

槖　孝文三年共侯應元年案漢書表作七年今攷當以漢書爲是

猗氏　二千四百戶案漢書表作一千一百戶〔又案二表戶數不同者極多褚先生所補表尤甚今不克盡舉〕

吳房　孝景後元年去疾有罪國除案漢書表作後三年

闕氏　以代太尉案漢書表作代大與師古曰大與主爵

祿之官恐師古以字誤曲說

龍　索隱廬江有龍舒縣蓋其地案漢書表作龍陽則應云屬武陵未知誰是

長修　元封四年侯相夫坐爲太常擅繇太樂令論案漢書表作三年今考百官公卿表宜以此爲是

汾陽　從起陽夏案漢書表作櫟陽

戴　侯安期案漢書表作安侯軫

郎　元鼎元年遂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案漢書表云坐掩搏奪公主馬髡爲城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搏陽　孝景中五年侯遬奪爵一級案漢書表作孝景元年

戚　案漢書表孝文元年賁侯長嗣此闕

壯　元光五年侯廣宗元年案漢書表元光五年節侯周嗣至元朔二年始云侯廣宗嗣此并作一世誤

成陽　建元元年侯信罪鬼薪國除案漢書表作有罪要斬二說不同未知誰是

蔺　以中涓從案漢書表作中尉

惠景間侯者年表南宮　高后八年侯買坐呂氏事誅國除案漢書表云侯生嗣孝武初有罪爲隸臣蓋侯買後復續封至孝武初始絕也

安陽　案地理志汝南縣班固注侯國索隱以爲屬馮翊誤左馮翊無安陽縣

俞　元朔二年侯賁元年案漢書表言孝景中六年賁嗣侯二十二年當元狩六年免今攷二表年月皆不合蓋賁以中六年嗣侯至元朔六年免正二十二年元朔二字傳寫誤作元狩耳當以漢表爲正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浩　封凡三月案漢書表言正月封一月免一字蓋誤

江陽　案郎南陽郡紅陽縣索隱云屬東海誤東海無江陽縣

富民〔以下褚先生補〕擊匈奴不至質誅死案漢書表作詐增虜獲自殺

平邑　五千戶案漢書表作六百戶百字蓋誤下樂昌侯

卽作六千戶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孝惠五年八月乙丑參卒案漢
書表作己丑攷當以漢書爲是
十一月乙亥勃復爲丞相十二月乙亥灌嬰爲丞相案不
得連月皆有乙亥漢書表不著日辰較是
元鼎五年八月周坐酎金自殺九月辛巳石慶爲丞相案
漢書表九月辛巳周下獄死丙申慶始爲丞相未知誰是
太初二年二月丁卯公孫賀爲丞相案二月丁卯應從漢
書表作閏月丁丑
征和元年冬賀坐爲蠱死案漢書表在二年四月壬申
甘露三年七月丁巳于定國爲丞相案漢書表作五月甲

午當以漢書爲是
鴻嘉元年三月禹卒案卒應作免蓋傳寫之譌
孝文九年御史大夫敬案漢書表在七年
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案應在三年
建始三年補廷尉尹忠爲御史大夫案漢書表作諸吏左
曹光祿大夫
禮書寢兕持虎注索隱云持虎者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
伏軾故云持虎案楊倞注荀子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
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今攷於持字義倞說爲長
然而兵始于垂涉案荀子作垂沙楊倞注垂沙地名未詳
漢地志沛國有垂鄉豈是邪今攷楚世家懷王二十八年
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重丘漢
地理志屬平原郡去沛之垂鄉尙遠倞說恐非
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案持牲而食則士大夫以上
矣不當云不得立宗廟遷此書本引荀子之言荀子原文
作持手而食較是注持其手而食謂農工
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索隱云太乙者天地之本也案
倞注荀子太一謂太古時
樂書中尉汲黯進曰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及黯傳黯皆未
嘗爲中尉疑屬都尉之誤又案下言丞相公孫弘云云宏爲丞相時黯已從主爵都尉遷右內史矣
歷書故疇人子弟分散案疇人當以注樂彥說爲是汲冢

周書史疇爲禹卜畋得皐陶蓋史疇之後世爲天官也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索隱云漢書作閼逢亦音焉與此音
同案漢書不云音焉則亦同爾雅作于葛切可知
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案鄭康成注乾鑿度云太
一者北辰神名
四日司命五日司中六日司祿案惟孝經援神契與此合
漢晉二志其說互異未知所本
廷藩西有隋星五日少微士大夫案少微只四星
兩兩相比日司空案司空諸家俱作司寇
丙丁江淮海岱也案此下與淮南子同
國皇星大而赤注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爲也五星之精

散爲六十四變志記不盡案俱詳晉天文志
五殘星　去地可六丈大案下蓋有缺文正義以大字配
下賊星作句云大賊星者一名六賊星恐非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案漢志作二丈
封禪書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案
師古注漢書以最後爲人名恐非當從索隱說
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案詩序絲衣章高子曰靈星之尸
也漢舊儀又云古時歲再祀靈星春秋時太牢禮
欲祠出周鼎注徐廣曰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案汾陰所
得之鼎非周鼎也當時有司以愚其主耳此注蓋亦爲所
瞞

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索隱曰漢書作李夫人此言王
夫人新論亦同未詳案李夫人死時少翁之誅已久漢書
誤也論衡亦作王夫人
置酒壽宮案玩下置壽宮北宮句則此酒字當衍漢紀亦
無酒字
有司與太史公注引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書成示
東方朔朔以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
之也案遷之史記成於武帝末年疑朔時已死不及見矣
又新論所言多妄恐不足信此蓋屬遷外孫楊惲所稱無
疑
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注徐廣曰樂成侯姓丁名義索隱引
韋昭說云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云姓丁名義未詳案
漢書功臣表樂成侯丁義以元鼎二年嗣三年坐言五利
侯不道弃市則廣說爲是疑郊祀志登字誤也
河渠書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案漢書只作熊
功無已時吾山平注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
案通典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漢武瓠子歌曰吾山平
兮鉅野溢謂此山也

四史發伏卷一終

史記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吳太伯世家太伯卒注皇覽云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案續志劉昭注無錫縣東皇山有泰伯冢去墓十里舊宅井猶存今攷當以昭說爲是皇覽誤

子熊遂立案吳越春秋章子熊子遂此并作一世疑誤

齊太公世家二年伐滅郯注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此郯乃東海郯縣不當作譚字案春秋宣八年魯侯齊侯平莒郯成七年吳代郯八年四國會伐郯昭十六年郯人會齊人盟蒲隧十七年郯子如魯是郯未嘗滅也杜預云譚國在

濟南平陵縣通典濟南郡春秋時屬齊桓公從齊奔莒或先過譚此記郯字自當從左傳作譚索隱說非

魯周公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案六年應從漢書作十六年若依此則自伯禽始封至眞公十四年厲王奔彘魯世家較周本紀已短六十四年也

燕召公世家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案燕昭王與太子平當屬二人索隱說恐亦未諦應從紀年及趙世家燕王爲公子職較是

陳杞世家垂益夔龍後不知所封案風俗通伯益治水封於梁又案前人以伯翳伯益爲一人據此可識其誤劉歆進山海經表亦云伯翳與益主驅禽獸明是兩人

衛康叔世家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訢而自取之案據此說則新臺一詩可以不作當從詩正義云自齊始來未至於衛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築臺要之說爲近實此云見而取之非也

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二曰昭伯案詳左傳桓十六年文黔牟昭伯不得爲伋同母弟又服虔曰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則同母之說蓋妄

晉唐叔世家翼晉君都邑也案諸侯譜晉穆侯遷都於絳孝侯改絳爲翼

獻公子八人案此下明著介子推言獻公子九人此言八誤

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案此亦用左傳文而於狐毛上

截去讓於二字則偃竟以弟先兄矣非也

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案趙衰已讓於欒枝先軫矣衰固尚未爲卿也橫著此句於欒枝上亦非

楚世家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案既云摯紅卒則延所弑者爲何人序致殊不清晰當從譙周古史攷及宋均樂緯注爲是

大夫蘇從乃入諫案此及說苑作蘇從吳越春秋作伍舉呂氏春秋作成公賈韓非子作右司馬御新序作士慶諸本不同未知誰是

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案韓詩外傳作莊王誤

越王勾踐世家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案吳越春秋少康之庶子曰無余傳世廿餘至君無壬壬生無𢆶𢆶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注元常作允常以吳越春秋約之無余至允常亦止二十餘世與世家同令致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又九年而吳伐越始見春秋共一千五百七十年歲則世家二十餘世之說恐非唯輿地志言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說爲近之

鄭世家而號鄶果獻十邑竟國之案韓非子鄭襲鄶取之紀年晉文侯十四年鄭人滅虢十六年鄭遷於溱洧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案子產以鄭定公八年卒安得至聲公時遷誤又案以子產爲鄭成公少子更誤

趙世家烈侯卒弟武公立注譙周曰系本及說趙語者竝無其事蓋別有所據案三晉皆自侯僭王無稱公者恐誤

太子死注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案廣說誤書法無曰天子死者索隱謂趙太子史失名說近之

韓世家韓姬弒其君悼公案此悼公爲誰又於昭侯事中攙入悼公恐誤

田齊世家以陳氏爲田氏注應劭曰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案田陳直皆一字詩正義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則陳之爲田非改姓也劭說誤正義說亦非

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案無此序法下孺子荼三字疑有舛錯

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云云案釐子卒在昭二十四年是時孔子年三十四不得云十七遷蓋以左傳昭七年有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下言及其將死云云遂誤以釐子死在此年故云孔子年十七耳不知左傳此文蓋終言之遷不考前後輕率立言非也賈逵以釐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蓋據公羊傳襄二十一年孔子生之文

陳涉世家復以陳爲楚案此句重出疑有舛錯

遁逃而不敢進案李善注文選言遁逃史記作逡巡今此亦作遁逃疑後人所追改始皇紀又兼作逡巡遁逃漢書作逡巡

外戚世家弟薄昭封爲軹侯索隱曰軹縣在河內恐地遠

非其封長安南有軹道亭或是所封也案外戚世家竇廣國封章武侯彭祖封南皮侯皆屬渤海田勝封周陽侯屬上郡較河內更遠何獨疑軹遠非封地乎又昭以帝舅之尊不當僅封一亭索隱恐誤漢書恩澤侯表孝惠子亦封軹侯豈亦軹道亭耶索隱誤可如

荊燕世家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案此當謂定國有所欲誅之臣其人官肥如令名郢人故郢人等懼誅反告定國耳似此解少直捷遼西郡有肥如縣屬燕國注中引師古說亦近是唯言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是於郢人外又強添出一人恐誤

曹參世家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案漢

書功臣表宗坐與中人奸闌入官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
與此不同未知誰誤
留侯世家於是呂澤夜立見呂后案澤以高祖八年死事
此安得復云澤況上旣言建成侯則此澤字宜作釋之爲
是然攷功臣表釋之以高祖六年正月封封九月薨今以
此傳證之則九月月字當作年表云孝惠三年漢書表作二年以此
證之年當以三年爲是耳侯則嗣高祖六年至孝惠二年正九年釋之
以此年薨至明年而侯則嗣也以世家證年表以史記證
漢書封卒年月歷歷不爽錢少詹大昕史記考異亦言澤
宜作釋之而不知以二人封卒之歲爲證故尙置疑詞也
陳丞相世家戶牖富人有張負注索隱曰負是婦人老宿

之稱猶武負之類也案下言邑中有喪張負見平於喪所
又言負隨平至其家則負是丈夫可知以爲婦人非也
絳侯周勃世家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
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案漢書功臣表建德元鼎五年
坐酎金免百官表建德以元鼎五年爲太常下又言杜相
爲太常是建德免官及國除皆在五年此傳旣序致不淸
而漢書乃云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恐更
誤又案此言十三年而表作十二年此言爲太子太傅而表言爲太常皆不同豈建德免太常及國除後復爲太
子太傅耶
三王世家今諸侯諸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
子慶爲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爲眞定王商爲泗水王也案

眞定泗水之封在元鼎三年上距去病等上表封三王時
尙有四年安得反引索隱誤惟六安王之封在元狩二年靑翟等蓋指此
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案此時張湯尙爲御史大夫而
云賀行其事湯豈以病在告耶又漢書百官公卿表不載
賀何時爲太僕今攷此年三月中表曰二千石賀而此復
云太僕賀行御史大夫事疑賀爲太僕亦在元狩元年書
此可以補百官表之缺
太常臣充案百官表元狩六年太常欒賁而此表言太常
臣充蓋四月前尙充爲太常表失載耳
管晏列傳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案叔牙曾孫
牽國國之孫牧皆見左傳叔牙之後蓋不絕於牧故云十
餘世也仲尼弟子列傳田常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明鮑牧後尙有人索隱引世本以管
仲之後當之恐誤
司馬穰苴傳齊景公時案蘇子由古史辨穰苴爲齊湣王
時人然吳起傳李克曰起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則春
秋時自有穰苴與戰國策所載者當屬兩人古史蓋未深
攷
仲尼弟子列傳回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案家語二十九
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列子顏子壽十八李鍇尙史以爲諸
說皆誤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案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
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
享年四十有一矣史記不書卒年而云年二十九髮盡白

亦誤當是二十九也此說較是
言偃吳人字子游案說文偃作㫃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案家語作隱於衛較是
商君列傳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案紀年秦封衛
鞅於鄔改名曰商
蘇秦列傳於是說韓宣惠王曰案應作韓昭侯還誤
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案此張儀說趙王之辭還本
此立說未爲無據古史駁之恐誤
陳軫篇大國果傷小國亡案是時未有亡國說恐誤
犀首犀首魏之陰晉人也案國策魏字作韓鮑彪注陰晉時
屬韓此言魏還誤

甘茂列傳而內行章義之難注徐廣曰一云內句章昧之
難案句章地名屬會稽昧楚將唐昧謂二十八年齊秦韓
魏共攻楚殺昧也當以廣說爲是
孟子荀卿列傳倘亦有牛鼎之意乎案牛鼎承上伊尹負
鼎百里奚飯牛而言索隱引呂覽函牛之鼎恐誤
魏公子無忌傳徧贊賓客注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
告賓客案此說誤此蓋公子徧以賓客名贊於侯生前耳
故下言賓客皆驚也
毛公藏於博徒案毛遂及傳詩之大毛公亨小毛公萇皆
趙人何趙毛氏之多賢
范雎列傳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永巷宮中獄也
案此說下云王來而宦者怒云云則此永巷乃宮中之巷
往來出入之所非獄也
廉頗列傳取陽晉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
馬彪郡國志云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晉陽
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案趙世家又作昔陽昔陽在
并州樂平縣東亦非齊地
田單列傳封田單號曰安平君案單又號平都君或後所
益封
屈原列傳殺其將唐昧案年表及樂毅傳皆言敗唐昧於
重丘樂毅傳又言昧爲楚相
呂不韋列傳子楚夫人豪家女也案錢少詹大昕云不韋

資助之遂爲豪家案子楚在趙本自有夫人後見不韋姬
說之復取而生政耳此夫人是指子楚之正配若政生母
爲邯鄲之倡卽貧之安得爲豪家乎
賈誼列傳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案末二語豈
褚先生所增耶然攷漢書百官表昭帝時九卿無嘉又陸
德明釋文誼傳左傳至其孫嘉二傳趙人貫公漢書貫公
爲河間獻王博士（河間獻王傳立毛詩左氏博士皆在景帝時）貫公之爲博士
當在景帝時嘉何由反至昭帝時始爲九卿耶末二語疑
妄人所增恐不足據
張耳陳餘列傳故耳走漢案合觀韓信傳蒯通所言知張
耳背項王奉項嬰頭而歸漢此傳蓋略而不書耳

李斯列傳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案此未知所指玩下孔子書之不爲不孝二語則似指出公輒言然止可言逐其父不可言殺也蓋高此時倉卒立論不必盡實耳

黥布列傳番陽民殺布玆鄉田舍注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案今六安州志儒學東岡及英山皆載有布墓此蓋後人因布封六故傳爲之不足信也

淮陰侯列傳漢十一年陳豨反上自將而往案豨反及上自將征之皆在十年此十一年悞

陳豨篇不知始所以得從案功臣表言豨以特將前元年從起宛朐而此言不知所以得從蓋還略處

迺封豨爲列侯案今本列字有作烈者誤

至高祖七年七月案七年應作十年傳寫之誤

斬陳豨將侯敞王黃于曲逆下案下言王黃曼丘臣皆生得樊噲傳亦言虜大將王黃則是王黃有二此所斬者乃陳豨將下生得者屬韓王信所使耳

樊噲列傳號臨武侯注正義曰桂陽臨武縣案是時桂陽未屬漢噲安得封此且傳明言號臨武侯則固權以美號賜之與夏侯嬰號昭平侯傅寬號通德侯等同非有實邑也下云賜食邑杜之樊鄉始有實封耳正義誤

酈商列傳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案功臣表言四千八百戶豈後定封時復減三百戶耶

韋丞相篇至第二子其名元成案漢書韋賢傳長子方山次宏次舜少子元成則元成乃賢弟四子褚先生誤也

匡丞相篇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案褚先生所載多與漢書本傳不同疑當以漢書爲正

傅寬列傳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案功臣表又言以舍人從至霸上始爲騎將與傳前後異

蒯成侯緤列傳謚爲貞侯案功臣表貞作尊漢書功臣表作制未知誰是

朝錯列傳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案漢書禮作帶

錯乃穿兩門南出案申屠嘉傳言一門與此異

上令錯衣朝衣斬東市案吳王濞傳及漢書鼂錯傳皆言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蓋錯尚不知當死衣朝衣以朝故中尉紿行市斬之耳非故令朝衣也還說似誤

吳王濞傳漢後五十年案云五十年者約略之詞自此年至景帝三年濞反實四十二年集解引徐廣乃自漢元年數之以足五十年之數非也

張廷尉列傳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啟案漢書功臣表作恬啟張釋之傳止作恬豈以其犯景帝諱遂并下一字刪之耶

匈奴列傳齊襄公復百世之仇案百世應從漢書作九世

衛將軍驃騎列傳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案下言青同母兄衛長子姊衛子夫則衛媼非侯妾可知漢書作主家僮衛

媪較通
故冒姓爲衛氏案索隱言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今攷傳言媪長女衛孺明著其姓衛則次女少兒亦衛姓可知自子夫以下始言冒姓明子夫及孺等已屬同母異父葢衛媪先嫁衛氏生男長君（下言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姓而長君不言冒則長君本姓衛也）女孺少兒疑夫没後始爲主家僮與人通而生子夫以及男弟步廣或不欲明指所通之人又或所通之人非一故皆冒其先夫姓曰衛至後通鄭季復生青也媪前後事跡葢加此索隱疑媪之父母家姓衛而謂子夫等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可明葢不察耳

平津侯列傳字季案漢書公孫宏傳不書字又案鄒長倩遺宏書又云次卿足下則宏又字次卿

封平津侯案漢書恩澤侯表戸三百七十三本傳戸六百五十未知誰是

子度嗣案表度作慶葢傳寫之誤

主父偃傳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遊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案衛將軍師古注漢書以爲衛青然青素不薦士恐非又青傳元光五年始爲車騎將軍前此不過官大中大夫耳非將軍也疑此薦偃者爲衛將軍之官非姓衛師古説恐誤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注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索隱曰如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案此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時所錄入

南越王尉佗傳自號爲南越武帝注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古也案殷本紀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則生而號武古亦有之

太史公曰案自此以下數小論皆用韻語此范蔚宗諸贊所本

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遊注郭璞曰猒遊宦也案倦遊當從漢書文穎注疲猒遊學博物多能爲是郭註誤

乃拜相如爲中郎將注索隱曰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中郎將比二千石此云四百石未知

何據索隱或從中郎誤耳（漢制中郎比六百石）

楊雄以爲靡麗之賦案此下繫漢書相如傳贊語後人混入此者

儒林傳兒寬位至御史大夫注徐廣曰元狩元年案應作元封元年傳寫誤也

淮南厲王長傳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案上序廷尉臣賀在中尉臣福之上此言臣福臣賀疑屬錯簡

伍被集解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案被對王言臣聞子胥諫吳王云云則被非子胥後也

郭解傳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案漢書作楊季主子爲縣掾髙之文義較明

佞倖傳然獨郎中令周文仁案文字疑衍

滑稽列傳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案此節蓋褚先生補淳于髡傳後後人誤移至此耳

太史公自序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注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案此注誤楚襄王二十三年秦拔郢始東北保於陳城安得云莊王即都陳乎此蓋指春秋宣公十一年莊王因申叔之言復封陳而言正義誤也

卒破子羽於垓下注徐廣曰垓塘之名也案廣注項羽本紀垓下云在沛之洨縣此復云堤塘之名蓋互見耳

四史發伏卷二終

四史發伏卷三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漢書

秦將章邯距破之案姓譜邯字少榮

至陽城與杠里注孟康曰二縣名案杠里非縣陽城當作城陽下從轘轅後始云至陽城耳

攻開封未拔注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案師古前後注地理皆舉漢志此云屬滎陽蓋據見在而言然攷新唐書地理武德四年徙開封屬汴州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漢書在貞觀中安得尚云開封屬滎陽乎依漢地志則應云屬河南依見在則應云屬汴州此注可謂前後失據

與南陽守齮戰犨東案水經注齮姓呂水經注作南陽太守是時未有太守之名酈注悞也

漢王以故得刼五諸侯兵案五諸侯應以如說爲是師古言屬常山河南韓魏殷是時常山無兵韓王鄭昌降後已立韓信爲韓王信本附漢不得云刼下又言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魏王豹反爲楚唯不言河南耳明五諸侯爲塞翟魏殷河南可知師古說恐悞

夏五月太上皇后崩案楚元王交高祖異母弟疑昭靈夫人卒後太公繼娶又同在項羽軍中故羽傳亦云歸漢王父母妻子明不止太公也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則李奇注謂高祖繼母未爲无據日知錄駁陸機皇媼來歸

之說爲誤然機
亦未嘗无據
又求樂毅之有後乎 至 號華成君案今文安縣有樂巨叔墓志云即毅孫高祖所封者史只言樂叔蓋略
紀三假陽侯寗行御史大夫事 在高后八年八月 案百官公卿表寗爲御史大夫五年免 任敖傳亦言寗爲御史大夫 寗之免即在高后八年而此尚云行御史大夫事則寗未嘗即眞可知
紀四夏除秘祝注應劭曰秘祝之官移過于下語在郊祀志案此蓋即周禮甸師代王受災眚遺意
紀六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案水經注謂在二年誤
詩曰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及注師古曰

逸詩也案下二句非詩師古誤
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案今吳俗尚聚棹作戈形或即戈船遺制張晏注以爲置戈于船下師古取之船下置戈何以通行恐此皆北人不習水之語
紀七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注文穎曰本屬司州案魏受禪後始置司州漢時不過以司隸部諸郡耳無司州之名也文穎誤 水經注漢武帝使司隸領徒隸督京畿因名司州焉說亦誤
紀十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注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案大司馬不奉果如丞相此何得云益蓋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無印綬官屬疑祿亦少減故此復增之與丞相等耳注所引律當屬武帝時制 又案百官表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可知 表蓋因宣帝時有無印綬者故復云初賜耳非有加于舊也
諸侯王表厥角稽首注應劭曰厥者頓也師古曰應說是孔安國注尚書趙岐注孟子皆不訓厥爲頓云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班史此句蓋節孟子之言注訓頓恐非
楚元王交 元朔元年襄王注嗣十二年薨 案傳言十四年今攷節王純嗣位以元鼎元年則當以本傳爲是
齊悼惠王肥孝惠七年哀王襄嗣案本傳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當以傳爲是
王俚以雲弟紹封案本傳言立雲兄俚爲城陽王表傳不同未知誰是

淮南厲王長 成王胡嗣案傳作式王誤
代孝王參七年薨案應從本傳作十七年此脫一十字
河間獻王德孝王慶嗣四十七年薨案本傳作四十三年今攷當以傳爲正
頃王封嗣案本傳封作勁
中山靖王勝立四十二年薨案傳作四十三年下哀王昌嗣傳言二年薨表作一年俱當以傳爲正
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簒位廢案本傳言平帝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不絕于漢也表似失載 王漢本傳作王廣漢
廣川惠王越 繆王楡以惠王曾孫紹封四年薨案傳作

一年當以表爲正

六安恭王慶　夷王祿嗣十四年薨案祿以始元四年襲封至本始元年子定嗣止十年表云十四年誤本傳郎作十年

泗水思王商立十五年薨案表作十五年傳作十年皆非商以元鼎三年封至太初二年子安世嗣整十一年表傳俱誤

廣陵厲王胥　共王意嗣十三年薨案十字衍當從傳作三年

楚孝王囂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十一年薨案十一年上脫一二字當以傳爲正

王子侯表羹頡侯信七年中封注師古曰不記日月故云七年中也案楚元王傳信以七年十月封則非無月也師古悞

廣平節侯德下云侯德嗣案未有父子俱名德者當有悞

承鄉侯闓以楚孝王孫封案後漢書劉般傳思王衍子原鄉侯平蓋亦孝王孫得封表失載

高惠高后功臣表　鄭文終侯蕭何孝景中二年侯勝嗣案百官表于孝景七年即云鄭侯蕭勝爲奉常而此云中二年始嗣侯前後不同未知誰悞或勝先爲奉常後乃嗣侯百官表屬追書耳

汁防肅侯雍齒　終侯桓嗣不得年案史記功臣表孝景中六年終侯桓元年下至孝武元鼎五年酎金免蓋在位三十三年未嘗不得年也此悞

貰齊合侯傅胡害　六百戸案六字上蓋脫一千字

曲成圉侯蟲達　爲執金吾案是時無執金吾官當從史記作執珪爲是

柳丘齊侯戎賜　八千戸案八字衍

平嚴侯張瞻師　侯安國嗣不得年案史記表中二年安國嗣侯此云不得年悞

昌武靖信侯單究　元光五年侯德嗣四年坐傷人二旬內死弃市案今闘毆傷人限內死抵償蓋屬漢律

弓高壯侯韓穨當　元朔五年侯則嗣案史記表則以孝景前元年嗣侯至元朔五年薨此表蓋悞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平曲侯公孫渾邪水經注湟水又經西平城北東城郎故亭也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爲侯國此及史記皆云平曲未審道元作西平何據也又索隱稱漢書表云屬高城疑應作金城爲是太平寰宇記又以東海郡之平曲爲渾邪所封未知何據

江陽康侯蘇息案水經注作蘇嘉

平陵侯蘇建　坐爲前將軍案應作右將軍

衆利侯伊卽軒案史記表作質侯

下鄜侯左將黃同下云屬南陽師古曰鄜音孚案水經注湍水逕南陽酈縣故城東史記所謂下酈元朔元年封左將黃同爲侯國則鄜當作酈傳寫悞耳且下鄜無由屬南陽

師古音孚殊恢
臨蔡侯孫都案南粵傳作都稽
秺侯商丘成　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大不敬
自殺案百官表有大鴻臚商丘成後遷御史大夫坐祝詛自
殺與此當屬兩人
外戚恩澤侯表　建成康侯釋之六年正月丙午封九月
薨案九月應作九年辨見酇侯世家
長平烈侯衛青案青及霍去病皆不著戶數或已詳在本
傳故表不及耳
百官公卿表　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案
前此韓信亦爲相國至十一年乃省丞相獨置相國耳非

更名也蕭何由丞相拜相國則相國位在丞相上
太僕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案周官有太僕下大夫似
不可云穆王置
孝惠六年十月己丑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曲逆侯陳平
爲左丞相案是月無己丑當從史記表乙巳日爲是
孝文元年太中大夫薄昭爲車騎將軍案高祖時肥如侯
蔡寅任侯張越信武侯靳歙及灌嬰等皆爲車騎將軍後周亞夫爲車騎將軍亦不見表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案應從史記表作戊
辰
孝景六年案史記表是年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此不載

孝武建元二年郎中令石建在位六年卒案萬石君傳萬
石君以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歲餘亦死則建死應在
六年當整作十六年此云六年卒葢脫一十字
元光元年太常王臧案容齋隨筆謂漢自武帝後太常一
卿必以見侯居之今攷亦不盡然武帝時太常定王臧司
馬當時成帝時劉慶忌平帝時劉岑皆不由侯而爲太常
者
五年案此年衛青爲車騎將軍表失載
元朔二年蓼侯孔臧爲太常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
免案功臣表臧以元朔三年免則此表三年二字應作二
年爲是

元鼎六年大農令張成案大農令張成此年即以伐東粵
畏愞坐誅至天漢元年始言太司農桑宏羊中間十年缺
不書葢無考
元封元年案是年荀彘爲將軍
太始四年江都侯靳石爲太常案功臣表作江鄒
孝昭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
祕書免案此祕書葢即山前所坐寫之祕書此書祕密非
外人所當觀山私寫之既坐罪於前昌籍書而復輕泄之
故免官於後耳師古注既非近崑山顧氏辨之恐亦未當
孝宣本始四年左馮翊宋疇爲少府案蕭望之傳作少府
宋畸師古音居宜反則應以傳爲是黃霸傳亦同

孝元永光元年侍中大夫歐陽餘爲少府案歐陽餘𣄚作
歐陽地餘脫一地字
孝成建始二年執金吾王章爲太僕五年病免案章至河
平三年以太僕爲右將軍正五年此云病免誤
四年東平相鉅鹿張忠子贛爲少府案後漢書朱宏傳父
尙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抵罪今表不載
元延二年廣陵太守孫寶爲京兆尹一年免案孫寶與蕭
育同免應在綏和元年今云一年免悞
孝哀建平二年四月乙未丞相光免御史大夫朱博爲丞
相案五行志博以乙亥日與趙元同拜蓋光以乙未日免
相越十六日乙亥博乃拜耳

元壽元年正月辛丑大司馬衛將軍明更爲大司馬票騎
大將軍案票騎大將軍大字衍
七月丙午汎鄉侯何武爲御史大夫二月免案武傳徒爲
前將軍始免此表悞
孝平元始五年四月乙未太師光薨大司徒宮爲大司馬
案大司馬應作太師
古今人表注張晏曰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
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又云寺人孟子違于大雅以保其
功旣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案今魯仲連藺相如皆
在第二等寺人孟子在第四等俱與晏說不同豈後人因
晏此說遂移其第耶據此則九等之序已非班氏舊次可

知
律歷志案歷志但紀整度不列餘分故閱者多悞又案志
不載斗分積度易譌
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注晉灼曰三人姓名也師古
曰姓唐名都姓落下名閎閎巴郡人也案向見曹侍郎秋
嶽漢書校本云落下閎姓黃得之陳無已先生今未知所
出俟攷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
紀甲子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　案友人項森校此與殷
歷差一百一十四歲據殷歷伐桀在庚子湯元年至周
公六年庚寅四百六十九年據此則伐桀宜在丙午湯元

年至周公六年庚寅五百八十三年年有短長而其爲甲
寅元則一也但四分乃顓頊歷其元起于乙亥章四年後
乙卯人正巳巳朔旦立春依殷歷湯十三年後甲寅歲甲
子朔旦冬至又二章四年後乙卯人正巳巳日三十二之
二十九立春九百四十之三百〇四合朔依此湯十三年
庚申歲乙丑五十刻朔至又九章四年後得乙卯歲人正
巳巳朔立春數與前同而皆非旦則四分究起甲寅與乙
卯歟又案若依此年數而仍以湯十三年後爲甲寅則減
六章爲戊申元亦乙丑五十刻朔至若依元命苞加六章
爲庚申則湯十三年後爲丙寅亦乙丑五十刻朔至而距
庚寅六百八十四年商數果六百餘西周果三百餘而庚

寅亦在成康以後矣

春秋歷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　案是年太歲辛未至朔戊寅日二十五刻若太歲戊辰則至朔丁丑日五十刻當以戊辰爲是劉歆則認爲辛未矣然不知用何元也

殷歷曰殷歷今不可見故以此爲據當成湯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府首　案言復起甲日也所云府首未知指紀言指元言不可考矣劉歆辯曰以夏時乙丑爲甲子計其年乃孟統後五章癸亥朔旦冬至案既曰乙丑又曰癸亥何也豈夏歷得乙丑漢歷得癸亥乎秪據書序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句耳

周公六年太歲庚寅入戊午蔀入元四百五十六年距伐桀四百六十九年此以歷志約之非本文也下文亦然案周公戊午即乾鑿度之文王戊午太王稱古公則文王稱周公宜也劉歆以此爲周公旦攝政之五年豈殷歷有明王與抑劉歆之妄意推測與歆又辯曰殷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周公五年距伐桀四百五十八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今案伐桀至戊午並非四百五十八劉歆既以周公爲旦又以乙丑朔至癸亥朔凡九章得百七十一歲以商年奈何忘武王周公之年乎況唐虞夏殷西周之年各書不同本不可以爲據也

魯僖公五年太歲丙寅入壬子蔀春秋左傳作辛亥比此前一日距戊午四百五十六年漢高祖八年太歲壬寅入丙午蔀距壬子四百五十六年案殷歷與乾鑿命歷序同

四史發伏卷三終

四史發伏卷四

漢書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禮樂志顔如荼注師古曰菅茅也言美女顔貌如茅荼之柔案詩鄭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玩下逐兆靡旬則當取飛行爲義不以柔爲義師古似悞

象輿轙注孟康曰轙待也如淳曰僕人嚴駕待發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案爾雅載轡謂之轙郭璞注車軛上環轡所貫也則轙是載轡之環宜從本訓爲是　高誘刑法志至僖成公作丘車甲注師古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案此即穀梁氏說陳岳春秋折衷辨論最明當從左氏爲是　高誘淮南王書注轙所以縛衡也

景帝元年下詔云云至御史大夫衛綰案百官表舍綰爲丞相御史大夫皆在景帝中三年元年所下詔書必不至十年後始議定疑當時丞相御史議未安至舍綰復議始著令耳

食貨志然天下戸口最盛矣案元始二年戸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故地理志戸口皆取元始二年以爲準

洛陽辥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案三人皆見貨殖傳

百姓蒙利焉案劉秩曰錢以平輕重權本末齊威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儆則此云蒙利恐未必然當以孟康注爲是

郊祀志修五禮五樂案應從注後一說作五玉爲是

而宋无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案急就篇有仙人宋无忌及魏志管輅傳直宋无忌之妖即此葢迂誕爲妄故或謂仙或謂妖也

于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戸案唐會要云漢柏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如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猒火災

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案此孟堅引封禪書原文遂妄去漢字

大司農左咸案百官表元始五年大司農爲尹咸若左咸爲大司農則在哀帝時此左字宜作尹傳寫悞耳

天文志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耑鋭若見若不見曰陰德二星案石氏星經云陰德二星葢不數天一晉天文志亦云一星

右四星曰天棓案天官書作五星石氏星讃云槍棓共八星則當以天官書爲是

占曰不太僕則奉車不黜即死也案至地節四年霍山以奉車都尉謀反誅太僕杜延年亦坐事免官

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爲神人注孟康曰姓謝名君案史失其名故名君耳非名也

五行志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而田于大陸焚焉而死注師古曰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案左傳田于大陸焚焉

還卒于甯則熒田在大陸卒在甯明非一時安得熒死乎師古注誤

無知弆怨恨之徒攻襄公于田所案此亦與三傳所說同未知劉向何據

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注師古曰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立無知云云案蒙上文公十一年來則此後字自指十一年後而言齊襄公之弒在莊公八年安得誤引此葢指文公十四年齊商人弒其君舍也師古殊悞

地理志京兆尹長安注高帝五年置案元和郡縣志長安本秦舊縣楚懷王封項羽為長安侯則長安久矣非始于漢秦始皇本紀弟成蟜亦封長安君

左馮翊頻陽注應劭曰在頻水之陽案太平寰宇記頻山在美原縣西北十一里秦厲公于此山之南置頻陽縣則縣因頻山得名不以頻水也應說疑悞

右扶風漆注水在縣西案水經注漆水自宜祿界末又東過扶風漆縣北則漆水蓋在西北寰宇記今縣西九里白水川恐即漢之漆水

河東郡安邑注巫咸山在南案水經注引地理志又云山在安邑東

聞喜案水經注聞喜莽曰洮亭

襄陵注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案通典謂有趙襄子墓又有晉襄公之陵故縣以名

猗氏　案玉篇陭河東陭氏縣則字又作陭

北屈注禹貢壺口山在東南案水經云壺口山在北屈縣故城北十里未知誰悞又案諸本地理志皆言壺口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寰宇紀吉鄉縣本漢北屈縣地今縣北二十一里古城即漢邑理于此或縣漸移至東北故山復轉在西南耳然水經云在城北則不可解

上黨泫氏注楊谷絕水所出南至野王入沁案絕水合丹水始入沁在高都縣

高都注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泫水案泫字應作絕當從水經注所引

穀遠注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恐傳寫錯悞案水經沁水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河正孟堅所引師古駁之未知何據

河內修武注應劭曰秦改曰修武臣瓚曰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修武時秦未兼天下修武之名久矣師古曰瓚說是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甯改曰修武是縣名之始

東郡頓丘注師古曰以丘名縣也案寰宇記頓丘在縣東北

東阿注應劭曰衛邑也案左傳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杜預注在齊北東阿縣則阿屬齊地安得云衛邑應劭悞通典及諸地志皆云東阿春秋時齊之阿邑

陳留郡酸棗案寰宇記引漢地理志曰秦拔魏置酸棗縣

漢因之今志無此文蓋缺簡
襄邑注應劭曰春秋傳曰師于襄牛是也師古曰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謂之襄邑縣應說以爲襄牛悞案通典及寰宇記等皆兩取其說未知何據
封丘案魯國都記曰本衞地之延鄉漢高祖與項羽戰敗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封翟母遂以名然考封丘本古封國左氏傳謂封父之繁弱也恐不以翟母得名
傿注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案潁川郡又有傿陵縣郡國志春秋時曰傿注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鄢混兩縣爲一誤當以應說爲是 案傿莽曰順通傿陵莽曰左亭

浚儀案寰宇記漢武帝元年廢新里城而立
潁川郡陽翟注應劭曰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二說皆非案通典及諸地志皆取應說恐悞
昆陽　水經注汝水下云後漢郡國志有昆陽縣蓋藉水以氏縣今考昆陽本前漢縣道元偶不照耳
南陽郡魯陽原注有魯山案縣蓋在山之南因以得名水經注言魯縣居其陽故名恐不然 又案莽改魯陽曰魯山此注失載
穰　案說文今南陽穰縣是穰字本作鄴元和郡縣志以爲取豐穰之意恐非
南郡注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案以南郡爲臨江國始于項羽
襄陽案州郡志襄陽本漢爲中廬縣漢初徙駱越之人居之
廬江郡原注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案水經言廬江郡有金蘭縣未知何據
舒　案玉篇引春秋曰徐人取郚杜預曰今廬江郚縣案此則舒又作郚然說文止云郚邑名不云即廬江舒縣
九江郡合肥注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案水經注引此文云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知今本地理志傳寫悞也唐盧潘臨廬江四辨因父城之誤遂疑應氏夏水合肥之說爲非殊屬不考

山陽郡郜成注莽曰告成案恩澤侯表郜成侯王奉光水經注孟諸澤東北逕郜成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郜成是縣在前漢本名郜城至王莽始改名郜成矣此志大字及原注疑俱悞 恩澤侯表注郜成屬濟陰蓋班史據見在言之
沛郡酇注應劭曰音嵯案說文作戲元和郡縣志以此縣爲蕭何所封誤
魏郡黎陽案劉澄山川記言黎陽古黎國今攷黎國在東郡黎縣此黎陽乃因黎山得名非黎國也澄誤 案東郡黎下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皆混二地爲一並悞
鉅鹿郡堂陽注應劭曰在堂水之陽案堂水即今之長蘆

水在縣南二百步
常山郡石邑注洨水所出師古曰洨音有一音爻案洨水出沛郡洨縣寰宇記石邑縣有汶水一名童水水經云汶水出常山石邑縣則洨字應作汶疑傳寫之誤
渤海郡千童案縣本以徐福領千童居此得名通典作安童葢誤
平原郡鬲注平當以爲鬲津師古曰讀與耿同案爾雅注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故名釋文鬲音革此云讀與耿同或土音之轉耳下般縣師古注即云今土俗用如章之音齊南郡般陽即讀作盤葢土音有正有不正也
泰山郡肥成注應劭曰肥子國案眞定國肥纍縣下原注

云故肥子國今攷杜預左傳肥國在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纍城則肥子國屬眞定者爲是又案淄川國劇縣應劭亦云故肥國
齊郡臨淄注臣瓚曰臨淄即營丘也又曰今齊之城中有丘即營丘案營丘在縣北百步外城中
北海郡平壽案左傳注平壽者商周故號
東萊郡黃案東萊一郡有鹽官者五黃縣亦有鹹泉池百姓取以爲鹽葢地瀕海故處處有鹽不必盡設鹽官也
東牟案王子侯表齊孝王子渫爲牟平侯至王莽篡後乃絕則牟平屬侯國志失載元和郡縣志謂齊悼惠王子將閭爲牟平侯悞又案寰宇記鐵官山去牟平城百里銅鐵之處猶有漢置鐵官今攷地理志牟平無鐵官惟東牟有之葢此山屬東牟又案東牟地後省入文登縣與牟平无涉而元和郡縣志及寰宇記于牟平下皆言有鐵官鹽官恐悞
瑯琊郡朱虛注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案師古此注謬水經本有二汶水一出萊蕪入濟一出朱虛入維一發源泰山一發源東泰山班史原注七字語本甚明今一在水經第二十四瓠子水下一在第二十六淄水下師古此說若未曾見水經者殊不可解又許愼說文汶水出瑯琊朱虛東泰山東入維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亦若不知有二汶水列欽之言于下作異說者同不可解
靈門有高柔山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案淮當作濰傳寫之誤

東莞注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案十三州志鄆有二西鄆在兗州東平郡東鄆即此縣
會稽郡婁注有南武城闔閭所起案元和郡縣志婁縣城吳子壽夢所築恐悞
海鹽注故武原鄉有鹽官莽曰展武案水經注引地理志云縣有武原鄉後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展武
丹陽郡有銅官案輿地志云宛陵縣銅官山者漢采銅所治也
黝注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黟案說文黟字從黑旁多後傳寫悞作黝字師古正其字悞可耳若黝幼聲不得有伊

音

豫章郡鄱陽案寰宇記引漢地理志云番陽屬豫章郡後漢加邑作鄱陽字則知今鄱字乃後人從續漢志所增高帝紀番君吳芮下蘇林注豫章番陽縣此尚從舊本未改

餘汗案元和郡縣志縣因餘汗之水爲名開皇九年去水存干名曰餘干今攷漢書貨殖傳譬猶戎狄之與干越不相入矣韋昭注曰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也則知漢時亦作餘干汗干古字通非至隋始去水也

建成案雷次宗豫章記曰漢高帝六年置隸豫章以其叛建城邑故曰建成

零陵郡泠道注應劭曰泠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臣瓚曰宛陵在豫章北界相去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泠道而復入江也　臣瓚雖駁劭說之悞究未注泠水所出今考道州延唐縣即漢泠道縣有泠水今名遲水源出九疑山劭曰宛陵失之遠矣

漢中郡房陵注淮山淮水所出東至中廬入沔又有筑水東至筑陽亦入沔案水經夸水亦出房陵縣至宜城縣東入沔

越巂郡郡注應劭曰本邛都國也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其休盛案越亦水名越水巂水皆出深羌界南歷本郡故名越巂應說殊謬

蜀郡青衣注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㴲師古曰㴲音哉　案此及說文㴲乃涐字之誤師古音非

犍爲郡郁鄢案晉書地理志作存鄢令玉篇廣韻俱訛鄢爲鄢廣韻並兩載郁鄢郁鄢縣尤悞又今本說文亦作郁鄢想亦傳寫之悞

牂柯郡注應劭曰臨牂柯江也師古引華陽國志曰牂柯繫船杙也案西南夷傳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則江或亦因船杙得名

故且蘭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案南當作北

巴郡朐忍注師古曰朐音劬案十三州志及說文新附朐䏰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則朐作朐刋寫之悞師古音劬殊屬曲說今惟後漢書劉焉傳尚作朐䏰章懷太子注朐音蠢而吳漢傳則又云音劬注家不畫一如此又案東海有朐縣東萊有臨朐縣此則作朐師古蓋因此而悞

臨江莽曰監江水經注又作鹽江今攷漢縣凡有臨字王莽皆改爲監水經注鹽字誤也

敦煌郡效穀案縣下三十六小字皆班固自注今本誤增師古曰三字宜削去

安定郡三水注有鹽官案元和郡縣志誤作有鐵官

北地郡略畔道師古曰有略畔山其土俗呼曰洛盤音訛耳案後漢又譌爲樂蟠隋義寧元年遂分合水置樂蟠縣

金城郡白石注師古引應劭曰白石山在東案隴西郡狄道下班史自注白石山在東闕駰十三州志白石縣在狄

道縣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縣既以白石山得名不應去山至三百里之遙又問隔狄道數縣疑此白石山在東東宇屬西宇之譌水經注灕水又東逕白石山下又云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灕水過白石山後皆東北流又合數水始至白石城下則山在縣之西可知劭說蓋悞

天水郡冀案說文作驥

張掖郡驪靬郡國志同案說文武威有麗靬縣今攷武帝紀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則麗靬縣蓋先屬武威說文從其始言之也

西河郡鯢是案說文作鯢氏

雁門郡注秦置案爾雅西隃雁門注郎雁門郡又匈奴傳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則雁門之名已久非始于秦案雲中代郡地理志皆曰秦置

中陵案水經注引十三州志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豈建武初縣省至二十五年復置耶郡國志中陵移屬定襄

上谷郡注秦置案匈奴傳燕置上谷郡

女祁案說文作郝

漁陽郡秦置莽曰北順案水經注漁陽郡莽更名通潞縣曰得漁若北順乃莽所更右北平之名耳不得與漁陽同疑此蓋傳寫之悞當以水經注為是也又案郡下潞縣莽曰通潞亭正與莽

改定陶國曰濟平宛句曰濟平亭等相類

遼東郡沓氏案說文遼東有沓縣無氏字

交趾郡羌泠注孟康曰音螟蛉師古曰音麋零案說文羌從米尼聲交趾郡有羌泠縣則漢書從鹿者誤麊非聲

路案縣以潞河得名郡國志郎作潞

中山國唐注孟康曰晉荀吳代鮮虞及中人今中人亭是案通典中人亭在望都縣

廣陽國薊注故燕國召公所封案禮記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于薊郎此地若燕召公所封燕在幽州城取此山為名耳

文景增六■案余有辯見晉地理志考正

秦地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注師古曰言襄公出征則婦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案師古此說與四家異未知所本

魯地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當攷案通典東平郡須昌壽良皆屬東平春秋時為魯之附庸須句國也戰國時屬宋然則言屬宋地者本戰國時而言耳若春秋時則屬魯可知左傳曰公伐邾取須句亦是一證又案元和郡縣志及寰宇記皆言東平郡戰國時屬魏今攷此志于宋地下宋滅後齊得其濟陰東平則言戰國時東平屬魏恐悞當以通典為正

楚地故皆窳偷生案窳字據說文當以注中晉說為是師古恐悞

四史發伏卷四終

四史發伏卷五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漢書

溝洫志至于大伾注臣瓚曰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案括地志大伾山在黎陽縣南七里俗今號爲東黎山亦承瓚說之誤

遣大司農非調注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案姓譜及廣韻皆有非姓此大司農葢姓非名調師古注悞

商延年皆明算術案藝文志歷家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自鬲以北至徒駭間案爾雅疏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惟方輿紀要言鬲律在鉤盤之北葢屬瞽說齊乘簡潔錄竝在鬲縣北

藝文志孟氏京房十一卷案釋文京房易章句十二卷隋志作十卷

易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案釋文孟喜章句十卷隋志作八卷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注師古曰家語云孔騰所藏而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誰是案隋志又云孔惠所藏余已有辯見傳經表

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論衡作孝景時閻百詩言當以論衡爲是

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案徐天麟西漢會要有轅固齊詩傳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案文子道德篇有平王問文子曰無周字　以時考之當爲楚平王班固目昧增一周字遂以爲依託非也邵編修晉涵云文子此篇有寡人敬聞命矣云云春秋時天子稱余一人越在外則稱不穀無稱寡人者明爲楚平王無疑孫明經星衍云老子弟子下疑脫去師古曰三字

南公三十一篇案史記正義作十三篇誤

莊安一篇案傳言嚴安此言莊安疑以漢明帝諱莊故易莊爲嚴

尉繚子二十九篇注劉向別錄曰繚爲商君學案據此則

隋志以爲梁惠王時人恐非

趙幽王賦一篇案疑即本傳中諸呂用事兮一首

泰階六符一卷案東方朔傳注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云云疑即此書葢後人依托爲黃帝者

陳勝傳陽城人注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案地理志潁川汝南皆有陽城史記陳涉世家韋昭注又云潁川陽城通鑑主昭說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案周禮醫師疏稱黃帝食藥七卷則禁字疑藥字之悞平帝紀稱本草藝文志稱食藥其實一也後儒以本草不見藝文志遂疑後人依托王伯厚以本草列入皆習不察耳

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注應劭曰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案戰國策蘇秦說魏王卽云蒼頭二十萬則蒼頭之名已久如淳注史記曰是魏國兵卒之增號藝文志或得其意應服二說非也

項籍傳故南公稱曰注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案南公當以史記徐廣注爲是藝文志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

羽從兄子項它案它字應從高祖紀黥布等傳作聲下魏豹傳言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布救魏此別一人非羽兄子也案灌嬰傳又有杜國項佗更是一人

田儋傳不肯助漢攻秦案此漢字當作楚史駁文史記作

不肯助楚趙

韓王信傳嬰孫以不敬失侯案功臣表言坐疾不從

黥布傳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案此從後追書高帝時無廬江衡山郡也

燕王劉澤傳子康王嘉嗣九年薨案諸侯王表九年作二十六年今攷嘉以孝文三年嗣封至孝景六年正二十六年當以表爲正此傳悞也

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案亦應從諸侯王表作二十四年

楚元王交傳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案高祖字季則伯仲皆二人字與陳平傳兄伯不同史或因長兄伯失名故并仲皆書字耳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案元王詩西京時蓋已久亡故其孫向校經傳籍目及向子歆著七略皆不錄入班史此傳何可不置疑詞

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是爲文王四年薨案諸侯王表孝景四年文王禮以元王子平陸侯紹封三年薨今攷當以表爲正

向傳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案道侯韓說諫止云云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至御史大夫案說封案道侯在元封元年時寬已爲御史大夫此蓋屬說爲龍頟侯時事此云案道悞耳又案言吾丠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案壽王死當在元鼎中而說以元鼎五年酎金失侯

則寬之有罪繫獄當屬左內史任內事此可以補洪容齋隨筆之缺

臣幸得托肺附注師古曰舊解云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案肺附卽古肺腑字不必別生異說王莽傳卽云得托肺腑

歆傳詩始萌芽案申公諱嬰皆以孝文時爲博士較他經最先立故云

高五王傳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注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案應作曹奇功臣表奇立七年薨子夷侯時嗣在孝景四年時立又二十三年薨襄始嗣侯此安得卽云曹襄師古悞

曹參傳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案田儋傳唯言參虜廣若

田光則灌嬰追得之此傳相田光三字疑衍
韓信立爲齊王至參歸相印焉案此則參疑嘗爲韓信齊
相國今信徙王楚故參亦歸齊相印耳及高祖立子肥齊
王復以參爲齊相國明仍其舊也　其守相許章案此葢
田橫爲王時守相　參功凡下二國案此皆淮陰侯功信
死遂歸之參耳　以爲豈少朕與注師古曰言豈以朕爲
年少故也案少應作上聲讀少猶不足也當從史記索隱
注師古誤
周亞夫傳因自請曰楚兵輕剽難與爭鋒云云案此與鄧
都尉說亞夫意同葢亞夫意已早定後聞都尉之說故決
從其策耳　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案帝時年已四十八此

所云當慮身後亞夫跋扈不能輔太子耳
傳寬傳擊田解屬相國參案云相國亦終言之若是時參
第爲左丞相
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案此則漢初諸侯王有
相國又有左右丞相也否則齊地始平故多置相以鎮撫
之耳前此田廣時亦有相國有守相當亦此意傳下言寬爲代相國又爲代丞相亦然　又案曹參傳高帝六年已爲齊相國相齊九年而此又云寬爲齊相國蓋因參以相國擊陳豨故以寬代之耳寬傳爲齊相國下亦云擊陳豨此或在參既出之後
淮南厲王長傳大王欲屬國爲布衣案屬國當以顏注爲
是一說屬國欲傳國于子今詳上下文勢必不然
淮南王安傳而遣中尉宏即訊驗王案百官表武帝時中
尉無名宏者疑元朔五年中尉殷容容字宜從此傳作宏
爲是
蒯通傳隱居不嫁案列子言嫁于衛意同爾雅嫁往也方
言自家而出謂之嫁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案宜去萬字作石衛直周張傳第
十六目錄中則宜去萬字君字此孟堅學太史公過也
石奮傳元朔五年卒案傳言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
年十五事在高祖二年據此則奮卒時年九十六
代孝王參傳是爲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案諸侯
王表作二十八年今攷當從表
梁共王買傳立十年薨案買以孝景後元年嗣王至孝武

建元五年子平王襄嗣則十年當依諸侯王表作七年爲
是
子頃王無傷嗣案諸侯王表作貞王
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案當依表作七年爲是
賈誼傳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注師古曰敬時爲
御史大夫案此總前後言之敬爲御史大夫時嬰亡已久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年注蘇林曰孔子時人也案屠牛坦
事見管子安得云孔子時人
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案
此三句連讀謂矯僞者出此粟與錢即可乘傳而行郡國
葢當時有輸粟于邊之例又漢儀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

郎師古注恐非當與鼂錯說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一節合觀
鼂錯傳連有假五百注師古曰假大也案假五百及下假候當亦如假使假司馬之列不當訓大蘇武傳假令常惠等注假郎訓權
張釋之傳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案功臣表恬以孝文四年前薨而釋之以三年爲廷尉時事郝合唯亞夫封條侯爲中尉皆在文帝末年去釋之爲廷尉時甚遠疑條侯應作絳侯爲是絳侯勃文帝十一年始薨吾家容齋駁此傳事文帝十年不得謂之條侯案文帝上疑應有孝惠高后字又傳言中郎將爰盎知其賢云云盎爲中郎將亦在文帝初年

馮唐傳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案唐以孝著作句爲郎署長句義屬下事文帝句葢唐以孝行著聞後爲郎中署長事文帝也師古誤將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九字連讀注云以孝得爲郎中悞矣
百金之士十萬案百金以如淳說爲是服注及師古並非十萬史記作五萬
路溫舒傳元鳳中廷尉光治詔獄注張晏曰解光也案此應作李光晏注悞
韓安國傳徙之廣武常谿注張晏曰廣武雁門縣也案地理志廣武屬太原後漢始移屬雁門
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案百官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年病免今攷蚡以元光四年卒距安國爲御史大夫正五年當以本傳爲是

河間獻王德傳子剛王堪嗣案諸侯王表堪作基
子頃王授嗣案表授作緩
中山靖王勝傳子康王昆侈嗣案表作稺師古曰惡諡也好樂怠政曰稺則諡當以表爲正
子懷王循嗣案表循作脩
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爲廣德夷王三年薨案表作一年薨今攷此傳言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事在建平三年則年數當以表爲正
子曾人嗣王莽時絕案表言曾人嗣四十八年薨子㷂嗣二年王莽始簒位則長沙之封不絕於曾人也當以表爲正

廣川惠王越傳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爲廣德王案表瘉作褕諡靜王
常山憲王舜傳天子遣大行騫驗問案此事在元鼎三年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案二字衍當依表作十六年
泗水思王商傳有遺腹子煖案表煖作綜未知誰誤
李廣傳彌節白檀注孟康曰縣名屬右北平案地理志白檀屬漁陽非右北平注悞
陵傳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注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案此說非此葢因軍中有女子厭勝故鼓音不起下云陵搜得皆劍斬之若士卒盡有妻

婦豈得皆斂斬耶
衞青傳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注師古曰壽姓曹爲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表皆無之未詳其意案此時平陽侯爲曹襄壽疑襄字之悞
西至高闕注師古曰在朔方之北案通典言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
霍去病傳合短兵鏖皐蘭下注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案白石縣前漢屬金城後漢縣省此注云隴西蓋本金城郡未立時言之
董仲舒傳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案此子夏之言非孔子師古誤

司馬相如傳于是蛟龍赤螭注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雌龍也如淳曰山神也師古曰三家說皆失之案師古說究未注螭爲何物今攷螭與彲同史記齊世家非龍非彲文選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說文螭若龍而黃廣雅無角曰螭廣韻螭若龍無角而黃則螭葢似龍而無角者此云赤螭揚雄解難言絳螭則螭非盡黃色可知
揜以綠蕙案綠當從張注作王芻師古悞
公孫宏傳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案惟申屠嘉以關內侯爲丞相封故安侯
張湯傳丞相取充位案是時丞相李蔡莊青翟才本出湯下遠甚

姦吏並侵漁案並宜訓作皆師古注似悞
弟繫導官案下卷杜周傳言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注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葢此時以獄滿寄囚諸官府中故導官署亦有囚也
杜欽傳書稱公毋困我注師古曰葢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案此書字自指周書洛誥言非成帝與鳳詔書有此語也師古悞
張騫傳騫還拜大行歲餘騫卒案常山憲王舜傳天子遣大行騫驗事在元鼎三年此傳言爲大行歲餘卒恐非案百官表騫以元鼎二年爲大行令在官三年卒當以表爲正

李廣利傳入玉門關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案所獲宛馬三千餘匹不在此內
司馬遷傳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注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葢易家之別說案此易緯通卦驗之詞上句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東方朔傳所引同
雖材懁隨何案此隨何卽高帝時說英布者與下句行若由夷亦類師古注改何作和而云隨隨侯珠和和氏璧恐屬曲解
贊又鑿異同爲國語案葉少蘊以子長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二句遂疑左傳非邱明作不知叔皮去子長不遠此

贊云云必有明據恐強分作二人不得又案此贊左邱明論輯本事以爲之傳又贊異同爲國語韋昭國語解序同而宋司馬光又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先後不同恐亦當以此爲正
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案荀悅漢紀言茂姓令狐漢武故事又言姓鄭然班史不著姓二說恐皆未確
皇孫二人皆并遇害案水經注徐水屈東北逕郎山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遠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內有郎山碑事具于文傳本言太子有三男一女太子敗同時遇害史皇孫葬廣明其二隨太子葬湖是安得復有子遠遁廣昌之郎山平盖太子之死當時疑信不一故成方遂得托僞太子以詐闕況太子之子乎郎山之稱必因僞托得名无疑如果屬實豈有宣帝登極而封錫不加此子亦不詣闕自陳者哉又可信其必無之事矣案盧芳傳芳詐言武帝曾孫劉文伯云武帝少子回卿逃于左谷云云與此事相類
廣陵厲王胥傳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謂靖王立二十年薨案守以元延二年封至居攝元年子宏嗣止十七年當以表爲正
嚴助傳輿轎而隃領案轎字始見此
吾邱壽王傳任四千石之重案都尉秩比二千石舉大數言之故總云四千石也
主父偃傳率用三十鍾而致一石注師古曰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案應作百九十九斛二字悞
賈捐之傳飲泣巷哭案飲泣盖死聲之泣與飲恨等義同師古注謂淚流入口故言飲泣恐非

四史發伏卷五終

四史發伏卷六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漢書

東方朔傳平原猒次人注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猒次侯爰類則厭次之名已久而說者乃曰後漢始爲縣斯未通也水經注亦言明帝益復故名案地理志及郡國志俱云富平明帝改名猒次地理志又係班史自注豈亦未改乎疑猒次在前漢祇一邑一聚之名至明帝始以其名代富平耳又爰類所封未必一縣安得據表以駁志耶師古說恐非

顚陳泰階六符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朔所顚陳者疑卽此書注家俱未及此

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注逸詩也案左傳引此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與此稍異

劉屈氂傳封左丞相爲澎侯注晉灼曰東海縣案地理志東海無澎縣未知何據

鄭宏傳遷淮陽相案遷字上應加一宏字方不與昌混云敞傳案西京襍記有吳章弟子曹敞曹蓋卽云字之悞霍光傳止畫室中案或云畫室卽武帝畫周公輔成王賜光光縣之室中也此說近鑿武帝使黃門畫賜光未聞卽使縣黃門署中光又無容以君所賜縣已之直廬舊注以爲雕畫之說亦非此畫室當卽謀機事之處如淳以爲近臣計畫之室也近之

頭之後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案上官安爲光長女壻此鄧廣漢應是次壻或因安已死遂據見在稱長耳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案淮南王安傳僞使人得罪而西一旦事發卽剌大將軍則知安所憚者不止一汲黯也

贊山西出將至皆以勇武顯聞案尚有義渠公孫昆邪公孫敖上邽叚會宗杜陵馮奉世爲將亦皆有名

陳湯傳傳戰大內師古注作傳云傳戰轉戰也案下城破後始云單于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若此時康居木城土城俱未破何由至單于內室轉戰耶當是單于

大內傳單去使與漢戰故云傳戰大內耳師古又云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單于未嘗出城漢軍尚未得進何云且戰且行師古注殊悞

于定國傳率常丞相議可注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案此謂詔書多從丞相議耳非言事者以爲可也師古悞觀下上始卽位數句語意自明

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注師古曰生先生也案文帝亦稱賈誼爲賈生又漢世稱官博士者皆爲生非先生師古誤

兩龔傳執金吾閻崇案百官表作宗

魏相傳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驕者滅案此引文子

之言

京房傳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案儒林傳注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殊悞

冀奉傳詩有五際注孟康云詩內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案五際詳見詩緯汎歷樞

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案至王莽遂尊孝元爲高宗或亦本奉議耳

韓延壽傳時魏相以文學對策案相傳爲茂陵令時發覺御史大夫桑宏羊客之奸則相爲茂陵令在元鳳以前又相此對云日者燕王爲無道云云則事當在元鳳二年三年攷相傳相遷河南太守亦應在此時而尙云以文學對

策恐悞疑相以茂陵令舉賢良對策又未幾即遷河南太守耳此傳文學二字當爲賢良之悞上云本文徵郡國賢良問以得失也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案望之由馮翊爲大鴻臚三年始遷御史大夫又百官表望之遷大鴻臚在神爵元年是年左馮翊彊至三年延壽始爲左馮翊則延壽代彊非代望之者此傳皆從省書耳

張敞傳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案豫章記昌邑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名其地爲慨口此則賀徙封海昏後尙然先在昌邑必非安于廢謫者可知故遭宣帝之忌

待詔鄭朋薦敞案此亦朋陰欲結敞非眞爲國家至計也

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西城萬章案賈萬當即萬章傳賈子光或名萬字子光也

劉輔傳于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案百官表慶忌丹爲左將軍光祿勳皆在永始三年又一年廉褒始爲右將軍又案谷永傳時有黑龍見東萊（成帝紀在永始二年）上使問永永對云云下言明年徵永爲太中大夫則永爲太中大夫亦在永始三年劉輔此書上于永始之元將立趙婕妤爲后時安得云左將軍慶忌右將軍褒光祿勳丹太中大夫永乎此傳蓋悞若云後人以辛慶忌等後所歷官追書之則師丹谷永又

不終于光祿勳太中大夫也其悞無疑案應云右將軍辛慶忌光祿大夫廉褒少府師丹大將軍長史谷永爲是

何竝傳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案婢壻直謂婢所嫁之夫師古注婢壻外人與其婢奸者恐屬曲說

是時潁川鍾元爲尙書令領廷尉案哀帝元壽二年廷尉復名大理此在平帝時復云廷尉者從舊稱耳百官表即云元爲大理

蕭望之傳望之與少府李彊案百官表不書彊爲少府年月以此傳推之當在元康二年至神爵三年復自少府遷鴻臚耳

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注蘇林曰宗室女

也案此七字應移至使送公主配元貴靡八字下注著此
殊悞
蕭育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于官案表言育
爲執金吾一年免此傳下亦言育居官數免則言壽終于
官乃史文略耳當以表爲信
蕭由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案漢雜事
又言入爲鴻臚卿不任賓贊與此稍異
淮陽憲王欽傳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辨
注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云云案今何晏論語
集解德行下別作一章釋文云本之皇侃鄭氏舊注則與
上章合鄭氏學魯論明魯論舊次本合可知（今集注合作一章而以德行下爲弟子所記恐悞）

楚孝王囂傳子懷王文嗣案表文作芳
東平思王宇傳開明立三年薨案表作五年當以表爲正
匡衡傳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案百官表及王尊傳甄俱
作張疑此傳誤
孔光傳御史大夫賈延免案百官表言延爲御史大夫一
年遷蓋誤
馬宮傳治春秋嚴氏案儒林傳言顏安樂受泠豐豐授宮
則宮治顏氏春秋非嚴氏也此傳誤
史丹傳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案恩澤侯表作千
三百戶

傳喜傳子嗣莽敗乃絕注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案恩
澤侯表明著子劲嗣侯何云不得其名乎師古悞
朱博傳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案今考恩澤侯表薛宣千
九十戶翟方進孔光千戶皆在博前餘則無滿八百戶者
（何武爲大司空亦食千戶）
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案此則望爲右將軍當在建平
二年表列三年恐悞
翟方進傳迪知上帝命案今本下脫九大字十九小字當
依宋本增入
谷永傳時對者數十人唯永與杜欽爲上第焉案永此對
毋擇好醜等十數句正與欽說大將軍鳳者相反又欽欲
抑損鳳權而永專附會鳳此永之不及欽也

杜鄴傳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案恩澤侯表育以成帝元
延元年薨則舉鄴者應屬育之子湛傳悞
晝昏冬雷案晝昏蓋指高后紀三年秋星晝見言
又封傳太后同母弟鄭業爲陽信侯案恩澤侯表作陽新
新信古字同（王子侯表有新鄉侯王莽傳亦作信鄉）
何武傳綏和三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
夫案百官表事在綏和元年此云三年恐悞
王嘉傳爲南陵丞注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案此即京
兆所屬南陵師古注誤
師丹傳君在位出入三年案丹以建平元年免朱博代爲

大司空此出入三年應作出入二年或傳寫悞耳百官表
亦言丹爲大司空一年免葢取其整數
楊雄傳獨說十餘萬言案今太元文無此數
後陶塗案文選作椒塗注應劭曰漁陽之北界
結以倚廬注應劭曰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案
漢至哀帝時始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則此劭所
引疑屬漢時律
贊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案下言雄年七十一天鳳五
年卒百官表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在陽朔三年至永始
二年卒卽以音卒之歲下溯至天鳳五年亦三十四年雄

卒時七十一則自蜀至京師時不得有四十餘也此贊恐
悞案四十餘應作三十餘與雄卒年月方合後又閱文選
注引七略云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自甘露之元至
永始二年止三十九年雄自蜀游京師又在此年之前益
信四十餘當作三十餘無疑
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案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
京房傳房受易梁人焦延壽注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案
此注誤辯已見前
房受東海殷嘉案藝文志作段嘉皆以字近而混後漢書馮異傳段建東觀記作殷班固傳殷肅固集亦作段與此同又中常侍段珪山陽公載記亦作殷珪
伏生傳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

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案
此則二十九篇本有定本無勞口傳誤自衛宏古文尚書
序始師古注引之非是
顏安樂傳授淮陽冷豐案六藝論冷作陰
循吏傳文翁廬江舒人案今合肥縣志載文翁名党字仲
翁本張崇文歷代小志
酷吏王温舒傳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案河內治懷
至長安一千一十里而二日卽得報故云神速
田廣明傳乘馹馬車至圉注師古曰陳留圉縣案圉縣前
漢屬淮陽
貨殖傳案史記五帝以來通史故傳貨殖則上列周秦諸

人若孟堅此書止宜從蜀卓氏起
白圭傳商鞅行法是也案商鞅在白圭後安得反引
郭解傳衛將軍爲言案衛將軍疑卽衛青考青傳時正爲
車騎將軍也
游俠原涉傳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案史丹當作師丹師
丹亦未嘗爲大司徒當屬大司馬或大司空之悞耳
佞幸董賢傳弟爲執金吾案百官表哀帝時執金吾之人
無董姓者
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案百官表元壽元年
下言少府恭爲衛尉二月遷考賢爲大司馬在元壽二年
恭自賢任大司馬後始徙光祿大夫則表二月應作二年

爲是
西域傳于闐國戸三千三百案通典作三萬三千恐誤太
平寰宇記則又因通典而悞也
烏弋山離國案魏書其國一名排持
姑墨國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案通典作二千里
未知何據
大鴻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案是時大鴻臚爲商
邱成
匈奴傳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案路充國留匈奴
中亦十餘年其節不減蘇武
生一男伊屠智牙斯案後漢書言昭君與匈奴生二子與

此不同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案據此可知桓譚應劭所
造秘計之僞
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云云中部都尉
以聞案虎猛西部都尉治所此云中部都尉疑悞
贊亦造奔造陽之北九百餘里案卽上谷之斗辟縣也
外戚呂后篇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案惠帝以太
后所爲如此言臣爲太后子無心復治天下也與下日飲
爲淫樂不聽政正合師古注乃云令太后視事已自如太
子然恐悞
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案水經注戚姬生漢中之洋川鄉帝
爲鐲復其鄉更名曰縣豈家後徙定陶抑高祖從定陶得
之遂以名耶
衛后篇詔遣宗正劉長樂案通鑑截去樂字止作劉長悞
帝起更衣案注不言更衣之義今考論衡四諱篇更衣之
室可謂臭矣則更衣蓋今厠所室
外戚下孝元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陽平侯禁禁子鳳
云云案十侯中有淳于長無禁子鳳故下王莽傳卽云家
凡九侯明鳳嗣禁侯不得別作一也當以下一說爲正王莽傳家凡九侯師古注曰外戚傳言十侯以鳳嗣侯故不數亦誤
傅昭儀篇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案六人應作四人又五行志哀帝時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案周氏二字疑屬衍文

王莽傳後將軍公孫祿案百官表何武傳皆言祿爲左將
軍此獨云後將軍蓋誤
及至青戎摽末之功注服虔曰謂衛青公孫戎也案當作
公孫戎奴若公孫戎則在高帝時
敘傳罔漏于楚注師古云云案當以後一說爲是
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案今些韓詩作薰胥
魯已不可攷晉說或當有據也
四史發伏卷六終

四史發伏卷七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後漢書

紀一 光武南陽蔡陽人案元帝以蔡陽白水鄉徙孝侯前地理志惾作戴城陽王祉傳及東觀記作考今攷應從王子侯表作孝為是又仁為春陵侯則春陵別作國不屬蔡陽故前地理志于南陽下列作兩縣建武六年復舂役比豐沛亦祇及春陵而不及蔡陽則此紀應書春陵人為是

初光武為春陵侯家訟逋租于尤注引東觀記時宛人朱福亦為舅訟租于尤案福即朱祐祐傳注引東觀記避安帝諱改祐舅復陽劉氏祐此時葢為復陽侯劉道訟逋租耳

建武二年二月己酉幸修武至辛卯至自修武案東觀紀城陽王祉以二年二月見于懷宮是世祖二月尚在河內紀於二月內書至自修武案元年十月已定都洛陽誤矣己酉辛卯亦不同月紀下三月二字宜移至辛卯日上方范史誤倒置耳

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國至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案淄川下屬字衍文郡國志北海下言建武十三年有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則高密亦十三年所省故郡國志言光武所省郡國十也紀言省并十三國注言惟有九國皆悞

十五年追謚兄伯升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案本傳但云十五年追謚為王今攷趙齊魯三公進王爵在十九年追王亦應在此時史家欲省書故并為一條耳

十七年進幸葉章陵注葉縣屬南郡案南郡應作南陽注悞

二十年四月大司徒戴涉下獄死注引古今注曰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案竇融傳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則涉蓋坐盜金事古今注疑悞也張湛傳注亦云涉坐所舉人盜金注紀傳不同殊屬失檢

紀二 永平八年飛蓬隨風微子所嘆案微子疑作微箸

紀三 元和二年鳳皇集肥城注肥城屬太山郡案此縣中興時省

紀四 永元二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注引十三州志典屬國武帝置哀帝省并大鴻臚案前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武帝時又增置都尉丞侯耳其省并在成帝河平元年亦非哀帝時志說蓋非此注引之誤也

三年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案據此則中興後平陽之封蓋已兩絕前書功臣侯表參十世孫侯宏以建武二年紹封十一世侯曠嗣今見固書成于建初中此云今見當據建初以前而言而韋虎傳言建初二年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是曠絕後復封也下距此十五年復云參後無嗣則湛紹封後又絕可知劉昭等以八表盡班昭所為即此可証其妄參傳言至今八侯王與表合其出一手无疑若係昭所作則侯曠後國

絶而復續者兩安得云今見邪表于鄧侯下亦不言建初七年封蕭何未孫熊爲鄧侯事明非昭作可知蓋因死後八表有未竟昭續成之非盡出于昭也　又攷章彪傳言紹封平陽侯紀言容城紀傳不同疑湛後復改封容城以帝在頃因作表之後故無可考耳

四年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璜子侍中舉案郭后紀及竇憲傳皆言璜爲長樂少府子舉侍中射聲校尉則射聲校尉葢舉官紀誤以屬璜也當作長樂少府爲是

六年許侯馬光自殺案傳作許陽侯此脫一字

紀五永初元年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等注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故不調案揚州此時止五郡安得云會稽不調耶唐初于地理最疎作晉志亦謂章帝時置吳郡賢注葢承其妄而又曲爲之說耳　四年分會稽置吳郡順紀及郡國志永建

二年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于平襄注平襄屬天水郡案應云屬漢陽永平十七年所更名也　下順帝紀阿陽亦然查順帝紀無阿陽二字疑阿字亦漢字之誤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日有食之案上言二月己卯日南地圻五行志作三月逆推至此年正月甲子則己卯日定在三月當以五行志爲是惟己卯後同月不得更有癸酉日且一歲不容兩日食細校五行志乃知此係屬永初元年三月事范史冐昧又複載于此耳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案十一月下有闕文

紀六永建四年五月五州雨水案左雄傳祇言司冀續漢書五行志并不書則知災異之失傳多矣

永和元年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案五行志作丁未今下云十一月丙子則日辰當以五行志爲是

紀七建和二年夏四月丙子封帝弟碩爲平原王案當從河間孝王開傳作帝兄此及匽皇后紀弟字皆史駁文也　案碩皇后紀作石

延熹二年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注允字伯代案水經注允字伯世梁國虞人賢注避太宗諱改耳

八年己酉　案己酉上脫二月字　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案五行志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黃龍屬殿名紀橫增一見字遂若黃龍見嘉德署矣當以續志爲正　五行志黃龍孽亦不載八年有龍見字

丙辰緱氏地裂案丙辰上應如續志有六月二字

永康元年五月丙申京師及上黨地裂案下云壬子晦則丙申二字亦當如五行志作丙午爲是

紀八熹平四年夏四月郡國七大水案五行志止云郡國三水

光和三年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爲皇后注車騎將軍何貢女案后本屠家立一歲後始贈貢此職此注即云車騎將軍女恐非　又案貢當作眞傳寫悞

中平元年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注引續志云上西門外女子　至　兩頭之象案此條應入光和二年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下誤置此

中平三年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案水經注聖水又東逕渤海安次縣漢靈今本悞作桓帝中平三今本誤作二年封荊州刺史王敏爲侯國敏蓋以斬趙慈功得封史不著耳

紀九建安十一年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案典略載此事在十四年與此不同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注柳城屬遼西郡案此縣亦中興時省此蓋其故城也

十九年冬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宋建於枹罕獲之注枹罕屬金城郡案此縣中興後移屬隴西

興平元年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至可杖五十案此杖御史之始

章德竇皇后紀帝以貴人酷歿殮葬禮缺至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注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案宋貴人追謚爲敬隱后在安帝永初元年則改樊濯聚爲敬園亦宜在此時上距和帝永元九年尚十餘歲安得反云比其儀乎范史及賢注俱悞又案清河王慶傳欲爲宋貴人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皇后之嫌遂抱恨沒菁又可証和帝時必無敬園之名范史何得于紀傳自相矛盾若此

和熹鄧皇后紀平望侯劉毅注平望屬北海郡案此縣中興時省下不其縣亦然

論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案玩上語意當爲安帝雖昏庸然太后據政不歸爲奪之已甚不指杜根也注誤

靈帝宋皇后紀建寍三年至明年立爲皇后案靈紀建寍四年七月癸丑立貴人宋氏爲皇后蔡質所紀立宋皇后儀則云七月乙未攷乙未至癸丑相距十八日不應下冊至十八日而始立又質所紀太尉襲授璽綬而紀言太尉聞人襲以二月朔日食免此時太尉爲李咸與質不同未知誰是

獻帝伏皇后紀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至十四年卒案操弑伏后在十九年曹瞞傳將后弑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蓋悞

論漢世皇后無謚至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案此范史本蔡邕和熹謚議然攷前書宣帝許后已謚共哀不得謂光烈始也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武陽長公主案蔡邕獨斷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邕生漢時據目見而書當不失實又前書竇皇后傳竇姬爲皇后女爲館陶長公主事在文帝時注師古曰年最長故爲長公主疑漢制姊妹及長女皆稱長公主也然此紀順帝桓帝三女皆爲長公主又與諸說不同未知誰是今以昭帝紀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爲長公主此紀安帝尊武安爲長公主等攷之疑順帝女冠軍長公主等皆先封公主至兄弟時始加長公主耳順帝女冠軍等或冲帝質帝時所加桓帝女陽安等或宏農王卽位後所加史書欲省書遂并列一處耳又師古于昭帝紀鄂

邑長公主下則云帝之姊妹稱長公主與獨斷同至外戚傳入言年最長故稱長公主亦以無明文可據故兩爲其說也

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案明帝紀及梁統傳皆云封陵鄉侯水經注淸河又東北逕陵鄉西太僕梁松封國也此延字衍文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案馮勤傳稱平陽長公主葢肅宗時所加下平臯公主小姬浚儀公主仲鄧禹王霸傳皆稱長公主與此同

皇女小姬至適昌安侯侍中鄧蕃注昌安屬高密案此下和帝臨潁公主適郎墨侯賈建注郎墨屬膠東並應屬北海郡建武十三年所并也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注成安屬潁川郡案此縣中興時省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案賈復傳亦稱長公主葢安帝時所加

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注舞陰漢陽應作濮陽涅陽平氏四公主皆安帝妹案尚有陰城公主名堅得定遠侯班始所尙

劉盆子傳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案樊崇堡在尤崍山因號尤崍三老見水經注

李憲傳潁川許昌人案許縣獻帝從都後始改許昌前漢安得有此名范史誤

隗囂傳更始使執金吾鄧曄注引謝承書曄南陽南鄉人案前志南陽無南鄉縣續志有之葢從後追書耳

齊武王縯傳阜賜乘勝留輜重于藍鄉注比陽縣有藍鄉案續漢志藍鄉在棘陽縣

伯升部將宗人劉稷至時將兵擊魯陽注魯陽屬南郡案南郡應作南陽刊寫之悞

章少孤至遷梁郡大守案前書梁孝王傳傳國至王莽時絕至章帝建初四年汝南王暢始徙封梁王中間七十餘年皆空作郡故劉永傳亦書梁郡睢陽人續漢志作梁國葢從建初後言之耳

封典子復爲臨邑侯注臨邑屬東海郡案前志續志東海

俱無此縣

城陽恭王祉傳徙封南陽之白水鄉案水經注言白水出厲信縣

泗水王歙傳封終子鳳曲陽侯注曲陽屬東海郡案此縣中興時又移屬下邳下城武侯順傳注武屬山陽中興後亦移屬濟陽與此同

子浮嗣封朝陽侯注朝陽屬南郡案南郡應作南陽刊寫之誤

成武孝侯順侯傳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因拜爲六安太守至十一年卒案據志則建武十一年順尙爲六安太守郡國志注言十年省六安國屬廬江悞矣當從本紀十三年爲是

李通傳還屯田順陽注順陽縣屬南郡案南郡應作南陽
刊寫之誤
以病上書乞身案此蒙上六年夏之文下云其下引拜爲
大司空攷通爲司空在建武七年五月則此應云明年夏
引拜爲大司空否則以病乞身亦應加明年二字省此二
字增一其字遂覺敘事不清
鄧晨傳晨心獨喜注引東觀記晨與上共載出至新野宰
潘叔爲請得免案齊武王縯傳注引東觀記新野宰潘臨
葢叔是臨之字觀此則臨與光武及晨素有恩後小長安
之敗臨遂汙晨宅及焚冢墓葢非由本心迫于法令不得
不然耳
封晨房子侯案房子屬常山郡水經注又云晨封漢中之
房陵與此不同未知誰是又晨定封西華侯水經注作西京亦悞
馮異傳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案傳上言光武拜南陽
趙匡爲右扶風又言異與匡擊破公孫述將程焉此豈別
一趙匡耶
耿弇傳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案好時縣中興後
省永元二年耿秉復封美陽食邑三千戶以郡國志攷之
右扶風十五城戶止萬七千三百美陽一邑戶不得獨多
疑此時弇子孫已止食好時一耆縣弇傳傳國至四世然案漢律非始封皆十二分減二今盖因始封戶多故所減亦不止二耳
封牟平侯案牟平侯上宜有舒字

國傳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案馬字當屬晨字之悞
勤與國俱未嘗爲大司馬也
秉傳封秉美陽侯案蒙上章和二年之文未另著年月考
水經注和帝永元元年封秉彰雍侯二年更封美陽知秉
定封在永元二年與竇憲冠軍侯同封也
褒傳闔烏桓校尉徐常于馬城注秦時隨馬跡起城因以
名焉案前志續志引搜神記太康地志等書皆以此事屬
馬邑惟水經注云或以爲代之馬城當是此注所本
王霸傳舉手邪揄之注說文歋歈手相笑也案說文曰作
歋瘉並無歈字云人相笑相歋瘉亦不云手相笑瘉既不
成偏旁且字從欠許氏又必無訓爲手相笑之理實之悞
明矣此條友人孫星衍校
劉植傳鉅鹿昌城人案昌城屬信都郡國志屬安平俱非
鉅鹿史誤
耿純傳父艾爲王莽濟平尹注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案
賢葢本班史地理志原注然考定陶國之設存宣帝甘露
二年國立一年省元帝永光八年復徙山陽王定陶至哀
帝建平二年徙宗陶王爲信都王而定陶國遂廢距王莽
建國元年此十年中必更復爲濟陰郡莽葢由濟陰改濟
平非由定陶改也使十年中定陶尚空作國則前史地理
志又應列入城陽高密諸國中不應作濟陰郡矣地理志
葢從其後而書而列此八字爲注則悞此則又從班志而

悞也劉永傳攻下濟陰山陽等郡此傳及馬武傳擊劉永
于濟陰又案濟陰作郡而中山作國蓋由中山王入
卽帝位後太皇太后封東平思王孫桃鄉侯子成都爲中
山王奉孝王後至王莽時絕故地理志尙列作國耳觀此
則定陶後之復
爲濟陰郡可知

十三年卒官 至 子阜嗣案水經注淮之西爲平阿縣故城
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爲侯國是阜嗣爵後從東光
徙平阿後更徙莒鄉傳略之耳

王梁傳漁陽安陽人案安陽屬五原然梁傳言太守彭寵
以爲狐奴令則梁爲漁陽人無疑但縣名有悞耳當是覆
陽之誤

竇融傳扶風平陵人七世祖廣國 至 自常山徙焉案前書
外戚傳廣國自文帝時已家于長安豈後嗣復歸常山至
高祖又從常山徙平陵耶

假歷將帥注假猶濫也案融以前爲將軍由隗囂所假及
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又屬權時所推故云假耳非濫叨
之義也

馬援傳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案地理志自
漢興訖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今攷前書諸侯王表孝平時
繼絕有廣德廣世廣宗之國皆王莽簒後始絕而地理志
不載援所言百有六所內蓋有此三國書此可以補前志
之闕

魯恭傳扶風平陵人案水經注引戴延之西征記焦氏山
北數山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山南此蓋別一魯恭係山陽
金鄉人

侯霸傳歆字翁君南陽人案岑彭傳言邑人韓歆則歆南
陽棘陽人

淸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案中興時三公不封侯自戴涉
蔡茂始

宋上名 傳乃薦沛國桓譚才學博汲古閣本作洽聞幾能及揚雄

劉向父子注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爲疏達不能洽
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宋引焉案宋時班固尙未作漢
書安得言宋引固語注誤矣

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案水經注泚水下引漢口南太守
胡著碑子珍騎都尉尙湖陽長公主卽光武之伯姊是主
適珍而寡也

趙熹傳以熹守簡陽侯相案地理志郡國志荊州屬皆無
簡陽縣侯攷

吳良傳左轉爲卽邱長注卽邱縣屬東海郡案此縣中興
後移屬瑯琊

馮衍傳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注前年猶往時案此蓋指劉
延攻上黨時

鮑永傳上黨屯留人案前書鮑宣傳宣既被刑迺徙之上
黨遂家于長子此云屯留或永後復從長子徙耳

蘇章傳八世祖建武帝時爲右將軍注建以校尉從大將
軍靑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案著八世祖建則

明非蘇武後矣注隃數句引中子武最知名句殊屬贅說
羊續傳太山平陽人案平陽縣中興時省
樊宏傳封長羅侯注屬陳留郡案此縣亦中興時省
封弟丹爲射陽侯注引水經注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至
封樊重少子丹爲射陽侯卽其國臨淮郡別有射陽疑遷
非此地案水經注謝水出謝城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
謝是也世祖封丹爲謝陽侯卽其國是射字本作謝無由
與臨淮之射陽縣混注所引不知何本且既云非臨淮之
射陽又注云縣在射水之陽亦悞
鯈傳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注宏封長羅侯弟
丹射陽侯兄子尋元鄉侯族兄忠更武侯宏又封壽張侯
也案五侯宜爲壽張射陽元鄉更武及少子茂爲平望侯
若長羅則改封壽張安得析之爲二註誤
朱浮傳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案馬援傳是年帝收援新
息侯印綬故浮徙封也
馮魴傳帝聞郡國反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案水經注
引漢書世祖自潁川往梁瞿鄉馮魴先詣行在所引益屬
詳承等書下又引續漢書云上詣紀氏羣賊自降云云較
范史爲詳
張純傳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注臣賢案安世昭帝元年封富平侯此言宣帝封誤也案
范史葢承大司馬衛將軍文順敘下耳若言昭帝封富平
侯宜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豈不煩耶且言爲衛將軍正
屬宣帝時賢不當以此駁范史也平子奮傳卽云自昭帝時封安世
更封武始侯注屬魏郡案此縣亦中興時省
賈逵傳又受古文尚書于塗惲注惲字子眞受尙書于胡
常案前書儒林傳則胡常授徐敖敖始授惲此注葢悞
桓榮傳始辟大司徒府案是時大司徒爲戴涉
丁鴻傳徙封魯陽鄉侯注引東觀紀曰魯陽鄉在尋陽郡
案尋陽郡晉惠帝永興元年始立漢時止有尋陽縣屬廬
江郡此郡字葢縣字之誤尋陽縣葢別有魯陽鄉與屬南
陽郡之魯陽不同故下記又云以廬郡爲六安國故又徙
封馬亭

劉平傳楚郡彭城人也案前書地理志高帝置楚國宣帝
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黃龍元年宣帝以封子囂復故名
傳至王莽時絕至建武十五年光武始封子英于楚葢中
閒十餘年國廢作郡故此云楚郡彭城人然地理志囂徙
封楚在黃龍元年囂傳則云甘露二年表復云四年未知
孰是又平傳守蕃耶長注蕃耶屬彭城國此則從章帝改名後書
周磐傳遼陽夏重合令注陽夏屬淮南郡案前志陽夏屬
南陽國續志則屬陳兩漢皆無淮南郡魏始有之又非陽
夏所屬注葢悞
班彪傳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案此應在建平二年前
若三年正月後廣平復爲國不得有太守也

東海恭王彊傳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案續漢志亦云二
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今攷二郡祇十九縣下二字
蓋衍文也
楚王英傳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注臨淮無須
昌有昌陽縣蓋悞也案郡國志臨淮亦無昌陽縣蓋中興
時省須昌前志屬東郡續志屬東平國
濟南王康傳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溼陰重丘六
縣益濟南國案六縣郡國志止有其三地理志平原郡亦
無朝陽縣蓋前漢時此縣本屬濟南范史誤耳西平昌則前漢屬琅
邪後徙北海亦與平原郡無涉
阜陵質王延傳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

陽國案汝南無扶桑縣當是扶樂續志扶樂屬陳國
琅邪孝王京傳京薨葬東海郎邪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
陽案開陽此時已屬琅邪注尙云屬東海郡誤
獻帝以邈爲九江太守封陽都侯注屬城陽國案建武中已省
城陽國屬琅邪此注應作屬琅邪爲是
樂恢傳薦城陽高鳳案鳳本傳作南陽葉人
胡廣傳父貢交阯都尉注引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案水
經注夏水又逕交阯太守胡寵墓漢太傅廣陪陵則廣父
爲太守非止都尉也注據墓碑尙得其實或廣父從都尉
遷太守范史從其傳書耳
歷事六帝注廣以漢安元年爲司空案司空應作司徒注

愼
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注引謝承書李咸靈帝建寧
三年自大鴻臚爲太尉案靈帝紀咸爲太尉在四年由太
僕亦非大鴻臚未知孰是
袁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
餘人案獻帝春秋作五十餘人
敞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至遂自殺案安帝紀敞爲
司空在元初二年十二月至四年四月書司徒袁敞薨則
敞若終於位者蓋後以張俊事尋白朝廷薄敞罪隱其死
以三公禮葬故史臣追書于此耳然三公策免後例不書
卒且又遷徙年月蓋非也

翟酺傳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至圖書有漢賊
孫登案讖卽可信則中興時上郡賊孫登已應之矣懿豈
未之知耶
應奉傳順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案
廬州府志應融字義高汝南人安帝朝爲廬江太守八年
拜司隸校尉以時度之當屬順子又續漢書載徐州刺史
應志字仲節曾祖父順則屬奉兄弟也
徐璆傳字孟玉案先賢行狀作孟平汝南先賢傳作孟[illegible]
行狀又言璆歷衛尉
仲長統傳理亂篇注孝平帝時道三十四東西九千三百
二里案前書地理志三十四作三十二九千二百作九千

三百續志劉昭補注亦作九千三百
陳敬王羨傳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注縣名屬淮
陽郡案肅宗章和二年已改淮陽國爲陳國此安得復稱
淮陽
樂成靖王黨傳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爲樂成王注脩縣及
條縣皆屬渤海案前書地理志修市縣屬渤海郡修縣屬
信都國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曰脩縣西北二十餘里有
修市城故縣也二縣葢光武時并省爲一縣治在修故續
志云屬信都耳是後漢書本無修市縣此注止應云修縣
屬渤海
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案前書儒林傳小戴授

梁人橋仁季卿故小戴有橋楊氏之學則是仁從聖學非
戴德也此傳悞
成帝時爲大鴻臚案前書百官表平帝元始二年始云大
鴻臚橋仁今言成帝時亦悞
子羽官至任城相案水經注漢太傳掾載墓碑載字元賓梁
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憙平五年立亦橋公子而先死者
耶
崔駰傳涿郡安平人案安平縣中興時省文苑傳崔琦亦然
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
爲丞相案據此則敞孫喜元孫世次甚近班史于敞傳何
以不書且公孫賀田千秋與敞同在一卷賀傳書其祖父

昆邪景帝時封平曲侯千秋傳則追述其先爲齊諸田徙
長陵無獨略敞傳之理由班史爲張湯傳贊推之則敞或
非赤泉侯本支故傳不列入今攷高祖功臣表赤泉侯後
傳至八世亦並不涉敞等未識范史何據若本宏農家乘
則世系甚近又兼望族何以節有此悞耶
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至騰竟伏尸都
市案此下言三年春東巡岱宗則續前文而言葢安帝延
光三年也震免太尉亦在此歲張皓傳則言清河趙騰上
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收騰繫考當伏重法皓疏諫帝悟
減騰死罪一等此趙騰當是一人而震傳謂在安帝時皓
傳則謂在順帝時且一則伏尸都市一則減死一等生死

亦迥別范史何以錯悞若此又案河間爲郡清河屬王國同隸冀州地亦不同豈一時有兩趙騰耶校後閱日知錄亦有兩趙騰之疑
河間王開傳子開嗣案此以彌孫而與始封國祖同名漢
時禮法疎闊如此自漢以下無此事矣
平原懷王勝傳太后又立河閒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
王嗣案是以同祖兄弟相爲後非也
張皓傳六世祖良案六世應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九
世爲是
臧洪傳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案清談二字始此
然則東漢之末漸尚元虛其風不自魏晉始也
張衡傳案此卷注最草率當時不知何人分注又卷頁獨

長蓋注後未加校勘耳
或葦賄而達車兮案張車子事不知始出何書今惟見搜
神記及鬼神志
咎繇邁而種德兮至卉既雕而已毓注以喻咎繇封于英
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案唐虞諸臣之後惟臯陶之裔
英六滅最早何得謂餘國先滅此獨存乎衡意當謂二國
既滅至漢時復有英布繼起故云卉既雕而已毓似此解
稍近
馬融傳族孫日磾案三輔決錄作族子
左雄傳南郡涅陽人也案南郡應作南陽刊寫之誤
周舉傳尚書欒巴案巴傳由議郎守光祿大夫與周舉等

四史發伏卷七　十九

同使此言尚書蓋由巴後所歷官言之順帝紀八使內言光祿大夫周舉亦由舉後所歷官言
黃瓊傳封邟鄉侯注引說文邟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
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邟案平帝紀及地理志皆云元
始二年更名鄭公不作邟郡國志潁川郡亦不載邟縣未
識何據袁紹傳同張奐傳敦煌酒泉人注其地多泉水案此應
是拼泉縣之誤前書地理志名淵泉注地多泉水故名又
酒泉別作郡不屬敦煌
初年氏章句浮辭繁多注牟卿受書于張堪案張字應作
周字
奏記謝潁日小人不明得過州將注引漢官儀司隸州部
七郡所以奐屈於潁稱日州將焉案詳觀上下文勢此州
將似指舊敦煌守言蓋奐或舊與此守不合故奏從宏農
此時潁欲逐奐歸敦煌是以奐云此耳非稱潁也
段熲傳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注西縣屬天水郡案
天水應作漢陽明帝永平十七年所改也
陳蕃傳匿其子逸至官至魯相案司馬彪九州春秋逸與冀州刺
史王芬等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事不成
王允傳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至乃受二
千戶案呂布傳殺卓後允封布為溫侯蓋允以所讓三千
戶封之又示親密故同食一縣耳
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案丁

四史發伏卷七　二十

彥思不知何人陳范二史于卓傳俱不載裴松之注極詳
亦不及此又案卓傳惟載主簿田儀陳忠九州春秋儀作
景　後校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卓廢帝及遷皇
太后讀冊畢衆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大臣量宜為社稷
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疑宮即丁彥思但未有確據耳
黨錮傳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泰別有傳至唯趙典
名見而已案尋前後義例若典官爵邑里俱無可攷者故
聊附于此今案十七卷中有趙典傳注引謝承後漢書靈
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等皆
下獄自殺校其行事則十七卷中之趙典與此斷非兩人
且下卷郭泰傳即云太常趙典舉泰有道則八俊中著名

者李杜王趙爲最范史何慣慣耶又崑山顧氏謂有兩趙典葢因典傳言病卒而注引謝承書下獄自殺故疑有兩人然攷王暢傳亦言卒于家而承書云同典等自殺豈一時復有兩王暢耶又有辨者薛瑩漢書八俊趙典下天下才英趙仲經豈同名者復同字耶范史矛盾極多不必爲之曲解也又有見詰者曰子著兩漢同姓名錄凡同姓名而同時者極多何由知無兩趙典耶曰縱有兩人但既與陳竇等謀誅中常侍矣何容不列之三君八俊中而顧舍此及彼乎又斷無可疑矣

朱寓沛人案謝承書周景傳沛國朱寓爲從事竇武傳尚書朱寓徵廬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廷以朱寓爲司隸校尉薛瑩書天下冰凌朱季陵范史亦略之第著爲沛人而止無怪趙典之傳于前而忘于後也

孔融傳時論者多欲復肉刑乃建議曰至逵如子政案前五大皆罹肉刑似不宜雜以子政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采案此鄭昌引文子之言范史或未見文子故此論以爲鄭忠前人引用故實詳愼如此

劉虞傳封容丘侯案武縣中興時省

袁紹傳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案湯由司徒歷太尉袁安傳言成官左中郎將與此不同華嶠書亦作左中郎將

袁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案英雄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則此傳壯健好交結二語當屬紹父成事實下云紹少爲郎始序明紹壯健好交結一句衍耳

注引袁山松書紹司空逢之孽子案魏書并云術異母弟觀術與公孫瓚書言紹非袁氏子則孽子之言或信然案英雄記紹生而父死後追行父服范史亦載幼孤追服之事今考逢以靈帝光和二年罷司空復爲執金吾而卒紹中平三年已爲佐軍校尉相距不過九年且前又歷官郎令復遭母憂與追服父服六年後更歷侍御史虎賁中郎將而爲校尉則逢卒時紹久已逾成人安得云幼孤與生而父死之說乎紹斷非逢子可知魏書爲術異母兄弟亦無所徵當以陳范兩書爲是裴松之注陳志於紹爲逢子猶置疑詞葢亦不深攷也

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注引魏書信太山陽平人也案陽平應如陳志鮑勛傳作平陽續志太山郡無此縣葢中興時省

劉表傳荆州八郡注引漢官儀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是也案諸地志皆不言章陵郡何時所置惟禰衡傳黃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魏志趙儼傳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劉表傳注引傅子言蒯越拜章陵太守事又在射儼前疑郡亦建安時所立也又江陵應作江夏表傳凡言江夏者三官儀作江陵悮案南郡建初中曾改爲江陵國旋復故

酷吏樊聖祖廟諱傳左轉軹長注軹縣屬河南郡案河南應作

河內刋寫之誤

王吉傳案酷吏傳人品俱可觀方之前史自郅都以下俱不能及惟吉殊無可取本王甫養子宜附甫傳末不足厠此六人後也

宦者鄭衆傳封鄛鄉侯注南郡棘陽縣有鄛鄉案棘陽屬南陽非南郡也

蔡倫傳桂陽人案注引相州記耒陽縣北有漢黄門蔡倫宅則倫桂陽耒陽人　又安帝始親萬機敕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飲藥死案此則倫死在安帝初年盛宏之荆州記謂倫順帝時人博物志并謂桓帝時恐皆悞

孫程傳彭愷爲西平昌侯注西平昌縣屬平原郡案此時平原已無平昌縣惟北海郡有之然東平昌非西平昌也又案西平昌係侯國東平昌則非今郡國志于屬北海者言侯國恐悞　前志東平昌屬瑯琊

李元爲褒信侯楊佗爲山都侯注褒信山都俱屬南陽案南陽無褒信縣當云汝南

曹騰傳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案水經注引騰墓碑題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則騰亦官長樂太僕也

四史發伏卷七終

四史發伏卷八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後漢書

孔僖傳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案紀在十四年四月注引古今注曰志時爲密令此云十三年似悞王伯厚崇儒攷亦未校出

召馴傳父建武中爲卷令注卷縣屬滎陽案晉泰始中始分河南立滎陽郡漢時安得有滎陽注誤應云屬河南郡

儒林傳瑯邪蕭奮以授同郡后蒼案前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語本甚明今橫絶去上七字遂若蕭奮授后蒼矣范史率畧多若此類

文苑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案文選注言係兩人字子孝者在王莽時字孝山者和熹鄧后時人也此注混爲一殊悞

傅毅傳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勛緒注謂傅介子傳喜傳晏傳商建平中傳俊云云案毅自言其祖必有專指必不歷引海內諸傳以侈譜系也至介子北地人喜等河內溫人俊潁川襄城人俱與毅不同鄉里注何所據而引之耶

崔琦傳將使元黄改色馬鹿異形乎案元黄改色亦趙高事鄭注禮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黄民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

張升傳富平侯放之孫也案升傳升以黨錮事誅年四十九以升始生年計之距放卒已一百三十餘年放子純孫奮皆顯名于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言張湯後三徙復還杜陵純傳亦言杜陵人升居陳留尉氏里居亦不同范言升放之孫未識何據也案放四世孫吉嗣侯以永初三年卒亦在升前

張超傳河間鄭應作鄚人留侯良之後案唐書宰相世系表河間張氏漢常山景王耳之後世居鄚縣今以爲良後未識何據案功臣表良之後居陽陵宰相世系表言徙武陽犍爲

獨行譙元傳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案譙與李業王皓王喜任永馮信皆至死不臣公孫述者新津縣圖又載朱遵事其節較業皓等尤烈建武初下詔贈官與漢復表

爲置祠而史略不紀固知如此類之失傳多矣

劉茂傳時小吏所輔注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輔所忠子也案無論年代相去絕遠又茂傳末顯云詔書追傷之除父奉爲郎中則輔奉子安得云所忠子也今諸本注無此五字徐位山管城碩記引漢注有之未識所據何本當考

周嘉傳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注引謝承書曰周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食采于汝墳也案武帝元鼎四年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朕望河洛巡省豫州觀平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諸耆老乃得孼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至元帝初元五年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成帝綏和中始進爵爲公安得有漢興即嗣封正公之事如謂漢興二字即指綏和以後而言則燕在宣帝時下距此尚速又女陰縣王莽時始改名汝墳漢興安得有女墳縣承蓋因燕正公之言附會而成不知燕所云正公蓋戰國末東西周皆降稱公燕是其裔故云然耳承說非也又案唐宰相世系表及杜牧爲周墀墓志皆云漢興周仁續封爲女墳侯更曰賜號正公蓋因承之悞而更爲之說皆不足信　牧言周平王之子烈封女墳侯恐東周時亦無此名號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案武爲太守第五倫所舉孝廉倫爲會稽太守在建武永平中則武尚屬東漢初年人吳郡之立在順帝四年范史于武傳即書吳郡蓋沿郡邑志之誤

陸續傳即云會稽吳人

陸續傳太守尹興案通鑑作吳郡太守明帝時安得有吳郡且續傳明言會稽吳人則興爲會稽太守可知鑑悞

范冉傳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注引謝承書奐字子昌案冉傳自言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則奐字子炳當以冉之言爲據

趙苞傳遼西柳城注柳城縣屬遼西郡案此縣中興時省

方術郭憲傳汝南宋人案憲卒在光武時此時尚未名宋章帝建初四年始改名憲傳仍書新郪爲是

李郃傳曾字世威奉世之孫也注奉世宣帝時爲前將軍案奉世未嘗爲前將軍其爲右將軍及左將軍皆在元帝

時注者蓋因奉世傳有前將軍韓增舉奉世故誤以奉世
當之耳然一句之中誤者兩出殊屬疎忽
韓說傳稍遷侍中案蔡邕傳熹平四年議郎韓說則說蓋
自議郎遷侍中
薊于訓傳後人復于長安東霸城見之至近已五百歲矣
注秦始皇二十六年于咸陽鑄金人十二至此已四百二
十餘年案銅人遷霸城南已屬魏文帝黃初後事此見訓
者當在魏晉時非建安中也范史推言之可也而注乃泥
定始皇至建安時年分云四百二十餘年悞矣
東夷傳攻華麗城注華麗縣屬樂浪郡案後漢無華麗縣
此蓋其舊城注則因前志而悞耳下遼隊縣亦然

又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注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
屬遼東郡案郡國志西安平屬遼東帶方則屬樂浪注誤
南蠻傳零陵蠻羊孫陳湯等注零陵屬武陵郡案武陵應
作零陵注誤
西南夷傳東北至葉榆注葉榆屬益州郡案明帝永平二
年分益州置永昌則葉榆又屬永昌郡
哀牢夷傳知染采文繡罽毲注毲未詳案集韻韻會毲都
括切蠻夷織毛罽也
西羌傳遂移隴西徙襄武案下注六字可省
罷參兵至勇士東注勇士屬天水郡案應云屬漢陽永平
十七年所更名也

郃陽令任頵追擊戰死注郃陽同州縣也案郃陽下宜增
一今字
惟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戀戀北界注參戀戀屬安郡案
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沿前志之誤下鶉陰縣亦然
西域傳論案此北魏書列三教之濫觴也
南匈奴傳案此卷注與他卷迥別惟詳歷帝元年及改元
餘悉從略又注中時用駢體及議論疎謬處殊屬三家村
學究氣
左谷蠡王師子等出雞鹿塞注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案
窳渾縣中興時省
元初元年耿夔免注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案六

年應作八年注誤
律上名志議郎蔡邕議引命上名序友人項森校未見命上名序故以此爲
據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太歲戊戌之二十三歲太歲庚
申竟己酉太歲甲寅戊子太歲庚午及丁卯蔀太歲丙戌
六十九歲太歲甲午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
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案自乾鑿度文王受命□至春
秋命上名序西狩獲麟起戊午蔀太歲庚寅之二十□歲太
歲甲寅竟丁酉太歲丙午丙子太歲壬戌乙卯太歲□寅
甲午太歲甲午癸酉太歲庚戌壬子太歲丙寅辛卯太歲
壬午及庚午蔀太歲戊戌二十二歲太歲己未合爲六百
□歲則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

□六百○五元一十四蔀二十二年開闢至漢元二百七十□萬○一百六十一歲得六百○五元一十七蔀六十九年　高祖八年壬寅八十九丙午蔀武帝元朔六年戊午入□年乙酉蔀元帝初元二年甲戌入地紀首甲子蔀章帝元和二年編訢李梵作四分名上當漢高皇帝受命□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又上兩元而日食五星之元竝發端焉案此元起庚辰在甲寅元元十八蔀二章後一千四百○六年至朔前甲寅元一日五刻

太史令虞恭治名上宗訢等議曰四分名上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

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循之上行復得庚申案此言庚辰元卽緯之庚辰元也　春秋元命苞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　乾鑿度甲寅元前多六章一百一十四歲元[illegible]積至孝文庚辰得六百○五元一紀尚書考靈曜春秋命名上序有甲寅元考靈曜未見其□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郤二日案祇差一日半

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名上一字上議曰卽用甲寅元當驗元命苞此書未見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案此言元命苞用庚申元也

蔡邕與馮光陳晃議曰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案此數卽前議所云除元命苞中百一十四歲也與乾鑿度命名上序皆合

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案此言若依元命苞而以至朔蔀紀求之則獲麟移下百一十四年至漢祇百六十二歲非眞謂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也蔡邕辯之誤矣

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案滿足則違乾鑿度諸書而獨與元命苞合蔡邕更不分別誤矣

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名上序獲麟至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案獲麟下移則相去止二蔀而不相應矣

補志禮儀志養三老五更于辟雍注引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案三老李充出妻桓榮亦去首妻復娶華嶠書榮長子雍早卒他若楊統等皆再娶生子則知官儀所說亦不足從

祭祀志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至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戌亥之地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月日時星辰六宗當卽此六物以古證古較諸家稍直捷也

天文志孝明永平十三年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謀反事覺案十二月宜作十一月

孝章建初元年二月九日案二月九日應作二年九月凡

紀志書皆舉甲子未有直舉日者又下言十二月戊寅流星過入紫宮此亦建初二年事卽此可知

孝和永元三年竇憲爲大將軍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案和帝紀云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則此志丙寅應作丙辰爲是（又案下五行志丙辰地震後五日詔收憲丙辰至庚申正五日）

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案和帝崩在十二月此十月二日四字應作十二月下日字衍

孝安永初四年六月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爲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案張敏此時爲司空不爲太尉且至六年始免去此亦違疑敏乃張禹禹官太尉以五年正月免星變或屬此人耳太白入輿鬼爲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

千萬檻車徵棄市案尚棄市在元初五載距此幾十年安得言星變應此人惟查此年七月騎都尉任仁下獄死距此只二旬或應將凶之驗志乃牽合任尚當之天官家之妄如此又案元初四年四月太白入輿鬼中已巳辰星入輿鬼中注引石氏占曰將戮死郗萌曰大臣以罪誅六年六月鎮星入輿鬼中注引黃帝經曰大臣誅此或應在任尚耳志反不據書而又遠引鄧騭等死以當之可謂前後失據

延光四年劉昭注引李氏家書云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云云案此書郃傳不載郃在安帝時屢陳災異順帝立復上此書然攷此年中郃反以災異策免可謂其言不酬矣史似不當入郃方術傳

孝桓永壽二年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案四月應作七月志誤

延熹八年太僕南鄉侯左勝案本紀勝作稱

八年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至皆棄市案桓紀瑨質棄市承九月光祿勳周璟爲太尉下不另著月據此則太尉下應增十一月三字爲是

孝靈建寧元年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至矯制殺蕃武等案辛亥靈紀作丁亥

孝獻建安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案獻紀作十月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

日案獻紀守帝坐五十日與此不同

五行志靈帝光和三年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案靈帝紀注引此志又云四十餘間未知誰誤

獻帝興平元年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播少府田邠等數十人案獻紀有士孫瑞苗祀魏桀朱展沮儁而不著田邠與此不同

桓帝延熹八年十一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案本紀事在十一月

中平元年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案此則苗蓋冒何姓者進傳反不載

庶徵之恒寒案鄭興傳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

日時建武七年也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瑯琊井中冰厚尺餘案靈紀作東海今攷當以續志爲是
安帝永初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案安紀四作九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案安紀作十一月己丑
延光元年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案安紀戊申作甲戌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案安紀作京師及郡國三十地震按宋本又作三地震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案安紀不書

順帝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案順紀作丙申
建康元年凡百八十日震案日字衍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地震案靈紀言在北海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案靈紀作巳未
殤帝延平元年河東恒山崩案恒山在上曲陽不屬河東應如殤紀非恒山爲是
桓帝延熹元年七月乙巳雲陽地裂案桓紀作巳巳下云甲子太尉黃瓊免則宜以續志乙巳爲是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案桓紀作甲戌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案桓紀作丙申又案水經注建安三年宜城縣泰山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

問侍中龐李云國士將亡之兆也紀及續志于孝獻時災異但缺而不書將以事當禪代故一切略之耳
安帝永初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案安紀作癸丑若以上丙申丁酉二日辰合推宜以本紀爲是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案安紀作三月
延光二年二月丙申河東穎川大風案安紀承正月下不另著月丙申復作丙辰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注引風俗通云劭時爲太尉議曹白公鄧盛云云案盛以中平元年四月爲太尉至二年五月罷則夜龍事當屬中平中非光和中也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案桓紀作七月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至妻生兒兩頭共身案靈紀於中平二年又載雒陽民生兒兩頭四臂此恐屬光和二年又複出于此者故此志亦不載
明帝永平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案明紀作壬辰
和帝永元二年壬午日有蝕之案今本二年下脫二月二字宜依宋本增入
安帝元初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案安紀作乙巳下云乙卯壬戌則日辰當以本紀爲是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案安紀作庚申上云丁

酉乙巳則日辰當以本紀爲是
桓帝延熹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案桓紀作辛亥下
云巳酉則日辰當以續志爲是
靈帝建寧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案靈紀作庚子
獻帝建安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案十月癸未應作
三月丁卯此因下文十三年而誤也又案災異有見于帝
紀而志不載者桓靈時最多如巴郡益州郡五原山崩海
水溢人相食及生兩頭四臂等類皆咎徵之大者將由志
不勝書故略之耶
郡國志魏郡鄴案太平寰宇記後漢桓靈之間冀州刺史
常寄理于此

中山國注高帝置案高帝置中山郡景帝三年始改作國
下清河國齊國亦然
安平國注故信都明帝名樂成案前志信都國下引應劭
注明帝更名樂安千乘郡乃更名樂安
觀津注本清河下縣案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趙之清河
觀津人地理志觀津屬信都或景帝二年取清河縣以益
廣川國廣川宣帝甘露三年仍名信都故觀津遂屬信都耳此注可以補
前志之闕
河間國注和帝永元三年復故案三年應作二年
濟陰郡成武注引地道記有秺城案此卽商邱成金日磾
所封地成武本屬山陽中興後始移屬濟陰前志功臣表
秺侯下卽云屬濟陰誤也
青州領郡國六案通典作五
齊國臨朐案應云故屬東萊志脫四字
南陽郡武當有和城聚注引荊州記曰縣有女思山案水
經注五女激或言女父爲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
水立激以攻城山亦當以此得名
吳郡海鹽注案今計偕簿縣之故治順帝時陷而爲湖案
水經注作安帝時
漢中郡房陵案元和郡縣志後漢末爲房陵郡
永昌郡注明帝永平二年置案二年應作十二年脫一十
字

地志不韋注引華陽國志曰孝武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
嘉子孫宗族居之因名不韋以彰其先人之惡案孫盛蜀
世譜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于蜀漢武帝時開西南夷
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水經注同二書所載不同
攷史記不韋傳明言不韋宗族徙蜀而呂嘉之爲不韋後
馬班二史皆無明文地理志亦不言名不韋縣所以恐當
以世譜爲是
張掖居延屬國注獻帝建安末立爲西海郡案晉地理志
又云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與此不同或興
平中請置至建安末始立耳
上黨郡猗氏案猗應如前地理志作猗與河東所屬者有

別
西河郡案郡至後漢末荒廢爲南單于庭左國城魏黃初
二年復置
廣陽郡注高帝置案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以爲廣陽郡
則郡亦秦置也
代郡代注引干寶搜神記云云案水經注爲出自盧植甚
搜神記又引植言也
漁陽郡泉州有鐵案前志作有鹽官
南海郡注武帝置案南海郡在秦所立四十郡中武帝平
閩越復舊郡非始置也又案地理志作秦置
右交州刺史部注引王範交廣春秋建安十五年交州刺

史遷治番禺案水經注在二十二年
明帝置郡一案廣陽郡亦明帝所復
章帝置郡二案晉地理志言任城吳郡吳郡順帝時立安
得言章帝章帝時所置郡國有西平任城及和帝立始益
西平入汝南所云郡當屬任城西平也
百官志司隸校尉一人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周官也
臣昭曰周無司隸豈即司寇耶案周禮秋官司寇下有司
隸康成注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屬後稍尊
之使主官府及郡縣安得謂周無司隸乎昭注徵引極博
何此不攷耶
城門校尉一人案鄭注周禮徽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

亭長著絳衣皆其遺象則城門又有僕射
衛公宋公本注云建武十四年改姬常爲衛公孔安爲宋
公案本紀在十三年此云十四年似誤
輿服志三公諸侯七旒卿大夫五旒注引獨斷云三公諸
侯九旒卿七旒與此不同案三公七旒盍下藩王或九旒
志爲是

四史發伏卷八終

四史發伏卷九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三國志

武帝紀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案郡國志濟南郡止十城此云十餘縣葢熹平三年康嗣封濟南王時尚兼祝阿安德等數縣耳

注引皇甫謐逸士傳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客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不誅之亂將作云云案術爲紹從弟非同母者而云與弟術喪母歸葬既屬非實況會葬義舉而云欲卽葬所謀誅紹術又恐情理所必無謐傳葢妄

割廣平之任城等以益魏郡案續漢書注引魏志又云以廣平之廣平任城考後漢無廣平國此二縣皆屬鉅鹿魏文帝黃初二年始分魏郡西部爲廣平郡又前志及續志屬東平曰任城屬鉅鹿曰任注晉邑也則此應云以鉅鹿之廣平任爲是

兖州刺史劉岱案此劉岱初平三年已爲黃巾所殺至四年遣擊劉備之劉岱當別是一人注引魏武故事以爲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矦或得其實惟云岱字公山則又與劉繇之兄同疑因繇傳而誤也

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案臧霸傳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則東莞郡葢亦此時分置水經注東莞郡黃初中立疑建安三年置後旋廢至黃初中復置耳以郡旋置卽廢故此紀亦不言置東莞郡也案魏氏春秋又言事在初平三年恐係建安三年之悞

于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案譙周巴說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寍爲巴東郡以墊江爲巴西郡則巴東西之分已久此葢因明濩等降復分之耳不自此始也

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案後漢書紀事在四月

文帝紀中平四年冬生于譙案典論云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予年十歲操征繡及子昂遇害事在建安二年據此則丕之生當在中平五年冬不當云四年也下數至丕之卒亦衹年三十九不得云四十典論係丕自敘當以之爲據耳又中平凡六年典論又云生于中平之季明生五年无疑矣

立爲魏太子注引魏略云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相太子壽至四十當有小苦案此葢卽朱建平事誤作高元呂者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案水經注伊闕石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水出高四丈五尺卽此紀于此月載甲戌甲申二日蓋月之十七日及二十七日也推而上之辛酉爲月之四日今裴注于此年五月下引魏書辛酉有司奏造二廟一條宜移至六月下爲是

注載鄄城矦植誄悼晏駕之旣疾兮案疾陳思王集作往

宋鈔三國志文類作修
甲午軍次于譙大饗案注引孫盛云處莫重之哀而設饗
宴之樂謂其喪天心然考此年六月治兵東郊丕已御譙
盋靦金鼓之節是時距操喪甫五月可謂悖矣阮籍之間
喪而棊袁耽之脫衰以博縱情失禮孰非自黃初始者乎
明帝紀注引顧愷之啟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云
云案博物志言發前漢時家人尚活問漢時宮中事皆了
了與此不同
冬十一月癸卯令曰案以長歷校之癸卯爲此年十月初
三日越十二日乙卯而漢禪于魏此十一月當作十月一
字衍甲子魏王上書云奉今月戊戌璽書案戊應作王傳
寫悞
有司奏帝制作興之爲魏烈祖案注引孫盛論云謚以表
行廟自尊顯云云今考賈詡傳上文帝疏云使顧成之廟
號爲太宗翼奉上元帝書亦云萬歲之後長爲高宗魏群
司盋亦本此盛未可厚非也
注引典論帝自敘黃巾盛于海嶽案魏文帝集亦同惟宋
鈔三國志文類作海岱然後知宋本之精
三少帝紀三月廢皇后張氏案文欽與郭淮書言師放主
弑后則后益困廢而死毌丘儉傳注載儉表亦云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幷及母后
松之案夏侯元傳及魏略許允徙樂浪追殺之云云案元

傳與魏略俱言允徙樂浪道死毋丘儉表亦云雖云流徙
道路餓殺云云使有追殺之事則儉表正罪狀師必不反
爲諱松之此言益悞注引魏書大將軍武陽侯臣師案武應作舞傳寫悞
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案祥本傳由太常爲司空此言
司隸校尉恐悞
五月已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案注引帝自敘云生正始
三年九月則至此才十九云二十疑誤
文德郭皇后傳注引魏略及漢晉春秋言甄后之誅由郭
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云云案甄后賜死在
鄴是時郭后隨帝居許昌不當有殯時被髮塞糠等事恐
屬流傳之悞
董卓傳注引吳書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
爲掾案熲傳爲并州刺史在桓帝延熹五年隗至熹平之
元乃爲司徒相距十年既復不實又卓以桓帝永康元年
征并州有功已從軍司馬拜郎中何由更隔五年始辟司
徒府爲掾乎且漢俗最重舉將卓雖暴忍非常理可論然
至殺隗絕無所顧忌明未嘗有恩於卓可知吳書所紀益
妄
張璠漢紀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案靈帝紀皇子辯
即位年十七此云十四未知何據
注引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敕以營吏士屬左
將軍皇甫嵩案范書卓傳徵拜少府在六年又皇甫嵩傳

五年復拜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王國范
書靈帝紀自十一月受命至六年二月方破國方拒賊之
時無由有徵卓爲少府之事若在五年十一月之前則嵩
又尚未拜左將軍安得云以吏士屬左將軍嵩乎明徵卓
爲少府及爲并州牧皆在六年當以范書爲是此注所引
靈紀妄也
號曰尚父案注引獻帝紀云卓欲稱尚父納蔡邕言而止
范書獻帝紀及卓傳不言卓有稱尚父事亦疑陳志非實
也
注引魏書卓遣司隸校尉劉囂案范書黃琬傳卓徙西都
轉司隸校尉至李傕郭汜破長安琬始下獄死此云囂爲

司隸或在初入長安之時琬未爲司隸時
注引獻帝紀云時尚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案此則瑞
蓋死于亂兵非傕汜所殺續漢書五行志亦言傕汜殺光
祿鄧淵等而不及瑞范史獻帝紀所列蓋悞又紀言衛尉
士孫瑞而此言尚書令官亦不同
袁術傳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案勳字子臺琅玡人又
嘗爲河內太守後降魏官平虜將軍坐事誅見華佗別傳
杜氏新書及魏略楊沛傳
袁紹傳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說紹云云案觀授此言
則先必不能諫馥讓州可知范史紹傳騎都尉沮授聞而
諫云云應如陳作治中李歷爲是

袁紹傳注謝承後漢書胡母班與王匡書僕與太傅馬公
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云云案馬日磾與趙岐奉
使在初平三年卓誅之後范書獻帝紀及岐傳可証若班
等五人之奉使係卓所遣在初平元年安得云與馬趙同
受詔乎承書所載往往有此不實之事愚意謂其書即全
存未必能勝范史人特好耳食不之察耳英雄記載馬趙
使關東又在四年亦悞亦案范書紹傳云四年初天子使
太僕和解關東云初蓋屬追溯之辭又或以岐至冀州之
日而言案紀本言三年八月奉使岐又別詣河北容至四
年之初方得達也
張邈傳東平壽張人邈弟超案魏武紀言河間張超薦袁

遺於太尉朱儁豈別一張超耶
陶謙傳廣陵太守琅玡趙昱徐方名士也注引謝承漢書
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
戰敗績見害案劉繇傳昱待融以賓禮融利廣陵之衆酒
酣殺昱與承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曹眞傳眞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注引魏書云初平中
太祖起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
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案琬以中平六年九月自
豫州牧爲司徒安得有初平中琬尚爲刺史欲殺操之事
又操起義兵亦在中平六年十二月俱非初平中注復引
魏略云興平末袁術與部黨與太祖攻刼太祖出爲寇所

追邵代死云云案操紀與平二年圍雍丘張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見殺未嘗聞術出兵不得有與術部黨攻刼之事邵之死當在中平六年起義兵之時無疑魏略魏書所紀恐皆妄

夏侯𢁉傳注引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𢁉欲與俱𢁉曰吾豈苟存自容于寇虜乎遂還京師案霸犇蜀時𢁉久已還京師又魏略言霸時爲征蜀護軍統於征西懿旣誅爽徵征西將軍夏侯𢁉𢁉來東霸見爽誅而𢁉復徵恐禍及又與代𢁉爲征西者郭淮不和意不安遂奔蜀則知𢁉在西時霸尚無奔蜀之意若𢁉已至京師霸又無緣呼𢁉共奔此說葢妄松之能辯其會葬趙儼之非而不及

此何也

評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案承祚葢因世有謂操夏侯氏子者故著此八字以明其非今之讀曹瞞傳郭班世語而信爲實又或有遠取證佐以著其妄者皆可謂不善讀史

臧洪傳注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狀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案范書公孫瓚傳及典略俱云勳爲虎牙都尉此云將軍葢誤案袁術傳廬江太守別是一人

荀彧傳注引張璠漢紀淑八子儉緄靖燾詵爽肅專詵范史作汪案彧子名詵字曼倩不應與世父同名漢紀詵字應從范史作汪爲是

注荀氏家傳悅朗陵長儉之小子案後漢書荀悅傳云儉早卒此云朗陵相疑因儉父淑之官而誤也

涼茂傳注引英雄記茂名在八友中案名士錄所載八友無茂名豈此外更有八友耶

國淵傳樂安葢人案葢縣屬泰山郡此傳葢字或益字之誤

管寍傳與平原王烈等案范史獨行傳烈太原人未知誰是

注引高士傳云先延年歷百案魏略云先中平末年二十餘以嘉平中卒案此則魏略年八十九之言爲信未嘗歷百也

崔琰傳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

皆以恃舊不虔見誅案尚有陳留邊讓

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案合觀徐奕傳注傅子云云知白琰此書者當是丁儀

何夔傳遷長廣太守下言郡初立云云案范史及續志皆不載有長廣郡晉起居注始云咸寍三年以齊東部縣爲長廣郡領縣四沈約書不其長廣昌陽挺晉地理志亦同惟無昌陽沈約書昌陽晉惠帝元康八年分長廣縣立而此傳云領六縣有長廣牟平東牟昌陽其二縣或卽不其挺也挺縣前地理志屬膠東國後漢縣省意當時因黃巾起青徐間郡縣寥廓難制故又分東萊北海爲長廣郡後郡旋廢至咸寍三年復置耳晉太康地志挺縣屬長廣則知咸寍三年前本有長廣郡至後廢可知

司馬芝傳歷甘陵沛陽平太守下言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案陽平郡文帝置則芝爲太守亦當在黃初中此連甘陵沛言之故敘黃初上耳

注引張璠漢紀融在郡八年案考融當以初平二年爲北海相至建安元年徵前後六年不得云八當以續漢書後漢書爲是

注引魏氏春秋大中大夫孔融王敗倫亂理案此又採路粹枉奏中語益知粹言非實錄

鍾繇傳注采先賢行狀故黎陽令潁陰荀淑案陳志及續漢書漢紀俱云淑爲朗陵侯相范書則云淑宰當塗朗陵沒後二縣皆爲立祠皆不言淑爲黎陽令此狀恐不足據

又上言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與淑皓三人李膺常宗之案陳未知何人范書鍾皓傳則獨言皓淑爲士大夫歸慕而不及陳蓋亦以狀爲不足據

皓曰元禮諸父並盛案膺祖修以安帝元年免太尉下至靈帝建寧二年凡五十四載是年膺遭黨禍收捕云吾年已六十後遂死獄中是元初元年　修官太尉時膺方數歲安得云與瑾並有令名范書云鍾瑾與膺同年及盡言招過之失乎狀之不實可知

韓公之甥案漢惟三公稱公安帝以後韓氏爲三公者惟司徒韓縯膺豈縯之甥乎然狀言不足信

繇則迪之孫案范書云皓孫繇注引海內先賢傳云繇郡主簿迪之子此獨云繇爲迪之孫亦悞凡此一狀略以可見之書校之誤者已迭出其不實可知而裴氏于繇傳首列作注其疑誤後學不淺

華歆傳注引華嶠譜序云文帝受禪三公以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又帝問尚書陳羣對云云案歆能發壁牽后奉璽授丕何至受禪後反有形色之忤又歆與羣俱作表勸進而此言羣云臣與相國曾臣漢朝云云亦復非實蓋嶠欲曲爲乃祖諱故并及羣耳

華歆傳松之以爲　至勿當爲尾案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其頭腹尾則蓋以齒之長幼而定考歆卒于太和五年魏書云年七十五寧卒于正始二年年八十四是歆長寧一年

邴原之年雖無可考以時人之稱謂及寧傳中三人次序度之原當幼于歆長于寧也時人以三人相善而齊名不當即分優劣故以年之前後爲定校之乃云原不應後歆寧復勿當爲尾悞矣

華嶠譜敘孫策略有揚州至門下白曰孫將軍至案此傳及江表傳吳歷俱云歆葛巾迎策爲得事實譜序每匿短飾長不足信也

王朗傳朗自曲阿展轉積年乃至案于禁傳太祖領兗州牧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下又言使將兵詣徐州及從討呂布于濮陽事皆在興平元年前是時朗正爲會稽太守無緣與魏武共事又朗亦未曾爲將軍此蓋

別一人
魏國建爲御史大夫案此則歆爲魏御史大夫范史獻帝
紀言二十二年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非是二十六
年以大理鍾繇爲相國獻紀即不書又案通典職官大司空下言獻帝建安十
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後郗慮免不復補于御史大夫下又言建安十三年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華歆亦爲之
此句非是歆固未嘗爲漢御史大夫也
王肅傳時樂安孫叔然案顏氏家訓作叔言
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案釋文烈字文逢本姓唐魏博
士侍中論語序疏又云字文逸
劉放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案世語及漢
晉春秋所載並與本傳不同詳察事勢當以傳所列爲是

注引世語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案明帝
意在以宗親輔政无容俟司馬懿既至後始謀以爽代宇
漢晉春秋則言放資舉爽後又白宜詔司馬懿使相參干
事勢稍覺近是世語獨放舉爽漢晉春秋則放資共舉之亦微不同
張既傳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騰等騰等從之遣子超與
繇會擊幹援云云案繇傳注引司馬彪戰略云傅幹說騰
騰乃遣超會擊與此不同蓋二人共說騰騰始決意與繇
合也
賈逵傳注引魏略云逵前在宏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
得理案此校尉蓋即本傳中屯田都尉一官而異其名耳
屯田都尉亦見任峻傳注所引魏武故事典農校尉則魏武所置官也

問逵先王璽綬所在案魏略載彰至長安謂臨菑侯植曰
先王召我者欲立女也觀此則彰問璽綬所在非無意魏
氏春秋以爲彰自有異志則非
蘇則傳扶風武功人注引魏略云則世爲著姓案扶風著
姓或屬蘇建後人
注引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
太守蘇則云云案晉地理志魏文帝即位分雍州所屬河
西爲涼州隴西爲秦州合觀張既傳則金城郡屬涼州案世
時涼州刺史鄒岐此令云云蓋因既進兵爲則聲勢恐則功績故
問之耳不以其繫屬郡也名臣奏又載既薦武威太守毋邱興表此當屬既移刺涼州後
事名臣奏尚言雍州刺史誤耳

鄭渾傳高祖父衆案後漢書渾兄泰傳又言泰司農衆之
曾孫
倉慈傳京兆太守濟北顏斐注引魏略云斐治常爲雍州
十郡最案此時已分河西爲涼州隴右爲秦州矣雍州不
得有十郡恐誤
注引魏略曰始則同郡吉茂者案前注引魏略云馮翊吉
茂而此云同郡前後不同蓋悞
杜畿傳注引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案沈
約宋志晉惠帝分東莞立東安郡晉地理志云在元康七
年畿卒於魏黃初五年時安得有東安太守傅子恐悞陳
思王植傳注引摯虞文章志亦云劉修爲東海太守

樂進傳陽平衛國人也案建安十七年割東郡之衛國益魏郡魏文帝黃初二年復分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蓋此時衛國屬陽平晉地理志無之蓋已省

于禁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于射犬破斬之案徐晃傳與史渙曹仁斬眭固于河內樂進傳史渙擊斬固于射犬魏武紀則言史渙曹仁斬固張楊傳史渙擊斬固于射犬合觀紀傳則渙斬固爲近實數人蓋與渙共追固耳

李典傳遷離狐太守案郡國志濟陰郡有離狐縣（晉地理志同）此云太守未知何時所置

臧霸傳太山華人案郡國志太山郡無華縣蓋光武時省晉地理志華縣又屬琅邪（又太山都尉孔宙碑陰亦載此縣時爲延熹七年）

麗淯傳注引皇甫謐烈女傳酒泉烈女麗娥親云云案此則淯母名娥親范史烈女傳本此而止云字娥恐非

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出告急云云案此事與魏略所載陽阿若事相類疑屬一事

陳思王植傳建安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案任城等進爵至王尚不過數千戶植此時爲侯戶已滿萬何怪有奪嫡之疑

求自試表若東屬大司馬云云案下言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蓋指曹休石亭之敗而言休之卒卽在此月則此表之上應在二年九月聞敗之後尚未知休死故云屬大司馬耳

任城威王彰傳注引魏略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案魏文紀彰以鄢陵公黃初二年立爲任城王至子楷始從任城徙封中牟此云魏受禪時彰已封中牟王蓋妄

沛穆王林傳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案魏書天子分操所讓戶封其三子下云豹爲饒陽侯則林初名豹

趙王幹傳注引魏略言太祖遺令以幹屬太子言此兒三歲喪母五歲喪父以畀汝云云案操卒在建安二十五年幹二十年巳封高平亭侯若操卒時幹止五歲則建安二十年幹尚未生安得受封魏略蓋妄

楚王彪傳七年徙封白馬案陳思王集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魏氏春秋亦載植是年還

國贈白馬王彪詩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邱王則是彪徙白馬亦當在此時此傳言七年恐誤

王粲傳二子爲魏諷所引誅注引文章志云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在當不使仲宣無後世語載諷事言太子誅所連及者數十人案魏書文欽傳欽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笞掠數百當死太祖以欽父稷故赦之劉廙傳亦言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特原不問粲二子旣非謀首其罪諒不過與欽等况重以仲宣之勳舊何獨不稍緩其死以待太祖乎丕之待仲宣不及操遠矣

吳質濟陰人注引質別傳云時上將軍曹眞云云案眞爲上軍大將軍非上將軍傳誤

注引文士傳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案范史文苑傳梁一名岑此云恭葢傳寫之誤又范史云梁孫楨而此云楨父梁疑亦張隲之妄

劉劭傳注引衛恒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案此則三字石經非淳所書誤自魏書江式傳始

衛臻傳父茲注引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文生共稱盛德云云案今范史郭泰傳附列者二十四人獨不及茲可謂去取失當

陳泰傳注引魏氏春秋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案漢晉春秋止言孚奔哭

盡哀不及泰又泰是時已遷左僕射而此言右恐非實錄

趙儼傳注引魏略云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案通葢以陽安都尉領太守

裴潛傳注引魏略云始南陽韓曁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案曁傳曁遷太常在官八年不言爲大鴻臚此未知何據

韓曁傳注引楚國先賢傳云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又云曁祖術父純俱爲河東太守

王觀傳東郡廩丘人案郡國志廩丘屬濟陰郡

辛毗傳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案續志虞用戊夏用丙寅宋志引高堂隆曰尚書傳云舜定鐘石更四時改堯正則禪代未嘗不改正朔也

楊阜傳阜外兄姜敘注引皇甫謐烈女傳曰敘姑子楊阜松之言謐稱阜爲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爲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爲不同案下牽招傳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幹繫尚姑子故稱外兄今呼舅之子爲外兄故云與今名內外爲不同也儀禮舅之子注內兄弟也

滿寵傳三年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云云下言是歲休薨案明紀及休傳休敗石亭與卒皆在太和二年此言三年秋葢悞

牽招傳郡所治廣武案郡國志鴈門郡治陰館此云治廣武未知何時所移

傅嘏傳注引司馬彪戰略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案魏紀及吳志孫亮諸葛恪傳俱云以嘉平四年十二月破魏軍又亮傳并言以戊午日交戰破之今攷嘉平四年十二月丙申朔則戊午爲二十三日不得即云五年正月也戰略葢誤

崔林傳注引魏名臣奏昔桓階爲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爲河間太守案當是由尚書出爲幽州刺史名臣奏誤以爲河間守耳

田豫傳遷弋陽太守案晉地理志魏文帝分汝南立弋陽

邵令攻豫于魏武時已爲弋陽太守後從鄢陵侯彰平代又遷南陽而文帝始即位疑即屬魏武所置晉志言魏文誤也

胡質傳楚國壽春人案此蓋從太和六年楚王彪徙封後而言（前志續志壽春俱屬九江郡晉志屬淮南郡晉書質子威傳即云淮南壽春人）

王基傳許允傳報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案侃贊事跡皆附見魏略許允傳中

加揚烈將軍案王基碑作揚武將軍當以碑爲正

基別襲步協（至）納降數千口案碑言克敵獲儁斬首萬計疑碑有浮詞不如史之實錄

是歲基母卒（至）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案王基墓石亦出於洛陽當係祔葬

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案碑云增邑五千戶與傳不同碑合前舉大數言耳

是歲基薨案傳冡上景元二年文不載日月碑則云年七十二景元二年四月辛丑薨可以補史闕略

謚曰景侯案碑言贈東武侯密印綬送以輕車介士亦較傳爲詳

毋丘儉傳欽亡入吳注載欽降表前與毋丘儉郭淮等共舉義兵案淮不預謀因淮已死遂誣之耳

諸葛誕傳注引世語誕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云云案征東與揚州刺史俱治壽春此云揚州人欲

閉門及下引魏末傳云樂琳閉州門云云蓋城內別有子城爲刺史治所非壽春城也下傳言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蓋即此城

鄧艾傳注引世語謁者陽翟郭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人爲御案晉書石苞傳言玄信奉使求人爲御與此不同未知誰是

鍾會傳注引世語夏侯霸云有鍾士季者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采之案霸奔蜀在嘉平元年又自正始中即出爲討蜀護軍不復在朝會于時雖已爲尚書郎尚未任事何由知其必當爲吳蜀之憂乎又蜀之平功出鄧艾霸奔蜀時艾已顯任霸誠先知何不慮艾而慮會耶此皆事後附益之言恐不足信

注引世語使尚書鍾繇調泰案此言殊非事實司馬懿破孟達時繇已爲太傅又繇父不顯泰安得云名公之子乎此蓋係繇子會之事會爲尚書在正始中于是爲近實也

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案表傳及華嶠譜敘俱不言表爲清河太守

注引閻瓚所述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案辰作輅別傳稱鄉里劉太常案晉書劉寔傳咸寍中始爲太常則言辰太康初物故者非（松之注辰撰輅傳實時爲太常是矣下復引敘說蓋不深攷）

高句麗傳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

今雖不爲王亦得稱古雖加案據此則後漢書注以爲掌賓客之官如漢鴻臚恐非

東沃沮傳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案范史作東西狹南北長或屬傳寫誤耳

徐晃傳今假臣精兵注松之曰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案魏國既建後諸臣稱謂亦復不同和洽等諸傳稱臣高柔等諸傳則稱名當時必有一二之法作史者亂之耳案時和洽官侍中柔丞相理曹掾

四史發伏卷九終

四史發伏卷十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三國志

劉二牧傳注引英雄記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牧尉賈龍云云案謙爲司徒時卓已誅此記蓋悞

先主傳注引典略曰備過辭表墓遂涕泣而去案表卒至先主發襄陽時未及一月蓋以國値兵冠故速葬耳聖諱豫覩案此亦生而稱諱與宣帝元康二年其更諱詢之詔同名諱之亂自漢人始

後主傳注載五年三月詔云諸葛丞相弘毅忠壯案弘先主父諱孟達以字犯先主叔父名尙改爲子度況後主下詔有直舉祖諱者乎當屬後人所追改又案諸葛亮上後主疏恢弘志士之氣當時亦必應回避此字或亦後來追改耳

評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松之注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又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得乎案承祚此評蓋因魏明及三少主吳孫亮等皆數歲一改元孫皓嗣位十六年改元至七故承祚有取于此耳評意不過以禪例魏吳嗣統之君故謂之卓松之乃違取建武興王之號以相例失之遠矣

二主妃子傳案蜀稱皇后而吳則大懿敬裹等皆稱夫人

惜之云云亦不似備語其妄可知松之注以爲已往之事託爲雅言備之于羽盍
尚至飾詞以答耶松之誤矣
法正傳松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
舉正案劉封傳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迎先主云云
蓋松舉正正又舉達各舉其黨所以集事耳
許靖傳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案此蓋屬選部尚書之
誤魏建九品官人之法始有吏部也
傅陸佐漢虎賁聱蹕注引霍光傳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
稱蹕未詳虎賁所出案續漢書百官志虎賁久者遷中郎
羽林中郎將本注曰主羽林郎盍羽林虎賁職本相連故
此轉言虎賁耳不得言未詳也

注引王朗與靖書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云云案朗
等與亮書大旨當略同此
馬良傳謖下獄物故案向朗傳朗素與謖善謖逃亡朗知
情不舉亮恨之觀此則謖兵敗逃亡後復得乃下獄死也
謖言過其實本無足取又違亮節度以致喪師不甘心伏
罪而尚逺竄違有罪不逃刑之訓亮戮之甚當習鑿齒等
譏亮失刑過矣
李嚴傳注引亮公文上尚書云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
巴案巴傳以章武二年卒官尚書令亦未嘗爲前監軍征
南將軍此當屬劉邕之誤案楊戲傳輔臣贊注邕建興中
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蓋後征南復遷後將軍也又案下言征南將軍

姜維一時不容有兩征南宜從維傳作征西爲是
向朗傳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松之注自建興六
年至延熙十年也案張皇后及太子璿傳俱云使行丞相
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事在延熙元年則朗後復仕
事可知
費詩傳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
來詣亮云間過孟達適見王冲從南來云云下言冲爲牙
門將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案嚴之移屯江
州在建興四年則此屬四年以後事敘入三年誤也
許慈傳稍遷至大長秋案大長秋卢與後常以宦者爲之
此復用士人可謂復古

孟光傳光祿勳河東裴儁等注引裴氏家紀曰儁字奉先
魏尚書令潛弟也案潛傳字文行弟徽字文季則儁或係
潛從弟
來敏傳義陽新野人案魏文帝分南陽立義陽郡事在敏
入蜀後此傳宜仍書南陽新野爲是魏延鄧芝傳亦然又案晉地理志謂義陽
郡太康中置恐非
譙周傳注引華陽國志立上言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
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云云案襄陽記
云羅憲薦埧邪諸葛京等時在泰始四年與立所奏不甚
後先蓋京等自咸熙初內移至此尚未敘用瞻傳注載晉
泰始中一語蓋憲立有以啟之也

注引吳錄云堅時年三十七案堅為縣吏時年已十七其後為郡司馬破許昭時當已二十左右是歲為熹平元年自熹平之元至初平二年又二十歲則堅死時當已滿四十也堅卒年據張璠漢紀及吳歷不依本傳

注引江表傳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案袁術傳術聞堅得傳國璽拘堅妻奪之徐璆傳又言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還許上之則璽安得更在孫皓處而獻之耶江表傳以皓不獻而疑為偽虞喜則以為璽尚在皓處松之復從而辯之俱可謂盲人言黑白矣

李譔傳從司馬徽宋忠等學案前尹默傳二人皆稱字此復稱名或本舊史及家傳原文故不畫一耳然此亦可見

承祚作蜀志簡略處

呂凱傳注引蜀世譜王伉等亦守正節案自後主建興元年至李雄破寧州已踰百年伉安得復存等字下當有子孫字世譜蓋以凱伉等子孫皆守正節不愧先人故並及之

馬忠傳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案忠改名蓋在復姓之前故李嚴傳及諸葛亮集皆言狐忠

蔣琬傳問占夢趙直案趙直占夢不減周宣又見魏延傳及蜀都耆舊傳何祗傳中承祚以蜀中術士寥寥故不專為立傳耳

子斌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弟顯與斌同時死案據文立上言諸葛亮蔣琬費禕子孫宜隨才敘用則琬非無後可知

楊戲傳附戲所作季漢輔臣贊凡陳志無傳而有贊者承祚皆以失其行事為辭案吳壹一人位則大將誼兼外戚又承祚於贊下注其姓氏邑里官階本末遷傳勳伐無不備具若將其注列作大字不減於孫乾伊籍等傳有何遺缺而言失其行事故不為傳乎承祚於蜀志簡最甚即此一端可知

贊費賓伯案賓伯禕從叔宜節其行事附入禕傳今詳注於此下非

孫破虜討逆傳會稽妖賊許昌起于句章案東觀記吳錄俱作許昭此蓋避晉諱改耳後漢紀作許生

注引江表傳云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下云瑀屯海西案策自用朱治故瑀不得之郡時兄子登為廣陵故瑀依之屯海西耳

注引九州春秋云策聞曹公北至柳城悉起江南之眾欲北襲許云云案柳城之役在建安十二年先主傳載此年先主說表襲許九州春秋蓋誤以先主事為策事

吳主傳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案此亦事後之言策亡時廬江亦屬吳至權立後始云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耳此時不得止云五郡也朱治傳言討逆繼世廓定六郡江表傳載周瑜與吳大帝言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前卷引孫盛異同評亦云策略有六郡則策亡時

有廬江可知
注引吳錄云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
而異之案歆爲豫章太守行風俗安得至吳若屬歆離郡
客吳之時則事在興平二年後時友年止十一則下至建
安九年爲權所害亦止二十安得云二十九乎種種謬妄
而松之采之可謂無識
權大怒欲自征淵注引江表傳曰朕年六十云云案權是
年甫逾五十云六十誤也
自孤興軍五十年案自建安四年從征劉勳至此年若舉
大數言之亦止可云四十不得有五十也
改作太初宮注引江表傳言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

歲恐不堪用案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在建安二十五
年下距赤烏十年祇二十七歲此葢前一年所營造案權
定荆州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前此鄂邑雖屬吳然逼
近隣境諒非可都權從都之意當在定荆州後則此宮剏
始之日當卽二十四年十二月中也
三嗣主傳分吳丹陽爲吳興郡案孫和傳謂在正月此言
在十月未知誰是
太史慈傳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案操此時未得青州
何由欲慈東歸事當在建安十年破袁譚之後而傳著于
孫權未統事之前疑誤
孫瑜傳後從權拒曹公于濡須至遷奮威將軍案濡須之

役在建安十八年今攷周瑜傳乞與奮威俱進取蜀云云
時宗室諸人無號奮威者公瑾意當卽指孫瑜據此則建
安十五年之前瑜已進號奮威不至十八年也此傳恐悞
孫權薨從奮威將軍案施績傳魏征南將軍王昶攻江陵
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云云事在赤烏十三年則融從
奮威不在權薨之後也傳葢悞
孫翊傳太守朱治舉孝廉案劉繇傳青州刺史曰前年舉
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今治在郡三年兩辟策弟可謂不畏
清議矣
孫韶傳初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案據少府孔融與曹操書
則憲死當在建安八年

諸葛瑾傳注引風俗通葛嬰爲陳涉將軍孝文封其孫諸
縣侯因并氏焉案亮傳言屬諸葛豐之後如劭所言豐傳
何以不書其不實可知又孝文時侯無姓葛者
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案是時房陵
魏並房陵郡入新城南鄉皆屬魏輔睦葢遙領耳
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案鍾離牧傳亦以
赤烏五年拜太子輔義都尉與純等同官此傳不書葢以
牧雖長者非輔導之才故也
步隲傳臨淮淮陰人案明帝永平十五年更臨淮郡爲下
邳國至晉太康元年復分下邳立臨淮郡而淮陰別屬廣
陵此傳應書下邳臨淮人爲是步夫人傳亦然

十一年卒案吳主傳赤烏十年夏五月丞相步隲卒此傳一字蓋衍

薛綜傳華覈上疏云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案曜傳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然張昭及此傳周昭等不改未識何故

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案吳傳十黃蓋零陵泉陵人未嘗爲日南太守與此當屬兩人

魯肅傳臨淮東城人案臨淮宜作下邳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一年卒案周瑜以建安十五年卒年二十六則瑜蓋少肅二歲

韓當傳領冠軍太守案冠軍太守當亦權所置後蓋旋廢故地理志不載

陳武傳廬江松滋人案松滋縣光武中興時省此沿其舊名耳

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案晉平吳後始改新都郡爲新安此傳云新安蓋由後言之又下言初表所受賜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此新安係漢初平三年分太末縣所立傳故以會稽二字別之縣後屬東陽郡

呂範傳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案江表傳載建安二年夏詔書令策與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討袁術則瑀非自號者

陸遜傳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案冊府元龜信字德祐吳興人官太常卿

孫登傳注引吳錄慎字孝敬至鳳皇三年卒案孫皓傳范慎卒在二年此三字蓋悞

孫和傳注引殷基通語大司馬全琮至附魯王案江表傳琮諫太子不宜偏征時謂得大臣之體末路忽附魯王蓋爲公主所牽制

孫霸傳和同母弟也案吳主王夫人傳第言生子和不及霸又此傳末云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烏傷則霸蓋謝姬所生此傳同字或異字之誤

賀齊傳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案楊松應作松楊漢建安八年吳分永寍所立縣今刊本俱作楊松更誤

賀齊傳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

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之丹陽三縣皆降案遜傳雖有討尤突事而受曹公印綬者則云丹陽賊帥費棧又陵陽始安涇三縣與鄱陽勢亦相隔非屬接境安得越二郡數縣起與相應乎此尤突疑應作費棧或傳寫致參錯

呂岱傳廣陵海陵人案前志海陵屬臨淮郡續志明帝改臨淮郡爲下邳國無海陵縣蓋其縣已省而地復移屬廣陵此傳又從其舊名書之耳

陸凱傳附載凱諫皓二十事云皓遣親近口詔報凱前表云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案吳歷顯明在太初之東西宮蓋指太初宮而言太初宮權赤烏十年所作至此僅越二十年安得云室

字摧朽其不實可知江表傳載皓詔正言宮殿摧朽不言摧朽尙覺近實

又二十事內中常侍王蕃一節案蕃傳蕃死後凱已有諫疏與此不少異安得復複述一過明爲後人託凱所作无疑

吳範傳黃武五年病卒其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案吳書達至權稱尊號後始卒則權欲募術數之士當在黃龍元年後耳

諸葛恪傳注引志林云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以每事必十思案岱傳亮卽位始拜大司馬權沒時岱止爲上大將軍不得云大司馬恐悞

注引吳錄言萬彧既爲左丞相案彧止爲右丞相未嘗遷左又王蕃死時彧尙未爲丞相松之已辯之矣吳錄蓋妄

王蕃傳注引江表傳言皓欲遷都問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卽于殿上斬之案皓卽暴虐未有問未及答而卽至斬人者又蕃死後陸凱有表云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賀邵傳亦云醉酒之間加之大戮明非不答皓問而死可知當以本傳爲正而列此作注是松之无識

案玄傳陰別勅奕令殺之至奕未忍殺案以皓之暴張奕既受密勅必不敢稽玄之死无容有奕卒後玄始見勅自殺等事當以江表傳爲正

注江表傳後四人皆敗案據孫皓傳及吳錄范愼以太尉終謝景事附登傳後亦云以豫章太守卒官皆未嘗敗失不當與諸葛恪顧譚並論江表傳所記似妄

〔清〕佘雲祚撰

鼎刻柱史閣佘崙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六卷

清康熙赤文堂刻本

綱鑑大[illegible]纂要

柱史閣佘崙山先生論定

懼史大書

編纂古今理學真儒
參名臣奏議文傳

亦文堂藏板

序

嶺南多奇士若佘君畬將其宂耽著云往余令端州耳佘君名甚悉會兵燹甫輯令疲於奔命鞅掌簿書未

得與文人名士相晤對居歲餘入省垣終以不遇佘君爲憾迺今二十年後始晤之於長安邸次出其所著懼史大書屬余序之余

曰史學至今日難言之矣才不高不能論史學不博不能論史識不精不能論史而總原本於心術心術不正尤不能論史今觀懼

史大書雖皆因二十一史所載纂而輯之而論斷之義别具筆裁何其才之高學之博識之精而心術之正與孔子作春秋誅亂賊

以義懼之之意若相接于數千百年之後也維綱常扶名教闡六經之微言余君出是書以傳諸海內海內之士讀其書想見其爲人相與感發興起以爭趨慕義知必有恨願見之遲暮者不僅欲焚其筆研而已異日者簪筆而潤鴻業爲

聖天子廣右文之治余君其以是書爲拜獻之先資也可

旹

康熙十有八年歲在已未三月上巳

賜進士第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浙西年家弟

楊雍建拜撰

懼史大書叙

余客安陵山署擁爐抱鄰之暇潛心閱史考古人是非得失未嘗不掩卷浩嘆也覽李廣將軍壯節飄津津色動至孫陵敗降而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東晉門戶莫盛于王氏以敦而敗南梁褚氏門戶以淵而衰迄今迹隴西之廢興悲敦淵之穢節爲彼子孫者而負荷祖德可榮也而實可

懼也歲乙丑春寓衡陽偶閱余崙山懼史余爲低徊往復見其嚴氣正性揉班馬之筆爲勸懲豈非得春秋之旨歟嗚呼三代以下刑賞不足以懼人孔子作春秋以義懼之夫匹夫賞罰天下諸侯大夫褒譏天子事皆出于創說使非聖人爲之則衆人昧昧焉而莫知所懼矣是以春秋一書二十一史所從出也不通春秋不可以作史正閏僭亂私論易淆以廬陵涑水之賢而遺韓通寃諸葛且李贄稱馮道歷事五朝有救人功丘文莊于南渡事取賊檜而非武穆是遵何說哉古今正統之論紛紜而不決寧都魏叔子折衷歐陽修蘇軾鄭思肖三家之說而别爲正統偏統竊統爲三統義正例全允爲定論至于退晉宋而進元高循深得朱子綱目斥魏而以正統歸

漢之旨由此而推讀是史而不知懼者吾未之信也余君天資高邁經子百家之書無不貫串而尤長于論史然絫之五經四書以發其秘未嘗一語依傍前人而要皆原情校理審勢度時究諸史之未發而不爲放言高論以駭世揆之聖賢立言之旨無毫毛異所當繼春秋之後與綱目諸史竝傳者非耶余君解組旅寓鴈峰余每過

邸次以往代古文相質崙山曰古文可傳者何限世人讀楊子雲王介甫之文未嘗不諷咏企美遡疇論世賢者慨肰惜之乃又不徒以其文也東漢黃叔度郭林宗布衣耳初無文采足以表見其人若至今存而遠出文人上賢乎哉僕聞其言而淺信余君作懼史之義良有以夫乙丑嘉平西陵談天衍譔

懼史大書纂要錄自序

南越外史余雲祚著

懼史之名何義乎懼世運之日流人心之日下俾讀史者一展卷而顧名思義焉不得已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書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夫人思懼則敬心生敬心生則凡幽獨之所自矢與夫意念之所感發皆不敢自萌於非義以求其端於天故禮記曰毋不敬詩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氷言克懼也循蜚疏仡以前無論已自太昊以迄今茲數千百年其間明良一德忠孝節義以及亂賊奸邪不知幾遷變於其中人心所趨世運亦因之而或異讀史者方且瞿然有惕於中焉余不揣管識

因做春秋大書特書之義取尚書本紀左史通鑑綱目中擇其有關於人心世運足以扶植綱常維持名教闡明聖賢六經之大義使人執卷徬徨而悚懼者撮其要錄其事名之曰瞿史大書而間附以旁史與已意斷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畏朕則讀余是編者當必有瞿然惕於中矣書成不覺上下數千年間感慨係之而歎息

凡例

一是書俱從尚書史記資治通鑑綱目中纂出一切稗乘野史槩置弗錄間有旁採一二亦皆關于風教足以勸善懲惡者列之外編非濫登也

一是書雖刪繁纂要然有一人而類舉數人一事而類及數事者至於忠孝節義之儔理學名儒之輩尤必詳備書之遺者輯鈌者補不敢畧也

一是書於世俗相沿之說衆人習聞習見以訛傳訛惑世誤人者必引經義以正之無因俗也

一是書採輯古今名賢論斷然衆見不鮮久已膾炙人口者未及多載擇其獨出新裁而傳之不朽者附入庶耳目一新而議論不致沿襲也

一是書內附策論奏疏序議辨說傳記碑文考斷書跋詩歌謠賦以成大觀庶居稽者得備叅攷要皆羽翼經教與史義互相發明者附之非取風雲月露之章以誇新奇也

寧海佘雲祚善將識

懼史大書目錄

修史策　正統論

卷一

五帝史　夏史　商史　周史

秦史

卷二

西漢史　東漢史　蜀漢史　兩晉南北朝史

隋史

卷三

唐史　五代史

卷四

北宋史

卷五

南宋史　元史

卷六

明史

前一段論修史之難

次一段論歷代諸史得失

論斷諸史極爲嚴正

修史策附

古今作史者無慮數十家參[illegible]筆之下有數難焉一人而代各賢否一事而人各是非則難在裁斷得之於耳而遂信於目傳之於口而遂筆於書則難在綜核衆力易就也然見紛而辭不馴獨爲未易也然志專而體不雜則難在兼該若夫孫盛之陽秋見怒於桓溫吳兢之實錄取憾於張說則又難於直書而無諱故識不足以斷古今之人者不可以爲史學不足以通秘閣之藏者不可以爲史智不足以周難知之隱者不可以爲史力不足以伸人情之公者不可以爲史一時之是非千秋之公論係焉一世之褒貶萬代之炯鑒存焉故尚書者經中之史春秋者史中之經以今日而言史夫亦談何容易歟雖然誠得博洽端方如史佚書法不諱如董狐史亦非難爲也三代以後作史者前莫善於司馬後莫善於歐陽至於涑水之通鑑紫陽之綱目粹然好惡之正凜然斧鉞之嚴是皆昭然揭日月以行者也而文中子乃以記繁志寡譏固而併及遷夫世降而多事矣經不能續而亦無容續遷史之所以變編年而爲傳記不可謂非良史才也自是則范史抑節義之董宣而

足盡晉宋以後諸史之弊。

後一段論今日修史所急舉出明代數大疑案以待論定方見修史關係非著作大手不能領會至此。

陳壽短武侯之將畧君子皆弗取焉而況房喬沈約之屬騁四六駢儷失真宜乎文日繁史日盛而雜然紛出無足以爲信史也我

皇上睿念史事爲重典而勝國猶慮失傳特頒

上諭纂修明史購求遺帙甚盛舉也愚請舉有明一代之大者言之靖難之際義多微辭振瑾之間毒流紳士永嘉之主繼統江陵之奠委裘其功過昭然可紀也至於挺擊紅丸移宫三案每借以羅織諸君子夫此三案者始於椒風方熾長源獻瓜臺之詩因而妖帖飛霜江克釁掘門之禍迄波橫鼎沸之際遺畧固已多矣此皆所宜亟修者也夫歷代設史多有專官自非其人未易語此則必求裁斷之確則必求綜核之精則必求兼該之無不備而直書之無不實使今之世有如史佚董狐其人者寵以蘭臺石室之任無怵于忌諱無牽于利害垂爲一家之言永勒百世之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信史出矣而又何患乎識有所不斷學有所不通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伸也哉夫興王不借才於異代以今日在廷之師濟何患無人列煌編而垂龜鑑是在

聖天子深加之意而已

鄭珠江先生曰是書也識見絕高議論絕高文章絕高可稱三不朽。

詞嚴義正允爲不祧之論。

正統論 附

余子曰寧都魏禧論正統折衷歐陽修蘇軾鄭思肖三家之言而別爲三統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正統者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而得之不至于甚不正功加天下者亦與焉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于一統則擇其非篡弒居域中而疆大者屬焉竊統者身弒其君而篡其位縱能一統乎天下終不與之以正統而著之曰竊統不如是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不畏身後之誅以爲吾固可與二帝三王儼然而並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是故因其實而歸之以其名者正統也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唐南宋是也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繫天下之望而後歸之偏統後唐後漢是也天下之偏統絕雖亂賊固已正其爲天子有天下則不得不歸之竊統秦魏西晉宋齊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是也吾故折衷歐陽子正統有時絕鄭氏篡正爲逆奪不正非逆之說以明三統三統明然後天下之統不絕偏安之主篡弒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而正統之論定矣且夫義得爲正統者其子孫雖甚微弱不可不存以爲正故三十六邑。一日未獻。不可不書周。鄧艾之師。一日未入。不可不書漢。禪宋之筆。一日未操。不可不書晉。厓山之舟。一日未覆。不可不書宋。少事僞朝君子

天心仁愛。如武見之。

上下千古。平恕之論。

以議李密陳情之謬、故革姓受命之事、非天心所欲、勢也君子必不得已而後絕其統。所以不傷忠臣孝子之心。仁人之志也。故曰正統絕而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後歸之竊統。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北宋陳橋之變、袖中禪書、黃袍加身、取天下於幼主、亦以爲得之不正而竊之、誠是也、然子孫守成業以圖治、暨乎仁宗深仁厚澤、愷惠浹斯民之肌膚、豈可以祖宗初得國之不正、而槩目北宋等爲秦魏相承之統乎、當別爲繼統之法、以書之可也、鄭氏之言曰、史篡弒之君所稱其祖其帝及朕詔封禪郊祀太子后諸禮宜書曰其名僭行其事、魏子曰讀史者其知懼乎、然是道也施于始篡之君、其子孫則不加焉、夫身篡弒者雖爲天下君、終不貰其實罪而予之美名、子孫襲成業而安、不可以重誅也、故篡國子孫、其臣有能服義死節者、則君子必以爲忠、是故貶削其身。所以正古今之名。寬其子孫。所以存天下之實。名實得而史法立矣。雖然、吾猶有說焉、作史者多務博而徵信、務博則不諱不經之言、徵信則盡當時之實事、故凡人君之奢淫殘暴、必詳書于冊、爲後世鑒、而不知夫不肖者之見而適中其欲也、則且或倣而行之、詩曰毋教猱升木、楊子曰勸百懲一、而獨何取焉、昔唐太宗元夜大張燈火、以問隋蕭后曰、煬帝時亦如此

引太宗元夜張燈火。陳恕不條進中外錢穀二事。見快意之事。當刪除其文而不書。

引李沆奏四方水旱。宣賑一事。見天災人禍之當詳書于冊。懼史之意若合符節。

乎、蕭后盛述當時華侈百倍太宗、太宗益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也。夫心服其盛、雖賢君猶不免、是而況于不肖者乎、吾則以爲史凡宮室田獵聲色奇技淫巧、非刑酷烈之事、記載詳悉者、盡刪除其文而括其大畧、足知致亂之故而已、至於生民愁苦怨詛天災人禍盜賊危亡之狀、則極書之、以顯示于冊、使後之人主荒淫可喜之形、慘毒快意之具、無所接於其目、而愀然生其危懼、宋眞宗時陳恕久領三司、嘗命條其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李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爲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古之大臣防微杜漸、以謹人主之耳目、而絕其萌孽、道蓋如此、余於司馬氏通鑑、常欲以竊統之法、改書之、刪除其文足惑世主之心者、有志而未遂也、夫正統定書法明、史其幾于道矣、

鼎刻杜史閣佘崙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一

粵東進士寧海杜下外史佘雲祚崙山甫裁定

五帝史

闢氣運以施補救

人定勝天。轉移氣運。之權寔在。乎人。

伏羲觀象河圖始畫八卦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天地何始未始以前無天地也氣運何開未開以前無氣運也太極判而天地始矣河圖啓而氣運開矣其間聖以治世而生狂以亂世而出天地行運不能爲運主而有造運焉以主之治亂相因否泰相尋皆河圖中燦設之象而聖人則之畫卦以施補救者也後起之聖人復爲之未氷而戒履霜未血而防野戰不禁長言之以致謹焉此世運治亂之所由關而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所由係也而天亦遂謝其事而授其權於聖矣

楊以齋先生日讀君子小人辨。凜乎若箴。銘之懸于右也。

杜史公曰治世不流爲亂世則天下無氣運亂世不反爲治世則聖賢無補救氣運者移之自天補救者操之自人此自有天地以來日新月異而人道不至於絕者皆恃有聖賢以維之也

附君子小人辨愚嘗讀易而知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爲否故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係世道治亂汚隆之漸不可不辨也夫君子之處也不儕俗其出也不避謗其初無逢

其發正處。類似柳柳州梓人傳。

古道照人。有泰山岩岩氣象。

迎希合之巧其繼無夤緣鑽刺之工其心無所爲而爲其立朝也隨事納忠而不求要津其居己也淡其待人也恕其情落落難合而可親其誠慤類愚其悃愊無華類戇其守正而不貶道以從人也類膠柱然一念敬天勤民之心終始不渝若而人者進而大用之則格致誠正之論日益增聲色遊獵之惑日益寡一君子進衆君子連彙而升矣從此而正氣盈朝王道蕩蕩民受其福萬國咸寧此泰之所由名也而上之人恒疏而舍之何歟小人之處也以利交其出也以勢附其初有善媚投合之能其繼有便佞取容之計其心有所爲而爲其

比之待漏院記尤爲警切。

居位也務倚城社以逞智凌人其處躬也驕其待物也苟其言簧鼓如流而無實其捷給類哲其伺察勤敏類有才其譸張善幻躍冶而滑稽也類多通然一念固寵誅利之私內外多違若而人者進而大用之則賢士大夫之迹日益疎宦官寵幸之徒日益親一小人進衆小人環視而起矣從此而苞苴公行物議騰沸民受其殃邦國殄瘁此否之所由名也而上之人恒親而用之何歟予故兩列之以俟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將奚取而奚舍宜何去而何從

附聖人立象以盡意論所貴乎聖人者爲能以其

談隨庵曰文莫妙於轉轉莫妙於不可測不可測莫妙於目前目前莫妙於惡可已惡可已則神矣化矣此袁了凡先生論文橫則也移以贈斯篇允稱傑作

意求盡天下之無窮要使天下明知吾意之所在而相與遇於其天斯已矣何也聖人之愛天下也深故其爲天下慮也切聖人之爲天下慮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吾見其仰觀俯察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意周而不遺感焉而得故其意晰而不亂仰觀俯察焉而得故其意旁類而能通一本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參也不盡者固有以盡之矣孔子繫辭曰聖人立象以盡意何以明其然也生民之初天下未知吉之爲吉凶之爲凶未知吉之爲吉故見吉而不知趨未知

立象畫卦是皆聖人爲萬世生民起見

開闔頓挫逼似蘇長公

凶之爲凶故見凶而不知避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處使夫天下後世曉然如聖人身見其事而爲之區畫焉夫使天下後世曉然如聖人身見其事而一一爲之區畫則聖人毋乃亦將病其勞乎勞則難周難周則聖人之情無以悉而其道不可以久遠而不廢欲情之周而悉則莫若立少以觀多欲道之久遠而不廢則莫若觸類而引伸凡天下事之可以觸類而引伸者舉皆象中之所願設也聖人立少以觀多雖不必一一爲之區畫而已不異乎一一爲之區畫者也夫聖人所恃以覺天下者獨有吉凶之說耳吉凶之說紛而不可以約也

唐賓君曰滔滔汨汨有悟到筆隨之妙正如名山大川可以興雲致雨坡公之文全從莊子脫來故能出神入化有如此之幻也

繁而不可以一也是故觀之陰陽而立象焉象立而天下賀賀焉莫知其所適從者一披聖人之奇偶無不曉然如聖人身見其事而一一爲之區畫者也吁其亦至矣則夫向之所爲欲使天下明知吾意之所在而相與遇於其天者其亦庶乎可以無憾矣乃或者觀象而疑之謂夫開天明道之聖人加以憂世覺民之至意而僅恃此區區之象遂足以盡天下之無窮乎而不知其非也聖人之意久矣知吾書之不足以悉天下之繁也知吾言之不足以應天下之紛也是故其爲願也甚弘而其爲操也甚約其意周而不遺晰而不亂旁類而能

平逆亂以指迷途

通凡若此者皆聖人之思焉感焉與仰觀俯察焉而得之者也聖人之立象盡意亦如此而已矣聖人之意不能及於後世而假象以及之吁聖人之愛天下也深故其爲天下慮甚詳而有法也

黃帝擒殺蚩尤於涿鹿

尚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本紀蚩尤姓姜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於天下兼并諸侯荒縱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命居少顥以臨西方蚩尤日益肆其惡出洋水登九淖以攻炎帝榆罔於空桑炎帝遂居涿鹿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

宣論六篇。無非此意。

遊幸所至。皆有功德。於民非同。封禪者比。

黃帝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于中冀因稱其地曰絕轡之野論曰蚩尤恃其刀戟技術以抗師逆命而卒爲黃帝所擒迄乎夏啓有扈不修德而殘民以逞侮五行而怠三正夏啓恭行天罰而有扈以平其明徵也竊聞矯命負嵎之夫與夫蕩軼非常之人往往不安其所居之位越分以爲能遇有事變輒自逞其雄技曰吾將挾是以速得志于天下聞蚩尤之戮其可以廢然返矣

附 五嶽圖序 按東方朔云昔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之諸侯皆尊爲天子代神農氏有不順者從而征之破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泰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獯粥金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有寧處察四嶽並有佐命之山而南嶽獨孤峙而無輔乃章祠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灊山爲儲君奏可乃自造山躬寫形象連五嶽之後又命拜青城山爲丈人署廬山爲使者形皆以次相續此實始於黃帝蓋五嶽眞形者山水之象也盤曲回轉陵阜形勢高下參差長短捲舒波流似於奮筆鋒芒暢乎嶺㠚雲林靑黃有如書字之狀是以天眞道君下觀規矩擬縱趨向因如字韻隨而名山焉予有東嶽形神安命延存身長久入

太極旣剖。分陰分陽。欲惡情識。化生萬物。滾滾生死。靡所依歸。卽天地亦

遂聽之以。爲無可奈。何之勢不。得不賴聖。人以維持。之也。

鄭珠江先生日翻案處破盡千年迷惑。

山履川百芝自聚子有南嶽形五瘟不加辟除火光謀惡我者反還自傷子有中嶽形所向惟利致財巨億願願克合不勞身力子有西嶽形消辟五兵入刃不傷山川名神遵奉司迎子有北嶽形入水却灾百毒滅伏役使蛟龍常享福祿子盡五嶽形橫天縱地彌綸四方見我歡悅人神攸同

杜史公曰吾聞姑射山巔多異人水不濡火不熱豈予所謂三不朽其人歟蓋自歸猿狐妖之怪變幻百出往往奪人之英而制其死命世之人不達其故而蜃樓托焉不幾乎愚罔矣東方子有憂焉爰授圖焉無若夫夫一失足焉千古恨焉太昊氏因河圖而教龜筮使民見吉知趨見凶知避則民去於一死而得一生矣炎帝氏痛斯人之疾苦而方授倉扁使民無夭札則民去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軒轅氏作五嶽圖以壽世俾人人咸知吾身各具有五嶽則民去於三死而得三生矣夫是故能與天同其不朽

讀史辨俗 按海神記蚩尤旣死棲魂于蛟龍窟穴之所每歲時作颶風覆舟楫壞民居甚而蜃樓扳樹今閩粵地方濱海與區夏秋之間往往有此或云其颶風畏蠟或云立蚩尤廟祀而祀之其風少息予謂蚩尤大霧之術旣不能施巧於生前豈復能作祟於死後此世俗之說不足信者一卽或能作祟虐民旣不畏上帝之有赫豈復畏尺寸之鈎金妟亦甚矣此世俗之說不足信者二若世人不善廟而祀之遂使波濤不驚廬舍獲靜世人皆善或不廟而祀之便令惡風怒濤飄蕩鬼

國天復使之廟祀百世以播惡海隅豈理也哉此世俗之說不足信者三然則颶風之作皆上帝之明威人當恐懼修省以荅天心無徒惑世俗之妄見可也誠使人人爲善風波平矣故曰險阻不在世途而在人心

明聖學以傳道統

楊儁庵曰。先生之學。專主明善。此即大學致知。王陽明先生致良知之義也。

堯舜禹十六字傳心

尚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在昔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論曰一者何也太極而已矣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一則不二不雜而動罔不吉一則無偏無黨而正直蕩平惟一而後有事救夏野而得敬救商鬼而得文惟一而又可無事風雨時而民無夭札二儀順而物無災傷得其一而帝王之心法傳矣得其一而陰陽之害氣釋矣霸王升降大都在出此入彼之途故唯明善而後可以得一使吾不一而何以御天下之至不一使吾不一而何以合天下而咸歸于一故曰維皇建極以廣錫福于兆民則庶乎其可以與天相似矣

推聖心以解謬惑

舜殛鯀于羽山其子禹克平水土以葢前愆

尚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書禹父鯀治水無功九載績用弗成禹乃胼手胝足疏瀹隨刋瘀八年之心力開萬世以功名君子謂平水土以奠民居仁也念厥考無成績以葢父愆孝也承帝舜命而勤勞王事忠也三善備矣然予竊有疑焉萬章曰舜殛鯀于羽山釋之云殛謂誅也夫自古迄今未有殺其父而能用其子者殺其父而用其子其子非人焉則已其子而是人也方將痛厥考之不暇而暇爲洪水憂乎況書稱績用弗成亦謂鯀勞而無功耳非謂其故欲甚洪水之患以貽害天下萬世也其罪亦不至可誅其心猶有可原不可誅而誅之是舜先自處於不仁也舜不若是之酷也誅其父而用其子其子樂爲之用是禹先自處於不孝也禹不若是之悖也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負不孝之身而猶謂我能勤勞王家也疇其信之是禹先自處於不忠也禹不若是之逆也此萬無之理也予不可以不辨然則殛非誅也明矣特幽之羽山之地以警其無成功耳故禹得以盡瘁竭忠而幹父之蠱焉世之人不知斯義而徒傅會其說以相傳遂使是非謬於昔人而疑信迷於後代置忠孝之大義于不講也可慨也夫

張道柯曰。以誠傳訛。遂今古聖胥不白之案。一經明理人勘出。便可羽翼聖賢。然此義。塞。開。天。闢。地。以。來。極。正。極。大。議。論。非。徒。以。翻。駁。見。奇。也。

夏史

尊正統以杜僭竊

夏王家天下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傳曰堯舜公天下三代家天下家天下自禹王始非私也公也春秋首書春王正月公羊言大一統統正則朔正矣孔子又

奉三無私以臨天下正統定矣

言行夏之時葢不獨取夏時之建寅爲正卽夏之建儲嗣爲愈正也帝出乎震震長子也於時爲春於令爲寅法之以建儲嗣大易有之葢不欲使後世莽操之流得借堯舜禪受之名以行其篡竊之私亦春秋之義

商史

勵修省以同天心

成湯禱雨桑林以六事自責

尚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大紀成湯因大旱三年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大哉斯言誠可爲有天下者龜鑑也葢省躬貴以實不以

六事中惟此二事其獘最爲牢不可破故特拈出以爲萬世戒

文每見漢唐季世之君或因水旱星變日食諸異詔求直言詔舉極諫主上求治非不殷也而忠誠骨鯁之士旋以指斥朝貴譏刺時政而逐矣是讒夫昌也詔蠲賦稅詔停刑獄主上愛民非不切也而奉行者輒結黨以營私是苞苴行也茲二事者足爲變之徵矣朝廷數大政有一不足以協愚賤之隱則陰陽亦遂干其和惟天視聽自民視聽敢曰予其惟吾所欲爲哉

存仁心以育萬物

解網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史記成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六國論曰孔子作春秋譏焚咸丘葢愛物之意也此卽禮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義其效至於鳥獸咸若體上帝好生之心佐天地育物之仁仁人心也莫險于人心之有殺機則莫平於人心之有生機語曰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其郊湯不忍爲此葢也

古賢君上勝特免進羞不忍以一筆之計而傷千百之命意蓋如此

彰聖志以弘調燮

西伯陰行善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春秋傳云體元者人

春秋推見至隱顯微闡幽之論也

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君相而調燮陰陽自能使民無夭札物無災傷陰覆天下萬物於太和之內而人不覺其爲善也大矣史稱西伯陰行善葢此義也無所爲而爲之之心也無所爲而爲之之心一天之心也故曰由天之心誅暴亦自不必由聖之心炮烙豈非大殘也後世不知聖人願力之弘反疑西伯之陰行善有圖度非常希冀非望之思是以庸俗之見而揣測聖人之用心也則非矣

附陰行善辨或曰西伯積善累仁至武王伐紂孟津之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國武王實載文考木主以行故謂西伯無圖殷之心者非也曰西伯果有

圖殷之心何以率商之叛國以事紂乎木主之載意蓋曰即文王生於今日亦不得不救民水火矣非謂其有是志也周自后稷以來積善數百年矣西伯獻河西之地于紂請除炮烙之刑已所有之土地尚獻之豈復圖已所未有之土地而爲不臣之心是厚施於民以竊國者之所爲也而謂文王爲之乎必不其然矣

明經教以啓群蒙

羑里演易

義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史記紂囚西伯于羑里欲殺之西伯曰吾惟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演易之六十四卦而繫以彖辭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聖人憂世覺民之苦心每當憂患之時而倍切故繫泰之彖辭則曰小往大來吉亨而爲君子幸繫剝之彖辭則曰不利有攸往而爲君子危至于臨之二陽浸長而豫爲八月有凶之憂小畜之以陰畜陽而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訓皆聖人之情見乎辭而爲萬世生民察未形之吉凶也至門誦罪祇曰天王明聖臣罪當誅此彖辭利艱貞之義也孔子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蓋至韋編三絕而後知險阻不在世途而在

羑里蒙難。一時之屈。萬世之伸。

人心而可以無大過也羑里之演其辭危羑里之困其道亨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周史

養民命以培國脉

武王散財發粟賑貧弱

尚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史稱武王克殷大賚于四海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論曰殷紂虐民以歛財究之寶玉自焚身亡而財亦何有武王散財以得民究之大命既集身顯而財亦何無故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可以覆舟以此思懼懼可知矣

言敬義以端聖學

呂尚父陳丹書

禮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史記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銘之席之四隅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論曰敬天德也有天德而後可以行王道銘之席几劍弓所謂念茲在茲無斁亦保者

推至隱以誅心意

春秋托始平王可以深長思矣

尚父武臣也陰符韜畧之言其所素嫺而留心于丹書若是孰謂三代以上治賦不從理學中求哉

平王因驪山謀弒得立遂遣畿內民戍申及許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申侯與犬戎弒幽王於驪山而太子宜臼得立平王不能報父之讎反德申侯而爲遣戍復畏戎難棄其國都是因弒攘位律以春秋誅心之法無怨辭焉趙宣子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春秋書其弒君許世子止不嘗藥而春秋書其弒父皆非親弒而特爲誅心之論耳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附留侯報韓讎論按冰叔集客問魏子曰或曰子

春秋首重復讎除秦滅楚無非此義

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報父讎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讎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讎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讎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讎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于楚夫立六國損于漢無益於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讎以報故子房之志决矣子房之說項梁

有德者得國主之故曰民心即天命

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然韓卒以虆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于所事而人咸笑以爲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于水火則天以爲子而天下戴之以爲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天下也顧欲責子房

明大義以重尊君

以匹夫之諒爲范增之所爲乎亦已過矣論曰忠臣以復讎爲急雖殺身殃民而無悔仁人以救民爲重故通權達節以擇主子房始終之節皎然明白忠臣仁人兼而有之奈何後世獨以智謀見推也古今草昧之際奇才志士得一失一自非根本忠孝之性達于天地之心其能爲三代以下之全人哉

狄人伐衞戰于熒澤衞師敗績殺懿公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熒澤敗績國人不用命而致懿公之殺罪衞之臣民也按左氏傳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

談隨卷月。狄人入衛。胡安國止言衛之滔亂自取滅亡未及罪衛之臣民也此義可補春秋胡傳所未及

實有祿予何能戰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殺懿公愚謂懿公之殺也爲萬世人君貴物賤民者之戒也故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至于衛之臣民爲君守社稷之義則又當以君爲重春秋正名定分之法爲正也何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宜死今衛之君死矣民倒戈于狄以致衛之亡或者其君實甚抑其臣民實有罪焉衛益古朝歌地也前此紂惡肆毒殷社坵墟迄天衍自焚周之頑民殷之義士尚過故宮而流涕覩屋社而興悲思殷六七王之德澤不忍亡此秉彝之良心也衛之臣民獨非人情其忍亡先公康叔之遺澤乎况懿

定國本以知大權

公之惡不及紂使鶴鶴實有祿之言宜言于無事之日以儆君不恤民之禽荒不宜言于急難之時以忿不共戴天之大讐也不然衛報施于區區秦養之微置君臣之大義而不恤于是有豆區釜鐘厚施於民以竊國吾恐三綱淪九法斁而人道或幾乎息此春秋之大防也予滋懼矣嗟乎同是朝歌之遺民去周之頑民猶未遠也而人心若此之異君子于此可以觀世變焉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易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史編晉獻公聽驪姬之譖置毒于胙謂申生欲弒公申生縊死新城姬

生存華屋傷心地道傍零落歎歸丘爪熱歸離何堪多涌當思井廢焚擒之中有善全之法可耳

遂譖二公子重耳夷吾出奔張南軒謂申生之死也無怨言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又曰我辭而姬必獲罪恐傷親心其愛君憂國之情至死不變忠孝之道曲全可謂盡禮而無違矣史稱其恭世子豈然哉然予獨惜世子不能見幾使獻公被惡名於後世則未免爲孝而愚者之誤耳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斷可識矣使申生識其微而蚤去之徐積至誠以感悟親心吾知瓜臺有回天之年國本得再植之固矣是一說也即不然而使公縱不悟而能不使公被惡名於後世陰爲調護以曲全其身是又一說也徒知殺

美行道以戒失德

身之爲孝而不知全其身者之孝益大申生蓋所謂處變事而不知權者也漢武帝江充巫蠱之禍大畧相似而悲慘於思子宮之作則知父子天性未始無悔悟之時也及其身死而後悔晚矣悲夫人主其毋使蕭墻之釁至是哉

晉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與之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大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左氏傳晉饑使乞糴于秦百里奚言於秦伯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于晉次年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

爵秦而人。晉春秋襃貶之義。書法明矣。

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論曰恤民實所以敬天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未有天吾與之以天則天必福之而使之昌民未有天吾使之永失所天則天必覆之而使之敗其後晉及秦戰于韓原秦大破之獲晉侯然則行道有福失德致悔之言此其尤大彰明較著已及王命秦伯釋晉侯晉侯自秦歸于晉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葢秦非能行道之國也特以一事恤民而天已福之而使之昌若此晉非大無道之國也特以一事不恤民而天已覆之而使之敗又若

原至情以

彼孰謂天之視下不赫然可畏乎矧國有賢人民之望也百里奚言之而聽則君民並受其福慶鄭言之而弗聽則君民並受其困故納言聽諫之主天未有不祐之者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言同而所遇之主不同則常足動忠臣義士之咨嗟然或悔不用忠言之失而求用忠言之得則轉災爲祥轉敗爲福又轉聆間耳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若之何而不懼

伍員以吳師覆楚申包胥以秦師復楚

勸忠孝

讒人伎計。幾於一網打盡矣。

詩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伍員與申包胥爲友皆楚人也員父爲楚平王所殺員奔吳與申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之伍員既奔吳遂道吳伐楚既入郢鞭平王之屍包胥乃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包胥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飲食不入口者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乃爲之出師申包胥以秦師至遂敗吳師吳師乃歸昭王復國論曰甚哉忠孝者之各成其是也孔子刪詩而存楊之水葢刺宜白以復讎報怨之師而爲酬德懷恩之舉悖亦甚矣當員父之被殺也楚平王聽讒人無極殺之也殺之而非其罪而欲使員不寢

張道柯曰。却於難處。勘出至情。至理來。

槐枕戈以衝讒人之胸豈原情之論哉且夫費無極敎平王以釋其父之言欲誘二子盡殺之以絕其根株早已知其子有報復之心矣伍尚自分一死留員以報父之讎伍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是奢與尚明欲以報讎之事授之員也審矣況申包胥與伍員窗友也豈不知員有覆楚之言而豫爲之備哉乃必待其覆而後復之是包胥亦欲成伍員之志使告無罪于父兄地下耳若例以稽紹之血似能忠可以葢其不能孝而忘親適君管仲以開方非人情難親則不能孝者究亦必不能移之使作忠故君子謂覆楚一事殺無極

雄雄○鬱鬱○斷碑風雨

以報父兄之讎則可若發墓以鞭楚平之屍則非矣包胥之復非復其殺讒以雪父兄之恨乃復其覆楚以致昭王之失國包胥之志在昭王與屈原之志在懷王一揆也故曰包胥之忠伍員之孝友朋之信英雄之才悉萃於此庶使丹心烈血不致徒付於冷風寒月荒煙蔓草間也君子亦各行其是耳何必同

附屈原論按道柯集原楚蠻族也居江漢間有騷名號曰三閭大夫余悲其志而不能見其行行而不能卒其業嗚咽以死也楚自鬻熊之後至成暉元年始通中國號謚莊王稱霸後業凌夷至懷王始爲從長號令六國屈原曰據南服而圖霸懷王其人歟無何而外欺於張儀内惑於鄭袖又有令儀子蘭蔽於左右以至兵銼藍田懷王不返使原有善謀不得見用悲夫當秦之時東嚮而畏懼者唯懷王約六國而盟齧桑者亦唯懷王使其疎上官而聽原原必有彊楚之言告王彊楚則弱秦矣弱秦則六國聽於楚矣由是而昌大熊渠霸於鄢郢此則原之志也史稱離騷者離憂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憂乎屈原之憂非憂其主聽之不聰而憂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謂也故曰以彼其材干於列國何國不容然而原之志在懷王竊

明經義以正褒貶

見朝於秦暮於楚者豈不豐名厚實夸耀一時去父母之邦而倍主事人主辱臣死之謂何原所不取也卽其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蓋指懷王也此則原之志也原豈騷雅者流歟

孔子作春秋

麟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平王東遷之後是時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子因魯史修春秋蓋寓褒貶於賞罰以正一王之法其大旨首在嚴君臣父子之倫誅亂臣賊子之黨明大義立大敎王不守成憲則削不稱天國不謹侯度則貶而稱人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知我罪我有所不避也非天子之事而何胡安國謂春秋爲先聖傳心之要典不信然哉

附春秋論氷叔云三代以下刑賞不足以懼人於是孔子作春秋以名懼之其意蓋曰汝弑汝父與君奪而國篡而位享極富極貴之奉自謂無如汝何矣書之于策則億萬世亂臣賊子之名不能去不見夫曹操劉裕隋煬華歆崔立蒲受畊之奸賊乎吾則爲之言曰彼篡弑之人固不嫌以亂臣賊子之名自居矣不見夫劉裕曹丕之宗子戮辱金主亮之大殺宗室不再傳而子孫誅滅者乎猶夫門誅赤族之慘也彼兇殘之人固立視其子孫戚

族之誅夷而不恤矣不見夫劉聰之斬屍焚廟仇鸞之戮屍傳首者乎不鈇鉞誅戮于生存之身而鈇鉞誅戮於死後之身猶之鈇鉞誅戮於其身也彼豺很之人固不惜以其旣沒之身受誅戮矣不見夫執春秋討賊之義者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黨賊之人不寒而膚自慄王莽被磔轉瞬而身首異處者乎如徒曰春秋之作僅以名懼之已耳何以孔子春秋旣成遂口授之卜子夏子夏口授之子方子方又口授十餘世而是書乃傳益遂知後世必有秦火之患慮弗獲傳若斯之鄭重也哉故謂春秋爲僅以名懼之者猶淺之乎言春秋者

矣

極剛大以立氣節

越勾踐行成于吳

七篇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春秋時闔閭告糾于檇李三年後吳乃破越越於是入臣於吳男執盤匜以奉諸御女執箕帚以灑掃於吳宮吳也卒爲所愚一石室之縶囚竟盡其地而沼之或曰越之事吳以豢吳也子胥浮于鴟夷宰嚭迷于賄賂主心驕于潢池卒銳盡于齊楚而越以江東子弟一舉而殲之姑蘇之上禹穴争光江濤鼓氣天子致胙諸侯推霸何其盛也以予論之吳之亡勝于越之霸何也千古英雄生于氣亦死于氣寧能甘心

趙濬庵曰。昔人謂不以成敗論英雄若此也能於敗處見英雄。不作寒酸乞哀之態。人品于是乎端。氣節於是乎勁。世道人心亦於是乎正矣

束手爲人厮役垂二十年之久乎是知山河雖復雄圖雖就試舉前日之所爲而問之斯時即至愚賤者倏而授之以爵土之奉弗顧也况其爲有國者哉故君子不亡耻以圖存烈士不忍辱以濟難此天予我以浩然之氣必不肯以彼易此也矧古有以一成一旅而祀夏配天者矣越非其苗裔乎奈之何勾踐以五千甲楯保于會稽種蠡才臣也奮擊之士無恙也愈于一成一旅之衆多矣不爲背城之借而爲蒲伏之憐不爲倚墻之痛哭而爲膝行之求成噫亦甚矣讀史者寧取吳亡不取越霸有以焉

附范蠡論按張賓奏云越王勾踐自稱曰吾年旣少出則禽荒入則酒荒百姓之不圖天乃降禍焉越王非霸主也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僅百里越地非霸業也何至雪會稽之耻遂報彊吳國以霸顯且其時五大夫如舌庸苦成皋如逢同者不設異謀亦尋常列國之佐耳君子曰蠡之霸越何爲也哉夫霸越不足爲蠡多知進知退而又知時非蠡不足與語此若論霸佐齊桓有隰朋鮑高而管仲爲之謀晉文有趙衰狐偃而咎犯與之謀楚莊秦繆有蘊從蹇叔而伍舉百里奚爲之謀乃管仲旣死而五公子争亂

歸重明哲保身可爲千古功臣安身立命之地

葵丘之後不能復振晉重耳觀兵城濮朝王於踐土稱至盛矣咎季子不能遠謀國計以至桃園告變先殺族誅迨楚有鄢陵之敗秦有彭衙之恥而子反蹇叔不得以善終說者謂謀國之不善未有不害於公而禍於私者也吾故曰蠡豈爲霸佐也哉以謀國言之勾踐困於會稽而猶曰係妻孥焚宗廟帶甲五千人與吳王觸戰是以退而進者也歸國之後生聚者壺酒貧寡者稻脂而猶必十年以收其國三年以足其食然後知恥而教戰是以進而退者也迨敗於囿勾踐一問之曰未可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再問之曰未可也聖人不出忠

臣解骨三問之曰未可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四問之曰未可也勉王禽酒以怠厥德及其時蠡乃鼓兵而進一舉滅吳周元王使人賜胙江淮諸國皆來貢賀蠡誠得時行道之人也哉扁舟五湖之舉世望之若仙焉越王望之如天山之相邈焉蠡豈爲身謀乎蓋爲千古居功者之善謀也郭汾陽功高震主卒借田宅以自晦其知此也夫

謹微漸以防陵替

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大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孔子惜繁纓言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名與器假則權下替矣夫履霜不戒則必至於堅氷羸豕不防則必至於野戰理勢

一○變○而○爲○澤○盟○再○變○而○溴○梁○會○其○知○幾○先○之○未○喻○何○耶○

然也下堂而見諸侯王室之不振自茲始矣炎炎不撲竟至燎原涓涓不壅終成江河命三晉爲諸侯不得已耳使前乎此之君知其微而謹之安有若是之替哉意亦封建將變之時而古今世道更革之大炯鑒也夫

【論】正名議古者三德爲大夫六德爲諸侯九德爲天子德愈高者位愈隆尊其實也蘇軾謂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則是問鼎請隧之謀可不嚴於貶譏而寶玉大弓之竊聽其自爲爛羊關內可無貽誚於史冊矣故吾謂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者實至而名益彰也無其

實而竊其名者名亦不之與也如是而後人始知無其實而竊有其名者即得其名亦不足貴名重而實益重矣

謹天變以端學術

昔蘇文公謂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若商鞅

彗星見西方商鞅入秦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商鞅因嬖人景監以求見其始進不端嚴刑峻法以酷暴虐民不仁刑黥太子之師傅不義徙木以示信非信更法以變度非禮好殺而卒以自殺其身非智蕩滅五常掃除良法然則鞅實天下之大彗也孰謂人事不足以應天變哉司馬溫公乃稱其不忘信以畜民亦謬甚矣君實尚不知此何況其他厥後商鞅車裂以

者則心與術俱無足取矣

殉爲法自斃昭然可見從事于刑名之學者當知所懼矣春秋於星變之異必謹書之有以夫

附天文彗孛星變考按太一寶鑑云天地不越乎數也宜於治宜於亂詎曰億計而可量乎然曆祚興亡聖狂迭生由治而亂撥亂而治數可以定運而運不能以定數故災異之見乃上天所以仁愛人君之心也按編年唐武德九年甲子觀統運入卦者謂當有彗孛出于西北方主兵喪之事其年二月壬午日有星孛于胃昴間是彗孛出西北助太歲也六月庚申秦王世民殺建成元吉於易爲旣濟之變蹇雖建功立業可以有爲而東山零雨

傷心破斧卒不免有兵喪之難是彗孛助太歲之明驗也又太極元年彗星變是年韋后矯詔立太子重茂卽皇帝位年十六太后臨朝稱制改元唐隆韋后謀害帝六月庚子夜臨淄王隆基率劉幽求等兵誅韋后及安樂公主奉安國相王卽皇帝位丁未立隆基爲皇太子傳位是爲德宗於易爲旣濟六四之革不能防患慮危取衣袽塞舟之戒以致小人用事陰姤有女壯之禍也又按宋景祐元年甲戌有彗孛出東南方西河元昊反僭號于夏州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圍延州與賊戰于三川口王師敗績慶曆三年元昊納款十二月封元昊

御亮天皇極經世書有此精微

爲夏國王於易爲剝之不利有攸往而有兵革死喪之應慶曆八年戊子正月文彥博平貝州皇祐元年儂智高反陷邕冀五年正月狄青破儂智高五月拜狄青爲樞密使蓋仁宗恐懼修省克正厥身故一出而貝州平再出而智高滅易曰旅小亨旅貞吉蓋正其身則无咎而獲亨之驗也靖康年間斡離孛金兵犯京師御弟康王至金求和神京失陷此徽宗不務敦厚勞民力用小人塞言路以致二帝蒙塵故六月有金木火土四星聚張垣而壬戌有彗出紫微柢文昌之示異也易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

天命在人豈有終困之理成湯之七年宣王之雲漢皆以致天之命而遂已志也於困之中而有不可困者存吾嘗讀易而得困亨之理焉皆非從憂患疢疾不足以見德慧術智也天旣寵世民以受命而不在彗孛之前天旣示徽欽以四星又遲之靖康而發天正若以三辰五星之異見上帝仁愛人君之心耳

循時制以復古治

秦史

秦始皇廢封建爲郡縣

大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易言先生建萬國親諸侯始皇廢封建爲郡縣萬世因之然則封建之廢

羽干之舞。不可以化桀紂之邪。揖遜之朝。又何可以之治征誅之世。隨時之義大矣哉。

其毋乃與易言大相剌謬乎曰非也唯其時而已後世之不能復封建勢也此如水之自上而下波流頽靡勢不能使之從下而上故易言隨時變易以從道則因之者勢也聖人因勢利導因時取濟即郡縣無不可使之復唐虞三代之治者治貴得其人哉始皇焚書阬儒銷兵鑄器以參夷爲常法以殺級爲上功封泰山禪梁父赭湘樹遣方士入三神山求不死之藥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豈料揭竿一呼而二世遂亡後之有天下者未有不以秦爲殷鑒也而獨郡縣一法遂因之何邪柳宗元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非通論也蓋以

秦之法治郡縣不特郡縣不可治即封建亦不可治以唐虞三代之治治郡縣則郡縣之治未始不可如唐虞三代封建之治故謂郡縣爲公天下而萬世因之又未必非久安長治之說也特慮後之有天下者效秦之法以治郡縣則速敗之道耳

桂史公曰始皇因奏記讖文遂北築萬里長城役夫百萬死者無數焚書阬儒長子扶蘇諫之言諸生誦法孔子不宜繩以重法不聽乃出太子扶蘇監蒙恬軍於上郡後始皇崩於沙丘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竟以亡秦嗚呼秦自孝公石門之戰至赧王入秦之年斬首阬殺沉死之數一百九十八萬八千暨始皇兼幷六國又不下五十萬方登大寶遽有亡秦之讖始皇乃不自悔修省作阿房宮以自樂自謂秦必不亡可以傳之千萬世豈知亡秦者不在敵國外患之偪而在蕭墻肘腋之內殺戮之報可勿畏哉

附秦史斷•按水叔集秦何以不爲正統也歐陽子曰諸侯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且夫周棄豐鎬以賜襄公赧王稽首獻邑自歸于秦秦雖有滅周之罪亦與後世之弒君篡國者異矣秦何以不爲正統也曰諸侯不敢滅周而秦卒滅周周無幽厲之罪而秦有桀紂之惡取之以詐力守之以殘

暴惡在其爲正統也

附讀秦史詩•塞北烽烟百戰墳當年猶役朔邊軍關中未破秦宮滅柱下方燃阿殿焚鴈繞香閨哭白骨鹿隨芳草逐黃雲老人橋上三更授還向炎灰檢舊文

察隱微以誅心意

沛公絕父於鼎烹

春秋闢義 寧海佘雲祚曰昔孔子作春秋而寓褒貶於魯史著孝經而斷正名於魯論皆所以留天經地義於兩間而以孝治天下之大綱大本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蓋斯義也史言項羽

匹夫無進退天下之權而今則有褒貶百王之事此志在春秋之義也

置俎欲烹太公以刼漢漢沛公乃曰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惠我一杯羹誠如是是太公之置俎非羽置之而沛公棄之也嗚呼天下豈有棄其父而尚可以為天下之共主哉太公之不死於鼎俎天也向使項伯不在旁則太公早為鼎鑊之肉矣律以春秋誅意之法是沛公之心固已亡其父也心亡其父而猶曰為義帝發喪天下其誰信之所謂三綱淪九法斁而人道幾乎息矣或曰沛公非不親愛其父也特以項羽兇暴悖戾不可以誠感止可以術用倘涕泣而道願以天下易其親而彼必欲執而戮之以制其死命苟度外置之而彼亦

得此一解復行駁正便令沛公不能置喙矣大有關係綱常維持名教文字

縱之而勿問是陽以言絕其父而陰以術保其親蓋老子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之說也惡可以深罪之乎曰不然誠若此說亦當以沛公前後之心衡之也太公之被獲于楚項已三年矣為天下者不顧親此可為項伯旁釋太公之言若沛公豈可令三年之內絕無念親之心邪乃當時未聞沛公有思念之言其置俎也未聞有號天泣旻之慘使當是時實有竊負而逃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心或庶幾良平諸人以是計而脫太公于虎頷可也彼當時分羹之說實已出於其口號泣之語不聞痛於厥心可謂親愛之乎揚水不流為申遣成聖

引王陵一段更責得痛快

人猶深罪之而況其生死在俄頃之間也踰時又數以十罪非激之以速殺之語乎如曰天不死吾父吾終不失為帝則當時棄天下以存父寃之一成一旅又未始不可以復興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厥後族韓信醢彭越命平勃以斬樊噲下廷尉以獄蕭何至於王陵歸漢不令其委曲以脫母於自殺雖陵母稱義而陵罪通于天矣皆由漢高祖一念忍其親之心致之也悲夫

附 張良佐漢論

良佐漢雖曰報韓實惡秦也滅項亦惡秦也擾秦楚而歸漢不止功於漢也功於天下萬世也何也羽之暴與秦類也觀其敗秦嘉誅

雞石何異破暴鳶也卽帳中斬宋義何異戮成蟜也入秦關焚咸陽何異阬長平也弑義帝殺子嬰何異滅陽人聚也若舍漢而輔楚是續秦也獨是師黃石受圯上書奇其遇也見滄海得力士以椎秦索不見也建太子招四皓來異人也謝侯封游赤松脫塵埃也塟穀山下與圯老同祠猶駒隙也若是乎良以前無其人并無其事也漢以降有其人又無其事也人與事俱無而漢有之漢不得而有也然則功業漢得有之其人終不得而有矣吾故曰良以漢始亮以漢終皆非一代人也

鼎刻杜史閣余嵛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一終

鼎刻杜史閣佘崙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二

嶺南進士寧海杜下外史佘雲祚善將父删定

西漢史

崇文教以開治統

漢高帝自言馬上安事詩書

學記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漢高帝卽位嘗自言曰吾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安可以馬上守之邪論曰勘亂以武致治以文萬世不易之法也學記曰古者大統既集則散軍郊射又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黨庠術序古先聖王所以化民成俗之意也是以國家鼎革之初四方用兵智謀雄偉非常之士雲集霧

羽翼聖統。斯文未墜。

合故當時郡守州牧縣令監司藩臬之選從徒步仗策起者甚多及天下既定偃兵不用士君子爭以文學進于是論秀書升之典飲射讀法之禮莫不以次而舉焉誠見夫講學臨雍敦詩說禮俾經明行修之士連茹彙征天子之元子與凡民之俊秀而皆可入大學者意蓋如此漢承秦虐之後布以寬仁斯民之望治甚殷若謂馬上安事詩書則與古先聖王建學化民之意相去遠矣若非約法三章除秦苛政則高帝之嫚罵儒生其不爲始皇焚書阬儒之續也者幾希雖然高帝起家豐沛未嘗沾沾章句而於直言猶能納諫此西漢之所以能開四百餘年基業也與。

弘音亮采。是古今來有數文字。

附 重修順德縣儒學文廟記雒蘿王君侯以名進士宰順邑甫下車謁文廟視學宮廢狀石毀垣頹柱蠹棟摧風雨剝蝕茂草荒墟喟然嘆曰斯文之興原于學校之立學校立然後人材育而理學起中和位育由之以致上足爲功朝廷下足爲澤民物令其圮而弗修何政之爲是守土之責也會廣文余君先有是志亟爲侯請悅與之謀遂偕陞任邑佐倫叙魏公各捐俸醵金以倡厥始布言以爲士大夫勸諷吉營度啓聖祠棟柱俱殘者增麗矣名宦祠桷瓦不存者加輝矣方侯大措需用於是

文學捐優免之說進里老貲稅畝之議與士庶歡躍遂白當事咸報可爰庀材鳩工首聖殿次兩廡次戟門次櫺星門以及聖域賢關禮門義路莫不以次興舉其進德修業二齋則廢而復建賢儒牌位飾以金書官銜吏舍無不畢理黝堊丹雘美輪美奐革故鼎新無或苟簡從事將次第報竣而王君侯乃不獲終厥事惜哉天豈不欲吾順之學宮全其美而大其成乎繇此貲竭工弛助捐僻毅尚有明倫堂泮池橋道會膳後堂奎文高閣未克重建率役者悵焉適邑侯魯人張公來令茲土始至卽慨然捐金倡勸紳士踵美前功俾廟廡既已重

孫屺瞻先生曰。理學名臣集中。當以此爲第一。

新而殿宇亦復弘麗振興人文樹巍甲第如昔之
名輔元魁德垂不朽者端自茲始矣維時董厥事
者有鐵庵佘君與文學諸子朝夕殫心經營材必
良無或楛工必堅無或瑕費必中程無或滋中蠹
經始於辛亥孟秋落成於甲寅仲春適伐石徵文
於余余用志不朽余曰觀山者必陟泰岱觀河者必
溯崑崙扶輿清淑順之地靈傑矣山川所鍾蔚爲
俊杰類必有魁奇偉異者應運而興殆邑令倪君
候謂建峻塔于青雲聳文昌於巽位而肇發鼎元
者是已雖然此猶求助於地靈耳而非天自我建
地自我維之義也今諸君子新厥壁煥厥楹講學

於斯肄業於斯非先聖之法言不敢言非先聖之
法行不敢行儼然爲士林翹楚爲學校功臣從是
以擾青紫而搏扶搖于上國也不遠矣亦思古先
聖王建學之意何爲乎人曰學以言乎有覺也吾
則曰有覺始可言學也阿衡以道覺斯民尼山則
以道覺萬世以道覺斯民者當時則覺沒則已焉
以道覺萬世者無古與今無哲與庸無庶人與天
子皆無能舍是以爲功天子之臨雍則曰有道仁
聖也有覺德行四國其順之在泮之士則曰使異
時得以備聖天子顧問以傳俎豆於不祧尚矣由
是出則霖沛蒼生爲斯世開太平之福處則名山

獎正直以厲孤忠

風雨爲百世紹絕學之傳夫然後天自我建地自
我維以一身任千百年綱常之重使德功言垂於
不朽參三才配兩大爲忠臣爲孝子爲名世爲眞
儒雖俎豆千秋可也而豈如陰陽家言求助於地
靈以圖驗乎即無論其弗驗驗矣而或掇鼎元或
位台輔於古先聖王建學明倫之義邈乎未有聞
焉以視乎參三才配兩大爲忠臣孝子爲名世眞
儒浩然得乾坤正氣俎豆千秋者相去當復何等
也用敬書之勒諸貞珉寧海佘雲祚記

東海太守汲黯持節發倉賑河南

尚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汲黯爲謁者以

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此汲黯之所以見擯也。

嚴見憚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漢武帝使往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武帝
賢而釋之遷爲東海守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
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
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常對漢武帝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斥其
愚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
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也上復問莊助曰汲黯何
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

歷歷數出。古今同歎。

少主守成淡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古有社稷之臣唯黯近之論曰書言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其汲黯之謂乎甚哉直臣之難容也申屠嘉檄鄧通之戲于殿上其後不容于漢景賈誼上治安之策于漢文其後卒貶於長沙汲黯以秋霜烈日之直節願得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而武帝幽之淮陽臥治十年鬱鬱以卒亦足傷矣予深悲乎後之直臣最上者補外秩其次則落職其甚則以奇禍中之非族則誅雖揄揚見於史書而聞者懼矣嗟嗟朝廷養士數十年而不得一直臣幸而得一直臣矣而或黜或貶或賜

死或族滅寃竟與無直臣同并使忠言逆耳者短氣豈不大可惜哉

附 鄭端簡太守郡公述職序余往來村落間見鄉人作業甚苦國家歲征其十二以奉吏以爲非吏則民爭且亂雖民亦以爲吏去治也故未滌瘍卽日夜思給公輸公輸給乃計其餘以爲父兄子弟一歲衣食吉凶百費卽不贍轉貸傭保勤動終其身不厭糟糠不敢缺公輸而吏於民上者乃或芻狗魚肉其民不然則飾體貌游聲譽養望待遷視官如傳舍不然則屈首簿書米鹽獄訟間幸無逋事得避上官督過罔最書足矣孰肯爲民深長思

漢武帝算及舟車。而於百姓未嘗加賦。此明太祖所以執一時之偏見。而開累世無窮之害也。

者在昔國初朝廷以張士誠陳友諒竊據抗命于是蘇松常鎭豫章南昌等郡有浮糧之加以故富有力者每每帳受產之遺累而貧者或至於轉徙溝壑不能支然雖吏淸平有幹局者亦難奏效往往不能盡力致理以畢國課而至於無過今天子夙夜求莫太守賢如公必召見問民所疾苦公其曰臣待罪二千石賴陛下仁覆歲比大稔顧穀賤甚傷農農有穀十五鏹售白金一斤制地征者視地歲增斂白金抵穀卽穀賦十二白金賦乃十五矣以故農盡其穀售白金給公輸明年夏秋間食不給卽金多得穀益少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富

有力家積者東海之役豈惟捍海鹽海鹽決浙以西財賦之區不能田臣日夜經理有端緒文法拘持不能遂比日役千夫率正役一日加役又一日又緩急先次耗費且無益臣七邑兩稅近百萬壤則錯出通計入百科有奇雖慧者不能詳剟茲愚民當巧弄胥吏貧鬻產者又展轉輕重積空稅不能支卽流亡且累里中人臣日夜計會庶幾畫一可調劑上吏按籍稱故事旋議旋罷惟茲三事惟聖明留意亟下司徒司空圖可以貽經久佐小民者天子誠允公言公卽留於朝博利不止遺一郡中矣忠乎君而樂乎善余非公誰望哉

明先覺以勦奸邪

帝胸中有照魔鏡矣。

昭帝識上官桀奸

魯論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燕王旦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以詐書去霍光乃爲旦上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而增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方十四尚書左右皆驚

從人君知人處說到人臣自知之明可爲怙寵恋位者下一針砭

論曰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非必盡恃察察之智以好爲不測也我無成見以執於吾心惟因其事之可知者衷之于大道而斷之以理則真僞可以立辨而不受蔽于左右之讒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遠已矣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抑豈惟人君爲然臣亦宜先覺其勢之必至以自明于大義霍光位處盛滿所謂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也必也審于進退存亡之理而不失其正上者如張留侯之高道以從赤松子遊焉亦如雋不疑之識微見著以不致貽譏於不學無術則豈有禹雲山族滅之禍哉

附雋不疑論魏叔子云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潛消嘿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是者葢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不疑爲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爲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于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嘆不疑以爲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義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冤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踢戸及抱解太子者爲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心之悔恨亦旣甚矣使此時武帝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令詔獄嗚呼不

知老吏斷獄鐵案不易。

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寃于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于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于既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輒義可以拒蒯聵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昭父于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于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衆人之疑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

僞則必有人言其眞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托而然若公孫忤臼趙武之事者當是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于耳聞雄俊之徒倡義于外朝臣若上官桀陰伺于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眞僞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

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者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楊惲罷歸南山

詩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史楊惲自罷政歸築室南山中作種豆歌飲酒自適酒後耳熱歌聲烏烏其辭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時以爲怨論曰史遷序傳首伯夷而宋儒亦詆之曰怨序其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嗚呼史遷故深於詩哉吾則爲之言曰伯夷有怨以存君臣宜臼有怨以存父子故屈平之騷可以上續三百篇而無愧也

朱雲折檻

大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安昌侯張禹爲帝師傳不能陳善閉邪反婿王氏以固寵祿會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成帝數以大政與禹商議親至禹第辟左右以書示禹此正納約自牖痛哭以陳開悟君心之時也何乃以災異深遠難見新學亂道誤人爲言致帝深信王氏釀成

堯時屈軼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正惟堯時乃能培養此草勿令摧折

新莽之禍眞孔子之所謂佞人無疑也故槐里令朱雲憤懣於中上書求見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帝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論曰朱雲之請誅張禹忠且直矣使當是時辛慶忌不言而帝意不解得無言出禍隨致亡厥身負忠義之志而無術以自全使天下指之以爲戒亦千古之恨也幸也慶忌言之成帝旌之耳獨惜成帝知旌朱雲之直而不不能用其言獨張禹之佞而不能發憤以去王氏致漢祚終移于新莽命也過也成帝其何辭焉

【附】送應召入臺諫序按端簡公集其畧曰三垂棘於羌戎江南憊於租稅中原朘於河防漕卒疲於輸輓湖南嶺表困於礦盜藩祿日廣關蠹日甚雜流日驕官評日舛士論日淆文體日流於邪横朋黨之論日起貪緣之計日工上下奢侈之風日益皆不可謂細事也孰非有志者所當言乎昔之登津要顯赫一時者甘心溫飽不能自樹其德業往

正大禮以斥邪議

存師丹之官所以明師丹之有功而無過也

往煙蒙腐草無開於世視朱雲之以一令而上書鄭俠之以監門而繪狀清夜撫心恧焉愧矣

大司空師丹議立廟禮免官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共皇哀帝生父也成帝無嗣立帝爲嗣帝初踐祚時冷褒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車馬衣服宜皆稱皇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帝下其議大司空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爲共皇立後奉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毁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毁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毁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書奏不合上意遂落職論曰惟禮可以已亂晏子言之矣孔子作春秋議禮之郊禘非禮乃知禮者理也有定理後有定法天下不從事於遂然之善而從事於不易之道治世乃不勞而有成

【讀史辨俗】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明尊本祖而重正統是矣按魏禧集或問東晉元帝爲牛氏子非司馬子孫亦以爲本支而以正統予之乎曰秦政以呂易嬴未嘗有絕之於秦者而獨絕

元於晉乎且夫世史之闕往往一人倡之百人附而和之以牛易馬遂致千古傳爲口實庸或有汚蔑以快私忿者嗟嗟尋常閭門君子不道況執此莫須有之事而絕人之宗剿人之國哉是非良史之法矣

明大義以討亂賊

孔光助王莽弒平帝自立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春秋之法誅亂臣賊子必首誅亂臣賊子之黨況孔光素稱經術爲先聖裔受知三朝位冠百辟爵不爲卑矣官不爲暫矣乃肯甘心臣事王莽辱聖祖而貽羞經術上不能爲劉崇翟義以誅亂討賊猶自解曰無兵柄也次不能爲彭宣之罷歸隱遁非貪位慕寵而何是光身雖爲漢臣而心已爲新莽之心矣雖頌莽功德者孔光而外尚有大司徒馬宮黃門侍郎楊雄典頌五經劉歆等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而身爲太師輔漢三主者唯孔光誅一以厲其餘耳倘僭竊起於俄頃猶曰前此未知也戮司隸鮑宣殺汜鄉侯何武加九錫宰衡篡逆已露數載猶得自解曰不知乎大司農孫寶引古誼以廷折陳崇劾之以坐免寶可免光獨不可免乎彭宣爲大司空與孔光爲大司徒王莽爲大司馬同一受事耳宣能罷光獨不能罷乎然則一代之亂臣賊子非得一代久任著聲之大臣以黨之則其篡逆必不成荀彧之爲曹操謀臣華歆之爲魏武殺后胥

何雪神曰誅意討誅從無知此摘幽發隱之論可以上續胡康侯之春秋得而無愧矣

此類也故愚謂漢祚之移始於張禹而成於孔光則萬世之黨亂賊者亦將有所懼而不敢肆庶乎三綱明大義正而天下可以長治而無亂矣

東漢史

崇恬淡以勵風節

終南仕宦捷徑況主上素交乎光可謂白璧無瑕矣

光武即位聘富春處士嚴光至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鑑光武即位聘富春處士嚴光至與之共榻嚴光加足於帝腹翌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光武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同睡耳論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羽可用爲儀子陵之謂也夫子陵垂釣芊裘應聘至漢其隱其至一無所爲而爲之之心也無所爲而隱者必無所爲而至無所爲而隱無所爲而至而必以隱書之以至書之是隱亦異乎人之隱至亦異乎人之至也吾於是而思管寧之在海外矣

附嚴光論張賡奏云自古國家致治未有不重文章節義之士誠然矣然王莽之篡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此數子者以經術爲名而誤國如此信乎節義之當重也東漢以來公私相激黨論煩興李郭倡帥於前陳竇激揚於後海內名賢幾乎殆盡甚至爭相慕義以不與黨爲恥一代風氣節義炳然而不可掩者數子之力也而非數子之力也光武時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皆以

平居無難進易退之人臨事必無風節名義之士信哉

高隱徵上不過以高隱待之已耳獨子陵與帝同貧賤目擊莽新之禍中原鼎沸漢祚將傾此時必有以中興大業深思而籌畫者豈若鄧禹卓茂伏策來歸乎況徵聘子陵在光武即位之後其時勘定隴西恢復羌夏拓土開疆之事不知凡幾子陵出而勛襄大業豈不與雲臺諸賢比烈乎何者光武知子陵之爲人子陵亦知光武之爲人兩者相知而功業見焉然而競進者流恃主上素交干卿相而取高名得其時行其討子陵曰吾寧貧賤而肆志焉誠見夫競進者皆文章浮尚之士朝而天祿暮而美新取夸耀於一時任刺譏於丹史故華

國之士誤國之人也觀其遁處富春垂釣芊裘蓋不願爲競進者如此又不肯爲挾貴者如彼此其槩豈高隱之類乎吾故曰東漢節義炳然而不可掩者子陵啓之也

附處士名儒合紀•按綱目宋太祖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帝問以治世養身之術昭素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又按通鑑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華山隱士陳摶兩入朝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靜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亦何益于

奇人。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康節有焉。

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同心協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詔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按摶亳州眞源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以山水自樂因服氣辟穀日飲數盃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華山雲臺觀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云宋眞宗時杭州隱士林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處孤山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及卒賜諡和靖先生宋仁宗時以泰山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初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

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石介師事之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又仁宗時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勵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受易于北海李之才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智慮絶人遇事能前知著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行于世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雍德氣粹然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程顥稱雍之道純一不雜汪洋浩大程頤亦言其心虛明自能前知元祐中賜

謚康節又仁宗時召福州處士陳烈爲國子監直講不至以歐陽修薦之也朱考亭嘗言陳烈好古行禮其妻厭之而求去宋史稱其介僻孝友學行端飭云南宋孝宗時召陜州布衣郭雍不至賜號沖晦處士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隱居陜州號白雲先生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孝宗念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復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按淳與初學者裒集二程與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

于世丁南湖謂忠孝雍皆純儒也又按綱目元世祖徵處士劉因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因天資絶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卲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卲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其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又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與金幣皆不受鉉翁雖初非處士然富貴不能移亦可謂爲守節之士矣又按綱鑑金華處士許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要其歸于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乎中者而用之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生平制行甚嚴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屏跡入華山中四方之士皆不遠千里從之

義利之辨。此吾儒爲學第一關頭。

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已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爲學者師垂四十年隨其才分咸有所得及卒門人題其墓曰白雲先生又按通鑑元順帝時徵建寧處士彭炳爲端本堂說書不至又徵淸江處士杜本不至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順帝時脫脫薦之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是數君子者皆樂善而不干祿者也豈與僞隱沽譽爲仕宦捷徑者比哉若夫終南隱

服越禮以防大閑

士洛陽种放史亦稱其沈默好學然其事宋眞宗則從封泰山從祀汾陰槩以逢迎爲術及祿賜旣優則裝飾輿服𥊠買良田親訴驛吏規算廪給又明天順間豫章處士吳與弼徵至京師朝廷授以左諭德固辭不受然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跪訟於府庭他日跋石亨族譜則自稱爲門下士所謂清風高節者謂何惡在其爲處士哉此予所以深爲虛名詭行者懼也

宋弘引見

五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禮父母無使其子自擇匹配之理此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義也孔子繫

辭序卦傳曰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上下有上下而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是以詩首關雎見王化始自閨壼書言潙汭見帝乙命于君親春秋書季姬及鄫子遇於防鄫子來朝蓋譏魯僖公不當使其女自擇配其女季姬亦不當與鄫子遇于防鄫子亦不當與季姬遇而來朝也一舉而三失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矣按通鑑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光武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

引經據義。確當不易。光武尚作辭作偏之非耶。

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論曰湖陽新寡光武旣不能勉之守節厲貞過矣又復與論朝臣使自擇配其爲萬世作俑爲風敎長不肖也甚矣且夫光武君也宋弘臣也以君命臣臣何敢違將詡詡然自以爲榮矣萬世之下尤而效之邂逅而作合曰古創始也非吾始也余何能爲是亦湖陽公主帝家之已事也余何能爲是壞禮敎亂倫理背六經莫此爲甚故君子甚譏光武之作俑而美宋弘之不以富貴易所守而爲天下萬世正禮敎也

鄭濤斯曰。深爲萬世。防其流弊。確有關于。風敎。

飭權姦以安民生

張綱劾奏大將軍梁冀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取舉喬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仇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悚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順帝雖知綱方直不能用也其後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

批領下之。頷取辭其。揣清君側。之惡原不。爲名此張。綱之所以。見忌也。

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獨單車詣嬰壘門以書諭嬰請與相見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爲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仁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嗟乎張文紀埋輪劾奸剪當道之豺狼剛且直矣而單車諭賊活枯釜之遊魚又何仁以慈也及綱卒而賊爲之服喪聞者莫不流涕感泣論曰歷覽古來剛直之臣而人服其慈者張綱而外葢亦鮮矣若夫董宣能叱湖陽公主之蒼頭而格殺之以正法其用法不免於酷虐虞詡能彈劾權貴百官側目而朝歌長不免于過殺此能剛而不能仁之獘也予毎見清操鯁介之人其後多不昌恒以爲疑而不知其果於好殺則所枉實多其致後之不昌也宜也按虞詡祖父經爲吏平允常曰吾決獄六十年矣庶幾于東海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而詡後歷官尚書經之言驗矣乃詡臨終追悔令朝歌時殺賊過多其中何能無枉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且詡爲司隷三公嘗共劾其盛夏多拘繫無辜至其慘刻之

甯潔存曰。剛直之人。性多寡恩。張綱之劾梁冀人皆知其剛直矣。孰獨從其仁慈處。發出他人莫及。此文。字中得人。詳我畧人。畧我詳之。法。

聲亦豈一朝之積則虞詡之不及張綱也明矣無他詡以忍而綱以仁也袁了凡謂惡莫慘于意一有輕忽人命之心天所厭也豈必手刃人哉至于梁冀惡張綱則以爲廣陵守鄧騭惡虞詡則以爲朝歌長葢皆借賊手殺人也而卒不能殺二子反運險爲夷轉危爲安彼奸人者徒憑勢役智以陷人於死地亦惑矣梁冀怙寵專恣包藏弒逆卒至身受大戮舉族被刑所謂春秋誅亂討賊人人得而誅者也張綱特先發以明爲人臣子不敢畏禍而不言耳潁川弘農可問南陽河南何以不可問也魚可使之徙虎可使之渡萑苻盜弄之輩何以不可使之化也

杜史公曰南宋宗澤爲東京留守聞河東巨寇擁衆十萬澤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有王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語曰至誠可以動天地至德可以格苗頑信哉前有張綱後有宗澤吾服膺二公之德至矣

後又指出姦人不能陷人於死。所以堅人遏惡從善之心。勿以避禍而退。轉皆大有維持世運文字。

甘陵南北部

詩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甘陵南北部黨人之禍自此始矣其後天子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凡二百餘人太尉陳蕃力救不聽悉下黃門北寺

辨朋當以保善類

二黨不清。而天下深其憂。二黨過清而天下愈益其禍。在。士。持。氣。運。者。留。意。樹。人。焉。可。也。

獄其首者李膺杜密陳翔陳實范滂之徒諸君子皆東漢人傑凛凛節義之表李膺爲司隸校尉時破柱以殺貪殘之張朔范滂按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此誠竇武所謂建忠抗節志經王室者也忠臣去奸王道以清利於社稷者必不利於小人此小人所必欲一網盡殺君子而後快意也然恒不得其罪名而每借朋黨之名以陷之抑何世道之不幸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羣小得志賢人僇辱天下事尚忍言哉此郭林宗所以夜觀乾象而歎息也

附郭泰論按道柯集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斯人也誠有功於當世也慨周之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連帥先代令典不足徵矣或者存之文獻之遺講說於六藝進對於侯王以匹夫而賓之不如是則其說不明說者謂尊德樂道固宜如是然士君子揆於上下之際而不得不然者此也時當其盛庠序立於鄉成均立於國漸仁摩義而萃之秀羣聚州處或見孝弟力田之科鄉舉里選之目雖有奇材異能不敢放言高論以自見迨其敝也縱橫捭闔之輩而士風愈衰當世侯王或從而賤辱之從而厮養之以爲無道德之人焉非無其人也葢爲

上之不能援而下之不能重也上之不能援名曰棄士下之不能重名曰棄德棄士咎在人也棄德猶問之人乎漢興名士蔚起屠釣分王當世之材無復有鬱而不用可謂野無遺賢矣迨其後也桓靈廢政外戚專國奄寺持權南北黨人皆海内名賢暢爲公忠矯直之論以規正朝廷執爲誹謗誅鋤殆盡范滂陳實之徒可以匿跡避世耳葢以上之人無可援而下之人當自重也何也桓帝爲蠡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與河南房植二家賓客互相矯激南北之部於此而起設使桓帝一英武之主甘房爲協和之相方將以黨人爲賢佐陳蕃竇

武可與馮鄧比烈矣又何有部黨之爲也雖然黨之說何代無之西晉觽胡朝綱廢壞正言危論抑而不用以清談爲黨者王戎謝鯤之流是也唐至末葉政在奄寺南牙北司相爲抵異忠義之士言發禍從以清流爲黨者劉鄴保衡之類是也宋哲之朝熙豐新政見斥當時志士相激紹聖紛紜以致宋室漸危招釁外患洛蜀爲黨者程顥蘇軾之類是也此數者或以小人激訐而爲黨或以異類排擊而爲黨或以同道互異而爲黨君子無所爲黨也君子之黨皆由附和而成者也爲人主者無去黨之名有制黨之法燭其奸邪逆衡其順黨在

禍勢始橫則以激變罪正人小人方退又以調停誤君子何其前後一轍也

貴戚去其勢而削其柄使方正之士拔茹而起則要戚無令致蔓黨在宮禁罪無可逭而闕無補使直言之臣奮庸同登則宦人無得專權黨在同道進其賢而替其否使有爲之才竭志畢慮以赴朝廷之急一切依附屏而不用則拔其尤而不尤者自退如是烏得有黨之名乎而或者不察以爲鋤去其黨則可以安朝廷勢必小人夭憲而君子斧鑕矣由是黨禍興而國脈隨之在君子初無意於以黨禍國之心而或相激而成者有也何也黨之名不特禍在一朝而禍在千古小人近君者也君子遠君者也以近君之阿順而爲遠君之方正則君之喜易成而怒易激君子無易成之材而有激怒之患迫至臨禍而不驚處患而不懼君子自重之道則然而國事因之去矣嗚呼歷漢晉而唐而宋未有不由於此部黨之禍葢相襲而成乎惜乎陳寶諸賢思以公忠匡國而與龍門同殞林宗超然豈不異甚

配道義以參天地

漢壽亭侯關羽表三約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目曹操拔下邳擒關羽操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曰吾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養上下人等不得到門二也知吾主去向不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如其不允吾必不降操從之封羽爲漢壽亭侯時劉備妻甘麋二夫人亦爲操所獲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燭立待至天明論曰關雲長秉燭達旦青天白日之心歷萬世而如見也或疑受曹封侯似不爲義不知操封爲壽亭侯而冠之以漢是壽亭侯非曹之侯而漢之侯也雲長惡得而辭之春秋別嫌明微侯手執春秋君臣之大義久矣明於其中矣語曰慷慨而仗節赴死者易從容而崎嶇盡義者難也侯於是參天地配道義而立極矣

日星河嶽以曜其氣此所以忠義赫赫光昭於萬古

讀史辨俗 按輿圖志所書漢劉關張桃園結義處在涿州之南緣義也後人遂因而結盟其弊至於落井下石口血未乾而已渝盟惡足尚哉侯手執春秋春秋以敦信尚義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凡書盟者惡之信乎義可結而盟不可結也白楊芳草成幽徑古跡猶存結義碑予不禁長言之以志感

蜀漢史

尊大義以明正統

漢中王卽帝位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書漢中王卽帝位美之以紹漢正統也按水叔集魏子讀蜀志至司馬費詩諫漢中王稱尊號嘆曰王不悅左遷詩官過矣然詩之言則非也及讀五代史吳蜀及諸藩鎮勸晉王存勗稱帝宦者張承業聞之自晉陽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

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曰權之時義大矣哉

存而王遽卽大位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此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老奴受先王大恩故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魏子曰承業是也雖聖人之言何以易此門人進曰若是者何也魏子曰承業之言所以責異姓之臣詩之言非所以論宗子以異姓之義而責宗子此詩之所以不知權也詩不知權則遂失其經矣詩之言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大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且夫獻帝廢曹丕自立其時諸劉無有存者漢中王爲宗子非高祖在秦時比異姓之起功德不盛而急於稱尊未有能成大事者苟爲宗子則一成一旅可建號以收天下之心宋之末造奔迫至於厓山一舟之內可以立天子建宰相無復有非之者葢爲祖宗延一日之統猶愈於其遽絕也漢中王稱號于魏黃初之二年四月卒於四年四月爲帝纔二年而子禪立立四十有一年始滅于魏當時蜀之不能克魏甚明使漢中王從詩言不建帝號未幾

爲不疑能權貴詞不知權權之字非其人不知非其人不能

表一德以勵忠貞

忠誠報國名疏

身死諸葛亮欲帝禪得予如此則高祖光武之統已絕於黃初之二年後雖有執義之士欲以正統歸漢而無由得是故漢祚所以少延漢中王急於稱帝之爲之也人孰不樂其主爲天子主爲天子則吾爵亦因之而加貴詩顧以爲嫌此拂士之論正直之臣雖其言不用而其人可褒而王不悅故曰過也論曰同一稱帝也承業以之諫存勗則是費詩以之諫中王則非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意葢如此故曰不知春秋者不可與權

漢丞相諸葛亮受顧命

大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通鑑昭烈帝病篤謂丞相亮曰君才十倍於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爲詔勑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德惟賢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于永安其後孔明出師臨發上疏畧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甞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言之殊覺愴然、

草廬之中諸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論曰慶雲未出於山而天下望澤者其氣至也賢士未離于野而天下望治者其量遠也治亂之數豈不在隆中一言乎夙夜憂懼之心乾乾惕若之心也嗟乎亦知後主之世爲乾坤何等時耶先帝創業而中道崩殂矣顧命受托而老成凋謝矣惜乎鼎湖弓墜大星隨隕雖復告以列聖在天之靈勉以春秋討賊之義區區之意亦庶云可幸無罪而已矣

【附】諸葛亮論•置巨舟於渤海襄陵震蕩有椎牛之工雖險而莫傾也惟峽江側淵而又有兩山崎其崖支於左則左詘支於右則右詘其勢非椎牛之工所辦也必心忘於江海者得之否則身老於江海者得之何者以其神裕而智周也孔明之於漢事中山靖王之後巨舟也將如關張子龍椎牛之工也東吳北魏兩山崖崎也處於益州巴蜀峽江側淵也欲其左右不詘將何術而可議者曰僞却孫吳詐取劉璋一失也分據荊漢求好於東二失也曹操僭制蜀不聲討三失也不由子午收績街亭四失也帝親提兵彝陵失利五失也不圖中原頻征雍閣六失也若是亮之術固疎乎漢室何賴焉余謂亮之術見於外者也亮之神且智藏於中者也見於外者勢得而詘之藏於中者勢不得而詘之勢得而詘者有才而莫見其用勢不得而詘者有才而愈見其用自非斂才歸誠變化生心其能定大計于呼吸間乎然而魏據隴右雄視中原吳據長江上游控制人已疑其漢不能久也先主中殂弱冲踐祚托孤受命實有微辭人已疑其不能承先志也飛羽殉難龐統費禕早已先歿疆場無人決勝靡策人已疑其一木難支也獨以亮之身支於左右吾謂區區巴蜀而何以使東吳懼北魏怯彼則綸巾指畫而有餘猶夫巨舟置海揚帆破浪係乎操舟者之神裕智周也亮誠神明變化之人乎商書云用汝作舟楫相也者濟厥巨川之謂也非其人莫與歸

【附】顧命大臣論•間嘗讀史而上觀千年下觀千年有先皇晏駕而幼冲莫保者有長君棄世而公子

二十一史爛熟胸中方能作此等文字

眞可驚風雨而泣鬼神

表淸風以明高節

相戕者是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或朝而秦或暮而南楚嗟乎先君召命言猶在耳以祖宗數十年櫛風沐雨之勤勞奄有社稷曾不得一老臣相與維持保護遂一旦陵微至此使仗節之士以身殉國噫亦已晚矣其一閹尹厮隸雜然秉柄於政樞致使二三人孤忠之氣盡遘誅夷而國家不受樹人之報是一悲也其一武臣跋扈紛然用事於干戈致使六七王在天之靈躬爲傳舍百姓不蒙卵翼之休是又一患也有人焉孺王踐祚受顧命於舉朝危疑之時我念無他定國是於王室艱難之日宵旰憂夕惕相與誥誡羣臣亶昜以濟苟利於國遑恤吾身措國家於磐石之安天下嘖嘖稱輩焉即我先王知我國之氣數不可知或難起宮闈或變生肘腋馴致波橫鼎沸勢成土崩當茲之時臣所知者冲王所守者匪躬所質者列祖列宗之聖已耳他何計焉凡此皆親承顧命之臣所不能以利害死生撼焉者也必如是而後可以稱顧命之大臣而無愧也與

兩晉南北朝史

陶潛賦歸去來辭

大昜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陶潛爲彭澤令有督郵至潛曰吾不爲五斗米折腰遂賦歸去來

揚以昇先生門讀芝蘭篇云托根遠污垢賦性懷空谷和白沙咏云天人義利別琴力障瀾防矯然置身百尺樓上而有肩荷斯道之志也

辭以致政其首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其卒篇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情見乎辭矣或曰晉無文章止有陶淵明歸去來兮一辭吾謂歸去來兮之辭晉得而有之歸去來辭之人晉終不得而有之也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蓋有志者其人也少陵云東將入海隨煙霧微斯人其誰與歸

附五柳先生外傳先生抗焉長往何哉使其督郵未至彭澤未離抱忠義而無術以自全斯固時事之莫必者也先生之賦歸去來辭其亦蚤已見及此者歟昔王子揚當明嘉靖間以舅氏張永嘉有寵於上柄用輒以喜怒進退人時子揚令吉水召拜考功歷職文選晉秩祭酒陰能調護善類脫其荼毒及永嘉寵衰子揚遂引疾請告交游中有志節者多疑之君子曰甚哉自樹之難也以故至人寧愛身以遂已毋寧貸時以便人使子揚以縣令歸山如陶靖節故事潔志峻節心迹之際皭然矣顧其意亦欲委曲盤桓救十一於千百而卒莫能諒其心也

附芝蘭篇東土有芝蘭幽芳惟汝獨氣味迥不猶耻同凡卉逐托根遠污垢賦性懷空谷吾自秘吾珍風塵非所欲一登晝省臺厥吏斷不俗念昔周

明報復以畏天命

僭竊之徒、所畏者天

匪徇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耶

勉敬謹以定勝算

前苦秦得天而晉違天此書晉得天而秦違天得失何如

濂溪愛蓮在水曲亦越陶淵明種菊香自足羨汝潔且馨求之當豫蓄所遇非其人去焉恐弗速嗟彼儕伍儔棄蘭思植木植木擬棟樑植蘭同金玉悠悠行道心此意將誰告

漢主聰死粲立靳準執粲殺之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劉聰本起僭竊名義不正而殘虐天朝民物之主困辱二帝于靑衣戎服其獲罪於天已甚矣要亦典午之厄故天不能使之逃其難歟嗚呼世變至是綱常蕩滅謂之天道無知可也及觀劉聰死太子粲立靳準執粲殺而代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屍焚廟乃知天假手於靳準以報其戕辱懷愍之罪孰謂天道之無知哉所爭在轉盼間耳春秋嚴正閏之辨謹僭竊之防不以彊恕不以弱貶噫其可畏也夫

晉敗秦苻堅於淝水

魯論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晉謝安當國薦兄子謝員爲冠軍將軍謝石爲征討都督時秦王堅大舉入寇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都下震恐謝員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員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員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

定大謀於萬全決大策於不易行須事也安得以度外置之

郗桓冲之援正如一局危棋使無子空枰何從下手

趙潛庵曰得天全在一懼字故所謀皆就此是書命名之意也

員是日員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人衛京師安固郤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閑兩月謝石謝員等大破秦兵於淝水殺其大將軍苻融秦兵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相蹈藉而死者塞川蔽野堅登壽陽城望見八公山草木皆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之七八史稱謝安矯情鎭物而胡致堂獨贊謝安明於料敵故能處置優游靜而不擾王陽明駁之曰晉之破秦兵於淝水也天也朱序反間之謀也晉祚雖衰天命未改故能使草木效順風鶴皆兵耳諸謝豈能大破秦兵耶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當苻堅入寇重兵壓境此何等時也爲謝安者誠宜兢兢業業與員等晝計定策此兵家所謂多算乃勝盡人事以聽天者也夫何命駕遊墅圍棋決賭畧無臨事而懼之意桓冲之援則拒之幼度之請則寂然又無好謀而成之慮任軍國重寄者果如是乎王陽明駁之是矣以爲此特孤注之險耳獨不曰是役也安不能懼而員能懼乎員能懼而畏天以獲祐乎若謂謝安明於料

得人得天。書法自見。

謝安內舉不避親疑。得以人事君之義。至末不沒其功。亦文字欲揚先抑之法。

敵天未厭晉諒苻堅必不能得志於長江則不獨
謝安一人即秦臣權翼石越及陽平公融等皆云
歲星福德在吳君臣輯睦民爲之用殆未可伐王
猛臨終之言亦曰晉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
後願勿以晉爲圖苻堅獨不畏天而妄行舉動遂
至殺人盈野身死人手爲世戮笑無他不能恐懼
修德氣盈志驕而違天以速斃耳故不曰謝安決
策敗苻堅於淝水而曰晉敗秦苻堅於淝水益言
晉之得天而獲天祐員之能懼而佐晉得天以獲
天祐耳要之員之能佐晉得天以獲天祐者詎非
謝安爲國薦賢之功哉若安者可謂社稷之臣矣

推至隱以辨誠偽

張子武曰。老泉之文得力于孟子。故能無中生有。翻駁見奇。然必翻出大議論來。方見有關係于綱常名教。茲則義正詞嚴矣。

宋主劉裕弑晉恭帝于秣陵裕殂太子義符立爲徐
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等所廢弑之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史稱劉裕孝於後母
胡致堂然之予獨謂裕廢弑其君如弁髦彼所謂
孝於後母者亦僞耳蓋忠臣出于孝子之門天道
報施不爽其應裕果能孝則必不弑晉帝裕果能
孝則其子亦必孝於裕乃厥子居喪無禮裕身秉
利便而廢弑其君是惡得爲誠孝乎詩曰洞酌彼
行潦挹彼注茲能孝者必獲孝報能孝而忠者必
獲忠報自然之理也劉裕身爲弑逆其臣徐羨之
等習見之雖親受顧命覦廢其君如奕棋則裕實

有以啓之也春秋誅心之法嚴於斧鉞前事之表
後事之師也曾不旋踵而覆轍相尋亦大可懼矣

表忠直以昭信史

魏司徒崔浩刊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魏主使崔浩高
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
性巧佞謂浩著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不如浩
之精微乞頒令天下習業湛標又勸浩刊所譔國
史于石以彰直筆浩從之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
步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石北人無不忿
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魏主怒使有司按浩
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

死生有命。高允可謂知命矣。

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勸其首實庶或見原不可
重爲欺罔崔鑑謂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
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
浩被收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制由崔浩請
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
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
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
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
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魏
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
冒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

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詔誅浩滅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崔浩辜負聖恩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辭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吾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論曰巧佞之讒害直臣也爲禍大慘矣殺直臣而使上下欺罔釀成大亂以階厲國家不可言也殺直臣而使後世直臣畏死而隱諱不敢直書致使是非迷謬使人莫知適從無以勸懲百世尤不可言也魏主猜暴之主耳前命譔國記曰務從實錄浩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則浩爲良史矣魏主且宜旌之何以前命之而後殺之耶雖崔浩不能見幾而兆殺身之媒不爲無過然詔書前後互異使人疑畏莫措則國事之大非矣幸也高允死不易辭尚不致欺天而罔後如孫盛之直書枋頭激怒桓溫而不顧諸子以百口請易一字而愈不顧所謂董狐古之良史書法不諱足以示勸懲於萬世耳不然人孰不佈死易一字

杜史公曰忠臣直諫使奸邪斂戢不敢肆橫可以治一世之天下史臣直書使亂賊膽慄不敢肆非可以治萬世之天下

以贖百口之命且又加榮焉問古今來千萬人中所不肯爲者有幾人乎惟其甘於死而如飴不肯欺天而罔後庶褒貶正而後人咸知所畏也魏主知旌高允而赦其罪獨不能免崔浩之誅則讒口之蔽也彼桓溫謂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自知力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易史筆一字之貶譏是信史者亦春秋褒貶之刑書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域中有三大權曰天曰君曰史使史非直筆何以與天君之權並重耶

附高允論•按氷叔集國書之役高允旣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歎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爲此言者至高之行人所樂居而允顧退然自托於小善此古人所爲不可及也或饋楊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宜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夫廉吏惡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間無復有鬼神震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祿雖金川門不痛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士之責也旣巳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汚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君子曰吾於允得

褒忠孝以勵全節

保身焉中牟既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蕭道成弒宋主昱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定討討誅道成不克而死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袁粲以母喪去職孝也以國難入赴忠也既又固辭求反墓所不許而後領中書監禮也謂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力拒蕭道成之議義也道成弒君粲等定計討道成節也雖謀泄于黨賊之褚淵致隕厥身似不為智然忠肝義膽凜凜與日月爭光成敗利鈍非所計也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又誰得而議之況道成遣戴僧靜踰城殺粲粲謂其子㝡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然以名義至此及僧靜所粲㝡以身衛父子俱死一門之內臣為君死子為父死忠孝兩全百姓哀之為之謡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為褚淵生秉父子亦為追者所殺

槃秉及㝡之死可謂死重於泰山者矣

闡至性以褒純孝

梁吉翂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孝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馮翊吉翂父為元鄉令為奸盜所誣逮繫廷尉獄罪當死翂年十

昔東坡題家孝子坊云三月清明禁火時雨中芳草綠離離道傍華表知無數下馬惟看孝子碑毋一展論使表揚古之情頌深

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克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罪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乃止論曰求名而名不至者庸人也不求名而名至以至於逃名而名卒不去者賢人也翂也孝而賢矣孝經曰顯親揚名孝之終也翂出父于既死之獄而享有令名又懼因父得名益生愧辱人皆曰翂之年幼也何以能為是余則曰翂而能為是也何以謂為幼且夫人亦顧其天性何如耳是道也厥謂以孺慕克童心

察災異以勵修省

魏有獻雞雛四翼四足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魏有獻雞雛四翼四足世祖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今雞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以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

考據確當與丙吉問牛喘徒傜觀聽者異矣

斥誕妄以法聖賢

耶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茹皓等伏誅魏主由是愈重光論曰春秋不諱災異政使人主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識微而知著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豈虛語哉

讀史外編 語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易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是故物不能以久居其所則變聖人所不諱也春秋時有鳥一足立於宋東門之外或曰此鳥名爰居或曰是神也宜祀之然皆不可考矣大江之濱有惟物焉河伯之所生也且大造物者必有故焉亦求其所以然之故可矣

梁主祀南郊著作佐郎許懋諫封禪

尚書闔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目梁主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書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完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

正本清源。以養其學。自無紛紛。封禪之責。矣。

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論曰封禪之事秦宋代皆行之即賢如王旦猶不免受美珠而弗諫況下此者乎如許懋者眞不惑乎邪妄之見而引古義以折時王之謬也喜功好大東征西討糜民命而促國脉恒必由此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之不修而封泰山禪梁父則寘寘而至終身矣

余雲思曰。博徵典核。居然西京。董賈之遺。

附 天妃廟文 自古帝王禮圜丘方澤而又柴望山川五嶽四瀆等秩並崇其或有事於山曰旅於水曰縈厥典尚矣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以四時祠江海論者謂海祭於是乎始海之神固重哉明興洪武中考禮定制正百神之祀諸不在祀典皆罷之而岳瀆河海古帝王忠臣義士之外又有眞武五顯漢壽亭侯及天妃之廟咸爲羣祀之正神道設教先王不廢也予按天妃出于宋世亦海神也閩粵之地其威靈功効尤著赫赫在人耳目凡渡航海卒遇惟風怒浪舟楫瀕危勢且無措則舉衆焚香稽

顙號呼神即來拯神之來也檣上有光如火如鐙異香藹舟逾時不散衆俱見聞須臾昏霧頓開風正浪平舟得達岸人以寧甦之死而生有如反掌閩粵水國其人動必經水故其祠天妃爲謹每每先事而禱至誠虔恭齋戒備物以冀祐相幸而卜許則無波濤之驚風利瀾安往來恬駛數百年來其有功德於民不可勝數宜聖明廟祀之也矣予嘗聞先輩言海於天地宜爲妃故海神稱天妃亦猶在傳謂火水妃也妃之義如此其然邪抑猶揣理之談邪夫陰陽不測之謂神海亦不可測也況其神可易論邪以閩粵之海之大則其主宰於冥

寔者力必倍有大焉者矣朝廷祀南郊申上制也民間祀天妃達下情也皆爲合於義而吾則更有進矣大凡人之能感動天地鬼神者以至誠也至誠非一日之積可以襲取躐得必其平時無欺於暗室無獲罪于天而後可也吾順之人其風素淳而邇年頗變苟能知神道響應如是人人黽勉立誠爲善然則神之庇豈有旣乎是亦設教維風之一也

隋史

勵修省以畏天命

隋煬帝建東都于郟鄏大征遼東不利九軍皆陷沒而歸

慾驕與而不見、詛譏作而閉闔、此本寃先撥之患、

參論闡義 寧海余雲祚曰按編年煬帝弑父戕兄而奪位卽位後驕淫無度幸洛陽建東都于郟鄏北巡榆林作離宮于晉陽誅大臣賀若弼宇文㢸高熲等大築亭障于西北北巡五原作宮于汾陽濬河由清水達于海號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西幸河右征吐谷渾至覆轅山又以兵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爲二十四軍分左右道大征遼東不利九軍皆陷沒論曰煬帝不自修省窮兵黷武天下騷然羣盜乘機而竝起於是扶風稱帝延安稱王離石稱天子帝猶不知懼北巡至于鴈門爲突厥所圍眞可謂不知天命而不畏者矣

額人正曰。淹貫博洽。可與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竝傳。

附 讀隋史詩 宮簾剪綵四時春金殿笙歌續後陳但愛紅顏遮上苑那知白髮起風塵迷樓柳影參差鶴玉樹花殘落寞人回首繁華傷往事昔人哀痛後人嚬

附 歷朝兵制考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民自爲兵兵自爲食葢制莫善焉而惜乎古制難復已昔人謂嬴秦實分兵農然秦制郡國材官有事檄發西漢踵之發則兵散則仍農猶未劃然爲二鼂錯獻議實邊始言募民然亦未嘗顯然名以爲兵而官實以餉餉之也武帝廢南北軍分置校尉而召募始興唐鑒隋獘制府兵猶有井田遺意迄開元改府

筆意絕類韓昌黎、

兵爲長卒而召募之制行矣召募之制行而餉饋之費始騷民間矣葢自天寶而後李鄴侯陸宣公下及杜牧非不愀然舊制而卒就召募也業受必趨之勢無可如何耳至於長卒末流極于敗績角戲無兵可交而宋亦以召募頻興饋餉不支則掮循失宜措置太濫有由然矣春秋列國之戰每毎犯其偏師而勝負以分從未有全師陷沒斬首百萬如長平之阬者無他井田之法變也要亦物窮則變之時故天皆聽其變以成其莫可如何之勢非聖賢之短於謀國也

鼎刻杜史閣余崙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二終

鼎刻柱史閣佘崙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三

順德進士寧海柱下外史佘雲祚善將父論定

唐史

戒盛滿以圖勵精

唐太宗二喜一懼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貞觀三年唐太宗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至治之要願陛下愼終如始則善矣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朔方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處豐盛而不憂是燕雀處堂之喻。

論曰天下已治矣見爲已治則亂生天下已安矣見爲已安而危伏蓋亂未有不生於治之日而危未有不伏於安之時者理勢之相因也古之哲后察理勢之相因故於已安已治之日而時廑一未安未治之形于意中者豈過爲是汲汲哉誠以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而後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君子謂貞觀之治治幾刑措其致此者非偶然焉故曰始於求民之情中於通帝之命而終於敬畏不二之心

柱史公曰三代以後得天下者莫彊於秦莫富於隋莫盛於唐莫大於元太宗畏懼之言其憂盛之心乎

褒貶予奪。偶從明善。中來春秋之法。事同而功異者此也。

附唐高祖論寧都魏禧云唐高祖廢鄭國公與晉武廢陳留王隋文廢介公宋太祖廢鄭王同一篡也何以不爲竊統曰陳留介公鄭王初無罪不足以失天下其臣又皆以勛戚居中用事爲先君所依託一旦欺人孤寡而攘奪之故雖晉武隋文成混一之業息南北之兵宋太祖禪受之後奉其故君與子孫無失禮深仁厚德浹數百年而其得國之不正終不可以貰隋之淫虐過于桀紂李氏興兵而誅湯武之業也而借乎其立侑而禪之以湯武始而以莽操終謀之不善非其本志固不可以爲篡混一之功比晉隋而仁恩之在天下者等宋祖故予之也

戒敬畏以防微漸

魏徵因旱疏十漸

詩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鑑貞觀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在貞觀初淸靜寡慾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一漸也初護民如子不輕營爲頃旣奢肆思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己以利物今從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今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漸進玩好之作不息

魏徵不遇太宗十漸之疏何由得逞故人主貴容直臣令須殺此田舍翁恐太宗亦始容而終不容矣

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今顏色不接或詰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今長傲驕武九漸也初頻年霜旱戶口如故今疲於徑役關中勞弊怨離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上深嘉奬嘆報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論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創業之初未有不敬天勤民者迨其後稍縱弛矣遂至於隳損聖德紀綱廢

壞而不可救從來英主之暮氣英主之朝氣開之是以君子謹焉

讀史外編 按西游記魏徵奉命斬蛟之事其說固誕妄不經然春秋時狐突見共世子荀假亦既徵其事矣張巡曰死當爲癘鬼以殺賊周新曰生爲直臣死爲直神蓋皆因末世予奪失宜刑賞錯亂故天不得不命爲正直之神以洩生人不平之忿也

正倫敘以敘彝常

六月四日

七篇闢義寧海佘雲祚曰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太宗勘平禍亂身登大寶樂則樂矣然當高祖卽位侍宴宮中每念厥母不獲見高祖之有天下常以爲悲至於泣下欷歔則不得父母俱存之樂矣建成元吉因忌成諸遂至六月

東山破斧零雨共歎雖念王室亦抱疚傷心之處彼有天下者天倫之樂尤多缺陷難言哉

四日喋血禁門手刃同氣則不得兄弟無故之樂矣昔漢文帝廢淮南厲王而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痛哉其言之也及考太宗欲自觀史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房員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論曰太宗殺建成元吉而援周公以自比獨不知納巢剌王之妃至欲以明母繼文德而后將何所援以爲比乎宜乎魏徵引辰嬴爲對以此知太宗俯仰多慚德矣史言唐萬目舉而大綱不正有由然也不數十年而武氏之禍幾至

覆宗良可懼哉

柱史公曰按統運編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癸卯是年內難作皇子齊王祐以齊叛魏王泰陰結朝臣欲攻太子太子懼與侯君集謀以兵攻大內事覺四月乙酉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徙黔州幽魏王泰于北苑徙鈞州立晉王治爲太子是爲高宗嗚呼太宗英主也而處兄弟之間有遺憾焉諸子尤而效之太宗至欲自投於牀以自裁亦當自省而思悔過矣乃內難畧定雄心復起甲辰幸洛陽又親征遼東乙巳大破高麗丙午遣李勣等大破薛延陀於是荒服十一國修貢惟謹丁未起翠微宮

于終南戊申遣阿史那破龜玆獲其主以歸得大城五小城七百餘於是帝乃喜曰今四海寧一乃帝王之樂也豈知禍已在肘腋間乎盛滿之憂可勿戒哉

謹天戒以防陰旤

高宗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次月夜大雨山水衝轘武門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謹按易八卦坎爲水陷也謂一陽陷於二陰之閒也五行火烈而水緩故水柔道也陰道也婦道也水流就下水之常性婦職主內婦之常道武氏以女而君主天下失其常道如水衝上而失其常性此天地未有之孽古今

先天畫卦之旨五行生尅之理與上天垂象甚顯人患不能於此中深究其義耳

未有之變也故上天垂象以警之使之內省而防於其微也高宗以甲寅三月立武氏爲昭儀夏四月卽有水衝轘武之異天之示警也捷於影響矣夜而大水陰盛之象又水性無定之象也至於上衝轘武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則又大肆誅戮之象也其後武氏改元稱制天下幾無陽矣僭竊正統無定甚矣任周興來俊臣輩開告密之門極誅殺之慘殄滅有唐宗室殆盡此其先見者乎然可幸者陽陷于陰卒能轉險爲平轉危爲安故狄仁傑慰撫河北表赦脅從從容進諫反周爲唐有陷險而出險之義焉徐有功活死囚者萬計有行險

宋璟剛直御當末季卒能全其身而有濟然則明哲保身又豈在於諂附以自容者歟

而不失其信之常焉宋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有剛中而心亨之道焉獨惜天示變異而高宗不知恐懼修省以荅天意在廷之諸臣亦無有以恐懼修省之意告其君遂至毒流海內以幾於亡易曰羸豕蹢躅履霜堅氷必然之勢也

附 天人理數解按統運編年唐貞觀十四年於易爲旣濟二爻屬離離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旣濟之卦互得坎離止戈重照水卒滅火易義昭然矣然天何嘗與人違理豈嘗與數左在主持運會者察入卦于幾先則善矣先是李淳風奏記唐君臣

王雪園先生曰發明書法之義真足維萬古之綱常

豈不聞乎抑聞之而不深信乎夫言之不信於天乎何尤

明大義以削僭竊

帝在房州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中宗被武后廢爲廬陵王安置房州改元稱制是時唐之天下非帝有矣綱目每歲必書帝在房州不與武氏之僭統也與春秋於魯昭公被季氏之逐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竊國也同斯義矣明斯義於後世而後跋扈不臣之人知不爲天下萬世公論所與皆不敢萌睥睨神器之心其所以懼亂臣賊子之膽而爲天下萬世人心防者至深遠矣

讀此方知海瑞爲南京都御史時曰不開高皇帝杖御史法予竟杖之究竟意氣用事奸爲名高耳非正論也

燕國公張說論杖朝臣之失

詹論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禮古者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而勵氣節也臣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勞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論曰君之使臣也以禮然則臣有微過而杖之非禮也且朝廷不宜以一青掩大德宥之可也曲全之以俟其悔悟可也即不然或過大行黜退之可也黜之可也廢置之可也又不然而怙惡不悛流竄之可也賜之死可也何乃下廷尉杖之以辱士大夫哉斯言非爲一時計實爲天下萬世培養士大夫廉耻氣節計也

附中官傳其畧曰昔漢相蕭望之聞宦者勸帝下廷尉召之仰藥而死帝曰朕固知望之必不肯下也果然殺吾賢傅明都御史高攀龍聞魏忠賢遣緹騎至赴止水池死遺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是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北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茲二事者足爲遇士大夫之鑒矣

中書令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尚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明皇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論曰南粤爲相自九齡始識反相於祿山未足爲九齡多也金鑑一錄益實有啓乃心沃朕心之功焉不然九齡既去而何以明皇猶有曲江風度之思也說者謂南人不可爲相過矣

金鑑之錄照及萬世千載以後曲江如生矣

讀史外編 按文昌化書梓潼帝君自汾陽傳道厥於死生再奉帝命輔唐室故命長子嵩石生於清河氏之家即九齡也明皇時李林甫之譖毀肅宗而帝賴之以不易至於議論風生首登七寶山坐有文殤戰師之雄應制走九之辨後瀘陽之亂明皇幸蜀靈劍嶺而觀中原數日吾聽九齡之言不至於此也千秋金鑑之錄其即文昌輔佐唐室之書乎惜乎明皇不足以語此而致令播遷隴蜀然後使人過嶺南而致祭曲江服其先幾之哲也晚矣故難進易退之君子往往當時不能識及其身沒而後議追維嗒昔已無及矣予茲憫焉

附相臣論古之所稱相臣者其初必有不欲自見與不忍以自見之念天下乃荷斯人之福然事變當前衆疑而不解者相臣則破天下之疑而解之家國之事衆怯而不前者相臣則破天下之怯而前之既許人社稷之事矣不踰時而還之所謂大臣者不當如是耶如徒曰養望以自重也其始若同于休休有容者之所爲其獘至於庸祿而無所短長以自效以是而號於天下曰相臣也反不如庶司百職之以一才自獻一能自展者猶不至以

明昭報以抑聚歛

禍滿天下。富大者受之禍滿天下。惡極者當之。奈何而不深長思也。

冥冥决事也國家誠何賴有若輩哉必也伸于横議而莫吾屈歷于百折而莫吾撓冐于不韙而莫吾臧然後可以稱天下之相臣而無負也歟唐之宋璟宋之李綱庶幾近之若姚崇王旦輩量有餘而識不足矣

王鉷伏誅

大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公其利於人未有不獲福而慶流後嗣專其利於已未有不取禍而殃及家門誠以利於已必害於人大利于已必大害於人於是有死于饑寒者有死于賦役者有死于受賄枉法者有死于桁楊縲絏者駢至天怒人怨身死人手餘殃及後也宜矣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弘羊孔僅之流其明驗也王鉷聚歛恃寵領二十餘使顯赫極矣而一旦以術士任海川之事誅戮無遺人人咸切齒之然則聚歛之臣爲天所惡若此之甚也可不畏哉

附阿堵賦　屬西方之庚辛合艮坎以立名寡多不均德怨相半造物賴以流轉林總藉以滋生寒華瑣士驟得之而揚誇結駟華門輕視之而揮霍披霜藏月蹈危涉險逐蠅頭之微利探虎穴以何辭一錢能死英雄生可使殺殺可使生幾文足易告

可與骨褒鏡神論相表裏。

寓名節以戒諂諛

陝郡張君可謂富貴不能淫

身貴可使賤賤可使貴有而名之曰富受好惡之圖忌來勢利之逢迎無則目之曰貧親儔常恐其貽玷神鬼亦叱爲運衰居職由此分貪廉爲臣以之辨忠佞惟冰蘗自操者不爲汝而敗節而貨賄是黷者恒因爾而喪行吁嗟哉世境代謝天道何常嘆石崇兮安在懷夷齊兮流芳縱銅山與鉤礦亦夕露而朝霜是以達人神悟哲士智藏齊萬化于渺渺等千慮于茫茫感富厚之易盡奮夙願而難忘矢貞志以自立聊苦守以徜徉

冰山

詩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楊國忠爲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爲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毋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論曰載稽古昔先民有言維城之狐假厥虎威虎歸于山城復于隍吁嗟狐兮靡所依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張君之意將毋同

附秋述　按杜甫云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楊子雲草太元寂寞多爲後輩所鄙近之矣嗚呼軒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

誅亂賊以表忠節

我棄物也予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應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予魏于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隷天官告余將行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安祿山反慶緒弑祿山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自安祿山反漁陽一朝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常山太守顏杲卿罵賊不屈死于洛陽之斷舌矣饒陽裨將張興御史中丞盧奕留守李憕罵不絕口亦死于東京之鋸殺

首難者必豢斯僇天與君與史皆共誅其權

明經權以定大計

矣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死于睢陽之城陷矣樂工雷海淸悲憤至於西向慟哭亦死于試馬殿前之支解矣明皇棄賢養奸釀成大亂遂至忠臣義士殺身至無完膚毒亦慘矣祿山僭竊大號自謂長享富貴而不知變生肘腋一夕被其子慶緒殺之亦無完膚蓋祿山以臣而叛君慶緒竟以子而弑父均爲王法之所不容春秋誅亂討賊必嚴首惡之戮所以扶三綱而懼亂臣賊子者至矣

唐肅宗卽位於靈武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處天下之事有經有權唐肅宗卽位於靈武蓋權而

責肅宗而繫以唐見肅宗有再造唐室之功也

不失乎經者也而范華陽乃以叛父咎之抑何不知權之甚也當明皇幸蜀崎嶇劍門水綠山靑無非悲悼唐之社稷不絕如綫矣天子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孝豈僅效常情子道徒修定省之儀文守區區之末節乎何使肅宗不卽位於靈武同馬嵬唐之天下岌岌殆哉君臣終棄父子終爇明皇卽欲爲太上皇不可得已予故曰靈武之事權而不失乎經者也魯昭公以權存其國唐肅宗以權存其天下有國者不知春秋則處變事而不知權天下之大事去矣如之何而不熟察也

靈武卽位論按氷叔集靈武卽位之役范祖禹氏以爲以子叛父王生愈融駁之曰馬嵬之留明皇宣旨欲傳位太子安得謂無父命且明皇之不能興復蜀僻遠非興復地甚明而太子不正位號不足號召天下之豪傑唐史曰顏眞卿頒詔江淮河南北由是諸道知上卽位靈武殉國之心益堅觀此則太子義當正位何疑乎魏子曰是役也當論其事與勢不必以父命論如必父命然後可則宣旨欲傳位者欲之云耳非實有傳位之詔也明皇至普安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與諸王同領各道節度都使及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順天應人吾復何憂乃制自今改制敕爲誥

反覆窮究。理無微而不晰。俱從熟讀孟子脫化來。

表疏稱太上皇然則使者一日未至明皇何嘗一日以太子爲天子哉太子遽徇羣臣之請此因亂簒國范氏叛父之說所由來而特不能深窮其說耳且子以爲不卽位則無以號召天下史稱諸道知上卽位徇國之心益堅蓋非謂爲太子則徇國不堅必卽位而後堅也當時天子倉卒遠奔太子諸王並莫知所在天下無主義士雖有殉國之心而無所屬至是乃知太子實在朔方雖不卽位諸道必踴躍以戴太子唐之末造僖宗亦嘗幸蜀矣朱玫擁立襄王熅雖無太子之號召李克用猶倡義帥諸道以討之天子竄處西蜀而太子興復北方其誰敢不受命況以郭李諸忠臣之爲將者乎愈融不能對已而請曰然則靈武卽位非歟魏子曰何爲其非也論理者必深窮其是非之盡論事者必深窮其利害之盡今夫肅宗以太子號召勢固無所不可然天下將帥必心懷疑二而不肯盡死力以效其上蓋當日迫於忠義惟郭李二顏張許之屬其他率思取富貴傳子孫以自利者也昔者太宗率其謀臣勇士爲高祖取天下天下旣定高祖爲天子未嘗不重太宗之功其後入諸子諸妃之讒太宗幾危而秦府文武重臣皆不免得罪劉文靜首唱大謀其死也雖太宗力救不能得使

定國是以誅奸惡

是時高祖爲太上皇太宗爲天子則豈有此宋宣和末金人逼京師徽宗將出走欲命太子監國李忠定公綱曰今日之事不正位號無以鎭壓人心監國不足用也明皇崇任小人窮聲色奢侈之欲毒亂天下與徽宗畧同向使肅宗以太子收兩京而明皇爲天子天子耄荒小人因緣用事必又將置其所愛而除其所憎建功之臣凜凜乎有首領不保之懼且夫高祖已事諸將夫誰不知者而謂其肯安心竭力致死以圖恢復乎吾觀明皇旣歸以六等定從賊諸臣罪肅宗欲免張均張垍死叩頭流涕爲請上皇不可卒流垍嶺表而殺均夫誅均於法誠當然肅宗之心豈不甚欲其生哉上皇如是爲天子抑可知故曰不卽位則將帥心懷疑二恢復之功不成故雖明皇無傳位之旨而肅宗立焉可也功成而退居東宮可也父不許尊爲太上皇而已盡孝養可也夫子之論亦所謂不能深窮其說者也

盜殺李輔國竊其首及臂以去

春秋闕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眞西山云輔國專恣兩朝卒不免肢體殊分投首溷厠之慘其亦何利耶此可爲小人稔惡之戒至哉斯言亂臣賊子得不爲之大懼耶輔國以宦官挾天子遷上皇賊國

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名正言順矣

斥奸邪以勵孤忠

顏魯公可謂威武不能屈

母是一盜也盜殺之而竊其首及臂又一盜矣爲代宗者輔國有罪當按法以誅之乃不欲顯誅之而使盜殺之是朝廷所用者又一盜矣春秋誅意之典皆等之盜三盜在朝國事尚可言哉

贈顏眞卿司徒謚文忠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曾南豐云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魯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公當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如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郎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慗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之節義凜凜歷忤大奸顚跌撼頓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忌曾子固知言哉予考公宣慰李希烈行至許與朱滔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七十有奇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有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

不知其實而死贈之則爲美知其賢而置之死徒贈之則爲剌春秋書法大有責備維撥之意讀史者不可不知

乃謝之論曰歲寒知松栢知之晚矣常山太守顏杲卿當時天子不知名詔贈之錄死節矣郵忠矣然君子猶有微辭焉謂其知之于先使爲良臣勿爲忠臣猶愈于身後之郵也若顏眞卿之挺挺忠節舉朝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卽德宗亦知之有素矣知之有素而故信盧杞之奸而擠之死及死而贈之是猶知比干之聖而故欲剖其心也其去商辛也不遠矣春秋文成於此起義在彼美刺不嫌同辭書贈顏杲卿張巡許遠死節者美之也書贈顏眞卿死節者刺之也永樂初成祖入紀綱譏言殺冷面寒鐵之按察使周新旣殺乃曰有此好人枉殺之矣將無同

附盧杞論唐德宗時李希烈反陷汝州盧杞言于德宗曰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遣之使希烈必能折其口而服其心因命眞卿宣慰希烈烈初畏公忠後卒置公阱余子曰小人之陷君子也葢亦多術矣哉嘗聞毀人而陷人於死者昔之人有言之者矣有行之者矣費無極之譖伍奢上官桀之譖霍光是也譽人而陷人於死者前未之聞焉後乎此者有言之者矣有行之者矣閔湛郗標之稱崔浩盧杞之稱顏眞卿是也合二者觀之而杞之奸爲尤甚何者閔湛郗標不過曰浩

希烈安能遽害公宰相盧杞狀日月

顯忠誠以

所著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頒令天下習業又勸浩刊所譔國史于石北人忿恚浩竟以此誅死向使浩不從其言湛標之計安得行哉若杞則適伺希烈背叛德宗昏闇之時三朝舊臣忠直剛决舍眞卿其誰也故其計必行而其術愈巧且其時眞卿忠直之名著于海內勢不得復別出一說以陷之雖秦檜專政可以成胡忠簡之名盧杞計行可以成顏魯公之節而碩果不留國家之大事去矣自此討獲售羣小得志效法而接踵者不一而足于是有委之招討假賊手以殺人者有之借封疆之案以遂其報復之私者有之咸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幸也皆盧杞啓之也又况明皇西走之時郭子儀提孤軍入朔方屢遭讒譖詭奪兵柄厥後大敵寇邊皆云令公捐館子儀朝聞命夕引道免胄見敵敵始却走萬一不協杞意又將移是計以陷子儀不幾令忠義之士聞風解體社稷之臣褱足不入哉可爲長太息矣昔令公庭見賓客不却左右唯於盧杞未遇時見之令公屏左右曰恐他日擄拾小失以陷我輩于阱中者必是人也是則可謂知人已矣

鄴侯李泌極言國本不可易、

回主志

貴閣庵先生曰處人骨肉之間此天下之至難也而尤難處者帝王之父子處之不得其道則天下歸過于君父而亦不憐其臣子所以難也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目德宗欲廢太子乃召李泌告之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瓜臺辭肅宗乃悔而泣今陛下旣知肅宗急而建寧寃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無他矣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

倜必有友况父子乎

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論曰太子國之本也本固則天下屹然不搖矣誠以有宗祏之寄則亂賊易生居嫌微之間則讒構易入德宗欲廢太子微鄴侯危言動之則德宗又復繼漢武帝悲愴於思子宮之作矣一綫之唐岌岌乎殆哉春秋正名定分立子以嫡以長故齊桓首申王禁曰無易樹子誠懼國本一搖則禍變不測以至於骨肉相殘無已時也戒之哉

勸納諫以開言路

可與儀老泉諫論並傳

李絳論諫之益

尚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唐憲宗問李絳曰比來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擿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如何對曰此非陛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又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

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論曰人主懸賞諫之典矣批鱗者何人也建罰不諫之條矣寒蟬者接踵也故諫之難難若登天又况移賞之典於不諫而移罰之條於諫者乎將何以使讜論聞於上而諂諛息於下者乎君子謂李絳庶幾其能責難而無面從

杜史公曰孔明出師表有云宮中府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胡安國論遭貶諸賢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以爲小事爲不必言事之大者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二公之論誠可爲君求諫而臣必諫之法矣

明友誼以勵移孝

刺史柳宗元請以柳易播

詩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唐憲宗惡王叔文之黨皆以爲遠州刺史時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由是得改連州論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冐難來者其王修歟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彼有移難於友擇便於已者聞子厚之風可以少愧矣

讀史辨俗 按柳子厚與韓退之皆負有才名而皆同時先後被貶于嶺瘴之外或曰高才爲神鬼之妬名者造物之所忌也故鋒之銳者必欽折焉余曰不然盤根錯節天所以練英雄而使之有德慧術智也向使昌黎不刺潮何以徙鑑魚之暴子厚不刺柳何以傳鈷鉧之名至謬以韓湘子仙爲藍關奇遇外錯愈甚矣讀昌黎祭十二郎文惟余與汝兩世煢煢是何說也吾恐正索解人不易得矣

附 愚溪記・按永城古瀟湘地也春秋時冠裳之會六而楚不與焉則知洞庭以南豈復有江漢遺風乎張道祠曰古者名流下五溪往往不得已之所爲也其綿山亘嶺夾於深茅篁竹習尚慓悍號稱難理迨滋茲土民之廉以直者可歌風靜以好者可歌雅是必有一二刺史執事更於茲土而爲之者然則易理而理不見其異難理而理君子之所爲也見其螺髻而出攝袴而行人多好訟嚙茨不揣婦詐而語人多好濫凡刺史百執事早作夜思吏若土者以難理不理置之而已余訪愚溪其地蓋有柳子廟云穨垣雲臥坏道苔生朱旛皂蓋䥫畫貞珉慨然曰何之所爲難理者不難於理民而難於自理不難於自理而難於自理其中以爲難而置之之意考之古誌名流遺跡少概見焉意者靈淑之氣不產茲土而鍾於刺史執事之流歟抑

孟端士先生曰能於盤根錯節處調劑方不負上天生我之意

有待而然與

論開元天寶理亂至言

大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通鑑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明皇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由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根之後世以爲至言論曰國家理亂之分槩于用人之當否固無能易其說以進矣然用人之當否尤原于君心之好惡苟或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菑之逮身焉必也此則正本清源之論矣

附 氷叔平論・匹夫而好人惡人其好不足恃而惡之無所害使一旦操賞罰之柄則一人之意足以治亂天下而有餘故欲善賞罰之道者必先平好惡吾嘗觀好惡之所以不平其故有五一曰性悖一曰習慝一曰眩于目一曰驁于耳一曰域于智之所不知是故能反乎此五者則好惡平矣惡賢而好不肖性悖者也好其所親近焉而已習慝也有善不能擇擇而不能善者耳目之過好惡其所

慎任相以分理亂

不善者惡其人善矣

知而不能擴其所不知以己量人者域于智也且夫吾之于人必有所好惡于其間則將入乎五者而不能以自拔是故反乎此五者奈何性悖之人謂之天殃天殃者千萬之中不可一二見智慝奈何非聖之書不敢奉非義之士不敢親吾詩之古吾之好惡于是焉法之吾諏之今之賢吾之好惡于是焉衷之絜其好惡之宅則其來也有以應之而不亂眩于目奈何砥砆之石其光璘然人或以為琁璞而不琢則直之矣故能諂吾之目吾則好之不能諂吾之目吾則惡之錐之處囊也其頴立出襪劍毀亐雖有長技不得見是故必謹持其所諂毋忽其所不足驚於耳奈何十人譽之則吾不敢惡十人毀之則吾不敢好且夫好惡者必愼于所先入先者主之後者奴之殉其虛必喪其實執其先必距其後域于智奈何一人之智匹十人絜以百人則詘矣智匹千人萬人絜之又詘矣故守一人之智者必愚一人之好惡出于性焉性則懼其悖也因于習焉習則懼其慝也用目則眩用耳則驚也其何敢以吾為然四者免矣懼智之所域也其何敢以吾為然

表家範以端名教

御史大夫柳玭訓家箴

易詩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通鑑柳氏自公綽以

玆訓可與顏公家訓並傳矣。

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為御史大夫昭宗欲以為相宦者惡之故久謫於外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美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論曰木之生也或蘖而夭或長而搖風霆雨電幾乎其剝蝕也日月氷雹幾乎其薄擊也曾幾何時而頹敗已不代吾諱矣有如灌溉之滋培之而或秀諸峯合抱郊原鬱鬱蒼蒼其歲月不可復識矣得毋覩此而興嘆曰古所云喬木巨室者其在斯乎余曰不然也百年之計樹木千年之計樹人苟內省有疚則俯仰何以無慚因而正躬率後修身寡過天子以爵爵我則曰臣朝受命而夕飲氷民以藝契望我則曰子期我厚矣予惟德薄敢濫要名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知其克昌厥後矣

附送給諫序其畧曰士從田間來著書窮巷思稍自振拔於文章以垂後世而傳無窮然猶且服我者忌我遜我者疾我不及我者侮我進而思之其餘可知矣更進而思之則其餘又可知矣況能激

論治本以彰變理

揚名節出于驚世駭俗者之爲乎雖然不朽之言言足千古不朽之功功足千古不朽之德德足千古吾行吾志雖有言者不遑恤也脫曰道大莫容盍少貶焉以博取人間富若貴使當事不疑舉朝不忌以彼易此其爲人之得失相去何如也余少有介癖與公同嗜故於將行爲道其所以然之意

五代史

唐大理少卿康澄上深可畏疏

大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目後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其言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勿失論曰自古大臣進說於其君者未有不以天變爲可懼者也澄所言曰不足懼豈以天變爲不足恤歟抑本其致此之由而皆自於人歟良由修人事以弭天變可徒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歟舉賢安民通心膂勵廉耻定是非之公論納忠鯁之直言豈猶是循可畏之虛名而不深觀知本之論也歟

趙滸庵曰一片忠君愛國之心溢于紙上

鐵面御史烏頭參政先生兼而有之雖被降謫已禁於超遷多矣

深識遠慮之言

陸宣公奏議恐無如此明快

附條上礦棍大害封事爲謹陳礦棍毒民額請停採以安地方以培邦本事竊惟興利除害守土之責而固本寧邦實師帥之任臣伏見三藍羊車嶺鉛山一礦自奉行開採靡日不勸勉招徠思爲
朝廷報成效詎意礦棍肆毒虐民異日將爲城狐社鼠牢不可破之弊臣職任邊疆目擊隱憂不得不冒干 宸嚴痛陳大害使臣目覩地方大害隱憂而不言是臣負讀書之初志也使臣目覩地方大害隱憂畏罪懼禍緘默而不敢言是臣負讀書之初志而併以負 朝廷也臣之所不敢也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竊念 國家自滇黔平蕩農安于耕士安于讀父老扶杖以觀太平矣獨此輩以不耕不讀之身聚黨至百有千人嘯集山頭狂呼飲博萬一有警潢池盜弄之事皆若輩爲之也漢之赤眉明之流寇天下不騷然屠戮乎此礦棍釀地方之隱憂者一 國家所倚重者賦稅而百姓所仰藉者租粒自鉛礦開採以來養砂流赤膏腴之壤化爲石田矣臣檢閱坑頭所報日止輸鉛稅二觔 朝廷獲此稅鉛之微利而竟棄數萬畝膏腴之田賦其彼此相去懸殊絕甚矣此礦棍害百姓之稼穡者二羊車爲邑治右抱右於陰陽家爲白虎履虎咥人所傷實多以故邇年

人皆識得志于時之包拯海瑞。之獨不識未得志于時之包拯海瑞與堪浩嘆。

來結黨負嵎抗逋賦役若有之銃弩木石刼制長官者有之虗辭誣徉射影含沙羅織官司綢繆吉類者有之詢之地理皆云是山爲破軍之地元氣大損國印無權此礦棍傷山靈之地脈者三此外又有提督礦務之官公然文移械繫砂夫臣不知提督礦務之名設自　朝廷乎抑私自立名號乎若果設自　朝廷則宜傳播天下若徒私立名號欲以樹威嘗坌陵轢州縣臣恐皎日當陽氷山立破而公庭抗禮亦大無此體統也此礦棍竊　朝廷之威福者四近察有佻達之徒遊談歌戲於礦所六箴不講徒侈增華而風傳遠邇亦間有人思

興一利、不如去一害、

胡澹菴上封事。楊椒山島市疏。指陳時弊。嚴如鈇鉞。能令奸雄。

效尤此礦棍誘風俗之日偷者五邇來又於羊車嶺外傍開金盤山一所搜括採取殆無虗日若輩壟斷之心不盡罔地利不止此礦棍圖私採之潤槖者六三藍界逼西粤猺苗雜處之區數十年來頗號安靜近聞有往來礦山結交援引山蠻桀驁之性能保其終不爲患乎此礦棍開勾通之竇徑者七復又於津隘要所建設健卒盤搜私鉛嫁禍飛殃雞犬不寧道路側目此礦棍肆擇食之鯨吞者八凡此八大害皆臣所目擊傷心而不忍不言者也伏乞　勅部查議停採救此殘疆使地方之隱憂由此而消百姓之大害由此而除黨與之盤

破柱伏姦。得此一疏。庶足頡頏。古人。使公君省垣得無半歲而疏有八上耶。是篇固公弁獻先資也。

結由此而釋太和之元氣由此而萃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蒂固根深必禍將不測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從　國計地方民生起見冒昧越陳臣無任戰慄悚切激籲之至

鼎刻杜史閣佘崙山先生慳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三終

粵東進士寧海杜下外史佘雲祚輯男將父編定

戒嗜殺以培國脉

宋史

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

尚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天生民而立君君體天以爲民故能救生民于水火而不嗜殺者則天必子之而民必君之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卽上帝好生之心也按綱鑑宋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將行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暨捷書來奏羣臣稱賀帝泣曰縣宇分割民受其害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故曹彬受命稱疾以謂諸將曰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論曰君臣俱以不殺相勉故宋太祖於五代戰爭國祚短少之時遂開三百餘年之基業而曹彬子孫亦累世貴顯若曹翰屠江州縱兵剽掠殺戮酷慘身歿之後子孫多爲乞丐豈足以盡厥辜乎劍戟遺黎瘡痍未瘳再罹凶毒嗟哉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民命其可惜矣

一將功成萬骨枯願讀陰符者永以爲戒

附痛懲非刑大畧書魏叔子云所謂不妄殺人者宜括其大畧而推廣之極言之以爲萬世戒如載

秦始皇阿房宮事則云始皇以先王宮庭小乃營作阿房宮渭南上林苑中廣袤三百餘里殿閣臺榭窮極奢麗役作數十萬人死者亡算如載宋子業齊東昏殺人事則云以非刑殺人亡算慘毒所施求死不得如載隋煬帝荒淫諸事則每一事書曰其事費財幾何殺人幾何民失業幾何激變幾何不妨極言其甚而規制節目可以娛心志爲倣法者則沒而不書齊主高緯問南陽王綽曰在州何以爲樂綽以蠆盆對緯卽日命捕蟲蝎殺人以取歡笑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夫哀號慘痛有何可娛而命爲樂事然緯性雖兇惡使不聞綽言則蠆盆一事亦亡由作後世暴主豈無見此等書于史册而欲倣行者至淫樂奢侈之具則中主亦不免見獵心喜矣是以君子貴未然之防

錄箴規以戒厲民

血山

詩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益王宋太宗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善王府翊善姚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太宗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論曰余觀太宗頒戒石立于天下

入境採風諮漫慨嘗年高應出關達驛使願言此地艱難意蓋如此

王雪園先生曰可與蘇文忠奏疏後先輝映矣

舉一以槩其餘

州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豈無有見於此而爲是戒歟又按田錫諫修梵宇疏云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趙上可集云追呼閧自到南州悉索經年未少休血染草頭燐化火檄來猶趲辦征傜則坦之遺意也詩不云乎杼軸其空又曰樂子之無知吁嗟望君門而嘆萬里兮誰爲達此情於九閽

附陳五疾苦奏議其一畧曰議綏撫遷民竊見海濱遷民流亡載道覩者傷心或父子相棄積骸爲山嘔血成池臣職任邊疆目擊瘡痍難狀雖鄭監門有難以繪圖盡者乞請于再遷三遷中不近大洋瀕發德音稍寬復業庶使草野小民丘壠墳墓一坏麥飯皆拜霑雨露之恩賜則人樂更生而戶口不致日耗百姓不至凋獘矣其二畧曰議恪遵赦令竊見頒布肆赦非不人樂自新奈民隱下隔胥吏竊權舉凡纖微之事非金錢無以援赦得免不幾爲壅蔽天澤乎請飭嚴檄奉行惟謹毋使胥吏播弄竊法則人咸知寬恤之恩自上下下而壅蔽決矣其三畧曰議優恤株連今緝逃之法至嚴矣本犯罪不過笞則故犯者必衆株連之法至寄矣十家連坐籍沒則誣陷者必多甚者妄指窩逃希圖勒索取賄彼十家以無辜而代受其荼毒民

剴切痛快讀至彌縫數語更爲今日藥石

明天道以正魍魎

何苦而窩逃彼亦何不利而爲逃乎更請飭令寬于株連嚴于本犯有不法者有司得而繩之則故犯者寡而民生稍得蘇息矣其四畧曰議弭息盜源竊思白晝攫金同於暮夜受饋私抽剝髓比之如火洊膏他如供應採買加派折夫辮夫挑役諸獘凡竭民膏血者漸次停止則衣食自足而盜源息矣其五畧曰議拔首係冽鄉民有衣食稍裕者賊未與之謀而或以仇口牽指而羇於獄中或以囑托橫加而希圖勒索甚有監後復供株連數十人人自危可爲寒心更請于條議中嚴別牽連囑托之竇則公道明而人咸知遵守矣獨恐奉行者不力則彌縫鑽刺之計工而實心爲民之意少蓋彌縫不已必流而爲顯貨顯貨不已必流而爲羅織又況亭臺修築夫役浩繁而民不堪命者乎更請參酌時宜務使上不病國而下不病民將見民生厚而民業豐民業豐而邦本固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未必無小補也

五鬼

易詩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通鑑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人目爲五鬼蓋是時王欽若進封禪之說於眞宗封禪主於事鬼此一說也僞稱天書有如遇鬼又一說也

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此司馬溫公格言也其光明洞達之心又豈與鬼爲類耶

邪誕賊孽若魑魅魍魎嘯聚黑夜又一說矣欺君可殺狀類唐之鬼樸亦一說也五鬼濁亂舉朝盡爲病狂於是奏言符瑞紛紛起矣推此而含沙射影禍善福淫者必是物也易曰載鬼一車詩曰爲鬼爲蜮不信然耶惜乎王旦受美珠之賜而不能諫封禪天書之惑亦與鬼同類矣惟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厥後帝將有事汾陰奭又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奭又上言方今野雞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崔立亦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侈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進士孫籍亦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至於杭州隱士林逋結廬於西湖之孤山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論曰逋死而猶不附於鬼之列是鬼也而人之矣彼五人者人也而反鬼之吁吾不知其何以爲鬼也

遼險恐不及君何羨長途每念之使人嘆息希有

杜史公曰唐虞時有八元八愷天下謂之十六族東漢時有竇武陳蕃劉淑天下稱爲一世之所宗謂之三君有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天下稱爲人之英謂之八俊有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宗慈夏馥蔡衍羊陟天下稱爲能以德行引人謂之八顧有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天下稱其能導人追宗謂之八及有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天下稱其能以財救人謂之八厨其後宦官怨黨人悉羅織禁錮盡下黃門北寺獄時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予謂規冒死獄而猶樂附於黨人之列此天理民彝之不可泯昧者也若竹林七賢荀氏八龍竇氏五桂其恒傳耳至宋欽宗時有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六人太學生陳東等請誅之號爲六賊南宋時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余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趙汝愚忠誠李沐奸邪韓侂胄怒其妄亂上書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謂之六君子嗟乎脅位百年而必泯名

彰義施以訓惇睦

朝廷設養濟希文設義田皆爲合于義故書之

節萬古而不磨當時卿相之位今安在哉名則猶存耳孰辱孰榮當審擇而處之毋至與五鬼六賊之名同爲後世之所指摘也

希文義田

眷論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史范仲淹字希文蘇人也性至孝好施予方貴顯時置附廓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入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於是海內之人莫不敬慕其德焉論曰一本之親歷數世而爲塗人以塗人視之則塗人矣

以一本視之則一本矣無昭穆是無祖也君子以譏其不孝眉引他族實逼處此君子以譏其不仁不仁不孝而猶詡詡然自矜曰六合而一家之中國而一人之有餘戚矣篤親之謂何其敢忘斯義

附惇睦親族說昔之溯河源者陟崑崙之巔窮星宿海以河自孟門積石入中原以達於海盡水勢之奇壯出地千里入地千里皆曰河之委也故三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夫海之沃天浴日發樓光惟與夫排山搖壁亦曰河之委也漢自張騫乘槎望以遊星漢其說近誣求河源者未之許焉然則陟崑崙窮星宿海豈可謂之源哉人之於族也亦

然當其富位勢厚千里相貽炫熿於道則異派而聯宗見夫窮鄙黜婁毋論同枝一朝猝語則反唇而相稽自以爲光耀宗里盡沃天浴日之勢識者鄙之蓋日務其委也而不知率祖率親是何說也夫戴記之辨族大小分宗春秋之正名閔僖升躋古人於此報本反始之道三致意焉由是春秋祫祀俎豆几筵未可云仁孝濟予宗親情賚五服未可云惇睦自上至於祖下至於禰與朞功緦縷莫不有系焉亦莫不有情焉以周恤之是所謂源也祫祭之典舉自二仲於餕餘廡坐之下子姓獻酬而孝弟慈愛之心油然生矣義田之制舉自築場于倉箱告成之餘貧讀施敎而世胄簪纓之美振然作矣吾於求源者朂諸

表群賢以安宗社

韓范富歐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宋史言韓琦范仲淹二人皆忠義智勇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邊境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此言朝廷有重臣則叛賊皆聞聲而懼也史又言當元昊背叛契丹求地之時人心洶洶富弼拜命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以故仗節出疆卒能以單車入不測之敵國折其口而服其心用是敵言結好

以忠直之言謂爲沽名之衆至於奉身而退又曰忿懟而然宜乎黨禍起而國脉隨之去也

疆埸無虞此言國家有良臣則荒裔皆相顧而懼也史又言初范仲淹貶饒州歐陽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蔡襄已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洙靖修而譏高若訥孳邪因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貨財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仁宗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此言朝廷有諍臣則奸邪皆望風而懼也故在易之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韓琦范仲淹以之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富弼以之解之九二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歐陽修以之

附續續朋黨論氷叔云歐陽文忠作朋黨論辨君子小人之分所以告其君蘊文忠作續朋黨敎君子去小人之術所以告其臣傳曰惟無瑕者可以

惜東林君子未及見此自貽伊戚誤人家國耳

起古人而問之亦應心折

戮人君子自護黨而欲除小人之黨欲其君不以黨人目之得乎世愈變君子趨愈下學術不明毒壞天下之人心而其禍歸于君父也余評次二篇已爲太息流涕作續續朋黨論君子曰朋小人曰黨小人以勢利相比有黨而無朋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黨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書曰無黨無偏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嗚呼是可以爲君子矣朝廷有黨則國將亡漢唐宋是已吾以爲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勝宋以新法取怨小人其謀迂踈或失之過與不及然莫不有爵然不滓之行生不愧于君死可以見祖宗于

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爲可悲也近世則不然所號爲君子者其始類能廉絜勁直嶄嶄然取大名于天下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及其名日盛而權日歸則異己者去之唯恐不亟欲去異己必先植同己門生故吏爲引稱譽之方不遺餘力使布列于朝廷于是同己者衆而其去異己也愈力矣從吾黨者雖其人有可斥可殺之罪則必率衆而援之曰是正類也其罪可原也不從吾黨者其人雖有可用之才可賞之功則必排抑之曰是邪類也不可令其得志又或其父兄舉主偶出于吾之所忌必且窮究其源流絶之于吾黨而後已

而一介之士下僚之吏其才氣足以犯難捍衆而其身兩無所屬者則必折節羅致之時其緩急而詸其榮辱誘以功名之途敎之自固之術及其得志則甘爲死黨而不辭羽翼蟠固之勢成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於其下又其甚者陽爲名高而郎以名高收厚利近謀身家遠慮子孫葢皆較其爭名趨利爭權怙黨之私心與彼所謂小人而欲去之者求其毫髮之異不可得猶詡詡然號于人曰吾君子之黨也則日取小人而掊擊之彼小人者獨肯甘心乎是以上不足取信于君下不足服天下之公論而正直仁恕之士則不屑身與

于其間此其人雖抒小人之禍激世主之怒以至於死嗚呼吾不知其何以爲死也是故由歐陽子之論可使人君不以君子之黨爲疑而君子或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由蘇子之論可使君子善于去小人之黨而不能使君子服小人之心以取信于其君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吾以爲去小人之黨易使君子自去其黨難夫君子者必使其身毋近于黨人之所爲則幾矣

太極圖

大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太極之說始於易之繫辭而圖著於周子濂溪理一分殊之旨明矣先儒

天地實範圍于道中惟先覺者得之

又有無極而太極之說葢有則有盡無則無窮無有而無不有無不有而一無所有惟得其無不有而一無所有然後可以入萬有而不滯惟得其無有而無不有然後可以出萬有而不窒出萬有而不空者立誠以存其體也入萬有而不滯者主靜以致其用也要之善明而後可以主靜立誠而道在我矣白沙子曰以道視天地猶太倉之一粟河海之一勺于此可悟無極而太極之理矣

附安陵巖記余過衡陽之西其地蓋有周濂溪愛蓮跡云去衡陽二百餘里便江瀉浪環繞千峰道柯曰是古蘊眺遺跡也吾聞好白鶴以自放乘白

秋風吹禾黍夕鳥歸松栢不見古時人唯見寒流碧

馬以游衍凌雲御風翺翔上下人以爲得山川清越之氣跌宕豪逸鬱而爲仙葢其心寥廓無垠不膠於物者之所爲夫猶是山川也何今之人人其地者椎魯喬野恫恫無知閒且茁頑勿工山川靈異豈豐於前而嗇於後耶抑下之淪習而不自好耶伊誰之咎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設令上之人以太極寥廓之心爲心不膠於物時登蘊臺以詔令下民彷彿乎濂溪之意民乃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立懦廉頑將必有理學名節之士起焉今蘊臺在望而心膠於物登眺且無聞矣何惟乎古今人不相及歟於其巖也悄乎其形異乎

其石虛瞰靈湫似有凌雲御風者恍惚乎企之以
志慨云

附石鼓書院大觀樓詩湖海飄零返棹難臨風慷
慨一憑欄碑傳唐宋苔痕老日落蒸湘秋影寒流
水似同遊子去名山如對古人看我來爲令烽煙
後千載空聽理學壇

闢孤忠以甦民困

監安上門鄭俠進繪流民圖

大學闢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通鑑神宗時久旱歲
饑征斂苛急東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
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
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

孫子立先生曰能闢衡山之雲而不能弭皇甫鎛之謗能感上蒼之雨而不能消鄧綰呂惠卿之讒蓋二公之所能爲者天也其不能爲者人也大抵至人所遇畧同

繪所見爲圖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下觀臣之
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
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
翌日令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聞之讙
呼相賀論曰先王設官凡以爲民耳夫獨不念此
民也哉傳言民之父母不必盡皆牧民之官而後
可爲也且夫鄭俠一監門小官耳非有社稷之重
寄已饑已溺之切于身也而能軫念民瘼不惜以
其身爲民請命如是是可不謂爲大父母哉當天
久大旱會俠疏至帝慨然罷新法是日果大雨然
則天人感應之理洵不爽矣何呂惠卿鄧綰之徒

柱史公曰予曾作一書院聯云古今來此得一惟清惟寧惟貞正氣充塞于天地宇宙內不朽三立德立功立言文

詬事安石切齒監門遂治其擅發馬遞罪竟復新
法豈不惜哉雖然俠雖以罪去而愛君憂民之心
久而彌芳視呂惠卿輩者何如也

附郇霖記庚申之春佘令三藍時值大師征勦滇
黔軍興旁午諸務浩繁令目擊瘡痍拮据補救屢
陳疾苦節省民財比之他屬十谿除其八九辛酉
夏又值天久旱予奉調郡旋所過都邑阡陌地裂
苗枯因嗟嘆曰邊鄙殘黎民其流離矣歸邑遇七
月朔日卽齋戒虔恭步禱霖雨至城隍廟猶在炎
日中比還署遂大雨時降自辰至酉不輟是日觀
風諸士與楊廣文亰著作喜雨詩以見志嗣是連

章炳耀乎日星又曰不愆不忘青天白日之心可傳萬古無愧無作襲堅扶賢之志足壽千秋郇書此以見志

雨三日苗枯盡榮秋成獲粒是歲楚末遺黎始免
饑殍之慘予每於堂視事畢歸退思軒輒終夜兀
坐俯仰傷心迨至漏下四鼓乃焚香祝天曰但願
得爲民請命報國念慰予獲解組綬感拜上天之
恩矣是民得鼓腹耕鑿者皆上天之賜也因扁其
額曰默沛郇霖又題一聯云青史無慚廉吏名催
科何妨考下下白頭不負書生志牧民甘願註平
平又曰憂國憂民寓撫字於催科矢志勵清操淡
然對一簾秋水報君報父盡誠求以保赤存心秉
仁恕欣乎飫萬戶春風盍錄實也爰紀其畧以俟
採風者

明史義以昭鑒戒

附 喜雨詩雲馳鞍上馬山巔陰石何勞洞裏鞭不及樊英吸水潄還隨鄭俠繪圖前三年旱既歌離畢六月霖能感自天最是妖虹頻害稼欣氷菊潴應甘泉

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尚書闕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目初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光遂與劉邠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留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是編閱

楊健菴曰輯聖人道書編歷代鑑史實有功于聖門開墾纂於萬古

舊史旁採小說抉摘幽隱計較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又叅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論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謂三不朽功至而德不至者即身被而不生其感元祐黨人碑石安民不鐫姓名其德之感人也如是光自洛入臨百姓遮道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其功之入人也如是資治一書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若典謨若訓誥其言之垂諸久遠也又如是是則可謂三不朽者矣

抉輿辨疑扶綱正教氣足以運乎理而才又不獃於法文章一道直可與日星並垂而不朽矣

讀史外編 按文昌化書梓潼帝君文子然明生于司馬氏家名光盡誠於館著古今歷代史以鑑于世輔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亟天下治當時庶政聿修咸謂德合大地道通神明而積仁累德凜凜乎庶幾周召之烈焉夫以文章詞祿之主而倦倦於襃貶子奪使人知所法戒者豈有他哉凡以著書立說者之皆爲萬世生民而發也魏叔子曰士之能以文章名天下傳後世者有三資焉曰記覽之博也曰見識之高也曰歷年之久也記覽傳則貫穿經史驅騁諸子百家書無所不讀言有本而出之不竊見識高則不依傍昔人則成見不汩沒世俗之說卓然能自成立歷年老之積久而變化生攻苦而神明出然竊嘗惟是三者不絕於世而名天下傳後世十不得一焉其文章之傳固時命爲之抑自有故使之然耶則嘗傳觀深思而有以知其故矣夫記覽之博如食者之餐稍梁啖肯饈也方丈之珍一食輒飽而無氣以運之則必積濡而生疾故傳覽之文其不足傳者氣不足故也夫見識之高必不屑於人爲類然古今傳文有必異乎衆人之見者有不必異乎衆人之見者不必異而必欲求異是猶濟深淵者人安舟楫而吾必泅水以渡踰崇嶺者人履徑術而吾必緣峭壁以行也其不溺且顛者幾希矣故高明之文其不足傳者好奇而不軌於正故也夫歷年之久何病哉久於學問則其後將不學不問而囂然自以爲足故古今以文章名者豈豈至曉歲則萎爾荒悖盡失其故不好學故也故能及乎此三者其於著書立說思過半矣

附 司馬光論按魏禧集云或謂紹聖之禍君子之病在憤激吾則爲之言曰君子之病在姑息夫諸奸竊國殃民豈竄斥尚爲過耶且夫畢仲游常安民深識遠慮天下之奇才也既未使之大用而呂惠卿首附安石以害天下自當誅不踰時何元祐間尚在政府必自求散地而後出之章惇蔡卞死有餘罪無一人就戮者葢元祐諸賢徒守成規謂

祖宗朝未嘗輕戮大臣不可 自我壞之而其間尤不能無狐死兎悲之感自范文正爭晁仲約之死以爲恐他日吾輩亦未可保而富鄭公使契丹還身處危疑乃亦嘆曰范六丈眞聖人范富大賢其所見已如此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無非此意蓋謂司馬光不能早除呂惠卿輩釀成紹聖之禍信矣余子曰謂諸奸蠹國殃民不竄斥遠地如仁人之放流迸絕則責光誠無說之辭若謂不盡誅之以絕其根株則論之誠爲過當何者君子之待小人也常跡而小人之伺君子也常密苟或未得其

放流迸絕。非同調停。之說。若不得其罪名。而誅之。恐貽禍更深。卓有高識。遠見。

罪名而盡誅之則無以服彼之心而塞彼之口迨其後也反執此以報君子謂吾開之而吾還受之是衆君子去一小人而不足一小人殺衆君子而有餘碩果不留國家反速其禍亦未可定也明懷宗誅除逆侍天下引領以望太平至其後數以發奸而誅戮大臣使人人救過不給而國遂以亡懷宗英主也猶急之以速變若是倘使范富諸賢先開誅戮大臣之俑則許將不得援本朝以進說于哲宗而正人無遺類宋之爲宋恐不得延至靖康而乃亡矣是故論人者當參觀于數十年之後而其論始定也若孔子之誅少正卯則不然心逵而險言僞而辨行僻而堅記醜而傳順非而澤少正卯皆兼有之可以得其罪名矣又其時無竊君子子之名而爲小人故誅一 少正卯而後之爲少正卯者皆懼宋之小人當其惡跡未彰彼亦自負一正人君子之節夫孰知其後之禍之至於此哉及其蠹害昭著而誅之已無及矣然則爲之奈何亦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荒裔而使之不得夤緣以竊國家之柄斯可矣

勉協恭以除門戶

洛•蜀•朔•各分三黨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春秋之法凡書盟者惡之而於大夫尤致謹焉所以杜人臣結黨私交而

清流白馬之禍。諸君子。猶未覩。前車之戒。乎。

爲萬世戒也又曰春秋責備賢者不厭其詳按史程頤與蘇軾等論歌哭不同日之旨意見相殊遂各分三黨於是洛黨以程頤爲首蜀黨以蘇軾爲首朔黨以劉摯爲首而有宋之黨自此開矣大抵人臣以氣節相高每於議論不合之時而各持一見以自是亦其常耳蘇軾劉摯固以氣節相高而各持一見以自是者也以程伊川之理學眞儒而亦自爲一黨又何惟後世門戶之紛紛哉識者于此有江河之懼矣

端品節以重制科

三•人•不•愧科名

尚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 按史宋進士由鄉舉至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乃是不愧科名大本源若必俟施之經濟如王曾呂蒙正等之功業卓卓然後謂之不愧豈張家賓與殿撰遂有悅科名乎前

昔論世要當設身處地乃可尚論古人不然古人之湮沒于記載中多矣

孫子立先生曰閒祁珊洲先生云丙午鄉

廷試皆第一者幾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論曰書稱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蓋言闕門額後之典所以使好古積行之士本聖賢之學出而爲對揚天子之休不愧科名者也若三人者其殆科名以人重乎史稱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當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眞宗嘗問曾曰凡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淡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京初不爲王安石所容後傾於呂惠卿人服其操惟庠初敢言有氣節後不免與時浮沉人品之白璧無瑕也難矣

杜史公曰呂蒙正第進士作夾袋以儲人材因觀燈以陳民瘼良相也宋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及太宗卽位開科張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擢寘下第太宗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齊賢嘗爲眞宗言皇王之道相業大有光焉史畧云楊礪嘗夢至殿有坐殿上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王卽位擢礪爲樞密副使及卒眞宗謂侍臣曰楊礪介直淸苦何遽亡也徽宗時傅察十八登進士平居

闈場卷至京師鄉中皆嘆服先生爲天下第一才子後聞先生解組之日以鯁直歷眉若節而先生恬不介意蒙難著書無異平昔先生直是理學眞儒豈止爲天下第一才子而已哉

明災異以杜奸邪

恂恂然無所可否及使金不屈而死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唐重爲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疏直氣嚴嚴後死永興軍難以書別父曰義不苟生以辱吾父文天祥第進士拜相於國事旣去之時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凡此皆不愧科名之士也若夫蔡嶷以阿附蔡京而得首選鄧綰舉大魁而甘笑罵則大爲科名之累良由王荆公之學不正壞人心以至此也故孟子深懼邪說充塞而害人心

【讀史辨俗】按梁顥世俗相傳以爲八十二對大廷至有記其謝恩表云少伏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是顥登第之年八十二似矣按脫脫宋史梁顥雍熙二年進士至景德元年凡三十二

年權知開封府六月暴卒年九十二則是登第之年七十一也洪容齋四筆又謂以國史攷之雍熙二年進士至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二是登第纔二十二歲列史臣論贊云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此皆及見當代國史不誣又李秀巖載宋一代狀元三十以下者二十八人梁內翰顥年二十二皆以宋人記宋事無可疑者近世程篁墩題顥墓詩乃有四十登科五十亡之句不知是何所考九十日耄京府務殷于百司顥以耄斯倦勤之年恬然居之至于衡盡溘謝而猶曰暴卒脫脫史無足據雜於事爲不甚係附存之以正世俗相傳之謬

火入輿鬼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鑑哲宗親政召用章惇蔡京楊畏李淸臣林希蔡卞呂惠卿等輩倡爲邪說肆與羅織追奪貶削元祐正人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彭汝礪常安

勵修省以弭天變

民范祖禹劉安世程頤等或請發塚斲棺或請安置死地鼠逐殆無虛日於是上天垂象示變火入輿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側然則天人感應之機洵如影響矣春秋遇災異則必書故傳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哲宗蓋所謂君側有賊而不知者也楊畏首叛大防倡言紹述蔡卞章惇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乃宋室之賊也幸哲宗以問中書侍郎許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輙戮大臣也帝從之不然正人幾無遺類矣雖然猶有說臥榻之旁不容鼾睡君側之間豈宜賊在以諸賢之應運而興不移時而火入輿鬼此曷故哉丘維屏曰元祐司馬諸公惜其止奉太后而置哲宗若無有此其于格君之道即有未盡故小人得乘間而入有以夫有以夫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尾氐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徽宗初改元歲首有赤白氣見右正言任伯雨言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

任伯雨深于易徽宗皆於易者也

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白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夏為陽荒裔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禮為陽兵刑為陰夜生赤氣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荒裔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論曰上天每多先事之警而大易恒謹未然之防使晨陽夕惕任賢以納諫罪己以求言則汴宋尚不渡於南而二帝亦尚不狩于北也其如幾先之未悟何哉

褒直道以明是非

石工安民乞免鐫姓名於元祐姦黨之石

桂史公曰禮失而求之野公論失而求之匹夫乃知直道在民亦從風氣厚薄時言耳若氣運日薄之際即蚩蚩之民亦反以正直廉仁者為不善

論孟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鑑蔡京書元祐黨人碑刻石于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論曰孔子有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當時在位者直道盡喪良心盡泯公論盡亡而能留三代直道之心于後世存是非公論之義於來茲者獨在石工安民一人此天理民彝之不可泯昧者也白茲義不明

于違時我恩安民寔獲我心

艮知斲喪是非倒易將必有李贄輩出以始皇為聖君以則天為聖后以馮道事四姓入君為聖相以楊雄著劇秦美新為合于無可無不可之義以反賊林道朝為有膽識以秦檜為大有造於宋謂武穆雖生恢復無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如此則世風之壞又曷可勝窮乎此吾所以皇皇然有江河日下之憂也

附 蔡京論按水叔云昔司馬光欲復差役之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蔡京知開封府獨如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其後紹聖崇寧間首以光為奸黨使賢士大夫盡遭荼毒流禍生民馴至亡國者則皆京為之倡也君子曰知人之難豈不信哉古之善用人者非必盡有高世之識也內設大公之心外破一成之見因其跡之所可見者參驗于眾論而衡之以理則人之而真偽短長可以互得嘗觀世所號君子必其愛君子而惡小人然君子惡小人之異己者則必愛君子之同己者夫惟同己之愛則小人可以出投其間而入得其懽心故吾謂小人之難知非獨其才足悅也始莫不有過人之行嶄嶄然立名義于天下足以大服君子之心而及其後得天下之柄禍遂至於不可救蓋自古有之而宋之小人工此術者尤

老泉辨奸論無此精警

雖論蔡京却是論司馬光之未盡善處

表賢良以感異域

眾是以接跡而不絕以至於亡青城之役金人立張邦昌為天子秦檜與馬紳吳給共為議狀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及檜南還高宗曰朕得一佳士方檜之以抗節北去奔而南還也其誰不謂忠而惡知其後之至於此王欽若請遣使除逋欠釋囚繫丁謂請罷兵撫蠻寇而蔡卞知宣廣貨貝一無所取彝人廉其去以薔薇露灑其衣而送之且夫人有矯名立節以取榮譽及于得志恣行其私者有砥行礪志出于本心晚節不終一敗塗地者有希君相風旨以忠直為諂諛廉潔為勢利者有性之所秉長短各殊或直而不廉或仁而不忠或剛介而嫉妬寬厚而貪污者是故君子之用人以其善而信之與以其善而疑之則皆可以失人催役本不當改光以安石法必盡改之後快至成見所持則蘇軾之諍執不免於忤而京之將順不免於喜也秦檜在紹興為奸一耳或趙鼎以為小人張浚以為君子或浚以為小人鼎以為君子一人之見先後倒易豈非同己之蔽哉噫此為學不能克己終不可以為宰相也歟

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

七篇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鑑楊時南劍將樂

楊雄時四方多來問奇字何如龜山先生之名動外國也

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絶學於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後歷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觷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觷以楊時對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除時爲秘書郎後復以時爲邇英殿說書時承

對徽宗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典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當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使人各與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肓之論曰龜山一宰耳而能

敎敎化美風俗正人心端不出此至弊滋於行法之人允爲至論

使異域之聞風景仰也如是是何其國人皆曰賢卽荒裔之國亦無不曰賢哉時豈爲督譯乎其傳之也人徒知其名日益遠也而不知其道日益高若實之不至而唯名是圖獲税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

【附】保甲議・按保甲自明道程子爲晉城令時始創厥後相沿至今未有改其法量鄉里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奸僞無所容如是已矣迺明道創之而宜民安石行之而擾民何歟法固無弊弊滋於行法之人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誠得其人以行法則有無可使相通臂指可使相聯

情義可使相孚奸宄可使相詰而又爲之勸農講武飲射讀法俾之率父兄之教明長幼之序敦親睦之典課六箴訓六行寬其文綱旌淑别慝使可與爲善而必不可與爲不善盜源由以息風俗由以厚雖行之萬世無弊可也是豈如荊公之驅民操練俾自備衣甲器械徒紛然督責其民而已哉

奬重臣以捍邊疆

李綱社稷臣

論孟蘭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鑑欽宗時金人入犯京師李綱力主捍禦又言中山太原河間三鎭國家屏蔽祖宗之地不可輕割以與敵又慮李梲怯懦恐誤國事請行使金以攝服彊敵又修戰守

有賢不用與無賢同惜哉群公苟旦夕以爲安九重置緩急於不問真可爲痛哭流涕

以數却金人又言金人孤軍深入內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欲扼河津絕餉道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乃擊此皆深識老成之謀竭忠報國之義此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以爲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而社稷之臣也及金人退師太上歸國疑間百端綱以至誠感動上心調和無間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人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屢爲奸臣沮抑不見聽用旋以爲河南河東路宣撫使實疎之也將行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論曰寇準與李綱均宋人傑也然一則功成澶州而契丹攝服一則身離禁闥而二帝蒙塵豈非同一社稷臣而任與不任者異乎嗚呼吏部侍郎李若水死矣資政殿學士劉鞈自經矣閤門舍人吳革從容就義矣若綱者又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也當時若李綱尚在則金人猶畏而不敢再寇李綱一去是自毀其長城矣汴宋之亡此氣數乎

拔本塞源之論識見越尋常萬萬矣

抑人事也

附兩宋論按永叔集天下之亂不亂于既亂而亂于既治國家之禍不禍于小人而禍于君子既亂之日與小人之禍人國家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而既治之亂君子之禍則謹守繩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斷然出其言以正告于天下吾嘗觀北宋之禍其罪在章惇蔡京數奸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其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何則元祐初宣仁擢用故老黜安石之黨以盡反神宗之政司馬諸賢言無不聽行無不遂勢不可謂不專使此時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庸無能有蠱惑其心而奪其鹽者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奸行調停之說其罪之極大重惡者止從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使之仍立于朝以爲是足以致治而無憂而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窺伺以馴致於得柄昔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蓋熙寧之禍延蔓于紹聖政宣而根伏于元祐也高宗既立天下引領以望恢復韓岳諸將戰無不捷金師幾於北遁然檜以一人主和其內諸道之師悉罷甚至矯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爲嗚呼彎拳兵

昔人論宋。詞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亦是此意。

諫君子猶以愛君誦之與其死於奸臣孰死於敵之為烈避專制之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為酷向使飛不奉詔不班師內覲其始若同于叛臣之崛強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則雖有百檜不足以為憂者而區區之金其何不可剪此而朝食蓋嘗論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其致治遠不及漢唐者何也漢唐之立國在彊固宋之立國在忠厚漢唐以彊固立國而其法多蕩軼簡易故一時臣工類能敢作果為以自奮其才智是以能成功宋以忠厚立國其法多繁委周密而一時臣工又皆循禮守分不敢踰越尺寸斤斤然規矩準繩之中以自救過不給是以不肖者不能為大亂而雖有大賢不能遂志畢力犯非常之舉以至於大治嗚呼排衆論冒不韙危天子以成大功者終宋之世吾以為寇萊公一人而已矣

鼎刻桂史閣佘崙山先生櫂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四終

鼎刻桂史閣佘崙山先生櫂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五

嶺南進士寧海桂下外史佘雲祚善將父纂定

南宋史

鼓忠義以強政治

高宗南渡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鑑康王再奉詔使金至磁州百姓遮留後聞二聖北去遂即位于應天府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是時召用李綱為相規畫戰守郵贈死節表薦御史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以宗澤為東京留守練兵進取屢挫金人之鋒請帝還京前後凡二十餘疏言甚剴切以岳飛為中軍統領河北諸路漸次恢復從此蕩掃邊塵迎復二聖此其時矣夫何高宗惑於奸臣黃潛善汪伯彥之謀一意怯懦決志南遷李綱宗澤之忠言棄而不用楊時張所之正議置而弗談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而人心解體矣罷李綱楊時張所而國事不可為矣馴致中原淪於塗炭而河中郝仲連力戰不屈而死矣淮寧知府何子部罵賊不屈而死矣濮州知州楊粹中

墮軍實而長寇讎。乃知宋朝南渡。實人事之失。非關天數可知。

以夜擣金營城陷被執不屈而死矣大名提刑郭永以罵金人而死矣徐州知州王復與其子倚率軍力戰而死矣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以大罵金婁室而死矣建康府通判楊邦乂以血大書衣裾而死矣陝州知州李彥仙以力戰不降而死矣論曰惜乎有時不乘而使二帝沉於沙漠昧春秋討賊之義中原淪陷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至忠無文 至孝無名 此深於權之義也

附 岳飛論 按氷叔云或曰諸道師既先撤岳忠武雖不受詔豈能獨自成功吾則曰諸將雖悉罷兵然岳軍一出金將聞風走死且其時部人之輸款者日以千萬計是獨力何不可辦也或又曰忠武抗王命朝廷必徹兵誅之天下皆疑忠武以爲叛則其兵亦必不可以復用吾則曰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於高宗曰二聖必不可不迎中原必不可不復奸臣如檜等必不可信淵聖還必德禮陛下不暇且天下強兵大帥皆陛下所拔擢委置陛下堅讓淵聖淵聖斷無肯復辟之理願毋爲奸臣所中臣能成功則伏闕待誅自服抗命之罪以正君臣之義如其不然進而死敵不徒還也如此則辭直而義正矣辭直而義正則天下不疑況河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來從者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如虎則朝廷安能制忠武哉韓劉諸公必不肯舉師而殲忠武明矣故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國之情勢類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與權也

推至隱以誅奸賊

金人縱秦檜還以鬻宋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鑑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讎息兵則自檜始旣而殺盡忠報國之岳飛而宋之長城毀矣綱目書金人縱秦檜還則非檜之逃自金可知已揣情誅意蓋必賊檜以和議之說悅金人乞哀求生以保妻子故歸國卽有南人自南北人自北之論予謂金人之縱賊檜使還者實欲以殺宋之忠臣義士而鬻宋之疆土人民耳卽寸臠檜肉尚不足以蔽厥辜而高宗乃以爲得一佳士豈天之不欲祚宋耶良由高宗上不以宗社復讎爲心中不以二帝不還爲念下不以中原淪陷爲懷戮辱忠良塗炭百姓以至此也檜固萬世之罪人哉而高宗亦惡能逃春秋忘不共戴天之誅也宋爲檜所鬻而使檜得以鬻宋者高宗也當時排和議者李綱宗澤岳飛胡銓張浚楊時趙鼎胡安國胡寅韓世忠王庶吳玠數人皆不見信而獨信一賊檜故曰衆賢扶之而不足一賊敗之而有餘可爲流

使檜得以殺宋者高宗一語鐵案不易

沸者此也

讀史外編 按異紀南宋高宗時有石思者善觀先天易數能以卦畫推驗預識未來吉凶又善觀梅高宗延見于殿中即指春字以為推占思對曰秦頭蓋日矣日為君象為秦頭所蓋則舉日障蔽不能以照臨天下意必有奸臣壅蔽陛下之耳目不可以不察後檜用事深忌之廉得其姓名立命皮卒送出境陰使繼而殺之思聞皮卒來曰石遇皮則破遇卒則碎禍及矣遂隱遁不出由此言之賊檜不獨陷忠武父子於死凡有識微見遠之士豫察堅冰於履霜者無不以奇禍中之矣是在識時者知所警而潛川晦以去之則善矣

新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按魏叔子云君子之患莫患乎勇於自信而不能屈巳以成國家之事故其功可以垂成而輒敗宋紹興趙鼎張浚並相天下稱小元祐壽春之捷浚欲乘勝攻河南而鼎欲回蹕臨安議不合高宗意主浚議鼎力求去

遂罷鼎知紹興府孝宗銳意恢復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允文欲遣使請陵寢俊卿議不合而帝方向允文俊卿力求去遂罷俊卿判福州假令是兩君子者各久於其相協心畢力以岦時難則紹興乾道所建立又何可量而卒無所成者則皆勇於自信而或毅然奉身以退或以一身任天下遂聽其去而不留也夫浚允文豈不知老成難得君子之寡助而天下事之難為也胡越之人生不相識同舟而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宋於斯時蓋亦岌岌矣雖博求天下之賢者與之共事

為相貴在無我此公爾忘私之義也

猶懼其不克濟而況以鼎俊卿之為相乎且夫鼎俊卿所諍執非有綱常名義所不容貸與安危利害之不可須臾緩也非如李綱之論割三鎮與論偽命當以去就力爭者也昔者敖鄗之役楚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既南轅而返旆矣伍參卒言於莊王改乘轅而北之及王遂趙旆敖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而乘晉軍大敗晉師於邲夫欲戰者參而所以戰勝者則敖敖之不欲戰與急於戰者所以為國而巳之意見與功名無與焉不務於成巳之志而犯難致力以信伍參之言古大臣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吾嘗謂張耳陳餘

之失以為餘失在褊燥而耳遽收餘之印綬則忍且險鼎俊卿之失似陳餘而浚允文有類於張耳夫浚允文豈忍且險者哉惜乎其君之不能兩用之而宋遂終於宋也

讀史外編 按文昌化書梓潼帝君因靖康有陽九之厄再奉帝命靖難乃於紹聖丁丑降生張浚時三辰錯亂師旅並興女直有燕山之圍方賊起江湖之覬竊我神器二聖北狩爰奮揚威立一世之英表平江復辟聖天子垂統四十餘載至富平之敗乃天數非人事之失也隆興甲申浚死瘞于衡陽次子杓欲更瘞于蜀既啓棺覗之威容儼然如存今郡士大夫觀者如堵云

明經教以傳聖心

給事中胡安國進春秋傳

麟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春秋一書褒貶予奪聖人之微旨存焉非胡安國孰與顯其微哉左氏繫

伸大議以尊朝廷

碎公羊穀梁皆不足以與於斯義也或疑安國傳先聖之微旨尚矣而獨不能識檜之奸何也蓋知人則哲古帝其難綱目雖有所不足於此獨奈何以是而少安國也故有謂安國無知人之明可也未有訾安國之春秋傳者議者謂春秋胡傳穿鑿非矣史言謝良佐稱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松栢挺然獨秀知言哉

附 心史說•春秋之作或曰此聖人之心史也定哀之際有微辭焉魏氷叔曰鄭思肖身當宋亡發憤于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興制度亦所不取其尊宋之極至于黜唐夫以為不正而得國則陳橋之變與隋禪唐何異而唐除隋暴尤正于宋之取周故以為三皇五帝三王漢宋者忠臣之心義士之見非古今之公論此鄭氏之非也辨其非而是者出矣

胡銓上高宗封事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綱目秦檜欲主和議禮部侍郎曾開引古誼以折之不聽然猶慮羣臣有異議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晏敦復尹焞朱松等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謂金人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

忠義奏疏此為第一

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金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辱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裂冠毀冕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金人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亡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金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金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淩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萬口一譚皆欲食

倫之肉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於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逋貶竄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二人俱被譴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論曰山可使之拔也嶽可使之撼也正氣者不可使之招而來麾而去也是疏也金人得之猶畏南朝之有人而退三舍以避其鋒也春秋一字之貶嚴於雷霆之鈇鉞也忠簡一疏之力賢於陳壘之貔貅也氣作河山壯本朝非其人誰屬哉

附陳停礦罷職序西陵談子隨菴讀書於鴈峰之側旅次多雨偶閱史錄胡忠簡公上高宗封事道柯在坐言曰此非忠簡筆乃友人范璿代草也余掩卷嘆曰忠簡誤矣有友如此不如無有忤王倫孫近不謫忤高宗必謫忤高宗可不謫忤主和議之檜必謫且也批頷鱗詈公卿坐以謗訕必謫啓釁必謫何異以身蹈水火耶吾不知范君起草時爲忠簡顧利害否忠簡闔門進奏時亦顧死生否及閱文山先生赴難日門人有詩勉之曰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乃始喟然興嘆曰嗟夫有以哉而難爲俗人言也文山挺挺忠節豈必待門人之詩而始堅其志然古之良友知己毋能以文章全人之美者類如此甚矣古人爲不可及也昔翟公爲廷尉賓客盈門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至者及翟公復起爲廷尉賓客盈者如舊翟公大書其門曰一貧一富乃見交情一死一生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始見江河日下友道凌夷衰微矣道柯曰秦內閣專政十九年止成就一胡侍郎不知有友更在死生利害外令泛泛附青雲者赧顏余把酒語曰讀陳停礦封事書不知誰爲成就之者嘗慼然傷之今述胡忠簡一疏當亦破涕爲笑矣

狂名不改千年舊此官赫赫可挽棄是乃天生挺骨

斷斷續續章法離奇

附此去好憑三寸舌贈友遊燕山七言古此去好

慈斋古曰。先生解組之日。正當僦居環堵。呼索之時。先生不動聲色猶與同人作一東亭圖序。其中立論。青成滿下。三踧矣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先生道德文章。風節。三不朽矣。

合萬代以仰孤忠

憑三寸舌心懸古道思百結人情覆雨復翻雲丈夫鐵漢成轟烈莫言世路荊棘多歷盡崎嶇見氣節氣節平生不可磨任人居巧余居拙耻學縱橫簧鼓家美言傷信思先哲天南天北路迢迢舌在丹心不少折此去應如鵬翮翔摶風萬里推豪傑豪傑由來自我爲煉石可補青天缺手裁烈烈志埋輪九月黃菊堪傲雪齒堅於舌舌長存舌恃舌存騰口說此舌能生西土蓮須臾化作金剛鐵指佞觸奸披邪魔三尺龍泉不我滅出宣廣長舌度人勿隨五濁能芳潔江河日下流滔滔狂瀾一柱砥中澈知我罪我聽紛投獨行踽踽甘孤子憶昔成童舌作耕與世浮沉胸不屑君今別去燕山臺聊騁長篇差相絜英雄有志自成名黃金空盡無哽咽但願無慚影與衾古往今來同一轍三寸舌附一掬中水湧崑崙長不竭

詔岳飛及諸道將班師

大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通鑑岳飛在鄂州上疏其畧曰願定謀于全勝期收效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頓令稽首以稱藩嘗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蓋忠孝根於天性者也時秦檜方挾金自重而高宗畏金如虎和議既成乃詔岳飛及諸道將班師飛自鄂城引兵還百姓遮道哭聲徹野而忠武亦以此被縲紲悲夫天地震怒日月無光矣論曰余過西湖登忠武之墓未嘗不扼腕於邑頑果不留長城斯毀及覩銅像穢形而曰此檜像也乃始喟然興嘆曰予何言哉雖謂忠武至今存可也

此詩悠而不怒。深得風人之體。

附題岳忠武廟詩百萬長驅敵莫支金牌詎遣哭班師英雄未雪鵑啼血天地空摧馬革屍二帝夢魂沉朔漠兩河父老望旌旗西風吹折沙場柳猶似將軍督戰時

明易道以察幾先

樂平水鬪

大易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目南宋高宗建炎十四年春正月樂平水鬪樂平縣河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頻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疇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鬪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也論曰予嘗以周易之理推之水陰物也井陰類也外敵奸邪陰黨也天之示變垂象蓋可見矣前書宋遣使奉表稱臣于金金使劉筈來以袞冕圭册高宗爲宋帝以天朝民物之主而受荒裔敵國之號陽制於陰首反居下足反居上悖常甚矣五行之理水本不宜上行而今上行高數尺是外敵反常侵陵之

元會運世。統貫于一。

部分吉中

發慈牧以作師帥

象也穿墻毁樓以柔克剛是奸邪戮害正人之象也水與水鬬是陰與陰戰之象夭矯如長虹畢如雷又陰疑於陽之象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是時宋稱臣於金已無陽矣李綱死岳飛戮趙鼎竄胡銓謫而用事者惟一奸賊之秦檜禁野史之公論逐守節之使臣蓋自姤而剝以至於正士盡亡而變爲純陰之世也其鬬而且前且却乃解各復者南北分明各守疆域也厥後元人滅金混一海內二水之鬬此其先見者乎有國家者鑒乎此識微見著黜奸邪進忠直彊中朝弱外敵則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治使陽長陰消是又自復而泰而大壯

以至於純乾之世蓋一大樞機也否泰相尋其幾不遠可不畏哉

【讀史外編】按都梁城步普和寺門古址有二石鼓光瑩若鏡草木田坂歷歷可數仰稽椽棟云右神匠所爲幾歷兵火矣望之巋然而兀然考鼓之陰自秦定甲子立也臺下碑自建中靖國年立也又云階下右罅與巫江龍鬬姤附紀之以誌其異

以虞允文知太平州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洗心齋纂古云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八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置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舉戶口日增論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使民舉子生生不已其即天地

氣柴不賊。生草不踐。生出愛物。命而不傷。其生其後。尚能脫孔。悝之鄭可。以人命而。使之門內。日擊殺之。乎。

之心乎宋自南渡以來生齒凋而國勢漸靡矣嗟嗟幅員日蹙謀生既困藐爾諸孤嘆速死之爲幸則皮之不存也毛安附也

【附】溺女歌按豫章之俗富者止育一女貧者生女盡溺余令三藍閩習俗亦有溺女之事即力示痛禁一時邑人始盡革前非因併附何龍圖溺女歌以示勸虎狠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呷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爲殺其女荊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

最柔慈愛親甚於子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不覩緹縈女免父肉刑若不觀唐香女救父而扼虎覃氏年十八能令父喪舉曹娥年十四沉江覓父體叔先痛父溺抱屍浮于水袁女母癱瘓火來不能起女泣不忍避甘與母焚死宋女號陳三父母貧如洗三姐其饘粥專靠採菱米親死不肯嫁廬墓沒其齒唐女王和子父兄皆戰死和子甫十七被洗走邊鄙乞丐扶骨歸營塋憑績縷剪髮毁面貌然後廬墓所大節達宸聰旌詔表其閭孝哉蕭氏姬父母歿異土姬方十六齡扶櫬還鄉里舟子欺其孤中途委柩去夆土穿成壙姬獨與一婢毁

容日夕哀結廬在水次服蒲不肯釋求婚不肯配有能還其棺乃肯委身事果嫁還棺者楊舍一老尉東涔屠氏女父瞽目攣痼家無隔宿糧親鄰皆相棄女乃移二親遠處於紵舍晝採薪易粟夜績麻易絮二親卒夭年負土成墳墓守墳終不嫁只爲無兄弟古女賢孝儔其多難筆記有司或賵金朝廷或欽賜若能存他命報施應不悖隨分而嫁娶男女俱得所此歌散民間萬民當記取

附 跋劉蘭雪詩傳後余嘗於總角時獲見鄉先生持才女劉蘭雪詩至目其序則王御史化澄公作也紀其幼時事母孝甚悉蘭雪以母兩目眇朝夕

潘孟漾曰。蘭雪燃指一事殊足風世得此文尤信而有徵可以備輶軒使者之採詩猶其次也

禱天冀母目明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能燃指母目即明矣早不告之母遂以油灌燈草繞指而燃火熾倒地幾絕母聞之大慟旣而復甦母哭止則目已明嗚呼孝心之格彼蒼也如此可不謂賢乎彼以一女子猶能如此況知名節負忠義之烈丈夫乎蘭雪少以詩聞妙才橫絕年二十有四而赴玉樓然其人不因詩而傳詩實以人而益著嗚呼讀其詩問其人不可作矣即其人考其詩可不謂至今存乎迄今世或改也社或遷也脫于茲之時有若人者使其得列于士大夫之林往復崎嶇馳騁中原其不負親以負君也必矣嗚呼後之偷生

叔豹庵曰。昔湛甘泉先生作龍山貞女墓碑可以風勵五倫此作亦然

竊位背君親靦顏以立朝上者聞其風不愧赧無地哉

附 贈龜山六貞女詩丹心誓不玷生前六女捐軀赴洌泉亂世奸雄千載恨貞人姓字百年傳樓頭落日悲隣笛壠上秋風咽斷煙讀罷遺碑空扼腕濤聲深夜合流漣

附 崔少女小傳昔吉茂爲其子求婚於崔敬崔不許後以事相脅而許之花車猝至敬妻抱女大哭女以堅臥不起其妹曰父有急難殺身求解設令爲婢亦所不辭何況姓望之門姐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世人賢之道隱子曰君不見崔家

明書法以正褒貶

女兒吉家婦挾之以勢不肯後大女不行小女行報親爲重身爲輕眼明膽決心力壯吾欲用之爲將相

知南康軍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成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丘瓊山云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爲綱目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鑒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春秋以後僅見此書綱目洵可以續獲麟之絕筆而繼作矣論曰歐陽子之予秦也非綱目之法也其予西晉而不與東晉魏叔子尤

平心靜服上下百千年一吐胸中鬱然明快

以爲非是蓋元帝當滅亡之餘有特起之勢又以子孫復其祖業與宋之高宗一揆義不得不進而與之楚子僭王滅諸姬罪在不赦至昭王失國而復之則聖人有取焉歐陽子之黜東晉亦非綱目之義也其作五代史也等後唐後漢于梁與石晉君子尤譏其失平蓋朱溫滅唐而李存勗帝鄴契丹滅晉而劉智遠帝晉陽歐陽子謂李氏朱氏有其起竊唐之心而劉智遠始不與契丹戰以幸其敗後不能奉從益以存晉與梁晉無異然克用忠唐志在滅梁存勗後雖自帝始未嘗不欲承父志而報國讎故欲並之于梁者非也夫滅梁不自帝

與奉從益以存晉此聖賢之用心忠臣之盛節而可責諸五代之君乎今夫責人以聖賢爲忠臣不得而遽同之于亂賊此學者欲苟成其說而文致之非天下之公論故歐陽子之說亦異於綱目矣

附劾韓侂胄權奸疏。國子監祭酒臣梅馥謹奏爲黜奸遠佞任賢進忠以固社稷以振綱紀事臣惟今之急務在于外靖強寇內抑權奸然其間有先後之分輕重之勢貴于端本清源正心術以得其要耳古來隆盛之世都俞吁咈垂裳而理者未有君子遠黜小人秉政而期獲文明之治也故欲靖外之強寇必先制內之權奸欲制內之權奸必重

何背弱血動天權見白虹貫日

用遷外之忠良忠良進而權奸不得肆其欲權奸制而忠良得以展其謀則恢復之功易如反掌而隆盛之風何難再見於今日也臣所謂權奸莫過于韓侂胄排斥正士引用邪黨侮弄朝政荼毒士民罪惡滔天不能殫述如朱熹等闡發正心誠意之學實萬世治平綱領誣以僞學華黜吏部尚書趙汝愚勳勞著社稷精忠貫天地卒受黜傷而去誣陷忠良共計一百十五員逆寇倡獗奏牘如山俱蠱蔽而不上達內無敢諫之士外無勇死之兵將見朝綱日替而國勢漸不可知矣此臣之痛哭流涕不忍言而又不敢不言者也仰祈聖鑒俯察

愚衷請速誅韓侂胄以快人心召復趙汝愚以廣賢路俾道學尊而教化行主術端而臣下服伏願陛下畏天命之不易念二帝之維艱當朝儆夕惕勵精圖治以希進都俞吁咈之風永爲皇極之主社稷幸甚萬民幸甚

明天心以戒殺戮

角端

春秋闕義寧海余雲祚曰凡物之不常有而偶一出者其中必有天使之焉聖人存而不削以示訓也按通鑑元主滅回回國其主走死元主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惟之以

天不言而託物以喻物能言而待人以明格物多識乃所以明善而窮理也故曰號物之數有萬靈於物而爲人

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譯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即日班師大掠忻都而還論曰余考之經典子史蓋自開闢以來僅一見耳楚材以之諫蒙古因事納忠實足以全數百萬生靈厥功偉矣要其謂元主宜早還者益天欲使之自歸其國各守其土世世子孫無相害則殺運息矣春秋尊朝廷而外荒裔故祥麟應于西狩上天惡殺戮而警蒙古故角端見于鐵門非示異也益實有天使之焉故也

折衷參攷四字即不論而深論之意亦以應助政敎不及句此中便寓敎化機權

附外志語云六合以外聖人存而不論不論云者乃所以深論之也夫河圖洛書龍鳳龜麟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應也外此如靈樹異草遡其所由生觀其所由應爲蓂莢爲屈軼使天下之人起敬起畏亦以助政教之所不及也他如獸奇木精怪誕不經者亦必一一紀之敢曰齊諧誌異哉要以考其風土察其變兆辨其詭譎使知所趨避以折衷參攷云耳故曰不論云者乃所以深論之也

讀史外編 按古書載周穆王乘八駿周游天下日行萬餘里豈穆王之八駿即鐵門之角端耶抑御風而行若仙人之乘黃鶴以去耶少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有以燕有

以哉余按江夏郭正域記仙棗亭舊志載武昌黃鵠山故有棗數株千餘年不實一日結實大如瓜太守以小吏往小吏竊食之仰日仙去後人遂亭焉嗚呼棗爲吏出耶吏以棗仙耶棗何物吏何緣耶顓頊時閶河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食之後天而老周穆王時西王母進陰岐黑棗與碧雪素蓮冰桃碧藕尹喜共老子西遊省太真食玉文之棗實如瓶西王母以㠌嵊山細棗獻漢武帝萬年一實昨之宵可燃燈河中燕氏女食無核棗不食五穀五十如處女寧即此棗乎亭去黃鶴樓僅百餘步樓下黃鵠磯人言有呂仙賣棗跡嶺上之棗即磯前之桃耶夫鵠之于鶴爲一類則樓當以磯得名是黃鶴黃鵠訛也而黃鶴故事或日王子安或日費禕今人乃盡歸之呂仙夫鶴樓以崔詩顯崔閣元人而呂仙以麟德得道崔詩已有昔人之稱又鵠山下有費禕洞則跨鶴客爲費禕無疑而山下有呂公磯或日禹功磯訛也今世譚仙蹤推呂公最著而呂仙石亭創自元人卑文出宋民望手載史丞旣禿滿夫人事甚奇又復有題詩呂字之說則歸之呂仙不爲無據豈江漢之區山水靈異而此磯此樓此亭此棗此棗眞仙固時爲往來而搏弄耶詎知乘鶴而去者不復乘鶴而來乎又詎

知費桃者非郞種棗者乎亭廢且百餘年萬曆戊子土人復以請于諸司即故址石亭前重建一亭凡入楹周以綺疏大江自南來千里而折悉欄而望萬瓦皆伏令人有超入瀛而飲靈苗之想亭四圍故多老棗前一株修磔古幹半榮半枯似爲仙靈所鍾嗚呼寧復有實大如瓜者是皆宇宙神奇之事不常有而偶一出者不可使磨滅也

錄弘謨以明經教

禮部直學士院眞德秀上救時疏及大學衍義

尚書闕義寧海余雲祚曰按綱目寧宗時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眞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大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大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之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

衍義始於眞西山而補於丘瓊山遂令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左右逢原此眞千古不朽之著作而爲萬世陛廷左右所不可少之書也彼當時之致訾議者直如浮雲之過太空究何傷于日月之明

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又上疏請絶金人之歲幣宜亟圖自立之策無示人可侮之形及爲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暨史彌遠擅廢濟王竑而殺之德秀入對理

宗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荒裔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胡羯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嚴或以爲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州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耳又上疏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

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州之獄未聞有衆聽於棘槐之下者又如淮蜀三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閒有位於朝以餽遺及門爲耻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

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襲者以訛言之故稽有譏訶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客綱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復上大學衍義書所云嘉謨嘉猷入告我后者是其人歟論曰衍義一書眞西山修之於家而獻之天子之廷者也昔貢州男子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此則千有餘言而未盡何哉

讀史辨俗　按眞西山云書傳所載自非大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及於宗廟者然則雷霆之威驚遠而懼邇賞所以懲惡而勸善也差溺幽隱刑賞所不及加史冊所不及誅而念萌非辟神乃殛之彼刑賞窮而後作春秋筆削窮而後說雷霆也末世相傳諺語輙云雷殛害心人信斯言也

宜賞而反罰之。此則正士論黃之秋。宜罰而反賞之。此正僉壬肆志之日。宜乎怨氣上干天和。下失人望。而坐受其殃也。

是雷霆皆遵人爲惡之門而爲善者將岌岌乎慮天譴之加厥身矣不驅天下而盡爲盜蹠不止其惑不知其所終也吾懼斯言一出童而聞之壯而信之又誰肯樂爲善死而不趨爲惡生哉爲此言者不知起于何世之人出于誰氏之口然言之者必攖天地鬼神之怒而爲明神之是糾是殛也豈顧問哉

附明賞罰策。人主所恃以撫馭天下者賞與罰二端而已賞一人而天下服其恩罰一人而天下畏其威而後其國可以百千年而不變無以恩之往而不可止也無以威之處而不可使也天下之所以不至往而不可止處而不可使者賞行而恩當其功罰行而威當其罪也是故其賞不僭其罰不濫而國以長治降及末世或以風聞而決事或因權貴而撓法賞加于無功罰及于無過則其國嘗有近憂而大業潛移以至於不可復反先王知其然是故攬其權於一權一則天下雖有變而主不搖昔齊威王當國勢頹靡之時發憤以烹阿封墨而國遂大振所以終威王之世而敵國不敢窺者御之得其道也後世人主不審于御天下之術而尾大不掉使夫其功可以加之賞其迹可以排之而不至於賞其罪可以加之罰其迹可以援之而不罰若是二者而不以斷行則天下有以議我矣議之者曰功不可以不賞也罪不可以不罰也然而鮮有當焉者何也則壅蔽之爲患也有宜賞者

鄭淺斯曰。指陳積獘。正論侃侃。而宕折跌落。與古爲徒。先生殆以作者自命矣。

而曰此疎遠之人也則姑聽之而已聽之將遂抑之也有宜罰者而曰此貴近之人也則姑容之而已容之將遂宥之也則賄賂之爲患也有入賂者恒移罰以爲賞而曰于例宜賞也天下且不知其何名以賞之也有不入賂者則移賞以爲罰而曰于例宜罰也天下且不知其何名以罰之也是以府庫耗竭不足憂也甲兵頓敝不足患也然惟朝廷所知而不言草野所言而莫達者當留爲意外之虞上之人名爲憂勤下之人名爲奉職者嘗積爲不測之憂憂之惟何亦惟于賞罰二端深加之意而已欲賞罰之不僭濫則莫若攬其權於一欲權之一則莫若行之以公賞不避讐罰不避親則人欽其公矣賞自我操罰自我斷則權歸于一矣夫如是將何有撓法以壅蔽風聞而入賂以爲盛時明允之累乎天下是以不至往而不可止處而不可使大權以一大業以定享國長久而與天無極也

合殊塗以歸一致

朱陸異同

中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宋史朱熹少有求道之志奉父松師事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及第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徙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

象山中有所得故能端坐而逝。

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又按通鑑陸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所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及知荊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爲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學者遂有

象山言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悟到豁然貫通之處。故所講喻義利一章。能令聽者泣下。本來之面目見矣。

朱陸異同之說王陽明曰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與晦翁有同異而遂羣而詆之爲禪以爲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顧乃一唱百和勦說雷同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然則朱陸異同之說得陽明之論而益明矣況朱熹守南康軍陸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辨論不置焉是紫陽之與象山始雖異而終未嘗不同也俗儒毋是朱而非陸得無所見之未精歟尊德性與道問學之論亦從所近以爲言耳要之朱紫陽未嘗不尊德性陸象山未嘗不道問學俗儒紛紛以朱陸異同爲言其學至於涉獵博泛而無以極於盡性至命之域理學之晦于天下也吾滋懼矣

富貴可浮雲。功名非吾志。惟志道精思。無間晝夜。斯稱眞好學。

【附】理學名臣合纂・按綱目張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有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之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靜中便有工夫

爲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程顥言西銘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按綱鑑羅從彥南劍人從楊時學旣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其門人李侗最著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爲延平先生又按綱目張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長卽以古聖賢自

無所爲而爲之謂義此體認天理之最眞

期作希顏錄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之者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嘗進言于高宗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務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按綱目胡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與劉勉之同受易學于涪陵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

淡然無求便是義利關頭之最明也

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淡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品爲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劉子翬幹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初熹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屛山先生陸九韶九淵兄兄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爲梭山先生朱熹之門人最著曰黃幹幹初見熹夜不設榻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

隨力到處及物卽功業此便是堯舜人人可爲禹物一體氣象

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所著書授幹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卒贈朝奉郎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也卒贈直華文閣劉爚從熹游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仕至禮部尚書謚文簡劉炳從熹學以講道明理爲心熹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太極圖等書皆與炳往復論辨參訂仕終通奉大夫謚文安學者稱曰隆堂先生張洽從熹學熹嘉其篤志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

到得恬退自守地位真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境界

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仕終直寶章閣陳淳受學於熹熹語之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恬退自守仕終安溪主簿李方子端謹純篤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處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所貴耳黃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輔廣淳謹恪勤嘗著四書纂疏蔡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讀書師事朱熹熹著書皆與元定往復參訂會僞學僞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

禍患非閑門可避所謂顛沛必於是也

闢貶道州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沉元定子也著書傳陸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簡涉躐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後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

蜣蜋之轉丸也丸成而精思之

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爲念整襟正坐而卒與弟九淵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稱爲二陸後贈朝奉郎直秘閣諡文達沈煥元定海人從學于陸九淵閒居雖病猶不廢書惓惓以善類凋喪爲憂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于舒州通判贈直文華閣諡端憲袁燮慶元鄞人師事陸九淵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進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爽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爲絜齋先生又按元

有蟬而白養存丸中治金丹者晝夜精思而神升生於虛器故曰心能生氣氣能致精學問之功亦復如是

史許衡幼有異質及長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爲學爲治之序操心行己之方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移家蘇門依樞講習及樞被徵獨處蘇門以道學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吳澄潛心好學篤志力行著書立言羽翼吾道所著書有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等書卒贈臨川郡公諡文正朱公遷用力于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爲學真知實踐爲功天性仁孝勤于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緻遷父梧岡翁聞同郡準軒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幹之學於廣信饒魯往準軒學焉於

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原不必區區於仕宦也
靜坐中倏見端倪是
學在此中自有獨得
懷襄戒以明恕施

是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又按從信錄明英宗時河東薛瑄爲學務貴踐履一言一動悉軌于禮出處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教人惓惓於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仕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卒贈吏部尚書謚文清又憲宗時江西處士胡居仁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以敬爲主因以敬名齋嚴毅清苦涵養體認提學僉事李齡請主教白鹿洞書院所著居業錄亦粹然一出于正至若王守仁之專致良知陳獻章之端默靜坐則得力于默識之功居多焉薛瑄胡居仁之學近于朱王守仁陳獻章之學近于陸然居仁每訾獻章爲禪則是二公亦有異同矣類而輯之尚論者當合殊塗以歸一致可也

崔立以金二王宗室赴青城

春秋闡義寧海余寔祚曰按通鑑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於元執其梁王從恪荊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元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論曰崔立叛降之罪不勝誅矣然春秋端本之論則尤責在上以反觀內省焉史臣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氏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謂戒之戒之出爾反爾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豈不信哉由是以觀天道可謂不爽矣丘瓊山曰方金之俘宋也屯於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人之俘金也即前日金人俘宋之地蓋天假手於崔立以代宋報復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後知恃天恃彊以憑陵肆殺者觀其所以施與其所以受亦當惕然內省而永鑒矣

在逆百年任天轉勝耳
鼓忠義以扶正氣
昊天上帝以矢其忱此所以正氣凛凛與日月爭光

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

春秋闡義寧海余寔祚曰按通鑑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徇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論曰疾風知勁草歲寒知松栢嗚呼

在天爲日星二忠千載如生矣

曉矣已無及矣善乎魏了翁入對理宗之言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爲而畧不加之意乎崔與之亦曰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觀文山至臨安上疏之言其忠實而有才者乎胡以至玆不用也竊閱西湖燈火異常有賈似道其人焉胡爲至玆不殺也

【附】謁三忠祠詩宋室厓濱事已非英雄空自奮戈揮朝衣淚濕潮兮墜柴市魂依望帝歸一部史從何處說十章書業付煙飛獨留正氣垂千古長與

錄節義以維風教

西山照采薇

元張弘範陷厓山宋亡

春秋斷義與海佘雲祚曰按宋史厓山大風覆舟宋亡節義之臣表表者丞相信國公文天祥將軍越國公張世傑丞相陸秀夫而外又有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昂發揚州都統姜才眞州太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岩吉安守趙良淳無爲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刺史趙孟壘常州守姚訔叅政陳文龍察訪趙與罣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進士尹穀都統孟珖監鎮司馬夢

宋太祖卜僅于陳圖南日睡到五更醒時再問

求江淮招撫使汪立信饒州故相江萬里新城守將邊居誼樊城守將張漢英都統制范天順牛富張順張貴裨將王福安慶通判夏椅廣德知縣王汝翼都統米立樞密高應松廣州催軍將黄俊重慶制置副使張玨沔州知州高稼利州曹友聞文州守劉銳趙汝鄗西和知州陳寅無錫知縣阮應得廣西提刑鄧得成都制置陳隆之息州忠義彭義斌守將楊立張實太學生徐應鑣及二子椅松與其女元娘皆其章著者論曰厓山之舟覆也天耶人耶抑氣數爲之耶孫文忠有云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撞五更鐘意者其爲圖南乎問之厓

濱道阻且脩問之太蒼太蒼悠悠無已吾將正諸

三百四十二年之春秋

【讀史補鈇】按張詡厓山志從死殉難諸臣翰林學士劉鼎孫兵部侍郎茅湘太府少卿兼侍講徐宗仁權禮部尚書衛端宗吏部侍郎趙樵樞密使高桂等數人而已其餘或非在大僚從死而姓氏弗傳者獨有滄海制置使忠愍武靈侯呂煥亦殉難於厓門史失其名時以逆水浮身于馬圖桂洲閤鄉人塟于桂水之上嗣是二鄉與容奇廟祀弗替曁明季白旗四盜擾桂水鄉人危懼公降筆五言托以示衆衆志乃定盜不敢入其辭日我本一忠良何須名載史氣魄尚如虹永享鄉邦祀今有一危言命爾雄叔子爾鄉得全存罔念誰爲使靜偃入千兵喝爵強徒驚富不體時艱徒措錢兼米貧沒畏天羅居然爲不軌殺怨起黄雲瘴毒流鄉梓我念切擊生幽中能力作願爾衆蟲氓早懮安生理善信得天培逆謗遭瘟死托爾誦予言二月初三起體着鴉青袍足踏龍鱗榎手擊析聲喧垠喻勿閉齒朝蹄東山橋暮遍西巖里泥濟勿云勢歷至花朝止堤得善心生敵退妖魑鬼

桂史公曰。余曾作烈婦詩云痛哭綱常似奕棋天生烈婦愧男兒從來世上無難事只在心頭轉念時就義從容頻絕粒英靈盤結尚連枝春風耦。李清明後自顧何人賦此詩亦是此意讀白鵬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風神雋峭、極類歐陽公

一戶一銅錢按誠君袖裏半解寶爐焚
半領歸酬爾願各體幽恍茅簷都遍祉

附白鵬歌●按丞相陸秀夫抱帝赴水時御舟一白鵬奮擊躑躅哀鳴良久竟與籠俱溺水中宮軍赴水死者數萬張詡作白鵬歌曰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餓死不首蠻荒丘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鵬急主難委贄翻配二忠儔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鏖戰日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鵬籠中起躑躅恨不握劍揮長戈劍欲截斷叅政首戈欲鑴絕宣尉脛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帝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直翅輕一擲竟與金籠飽鯨鯢嗚呼白鵬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厠中拉協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豢此禽羽衣縞素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海天角魂逐三忠戲溟漠千秋化作忠衛翔悲鳴直待滄溟涸

附忠愍武靈侯廟碑●余嘗讀史至唐魏鄭公對太宗之論良臣忠臣反覆再三未嘗不涕泣欷歔也以謂臯夔稷契翼贊太平共勷隆治君臣同德上下一心休哉何風之古歟後此如房杜司馬韓范富歐無不欲致其君于三代以上而動名才業循

叔朋倖曰。筆其開山之劍可以俄荒而蜀剛置之右人集中自是燕許鉅公也

叔胥樞曰。淋漓剴切忠肝義膽千載下讀之凜凜有生氣矣

足以承流宣化享有令名代而季矣中原鼎沸海宇分崩當此之時或以令終或以節顯而忠誠義烈貫日星光河岳後之青史無論乎書與不書然見大厦波橫寒風蕭瑟百年之下山高水深過厓濱之墟述當時遺事未有不流涕感泣也此豈獨祖宗尊賢敬士之報歟抑其臣節義丹心誓九死以不移也故宋武靈侯呂忠愍公諱煥厓山之節史不及書然其精忠赫赫與日月爭光余稱可得而稽者公之義烈貫虹貫顯身於馬容桂水之間蓋百千年如一日也惟馬容桂水之知公也深事公也誠故公之言曰我本一忠良何須名載史公視于今歷四百有餘年其間水旱疾疫公之爲民捍災而禦患屢矣使公生於明良都俞之際公固一稷契臯夔比也不幸而崎嶇戎馬播越海濱收未亡之餘燼挽天命於旣去日與張陸諸臣蹇蹇匪躬公之逝也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河山壯本朝誠有如趙相國鼎之言者余登公之堂瞻公之儀容手節因復憶文山先生題張許雙廟云鄆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余亦願入公廟者奸雄仔細思量且以爲千載下勁節凌霜氷心雪映存是文以補史臣之編之所不及即存是文以虩亂賊之膽之所不容存是文以表烈節四百三十餘

祀之貞忠卽存是文以續麟經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傳之四方留之奕禩使見者聞者咸曉然知大義之不化爲灰塵綱常之不蕩爲冷風勉爲忠孝而恥爲奸慝則斯文也其亦庶乎風敎之不朽矣因爲之贊曰惟嶽降生公鍾厥英枚卜克協爲憲維城適當宋季受命北征沿海制置盡瘁艱貞江嶺之表崎嶇百折公匪其身顚沛弗驚時窮節見星日晦明四百餘祀赫赫星精聰公之像三忠齊名馬容桂水公像天擎義盡仁至爲民捍患史失其諱公忠益誠古廟芳叢千載流聲奸雄覩此斂身股慄百爾君子敬誌厥旌

附呂侯辨公諱煥非文煥也自霍與瑕先生目爲文煥羣而是之不知文煥守襄陽臣節不終旣受先鋒之命矣必不死於厓門可知也余因作此碑而並識之以著呂侯辨

讀史外編 按皇極經世書年月日時與元會運世俱以十二三十迭相乘除十二時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年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十二會爲一元以元統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以世統年中有陽九之厄雖天數亦人爲之不臧也又按陳希夷論宋國祚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宋至靖康之難果遷杭州而都南渡以還眾至閩廣而盡則其數驗矣有聖人起數亦不能爲之厄焉補救之責豈不在人哉

察災變以

泰州成紀縣山移

元史

警修省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元史災異迭見日食山崩星隕地震屢書于册太白經天矣雨血雨毛雨黍矣又有棗陽童子暴長之異又有黃河石人隻眼之謠至于山本不動而亦移矣此自開闢以來未嘗聞有如此之異也按通鑑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愚按周靜軒云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或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是失乎常理是亦所以爲異此一說也抑更有說焉夫嶽

視公而瀆視侯山至於移是三公出任征戰之象又一說矣其後順帝命右丞相脫脫出師討賊此其明驗也山附於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終元之世其俗皆妻其繼母庶母伯叔母及嫂母儀之位不正嫡庶之分不明是致游移不定反天地之常經失生人之大義彝倫攸斁禮義乖方莫此爲甚故天地示變異以警之是又一說也蓋自開闢以來未有之異而獨見於元之世焉天之垂象也微矣春秋正名定分別嫌明微故於災異之見必謹書之所以作後王之龜鑑而示天下萬世以恐懼修省之道則庶幾三辰無失行之愆二儀有咸

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是實理實事故日聖人之心無窮

位之所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矣豈曰小補之哉

附四時五行變異考●按月令秘書衍語云黃河清天下寧聖人出而調燮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其理然也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時事有恐此巳火之氣所洩也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竝興申金氣所傷也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亥水氣所淫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酉金氣所傷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子水氣所淫也行夏令則國大旱煖風早來虫螟爲害午火氣所復也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丑土氣所應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未土氣所應也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竝起戌土氣所應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申金氣所洩也行冬令則草木皆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亥水氣所傷也行春令則蝗虫爲災暴風來格秀艸不實寅木氣所淫也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子水氣所傷也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卯木氣所淫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草實早成民殃於疫

酉金氣所泄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少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辰土氣所應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復多女災戌土氣所應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早至四都入保丑土氣所應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虫敗穀戎兵乃來亥水氣所洩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寅木氣所損也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多瘧疾巳火氣所傷也仲秋行春令則時雨不降草木生花國乃有恐卯木氣所應也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虫不藏五谷復生午火氣所傷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伏雷先行草木早死子水氣所洩也季秋行夏令則國大水民多鼽嚏未土氣所應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丑土氣所應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隋師與不時辰土氣所應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寅木氣所洩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虫復生巳火氣所損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刀兵時起土地侵削申金氣所淫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此午火之氣所充應于來年行秋令則大雨時至瓜瓠不成酉金氣所淫也行春令則蝗虫爲敗水泉皆竭民多疥病卯木氣所泄也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虫爲妖四鄙入保戌

人心與天地之氣相通其理不爽方知老安友信少懷彌天動業直任學念開措施耳

土氣所應也行春令則胎孕多傷民多固疾辰土氣所應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此火奪水之令未土之氣所應也是以聖人在上三春愆序則修仁三夏愆序則修禮三秋愆序則修義三冬愆序則修智震木用事而長子出則對時育物以修德離火用事而向明則茂勤庶事以修政兌金用事而攙搶見則戒征伐以戢兵坎水用事而洪濤作則濬疏瀹以修防坤土用事而山陵震蕩則時謹妄動以修信凡此皆聖人參天之功兩地之能志動而天應之念游而鬼神欽之隨事可以及物盡性可以格天不必其皆有權有位而後可也乾父坤母之說此則西銘之精于事天者與

鼎刻柱史閣佘崙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五終

尊正始以重大統

一幅畫景如在目前

寫得凄然以清

氣象萬千

王將軍之武庫

點染煙雲峯巒百變

鼎刻柱史閣佘崙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六

順德進士寧海柱下外史佘雲祚崙山甫修定

明史

明太祖卽帝位于金陵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金陵爲龍蟠虎踞之地長江天塹之險六代帝王都焉明太祖卽位於此其亦順天應人之時乎春秋元年必書卽位尊正始也隱公不書卽位有隱刺焉君子謂明太祖于是乎能正始

附金陵覽古賦巳酉陽月之望佘子與客散步金陵江上見夫艸木蕭然田野曠然桑麻籬落肰俯汪流而湛湛然漁夫欸乃歌聲悄悄然蓬頭跣足之野夫與夫捉襟露肘之齊民來飄風而去奔豚鳥舉獸走然聞杜鵑聲楸然弗禁喟然曰金陵爲江以南一大都會云粵稽地志吳著建業之名載閱輿圖楚闢金陵之號其地爲四方舟車之所輻輳其城爲六朝駐蹕之所建都其枕攝山襟長江浩浩乎蕩莽而莫測其涯際也其晨雲夕雨千態萬狀汪汪乎光怪陸離而莫知所紀極也佘子曰大哉觀乎觀至矣爰是陟鷄山覽卞壺之墓過烏衣思王謝之遺望臺城弔景陽之井辭滔滔之江水歷南國兮朝宗百尺樓高鴈門山峙凛乎其不

使人日坐其下不忍去也

悲凉慘淡殆難爲懷

上下古今牢騷滿目

可留也爾乃浮天塹之浩渺爾乃瞻絳巖之嵯峨爾乃登眺金城數桓溫於茂草悵望鍾山憶蔣尉乎當年五馬之渡邊猶存三山之龍蟠如昨撫昔時之形勝追往事而欷歔若乃東風未便二喬之銅雀難悲淝水爭雄投鞭之江流欲斷曾幾何時固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至若晉室波橫中原鼎沸典午之遺宮已隨柱下藏書之府而俱泯清談之麈客亦同曲水流觴之地而皆湮但使江左得見夔吾新亭無容洒泣脫令中流獲逢士雅河南可自徐收顧乃一經播越遂尋干戈而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矣若夫天命難諶固有斡盡

至性之語動人肺腑

極大議論詞嚴義正

忽用唱歎妙妙

而隕身以心未忘或至中道而顛喪卞家父子同殉難于石頭趙氏夫妻共捐生於淝口此雖百餘年之豢養恩報君恩實由一二日之從容激成臣節迨至汴宋淪亡渡江入越追維此事莫須有之三字兩河父老潸然曾讀未提身先死之一言二帝夢魂死在撫今思昔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淡及夫靖難之師甫興方黄之禍遂烈正學碎身由介雉已同白馬清流江南牢落付丹丘徒歎新河綠草一經播越又尋干戈且當日逊王定都諸臣不以天朝名義爲重而松栢灘前楚辭竟投之一葉天乎人乎抑時勢爲之乎嗣而文成建節宸濠就

談隨卷日金陵鉅觀著不得一筆山林氣色作賦而以史筆出之將歷朝君相得失瞭然指掌

擒當逆藩跋扈既豕突於西江值狂寇遊魂復颺張於南服方慮金陵不可保又懼江南無淨地回思北轍南轅盡朝秦暮楚之輩也不則莊周列禦寇之流也睠肰顧之悽焉鳴咽嗟嗟夕陽衰艸難呼鼎墜以攀髯古籠斷煙空望子規而啼血已矣哉芳華歇絕竟成烏有可爲長太息也至若仰觀則準諸三垣九野經緯星宿之全俯察則考乎虞典禹書則壤貢助之制名山異水雲集筆端天官版圖絡繹腕下以及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奧義諸子百家山經水注之秘記則有保章馮相之所司太史職方之所掌非乎亦乎所敢議雖當年之

檀兩司馬之長矣而尺幅中烟雲繚繞一絲不紊三都兩京手筆無以過之

表義化以作家筆

節烈與身後之聲名亘萬古而不滅既德功言之不朽又何慨乎陵谷之坵墟乃爲亂曰舍我去者曩日之日不可留觸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黄鳥自飛煙水上青山多是白楊墳過故都而悲禾黍兮勝國之社陳陳覽長江之浩蕩兮嘆逝者之何以問津條千秋而萬歲兮夫安知乎今月之不曾照古人

詔褒浦江鄭氏家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明紀編年浦江鄭氏十世教子孫勿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絲毫咸有支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

立國之法近乎義而推仁之至者能通之訓家之意近乎仁而推義之盡者能一之

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不爲之食其所感如此家以糧多擇爲糧長數以事入覲明太祖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太祖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叅政太祖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太祖深嘉之後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之論曰以懲忿窒慾而九世同居者吾於有宋得一人焉曰張公藝能忍焉故也以無偏無黨而九世同居者吾于有宋又得一人焉曰陳競能公焉故也守家法而子孫十世勿異爨者吾于有明得一人焉曰鄭濂無婦言是聽故也三善備可以假有家矣陳競之犬無異鄭濂之馬盎中孚可以格豚魚也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議道自已而無凶于而家者也且夫天下者亦一家之積焉爾矣

桂史公曰經言齊家之化本于修身而修身又本于正心胡致堂云無偏無黨使此心極于淸明毋使婦寺欺蔽眞西山云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

培天性以杜沽名 正論侃侃不磨想俗獄神亦應服其言之是 李令伯陳情表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

如對神明勿使天君迷謬則由此而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耳僅化家云乎哉

譎江伯兒戕海南

大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通紀青州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旣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俗遂逮伯兒杖一百譎戍海南論曰甚哉江伯兒之不仁也伯兒好沽孝名故效割股之事已爲士君子所竊測矣又從而效埋兒之事殺子以祭岱嶽祠欲以顯巳之孝名而適爲聖朝之屏棄愚哉伯兒岱嶽有靈豈肯享汝殺子之祭獨奈何輕以殺子爲誓也即曰母之病愈非出于造化偶然之巧合而出于岱嶽之神靈亦神憫其苦心豈眞必殺子而後禱之者有應不殺子而後禱之者遂不應乎苟或必殺子而後禱之者乃應則又非福善禍淫之神矣太祖此舉一以存父子之倫一以禁非義之禱一以絕沽名之詐一舉而三善備焉傳曰爲人父止於慈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父子之天性而不忍爲姑名之舉則善矣余故曰割股釣名埋兒滅性是二者之所爲皆邀

年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所謂人情之至處便即天道也奚事矯飾沽名哉

也

桂史公曰藨文公有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蓋不近情者是謂逆天逆天者天必殃之眞西山云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貿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合二說觀之可以正伯兒之事

讀史辨俗 按晉書鄧伯道避亂携一子一姪以逃至中途謂其妻曰吾夫妻異日尚能生子吾兒死止有一姪不能再生於是棄子留姪而伯道後竟無子後人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嗚呼吾正謂此天道之有知也使當時伯道不棄其子兼携與姪俱同行或有時勢所迫無可余何不能存其子而存姪則天必憐之而使其後必復生一子不至於絶嗣也有子而棄之又安望天之再與其子哉余故曰此正謂天道之有知也世不知此而輒怨天尤人豈不甚惑也哉

正位號以昭名義

影落深潭裏魚龍不敢吞此建文帝爲人孫時咏新月詩也太祖早已知其鮮克有終矣信哉

靖難師至龍江建文帝出走

魯論闡義 寧海余雲祚曰按編年靖難師至龍江建文帝出走宮殿焚成祖檄方孝孺草詔孺堅不從遂誅孝孺十族廢建文帝爲庶人并削建文四年年號列在洪武三十五年後人傳建文帝在外詩云牢落江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見昭陽殿裏雨聲愁新河柳草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論曰成祖削建文年號不知四年中實錄制命勑誥朕詔郊祀册立加封諸禮所稱太祖者謂何若沒而不書是無君也若因舊書之則冠以洪武年號人將疑而莫解何以示後世而昭信史豈非宣聖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徒執一時之偏見貽萬世之刺譏弗思甚矣愚則以爲建文帝之位號當復而方正學之守節宜褒也亦正名義之意也

附 鼂錯論 按魏叔子云漢景帝時諸侯王國彊大御史大夫鼂錯患之會吳王濞欲作亂錯請削諸王地曰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于是楚王戊以私姦服舍議誅之而削東海郡膠西王卬以賣爵削六縣趙王辟彊以前罪削常山郡及削吳豫章會稽濞遂舉兵反以誅錯爲名而連六國攻漢天下騷動錯亦以此誅死藨氏曰七國之難錯蓋能發之而不能收之夫錯欲使巳居守而天子自將此袁盎之讒所以得行也君子曰錯豈獨不能收哉其發之蓋巳亡術矣錯縱自將未必能有功如亞夫錯有功而無故發天下之難亦不可謂無罪夫錯削七國是矣其所以削之術則非也昔者禹治水以爲天下之水莫悍于河自洛汭華陰而上有高山巨塹爲之防故雖鑿龍門以通之而不憂其潰决伾陸以下地愈平而水愈盛則不得不播爲九河以殺其勢何者力合則難禦勢分則易制也是故離其交而乘其懈緩其謀而分其力秦之并六國漢之麼楚莫不由

誅出萬全。布置周密。迂疎之士。安得如此。精詳且以見朝廷寬大之恩。然爲擊。

此未聞有欲誅其人顧先聲以動之而激之以合其黨者也然則錯用賈誼衆建諸侯之策若主父偃者其可乎曰七國彊屬多尊親雖建此策不行且其勢亦有所不及也吾謂當漢景之初惟吳逆形頗著其餘諸王初未嘗有叛志爲錯計者當使帝寛以全諸王而審以謀吳膠西楚趙之奸悉置不問重禮以尊顯其賢者而厚賞賜以撫其餘壐書勞問不絶于途使天下曉然見天子親親之仁其邊吳要害之地擇將練兵陰爲之備以扼其變而時以吳王過失爲家人言布于列國如是吳終不悛則誦言其罪明天子所以曲赦吳者宣示兵威以告諸王使天下盡知漢直吳曲則吳必孤立而無與然後以大軍臨其地赦其國內臣民將士之脅從者夫必有縛濞而至矣當此之時除濞之國而以小邑侯濞之子于是下詔諸王曰濞親爲高帝兄子危亂宗國自取滅亡朕甚哀之朕念諸王秉德懷義爲國藩屏得毋爲他日子孫計乎夫地大兵彊則易生亂生亂則必如濞而滅其宗諸侯王其各推封子弟使子弟人有分土毋或爲非是諸王永保祿祚與國無疆也夫聳以滅吳之威而開以世享之利諸侯王欣然樂從此不待再計而决者矣錯不知出此而亂國亡身爲天下笑遂

端名教

使後世忠臣義士欲挺身爲國家犯大難者皆以錯爲戒豈不悲乎建文初齊泰黄子澄謀削諸王一月之間湘齊岷代相繼死廢又未逾月而逮燕官屬致激其變然執議之臣卒未聞有一人身當其衝以謝首難之禍者夫七國起而錯欲以徐僮之旁予吳燕師至龍江謀國者以割地講和爲請誤國愛身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泰弃廣德子澄弃蘇州帝徘徊殿庭長吁不已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也此則錯之罪人已矣

崇理學以贈薛瑄吏部尚書從祀孔子廟庭

宋史言後世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吾亦云後世稱眞御史大理亦必曰薛文清。

論孟閩義寧海余雲祚曰按從信錄薛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講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而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而已及正統初司禮監王振問於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拜大理寺少卿瑄至京或勸詣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乃拜恩私門耶竟不往謝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

歷試諸艱。是理學英雄人本色。

昔有士人投李東陽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徹於月白霜高時誦之使人悚然

楊以齋先生日讀端士風惕然若晨鐘之振其音也

史王文怒諸瑄故出入人罪繫獄瑄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廢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後以給事中程信薦起爲南京大理寺丞欽恤爲心民得輸情推讞之下多所平反時又有中官金英以事至金陵九卿餞于江上瑄獨不往英還朝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同時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遺絲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論曰覽中官傳見趙高之亡秦弘恭石顯

十常侍之亡漢王守澄田令孜之亡唐未有不嘆當時閹宦擅權而正士受禍若斯之酷者江河日下流漸卑矣而何以薛文清之鯁介雖中官英輩亦以爲好官豈以吾儕讀聖賢書景仰先哲可不知其所以爲好官而以自期乎讀史者毋曰孔子不見陽貨孟子不見諸侯爲季世難行之事也

附擬進端士風劄子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故士風頹靡不可不亟有以端之也欲士風之端莫若敦廉恥欲廉恥之敦莫若勵氣節昔王孫賈媚奧媚竈之論夫子旣以天斥之矣自理學不明士汨利欲趨富貴者衆走如鶩至

先生壁立千仞之品也宜其言之剴切痛快乃爾。

有削頭角以乞哀循稱諧俗喪面目而求媚盡號模稜屈膝于勢要之門願指于權佞之輩夤緣百計取躐榮名鑽刺多途祇邀寵幸目守正不阿者爲無用笑古處自愛者爲迂踈士風至此可爲長太息也間嘗上觀千載下覩千載擇其尤甚著之於篇爲若輩作夜氣雞鳴一汗焉如同名大諫則有嘗蒙記憶之言由賓上卿又類大嗥叢薄之態甚至臺憲折腰於內侍猶云典例之常司馬伏謁于璫門尚陳乾兒之分若此士習尚忍言哉故曰可爲長太息也

誅奸惡以

英宗北狩朝廷命族誅王振籍沒其家併碎馬順首

正黨邪

王振謂樅有此亦天命此小人不知天命而不長之言也

春秋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從信錄邊境報急大同兵失利塞北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至土木我師敗績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命郕王權總萬機遂族誅王振百官毆殺奸臣馬順於朝王振族無少長皆斬論曰謹按錦衣衛指揮馬順平昔助振爲惡如侍講劉球應詔上疏言王振專權誤國竟下獄被馬順帶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而死尚屹立至是僅六年而馬順碎首王振族誅矣春秋誅惡必嚴黨惡之誅葢謂是歟然書狩於北而竟隱其名何也春秋書河陽

明大義以抑奸邪

陸亦無日。先生七歲能文。八試冠軍。疾惡揚善。言言慷慨。我恨我不見古人。古人尤恨不見我。信然矣

之召慮天下後世有以天子而受挾於奸臣彊敵
幾亡其國者嶶欽之際可感也夫

奪門復位殺兵部尚書于謙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編年景泰帝大漸石亨與徐有貞等密謀以兵奪門擁上皇復位要為巳功是夕帝崩英宗復位有詔殺兵部尚書于謙論曰上皇歸國天意固有在矣景泰帝崩而上皇復位正也奸邪詭遇以要功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上皇不得正其始英宗信之誤矣上皇北狩謙奮不顧身安邦保國乃社稷之臣也又復聽讒譖而殺謙不尤誤之益誤者乎春秋書及其大夫孔父存其官者錄忠也于忠肅可謂社稷之臣矣

昭苦節以闡愚忠

庶吉士鄒智應詔上星變疏

魯論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從信錄憲宗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撫南直都御

忠直之志。已書於龍泉庵中。

史彭韶學識純正可决大疑皆君子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智四川合州人生而頴敏十二歲能文章居龍泉庵掃樹葉焚之以照讀書年十五丙午領鄉試第一登進士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與同年進士李文祥皆以忤萬安謫籍齊名及安罷劉吉當國適知州劉槩考滿來京與御史湯鼐談論時政附內閣者御史魏璋卽劾其妄言朝政劉吉嫉鄒智因入智名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

文山先生詩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亦同此意。

若無所曲撓當事恨之坐智黨槩妖言罪死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極諫因改謫降鄒智獄中寫懷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後二十年卒僅二十六論曰濂溪云人薄子拙子守己拙鄒智有焉智年少巍科英絕領袖身非居喉舌之司卽少默寧失譽望乃毅然不肯貿生平讀書之志抗疏時弊視棄其官與身如弁髦可不謂大賢矣哉君子曰汝愚也非愚也是其愚不可及也宜

風雲展卷讀古道照顏色

乎春秋歲祀之弗替也
杜史公曰按名臣錄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時同年吳廷舉爲順德尹智過訪焉嘉魚李承箕亦在順廷舉暇每與智承箕二人登城西西山書院講學論辨殆無虛日及智卒吳尹爲治殯具遞藩司劉大夏行部至順吳尹失迎大夏微使人覘之乃知爲鄒智治喪遂不暇接大夏由此益重廷舉薦之于朝後順人因西山書院建爲四賢祠以祀智大夏廷舉承箕請之朝春秋歲享弗替余每念至此未嘗不激百年慨慕之誠而嘆古人之重道德而輕爵位有如是之篤而天理之在人心亦自有不可泯滅者也召伯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其樹西晉羊祜功著南州及卒民爲之罷市巷哭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又宋寇準貶雷州卒後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是三人者或功施生民動著社稷與吳公召父杜母諸循良之吏同垂不朽宜矣而承箕一士智間關廢棄之餘生乃亦與諸君子之功施生民動著社稷者同享廟祀而尸祝是知直道良心益無一息不在天下

潛匡救以安社稷

編年月文康爲權術之相而不以爲社稷之臣子虞稱之失其眞矣

表靜悟以崇理學

也勿以顯晦殊故遂怠厥修願與有志者共勉焉

大學士梁儲有回天之力

大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通紀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以益封朝廷許之衆議危懼慮有非常武宗檄大臣草制大學士蔣冕稱病儲曰朝廷大議身爲大臣皆稱病不赴孰與維挽調護乃受命草制其畧曰高皇帝不以此土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而饒藩封得之多養士馬多畜奸人誘爲不軌今朕念親親之故勿吝與王王得之毋多養士馬毋多蓄奸人誘爲不軌此時卽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巳王念之毋忽武宗見之曰若是其可虞不如其勿與事遂寢廷臣以梁儲有回天之力云時武宗宴遊無度儲力諫之乃止論曰傳謂平天下必得一个臣以保子孫黎民儲陰爲調護以匡救其闕失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昔紫陽夫子曰士居平時處下位視天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遇事變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無窮而學問之不可以巳也觀文康公之事而益信

以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

大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從信錄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西吳與

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以明心爲務及至死時便茫茫無可主張亦大可悲矣

靜中養出個端倪方不落虛空寂藏之境

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自靠書籍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册也其爲學與其敎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

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羅倫檢討莊昶輩皆樂與之遊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稱爲白沙先生後以布政使彭韶疏薦授翰林院檢討時白沙聲名傾動海內然其學專主靜明心以經書爲糠粃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訾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稱爲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議論悚服卽解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參大政一時名士陳公茂烈鄒公智李公承箕輩皆北面焉議

之者則若章楓山懋何椒丘喬新周華渠瑛胡敬齋居仁張古城吉羅整菴欽順陳益庵麒等皆訾其爲禪論曰白沙絕意仕進冥心探悟非知止何以有此坐陽春臺十年靜後養出端倪則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矣及巡按其出其不意震以大炮聲色不動是固烈風雷雨弗迷而安之時也想其機悟直是秋到梧桐一葉春來雷自發聲不假勉強不假作爲此所以鼓動一世之豪傑而聞風企慕作後學之津梁而不愧爲宮墻之師表矣

附和白沙子次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茫茫天與

談遷止曰昔祭酒邢讓見白沙子和楊龜山一作驚嘆曰龜山不如也眞儒復出矣余于斯作亦然

明道學以昭俾續

地粒粟在太倉萬古旣日邁瞬息曷云長見大心乃泰文章亦糟糠來兮非有物覓之原無方聖學貴主靜默悟坐春陽端倪倏爾露執卷正徬徨幾介於微忽迴分作聖狂歲月日以逝太息閱流光及時蚤鞭策此身繫綱常顧茲身雖渺乾坤克荷當天人義利別努力障瀾防寧有他謬巧明善復天良節操凌千古浩氣塞穹蒼我心涵太極至大也至剛願言思往哲佩服勿嘗忘

宸濠•反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討平之

大學闡義寧海余雲祚曰按通紀宸濠兵反南昌執殺方伯孫燧下江南圍安慶人心洶洶方慮金

此節予送楊給諫云。松栢參天之材。而其始掩於荆榛。胡將至於公而疑之之意也。

陵不可保矣乃王守仁以理學文臣不動聲色號召忠義擒宸濠如反掌之易功在社稷誠弘偉矣其後講學以致良知爲宗則又不徒以功顯也而張忠朱泰等必欲抑其功謂當縱宸濠於鄱陽俟武宗親與遇戰然後奏凱論功諂上蔽賢謬亦甚矣且罔上議禮之桂萼等又謂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世宗亦謂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于是疑謗之論紛紜起矣

卒之事久論定陽明之功不能沒陽明之學不能毀其學則致知之學也其功則戡亂之功也彼桂萼張璁汪鋐之流欺君罔上陷世宗以滅禮殺忠之名毀正學以邪說誣人之議然是非之公久在人心未定于當時必顯於後世君子亦修其在我焉可矣

【讀史外編】按三生記云王陽明先生提兵征宸濠而坐髮甲皆長題詩於旁曰六十年前王守仁開門還是閉門人乾坤剝後終還復始信由來不壞身子因憶東坡有詩云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正與此記同斯義

明經義以黜邪議

世宗下廷臣議大禮

禮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編年世宗興獻王子也武宗無嗣迎世宗入繼孝宗大統帝初踐祚時張璁桂萼等上言陛下繼統非繼嗣也興獻王宜皆稱皇入廟帝下其議大學士楊廷和等三百人力爭之不聽悉下獄論曰議禮一事昔西漢大司空師丹引經義以正之云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不易之法也孝宗有子不宜繼嗣直當繼統此張桂羣小剽竊歐陽修荒誕之說以希合上旨非古今之公論欲尊興獻王而遺茲萬世之訾議世宗蓋所謂不博徵之古而爲之之過也

趙濬巷曰。要語不繁。可謂片言能折獄矣。

劾奸嵩以勵孤忠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馬市之獘及劾嚴嵩專政誤國

十罪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編年先是奸臣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使貢馬互市朝廷許之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敵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讐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外國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武備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外敵輕中國之心九曰墮敵人狡猾之計十曰忘天

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此王應麟奏稱文山先生策對忠愍謂二疏足以當此評

下之根本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於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敵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敵旣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疏入世宗怒其阻撓邊務命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後互市之弊一如盛議遂詔罷之世宗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復超遷繼盛爲兵部員外盛疏嚴嵩顓政誤國十罪畧曰太祖不設丞相嵩儼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卽傳言於人歸功於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是縱奸子也伊孫嚴效忠妄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罪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爲大將是黨悖逆也敵騎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寄疏奏保是誤軍機也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豊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

失人心壞風俗不獨弊在一時而弊在千古

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汚率下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卽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瓜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非出其門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才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賊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鎭撫司卽訊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且二王家事寧不慮爲嵩欺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下刑部議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閙之謫補外任侍郞王學益贊鰲具其獄尋遷一級及總督張經被趙文華誣以玩寇殃民處決嵩因以楊繼盛與焉繼盛詣朝審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郞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空丹心

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海內相與傳誦後十年嚴世蕃逮捕赴京處斬鸞維已死猶戮屍斬首傳首九邊妻子戮沒論曰繼盛之死過涉之凶也人曰寧爲盛死不爲嵩生吾則曰盛之死也有類于岳忠武之死而嵩之生也有似于秦檜之生予何言予何言

讀史外編 按水山記介甫專政當時號呂惠卿爲護法善神介溪擅權而椒山目趙文華爲鷹犬可知從古奸臣未有無羽翼而能成其奸者也至以黃金作溺器而鐫姓名是誠何心哉

寢顧而以作敢言

下主事海瑞於獄

尚書閩義寧海余雲祚曰按從信錄海瑞初爲淳安縣知縣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都邑勢焰甚盛令長膝行蒲伏供億享奉飲食若流至淳安供帳疏簡海瑞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清廉強項亦斂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後海瑞起爲主事抗疏言曰陛下初年刻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漸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僇辱臣子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臣猶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瑤戶部差求四出夫修煉以

周椒峰曰宦事上官無失名節海香二公非其倫矣先生廉頑立懦樂道好古毅然以名教著作自任不肯少屈其志起衰式靡真可以負前哲而無疑俟後

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且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世宗怒甚投於地下瑞詔獄已復取再讀之嘆息自悔疏竟留中論曰昔之逮年疲弊庶政垂張綱維不振法紀凌夷惟公一至能令死者心爲生昔之搆網鴟張顓天不聞虎視于塗鯨吞于淵惟公一至又令生者心爲死公之起而廢廢而復起也不惜若其口危其身剖其心以庶幾乎主上之一悟也批鱗直奪比干志知言哉

聖而不惑

讀史外編 按名臣錄海瑞號剛峰廣東瓊州人爲南京都御史無病而殂是夕部民聞半空中人馬傳呼車蓋來迎之聲人以爲海公一生正直沒爲正直之神云卒之日京城罷市道路莫不涕泣都民縞素送喪者綿亘數百里報聞朝廷部謚忠介蘓州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附 海剛峰罷職紀畧 余聞之端簡公曰董子有云守令者民之師帥益教養寓焉士筮仕得居師帥之地可教養斯民勢不爲易乎當茲民困於財教厖不行彌縫匆工動多掣肘雖明敏仁厚之士不久任不得行其志時不爲難乎夫勢易可喜也時難可憂也達其難易之故而不動其憂喜之情將不爲良吏乎吾儕未遇坐誦詩書斐然皆有志於民及官之往往取咎於有司貽譏於君子此其故

倪六通曰茲作爲剛峰先生千載知已矣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

韓古若曰。先生所處、、。將無同

何也情蔽之也蔽於喜者見其易不見其難於是乎尚奇蔽於憂者見其難不見其易於是乎習故尚奇則見小欲速之累多習故則赴功裕俗之意淺欲其爲民造福不可得矣善爲政者不以時勢爲難易不以難易爲憂喜夫喜不以易則思業乎其官而所操者爲難致之勢憂不以難則思通乎其變而所値者爲易乘之時故曰謂易匪易畧之則難謂難匪難圖之則易海公所宰巖邑也忤權貴稱強項令被劾以去無戚容區區難易之說於海公何有焉余固已知海公之優於天下也

語語篤摯。言言眞實。錄之以備。輶軒使者。之採可也。

附 嘐水謠按嚴太史嘐水謠爲陸令君稼書作也令治嘐甑塵釜魚不減范萊蕪其懸弧之日邦之人有負斗米或數升者有持蔬菜及鹽豉者有攜卮酒隻雞者雜沓公庭爲君壽曰不敢以他物累使君也其署姓名者逐之負而置諸庭叩首而去者不知其甲乙也聚米共得數百石貯諸庫曰不敢以此損吾民也嚴子聞其事樂得而詠歌之以當輿人之頌云嘐之水兮淸且漣使君堂上坐鳴絃嘐之水兮淸且漪使君郊外多畊犂使君官卮食無肉長鬚編籬種野蔌使君侵晨寒無衣老婦當窗織布機使君寒民五袴使君饑民含哺升君之堂介君壽有酒盈卮有蔬盈豆長老在前稚子

嚴正節以勵敢諫

予賛竹云、疾風迅擂、偃草折方、知君子有、挺節先生、可謂歷百、折而不撓。

在後進君一觴兮爲君三祝君門萬里兮何人勿知吁嗟今之人兮廉吏可爲而不爲

都御史楊漣疏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編年移宮一疏楊漣左光斗之力居多至是魏忠賢擅權專政殺害忠良都御史楊漣上疏糾忝曰忠賢一市井無賴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祖宗以票擬托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壞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交通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愼行鄒元標也忠賢俱致之去顧於黨

昔有上人題猫不捕鼠之詩於寺中云牢、、鋸牙鐵喙

獲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親亂賊而讎忠良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去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皆點陪二顚倒銓政掉弄機權罪六忠直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罪七傳聞宮中一舊貴人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橫謀之私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罪八裕妃以有喜而封忠賢以抗不附已矯詔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罪九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化爲

武弁偶尋蕭青得薦妃何當忘郎生前願不記當年辭竟歸此古公慈之心每在其中有同情焉那爲得悠然而冷做妙

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餘年惓心慮忠護持孤危者催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詔掩殺於南海子罪十一今日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僭用朝官規制罪十二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褻朝廷之名器罪十三用立枷枷號皇親之家人欲動搖三宮罪十四艮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託言開礦而致之死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拿黑獄草菅

請救之徐日不識丁以斷朱石崇而蹈致通顯者何以異此

士命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竟令削籍罪十八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宗功事成一旦敵逼城下忠賢固敵人之首功矣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刱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不知意欲何爲罪二十二忠賢進

香涿州警蹕傳呼人人以爲駕幸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換駕駟馬羽幢青蓋則已儼然乘輿矣罪二十三開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罪二十四凡此逆跡內侍皆不敢言即或敗露又賴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事情必星馳請旨意嗟嗟天顏咫尺而馳候忠賢於百里之外皇上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耶伏乞立勅法司逐

無使後世謟其覆轍所保存善類皆實多

款嚴訊正法以快神人公憤疏入忠賢持之不下佯辭廠乞罷熹宗慰留之乃徐下嚴旨切責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於是南北卿道科寺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梁元柱黃尊素許譽卿等先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爲忠賢所持皆得罪去論曰世運至此豈非小人剝盡君子而爲純陰之世哉當時士大夫願指氣使於忠賢之門者多矣楊漣非不知事不可爲然以名義所激不得不出而爲危言憤切之奏其身雖死猶存一疏俾後之人君讀之知當時宦官之肆橫竟至敗壞元氣而速亡天下若此之甚者無致蹈其覆轍以慘

正名義以斥邪黨

戮忠臣義士是則斯世斯民之幸也厥後懷宗登極元兇授首海內神人共快焉故小人一網以剿盡君子祇自剿其廬耳人君覩此則宜為殷鑒之防小人覩此則毋為剿廬之悔可也

挺擊紅丸移宮三案

大易闡義寧海佘雲祚曰按編年挺擊者神宗時有無鬚男子執挺入東宮一也紅丸者泰昌帝服紅丸藥而崩二也移宮者李選侍冒居乾清宮楊漣左光斗疏令移宮三也論曰三案者蓋為神宗冊立儲嗣之濡以致陰奸乘權黨禍由茲而起蓋是時於易為咸卦四爻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故東

佘雲思曰禍東林者東林非三案名語千古不磨

錄死節以褒忠貞

林諸君子結黨以自固小人竊附其禍所由始也明季諸臣不知太一修省之道反借封疆之案以遂其報復之私可危也夫嗚呼敗羣小者羣小非東林也禍東林者東林非三案也可以知所處矣

萬歲山壽皇亭

春秋闡義寧海佘雲祚曰傳云國君死社稷義也懷宗不愧斯義矣按明紀編年先是闖賊狂逞陷保定御史金毓峒被執不屈躍入井中一家盡節死矣陷宣府巡撫朱之馮自刎死矣陷寧武總兵周遇吉力戰被磔死矣陷昌平總兵李守鑅罵賊不屈死矣賊張獻忠陷長沙而司理蔡道憲不屈

昔文山先生題張許雙廟云使當時負國降賊千載後安得流芳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予亦云壽皇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盡節死矣陷襄陽郡守鍾鼎臣父子盡節俱死矣推官鄺日廣不屈死矣既而崇禎十七年甲申歲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賊陷燕京懷宗帝自經于萬歲山之壽皇亭諸臣聞變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卿凌義渠兵部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子進士孟章明左諭德馬世奇左中允劉理順太常少卿吳麟徵左庶子周鳳翔簡討汪偉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趙譔太僕寺丞申佳胤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兵部員外金鉉光祿寺署丞于騰蛟襄城

一門盡節僕亦死主吾於劉理順千古僅見一人耳時當其盛則唯諾趨承及夫家難則東

伯李國禎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錦衣衛千戶高文采順天府知事陳貞達副司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陽和衛經歷毛維張儒士張世禧子張懋賞張懋官長洲生員許琰布衣湯文瓊其閒或縊或刎或投環或一門盡節或子死父妻死夫僕死主無不激烈盡誠副都御史施邦曜題詩云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庶子周鳳翔詩云碧血九重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吏部員外許直作詩云丹心未雪生前恨青

寇西走家國一掞可嘅也夫

論斷確當不易卽令端皇帝復生皆心折其言矣

節空留死後聲錦衣衛同知李若珪作絶命詞云
死矣卽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布衣湯文瓊
書身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孔子
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於諸君子而益
信論曰懷宗剛明之主也繼熹廟蠱壞之後而求
治太急用人太銳或以多疑而輕戮大臣或以紛
更而數變祖法馴致剛愎自用以底于亡愚謂明
季之君威嚴盛而猜忌多有類于唐德宗明季之
臣議論多而成功少有類于宋之末造合明始末
觀之靖難之師以叔而借其姪實以臣而叛其君
任姚廣孝而殺方孝孺等九百餘人忠臣義士一

論事切直不讓歐曾

大摧殘矣英宗復辟於義爲正然石亨非端輔奪
門非美名至殺功在社稷之于謙忠臣義士又一
摧殘矣興獻王議禮張桂諸人剽竊典故脅世宗
以繼統不繼嗣之說而楊廷和等三百人執正義
以廷爭或死或徙忠臣義士一大摧殘矣至于梃
擊紅丸移宮三案倪元璐謂主梃擊者力翰青宮
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
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
平於事後三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而奈何逆瑠
陷人則借三案羣小求榮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
面目始非忠臣義士又一摧殘矣若乃衍義之補

余雲思曰溯流窮源端本之論而文氣括然董賈歐蘇大手筆非腹食於古者不能

賴丘文莊啓迪之功西洋之程仗劉大夏護持之
力至於國運將終雖經摧殘之後而下猶有流涕
願忠之士誠以祖功宗德之入人者深而綱常節
義之不可一日無以扶之也使先事之防而知懼
尤爲曲突徙薪之功區區之意蓋欲以未雨綢繆
補救氣運望之當事之人也亦乃云大不得已矣
附 明論天下之獘每起於救獘之流而國家之亂
恒生于除亂之速救獘之流救在一事而獘卽踵
于吾之所不及救除亂之速除在一端而亂已伏
于吾之所不及除是以其國至於一蹶而不可復
振吾嘗觀於有明一代之終始而見之矣明之立

其剖切處極類陸宣公

國大綱甚正家法甚嚴固已兼漢唐強固有宋忠
厚二者而互用之以昭大中之休矣故終明之世
無太后柄政之失無外戚專權之害而其獘獨在
於內侍夫內侍之獘人皆知之而其所以獘人未
得而見之也何也正統初王振擅權土木之禍幾
危社稷矣其後朝廷族誅王振百官毆殺馬順可
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宜乎數十年來無復有踵
其轍者而何以誅不踰時而成化間又有汪直正
德時又有劉瑾其故何歟所以然者由明太祖有
治朝臣之法而無治內侍之法朝臣有廷杖而內
侍無廷杖朝臣有詔獄而內侍無詔獄朝臣有禁

因其微過
而繩之以
法是治內
侍大本領

錮而內侍無禁錮積此三失以待內侍而欲使內侍自爲華薄從忠其將能乎惟是因其微過而繩之以法則曲突徙薪其勢自不至於燎原不然及其蠹害昭彰則雖巨憝伏誅而其所救者卒在於流而非其源也況其流又有不及制者乎易曰履霜不戒必至堅氷其所由來者漸矣是以流極至於天啓逆璫接踵而煽亂正士盡遭誅夷忠臣咸遭鈇鑕而國脉隨之以壞懷宗出就藩邸親見魏忠賢之荼毒忠良痛心憤懣一旦入繼大統首除內操悉剷羽翼遂使元兇授首天下想望太平似乎可以大有爲矣乃不旋踵而復用內侍以巡邊

儳流訛議
蠹瘠掎摭
啓新一流
入

用內侍以參政至有謂內侍郎曰啓行而侍郎三日不往何樁朕之用內臣耶由是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密而盜愈多其失皆在于除亂之心速而輕言改作市井雜流乃得操其訛談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厰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誅戮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遠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馴致賊逼城下內侍杜勳爲賊前導而國事不可爲矣豈非欲除亂之速而亂卽伏于吾之所不及除者有故哉昔太祖問鄭濂十世教子孫勿異爨所以治家之法奚若濂對曰守家法勿聽婦人言而已

熟折險削
極類峋嶸
碑石鼓文
漢冢周書
而風氣逍
上都是古
今來不易
大議論

吾亦曰有天下國家者治內侍有法守國法勿聽內侍言斯得之矣惜乎有明太祖之未見及此也

附平賞罰總論•按氷叔云古今賞罰未有一成而不變者故平賞罰者平其義而已矣先賞後罰奈何不佃之以恩而蹈以威則從我者懼而解固然如石之脫不可合也是道也其在造國先罰後賞奈何國媮民玩不摘其桀不可慴也先之以賞是以水濟水也迄其後而束之則棄前惠怨讟生是道也其在亂國賞克厥罰奈何天下齗然大兵不興大獄不作大役不發于是乎抉網而疏之天下不弛是道也其在治國罰克厥賞奈何國可弱不

治治民用
經與治亂
民用重典
朕邦有機
權寓於其
間故人主
調劑賞罰
處最爲難
事

可亡民可潰不可叛也峻法以勅之毋敢作亂是道也其在衰國疑賞疑罰奈何賞疑則從重罰疑則從輕是道也仁主以之功同而賞異罪同而罰異奈何不能者生民心其能者有機焉以操天下之智勇非賞罰之平也是道也權主以之數賞而不勉奈何國無綱紀臣不共君民不畏吏干賞則往如傚市儈可以緩不可以急是道也闇主以之數罰而不懾奈何君以徼爲明吏以多殺人爲能民習搒掠視斧鑕若耒耜不護其生喋而思動可以戰不可以守是道也鷙主以之一舉而已功則賞之有罪議罰奈何功大從賞罪大從罰或薄其

兩兩不與。奇而不詭。有色陸離。章法變幻。而不可測。

平平鋪敘。低昂自見。此論中之綫體也。

賞以寒其罰是道也厥謂以大蔽小罪則罰之有功議賞奈何緩則從罰急則從賞或薄其罰焉售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急易緩親儷于罰奈何可議者議之不可議者不以親骫法是道也厥謂以公滅私讐儷于賞奈何賞之而已矣是道也厥謂以直報怨賞溢于親罰溢于讐奈何吾無怍于吾心斷之可也適其跡焉不可或虞其時焉詧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義制事賞盡則懸窮罰盡則威窮大賞大罰不可以輕用也故摩世者必先之以小賞小罰以持其心是故善用賞罰者留有餘驟賞奈何賞極而不盈是謂大受驟罰奈何誅不待教是謂大慾驟賞其魁則不足賞已驟罰其魁則不足罰已當賞而財詘奈何吾罰其不用命者則用命者榮矣是之謂以不罰爲賞或曰非嗇之也豐之以情故仁人之言溫於纊纊富於車馬詩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是道也以之當罰而勢詘奈何吾賞其用命者則不用命者愧是之謂以不賞爲罰或曰謹持其禮以正之則人不敢犯也故仁義可以爲干櫓尊俎之間折衝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是道也以之

趙將卷目。先生藍借序廣群輔錄以發抒已志耳要之春秋大義微言寔已條明了一部懼史中如日月之經天矣。

附 廣羣輔錄序

慨自右學蓁蕪文風日漸空疎知江河之流而不可反者蓋數十年於茲矣西陵武令徐君起而救其流失爰有十三經源二十一史徵諸書之梓次第問世俾天下好古之士洞然如日中天雖涑水之資治通鑑廬陵紫陽之五代史綱目蔑以加焉考輯遺文因哀激拯復取晉陶淵明先生羣輔錄蒐而廣之補所未備上迄羲農下暨秦漢魏晉唐宋元明無不悉裒總計四千百有餘年其間可愛可恨可矜可怖可泣可悼之輩層見疊出編而紀之令觀者一展卷而四千百有餘年之正直僉邪賢良奸佞瞭然在目此豈易得者哉昔尼山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或美而書以褒之或貶而書以黜之遂足以褫千古亂賊之膽而感激忠臣孝子之心今雖因舊史所紀洽而輯之而義實存乎勸戒則此一錄也亦庶使後有君子知所取法鑒懲以竊願附於麟經之末云

鼎刻杜史閣余崙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六終

〔清〕吴裕垂撰

史案二十卷首一卷

清道光六年大成堂刻本

史案

大成堂藏板

吳伍三判府吾江左詩人也嘗以修志赴涇川過訪葉竹山房痛飲數日夕醉臥初醒月浸孤枕忽見其季子以燕侍側煮茗以進供奉惟謹余因知其小心人也及與爲論古人詩詩來緒人道詢其著作出史論卅篇篇末多附小樂府一章讀之達旦乃知以燕渾身都是膽也膽生於識識生於讀書而其間以燕心細如髮故讀破萬卷眼高於頂膽大于身如老吏斷無不依言折之

判府子謂曰子余弱冠時即已
喜著歷朝史評兩卷唐宋小
紀亦百篇近今四十餘年五月
間忽於志假舊篋中捡出樂
府一冊半為蟲蝕尚得逐首
補之悉付剞劂而史評則全
不知其所在我輩少年著作當
脫稿便刊毋貽後悔以志勉之
時嘉慶十年歲在乙丑冬秋
上書房舊史洪亮吉敘於涇邑
試院冰鑑堂

稚存先生判府閣下別及十日殊
切馳溯正擬肅緘奉問
吟壇近狀奉函
以行下逮復
承南江銅山二篇典博精核至杜
貴邑志中得此等可藉以無遺矣
大作歌行二篇暨柳州孝廉所
惠長篇皆石破天驚之後不能
再之近來海內為長句者少矣
今以燕史論二篇俱見經濟學
問其議奇創而確實之處恐志林
集中幾不可辨魚魯子亥太守暨

江寧太守清公見之甚賞為妻
史弟 此時遊廬山而來于冬至
廿六日已抵志館有新舊書並
已携來急求就正
大雅于此月初二日離孔在吾
兄暨 賢竹林入燬 快談數日

史案 卷首 洪書 四

侍々切々 偶有友人所寄封暖色
頗雅淡因撰白素贈并
遊山近作正之 昨飲甚暢
今親左司馬為弟致謝即向
日安不備 世愚弟洪亮吉 廿六日晨刻

杉溪刻齋以詩名於時
才子曰 漁秋長於史
史案二十卷恥會諸
儒之說 折衷至當 以成
一家言 不曰對而曰案 不敢
以定史自命也 乃書為

史案 卷首 張淳 一

史之祖 孟子於武成取
二三策 司馬氏作史 以
雅馴為宗 其徵信者
即孔子信古好古之意
也 刪遷不經之論 以惑
天下 以欺後世也 漁秋

也若是編上下數千
餘年以一心貫之所謂觀
書眼如月者一說不
能盡而又反覆其說
以求其解詢事上師
孔氏孟氏之學於司

馬氏班氏君山傳之
其人之意者然契合
如崇與友論詩文之已刪
者勅其刻為一冊曰自
刪稽彷徨人下編定潤
明一代賢哲搢紳往自

下云但恐多誤誤君
當然醉人又云書於
深子情既自惜亦不免
後人之代為惜耳況然
好刪其稿者之言乎今年
首道光甲午春二月

寶應張炯

縱橫馳辯於數千百年之史以翻其案闢者必嘐嘐然視不以爲凡庸即以爲怪論惟長於史者趣之夫自唐虞以前紀載荒誕故太史公敘軒轅以迄漢文稱不經稱爲良史而其敘李陵事多曲筆遂爲史家祖習漢事且矣實如此況後乎遷者才識均有未逮又時代相隔疎於考訂雜以己意而成書其良者且不保牴牾穢者竟有納金索米之事重以稗官野史蠭出犖犖後人撝撫以綴前史駁詞叠見令讀者如坐雲霧不能定其是非功罪姑懸爲疑案以待論斷非老吏筆無以與於此也吳君燕堂識史事十能對九間取先儒評論斷以己

意成史案十八卷其校謬也如讞其辨誣也如訟其設問也如對簿其比事也如援律其發摘隱微也如鉤距其推原情事也如平反不曰斷而曰案者不敢謂此判不移也謂如是覆意之庶不爲古人所欺耳夫彰明較著之是非功罪不能欺亦不容辨也所患者介乎是非功罪之間爲腐儒抹殺吹求使忠愍有千秋不白之寃而遷懦媚嫉者流反得名垂簡冊飾功績以欺異世後之人震其隆名又不敢下一貶詞公道在人之說不惟罕見於今即振古已如茲矣燕堂具何膽識乃能張八尺喙搖三尺管發此石破天驚之論俾聽者瞠目橋舌噤瘖不敢作一語所謂終身讀史不如聽孫甫一日論者豈不快哉余壻者嘗得涇人翟玉瓏史學質疑見其辨郭崇韜無結援立劉事快沉寃立雪以爲得未曾有今燕堂辨霍顯毒后之誣又足令博陸銜結其切責曹參痛詆張浚更得我心所同申翟論所未暢者眞治獄無枉縱之謂洵乎其爲鐵案矣燕堂者涇詩翁吳位三之子也序之者舊涇尹阮子也應潘生雲門之請也

安成阮文藻

史案凡例

一史案一編斷自唐虞下迄明季尚論四千年間分爲十八卷末附咏史詩二卷共計二十卷

一事有一說不能盡需更端辨論至七八條者皆另行書之以便觀覽亦有連類而及於所論互相發明者則用小字附注以便參考

一是編論斷居多於三代以上悉遵經傳秦漢以下悉據本史與外乘稗官其尚論古人但逐代據事直言不復誌別某紀某傳

一凡史贊史論史評史斷於古人行事之得失皆歷有成案無容置議其於賢奸心事未經人道者皆別出心裁暢所欲言發先儒未發之蘊無一語拾人牙慧

一是編專爲世道人心而作故於賢者多責備之意於奸雄多誅心之論詞嚴義正悉關一代之治亂興亡

一是編以忠孝節義爲尚功業次之聲名文物又次之其雄才大畧有虧名教清流白望無關國是者皆在所貶

一史家紀載或好言神怪是編所論如御龍雨日之類皆極其平易先儒於文王戡黎武王觀兵等事每多疑義是皆據史立言以証二聖服事之忠左傳開卷稱考叔純孝石碏純臣是皆力折其非他如秦始所阮僉非儒生漢文遺詔專爲史氏附少帝例立本紀孺子嬰劉比少康朱梁爲亥史之流亞石晉爲契丹之屬國以及曹參尸位釀禍楊子昭謬論治體寇準籌保百年王安石陰效新莽徐達普敬君心于謙假私濟公洪太史所謂奇創而確者不可殫述至若策治河籌海運與約金伐遼等議其經濟學問皆可施諸實用非徒託諸空言

一吾兄燕堂自幼攻史學每有心得脫稾後必質諸同好上下其議論或古人有先我而言之者輒付丙丁是編撰於弱冠時者十之一因與諸友尚論而作者十之一其教子姪作文示以讀書得間偏師制勝而作者十之二其讀歷代全史評諸篇端者十之三其

見於詠史詩小序者又十之二三其底稿每多散佚余嘗勸兄手訂成集登諸梨棗兄謙讓未遑也嘉慶己卯冬程雪門埜翟柳村湘潘春巖雲谷各出所藏責成於余時余方北上因囑弟虞琴元音董其事越八載丙戌余還自都門史案已纂輯成編余較閱再三畧加補緝囑姪贊付刊工工既竣還以質兄兄怪余之冒昧也欲削其大半不得已姑於題下篇末酌加一删字以表吾兄謙讓之意云

道光六年仲夏月既望弟世宣識

書以通事理史以鏡得失掩卷卽茫然讀之復何益之
子延陵彥弱冠富典籍不泥章句問洵爲人中傑備覽
廿一史條分更縷析辨事推至隱賢姦洞胷臆名之曰
史案中心存謙抑直道在人心此案遂成鐵殺青今寄
我笑眼光先盗高論何瀾翻血用有筆舌是非諒不爽
稽古貴特識天祿會校讎燃藜照太乙

瀨江史炳題

從來作史難讀史亦不易史有貶中褒復有美中刺文義
一拘牽何足與論世論不出心裁便拾人牙慧涇川吳燕
堂經綸探腹笥讀破萬卷書立說最精粹斷自堯以來下
迄明之季識力透紙背君子辨眞僞文不在文詞武豈在
武鈇筆誅奸雄心賢者嚴責備非等吹毛求維風首名義
洪公服其膽膽大心更細心細方得間得間斯斷制片言
成鐵案燕堂眞老吏

章齋劉恒謙題

詞華鬥繁艷風月徒美嘲注疏泥章句饗處何曾搔讀書
如讀律起例疑義消惜無得間者憂心終忉忉漁秋富才
識卓犖元龍豪胸羅廿一史班馬同異標古今淆訛案明
足察秋毫居然吏斷獄三尺法莫逃引伸諸儒說下筆奔
洪濤牙慧不肯拾元箸何超超韓潮兼蘇海此集自不祧

紅橋秋炳宗題

史案目錄

第一卷 陶唐 虞 夏

堯卽帝位 二則　堯無微服遊
華封人祝　后稷
鯀禹治河 三則　丹朱 四則
堯崩三年內書法　有庳
禪　禹讓攝位於皐陶
舜崩於鳴條　禹巡狩
禹迹之遠　鑄九鼎
禹年　禹崩啟立書法
有扈氏　啟傳太康

仲康監國十歲　窮羿
遺臣靡　后杼
御龍氏　龍伺于庭 二則
有施氏進妹喜　肉山酒池
商湯進伊尹　湯得諸侯
桀殺諫臣關龍逢　兩日鬬

第二卷 商

湯放桀　湯改元
改正朔卽改月數　商制爵祿當與孟子不同
外丙仲壬太甲 二則　王徂桐宮居憂
仲丁無九世亂　高宗夢得傳說
雉雊　去幽遷岐當在高宗時
公季嗣位當在廩辛初　帝乙傳嫡
微子去之　微仲
妲己　二老避紂
殷季人才之多　紂釋西伯錫命專征
伐崇　戡黎 二則
箕子不朝周　聖心七竅
伯夷

第三卷 周

武王東觀兵　末受命
寓陣於桑　一夫受田百畝

伐奄　管叔
康叔　召公未嘗兜獄
昭王　祭公謀父
密康公不獻三女　孝王封秦
褒姒　鄭桓公 秦文公 二則
論曲沃伯爲晉侯則周諸侯宜書名　魯隱公　穎考叔非純孝
石碏非純臣　衛莊姜賦燕燕
亂賊見殺當書誅

第四卷 周

繻葛之戰　衛宣公 三則
鄭公子忽辭昏於齊　魯桓見弒書法

子同生二則　楚鬬伯比　魯莊公如齊洪女
隨季梁　貝邱大豕　誅屨於徒人費　魯曹劌　鄭厲公二則
齊桓公　楚文夫八
晉驪姬　中生
秦穆納晉惠　慶鄭
狐突　狐偃
秦用孟明二則　富辰召禍
楚蔿賈　孫叔敖
第五卷　周
晉趙盾　夏姬
晉范文子　魯季文子

晉悼公　魏莊子將伏劍
楊叔向　吳延陵季子
伍子胥　魯有六卿
孔子誅少正卯　魏惠侯
孟子叙畧　田文　信陵君
平原君斬美人頭　呂文信侯二則
宦者嫪毒　四月秦大寒凍　王將軍
第六卷　秦　楚漢　漢
秦始皇帝二則　罷封建置郡縣二則
燒書　阬儒　秦祚之不永
趙高　卿子冠軍

鴻門宴　范亞父
分我一杯羹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酇文終侯　留侯借箸二則
淮陰侯　樊武侯爲漢初第一諍臣
請擊匈奴　漢儒壞於叔孫通二則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曹相國　陸生
第七卷　漢
少帝宜立本紀　安劉
陳丞相不對決獄錢穀之問
太宗建儲　作王制
遺詔專爲吏民而作　削諸侯

周條侯二則　武帝二則
兩使董公出相驕王　趙御史大夫　李將軍
發兵擊東方盜賊　汲長孺　李陵
第八卷　漢　後漢
匈奴易擊難備　孝武加賦之宜
武昭時之富庶　中宗酬私恩
霍博陸侯二則　黃建成侯二則
營平壯侯　馮衞侯
于西平侯　陳射聲
馮昭儀　九折坂
王戾侯　朱槐里

梅甫昌縣　成帝時王氏無逆謀 二則
孔光　新莽
孺子嬰　孺子嬰時書法
嚴子陵　西域宜置都護
后妃之家不得封侯預政　顯宗求佛法
鄭仲師　西域復還二則　馬明德后
班孟堅 二則　鄧和熹后 三則
第九卷　後漢　蜀漢　魏吳　晉吳
守朝歌廣陵得失　胡廣
竇武陳蕃　靈帝
黃巾賊　蔡伯喈

董承　管幼安
郗根矩　曹孟德
昭烈帝　孫仲謀 三則
楊子昭論治之謬　六出祁山
蔣恭公 二則　吳諸葛元遜帥師伐魏
吳聞漢亡罷兵　竹林七賢
王祥
第十卷　晉　南北朝
晉猶幸而平吳　武帝不面試太子
徙戎非晉之急務　賈充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　齊王攸
富陽成侯　嵇侍中
劉淵　中宗不奉詔進兵
王茂宏　後趙張賓
靳準 附　苻秦王猛
謝建昌侯 二則　劉宋武帝 二則
元魏　築長城
宋文帝誅徐羡之等　北馬飲江水
宋沈校尉　竹林堂有鬼
劉宋之亡　蕭饋軍却白紗帽
袁粲等非劉宋之忠臣　褚淵王儉
魏高允　南康王不須立帝紀

梁武帝並未立南康　梁順取逆守 三則
東魏高歡 二則　梁元帝讀書萬卷
西魏宇文泰 二則　高齊斛律光 二則
宇文周武帝　江左名士風流之弊
第十一卷　隋　唐
開皇初政 二則　柳述元巖出閣爲敕書
起兵太原　傅奕請配僧尼
以王君廓爲幽都督　內禪　長孫文德后
奏表宜親覽　天可汗 圖功臣於凌煙閣 魏王奪嫡之謀
太宗宜立吳王 王皇后　梁文惠公
中宗置修文館學士　開元初政

宦者監軍　樂工殉節
肅宗宜立建寧王　李臨淮王
建中興元諸名公　西平忠武王
吐蕃劫盟　憲宗
元白劉白　崔觀察
文宗朝　鄭覃論詩
李衛公　雜山盜
王鎮使　辛節度
第十二卷　唐　五季　宋
李晉王功不掩罪　唐末宦者　馬殷
張承業諫稱帝駐　朱梁宜等諸安史

王彥章　梁震
後唐莊宗　石晉爲遼之屬國
高從誨　澶州兵譟
南唐烈祖　周世宗　二則
韓通等爲周殉節　宋祖不自諱其虧負
宰相須用讀書人　曹武惠公　二則
潘仲詢微笑實對　陛下豈容再誤
楊無敵　燕雲之不復
西夏之叛　二則　靈武之陷
夏孽宜勦不宜撫
第十三卷　宋
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
寇萊公可保百年無事之策
王旦　魯簡肅公
仁宗朝　以御容加契丹
詔請太后權同聽政　王安石
李憲伐夏　許以新復四砦畀夏
女中堯舜　洛蜀相攻　二則
第十四卷　宋
約金伐遼　議和誤國
高宗　李忠定公　二則
宗忠簡公　張德遠

第十五卷　宋　元
金世宗　弩弦傷目
作敬天圖　大理寺奏獄空
行三年喪　詔行孝宗三年喪
蒙古稱帝　二則　宋人敗盟
函首畀金　嘉定六年當伐金
金亡　趙范等非恢復之才
蒙古入大理　元忠武王下江南　二則
九儒　窮河源
始海運　二則　宋文丞相不受元贈謚
第十六卷　元

以西僧總攝江南釋教　趙孟頫
魯文貞公不瑞嘉禾　流庫克楚於高麗
賜徹爾伯幣帛　仁宗
文宗　托克托
復河故道　汴河冰五色
鄭毅授請正國俗　頼川忠襄王
元季殉節諸臣　元遺臣
元棄大都後歷年之久一則
何眞
第十七卷　明
明太祖八則　中山武寧王
涂中丞　圖燕
方學正　壬午殉難之多
高煦　解胡氏
陳瑛　張忠烈王
仁宣　廢皇后胡氏
太皇太后張氏崩　于忠肅公
築邊牆　平定兩廣苗猺
撫治荆襄流民　黑眚見
太監汪直　太子出閣就學
第十八卷　明
孝宗二則　李東陽

太監張永　擒宸濠
張居正　戚武毅公
神宗　雒評事四箴
東林　熊經畧
福祿酒　從賊諸臣
福王
第十九卷
附詠史詩陶唐至楚漢
第二十卷
附詠史詩漢至明季

涇野[illegible]

[illegible]

堯卽帝位

堯嗣摯統兄終弟及也孔子讀書斷自唐虞而堯卽帝位經無明文於是滋生異說有謂摯服義而致禪者有謂摯荒淫而見廢者此皆亂賊之徒欲飾篡爲禪附會其說以自文耳太史公所謂百家之言其文不雅馴者莫甚於此故博採羣書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以爲帝摯不善旣崩而後放勳立可謂折衷至正俾萬世人臣無所藉口矣舊說摯政微弱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堯陟帝位乃封摯於高辛據此則摯爲克讓之君政曷至於微弱且率羣臣而造唐亦何異堯率諸侯北面朝舜乎而封摯於高辛則又魏晉遷廢其君之陋俗也一說摯荒淫無度不修善政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據此則帝堯嗣位非出摯意而出於諸侯之廢立也夫諸侯羣會而行之雖曰大公至正然舜親受帝禪入攝帝位堯崩之後尚行遠避而謂帝摯在上畧無禪心堯竟從諸侯之擁戴淩逼至尊不且謂允恭克讓之君早開白帽加首黃旗被體之端乎兩說之妄不辨自明

堯無微服遊

史稱堯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億兆願戴己與不願戴己問左右不知問朝野不知乃微服遊於康衢云夫聖人勵精圖治菀業萬幾亦盡其在我者而已豈慮斯民之願戴不願戴而微服出遊至有潛窺竊聽之事哉且童謠帝則老歌帝力安知非見帝之出遊而故爲是抑揚頌美之詞乎後世人主或好爲微行不獨非常之變可懼也卽欲藉是以爲察訪而左右乘機互弊奸詐百出有不可勝言者愼毋以帝堯而藉口也帝堯而微行史氏之失實也

華封人祝

觀於華西巡狩華岳也但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云云絕似秦皇漢武時方士口吻　巡狩之制堯以十二舜以五載使人君盡如堯舜雖一載一巡生民猶蒙其福若中主而下五年一舉則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天子巡狩以數萬衆周流天下加以從行官吏之苛索其妨農害稼勞民傷財可勝道哉此周家巡狩所以獨宗堯舜歟文中子舜一歲而徧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衞少而徵求寡也

后稷

帝嚳元妃生子最晚故郊禖有無子之弗嚳崩之年后稷甫生摯素行不善當時或有議立元妃之子者摯卽陰謀戕害故姜嫄每於倉卒時或置之隘巷或置之平林或置之寒冰凡欲深藏以避禍耳夫始也無子而弗之繼也有子而棄之豈情也哉其卽有邰家室者必摯之包藏禍心非一端故卒攜奔母家俾自食力如夏少康居有仍爲之牧正耳史稱帝摯不善或謀害少弟尤其不善之大者歟

厥後墊崩堯立舉稷封棄此殆明德親族之先務歟至於生民首章之歆即八章上帝居歆之歆其釋爲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者殆沿巨跡之說而誤歟而履帝武敏毛公以爲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跡而行將事齊敏是也又簡狄生契毛傳曰元鳥鳦鳥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

鯀禹治河

洪水之患河爲大河自崑崙發源三伏三見而爲星宿海至積石東又經三折流漸汙濁始名黃河水汙於上沙壅於下必挾一清水並行方不阻滯此東水攻沙蓄青潦黃之說也顧治河之法必隄防與疏通並用乃爲有濟鯀堙

洪水專事東水之謂也水涸時水力不能攻刷水漲時源泉亦多淤澱隄愈東而沙愈壅沙愈壅而底愈高底愈高而波愈泛波愈泛而隄愈決此九載所以績用弗成歟今考禹貢所載曰滌源曰既從既道疏通之法備矣曰滙澤曰既豬既陂隄防之法具矣因鯀之隄防而決其下流浚其河底使北條之水皆由黃以入海此八年所以告厥成功爲能寓疏通於隄防之中也

典曰濬川謨曰濬澮治水之策惟濬之一字可以歷久無弊河以黃名爲多沙土故也龍門以上山峻谷深水迅力猛沙土隨急流奔注一瀉千里畧無停滯孟津以下地多平衍水無定向惟下是趨南境高則潰而北北境高則潰而南南潰則沙洲擁於北北潰則沙洲壅於南愈壅愈潰則河途愈曲愈曲愈壅則河底愈高治之者苟能裁其曲而直之掘其高而浚之河豈有潰決之患哉迺河途曲而曲其防河底高而高其隄曲益加曲高益加高而河之受病益深且中原之地太平日久戶口日蕃田不加廣深山之野人非開墾隴阜食力無由開墾必多剗瀉大雨後蛟水一沖山崩川壅雖高岸向廣爲谷深谷向廣爲陵況以豫兗之東畮黃流之淤澱益以千山萬壑之沙土河底雖深每歲塡塞數寸百年必增高數丈滄海桑田之變由來漸矣知其受病之由力行濬滌未爲晚也而議者憚於改圖猶冀增築修補偷安旦夕致河底高於城樓河隄巖加

峻嶺春汛方來帆影垂天所謂春水船如天上坐也不決則已決則黃河之水天上來沿岸田廬盡爲巨浸隄高九仞容有濟乎且隄頂愈高愈窄如甖缸貯水堅冰至缸必破裂即幸而不裂東風解凍每年剝削數寸沿河萬里以兩岸凍剝之土益以塞外積雪三冬積垢隨春霖灌入平原而欲捍以尋丈糞土幾何不滿而溢溢而圮俾東土人民常爲魚鱉乎禹用是大興徒役而掘之掘之者開其直道挑其沙土南高則挑置北岸北高則挑置南岸高下等則分置南北河愈深廣隄愈高厚固一舉兩得也第所掘之土挑置岸上爲隄萬不可逼近河身近則河途狹隘逼則河岸壁立壁立則隄危易圮狹隘則水漲易盈盈則溢

圮則決危之道也惟築隄於河身百丈之外分隄與岸爲
兩層岸以東水隄以待變隄上植樹隄下植蘆俾錯節盤
根足以殺水勢而固隄本平時水不及岸三汛來時水及
蘆根極矣即有非常洪水蘆被淹沒終不得漲及隄頂蓋
隄去岸遠河自寬廣寬廣自能容受所謂掘地注海疏通
與隄防並用也河道既通而河底又不可以一日不濬濬
之之術雖經史無明文而制器倘象如後世鐵龍爪泛泥
車等具督於司空者大聖人必有斟酌精詳俾嗣王恪守
成規而後四百餘年無水患或曰河之治忽在下流之分
合元以後并淮入海故水患滋甚禹導河自大陸而下播
一爲九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豈但終夏之世不爲患

哉曰后癸暴虐災異迭見五十一歲鑿山穿陵以通於河
殆亦因懷山襄陵之水而勞民動眾歟不法皇祖之濬源
濬委而穿鑿自用故禍水遍中原湯由北亳而南亳西亳
也一源依然九派曩無水患湯曷不常厥居一至於此仲
丁非避河圮又曷遷都至山上乎（囂一作敖即敖山在開封之滎澤西北山上有
城即仲丁所遷）他如遷相遷耿遷邢遷殷遷朝歌皆避水患也避
水而至數遷都會豈九河故道早湮沒於夏商之際耶漢
武築宣房而復禹蹟德棣間復播爲八宜永無河患矣迺
屯氏復塞決於館陶終爲西漢一代大患者僅恃分播任
其泛濫疏通與隄防俱廢也及王景鑿山阜破砥磧直截
溝澗隄防衝要疏通淤淺由千乘分播德棣治法一宗大

禹自東漢以迄殘唐永無河患觀後世之遵循可識八年
濬川濬澮之大畧矣（自禹後迄殘唐河由東北入海者三千餘年凡黃流所經雖時加浚滌河底必填高十餘丈地勢北高南下越在宋季東北故道盡塞勢必下趨東南元以後并淮入海以濟運亦順其就下之性耳）
或問禹治水先冀後雍何居曰唐虞都冀冀三面距河八
州入貢或浮汶浮洛浮渭或浮江沱潛漢濟漯淮泗又或
逾于陸沿于海無不由河以達即本州皮服亦皆由碣石
以入河河之通塞實關宗社之安危故治河必從下流而
上河出崑崙雍州西境山也其山多玉石故厥貢惟球琳
琅玕（織皮十二字當在琅玕之下）其黑水弱水以西諸國種類甚多皆
爲西戎戎有五長崑崙析支渠搜其長也如漢於西域置

都護我
朝於準夷回部設將軍道府等官是也雍之西戎曰敘猶
徐之淮夷梁之和夷冀揚之島夷青之嵎夷萊夷皆分隸
各州境內五長各率其屬各貢方物也雍居冀上游冀治
則雍水有歸禹所以先冀而後雍也

丹朱

竹書紀年註云堯崩丹朱避舜於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
於房爲虞賓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蔡傳以爲丹朱在
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是也或問既克讓矣書曷又云
丹朱傲曰其傲也正所以曲全其讓也何也天下大器也
堯欲禪舜而朱即能避房陵以讓之此其過人遠矣況有

舜禹諸大聖以輔之抑豈不足以君天下而朱則以不肖之不堪臣協帝也且自度讓天下雖有餘治天下終不足也于是乎避於房陵焉而又恐朝覲訟獄謳歌者之不之舜而之己也與舜之因己讓而愈戴己遂不復受禪也于是乎又託諸傲以自晦嗚呼此傲之所爲曲全其讓歟孔子之稱泰伯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於丹朱亦云

天下者黄帝帝嚳之天下也而堯忽傳之外戚跖犬必從而吠之丹朱之心必使天下萬世僉曰是誠不肖用殄厥世非堯輕以天下與人也且使天下萬世僉曰幸而堯以天下與舜耳若不傳賢而傳子其能免南巢之放牧野之

誅乎蓋其讓愈堅故其傲愈甚其不容已於傲正所以曲全其讓也

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內行彌謹二女執婦道九男皆益篤帝以舜爲賢乃命以位案九男中朱最長若不克讓堯曷爲使之觀舜且以天子之元儲屈事側陋之子偕諸弟而益篤以遂乃父之志以成唐虞揖讓之局朱誠不可及矣帝曰嚚訟帝之期望深矣哉

人子不難於肖父難爲聖賢之肖子耳肖聖賢固難而肖堯舜則尤難朱均之不能肖堯舜猶伯魚之不能肖孔子耳使孔子而在上位則傳位亦當如傳道矣豈得以不肖二字輕視二帝之子哉

堯崩三年內書法

舜避丹朱不於堯崩之年而必俟三年喪畢者蓋帝子在亮陰君薨聽於冢宰三年也喪畢遂避者即伊尹之復政厥辟也朱宅憂於房陵舜退老於南河天下不歸朱而之舜舜始格於文祖告即位或問改元之例皆以君薨之明年爲嗣君之元年今三年喪畢然後改元何也曰堯以天下授舜舜若不讓便即位改元年矣堯崩後朱避舜於房陵舜必數行迎立而朱卒以父命爲辭且故爲傲慢以堅天下向舜之心舜若遽避又失冢宰聽政之道故必待喪畢然後歸政歸政不受然後退避退避不得然後即位即

位然後改元虞甲申乙酉兩載上不屬堯下不屬舜中不屬朱所以昭聖人揖讓之心也故余謂堯崩之後舜未即位之前三載間史多闕畧不書間嘗竊取孟子之意與沈約竹書紀年註以補之其於癸未百載堯崩之下當書曰子朱宅憂於房陵虞舜攝政於平陽堯都其明年當書曰舜請子朱即位朱不受諸侯請舜即位舜固讓又明年喪畢當書曰舜請歸政於房陵朱不受舜遜居南河諸侯朝於南河又明年丙戌始書曰元載正月諸侯奉舜即帝位蓋舜於堯之子禹於舜之子益於禹之子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周書蔡傳曰武王崩成王在諒陰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乃古今之通道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之位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皆總政三

年然後復政厥辟但舜禹不得遂其復政之志耳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日知錄不審舜禹朱均交讓之由遂謂虞夏以前皆三年而後改元誤矣

有庳 刪

道州之有庳亭猶靈博之有象祠也皆南蠻苗夷所建不必問其所自始而有庳之封必近帝都方得常常而見原原而來

禪

自軒轅以迄陶唐皆一脉相承而堯獨傳之異姓（路史五帝中獨舜不出於黃帝）是以埍代岳也六朝受禪之君前代鮮不遭其殺戮而大舜所與共治者不獨神宗之九男二弟師濟一堂

卽禹皋元愷罔非伊耆之宗族而姚氏不以先朝爲忌天下不以外戚爲專受終文祖者心固終於攝也故不得已而受之於黃帝之裔者仍拱手而還之於黃帝之裔

禹讓攝位於皐陶 刪

禹不讓於舜之子而讓於皐陶者蓋攝位與卽位不同虞書禹曰朕德罔克枚卜功臣讓攝位也孟子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讓卽位也

舜崩於鳴條

路史舜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故葬於紀所謂紀市也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距蒲坂亦止二百餘里）帝紀言河中有舜冢信矣周洪謨[illegible]舜

年九十三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其有百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垂案舜都蒲坂而崩於鳴條者亦猶堯都平陽命舜之後作游宮於陶而崩於成陽也（陶與成陽皆在今曹州府）舜自受終文祖後代堯巡狩書有明文則禹自受命神宗後代舜巡狩無疑矣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或蒲坂鳴條間亦有地名蒼梧耳（謂舜老而遠涉大江者誤謂鳴條遠在海州者亦誤）記又云三妃未從日知錄謂生不從征死不從葬是也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也或稱爲堯女誤矣（宋舜封長子均于商堯女墳在商城是堯女之崩在舜前安在而爲湘水之神乎）

禹巡狩

禹都安邑（今解州夏縣北）而會諸侯於塗山（山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山之西南有禹會村）東巡狩也核以五載一巡之制初巡在丙子則第三次

宜在辛巳第三次宜在丙戌通鑑列塗山於元歲（丙子）列濟江於庚辰（有黃龍負舟事）列會稽於癸未（有戮防風及崩葬事）是八年而三巡狩也禹雖克勤不怠安得如是之數且年數九十有三而近會塗山猶之可也至九十有七而遠涉大江百歲而深入海邦竟未獲沒深宮不與舜葬九疑者同一謬誤乎竊謂黃龍負舟當在岷山導江蛇龍未驅之日而防風就戮或在代舜巡岳苗民逆命之時（如舜在堯時於四凶四罪之類）在位八年間惟塗山一會禹所親歷厥後年近期頤既薦益於天矣代禹時巡當一如唐虞之故典也

禹迹之遠 刪

方丈者爲方尺者百卽爲方寸者萬方萬里者爲方千里者百卽爲方百里者萬黄帝得百里之國萬區言道里之廣縱横方萬里耳虞書五服至於五千四海咸建五長禹承唐虞之盛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合三等之封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截長補短皆以方七千里計之五服之内爲方七千里者當五千區有奇加以四裔之内附禹迹之遠亦爲方萬里也此或人之說也余謂不然姑錄之

鑄九鼎

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九鼎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胡五峰曰左氏以爲鼎者圖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也愚竊以爲誣矣魑魅魍魎

自古不以爲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搢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於鼎以爲萬世準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必於鼎矣垂案左氏之說固不可信所可疑者禹鼎傳至春秋之末左氏猶及見之果如五峰所云其文字當與禹貢並傳不朽矣何以數千百年來並無傳述九鼎之文字者

禹年 删

史稱禹年十四而始用九十三而踐位百歲而崩又稱禹娶塗山氏女甫四日卽往治水後生啓過門不入云垂謂舜生三十徵庸堯猶歷試禹雖神聖豈年甫十四遽授以治水之大任乎且年未成童而遽娶妻生子乎故余謂禹壽當闕而不錄

禹崩啓立書法

癸未八歲王崩之下當書曰子啓宅憂伯益攝政越在甲申當書曰元歲正月嗣子在諒陰伯益率諸侯請卽位弗受伯益仍攝國政史書是年啓卽位與孟子不合越在乙酉當書曰二歲嗣子在諒陰又書曰喪畢伯益請歸政不受遂避居箕山諸侯咸會於安邑亦越丙戌當書曰三歲諸侯奉嗣子卽位大享於鈞臺孟子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道莫大於

天下以天下讓益禹之道也使禹崩而遽卽位稱王豈所以敬承遺命而善繼先王之志乎故益率諸侯請卽位弗受喪畢請歸政弗受至益避箕山諸侯不歸益而歸啓始不得已而卽位此啓所以爲賢與蓋惟三年喪畢尚未肯卽位益所以不能不避也亦惟益避時尚未稱王故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曰吾君而曰吾君之子也旣未卽位稱王曷書甲申爲元歲曰此與堯舜禪天下不同禪則易姓故特虛兩載以昭聖人揖讓之心而繼世以有天下統繫元儲雖在藩在野猶大統攸歸況宅憂諒陰中乎

有扈氏

有扈氏啓之庶兄也堯將命舜攝位先封朱於丹舜將命禹攝位先封均於商季禹將命

命益攝位。卽當封諸子爲諸侯。惜其可考者。惟有扈氏一國耳。禹以天下傳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以是不服。遂叛。王自將六軍伐之。大戰於甘。滅之。（見高誘淮南子注。及書孔傳正義。朱子離騷注。）夏之有扈。周之管叔。皆變生骨肉。聖世所必誅也。

史稱有扈無道。啓伐之。乃以齋車載遷廟主以行。大戰於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啓不可。（曰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敎不善也。）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期月而有扈氏服。遂滅之。夫啓之立也。天與人歸。以天下朝覲訟獄謳歌之主。伐一叛臣。豈有戰而不勝之事。且不勝而還。旣服而滅。亦斷非王者之師。史氏當刪而不錄。

啓傳位太康

人君立嗣。擇賢而已。賢均則立嫡。立長。嫡長不肖。則立支。幼。與其孤兒寡婦。則又不如傳立弟姪之爲愈也。與其子孫遺戮。宗社爲墟。則又不如堯舜之授受。俾後嗣獲保首領之爲愈也。二帝眞善爲慈父矣。然有舜禹之天與人歸則可。無舜禹之天與人歸。則篡也。使人主而輕以天下與人。亂之首。罪之魁也。啓嗣父而傳子。克復黃帝以來之故典。啓不誠賢乎哉。然高陽高辛。以姪繼叔。摯以庶繼父。堯以弟繼兄。自軒轅以迄陶唐。雖一脉相傳。從不聞拘立嫡長之事。后啓象賢。而傳位一端。迺不擇五子之克家。而立滅德之嫡長。致使厥考有德衰之誣。厥子有蒙塵之禍。仲康執一不變。延及后相而覆宗絕祀矣。

仲康監國十歲

書曰。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是窮羿距河之年。啓后猶存也。母后雖不臨朝。而太康見距。啓后當已使仲康監國矣。權不下移。故羿不敢以逞。若云仲康爲羿所立。何待太康之崩。然後卽位改元乎。又安得收其兵權。剪其羽翼。而於卽位之初。遽有允徯專征之命乎。

窮羿

太康以畋於洛表而見距。羿卽以淫於原獸而見殺。羿以人臣而距君。而殺羿者。卽假手於羿之家衆。羿以善射自雄。而逢蒙卽學射於羿以殺羿。天道好還。乃如此乎。

遺臣靡

靡鬲灌鄩與有仍虞思。皆忠於姒氏。而爲中興之功臣。然后相依灌鄩。而不能救帝邱之難。少康在虞。爲庖正。在仍爲牧正。越在小吏。藏之未嘗不密。而終不敢以一矢相加。不有遺臣靡。少康未必不以臣僕終也。

后杼

戈之滅也。先謀暑而後戰功。勇智固天錫也。其克詰戎兵。纘禹舊服。宜哉。況不愆不忘。一遵皇祖之訓。故來王來享。永爲有德之宗。所謂勘亂以武。守成以文。較李唐之以子佐父而創業中興者。有以過之。無不及也。后杼眞三代之令主哉。

御龍氏

御本通作圉馬八尺以上為龍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禹平天下二龍降之禹御龍行域內使范成光御龍行域外月令天子乘蒼龍楚辭為余駕飛龍晉書冉閔乘朱龍馬之稱龍尚矣南史曹景宗騎怪馬如龍謝朓送遠曲方衢控龍馬王建詩五色雲車駕六龍李嶠詩金石馬如龍蘇軾詩最後一匹馬中龍若此類者不可殫述帝賜孔甲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言得四龍馬也劉累堯十子長曰監明早卒其子式封於劉今開封之陳留累生而有文在手曰劉累蓋以國為氏者善牧馬為孔甲圉人故賜氏曰御龍豢龍氏亦猶是也使鱗蟲之長果可擾狎而騎則堯時蛇龍之害舜但命董父豢之足矣何必使禹驅而放之乎蔡墨不知御龍即圉馬乃以豢龍御龍答絳郊所見之龍豈不謬哉

龍伺王庭

漢靈帝時虹見玉堂蜺墮溫德妖氛屢出識者知為婦閹干政之所致也然不過異氣如龍長十餘丈耳豈嘗有眞龍哉龍乃不潛不躍不見而在田不飛而在天居然一雌一雄伺於王庭而言且自命褒之二君是妖孽也傳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又曰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龍變如許可見天心仁愛姒氏而欲止其亂也夏后氏不戒懼修省上弭妖氛而請漦櫝藏其戲視天譴較勸長星一杯酒謂太白渴入井者殆又甚焉此夏之所以底於亡也

請漦櫝藏在夏季荒淫之主本不足道湯放桀武伐紂曷不投漦於水火乃并取其櫝而藏之府庫乎不然何以傳至厲王櫝發漦流化元黿而入王府乎荒誕不經之說愈傳愈怪國語縷述其事謂之何哉

有施氏進妹喜

有施氏藐視天威抗命不朝防風後至之戮有扈不服之誅固萬無可逭或見伐而敬勤服事率與國恪貢方物猶之可也迺敢為狐媚之術納其息女淫惑君心流毒中原舉四百載基業悉剪伐於女戎手有施眞猾夏之罪魁也顧物必先腐也然後蟲生之桀惟恃勇力逞侈心爰有趙梁諸嬖教之貪狠章顧諂諛導之暴虐況荒淫無度早為羣小所共覩乎有施不進妹喜天下獨無妹喜乎桀之後宮一鼓而牛飲三千外如妹喜者當復不少妹喜不幸而見悅於亡國之君致天下後世咸以亡國之罪加之妹喜耳或曰妹喜好聞繒裂暴殄天物安得無罪曰人所樂聞不過金石絲竹之音優童艷女之曲或春鳥秋蟲之鳴與一切元音天籟耳繒裂何聲而妹喜好之乎即或偶爾欣賞亦不意桀之發繒也又非殘忍如妲己勸紂嚴刑立威倡為炮烙之刑也就令別有所好甚於裂繒足以耗蠹幣藏而桀之不聽雖十妹喜豈能亡有夏之天下乎籙書有曰亡夏者桀言桀自亡之耳可知有亡國之君而後有亡國

之臣妾也爲人臣妾者又豈可始求容悅陷吾君於淫樂而荒不戢以妹喜爲炯戒乎

肉山酒池

肉豈多林至爲山信如山積腐矣酒何氣安可置池信以池貯薄矣桀與妹喜猶是口鼻也豈爲饑渴害之甘食此腐肉甘飲此薄酒乎若云投畀後宮後宮何辜甘受此明罰乎爲是說者不過欲形桀之窮奢極慾飲食若流耳迺曰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史氏浮夸失實于此可見一斑殷紂將亡亦云有酒池脯林可見史家之套語矣

商湯進伊尹

伊尹在莘野早知桀有昏德必不足與行堯舜之道故躬

耕畝畝者將終身焉商湯舜以趙梁韋日逢君惡數遣賫方故聿求元聖冀與戮力以匡王室爰有莘野之聘尹雖知湯爲賢諸侯足與致治甫虞第天子不能聘而諸侯聘之即出而圖治其如朝廷不用何尹所以決不應賢侯之聘也乃聘使三往見湯之[illegible]於嫺氏急於拯民有迫不及待者且念當世諸侯勇知無出湯右桀能用爲方伯俾專征伐亦似知人而善任者苟得羣英輔弼改過自新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平生所求何志所樂何道致君澤民之念能不翻然一動乎無道如桀縱非素所樂就然湯之歷聘爲有夏之天下非爲景亳之一隅故尹不出則已出則由亳入朝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者蓋克致夏王於堯舜也

其謀猷入告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者恐負賢侯薦舉之心也桀若拔取羣僚之右晉爲卿相尹與湯方比肩事主共爲益稷夔龍之佐纘禹舊服豈肯復就陪臣之列哉迺言不聽計不從屢薦屢棄尹所以合則留夏不合則歸亳也歸而復進至於三至於四至於五冀以遂幣聘三往之初心也且尹既西就惟冀有夏之中興豈肯令景亳之發祥乎迺夏之羣臣咸知桀必亡夏湯必代興相持而歌曰盍歸乎薄薄即亳亦大兮尹聞之告王曰天命之亡有日矣猶冀王庶幾改之亦祖尹奔告之心也桀乃罔有悛心方自命如天有日之不亡尚冀克俾厥后爲堯舜乎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尹所以掇履而趨終歸景亳歟尹歸

而諸侯歸之者四十餘國桀實爲之先驅也湯尹之苦心孤詣天下深悉其隱大旱雲霓之望后來其蘇之戴豈一日之積哉

湯得諸侯

湯得諸侯正以三聘莘野五貢王朝心存啟沃欲格其非而止其亂也此心共白於天下而又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德化誕敷足以仁民而及物者自非一日至於網開三面之祝特聖人愛物之一端耳非謂祝網一事遽大得諸侯和也假令政苛法密日驅吾民於網羅陷阱之中雖開網十祝廢綱不張鄰國聞之方鄙其逆情干譽絕不與通聘問矣遑冀四方諸侯之歸附乎

桀殺諫臣關龍逄

諫而死者始於箕文而世稱殺身成仁必首推關公何也曰箕文雖創爲死諫而忠言讜論畧不見於火紀故後世無傳焉桀時太史令終古亦執圖法泣諫矣諫而不聽遽奔景亳非死諫也鑿山穿陵之諫死者雖多適曰洩天氣發地藏云云則又似陰陽家語惟關公所諫專以愛民節用爲急桀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則桔其亡不旋踵聽則退不聽則佇立以待死而後已此自古諫臣所以首推關公爲第一也

兩日鬭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安得有兩日相鬭或曰桀雖爲君天

命人心胥歸景亳是兩日也桀之暴虐烈於猛火方自命如天有日之不亡民怨於下僉曰時日害喪故天變於上示以兩日相鬭明年湯放桀於南巢殆日鬭之明驗歟垂譚是說也雖足以垂戒人主然天惟一日千古不易豈有另生一日相與角勝之理宋太祖將之陳橋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久之是皆柴周臣子密爲推戴假稱天命扇動一世耳豈眞有兩日哉桀寵任後宮羣小用事陰盛陽衰日或晝暝偶與月光並見耳否則月之二日夕陽在山新月已見月之晦日曉日隨殘月而出適逢曙光暗淡與月魄並見氣若相薄光若相盪好事者或戲指爲兩日相鬭民方欲與時日偕亡聞之者室家相慶以爲放伐有期君子雖明知其妄亦不樂爲深辨也史氏竟引爲實事書之簡策不與堯時十日並出同一謬誤乎異識資諧云烏最難射羿一日射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乃言羿射日落九烏遂以十日並出羿落其九流俗好奇而傳怪文士徇名而襲謬自昔已然兄蕙培熟於天文著無何集其辨十日並出之謬尤精

涇縣吳裕垂燕豈

湯放桀

桀乙未五十三歲（湯之十八歲也）湯率諸侯伐昆吾，攻鳴條，王師敗，王奔南巢，因放焉（湯縱而不追，故稱放）。王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三歲卒於亭山。薛方山曰：桀不悔過而悔不殺湯，可謂之死不悔者矣。向使悔過改圖，則湯固桀之賢臣，將輔興禹業，祀夏配天，不啻若少康之靡也。鳴條之戰，南巢之放，豈得已哉（垂）。案成湯放桀於南巢，伊尹放太甲於桐，一則以其無道，一則以其不義，其志一也。假令桀在南巢，一如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爲成湯者不過奉桀還都，亦如伊尹復政厥辟，告歸陳戒耳。乃怨天尤人，三年而蹶，成湯所以有伊尹之志，而終不得爲伊尹之所爲者，一成湯之大不幸也。假令太甲在桐，終未克變，而必還政告歸，致使滅得作威，罪浮夏王，則生無面目見當世，及老死有何顏見烈祖乎。伊尹亦猶是成湯之志，而終不必爲成湯之所爲者，一伊尹之大幸也。成湯伊尹，易地則皆然。

湯改元

商湯周武以諸侯爲天子，古史雖不載改元，劉道原載之，良有以也。前乎湯武者聖莫如唐堯，堯年十三辛丑始封爲諸侯（在摯七年），年十六甲辰爲天子，而史以甲辰爲堯元年。後乎湯武者賢莫如漢文，文以代王十七年嗣帝位，卽改壬戌爲元年，可知諸侯入繼大統，與元元更始，自當以改元爲是。堯八十一載封禹爲夏侯，及受舜禪，史臣不稱七十三載而改稱丙子爲元年。自古以諸侯爲天子者，斷無不改元之理，何獨至于湯武而有異乎。

改正朔卽改月數

商正建丑爲歲首者，是改夏桀之五十三歲十二月爲正月也，則商之紀年，自當以丑月爲始，卽當以丁未之十二月爲戊申之正月也。商書蔡傳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是謂商每歲紀事首書曰十二月，繼書曰正月至十一月盡爲除夕；周每歲紀事首書曰十一月，繼書十二月、正月至十月盡爲除夕；秦漢紀事首書曰十月，繼書曰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至九月盡爲除夕。愚案正朔者，正月朔日也。史記秦始皇四年先書三月（軍罷），繼書十月（蝗蟲）；十三年先書正月（彗星見東方），繼書十月（桓齮攻趙）。漢仍秦正，高祖五年先書正月（諸侯將相請尊漢王爲皇帝，甲午卽位），繼書五月（兵罷）、六月（大赦），卒書十月（臧荼反）。景帝四年先書夏（立太子），繼書六月（赦天下），九月（更以弋陽爲陽陵），於歲終則書冬。後二年先書正月（地動），繼三月（匈奴入雁門），卒書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若云秦漢不改夏之月，則時至十月百穀盡已收，雖蝗雖旱不爲災，何咨於史策乎。（史記亦間有先書十月，繼書正月，終書九月者。顏師古曰：太初改歷之後，記事者用夏正追之，非實當時本稱也。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司馬貞……公羊傳則以爲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愚謂公羊用周正而史記則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屬之明年其後稱孔子卒七十二歲亦少一年趙秋谷謂史遷敍周事并用夏正追改是也)且春秋於歲首必書曰春王正月至冬十二月爲歲終若云不改夏之月數曷不於歲首書曰冬王十一月次書正月於十二月之下乎可知周改正朔卽改月數矣知周則知商矣蔡說恐未必然又豳風七月之篇周公所作也於子月曰一之日丑月曰二之日寅月曰三之日卯月曰四之日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且以別乎豳之七月九月耳非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也用此紀候卽不奉正朔也豈以公劉之賢而爲此乎又豈以夏桀之暴而容此乎此又改月數之明証也

商制爵祿當與孟子不同

制爵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皆五十里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凡五等(按此卽周書列爵惟五分土爲三之制也)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中下士亦五等天子之三公視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制祿凡國君十卿祿卿四大夫祿(次國三大夫小國倍)下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中倍下下士倍上農夫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屬)其祿視農夫上(食九人次八人)中(食七人次六人)下(食五人)之次爲差金氏履祥曰王制與周禮不同皆說以爲殷禮愚按此卽所謂周室之班爵也北宮錡問周制孟子安得以殷禮答之

外丙仲壬太甲

字典湯娶有㜪氏之女爲后生太丁列女傳湯娶有㜪氏之女爲后生外丙仲壬亦明教訓致其功(若丙壬俱幼何由而明教訓致其功乎)竹書紀年外丙名勝仲壬名庸會編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事理推之程說恐未必然四書正事括畧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壬四歲則仲壬爲外丙兄何後之耶(乎)案湯壽百歲崩後必無襁抱之子況外丙仲壬與太丁同出有㜪固太丁之同母弟也豈太甲既長而外丙仲壬尚幼乎以外丙而嗣湯正如武王之嗣文也武王末受命矣假令伯邑考有子而賢武王卽位四三年而傳位於伯邑考之子好事者亦將謂文王崩時武王年甫四三歲乎使太甲生而有聖德猶之可也乃習與性成伊尹豈弗與聞而必舍外丙仲壬而立之豈不怪哉(太甲少孤長育深宮習與性成湯宜知之素矣前此既放伐無道後此忽傳立不義大聖人一身所爲豈或自相矛盾乎伊尹相湯易揖讓而征誅凡欲行堯舜之道於天下耳是道也禹見而知之而定于傳賢湯聞而知之而定于繼世致使不義之嗣加諸萬方之上數虐生民再羅凶害夫豈放伐之本志哉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三王之傳祚皆數百年者天也三王之心一堯舜之心而已成王以沖幼踐祚而武無顧命可知三代開創之君皆無繼世之心離湯爲伊尹經無明文而禹薦伯益書缺有間不有孟子則禹之受誣多矣謂湯不法禹而效啟此理之所必無也)愚謂外丙仲壬未必賢太甲又不義烈祖之心不過曰惟元聖作元后耳三朝繼統皆定策於阿衡而烈祖不與焉至於舍子立孫五帝三王以來從無此事至周平王自恨以嫡出見廢(幽王娶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立伯服爲太子)故定爲立嫡遂有舍子立孫之事(桓爲平孫)此春秋嫡庶之議所由起也沿及漢世昭帝無嗣昌邑當廢諸王皆不可立博陸始不得已而

為是權宜之舉漢儒遂增飾檀弓偽託孔子之言以欺萬世耳夫孔子殷人也湯果立孫孔子何不援湯以証乎又案伯邑考早為紂所殺文非舍而不立明矣引証之意不過曰文不立孫耳因史佚其名故不曰舍孫某而曰舍伯邑考耳子服氏為春秋時人史書未遭秦火而曰不知國初嫡嗣之名信乎若云伯邑考無嗣更不當云舍矣故余自幼讀檀弓一開卷而知其偽且堯長子監明未立而卒其子式封於劉其後有劉累正堯之嫡長孫也舜何不避堯之孫而曰避堯之子乎

或問太丁與丙壬同出元后有㜪氏則丙壬當有子太甲當有弟茲乃不義既為伊尹所素知與其立之而放桐宮何不舍之而更擇賢曰此必丙壬之子太甲之弟皆幼而又未必賢也此伊尹之所以五就桀也桀為天下共主太甲為烈祖嫡孫就共主立嫡長常也伊尹之所欲也放南巢放桐宮變也伊尹不得已也不曲盡其常而遽行其變所謂無伊尹之志也

王徂桐宮居憂

桐宮者太甲之諒陰也太甲嗣叔父而王為人後者為之子自應朝夕在奠三年不言矣迺顛覆典型重煩伊訓必於諒陰之禮有缺矣故別營桐宮嚴其法戒以為悔過之地即以為居憂之地居憂者教之以孝即教以孝治天下也王宅憂諒陰三祀禮在則然也故居憂者禮之常徂桐者禮之變徂桐而居憂則又變而不失其常也經常達變天下之通義也

仲丁無九世亂 删

史云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不朝愚謂天下治亂全在君德之盛衰不在嫡長之廢立庶立而賢雖大亂可以致治嫡立而不賢雖大治可以致亂商自外丙而降若太宗若中宗若高宗以及沃丁盤庚祖甲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也或立庶或立弟或身非嫡出商之繼世概可知矣況仲丁再傳後祖乙中興萬國來賓何曾有九世之亂

或云仲丁當作沃丁沃丁傳弟大庚大庚傳弟小甲從不聞有兄弟爭立之禍者一遵開國之故典也小甲傳弟雍己商道寖衰雍己傳弟太戊而太戊又中興矣太戊傳子仲丁維時有河決夷寇之患仲丁傳弟外壬外壬傳弟河亶甲河亶甲傳子祖乙而祖乙又中興矣九世之亂胡為乎來哉

高宗夢得傳說

先儒謂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或以不歷試為嫌或以商俗尚鬼而託諸夢賚云云皆非至論愚按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疾苦使居民間無逸言高宗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是也蓋武丁少時嘗以甘盤為師傳說為友及即位得以三年不言者有甘盤為之相也既免喪必

甘盤還政退老故思賢愈急通諸夢寐遍視羣臣百吏無出說右而說之面貌廷臣無及見者欲舉其名氏而招求之恐說隱居泉石滅迹消聲變易姓名不與人知故不得已使畫工繪其象而求之耳武丁之於甘盤傳說皆學焉而後臣之何以歷試為更何事假託為哉

雊雉

野雉而雊鼎耳反常之事也在後世必將指為瑞鳥而受朝賀矣祖已之訓眞足愧萬世面諛之臣

太王遷岐當在高宗時

史書亶父遷岐在小乙甲寅（二十六祀）亶父之薨在祖甲庚寅（二十八祀）中間相去共計九十七年據孟子云太王去邠邠人從如歸市則太王之治邠歷有年所矣加以九十七年太王在位不幾百有餘年乎雖以弱冠即位其年亦不下百二三十歲詩書之追述古公多矣曷不聞一頌壽考也故愚謂太王即位約與高宗同時去邠遷岐當在鬼方未克之年（鬼方恃固而擾諸夏高宗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殷道復興鬼方未克之前狄人擾邠概可知矣）

王季嗣位當在廩辛初

文王生於祖甲庚寅薨於受辛丙寅正合九十七而終之數第古公欲傳季以及文必見其幼而明敏實有聖德始萌傳及之意若如正義所引赤爵銜丹書止於昌戶為聖瑞遂於甫生之日惑於符識欲舍至德之嫡長而傳季以及之斷非聖賢之事且文王於是年生伯仲即於是年逃

古公即於是年薨亦事理之所必無若文王甫生而古公伯仲死亡逃散遽盡其為不祥孰大焉何瑞之有故愚謂太王之薨王季之嗣當在廩辛之初載

帝乙傳嫡

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少子曰辛辛母正后（呂氏春秋以爲啟與辛同母其母生辛時始立爲后遂以辛爲嫡出恐未必然也）箕子云啟長且賢請立之帝乙卒立辛為嗣而殷隨以亡斯眞足為千古拘立嫡子之鑒

微子去之

微子為紂庶兄箕子嘗勸帝乙立之微子固為紂所深忌而必欲剗之者紂沈湎於酒播棄黎老微子數諫而猶不至於死者必妲己之未獲也（紂八祀獲妲己始有炮烙之刑微子之去當在紂之初載）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淹留不去禍且不測此箕子所以有出迪之詔也出迪之後不知所之武王克殷微子從何而來面縛銜璧乎又何從而持祭器至軍門乎且為成王將兵伐殷後而因以功封上公乎人每惑於此說皆不解微子去之之義也去之者行遯荒野莫知所終非徒為明哲保身之計也蓋不去而禍必及身猶禍之小者禍及身而使吾君有殺兄之名箕比鬼鄂諸公必泣諫固爭相繼而死忠臣義士悉為解體而人心之思亂愈迫矣牧野之師豈待遲之又久至武王時而始見哉微子而不去是迷之亡而絕之祀也故去之以存我后之寬仁延我后之

宗社此微子之用心也孔子曰殷有三仁而首推微子職是故也乃不幸而宗社爲墟僅以有宋爲存祀夫豈昔日去國之本懷乎若云去而奔周或面縛銜璧以乞憐或北伐祿父以邀封斯眞不通之論矣

微仲

漢書古今人表有兩微仲居第四等者曰微仲與膠鬲並列居第五等者曰宋微仲註云啟子愚案仲行也凡人行一皆稱伯行二皆稱仲乃人世之通稱一爲啟弟一爲啟子行皆第二故叔姪皆稱微仲（仲非名亦非字故不嫌於同）帝乙將立少子辛爲嗣故先封長子啟於微仲與啟同母啟去後仲或避紂退居微土紂或命仲嗣守微封兄曰微子弟曰微

仲殆亦猶虞叔祭叔曹交季任滕更之例歟武王投殷之後於宋雖因微子之賢而封之其實不獨微子遠引即仲弟亦未臣周故表與膠鬲並列孟子與箕比並稱也成王雖亦因微子之賢遙錫上公之爵不過如晉文公之封介子推元世祖之封文丞相耳其實微子亦並未受封故史臣命篇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不奪其守以全其節也其受封受爵而白馬賓周者殆其次子衍乎衍實臣周故表曰宋微仲也亦猶衛康叔之子稱衛康伯也（微子之長子應稱伯早卒有子名腯衍之兄子也禮記所謂舍其孫腯而立衍者是也康伯之伯亦伯仲之伯孔氏以爲方伯誤）

妲己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紂性淫亂好爲殺戮故妲己亦樂觀炮烙之刑書云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其實婦人悅其所悅以求容悅耳

二老避紂

舊史伯夷讓國不受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錄在帝乙七年季歷文嗣之下愚案孟子云伯夷太公皆因避紂而居海濱非避帝乙也當特筆於紂變妲己厚歛苛刑之下

殷季人才之多

孔子曰殷有三人焉微箕比干此貴戚之卿也而異姓之卿亦有三仁焉九侯醢鄂侯脯西伯囚是也六仁之外死於炮烙之刑者不知凡幾其老死海濱如伯夷太公之儔

者更不知凡幾此皆殷先王六七作尊賢養士之報也使紂有悛心因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之存得一時賢才俊傑之選相爲輔相雖唐虞之際何以加此

紂釋西伯錫命專征

紂本聰明才辨識力過人故知西伯之聖使入爲三公西伯之就紂正伊尹就桀之心也（九醢鄂脯二公殺身成仁終無補於國是西伯固不敢以恃忠傷國氣而竊歎者誠以位列三公忠良焚炙不能一爲匡救自恨居官無狀此則所爲長太息也）及被讒羅罪西伯之心固將老死囚奴而不悔者演易作彖不過貞養時晦自盡餘年以沒世耳然三年中小心翼翼忠貞彌篤迹其所爲不過著龜卜筮之事而西伯之臣與西方諸侯每歲貢賦不缺於王府（左傳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

是權而歸之。所謂率叛國以事紂也。紂於是益信西伯服事之忠。[舊史稱西伯之臣謀救其君，求國中珍寶良馬，因費仲以獻，諸侯亦爲西伯請，王乃赦西伯。爲此說者欲以形紂之不善耳，而不知適以汚西伯之臣。]崇侯雖讒，將何所致其議哉。[初崇侯譖西伯欲叛，故囚於羑里。]至於洛西之地，[沮洛之西，今延安府宜川諸縣界，非伊洛也。]逼近周邦，戎狄雜處其間而不敢爲非者，西伯之明威素著也。羑里爲囚，而戎狄逞矣。逞則洛地必多所陷沒，羑里之釋，殆亦有虞於四夷侵叛，國步日蹙，故特出西伯於外，以爲恢復之計耶。西伯出而奏凱獻俘，大畏小懷，率叛國而服事維勤，商辛雖暴，猶不至於遽亡者，皆西伯爲之保障也。且夫炮烙之刑，正因諸侯有叛，以爲法輕而威不立也。今乘洛西獻捷之機，請除炮烙之刑，王嘉其功，一請而許之，俾續公季之職，得專征伐。斯

固商辛天資敏捷，有以知之而善任歟，抑亦至誠之感，頑亦允若，而有此回天之力也。若如舊史所云，因嬖納賄，獻地徼賞，斷非大聖之事。

伐崇

紂赦西伯，而於錫命專征之始，首示以崇侯之譖，是直命西伯伐之也。西伯受命而不遽伐者，猶冀崇侯之率德改行也。紂於西伯既日益尊寵，於崇侯必日見罷黜，罷黜則生忿恨，[如鄭伯怨王之類。]忿恨則愈悖亂，[如取麥取禾之類。]故西伯奉王命，率與國伐之。詩曰：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伐崇墉，是也。伐之而至以爾鉤援，與爾臨衝，猶負固不服，[詩曰崇墉仡仡，其負固不服可知。傳云因壘而降，恐未必然。]一鼓滅之，烏容已乎。[詩于臨衝茀茀、崇墉仡仡之下，繼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安在文王滅已降乎。]若謂西伯僅因崇侯譖已之故而伐之，則猶淺於測聖矣。

戡黎

黎侯近於王畿，不恭王命。王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先是天下諸侯叛者三分有二，自西伯得專征伐，率叛國以事殷，諸侯莫不用命，而黎獨不遵約束，不勤服事。王又不知治其不恭之罪，正西伯之責也。況密、崇僻處西鄙，侵凌與國，尚屬皮毛之疵，而黎侯逼近京邑，不奉王章，實爲心腹之疾，釋此不討，何以示懲。故吾謂西伯勤王之舉，當以戡黎爲第一。

人非聖人，外安必深內患。王見西伯戡黎，必將謂叛國悉已討平，自謂高枕無虞，益用淫戲自絶，故祖伊恐，奔告於王耳。則知伐密伐崇戡黎，正所謂率叛國以事紂也。知聖人所以用兵之心，自不必强釋西伯戡黎爲武王事矣。

箕子不朝周

史稱箕子朝周，作麥秀歌。余謂箕子過故殷墟，在未遜朝鮮之前。若業行肥遯，必無朝周之事。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且歌中有狡童之句，亦斷非聖賢口吻。

聖心七竅

耳目口鼻，心之竅也。庸人茅塞其心，聲色臭味之辨，皆不思而蔽於物，其爲官也宜矣。聖心虛中以應，故陽竅皆通耳，非謂混沌中鑿有七竅也。

伯夷

孤竹之國遠在遼西。若專爲就養而歸周，恐風霜跋涉，早不勝其憊餒矣。以老人之筋力，不遠數千里而來者，蓋文王時內修敎養，外勤服事，視其所爲，實足感無道爲有道者。（文初爲紂三公，雖遭誘爲囚，而卒錫命專征，禮遇日隆，是商辛之業，惟文德可以止之，所爲間關跋涉而來者，直欲殷道復興，目覩昇平之盛耳。孟子曰：治則進，亂則退者，伯夷也。可知伯夷之退，亦如伊尹耕莘之日耳。天下可治，未嘗不出而圖吾君也。如第曰來就其養，是專爲溫飽之謀也，獨不能樂土於父母之邦，而必餬口于千里之外乎。）歸來之興，正不在溫飽之謀，亦未始不爲公養之仕。朱子曰：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愚案壽考作人，正周才極盛之初，文所不知，人其舍諸？旣知釣渭之英者，而登諸上位，獨不聞讓國之高風，而奉爲賓師乎？縱賓師之位，

非所樂就，然旣爲就養而來，何必不爲公養之仕？義食周粟，正所以義食周祿也。祿者何？公養之仕也。食其祿者，忠其主，扣馬之諫，以爲君有過則當諫也。（如郭憲公拔刀斷靷諫伐隗囂之類，皆在位之大臣。）首陽之餓，以爲諫不聽則當去也。前此則爲公養之仕，後此則爲草莽之臣，此逸民所由稱也。武王東征觀兵，（詳後）猶是伐密伐崇之美意，故伯夷之就養自若，至牧野陳師，扣馬之諫不行，大拂歸來之志，其義不食周粟，卽義不食周祿也。（舊說汲冢周書或告夷齊曰：恥食周粟而食周薇，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今汲冢書無此文，後人多主此說以譏夷齊，其謂之何？）宋文信公恥食元祿，因諸燕獄三年中所食皆元食也，豈得以不食元祿而食元食爲欲死而求生乎？若以歌中有采薇之句，遂疑采薇爲辟穀，則小

雅采薇之戍卒，豈盡采薇爲餱糧乎？爲周南之詩者，豈盡食卷耳茉苢，而不食五穀者乎？陶淵明恥以五斗米折腰，賦歸來而采菊東籬，又豈舍穀食而菊餐乎？漢光武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焉。可知粟卽祿也。如孔子至衛致粟六萬，原思爲宰與粟九百，漢秩二千石以下，俱以食粟之數名官，是也。夫首陽之餓，不過餓者之甘心於餓耳。絕糧而死，餓也；飽食而死，亦餓也。不就周養，不食周祿，其志在高餓一也。如必以不食爲餓，則一陳仲子而已，何以孟子不許於陵之廉，而獨高西山之義乎？（仲子避兄離母，是無人倫也；伯夷諫伐高餓，則仁人孝子之心也，故爲百世師。）箕子恥爲周臣，遠遯朝鮮，而伯夷

不必爲朝鮮之行者，猶孟子宿晝之心也。故孔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天下宗周，六合之內，莫非王土。若云伯夷當遠遯朝鮮，則西山爲周之西山，朝鮮獨非周之朝鮮乎？箕子爲商家貴戚，勝國之遺臣也；伯夷爲周邦流寓，昭考之遺老也。箕子伯夷易地則皆然。）後人惟恐右伯夷則左武王，每持采薇之歌多方以譏之，不知伯夷之忠義得武王之拂諫而益彰，武王之仁孝得伯夷之扣馬而益大，二聖之名若相累而適相成矣。

武王東觀兵

涇縣吳裕垂燕堂

史記東觀兵卽所謂有攸不爲臣東征也亦猶成湯之東征南征文王之伐崇伐密率叛以事桀紂耳商罪罔浚較疇昔而貫盈卽起湯文而問之當亦任西藩之弔民伐罪與後嗣之應天順人而畧無異議矣仍率八百諸侯三分有二之衆觀兵示警直欲致吾君於堯舜服事維勤依然行揖讓於唐虞此武王所以爲烈祖之忠臣而爲昭考之孝子也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殆卽觀兵之謂乎泰誓觀政於商蓋於觀兵後而觀其政也先儒以觀政爲觀兵亦誤

末受命

禮記武王年九十三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金氏履祥曰若如戴記言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不必然也垂案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武王所以末受命也若如紀年之年武王克商年方四十餘何得云末受命乎合中庸孟子考之武王之壽當不止五十四歲史記克商之年武王曰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則武王克商時安得有八十七歲乎大約武王將生之年或商郊牧野有麋鹿蜚鴻之異識者知爲殷人將亡之兆故武王曰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據此則武王受命亦年近六十矣

寓陣於樂

古聖王功成作樂所以偃武而修文也而教戰之法卽隱寓於教舞之中者安不忘危之遠慮也太公治岐本黃帝邱井之法因以制兵黃帝九軍八陣之制井分四道開方九區五爲陣法四爲閒地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紛紛紜紜鬥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故散而爲八復而爲一也太公畫地教戰之法蓋本諸此卽畫地教戰之規製爲八佾佾者列也八人爲列節八音也八音分乎八卦因而重之變而通之爲八八六十有四者此八卦之相盪也一佾之中一人自節一音卽一人自爲一卦而八人自爲

八卦矣積而至於八八象八宮也八宮之中每宮又各具八卦一變而北出三變而南行六變而復綴猶八卦相錯有六爻之變化也亦卽八陣之分配八卦天地以象乾坤風雲以象巽艮虎翼蛇蟠以象兌坎龍飛鳥翔以象震離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陣間容陣八陣容有六十四陣六爻之變至於三百八十有四陣也教戰之法方以矩其步圓以綴其旋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是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變化而不亂非卽教舞之行列得正進退得齊乎他若先鼓以警戒夾振而駟伐夾振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作四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分部曲也舞者各有部曲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爲早成也凡所爲盛威於中國以象武功之成者何一而非以教戰之部伍爲教舞之綴兆乎此太武之樂所以爲武王之大事也唐李

衛公靖謂太宗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後改名七德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陣圖舞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哉垂謂大武之舞亦猶是也可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講實隱寓其事於春夏干戈秋冬羽籥之中而人不及覺耳舞人首兵舞之教晉侯駭旌夏之題職是故也又可知苗民逆命而兩階干羽之舞固未嘗一日忘戰也七旬來格豈偶然哉書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豈韶樂方作眞有鳳凰百獸之儀舞哉亦不過卽其旗旛隊伍之別形容樂舞之盛耳

一夫受田百畝

井田之法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誠富强之良策然田至百畝一夫恐難獨任每夫生有二丁不爲繁衍而傳至十代當有千五百丁每丁而各有八口實以萬二千人而仰食百畝之田雖年穀時豐而人皆餓死矣而此法所以能行三代以上者蓋大亂之後人畜死耗大半土廣民稀於是擇其平衍難守之區分疆畫界募民耕種深其澮川高其道路則平衍悉爲險阻如後世之屯田戍守故富强可以立致卽建國之初井外不無壙土而規模畧定賦稅有出兵食有資隨在可以立國平承旣久人丁繁衍開其壙野相土宜而播植庶無人稠地狹之虞此井田之法所以能行於三代以上之世也歟刪

伐奄刪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史記皆

作成王時事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於蒲姑是也日知錄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愚案伐奄有三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必奄爲甚故周公相武王誅紂而專伐奄一也武王於黨惡之國亦非不待教而誅者克商之後必奄君與飛廉輩誘助虐之餘黨僻處東偏負隅相抗故遲之三年而後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所爲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二也武王克商封建之國幾遍天下不有滅者何以有封滅國五十一以賞有功一以罰有罪賞罰維明而天下大悅此皆周公相武王之伐奄也管叔以武庚叛奄與淮夷徐戎並起成王旣踐奄遷其君於蒲姑三也此周公相成王之伐奄也

管叔

書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傳曰管叔以殷叛可知武庚之叛叔實以之叔挾武庚爲奇貨將以資號召也亦猶項梁假立楚後以從民望耳羽卒弑義帝至於三叔之使斷自武王非周公也見史記武使之監叔以之叛故公爲武誅之實爲天下萬世誅之也陳賈言周公使之而孟子不申言使監之命出自武王者蓋是時特責其逢迎之罪故亦不暇與深辨也

康叔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孔傳謂皆成王書誤也蔡傳謂皆武王書亦誤也蓋康叔之書有三並非一君所作康叔之封有三亦非一君所命初封在洛邑東則爲康今開封府禹州徙封

在三監地則爲懷今懷慶府終徙在故殷墟則爲衞今衞輝府封康
在勝殷後故康誥爲武王封康之誥爰有寡兄朕弟之稱
其曰在茲東土康在洛邑東也又曰汝惟小子汝小子封
兄命弟之詞也封懷徙衞在誅監後故酒誥梓材爲成王
徙封康叔之誥爰有妹邦殷爲朝歌周爲妹邑今衞輝之淇縣大家之文左傳
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葵氏即衞之太家也若稽田云云者責望康叔
之成終猶成王自言肯堂肯構之意不言若考厥子者彼
以子繼父志而此以弟終兄事也梓材王啟監厥亂爲民
自古王若茲監句罔攸辟句即篇末已若茲監之監亦即
康誥予惟不可不監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我其可
不大監撫於時之意蓋成王徙居康叔時祿父已滅本無

所用其監矣梓材之作是諭康叔君國之道非命其爲監
也若爲命監而作梓材篇中何無一語及鴟鴞之詩旨而
殷頑是慮乎夫武王之誥康叔曰克明德康叔之進戒成
王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又曰肆王惟德用可謂克高乃聽
明乃服命矣自是殷民永洽兵革不興平成者百餘年孟
侯之功豈不偉哉斷簡殘篇文義雖難盡曉然三篇語意
康誥爲武王封介弟口氣酒誥梓材爲成王誅監後口氣
無疑也張惕庵云封康有誥改封衞則不必誥亦誤蓋武
王既喪主少國疑管蔡以王室之貴戚奉勝國之元儲假
文考之事殷據冀方之形勝號召天下居然奉辭而伐罪
在廷公卿皆不無惑於流言假令周公被害更誘二公二

公遠引諸賢盡去成王其高枕乎厥後罪人斯得而商孫
不億撫守非人必有什伯千萬武庚者效尤而起矣當時
金縢大誥作於前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陳於後皆爲殷民
而作也從叔殷墟遷頑洛邑經營數載爲周家第一重事
故余謂康誥一篇武王爲一國而作酒誥梓材二篇成王
爲天下後世而作也

召公未嘗弛獄

史氏弛獄之說將以形召公好生之德也而適以貽召公
亂法之譏夫法者先聖先王之法五刑掌於司刑八辟董
於司寇天討天誅雖成王尚不得徇私於三叔況召公乎
召公歷事四朝獨不能修德以化民而必縱囚以示惠乎

市一己之私恩廢累朝之令典是法不信於天下也何能
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夫刑固期於無刑而辟正所以止
辟若舉獄中罪人盡弛而出之將小人側目謂有罪可以
幸免天下自此益多故矣吾故曰史氏弛獄之說將以形
召公好生之德也而適以誣召公亂法之譏若謂公所縱放盡屬無辜
豈成周之世畧無明德慎罰之人而妄良爲罪悉羅而致
之囹圄必待召公之弛出乎且所謂刑措不用者正所謂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政刑雖爲出治之具而所以道之
齊之者實以德禮爲政刑之本也成康之世未嘗不刑人
殺人而所恃爲出治之本者在德不在刑故曰刑措四十
餘年不用如第以弛獄爲刑措則死囚四百來歸獄乃唐
大宗矯情之擧豈足
爲天下後世法乎

昭王

壬寅十四年魯公子濆弑其君宰伯禽之孫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illegible]

爭國之禍始此王不能討漢濱所以效尤而起也其南征巡狩而不復宜哉

祭公謀父

弑幽王者犬戎而以犬戎弑幽者實爲申侯況昭王者漢濱而以漢濱況昭者實爲楚子故齊人惟楚是問而楚猶冀以漢濱藉口也凡在臣工所當不共戴天之讎也況昭與祭公同溺則謀父之讎楚更有刻不容緩者迺不獨君牙伯冏不請問罪之師即謀父亦無一語及漢濱厥後管仲相桓伐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穆王君臣有知其能無愧心於地下乎且不獨置楚罪於弗問而伐徐之命是信是使一若當世諸侯惟楚實我親楚實我德舍楚無與共大事者又

何怪乎平王之戍申也祈招之作雖不無睍蓋乃不於昭考在與一出縞素之軍致徐人效尤而起復假楚征伐之權於是熊渠僭號分王諸子蠶食漢陽爲有周一代之大患斯冏穆王忘讎縱逆之所致也初不聞謀父之一諫則不得爲周室之忠臣者又豈得爲祭圖之孝子乎孔子訂詩三百而祈招在所必刪殆亦遺憾乎忠孝有虧俾不得列於風雅正變之中也歟刪

密康公不獻三女刪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女三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德之小醜乎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女色之傾人國固如此夫康公若聽母言而獻之密其免乎然嫁禍於宗周褒姒之贏勢必立至周既不免密何能以不滅康母之言眞婦人之見也楚共王有云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先君謀也則忠巫臣之止納夏姬康公之不獻三女雖均懷私意然却有功於人主

孝王封秦

孝王十三年封非子於秦是年大雨雹江漢冰胡雙湖曰嬴秦始封而災異即見履霜之戒已兆於此垂案孝王時臣下必有僭竊之漸爰有陰盛陽衰之象君爲陽臣爲陰溫爲陽寒爲陰王不知警故垂沒而夷王下堂衛頃壞法楚子僭號此皆冰雹後數年內青及厲王奔彘而國祚不絕如縷矣厲王暴虐故預見殺氣奔彘亦止冰雹後五十餘年之事大雨雹江漢冰正爲此也而論者乃歸咎於

孝王之封秦豈不謬哉西戎反王室必褒之憂也吉甫北伐方叔南征召虎平淮猶其後焉者耳故宣王中興之功當以征戎爲第一又厲王時大駱之族皆死於王事宣王即位命秦仲爲大夫率其國人征之六年西戎殺仲仲有五子長者爲莊公王召其昆弟與兵七千使伐戎破之與其先太駱犬邱之地爲西垂大夫犬戎之難襄公文公皆有功于王室秦人可謂世篤忠貞矣

褒姒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曰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婦人果有傾城之哲乎若得刑于之哲夫而哲婦適與內助之資婦何病於哲哉

申后所痛恨者姒也而所以能致犬戎者必藉姒爲之餌也戎弑幽而虜之姒若不從必無生理虜而不死是再醮也翟后之從叔帶姒實作之俑矣

鄭桓公友

桓公以厲王之子宣王之弟幽王之叔爲周司徒而力用事則宗社安危實係桓公之一身如曰必消禍於未萌是猶責備賢者之義也明知王室多故不能死諫乃豫謀逃死請徙虢檜間恃爲三窟而固位偷生卒不免犬戎之難桓公一晉王衍耳詩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信哉

秦文公 襄公子

犬戎之難岐豐七百里之人民土地皆陷沒於左衽即非子之故封亦盡爲戎有襄公以附庸之君收集散卒倡義勤王伐戎至岐卒遏寇氛不使東出平王爰得自申保雒無西顧之憂王始命秦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然襄公提

孤軍而赴難采入岐西不過穴居野處逐水草以遷徙因射獵爲粮糧非有疆場封界之限可屯田而戍守者平王九年文公東獵至汧渭之間斯得非子息馬之采而營邑之二十一年以兵伐戎戎皆敗走西京餘民得解倒懸之厄而復覩周官威儀者皆文公之力也追考其時攜雒並王天下權在強藩爲攜則攜重爲雒則雒重文公若於此時據有西京遣上將扼關而守以成鼎足之勢周之子孫其能禁秦之不王乎新時南通巴蜀北連胡落西覇諸戎富國強兵以待中原之變乘間而遣辨士四出說荆楚而侵申及許略淮徐而擾鄭衛誘山戎而越燕伐齊所爲一舉而動天下之兵也於是豫遣偏師牽制河朔之援卷甲疾趨下三川而取九鼎攜洛兩君亦等諸戰國之東西周耳而秦文不然也岐以西則拜賜焉岐以東則拜獻焉皆公季其勤王家一

功彔戎捷西伯率叛事紂而地獻洛西以嬴秦之世篤忠貞勞苦而功高如此宜其子孫之爲覇爲王雄長七國而終歸一統也

或問襄公始封爲諸侯遂作西畤用祀上帝僭端見矣何有於忠貞曰所謂上帝者少昊也諸侯不得祖天子者謂同姓之國也武王封黄帝堯舜夏殷之後皆祭其祖所自出之帝故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昊與有濟之祀秦爲少昊之裔作西畤祀白帝禮也

戎狄尊信鬼神文公之得陳寶丰大特作鄜畤皆假神道以設教也

命曲沃伯爲晉侯

都將殺鎮使郎爲留後李唐所以有累代藩鎮之禍也原其始猶在使臣監軍之受賂而爲請於朝廷耳曲沃滅晉迺直賂僖王而得一軍之命故唐之中葉猶有憲武之中興而周自幽王以後一敗而不可復振齊易而田晉分而三周復裂而爲東西君子知其所由來漸矣

東周諸侯宜書名

臣子統於一尊故雖貴爲三公必直書姓名此通鑑紀事之定體也今觀東周書法如晉昭鄭莊之類書曰晉侯鄭伯而諱其名皆狃於成文耳不知春秋魯史也魯於鄰國爲敵體書列國之君曰某公某侯某伯某子男禮也通鑑爲歷代帝王之書而東周諸侯爵皆可考迺因沿麟經舊

史之書法但書闕者闕而不書其名失其體例矣亟稱謂須書加改正

魯隱公 息姑

諸侯即位例在必書春秋何以不書隱公即位曰平王自恨以嫡出見廢故定立嫡爲永制桓王以孫繼祖泥於立嫡也早作晉武明祖册立太孫之倘矣李唐節度使雖皆由軍士所推必假朝廷一命而軍情始定東周諸侯雖肆而即位一端必奉王命爲榮故凡伯叔甥舅之國公薨子嗣必上告天王書之史筴隱公以庶長嗣緒非平王約也非約即不能以即位上告不告即不能行即位之禮春秋爲尊王之書故不書即位左氏以爲攝公教以爲讓也他日欲方以幼攀嗣緒故亦不書即位

春秋時魯號秉禮之邦隱公爲春秋之始其與諸侯會盟也與邾則于蔑與莒則于浮來與鄭則于時來與宋則于宿于清與戎則于潛于唐與齊則于艾于防與齊及鄭則于中丘于老桃曾不聞一朝天子且賵歸仲子平王于魯亦孔厚矣迺聞喪不赴致武氏求賻而瞑不會葬嗣王即位又不入朝目無君上極矣猶不至於覆敗者京師告饑爲請糴于宋衛齊鄭也然桓王兩遣使來聘而隱公終于不朝維時陪臣效尤翬孛父帥師城郎公子豫帥師盟翼又新作南門司空無駭帥師入極公子翬帥師會諸侯伐鄭又帥師會齊鄭伐宋皆非公命而行馴致身弒弟篡非隱公之自取敗

潁考叔非純孝

考叔果有忠孝之心寘姜時宜即進諫諫而不入借端悟豈遽出左師觸讋下哉爲考叔者誠於聞悔誓言之後直陳成湯之改過不吝復申以舜盡事親之道俾擴而充之舉凡爲君爲臣爲子爲兄一一取法乎帝王則爲千古之純孝者即爲千古之純臣矣莊公自知過舉能悔而不能改者泥於誓言耳不知誓而非禮神所弗聽誓而不改神所將恫寘母之誓雖十誓而十改之可也乃業聞君悔而又陽爲不知借端進說是非考叔之善諫而莊公之能悔也是陰奪悔過之善而竊取格非之名也至於闕地隧見則又阻君改過而逢君遂過矣左氏作傳先敍莊公寘母之地曰城潁繼敍考叔居官之地曰潁谷今河南臨潁西北有漢臨潁故城即春秋城潁又西有潁水出野封縣潁谷是城潁即在考叔封守之內莊公寘母邊鄙至出誓言非但欲熱身不復相見也正恐防守不嚴招致段黨復爲鄭患歷選遠臣惟潁谷潁某善知吾意陰使監母庶有備而無患此武姜所以不置他邑獨寘城潁也先敍莊公悔之繼敍考叔聞之業已聞悔而舍肉遺母公嘆無母而詐問何謂公既告悔而猶請隧見考叔爲人不言而喻矣乃終引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以衒之所以深誅其巧詐之心實足欺世俗之君子而交相延譽也後人不識君子爲何解與左傳文字之妙遂以泛稱君子曰者皆出左氏之議論夫左氏自敘自斷豈盡自矛盾乎今觀四子書有成德之君子焉有爲學之君子焉如君子依乎中庸君子遵道而行之類是也有時論君子焉有在位之君子焉如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將爲君子焉之類是也左傳所稱引亦當兼此四稱

故余謂曉得解君子方許讀左傳

衛石碏非純臣

兒貢三觀梓曰愚嘗以石碏為純臣今讀弟詩思之見十九卷實亦可議如所云將立州吁乃定之者未免啟州吁爭立之端可議一衛之階禍者州吁州吁之與遊者石厚縱不能禁州吁獨不能禁厚乎乃禁之不可而遂止雖後此大義滅親而前此究未盡義方之教也可議二至於桓公初立正賴石碏竭力圖維內和其民以固本外結諸侯以為援況莊公既沒州吁已失所恃因而禁其好兵庶君臣父子間尚可並受其福乃桓立而遂老焉先儒謂其善於用晦嗚呼簒弒之秋豈大臣用晦時耶可議三

衛莊姜賦燕燕

桓公陳出也莊姜謀誅州吁故送戴嬀歸陳

亂賊見殺當書誅

衛州吁弒其君完衛人殺州吁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齊人殺無知通鑑於此等字皆當改書曰誅

史案卷四

繻葛之戰

林唐翁謂自伐鄭無功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是也柔謂綜其實皆壞於平王之世蓋寤生專政奪之可也乃私與虢貳以起寤生之怨怨則罪之可也乃無所抵賴至於交質為信一如愚夫之於妒妻寵妾因愛生畏不能不呼天指日以自明也悲夫桓王若克承先志專任虢政猶之可也乃又恐失信跋扈將畀不畀致鄭人取麥取禾皆周人之自侮而自取之也夫諸侯之於敵國尚不伐人新喪況天王在殯敢稱兵入寇耶桓王誠於此時布告天下傳檄

諸侯縞素而出六軍勤王之師雲集而風趍者豈特魯衛陳蔡宋燕諸邦已哉時惟齊與鄭為一黨餘皆與鄭有隙即不然因其來而執之聲其罪而戮之誰曰不宜乃聽信奸邪轉為加禮黑謂黑肩言於王而禮之後黑肩與子克謀逆而見誅故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郕入許俾得挾天子以令諸侯而且戎[illegible]小嫌敢[illegible]鼓而伐天子之使矣甚或蘇氏內叛畿[illegible]之田王不能有而假手寤生益啟寤生輕侮之心而釀成繻葛之戰也戰而至於射王中肩而不能與天下誅之此諸侯所由放恣日甚也然以視平王之戍申則又進矣且跋扈如寤生而終不敢效尤於羿奡未必不由虢政之一畀也

衛宣公晉 刪

春秋閫闠之亂，未有甚於衛宣者。既烝父妾，復奪子妻，於立，而頑復烝於宣姜。尤西堂謂北齊高氏一門聚麀，人道絕矣。朱全忠、金海陵亦其類也。垂謂六朝五代之君，誠何足惜，而明德之苗裔，一至於此。其卒見滅於狄也，殆康叔武公之靈，實怨恫於在天，有以降之罰，而弗享其祀與。

宣公烝夷姜，宣公庶母在莊薨桓立之年，卽以父妾爲妻，而生伋也。桓十六年爲州吁所弒，弟宣公嗣立，是時伋已成人，故爲伋取於齊，作新臺而要之，公娶之爲宣姜是卽奪伋妻而生壽及朔，是爲惠公也。伋、壽之死，在宣公十八年，距莊公之卒，已三十有四年矣。則伋死之年，當有三十餘歲。壽、朔固宣姜所生，亦當成童之年。而宣公之卒，宣姜之年，約與伋相當。

新臺之日，不過十五六歲，於宣公十八年，亦不過三十三四歲耳。及昭伯烝之，惠公庶兄頑烝於宣姜連生五子，約在四十歲以內之事。非如太平廣記所稱張睿妻年七十餘再適潘老而生二子也。姜氏世爲王后，與魯衛夫人，淑女多矣。而要非所論於齊襄以後也。故余謂昭伯之烝，嘗效尤於宣公；宣姜之淫，實效尤於夷姜云。

鄭公子忽昭公辭昏於齊

姜女之適晉衛者，每多中冓之羞，而諸兒又素與孟姜有私，欲假昏姻之援，而身罹拉幹之軍，貽醜萬年，君子恥之。況昭爲世子時，業娶陳嬀爲婦，其辭昏於齊，禮也。

魯隱桓見弒書法

通鑑書法，當與春秋不同。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故於隱弒曰公薨，人者終於路寢，不書地，弒也。於桓弒曰公與夫氏姜氏如齊，公薨於齊，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通鑑於隱弒當書曰公子軌弒其君息姑而自立，於桓弒當書曰魯夫人姜氏及其君軌如齊，使齊人殺之。何則，寪氏之禍，弒隱者賊，而使賊者翬。其實軌納翬譖而後遣弒，可見翬乃軌之賈充，賊乃軌之成濟也。拉幹之禍，殺桓者彭生，而使彭生者諸兒，其實姜氏忿謫而後謀殺，可見諸兒乃姜氏之申侯，彭生乃姜氏之犬戎也。其于同不與平王同罪者，平在申，同不在齊，而又年甫十三歲也。況姜氏以淫慾之熾，挈夫婿而適母家，姦其兄而殺其夫，罪浮申后遠矣。於戲桓以臣弒君，以

弟篡兄，故天卽假手於其淫婦而誅之歟。而婦非誅夫之人，故不曰弒，不曰誅，而曰殺。

子同生

魯春秋十二公，皆不書子某生，曷獨於同生而書之？曰明示同爲軌子，始生之年月日，歷有可考。書之史策，所以排天下後世之物議也。曷物議乎爾？曰同，文姜所生也。文姜，雄狐之妹也。兄妹素通，齊魯所共知也。既嫁而與軌如齊，因姦殺軌。如齊益數，同迺視爲故常，恬不知羞。故當時咸稱同爲雄狐之子，流言一起，人謂姬易而姜，魯不血食矣。故春秋於軌之三年，書九月齊侯諸兒之父僖公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越

在六年始書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從前文姜並未歸寧亦別無聘使往來安得誣同為姜種乎厥後軌死同立為文姜而書者曰遜曰會曰享曰如皆書姦也姦則必書不為國母少諱可見文姜既嫁以後子同未生以前實無姦可書也無姦可書則同為軌子益明而物議不辨自熄矣假令子同之生經無文淫如文姜軌方身為篡弒則呂嬴牛馬之誣誰復樂為亂賊之子一辨乎

或問杜註謂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于策理或然歟曰元凱晉武帝時人也武帝拘于立適皆此輩傅會其說有以陷之也妄以時尚釋經文宜哉

楚鬬伯比

伯比張隨之謀主於用間曰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則楚之間其與國者屢矣得間然後侵之侵之而使薳章求成者將以察其將佐之材能軍情之離合因而間之俾賢者罷黜嬖倖專權以離乖其君臣之際也軍羸以待待吾間之入因端起釁也薳章之往必卑禮厚幣庭獻隨侯以飾楚國之誠悃而且多齎金玉陰遺少師以遂其欲而驕其志并厚賂隨侯左右俾譽少師之能以固少師之寵故行成之事斷惟少師是使也左氏作傳不曰使薳章取成而曰求成者言卑以自牧一如小國之乞憐於大國惟命是聽也傳不曰使少師求成而曰董成者少師之來楚必推為尸盟俾執牛耳而少師竟居之不疑宜其見楚師之羸侈心愈熾歸即請追而隨侯竟將許之也雖因季梁之諫隨不果追楚不遽伐而釁端即從此起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伯比真熊氏之虎倀也

魯莊公如齊逆女

諸兒者莊公不共戴天之讎也闘難時苟能上告天王下糾與國以慶父伐餘邱之衆伐齊則餘邱且為我用以溺伐衞之師伐齊則衞亦為我用矣誠得知兵如曹劌者拜為中軍帥克展遠謀齊即桓公為君管仲為相翼以鮑叔高傒隰朋諸名臣長勺之戰尚不難一鼓敗之況荒淫如諸兒悖逆如無知連稱管至父輩以我師之直擊彼師之

曲雄狐之首可立致也莊公靦然人面上之不能枕戈嘗膽一雪君父之大恥次之不能整頓宮闈防閑母氏之淫犇下之又不能簡閱軍實養銳以需期報復於將來迺忘讎修好甘娶孤女為夫人致啟慶父之上烝般閔之見賊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文姜既姦其兄而殺其夫哀姜復姦其臣而殺其子在齊人假淫女為餌俾釁起蕭牆自相魚肉冀得乘危襲取此固包藏禍心之常態不足責也莊公目擊搢脇禍起中冓乃復親迎讎女致兄弟相繼酖縊兩子並遭賊弒乃父有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同真與乃父同罪矣

隨季梁

東遷之世王室淩夷楚所以不敢抗衡於中國者恐漢東
攝其後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固王城之保障而漢東之
領袖也故楚謀中原必自隨始隨有季梁實蠻荆所懾服
而未敢卽圖者假令天祚周室而悔禍於隨俾季梁之說
得行無論羸師不追退而修政足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就
令隨侯必欲追之專付其責於季梁吾知其隨機應變必
有因敵而制勝者或問楚既羸師以誘則楚爲有謀不敗爲幸何能取勝曰彼既羸以誘我我之
追兵既假少師之旗號張師以誘之楚人進見少師之來必且佯懼而奔以致我師之追我且佯爲歎笑喧嘩輕跳
以誘之楚謂我深中其計必突出精銳恃勇急進我乃佯驚疾走出奇兵橫衡其陳斷絕其後則楚之精銳在前後
軍必敗精銳還救又爲我前軍所乘若在深林豨潤之中或用水淹或用火攻楚之全軍可盡覆也所謂將計就計
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正恐戰而幸勝則隨侯益張張則必棄與國楚

乘與國之離而報之禍必更烈故季梁之謀主於不戰張
楚國以爲外懼俾無失與國之援得以息兵養民之爲愈
者正上兵伐謀之策也厥後楚再伐隨季請下之其意亦猶是也且無論請下
淮漢弗許而後戰足以怒我而怠寇也就令兩軍相當攻
右之策一行而楚武亦未必不爲我擒也何也凡戰以正
合以奇勝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避實而擊虛也楚師
左實右虛則當王爲正擊右爲奇以我軍之實併力而破
其虛則虛者必敗而先奔實者顧之必亂因其亂而直擣
中堅所謂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也故鄭之子元隨之
季梁皆春秋初良將也而鄭則用之叛逆隨則奪之寵嬖
固鄭隨之不幸亦春秋之不幸也

貝邱大豕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公將田於貝邱無知與連管輩必預
設三覆以待之大豕之見軍號也豕人立而啼招集伏兵
也魯蒙皐比晉蒙虎皮其法蓋本諸此

誅屨於徒人費

齊襄公傷足喪屨連稱從妹之間也王嵩屨五兩之報也
徒人費何罪焉

魯曹劌

長勺之戰其氣勝也汶陽之歸其氣壓也至於觀社之諫
更非徒恃血之勇矣而何如齊逆女之不一言也

鄭厲公突 勤王

厲公復國實齊楚爭鄭之始子頹作亂正齊桓創霸之初
勤王之舉桓不能行而厲行之則桓固非厲匹也況受命伐衞取
賂而還又不若厲執燕伯之得正此叔帶所由竊發也夫帶始爲亂不適他國而直奔齊齊必素有私於桓而又深
知桓之可以貨取故謀逆不克依齊自重欲求盟主之立己亦猶于頹奔衞卽以衞寇王耳不然秦晉同伐戎救周
矣爲齊桓者當執叔帶以歸京師率諸侯以討戎翟俾亂賊知所戒懼不敢再發正盟主之責也計不是出而反養
惡於內和寇於外使天下解體王靈不振再羅甘翟之禍者皆齊桓之罪也厥後晉文圖霸納
王誅帶之功亦畧似鄭厲然一則約號同謀一則辭秦獨
往惟恐秦奪其功雖立國有强弱之殊抑亦立心有公私之叛歟
故余謂春秋勤王當推鄭厲爲第一
厲公得國宋人脅之權臣立之與支庶之爭立者固有別
也至於祭仲之罪不可勝誅迺不加顯戮而陰謀刺殺爲

失討耳。及其復辟，立誅傅瑕，眞足爲萬世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之戒矣。而予遠以爲少恩，茅坤以爲非情，豈通論乎。繻葛之戰，射王中肩，春秋元惡也。闔門之入，納惠誅頹，春秋元勳也。如鄭厲者，迴足繩祖武而蓋前愆矣。使西京諸侯盡如鄭厲，天下安得變爲春秋。東都諸侯盡如鄭厲，天下安得變爲戰國。故律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厲固瑜瑕不掩，而黜霸崇王，則齊桓實爲鄭厲之罪人矣。左傳云鄭伯由是怨王，是指文公言。林註以爲追叙厲公之怨，誤。若以厲公甫卒，謂文公倒稱鄭子，何以莊公未卒時，傳直豫稱鄭昭公乎。

齊桓公 小白

子糾奔魯，桓公奔莒，皆亡人也。就令桓公是兄，子糾是弟，不過兄弟爭入，非有君臣之分也。桓公先入爲君，欲用管仲召忽，當并請子糾而復之，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曲盡親親之仁，則子糾未必不歸心也。子糾歸心，卽召忽亦爲之用矣，豈獨得一管仲而已哉。叔帶叛也若欲姑自納叛以全王手足之情則子糾無辜又不當殺矣。

楚文夫人

息媯之失節，不獨一婦二夫已也。始則狎蔡侯於歸途，終則處子元於宮禁，至於怒息侯，激楚子，泣振萬，則又淫婦避嫌之俗套也。且以一婦而俘蔡滅息，亂楚楚自納息媯後式微者二年，殺子元，國眞不祥人也。要亦[illegible]矣之自取耳，可知緣女

邑傾人國者，禍必中於其身，女戎之戒，可不愼與。

晉驪姬

驪姬之譖申生，夜半泣訴，其悠揚反激，殺身殉難之詞，似與姜后之諫宣王，脫簪待罪，倍加懇切。雖在英主，尙難察其奸猾，况荒淫如晉獻者乎。

申生

或問衞之急子，晉之申生，皆公子也，何皆無辜而見殺。曰衞宣晉獻，皆烝父妾而生子，宜乎其育不繁而見殺也。故宣獻二君皆有禍延數世之報，而猶不至於滅亡者，康叔唐叔之祀，未可絕也。

秦穆納晉惠

宋人將納鄭厲而執以求賂，穆之於惠，概可知矣。夫許而不與，非信也。第秉人家國之亂，而藉納以求賂，許而不與，非許者之失信，而挾者之無禮也。秦人挾賂，惠公雖不無過許，然奚齊卓子相繼而死，重耳又力辭秦客，君位不可久虛，宗社不可無主，若非面從以爲後圖，恐遲之又久，則表裏之山河，非簒竊於賊亂，卽兼并於強鄰。惠之姑許，亦不得已而爲是權宜之計歟。抑思秦置晉君，舍重耳而納夷吾，所爲置不仁以滑其中，易於進退也。故穆公曰：夷吾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據此則重耳卽不力辭，夷吾卽不許賂，穆之所納亦當在此不在彼矣。

慶鄭

鄭之懷恨以不得爲車右也韓之戰鄭若能爲狼瞫之死謂爲忠臣可也迺惠之戎馬至於還濘而止鄭既在側自當赴死救之何待於公之悲號號而不救且而肆狂言而遽去去而見秦伯之車旗入晉師之重圍併力擒之易易耳迺又假呼救公故亂我師之聽以解秦伯之圍致失虜而見獲其悖逆爲已甚矣而孫執升竟目爲忠臣何哉

狐突

申生不得其死葬不如禮可知惠公入而爲之改葬追謚曰共世子禮也狐突恐惠從此而得人心二子之功名不就故藉適新城造爲鬼語以惑衆其見殺於懷公宜哉

狐偃

古人引証有斷章取義者大學之於舅犯孟子之於陽虎是也若以仁親論之仁生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惠入君晉天子所命也惠卒懷嗣纂業而安亡人安得窺伺於其間哉乃從亡在外陰謀篡奪致使老父不得善終仁親之謂何如曰懷才莫試則奚齊卓子遇害之初何不乘機求入里丕使告重耳於狄曰君亂民擾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大喪大亂之剡不可犯也乘案患公之入內誅國賊外勤王家王三錫命問將撥亂而反之至也至韓原之戰若非戎馬還濘慶鄭賁因秦而未必不早爲我擒也况以原軫胥臣狐毛欒枝之能而用之韓原取秦三帥如探囊耳而子犯之請辭無膽亦無識也卒致宗社受禍而始爲是篡奪之謀耶夫懷之於文猶成王之於管蔡建文之於燕王也天澤之分甚明讀史者其知之

秦用孟明

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周攘楚晉爲主盟之國而文公新喪同盟尤宜緝睦協力王室庶不至乘釁於蠻夷秦用孟明因喪敗盟襲鄭滅滑自取殽函之敗猶罪之小者迺因是搆怨連兵助南蠻以圖霸國致王室愈弱卒啟熊旅觀兵問鼎之漸諸侯日淪沒於左衽皆孟明爲之罪魁也

杞子襲鄭之說所以得行者孟明爲之謀主也孟明主謀於內杞子獻策於外蹇叔之諫所以不見用也不知越國以襲遠雖卷甲銜枚微服而作商賈之行猶難儌幸於萬一況師行無律耀武揚威於天子之門耶孟明之不知兵固不待知者而決矣雖聲罪致討猶不敢爲輕跳況越國襲遠而免胄超乘則師無節制可知

夫勝敗固兵家之常顧未戰而先形敗証敗而致於片甲不回乃不加顯戮而猶用爲元帥所以再敗於三年之拜賜也孟明敗盟啟釁再辱國師不惟死無面目見殺函之士卒卽生亦無顏見關中之父老更有何顏對穆公與子桑乎再敗之後穆公既深知孟明之無能而剛執自用忌克愈深萬不肯身受委任非人之責故不得不自將封殽三帥偕行而居功於孟明以飾其前此信用之非耳穆若眞能悔過則孟明必早見罷黜而專任蹇叔矣以蹇叔而修政修德豈不賢於孟明遠哉至於西戎之霸百里奚與由余之力也孟明何與焉

富辰召禍

襄王三年帶與戎翟謀逆聖世所必誅也迺依歸雄藩不

加顯戮已失政刑矣十四年富辰言於王請召叔帶帶自齊歸舊奸復起賊黨復成於是使滑背鄭即衛以翟師伐鄭娶翟女爲后其謀皆自帶出（富辰雖有伐鄭娶翟之諫然召帶還京禍已萌成雖諫何益）蓋惠王之世黨頹叛王者衛也納王誅頹者鄭也今謀不軌鄭必勤王故先爲反間之計以怠其勤王之志而翟人又素爲帶所用其在舉事之初必謂成功之日以翟女爲元妃此翟人所以力任伐鄭之命深得王之歡心納其女爲后也翟女爲后而帶之大奸濟矣（翟女通於叔帶王替翟后頹叔桃子遂奉帶以翟師攻王王師敗績獲富辰等辰卒其屬死之王出奔鄭帶取翟后居於溫）論者不責富辰之召禍而直稱爲東遷後一个臣夫豈探本之論哉

楚蔿賈（即伯嬴孫叔敖之父賈爲工正疑在諫從時爲司馬或在救鄭時乎）

伯嬴以弱齡而豫知子玉之敗其識力固已加人一等迺子文不察而卒傳政焉此南風所以不競也莊王立於童穉之年羣臣內亂（謂公子燮子儀之亂）諸侯外叛（晉盟新城諸侯皆背楚即晉）其不能與晉競明矣況歲復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麇帥羣蠻百濮而背叛申息之北門爲之不啟謀及遷郁楚於是幾不國矣不有伯嬴力主出師振廩同食求援秦巴戰而勝則不亡爲幸遑敢與晉爭諸侯乎（楚人欲從高阪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以秦巴盟濮而滅庸於是侵陳侵宋救鄭而晉大夫爲我囚矣命鄭伐宋而宋元帥爲鄭囚矣唐宋君臣輒遇寇而播遷曷不一舉伯嬴之言而三致意焉）伯嬴於楚實有再造之功也假令莊王知其能而用爲令尹闘氏雖奸其何以逞以伯嬴之才而濟以孫叔敖之賢楚莊之霸其可量乎

孫叔敖　戈獵　删

孫叔敖司馬蔿賈之子也孟子云舉於海者越椒惡蔿賈之逼以若敖之族圍於轑陽而殺之孫叔敖或逃難而遠逃海濱耳（禹貢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淮海惟揚春秋時若齊若吳若越自中原觀之皆爲海邦如伍子胥自楚奔吳謂之逃居海濱可也）厥後闘氏見滅或還徙期思故曰期思之鄙人史記稱爲處士者如夷齊以諸侯世子而避居海濱繼而就養西伯謂之逸民可也謂之處士亦何不可

史案卷五

涇縣吳裕垂燕堂

晉趙盾

趙盾穿之叔也靈欲殺盾而穿遂弒盾未出山而復太
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謂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也
孔子曰越境乃免其言引而不發著其惟亡在他國而不
反或幸免耳迺不惟反不討賊而抑蓋縶惟穿是使盾
之用穿概可知矣河曲之戰穿罪重於胥甲盾乃放甲而
舍穿盾之私穿又可知矣隨會在秦賈季在狄皆晉患也
而其禍皆肇端於盾何也盾不舍嫡而外求君則隨會不
在秦矣爲難故而欲立長君未始不可乃既受顧命忽舍嫡而外求長君又復舍所求而還立少主外啟强

鄰之釁內[illegible]少主之嫌皆盾自取之也盾不樹黨而專國政則賈季不在狄
矣晉初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羣臣推位讓能城濮所以多戰功也厥後蒐於夷舍二行謀軍帥羣臣樹黨易
班河曲所以失強虜也幸而楚莊沕弱南[illegible]不競耳乃伐宋討齊取
賂而還宜鄭穆之謂晉不足與而卽楚也盾於是帥師與
楚爭諸侯而解陽爲楚囚始懼而求成於秦又用趙穿詭
計俾秦覺之宜其求成弗得而反受焦之圍也維時侵鄭
之役不與交鋒而去者蓋鬭宗競於楚盾既逆料鬭之將
斃趙宗競於晉盾獨不自虞趙之將斃乎此桃園之攻所
爲先烝野而發也余氏曰靈公之立非盾本心彼將援立庶孽尚嫌其國方欲甚靈公之惡而弒之其玩君於掌握結死士樹黨援嫁惡於穿市德於己實司馬昭蕭道成一流非凡弒君者比

夏姬 鄭穆公女

則張麗華十歲而娠蘇逵卿女贅浦仲明子爲壻年十三而
生子夏姬之生徵舒早可知也徵舒之弒靈公當在成童
之日則夏姬年已三十矣越十年而申公巫臣娶之則夏
姬年已四十矣巫臣曰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
出孔儀喪陳國固異不祥人也於是莊王以與連尹襄老
而襄老死於邲其子黑要烝焉而黑要見殺巫臣娶之而
巫臣之族見滅何不祥如是天下之美婦殺人類如是也

晉范文子

鄢陵之師文子不欲戰恐欒書之立功也功多則兵權愈
重權重則公室愈卑鄢陵之勝欒弒之階也文子之心非
不欲鋤羣奸以尊公室特恐事或不濟小則身亡祀絕大

則厲弒國危又不忍其坐視而無救也故惟速死自祝耳
夫鋤奸之禍速而小縱奸之禍遲而大文子若豫謀靖逆
厲其免乎厲免而晉遂安乎嗚呼文子之心良獨苦矣

魯季文子 行父

文子以文公六年見經十八年二月文公薨十月書子卒
是嗣君已立九月而襄仲弒之文子爲卿不能討賊至宣
公十八年始逐仲後其假公濟私者不待論矣自是私室
愈強公室愈弱而政自季出成公元年作邱甲是於三軍
之外增立一軍之甲也襄公五年文子卒武子爲政十一
年作三軍是毀其邱甲之乘復其三軍之舊也昭公五年
舍中軍是復其四軍之制舍其中軍之號也左傳稱文子

忠公室者謂其相三君亦無私積也然自邱甲作賦益下
民益困武子因之而三分公室邱甲之利在三家又因之
而四分公室邱甲之利在季氏始則損下以益上繼則瘠
公以肥私皆文子變法之罪也古法四邱爲甸甸出三甲
邱出一甲是也或云邱出甸賦驟增三倍者誤於三甲外
增一甲卽於三軍外增一軍矣是作邱甲正所以作四軍
也鞌之戰四卿並將胡氏以爲四軍是也既有四軍矣而
襄公五年書作三軍者襄云舍無中軍惟上下二軍遂以
作三軍爲立中軍蓋據昭公時舍中軍而言也不知僖公
以來經無舍軍之文及其作邱甲猶晉作新軍也晉有新
軍之號而此但增其甲士亦如晉之州兵未立軍號故不
曰作某軍而曰作邱甲既無新軍之號而但罷四軍之一
爲私邑故不曰舍某軍而曰作三軍亦如晉罷三行更爲
上下新軍不曰舍三行而曰作五軍也廢四爲三分三各
一則三子各一軍有餘者毀之故傳曰三子各毀其乘
乘毀而邱甲之賦不毀是魯舍一軍之乘而三子共取一
軍之賦故傳曰不然不舍言既舍之後其賦上不得在君
下不得在民必三家均分其利然後可改作三軍非是則

不舍其四軍之一也至昭公時舍中軍孟氏以爲毀三
而爲四是也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所有也中
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三不得不三則不得不四此季氏
之志也總之邱甲不廢或作三軍或舍中軍其爲四軍之
甲一也不然中軍舍矣何以書三軍伐莒而叔孫氏得
以一軍居守乎蓋叔孟各得一軍而季氏有二軍故也

晉悼公 周

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而立幼孼凡欲操君命於掌握耳悼
公清原數語言婉旨嚴眞足使奸雄氣沮而乾綱爲獨攬
矣至其命官分職和戎駕楚規模宏遠更未可以霸主目
之者然厲公之世三强服從敵楚而已吳使交通楚爲不
競悼承厲烈當更有進焉乃鄭服而齊貳戎協而秦離制
復三軍師勤三駕而不聞一舉朝王之典且書偃爲逆不
加顯戮而使位六官之長皆盛德之累也

魏莊子 絳 將伏劍 剛

亂行卽斬軍法也不斬揚干 悼公弟 而斬其僕人情國法兩
至其美矣絳乃無端而求辭猶之可也辭而至於將伏劍
一味假借并前此之執法亦爲干譽要賞之術孫執升曰
唐文皇稱魏徵嫵媚想悼公之於魏絳亦當爾耶

楊叔向 肸

叔向在晉不無小補而當世亦稱爲賢大夫然平公與亥
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

吳延陵季子 札

昔泰伯偕仲逃蠻知古公欲傳位公季也壽夢欲立季札
夫亦猶行古之道也諸樊與餘祭夷眛三人皆義季子而

欲立之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季子有焉假
令諸樊仰承泰伯之志藉端遠引挾諸弟而偕行俾季子
安受無辭吾知其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勤王家而修王季
之業王道其易易矣豈僅以退處延陵克承讓國之高風
已哉三昆計不是出迺曰請無立子而立弟弟兄迭爲君
而致國乎季子夫季子君子也泰伯以君子之腹測君子
之心所由託採藥而先逃也伯夷亦念不及此叔齊所以
接踵而偕隱歟況專諸之刺特假季子爲名耳就令季子
不讓終季子之世無釁可乘又安保其後之不爭乎季子
之苦衷微泰伯其孰能知之獨孤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其爲桀犬之吠也宜哉韓友一曰吳處南方其初不

通中國，故會盟之事，罕見其國之賢人君子，亦未之聞也。然實周之嫡嗣，聖人之後，其始封因泰伯，而其既也，天又生一季札，實以開夫江南風氣之先，豈苟然而已。

伍子胥員

莫親於父，莫尊於君。伍氏知有父，而不知有君，猶胡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爲父而弑君，與爲母而弑父，其爲亂賊一也。員薦專諸於光，而弑吳王僚，則前此之爲建謀也，安在無篡弑之漸，費無極讒建，欲爲亂，量非無因，就令奢死無辜，員爲父兄報仇，尸戮無極足矣，迺以鞭尸班處之慘，加之君王，員罪所以上通於天也，王世貞謂員爲俠客之雄，吾猶嗟其𧙗也，而太史公竟目爲烈丈夫云。按吳王闔廬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孫武之功居多，柏舉之捷，則又夫槩先擊子常之力也，假令五戰入郢，卽成而還，豈致有秦師之救，夫槩之叛，哉吳之不能定楚，皆伍員狠忍剛暴之罪也，員謝申包胥曰，吾固倒行而逆施之，員亦自知罪矣，知而故犯，員所以爲亂賊之尤也。

魯有六卿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周禮設其參，司徒、司馬、司空也，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也，秦氏蕙田曰，臧宣叔、武仲，皆官司寇，而名見於春秋，則魯之司寇，亦卿官矣，魯自成襄以後，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皆季叔孟三家居之，而子叔氏、臧氏，亦以世卿見於春秋，又如成二年，戰於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行，其時尙有仲嬰齊、仲孫蔑兩卿，則魯亦有六卿，但其官名，惟臧氏許知是司寇，餘二卿不可考耳，冉求稱孔子爲國老，而孔子之卒，書於國史，蓋昭定之間，臧氏漸微，故以孔子代之，崔氏以爲小司寇者，疑非然也。論語君召使擯，魯侯會，當用四擯，孔子爲魯小司空，當爲承擯，爲大司寇，當爲上擯，今考趨進復命，皆上擯事，則孔子是時以大司寇而爲上擯無疑矣。魯莊公時，慶父、叔牙、季友外，有公子結、臧孫辰兩卿，名見於經，十年傳，郎之役，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宋師，是偃自成軍，亦魯卿也，僖公時，季友、孟孫茲、公孫敖外，有公子遂、公子買、臧辰三卿，名見於經，文公時，叔孫得臣、公孫敖、季孫行父外，有公子遂、臧孫辰、叔仲彭生三卿，名見於經，則魯有六卿，由來舊矣，豈獨成公二年四卿並將外，有仲嬰齊、仲孫蔑兩卿已哉。按國語成襄時，子服氏亦爲上大夫。

孔子誅少正卯

或謂孔子雖爲司寇，不請命於君，豈敢專殺，且闡少正卯之爲人，無不交結三桓之事，子何能驟誅之。垂案是時齊人慕義歸地，定公之親信方深，子路佐季墮都，三桓之猜嫌俱泯，少正卯之伏誅，誅其亂政也，大夫而變亂君政，尤爲執政所深忌，則爰書之成，必早與君卿共論定焉，而後尸諸市朝，戮之兩觀，何專之有，縱或三桓異議，則膰肉之託，豈待女樂之歸而始行哉。

魏惠侯魏起安邑，罃徙都大梁，始改稱梁，猶韓哀侯都鄭，改稱鄭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罃與周胥並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

梁惠王眞好戰之主哉。卽位之初，周烈王辛亥六年爲惠元年。不聞有發政施仁也，不聞有賑周存恤也，而但盡心於懷之一戰，然此特用戰之始耳。他如二年之於安邑，三年之於觀津，六年之於儀臺，徙大梁在是年，史記作二十九年，誤。七年之於石門，十五年之於靈邱，二十四年之於三戶，三十一年之於岸門，以及遇時之於曲沃平周，孟子在梁時事。皆戰也，亦猶一載而一戰耳。乙卯與秦戰洛而復伐韓，戊午與趙戰列人，而更取肥己未有韓趙之戰，而又與秦戰少梁，丁卯有元里之戰，而又與趙戰邯鄲，明年克邯鄲，復還戰齊於桂陵，魏師大敗，卽孟子不仁章所謂大敗也。又明年秦師伐魏，而諸侯復圍襄陵，又明年秦師復至，而惠忽伐齊入陽關，更伐齊至博陵，其在癸酉於燕

有曲逆之城，於齊有濁澤之敗，越在乙亥，魏章有上蔡之取，孫何有濮陽之攻，不得志於齊，而連年伐楚，此取辱之由也。越在戊寅，穰庇有梁赫之師，龎涓有馬陵之役，齊殺涓，虜太子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蓋惠自桂陵大敗，無日不思報復，至是令申爲上將以攻齊，將以復桂陵之仇也，卽所謂恐不能勝，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者也。凡此與戰者皆惠之貴戚也，未聞惠之自將也。惠不自將，猶可曰諸臣之好戰耳。亦越己卯戰齊宋於東鄙，戰邯鄲於北鄙，而惠且親率士卒戰衛鞅於西鄙，抑何好戰之深也。至若丁亥改元而後，是年惠始僭稱王，故改元稱十年，厥後秦惠文改十四年爲元年，殆亦因稱王而改歟。二年糾合五國以擯秦，惠庶幾其厭戰乎。而不意三年爲秦伐趙者，卽惠也。惠之敗約，將以齊秦釁趙也，而爭端又從此起矣。宜其受秦禍最先。於是四年戰雕陰，五年戰陘山，秦雖未已，又與楚爲仇矣。越

五載丁酉，西戰張儀，又南戰昭陽，敗魏於襄陵，取入城，所謂南辱於楚也。喪敗之由來漸矣。猶欲報讎雪恥之不暇，則所謂盡心於國者，孰如好戰之爲甚也哉。可知圃田之開，求富國也，而富國卽强戰之備，長城之築，欲持守也，而持守卽進戰之基。張儀犀首之用，擇將相也，而將相實戰勝之人。魯衞宋鄭之朝，約與國也，而與國亦戰爭之助。統計惠之生平，與燕衞戰者各一，與宋戰者三，與楚戰者五，與韓戰者六，與齊戰者八，與趙戰者十，與秦戰者十有二，前後五十餘年，大小四十餘戰。

孟子敘畧 此條多纂緝前人之說，而折衷之，間有斷以鄙意者，亦不復誌別。

孟子鄒人也，魯桓公庶子慶父之後。父曰激，母氏仉，以周

烈王己酉四年四月二日生孟子於坎軻。三歲喪父，卽臧倉所謂前喪。母有賢德，擇鄰以居，斷織以教。孟子之學，因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孟子書稱引子思不一而足，俱非同時事，亦不尊之爲夫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抑先得力於其母教歟。維時若鄒穆若季任若曹交，或來就正，或以幣交，或願受業，及魯閧一事，穆公聞言而悔過行仁。鄒稱大治，孟子所以久居鄉里，無事他適也。迨宋君偃初年，號行仁政，遂自鄒如宋，與宋大夫戴盈之及游說之士宋牼句踐等，相與晉接者，不一而足。時滕文爲世子，出使於楚，往反皆過宋來見。是時楚都陳，宋在楚東北，滕又在宋東北，之楚過宋，本非迂行，況滕久爲宋役，則通聘於楚，尤當咨會于宋者。敘文公往反得見孟子於宋也，不然，臣子奉命而出，奉命而入，敢適他國而見賢乎。得與聞性善道一之旨，心悅誠服，故於

定公之喪孟子已自宋反鄒猶兩使然友之鄒就問也未幾鄒穆公卒孟子應聘之滕館於上宮百官總已以聽孟子乃修井地君臣力行遠方之人皆願爲氓介弟如更方且受業卽許行陳相輩亦必爲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正之惜乎滕君則誠賢君也而所與爲善者僅五十里耳而齊又築薛實逼處此雖在滕君尙宜遷都避之矧孟子年已五十有志未逮詎能鬱鬱久居此乎值梁惠王南辱之後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遂去滕之梁惠王後元十四年庚子時梁之所謂大丈夫者惟公孫衍張儀衍儀迭相故孟子之道不行越在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足有爲也而去之乃自范之齊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魏趙齊三國之境孟子去梁之所經也

大梁臨淄相距千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至齊在周愼靚王齊宣王燕王噲三年孟子時年五十四未卽見王門人皆以不見諸侯爲問故孟子兩舉齊先公招虞人事以曉之欲待王之就見也迨齊臣通意宣王當卽儲子輩王使瞯之始就見於崇而王弗異也遂退而處於平陸者有去志也又素與距心有舊故樂與居處也雖時都臣邑宰就正有道者正不乏人而相臣幣交儀不及物兼金百鎰無處而餽孟子由平陸之齊殆亦欲從此而告歸乎迺凶荒一語君臣皆知其罪爲發棠藪以賑流民是言將行其言爲之兆也故館於雪宮景公館晏子之故宮也孟子所引皆雪宮之故事宣王尊禮孟子不使儕於稷下故景丑氏以爲王之敬子也當時辨士如淳于髡輩見孟子位賓師無責守故以嫂溺手援諷之作賓作師姑就上卿之位其出弔於滕者文公卒也非大國之君無貴卿及介往弔之例此殆重文公之賢而隆其禮歟抑舊君有服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亡始終之義歟越在甲辰孟子年五十有六母卒於齊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而解之惟其在齊故喪於齊也歸葬於魯孟子鄒人也母不葬鄒而葬魯曰孟子之稱鄒人猶孔子之稱鄹人也孔子出宋公族後而生長於鄹故不曰宋人而曰鄹人孟子出魯公族後而生長於鄒故不曰魯人而曰鄒人其葬必歸魯者猶孔子不葬鄹而葬防皆太公子孫葬周之義也夫亦猶行古之道也防本宋邑魯伐宋取之睪夷之子叔奔魯爲防邑大夫故稱防叔廬墓三年孔子之喪門人廬墓三年孟子猶稱之以告陳相而況於其母乎考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子以居始舍近墓因喪而舍墓也是則後喪之居固有前喪之廬在若質以五世反葬之說當有先人之敝廬在焉又喪畢之日正樂正子仕魯之年平公聞孟子之賢固將就見之矣臧倉沮之曰孟子之後喪愈前喪公遂不見於是不遇於魯而反於齊時燕王噲

讓國於子之已三年矣國內大亂宣王命匡章將五都之兵以伐燕五旬舉之儲子勸王因而朴之王訪於孟子孟子勸王勿取王勿聽遂取之若是言不聽計不從而猶不去者師命方興未可據請故也師命燕師之命也不曰既而而曰繼而者復至齊後之辭也不然宣王就見孟子之辭曰今又棄寡人而歸胡爲乎又之哉明年趙召燕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將伐齊以救燕職來自韓韓必與趙同謀矣韓趙救燕則燕必有爲之內應者矣故曰多謀孟子勸王謀燕衆而置君焉王又弗聽又明年燕立太子平以爲君是爲昭王宣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强爲辭說以解之孟子遂致爲臣而歸或云孟子不受兼金在此時誤夫去齊遠行也齊王餽之有辭矣又何爲而不受由書居休今鄒縣在兗州府東五十里滕縣在兗州府東百四十里休在滕北十五里在鄒東南約百里孟子自齊至鄒較近於休乃不居鄒而居休者將復之宋也聞

宋王偃將行王政，其大臣戴不勝舉善士薛居州以爲王傅，乃自休復之宋。遇宋牼於石邱。宋牼即宋鈃，齊宣王好文學游說之士，鈃嘗至稷下。竊意孟子在齊與牼有舊，或孟子前次在宋與牼相識，別後忽遇，故呼以先生而問之。問其何之。曰將說秦楚而罷兵也。是歲秦大敗楚於丹陽，又敗楚於藍田，雖時楚割地以和於秦，殆亦由宋牼之說歟。告子之見，當在孟子去宋時。公孫丑設爲當路卿相兩問，明去齊以後之事。觀問仕而不受祿於居休可見。孟子曰：齊人有言論齊事也。曰捶若宋人然，時在宋也。曰告子先我不動心。曰告子未嘗知義，其爲去齊在宋與告子辨義之後可知。厥後孟子去宋，宋王偃餽金七十。自宋過薛，薛君文餽金五十。陳臻章於齊曰前日，於宋薛曰今日，又先言宋而後言薛者，時方由宋之薛也。遂由薛反鄒，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四。

田文

孟嘗君招致天下奸俠亡命以入薛中者六萬餘家，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故孟子在薛有戒心也。以孟子之賢，使不得安其身，至有戒心而去，則其門下所養益可知矣。吾謂孟嘗生平一淫婦耳。烈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孟嘗始相齊，繼相秦，終相魏，所在取容悅貴而多金，恬不知恥，卒乃爲人所棄，身無所屬，死而絕嗣，所謂生爲萬人妻，死作無夫鬼也，又焉得爲渺小丈夫哉。

信陵君 無忌

余嘗讀存韓一書，實盡六國之形勢，而知信陵一身，攸關六國之存亡，豈若孟嘗平原春申諸君，競以食客自喜，畧無關於國是者哉。迺賓客太盛，威名太振，內生安釐之嫌疑，外啓強秦之反間，再去相印，而竟以酒病終也，悲夫。呂東萊曰：使魏王能用信陵，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平原君斬美人頭

平原君夙稱好客，豪傑或往歸之，歸之而見其不足與有爲也，故稍稍引去耳，若以笑躄之故而斬美人，賢士聞之，方鄙平原之逆情干譽，皆裹足不前矣。其因美人見殺而來歸者，不過毛遂之徒耳。且不獨遂爲俠客之雄，不得與十九人之數，即忠謀如李同，并未參下客之末坐者，皆婢

妾百數，窮奢極欲之所致也。於一美人何尤。夫見躄而笑，在美人尤爲恒事，況一居宅內，一行宅外，一處樓上，一經樓下，兩不相及，非如郤至升堂，齊帷婦人而笑之也。郤至之忿猶可強爲解曰：至奉君命而來修舊好，乃率婦人戲笑以臨之，實渺吾君之命耳。安知非美人燕居笑語，而躄者適過，緣屬耳而疑心乎。迺以一笑之故，願得美人之頭，在躄者不過欲先發制人，冀得一飽，即門下愛色賤士之對，亦不過互爲黨援耳。假令平原聞躄者之訴，切責美人，隳廢家樓，以嚴內外之辨，於是放出家姬，敬禮賢士，相趙致太平，豈尙有邯鄲之禍耶。乃以借美人頭沽名一時，竟不慮貽笑千古，悲夫。

文信侯 呂不韋

孟嘗春申諸君皆稱好客客曰食客雖多至三千不過養一羣雞鳴狗盜爾從不聞有儒生而甘食其門下者秦之謀臣策士雖代不乏人而孔孟之徒亦未開西向入秦者以秦不好文學故也不韋丁七國爭雄斯文淪喪之餘獨禮文人學士使各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十餘萬言（號呂氏春秋）其言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備矣迺猶不敢自以爲是懸金市門聿求增損是戰國時以卿相而有儒雅之風者不韋一人而已孝文莊襄皆克修先王功臣施德骨肉布惠民生（安國君本信任不韋異人立遂爲丞相二王皆克親族惠民不韋之力也）始皇以年少踐祚卒能并六國而大一統者十餘年崇尚儒術之效也奈何輕聽細說遷之巴蜀致飲酖而死乎不

韋不死秦治猶未可量也豈致有他日焚坑之禍乎知秦之所以亡則知秦之所以興非偶然矣

或問不韋一賈人耳賈人但冀奇貨可居假立異人（後改名子楚即莊襄王）以射利豈足與言治道哉曰膠鬲販鬻魚鹽獨非賈人乎而西伯舉之孟子賢之直與三仁並稱不韋懷才莫試正欲託賈以遊遍覽天下英才擇其可與有爲者而輔之異人以庶孽質趙正孟子所謂孤臣孽子也秦數攻趙趙不爲禮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卒獲自保全必能隱交豪傑敬禮名賢其德慧術智實有大異於人者故不韋一見而奇之既見而引與深語能不以賈人目之故不韋破家委之委質事人必先禀命於乃父猶恐乃父惜金不與故設爲耕田珠玉兩問以堅乃父之志非實射利鈞奇也

或問不韋不鈞奇曷以邯鄲姬餌異人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好事者誰曰創於趙傳於秦成於[illegible]何以言之姬本邯鄲豪家女也不韋買邯鄲異人質邯[illegible]生子政於邯鄲故當時稱爲趙政（秦與趙同祖造父以封趙城爲榮故又姓趙氏政生於趙故曰趙政）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異人不韋行賂得脫又欲殺其妻子以姬母家得匿異人素不禮於趙至是必誣以曖昧羣相媢罵矣復以不韋策得爲太子之適其兄弟二十餘人必因趙人流言譁然詆毀矣及異人嗣立邯鄲姬爲王后子政爲太子其次子成蟜（封長安君嘗與始皇異母）必素聞羣叔流言輒謂兄非嬴種身合繼體豫謀奪適矣始

皇八年成蟜將兵擊趙趙人竄悉其隱欲離間其君臣骨肉之際引爲己用因使軍士咻之辨士激之約爲和親一求賂以故地一求納爲秦王成蟜得全趙爲外援羣叔爲內應故行至屯留而遽反也反則必資亂宗易姓爲號召被圍時或且登陴辱罵故賊黨雖死猶戮其屍滅趙之日盡殺母家孰恐以誘忿也（忿其創爲謗訕故盡殺之）不韋以先朝己封十萬戶侯爲秦相國望重一時功高不賞羣奸方側目而視驂乘有刺背之嫌誰不吹毛求疵欲庶得其過奪之相印者（如應侯於穰侯之類）迨嫪毐作亂母后遷雍小人得所藉口牽連不韋不韋忝居首輔宮府內外胥歸統理不能杜漸防微致變生閹寺律以春秋責備不韋何辭迺誣以造謀

詐腐遁坐遷蜀眞以莫須有決獄也六國亡於始皇始皇之得嗣秦統由於不韋之策立異人六國之遺臣賓客因痛恨始皇追怨不韋距犬之吠動關宮禁甚或作詩譏刺著書騰謗詞極嫚褻詈無顧忌始皇朋童謠而觸怒見野稗而傷心逐客有令誹謗有罪激而至於焚書阬儒未必不由此也焚阬之餘尚或刻石東郡曰始皇死而地分又或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可見兼并之初士民放縱刺詩謗書日以上聞恬不爲怪矣况不韋始皇所惡也造謗飛誣又何憚而不爲哉楚漢因之傅會其說蠱惑人心太史公好摭述異聞登諸簡策於勝國君臣尤任意詆毀而卒獲罪腐刑未必非訛傳閩閫隱事之報也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自鬻以要秦穆不有孟子誰白之者戰國策太史公所祖述也策載黃

歇納李園女弟事甚悉曷嘗有不韋獻姬事乎或問不韋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始皇賜書詰之良非無因曰此特一時尊寵之詞耳范增果何親於楚號稱亞父乎若僅據此爲鈎奇易姓之証武王尊太公望爲尚父桓公尊管夷吾爲仲父亦將謂姜易姬姬易姜乎仲父猶叔父也相稱叔父乃祖昭王之家法也昭王四十一年以范雎爲相謂平原君曰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會何疑於不韋嘯虹史贊云朱子綱目一書字字繼麟經之筆莒人滅鄫春秋不爲少諱乃呂易嬴牛易馬何綱目不置一詞乎牛馬之謠魏時張掖不圖所見他物甚多不止牛馬二種何得以此定其爲牛吏子典午氏係篡奪世人不樂爲之辨耳且期年而生子政既云期年焉知非歲

氏之種得毋謂始皇焚阬爲此論以快心乎朱子作綱目並削而不錄誠不忍以莫須有敗人名節也武城爲孔子所敘孟子猶僅取其二三不韋列傳可盡信乎

宦者嫪毐音勞靄

或問莊襄王幾子曰可知者四長始皇次成蟜其餘則兩少子也或問始皇卽非呂種兩少子亦非嫪種乎曰非也何以証之曰以茅焦之諫毐果以詐腐私通太后且生兩子顯爲大逆罪當萬死乃敢以車裂囊撲爲狂悖焦不宜若是之妄始皇方深怨母后焦欲解之乃直呼毐曰假父呼兩奸生子曰二弟面唾至此不益觸始皇之怒益啟母后之幽乎焦又不宜若是之愚或問毐果宦者曷謀反兩

少子若非嫪種毐曷欲立之曰趙高非宦者乎曷行弒子嬰亦趙種乎高曷爲立之始皇之母一鄭竈生之母也廢長立愛雖不得請於莊襄而哀憐少子之心未泯也從來母后稱制必親任宦官宦官專權必憑依母后漢唐亡於權閹正以廢置天子在其掌握也雖如始皇豈肯受制於家奴毐動輒得咎早不勝其患失一自成蟜之叛始皇益深疑忌羣弟愈不自安日乞憐於母后毐遂陰爲畫策爲此先發制人之舉微始皇思患豫防一戰擒之蘄年宮禍當不減望夷之弒君立君也假母后一詔援立幼孽以挾恩倚寵權閹之常態安得以毐謀廢置遽誣始皇母弟爲嫪種乎或謂毐不私通太后曷嘗自命皇帝假父曰此語

僅見說苑本不足據且自古天子稱號各殊曰皇曰帝曰王曰天王從無幷皇與帝而稱之者誅毐在九年至二十六年盡幷六國羣臣始上秦王尊號曰泰皇王命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毐醉後狂呼皇帝兩字何從出諸其口就令當時實有假父之稱不過如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與令孜之號稱阿父耳又安得以此定其爲詐腐乎毐一宦者原不足爲深辨第以痛恨宦者之故動誣帝王母后致民間孤孀鰥寡得所藉口不復知有廉恥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垂竊爲史公不取也

四月秦大寒凍 民有凍死者事在始皇九年

秦正建亥四月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商周秦改正朔卽改月數詳卷二

朝野僉載云正月見三白田翁笑嚇嚇豐年之兆也然孟春多雪天必大寒病民或至凍死在所不免張守節正義以四月爲建巳之月遂以寒凍爲法酷之象誤矣就云寒凍異常或因羣小亂政陰圖不軌天譴思患豫防耳九月嫪毐與竭肆等謀反發卒攻獲皆車裂以狥餘黨或爲鬼薪或奪爵遷蜀酷於何有信如正義之說四月寒凍九月誅毐是毐將伏誅而豫見殺氣也是謂毐以無辜見族亦猶鄒衍拘於燕獄五月隕霜也且周正建子五月建辰之月夏之三月也燕地至寒三月下霜何足爲怪 見蕙培無何集亦有此辨 若謂一衍見拘霜飛仲夏湯囚夏臺文拘羑里孔厄陳蔡豈不聞雪飛大夏乎況毐罪上通於天誅之所以養天地之和也又何酷焉若以前此之戮尸屯留 事在八年 後此爲母家報怨 事在九年 十月爲酷急則白起之阬卒長平當以六月大寒秦民皆凍死矣正義之說不與周封秦江漢冰同一謬誤乎 說見卷二 案史記始皇九年兩書四月上載毐伏誅下載大寒凍若如守節所云竟似鄒衍在獄一嘆而霜隕也豈通論乎

王將軍 翦

漢祖以五十九萬衆敗於彭城曹操以八十萬衆敗於赤壁苻堅以百萬衆敗於肥水衆固不足恃也晉平吳元平宋兵皆二十萬宋平南唐又僅以十萬楚雖強大數被秦破欲卷席而有之用兵二十萬足矣若多至六十萬幾何不爲彭城赤壁肥水之大敗乎迺李信竟以二十萬敗還

王翦竟以六十萬滅楚何哉曰楚之滅非翦能滅之楚自滅之也信之敗非楚能敗之信自敗之也何以言之信以二十萬南下乘勝而東不能得其城邑據其要害必豫計所以自退退則張奇以待詳敗而走俾楚車追造我壁至則堅壁以拒出奇絕其軍後別遣偏師壓楚壁門楚軍分而爲二糧援俱絕不擊自潰矣信乃輕入人之重地楚援方集乃忽引兵西走致楚人隨之三晝夜不頓舍兩壁皆破七都尉見殺大敗而西非楚能敗之信自敗之也楚若有人乘勝略取故地扼險而守秦或益軍而來楚則堅壁不戰養銳以需間遣偏卒援之敵走以示之弱約降以肆其心遣辯士之齊明示以脣亡齒寒之戒合則俱西不合

亦屈意求和以驕之別遣辨士北之燕代刻期大舉其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壽春北郊者收而與之數萬衆使佩將軍印各狥故土分援河之南北秦方空國授翦盡銳南征坐困堅城之下燕代乘虛而入臨晉三晉乘虛而入函谷秦不撤兵還救則咸陽必危救則撤兵之際必有敝可承否則縱之北擊兵交之日武關之守必虛此秦之所以見滅於漢祖也楚人計不是出徒追奔逐北深入秦阻不能畧取郡縣明知秦軍日益猶競數出挑戰投石超距耀武揚威卒乃堅無可破掠無所得倦而東歸蹈信等之覆轍一敗而不可復振非翦能滅之楚自滅之也蘇東坡曰翦以六十萬人攻秦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

亡之無日掃境伐秦以久安之齊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可見白起韓趙之戰昭王自之河內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楚若乘虛入武關直搗咸陽東閉函谷楚據其內韓趙攻其外昭王白起一囊中物耳又可見六國之亡非秦能亡之六國各自偷安旦夕坐以待斃也翦果閑於將畧銳意滅楚當先以重兵臨上谷牽制燕代然後三路出師中路潛駐信壁北路沿黃河而下潛壁潁川南路沿江漢而下潛壁南郡潁川有備則晉遺不得內援齊軍不得外侵南郡有備則百越不得北援楚敗不得南渡楚方悉國中兵西向逼秦則壽春必虛誠選精銳三萬騎含枚夜發兼程倍道而進傾其巢穴還襲楚後軍奪其輜重入軍復張兩翼破之此萬全之策也若以六十萬衆聚於一壁齊不我襲能保三晉不我叛燕代不我乘乎就令臨晉函谷牢不可破燕齊代燕不克自振亡國之大夫皆不足與計事楚若豫設三覆誘我追擊卽不自投網羅東南五千里恐未易一戰而遽滅也

涇縣吳裕垂燕堂

秦始皇帝

曰王曰帝曰皇其爲至尊之稱號一也秦稱皇帝特以別六國之通稱耳遂爲萬世不易之定制

周自春秋以來列侯互相并吞無歲不戰無國不爭日甚一日至於七國生靈之塗炭數百年於茲矣不有天下才出而一之禍亂豈有已時乎秦始皇帝眞膺運而特出者與天何不延彼遐齡俾爾克昌厥後也夫以始皇開國之宏規誠得公子扶蘇而嗣之寬以濟猛文以守成與儒生誦法孔子搜括遺書表六經而徵四皓薄稅歛而黜刑名更張者數載休養者數載陶淑者又數載禮樂教化之隆

胥將拭目而俟也所謂事半而功倍者此其時矣維時勒諸金石播之管絃於收兵器一干戈之載戢也於鑄金人一三緘之遺範也（亦九鼎之象物也）於因沙門將黜邪以崇正也（正字通秦時沙門室利房至始皇以爲異因之垂案明帝爲東漢之令辟乃遣使天竺求始皇之所因此明帝所以爲始皇之罪人也）於築長城正王公設險守國也（長城之築非獨秦始燕自昭王已築於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蓋天以山川險隘限華夷補其不足勢在一時功在萬世）於衡石量書正乾綱獨攬競業萬幾也其於沙邱之崩殆所謂陟方乃死者與至於罷封建置郡縣則又因時制宜更非泥古者所可同年而語也楚項雖強將何所用其力漢高雖智將何所用其謀數傳而後頌其詩讀其書稽其制作覽其規模論古者又將何所置其議扶蘇而不獲嗣始皇之不幸也抑亦天下黔首之大不幸也豈天心而不厭亂也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秦用商君以來刻削爲國迄於始皇縱得賢儲而嗣之必將妖其年短其祚而變或生於不測扶蘇誠佳公子也其如餘殃何哉

陳勝首事一舉而山東豪傑並起者託名公子扶蘇也改號張楚自稱陳王而一敗塗地者知其非眞公子也天下人心果無所繫屬胡爲而思念其公子一至於此也嗚呼保世之難也禹之明德遠矣一傳而有扈不服再傳而太康失政四傳而后相覊宗秦祚之不永天也吾不敢以成敗相天下士又何敢以國祚之修短輕議雄才大畧之主也哉

罷封建置郡縣

有扈之叛以庶兄管叔之叛以母弟奉大禹傳賢之命託昭考服事之名曰忠曰孝資爲號召封建雖滿天下而或令胡亥當之有扈管叔未必非逐鹿之雄若謂郡縣爲覆轍項王大行封建及身而亡漢高大封功臣又及身而叛酺醢之餘非劉不王矣賢如太宗而吳王不朝越在孝景而七國皆反維時郡國錯處變皆在國而不在郡晉武猶泥古不變致八王自相魚肉釀成五胡之亂唐宋以來皆曉然於封建之不可復行終莫能毅然罷之而不疑者猶泥於國祚之修短爾不知天下雖皆郡縣而得敗成嗣統

則項方退處兎罝劉或比績鷹揚同寅協恭以共奏蕩平有道之長也卽不然二世悔悟趙高伏誅而不遇劉項之挺生天下事尙未可知或爲封建或爲郡縣在啟成皆可以致治在二世必不能守成者徒法不足恃也以項王之猛而濟以漢高之智以二世之愚而蔽以趙高之奸不封建亡封建亦亡也始皇之法因時制宜範圍百世而不過固不得以嗣守非人并疑始皇治法之不善迺自詡創制非常鄙世俗之拘牽廣吾法之不行而肆行焚阬爲可痛恨也

今天下十八省內一千五百餘州縣截長補短每縣可方二百里有奇周初公侯之國不過今一大縣今之縣令其公侯也佐貳其命卿也曾之司寇位在三卿下以孔子之聖而僅得一佐貳之末座則賢人之懷才莫試何可勝道就令貢之王朝天子建爲上公則封建已遍欲令出宰百里而已無寸土矣周道親親數傳後天子卽欲侯其母弟非奪諸彼以與此將從何處頓放此封建之制所以不能不變爲郡縣也刪

燒書

儒者讀書稽古而情深於帝德王猷之慕者未嘗不歎惜痛恨於秦始之一燼也太史公曰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曰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各立門戶著書立說使孔子而生同斯世當亦在所必刪且讀書而斷自二典夫豈上古之書轉不如秦晉之足垂法戒而概置勿取與抑或上古所紀文不雅馴一如百家之說荒誕不經而斷簡殘編早禁絶於唐虞之際與唐虞君臣果讀何書而致此治化之隆也耶堯舜禹皐之所讀不可知而刪定之書之得傳於秦始以後者又如此其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可以作君作師爲聖爲賢而克臻乎上理儒者讀書稽古而情深於帝德王猷之慕者抑何獨嘆息痛恨於秦始之深且切也蕭何之入秦相府若收秦經史而收之衆代之書豈致燼於項籍之一炬哉

阬儒

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小人也而託爲儒生則六藝適爲小人文奸之具矣此少正卯所以罪浮盜賊聖人有不待教而誅也儒者之道春秋爲盛君子之多東魯爲最故孔子所誅僅一卯也孔子誅卯雖以子貢之賢尙不能無疑何況後儒之於秦始哉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橫議者人善其所私學以非其上之所建立也聞令下則各以所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立異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楊墨而外若韓非若張儀蘇秦若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與一切門下雞鳴狗盜之食客挾策以游說諸侯而亂天下蒼生者皆此輩爲之也維時游說入國王公爲之側行襒席擁彗先驅而

面折君相則曰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壟又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物極必反理固然也且彼所謂儒生者首曰侯生盧生曰韓生徐生或爲求仙或爲採藥或奏錄圖書妖言惑衆啟逐匈奴之釁開築阿房之端吾儒中豈有此種乎久矣夫孔孟之徒之不西向而入於秦也咸陽阬中而果有儒者其人固難辭罪於萬世若四百六十餘人中而盡如侯盧之輩曷不明正其罪暴之國門以別黑白以正典型迺悉羅而阬之幾等玉石蘭艾之同焚也悲夫

趙高史記索隱曰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爲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請高以勾踐事與之心爲張良報讐之舉云

高本趙諸公子也若克如慕容垂之屈事苻秦心存再造

值山東兵起之日盡收關中精銳將之而東擇立趙後與諸侯合從明示以報讐雪恥之心布告天下反旆而入咸陽克復舊服并王雍冀誰曰不宜乃志非存趙託故君而賊新君此固豫讓所不屑也而擬之勾踐張良其謂之何嗚呼奸惡如高爲之君者不亦難乎夫始皇二十餘子而周巡天下胡亥獨從必高之深謀也高本爲胡亥傳琅邪弗豫還禱山川而特遣蒙毅必高之妙用也毅在側則高等不敢爲非高以中車府令兼行符璽沙邱病篤賜書冢子而特令高爲之高亦權重矣假令始皇不果死扶蘇得侍養高之大事去矣扶蘇而窮究姦謀嚴治逆黨則高其首誅與此權奸所爲寒心也吾固疑始皇之不得其死也又何論於二世之見弑哉

秦祚之不永

周自諸侯樹黨五霸迭興迄於七國天下之分久矣久則難合合亦難於持久何也六王立國小者方千里大者五千里近者二百餘年韓趙魏從先食采以來迄周貞定王十六年趙無恤及魏駒韓虎攻滅荀瑤而分其地已二百年矣并時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家號三晉自通王室如列國又二百三十年始爲秦所并共計四百餘年遠者八百餘年其蓄積之饒富士馬之精強關塞之險阻守禦之完備皆根深蔕固確乎其不可拔而且英君世出謀臣良將代不乏人賢才樂爲之用世臣各自爲守軍民各自效死非比烏合之衆新造之邦一辯士可下一戰勝可滅者雖以始皇之雄才大畧以次削平然强宗

如田氏世族如張氏將種如項氏一時遺臣孽子憫宗社之傾覆痛君父之死亡志切報讐心存再造奸人因之冒姓盜名奮臂一呼豪傑響應各欲南面稱孤假立人後以從民望者不可勝數一統之天下僅一傳而還爲戰國非始皇之法制不足與守成功業不可以久大也久分難合合亦難於持久也及項羽主約不平田榮起齊彭越起梁陳餘起趙天下又大亂漢祖因之遷定三秦率諸侯伐楚使韓信破趙平燕襲齊漢業垂成蒯通猶數以三分鼎足之說蠱惑元勳可見天下不亂策士無所用其權謀也況在六國初亡之際諸王遺孽各欲扶義而起恢復宗邦挾策遊說之徒惟恐天下不亂更十倍於蒯通之儔乎假令

前無始皇爲之兼并繼無項王爲之屠阬天心猶未悔禍漢祖總能出而一之分王諸子而繼體沈湎君相同殞詳後諸呂專兵於中諸王稱兵於外七國苗裔乘釁而動建義旗以號召藉雪恥以名師天下事未可知也漢祚之永豈漢祖之創業垂統遠逾始皇哉戰國七并爲一六王之骨肉未寒人心思亂故其勢不長秦甫滅楚復爭中原之塗炭已極人心厭亂故其功可久王莽之篡天下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卒爲光武所并者久合難分分亦易於復合也始皇嘗久分難合之局首爲混一其享國不永也宜哉或曰趙宋祖承五季之衰手不釋卷引用儒生故享國三百年秦用李斯焚書阬儒故一傳而亡儒道之廢興文

運之升降實關國祚之修短曾何時會難合難久之有曰漢祖自謂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又嘗溲溺儒冠卽或有爲而然亦去焚阬不遠矣何以享國四百年隋祖獨不崇文教乎煬帝守文尤好弄筆墨居然名士風流曷卒與二世同燼乎漢獻建安以降海內三分晉武一之僅二十餘年晉承三國之亂故合亦難久而五胡亂之朝分南北南復分爲梁陳北又分爲齊周上自惠懷下逮陳亡天下之分二百七十餘年兼并之難不減六國隋祖亦首爲混一故享國亦止一傳至若五代之亂四十餘年耳及柴世宗御宇四征不庭北漢僅一大郡南唐早已稱臣宋承已成之局蒙業而安所謂暫分易合合亦易久也豈可與承春秋戰國者同年語哉

卿子冠軍 朱義

武安君守北邊日饗數牛遇敵入壁數歲不戰令曰有敢捕虜者斬遂一戰而大破匈奴馬服君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而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壁令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亦一戰而大破秦軍唐太宗伐薛秦至高墌堅壁不出諸將請戰太宗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而始收功于一戰楚軍新破元帥陣亡瘡痍未起士卒寒心行軍尤宜慎重飲酒高會矯情鎭物也淹留不進所爲怒我怠寇養銳以需相時

而動也且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渡河北擊趙則趙之足以當秦似較楚軍爲有餘矣夫以項王之猛漢王之智俱在楚軍而邯以爲不足憂可知邯之恃勝而驕有輕我之心因其輕我而故爲退却愈示以弱此兵家縱敵之定法也而義兵之善尤妙在遣子相齊一著蓋子爲齊相則齊兵可立至齊兵至則秦之東面更生一大敵邯若重兵而備鉅鹿之東則西偏之守必虛乘其虛而別遣偏師潛從間道深入棘原之西而襲其背維時陳餘攻其北楚軍攻其南張耳應乎中而又東西夾擊背腹受敵秦之全軍可盡殲也更何事於新安之詐阬哉漢王之入咸陽正以秦人盡銳東爭故得乘武關之虛而破之義壁安陽而遣子

相齊非精於出奇致勝者曷克與此徐孚遠曰秦圍鉅鹿久無成功其勢已懈故河北之戰能破其軍方宋義壁安陽之時正陳餘嘗秦軍之日也然則項羽破秦乃得宋義之力使宋義尚在相秦之機未必不疾擊也垂案羽雖破秦而不知秦之所以破實由安陽之壁與夫援援田齊之妙故雖霸天下而田榮首難并王三齊使彭越反梁陳餘反趙俾漢王得以還定三秦率五諸侯兵以伐楚者皆齊隙有以致之也厥後劉項爭雄漢王或壁滎陽或壁成皋或壁宛葉或壁河內或壁廣武皆深溝高壘以挫其鋒令彭越數反梁地使之敝於奔命而韓信已舉趙降燕而襲齊矣項王惟不知奇正相生多方以誤之術悉隱寓於援

援與國堅壁養銳之中故師勞力竭而卒為漢王所擒也義嘗謂羽曰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信哉

范亞父 增

高祖所以得天下者有五而三傑不與焉扶義而西無所侵暴告諭父老約法三章不違懷王命一也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懷王約二也項羽逆命主封高祖還定三秦不替懷王命三也聞羽弒帝祖而大哭親為發喪縞素興師四也項羽既誅義帝無後始即帝位而封功臣五也五者之中惟發喪討賊為最大而高祖能行之此漢之所以得天下也假令高祖能以五者之義與臣下言之而臣下化之當時諸侯豈復有叛者乎其曰三傑云云得無陽譽而陰忌乎至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不一而用范增為尤甚夫項氏世為楚將梁承燕志而立楚後所以報君父之仇而循臣子之分也初說項氏而持白公陰陽之說固不足道及論陳勝之敗又不言理而言勢是立懷王之孫襲祖謚而從民望者無非欲暫假其勢取威定霸耳霸功既就尊之可也徙之可也弒之可也此增之志也懷王與諸侯約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為懷王之元勳即羽欲殺之猶宜曲為保全迺以羽之殘忍尚有所不忍於沛公者必尚有所不忍於懷王也其所以主盟諸侯圖霸一時者皆此不忍所致也苟能推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豈致屠城阬卒所過無不殘滅者乎而增猶以君王不

忍為深恨則前此之殺冠軍後此之弒義帝驅三分有二之眾以成漢高之大業者豈非增實使然哉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增於沛公之謂乎而蘇氏不察其奸且高以去就之義責之何哉

鴻門宴

徐氏孚遠曰漢主脫身至軍潯陽疑之固當潯陽云當時鴻門之宴必有禁衞之士訶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輒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移時沛公與良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內何為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為羽之耳目者胡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難盡信哉然觀史記敘漢人飲中坐多有更衣或如廁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當時之飲與今少異又間有良駿行四十里而杯猶溫者漢主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遷誤也垂案惟步走出鴻門故羽不及覺其得疾行

至軍者豈沛公來時且於酈山道中豫伏精兵且驗以爲脫身之計歟而沛公且啗三人甫出羽固使陳平出召矣而卒得脫歸者抑沛公此時已有私交於平歟明年平去楚歸漢漢即任用而無疑者酬鴻門私縱之恩也 陳平私縱於外項伯排解於內固無難緩步徐行而歸霸上矣而況豫備且驗於酈山之下哉

分我一杯羹

鴻門之宴漢王身爲俎上之肉項伯猶力能排解況太公乎殺之無益反以速禍項王爲人不忍天下所共知高起王陵皆稱其仁愛 范增所痛恨也漢王家屬久在楚軍不見殺於增者項伯爲之保護也今增已死楚軍中豈復有殘忍之人導羽爲虐者乎且烹則竟烹必高其俎而置之無非欲愚弄漢王冀

得講解耳漢王深悉其計而適見項伯在側必不加害然非嫚語答之則伯言不入伯言不入則太公必無生還之日積悲號泣血之隱衷矯情嫚語以曲全其孝者此心良獨苦矣分羹一言雖因料敵太清逞才太過未免貽口實于來世而使項王計窮氣阻卒得父子如初以制項王之命者豈偶然哉彼偷安江左傾國家之財力屈事寇仇致君親殂落北庭而不知恥者眞漢祖之罪人矣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北胡南越皆東西萬里而漢實介乎其間非得猛士之守不爲功嗚呼天下固未嘗無猛士也猛如韓彭輩者一付以四方之責又何虞胡越之抗命哉迺于白登困辱之後

猛士醢菹之餘而始還鄉思故志切四方深有慨於猛士之難得也晚矣

酇文終侯蕭何

漢取天下淮陰之力居多而酇侯實舉之所謂人功者是也爾時一將一相皆高祖所深忌而必欲殺之者但恐二人合謀未敢卽圖耳酇侯探知此意卽殺淮陰以求媚多引智謀之士畫策免禍卒不免械繫之辱而乃復居相位正孟子所云爲機變之巧者歟

留侯借箸

姪翼周承烈嘗問於余曰留侯志欲存韓曷爲阻封六國後余曰時楚勢方張倘六國立者復撓而從楚則楚益强

何以復彭城之仇乎且高皇之意不過借六國以滅項耳非眞有心立後也他日殺戮功臣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留侯有先見之明矣

鴻溝之約甫定留侯遽請擊楚者蓋縞素興師所以討弑君之賊而留侯事漢冀以復彭城之仇也使羽未伏誅罷兵而歸不且以小信而忘大恥乎

淮陰侯韓信

公本淮陰垂釣人也迺爲功名所餌貪而爲魚早自置身刀俎側矣幾何不爲功狗之烹也嗚呼高祖爲人隆準可與共患難難與共安樂公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曷不拂綸而去一遂初於淮陰城下乎

樊武侯噲爲漢初第一諍臣

武侯不與三傑之數而爲三傑所不能及者有二高祖欲止秦宮得武侯之諫而還軍霸上高祖嘗臥禁中惡見羣臣武侯排闥入諫而遽起高祖所以不爲亡秦之續也嗟夫彭城之入高祖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若武侯在行時武侯方攻鄒魯瑕邱薛故不在行吾知其必有所犯顏泣諫矣書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武侯有焉彼鴻門數語氣壓項王脫高祖於虎口者武侯之餘事耳太史公乃與滕灌合傳襍述其攻城畧地之功而忠言讜論或多缺畧不書眞乃皮毛之相矣

請擊匈奴

匈奴雖强不强於項氏方彊之年漢室雖弱不弱於戲下罷兵之日白登雖困又不若彭城滎陽之危殆也昔高祖以漢中一郡之眾定三秦破齊趙而制項氏之命今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敢侮大邦則遣一大將如韓彭輩者擊之可也迺信聽劉敬納女納幣高祖於是其氣餒乎將息兵以養民乎抑姑縱爲後圖乎吾見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勾踐之於吳皆始事之而終伐之獯鬻之仇太王雖未遑報復而王季則伐戎以立功王季嘗伐西落鬼戎又伐余無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帝乙嘉其功命爲侯伯厥後文王伐之武王逐之皆以衛民而雪恥也高祖之於匈奴即不獲爲湯文勾踐之所爲爲臣子者自當以王季爲法矣夫賈誼一儒生尙欲身任匈奴之責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其畧曰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使賈生而得行其言則必有折服匈奴之實效矣況惠帝時功臣宿將正復不少迺不以納幣賂寇之資恃爲屯戍戰守之備致以中華天子之貴世服事於匈奴而不自知其羞也且敢以武侯爲面嫚乎匈奴遺書太后辭極褻嫚武侯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妄言十萬眾橫行是面嫚也當時皆以布言爲是遂與和親嗚呼勝敗固兵家常事耳種蠡智足滅吳而不能保前此夫椒之敗前此舞陽不能解平城之圍亦猶是也敗而行成種蠡之深謀也使終於服事未始

不可偷安旦夕而霸王之業去矣夫以漢室之大至於納女納幣而猶敢爲娒嫚侵掠驕縱極矣驕則必敗縱則易擒因其驕縱之極而出其不意乘其無備匈奴一皷可破也武侯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豈虛語哉

漢儒壞於叔孫通

漢之興也有儒道焉約法三章除秦苛政儒者之善策也而高祖能行之董公之遮說陸賈之新語舞陽之規諫儒者之遺風也而高祖能用之天下士民咸樂爲進取職是故也惜未講明於儒者之道後世臣子猶未知所法守耳而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其亦未奉教於君子矣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求也退而冉子用矛於齊師能入

其軍猶不得爲孔子之所謂狂者原不以攻伐爲進取也可知披堅執銳出入矢石間特儒者餘技耳司馬溫公曰叔孫生爲器小徒竊禮之糟粃以諧俗取寵誠哉是言也通未知儒安能知禮又安在而可與守成也哉

秦之亡亡於趙高實亡於叔孫通之一言曷言乎曰通初以文學徵會陳勝倡亂二世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二世憂形於色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二世喜拜通博士維時言反者悉下吏見殺使從東來亦不敢復言反矣反不敢言則郡縣被兵城砦垂陷誰敢告急請援援無所請急無所告守尉遭戮大臣亦不敢以上聞時丁劉項崛起雲龍風虎之從何可勝數通乃比之鼠竊狗偷是趙

高指鹿爲馬實以通言開其端也高一宦者耳通乃出身文學應聘入朝甘以讒諂取寵覆人宗社不更爲名教中之罪人乎或問秦嘗阬儒故卒亡於儒者之口歟曰余嘗謂孔孟之徒從未西向入秦咸陽阬中知名若侯盧韓徐之屬並非儒生卽或有儒冠儒服如通等者明正其飾僞亂眞之罪而誅之豈非嬴氏數世之福乃網漏吞舟留此六藝文奸輩阿附宦者共爲逢長釀爲禍階二世實自取之通何足責且禍既釀成通復背秦事楚楚敗復反顏降漢秦時諸生面責其諛通方謂脫虎口識時務所在取富貴與門徒自鳴得意長樂老伎通得風氣之先矣漢祖初不好儒嘗解儒冠溲溺其中職是故歟他日通起朝儀聘

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吾不忍爲公所爲殆熟悉通之爲人素行可鄙故不屑與比肩共事歟（案此兩生或卽秦時面責通諛者蓋深知通爲鄙夫故不應通聘）通乃得拜奉常貴而多金諸弟子皆得爲郎漢初以文學榮世誠莫通若也欲興禮樂全仗此輩爲夷夔兩生所以有遠期百年之嘆也漢儒之壞於叔孫氏者豈淺鮮哉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潘雲閣（耀文）問曰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尚矣從未聞有下嫁於夷狄者漢高皇欲遣長公主妻匈奴冒頓（音墨特）可乎曰匈奴可妻而冒頓不可妻公主不可遣而長公主尤不可遣胡乎其可曰大漢固陶唐氏之嫡嗣（堯嫡長監明早卒其子式

封於劉其後有劉累爲孔甲御龍春秋時在晉爲范氏士會入秦還其處者爲劉氏後自秦涉魏徙于豐）匈奴亦夏后氏之苗裔殷稱淳維後爲獯鬻（桀少子淳維逃居北野殷曰獯鬻周曰獫狁戰國以後曰匈奴）亦猶夏政衰不窋失其稷官變於西戎耳帝堯以二女妻東夷之人高皇獨不可以一女妻北狄之主乎（舜東夷之人也而啓口言蠻夷猾夏禹貢所載若島夷萊夷之類甚悉而出身西戎者又自言西戎卽叙孟子生周之世爲周之民而直謂其開剏之祖曰西夷之人可見伊古帝王系出微賤者多矣安在匈奴不可妻）遣公主卽以爲上法祖制也可胡乎其不可曰有鰥在下天下之大聖也釐降二女擇佳壻也正爲天下得人也冒頓殺父妻母禽獸也高皇不待以禽獸而與爲婚媾是陷女於禽獸也況長公主早適趙王敖業生兒女欲奪而嫁之冒頓倘冒頓之嫡長又效冒頓所爲是導天下之君臣父

子夫婦相率而爲禽獸之行也呂后尚知其不可而高皇竟欲遣之何居曰踐舊約也其舊約奈何曰高皇在白登圍中用陳平計請以一介適女求解冒頓許之又恐其忌於踐約也故一面求媚冒頓一面厚遺閼氏音煙支以離間其君臣父子夫婦之際其說可鄙可嘆外而不可以對臣民內而不可以對妻孥壯士聞之必有赴東海而死者況之恐遺臭萬年故秘而不宣但稱秘計以藉口也圍解而長公主不遣匈奴遂入寇代以漢負納女之約也高皇還過趙趙王執子壻禮甚卑上猶箕踞慢罵者自顧適女僅一魯元不幸而爲此奴才所尚改適冒頓則不可不與冒頓又實難故觸目感懷無端發怒也趙臣見其王實無辜

遭此辱罵爰有柏人之逆謀也維時匈奴歲苦北邊高皇自知食言招禍劉敬深悉其隱爰敢申是再醮之言也言及再醮在漢廷羣目爲創議在高皇平敬數人意中實踐白登之舊約也其曰外孫不敢與大父抗禮云云皆掩耳盜鈴之語冀欺天下後世也且魯元之女豫聘爲太子妃即惠后張氏實以甥配舅也其不克生育宜哉高皇崩惠帝實爲子壻惠帝崩少帝實爲外孫外孫不敢與大父抗禮中國獨敢與匈奴抗禮乎呂后不可取家人子名之不猶爲中國存大體乎第既名爲長公主則冒頓於呂后子壻也他日遺書岳母辭多褻嫚其戲視中國極矣然在幸竊食其之呂后妻其後母之冒頓則習爲故常爾一則遺書戲弄一則報書遜謝相得甚歡復以宗室女爲公主嫁之倍結和親皆高皇之自貽伊戚也於冒頓乎何尤

曹相國平陽懿侯參

禹承堯天舜日之隆治際無爲曷不引儀狄而親之拜爲酒正仰釀酒爲池率大小臣工一鼓而牛飲三千優游醉鄉豈不快哉迺一沐三握髮日中不暇食面目至於黎黑猶相戒於傲慢逸欲自懿侯視之是謂禹不能垂拱皋陶伯益不能守職桀紂之沈湎爲夏商守成之令辟也且懿侯既知惠不如高帝身不如文終而值母后干政之初尤宜精勤宵旰君臣交警協張王諸公和衷集事無曠庶官庶不致政出多門釀禍於來茲乃帝方淫樂不聽政公復

飲醇不事事託名垂拱以逢惡假辭守職以偷安君相荒湛同頒厥軀維時平勃輩尤而效之阿附呂雉平爲右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皆效尤之事也平等請諸呂將南北軍居中用事及立諸呂爲王皆阿附之事也俾外戚專權致王陵獨力不支劉氏危於累卵懿侯不得辭其責矣他日文帝問決獄錢穀勃不能荅平復矯辭飾責丙吉見人格殺不問而問牛喘皆懿侯好治黃老高言清靜作之俑也

陸生賈

或問漢初諸儒當以陸生爲宗太史公曷以辨士目之曰南越王尉他不事漢陸生兩說下之全憑三寸舌真辨士事也至於奏新語以啟乃公和將相以安劉氏皆儒生事也目以辨士故丁南湖亦嘗爲之不平然張辟疆行不正

得幸呂太后。孝惠聞之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內慙，不可以言。大臣皆欲遂誅之。卒以朱建之救得脫。他日諸呂將南北軍，居中用事，辟彊之詭謀也。誰遣朱建活之，俾與審食其輩日益貴倖，致孝惠貽譏於倣筍，朝權盡歸於外戚耶。太史公目爲辨士，非陸生之自取歟。

史案卷七

少帝宜立本紀

（張后無子其[illegible]少帝[illegible]淮陽常山諸王皆庶出也）

衛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子完爲己子，是爲桓公，不得謂非莊公子也。秦華陽夫人無子，立夏姬之子子楚爲己子，是爲莊襄王，不得謂非孝文王子也。趙宋劉后無子，取司寢李氏所生之子受益爲己子，是爲仁宗，不得謂非眞宗子也。明胡后無子，孫貴妃陰取宮人子被鎭爲己子，是爲英宗，不得謂非宣宗子也。史稱張皇后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既曰美人子，卽後宮所生，豈得謂孝惠無子哉。大臣既誅產等，相爲陰謀曰，今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迺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惠帝子者，其勢然也。他日燕人畔曰，少帝（謂昭帝）非眞武帝子，則又效平敎之故智也。（却切宸濠反，謂武宗非眞孝宗子也。）於戲，遭家不造，固甚賴有長君，孝惠何事，卽土未乾，而諸孤悉羅兇害。史漢不能不爲安劉諸公諱也，爰削其本紀，屬之呂后，而綱目未及改正，故畧爲之辨。

安劉

安劉之功，朱虛侯（齊悼惠王肥之次子章）爲大，齊王襄次之，陸賈又次之，若平勃之徒，不過因人成事，適足贖其請王諸呂之罪耳，烏足言功，何也。諸呂久畜異志，而未敢遽發者，猶畏有功臣將相耳，將相不和，勢必相攻，攻則呂氏安受其燼。

此陸賈之功所以爲大也。然非齊王發兵爲諸侯倡，則兵權皆在呂氏之掌握，灌嬰何從收關中兵柄將之而東以與王侯合從乎，酈寄又何從懼祿以禍使急歸將印乎，此齊王之功所以較陸賈爲尤大也。然非朱虛陰令發兵已爲內應，則齊王雖割據州郡，國富兵強，亦安敢傳檄天下，倡義而爲是勤王之舉乎。故吾謂安劉之功，斷推朱虛侯爲第一，（亦惟劉章挺身入未央，先斬呂產，次斬呂祿，然後諸呂伏誅。）而論功行賞曾不首及者，或謂朱虛嘗欲立齊王故也。不知齊王爲朱虛之兄，當時含齊王固無與其大事者，況齊王爲高帝長孫，而有發兵討呂之功，齊之當立，更有確乎不可易者。平勃等迎舍而迎代，（文帝）非實虞駟鈞之惡，而眞知代王之賢也，蓋畏齊王英武，又爲天下王侯所歸向，立之不足以挾功，（其曰虎而冠，恐復爲呂氏，猶託辭也。）而代王素無威名，諸王討呂，并未敢執戈而陪後，以爲其人懦弱無能，立之必出望外而獲重報，（其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仍託辭也。徐孚遠曰，薄昭役殺漢使者，亦不爲謹良，是也。而文帝卒爲一代之令辟，亦猶欒書之迎立晉悼，皆偶然得之耳。）此平勃之隱情也。嗚呼，襄章不誠賢乎哉。其才足以君天下，其分足以嗣大統，其威足以服諸侯，迺兄弟一人內外協謀，取天下於呂氏之手，拱而授之代王，可知則此發兵所以謹循白馬之盟，非苟圖富貴也。假令齊王不讓，天下事未可知也。彼因人成事者，嘗受上賞，情尙鞅鞅，而朱虛絕口不言功，非獨不矜不伐也。淮南王以謀反見殺矣，（初大臣本議立齊與淮南）歸功齊王，不

益深朝廷之忌而速之死與。（厥後分齊地爲六，分淮南地爲三，帝固深謀而遠慮矣。）而賞不及齊，又非獨曩有議立之嫌也，蓋齊兵西向之日，曾未志切同仇，一遵高帝之約，寸心之得失，知之審矣。賞功而適形所短，雖在賢君，焉能堪此。至於陸賈之不獲賞，則陳平掩蔽之罪也。

陳丞相不對決獄錢穀之問　曲逆侯平

刑典董於太宰，獄辭成於三公，以及職賦式貢，帝籍神倉之收，皆委其責於相臣。凡欲佐天子，遂萬物，內親外撫，糾察百官之任職與否也。刑或失之猛，失之寬，貨或悖而入，悖而出，皆下累民物之生，而上干造物之忌，斯固人主之失德，戶部刑部之非人，亦正宰相之過也。明刑以弼教，生財有大道，二者之攸關鉅矣。論道經邦，論乎此，經乎此也。若徒爲晉人之高譚元妙，置此弗問，陰陽何由而得理，四時何由而得順，朝廷又將焉用彼相哉。漢初相業，首推酇侯，正以入關之始，先入秦丞相府，收其律令圖籍也。律令所以決獄，圖籍所以周知天下之錢穀。酇侯侍太子監國，法令約束，便宜行事，而關中稱治；彭城之敗，酇侯克計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實，而漢軍復振，職是故也。平迺畧不經心，復矯辭以飾非，其相業之不能與酇侯匹也，宜哉。

太宗建儲　劉

有司請建太子，帝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吳王淮南王。張南軒稱其爲慮深遠，三代下未易多覯，是也。然淮

南從此驕恣卒陷於罪諫議呂時本有立淮南之議今議遲儲復故書此語將以探大臣之意與不盈生其覬覦恣彼邪謀而遠之死與吳王從此放縱富埒天子帝除盜鑄令濞即豫章銅山鑄錢鞅望不朝養成七國之變景帝為太子時引博局提殺濞子濞由是怨望詐病不朝文帝賜之几杖而論者輒以為止叛之妙術云未始非文帝建儲之言有以啓之也他日景帝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傳於王梁王以此益驕陷之死地此景帝之失言也又孰非文帝建儲之言有以啓之歟二王而賢當不叛既為叛臣又胡為而推之質以春秋之義實難已於責備

作王制 刪

太宗元年賈誼請興禮樂定制度帝謙讓未遑也六年請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上深納其言

十五年鼂錯請削諸侯更法令十六年使博士諸生刺采也六經中作王制遂分齊地立悼惠子六人為王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然則王制之作蓋欲準古宜今列爵分土更定漢家一代之宏規以為制禮作樂之張本而分立王子又所以為眾建諸侯之漸歟余嘗謂王制三監畧倣漢諸王相國制今考其文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今即漢也文帝之於王制亦有志而未逮者與

遺詔專為吏民而作

書曰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陶唐德化所感曷嘗有法制禁令驅迫使然哉延及後世競慕虛名著為令典于是挾吏民重服久臨禁嫁娶絕祭祀日用飲食動干法紀甚或發人男女哭臨宮殿晝夜不絕而有司借端苛索擾害蒼生又傳相告引連坐而抵法者不知凡幾斯真秦漢之弊政也帝實憫之夌下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傷長幼之志指禁嫁娶發人男女言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

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宮殿中以下皆指京師官吏言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言總以儉約為節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此文帝恭儉愛民之心至死而彌篤也詔中所諭專為吏民何曾一語及子孫王侯混稱有短喪之命乎景帝自泯天良自短三年之喪猶罪在一身迺託為遺命忍自誣其君父罪之所以上通於天也嗟夫景帝誠不足責而武帝紛紛制作醇儒碩德亦間有人而茲事獨不能復古致懷慚於晉武惜哉

削諸侯

漢時之七國即我

朝之三藩，（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各據強兵，自擅威福。一旦撤之，必非其所願；不撤則必成方鎮分據之勢，日久愈不可制。正所謂召則反速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也。）當時撤藩詔下，連衡拒

命，加以孫王之助逆，察哈爾之假擾，幾於東西南朔在在

鼎沸，而卒能以次削平，開一統無外之治者，皆我

聖祖仁皇帝獨斷於心，毅然撤之而不疑也。鼂公誠心為國，奮

不顧身，為是宗社萬世安全之計，號稱智囊，名不虛矣。（七國反，凡三月皆破滅，固條侯用兵之善也，而削之反速禍小，智囊早已逆料矣。）而或且以為愚，眞

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歟。（智囊之策非僅為目前計也。為目前計，則削吳足矣；為長久計，不能不盡削之。鄧公上書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夫言者

見殺而叛者不熄，帝聞鄧公之言，當卽翻然悔悟曰：若為

吳相，不能規諫，卽宜上變，迺復為作說客，殺吾謀臣，命付

廷尉，立斬東市，祭忠魂於在天，庶不為言事者之戒耳。嗚

呼，尾大不掉之患，貽自高皇；強藩稱兵之禍，醸自高后，延

及文帝。吳王託病不朝，而有几杖之賜，諸侯所由放恣日

甚，養成七國之變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千古不易之定法也。几杖之賜，難為繼矣。或謂自高祖偽遊雲夢，而巡狩之法壞；吾謂自太宗賜几杖，而述職之法又壞矣。）一

自削地令行，旬月間而反側皆平，俾武帝得以使臂使指，

外攘夷狄，而無內顧之憂者，皆鼂公之賜也。（高帝患異姓諸侯之雄，文帝畏同姓諸侯之逼，故皆服事匈奴。）且當日諸侯強不可制，久必為患，誰不

知者，但恐為讒鋒所中，每自託於明哲保身之說耳。知而

箝言，死有餘辜；言而不用，死有遺憾。鼂公雖死於讒鋒，而

宗廟社稷並受其福，不獨今之死者為之瞑目，既曩之痛

哭而死者，（謂賈生）亦於九泉之下，拭淚而起，為漢天子歡呼

萬歲也。

周條侯 亞夫

文帝勞軍至細柳，先驅不得入，將入而吏申軍約，既入而

將行軍禮，帝為按轡徐行，改容式車，條侯眞將軍也。（高帝兩奪淮陰軍，若兒戲耳，可知細柳之森嚴，雖淮陰不及也。）而帝亦眞天子矣。彼霸上棘門

豈以軍法為不美哉，其心曰：是何足與守法也云爾，則慢

君莫大乎是。條侯為天子守法，故漢將莫如條侯，敬帝也。

郭大有譏其過於守法，而幾於慢君，其謂之何。

陳止齋謂武關之出，為幸於天之所相，要知條侯之軍最

有節制，卽卷甲疾趨，亦必軍行有律，（且多設候諜，沿途搜探。）若田生

之說，喜於得行，將不慮大軍之至，遽冒險而深入，以冒險

深入之寇，而卒遇節制之師，進無所取，退為所乘，則田生

必成擒矣。田生擒而倍道兼行，直襲武庫，卽桓氏才如高

祖，先據通都，方謂西有殽澠之覆，南有武關之奇，負食敖

倉，一如高祖之入彭城，謂項王為田齊所綰，而飲酒高會

矣，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雖以高祖之神武，猶幸於天相大

風而始脫，況以桓氏之駑下，驅吳楚之烏合，焉能抗條侯

之鷹揚乎。夫吳楚合諸侯未試之鋒，併力攻擊，牽制城下，

尚不能越梁西一步，況武關敖倉為高祖首事立功之地，

要害攸關，必素有重兵鎮守，而適值大軍來臨，武關之險，

何從而得入敖倉之粟又何從而得食也哉

人君之命將也曰閫以內寡人主之閫以外將軍主之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委梁之計原不待請迺既請於受命之始帝許之而後行雖有後命曷敢與聞夫詔救梁急在帝不嫌於私狥（梁王爲帝母弟）爲大臣而狥主上之私是棄天下也何以爲大臣而帝亦不以一己之私輕罪大臣果能敬承遺命與（條侯者先帝所留貽天下所恃爲緩急者也）抑時已誤殺智囊舍條侯無與共大事者故不得不容忍旦夕歎嗚呼任用條侯以濟智囊之策帝於是不可及矣迺悉爲怨家所譏帝竟從而殺之悲夫

武帝

商湯周武俱以放伐定天下其在中興或伐鬼方或城朔方皆遠畧是勤而天下後世不以爲非武帝雄才大畧非不深知征伐之勞民也蓋欲復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盡去後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誰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養既庶且富相時而動戰以爲守攻以爲禦匈奴遠遁日以削弱至於宣元成哀單于稱臣稽首而朝兩漢之生靈並受其福廟號世宗宜哉武帝生平雖不無過舉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學以收士心繼尚武功以開邊域而猶以爲未足牢籠一世於是用雞卜於越祠收金人於休屠得神馬於渥洼取天馬於大宛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寶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設教也至於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與焉蓋舳艫千里往來海島樓船戈船數習水戰揚帆而北懾服朝鮮一也揚帆而南威振閩越二也朝鮮降則匈奴之左臂自斷三也閩越平則南越之東偏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郡滇國北服烏孫擴地數千里而東則限於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萊將焉取之東使方士求仙一猶西使博望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東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領加博望故屢事尊寵而不投以將相之權又屢假不驗以誅之人謂武帝爲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爲武帝所欺也卽後來受欺追悔之言亦終是欺人之語歟武帝嘗語衛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淩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如罷百家表六經興大學作明堂行夏時修郊祀制禮作樂之類）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又嘗語太子曰吾當其勞以逸待汝不亦可乎此武帝用武之本心也（衛太子雖爲姦臣所逼卒以經死而帝實悔之厥後擇嗣乃不立旦之慧髆之勇而立孝昭之謹厚則武帝之初心益見）凡人悔過之心多因覆敗而始生武帝四征不庭所向如意何悔之有而晚年必痛改所爲者非必今是而前非也蓋謂四夷賓服無事征誅恐子孫愚而自用好事兵戈禍生不測故下詔自責深陳往悔與民休息俾後嗣知所法守云爾是卽悔過之心而論賢於秦穆遠矣若夫託孤之命投將軍而不授宰相是

武帝之所尚惟武而尚文垂教之心殆亦猶神道設教之意歟

匈奴至冒頓而盈大高帝以天縱之資墮其術中圍困白登行賂得解既接和親屢見侵伐而不報者以天下初定力不暇及也厥後遣書背逆驕横日甚數修舊好數舉入寇曩使嗣統之君不有文景之賢幾何不虜而北轅退而南渡也且是時南國多强若北方有急更無南渡之地夏侯勝黃霸之徒不能與王父嚴徐輩上書諫伐而抗論於降詔立廟之日則其毁謗先帝之罪大矣太史公爲李陵而遭腐刑其大不足於武帝而多所譏諷明矣宋人竭中國之財力納幣賂寇偸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衽肝腦塗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議和誤國則武帝所爲又豈宋人所敢議乎

兩使董 仲舒 出相驕王

武帝以七國之變雖由尾大不掉亦實由輔相非人故淮南厲王與梁孝王皆以驕縱而獲罪也今江都膠西俱以帝兄而素行驕縱若俟朝朔不奉而姑爲孝文之賜則滋蔓難圖若俟覬覦既深而遽爲孝景之亂則禍亂莫測卽位之初而變生骨肉其何以撫諸侯而臨萬國乎天下事固莫大於此者以天下第一流人物任天下第一件重事此武帝之用心也且太皇太后好黃老惡儒生非出相外藩幾何不爲趙綰王臧之獲罪乎出之正所以曲全其用也卒逌兩事驕王克終厥德消禍未萌默全骨肉之恩安在無功於宗社　惟爲諸國擇相而必於儒者是以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儼然有儒者之風專經之家多從之遊而天下皆想其丰釆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信哉

趙御史大夫 綰

嗚呼趙綰不誠賢乎哉禮婦人不預政事武帝卽位徵聘名儒黜百家而尊孔子眞不世出之主也太后 文帝后竇氏 好黃老非五經鄙儒術綰請無奏事東宮此賈生條侯董子所見不到此者一經說破覺漢世累朝流弊冉無有大於此者 稽自呂后以母氏臨朝竊弄國柄幾危劉氏其已事矣至孝元太后王氏專政以致新莽篡位漢祚中絕東漢時章之劉和之鄧安之閻順之梁桓之竇靈之何相繼臨朝方天台以爲呂氏之發端是也太宗躬逢呂

亂不能取鑒前車而因仍故轍傳東朝以兄信封侯之故怨殺條侯壞漢廷之梁木以致孝景升遐顧命之人醇儒首擢不與朝政竇太后眞累世之罪人矣 武帝紛更制作誠聽趙綰之言立請撤簾著爲令典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垂爲一代之永制豈非宗社之幸哉 卽不幸而君崩子少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可也乃欲令周公輔成王而先殺邑姜哀哉 逌欲維乾綱而母后干之欲興儒道而黃老間之雖有人文蔚起幾何不爲董子之出相也趙綰目擊心傷創是清源正本之論眞得吾儒從政之首要矣乃竟因此觸怒太后下吏自殺致嘉言善行不獲與董子而並傳也惜哉 太皇太后既崩竇嬰田蚡相爭事武帝本不直蚡特以母后故竟抵嬰罪可知帝所擢用其受制於太后而爲所罷黜爲所殺戮者正不獨董趙諸公已矣英如武帝而生殺予奪之權尚爲太后所挾則漢治之壞於母氏者可勝道哉

李將軍 廣

善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司馬公於一時名將最服李將軍故別爲立傳不儕衛霍其述文帝之言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公孫昆邪泣謂景帝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不敢入界三復列傳究其所長不過善騎射格猛獸敢深入一往無前耳然行無部伍止無刁斗又不治文籍不置斥候不能先自立於不敗之地終非節制之師故雖虎發石開而數爲猛獸所傷入敵戰不免爲匈奴所擒也元狩四年命將北征武皇以廣老數奇而不用請行弗許良久始遣仍戒主將勿令當單于武皇可謂知人

發兵擊東方盜賊

漢室承平五世矣東方咼爲盜起曰元封太初以降頻年苦旱故改元天漢以祈甘雨是歲夏復大旱詔赦天下帝方好行小惠民益輕於犯法有司遵例捕治姦民乘饑扇動故相聚爲盜也爾時郡國長吏雖不無酷暴然高祖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羣雄角力之秋於鼠竊狗盜尚無寬假況值累世承平爲盜而至於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殺傷吏民不知凡幾明季流寇由此其熾也而武帝則曰此非獨姦民之罪也抑亦郡國長吏處置不得其法歟爰命所至先察二

千石有殘虐吾民者梟首示衆以謝天下姦吏伏誅而寇掠不止是敢與天子命使相抗也犂其庭搗其穴雖羣盜盡誅而解民於倒懸拯民於水火全活生靈不知幾十萬矣於是渠率頗得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三年夏復大旱赦詔屢頒朝廷心存姑息盜賊所以數載始平也若云沈命有誅上下相匿文辭避法勢必釀成大禍何以終武帝之世東方不復聞有盜賊乎

或問暴勝之王賀孰優曰人臣奉職不可存一身家之計吏安民也盜以殺掠爲事生民之害也多一盜卽多一害害不除則民不安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緝盜安民之謂也爲縣令而縱盜卽害一縣之民爲郡守而縱盜卽害一郡之民暴勝之衣繡仗斧不受請託不畏強族大家舉凡縱賊玩寇之吏悉以軍法從事急於爲民除害也賢如雋不疑等必折節就正力爲表薦俾愚賤有所矜式彰善以癉惡也故所至令行禁止恩威並著至若魏盜多至萬餘結黨橫行其破人之家毀人之產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不知幾萬戶矣守令戮力擒得以待御史正法而王賀則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獨不爲身家計乎爲軍國策治安孰若爲子孫積陰德乎今舉盜賊萬餘盡行縱捨吾子孫侯而王王而帝未可知也追問生民之肝腦塗地乎他日賀孫盜竊國柄劫奪漢祚南陽兵起王氏悉遭殄滅眞千古縱盜之炯戒也賀曷敢與勝之較

汲長孺 黯

長孺守正不阿，以嚴見憚，而武帝之敬禮彌篤。爭論時政，忿罵公卿，而終莫與較。禮伉長平，而衛后不以爲嫌。廷直竇嬰，而東宮不以爲罪。守正不減於條侯，而卒獲保其首領在漢廷，尤爲難事。

李陵

白樂天曰：李陵墮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動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迨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司馬遷反稱其忠勇，固宜獲罪於武帝也。垂案：陵不獨身爲降虜也，以子卿之高節，陵猶數欲說降，子卿責以大義，誓以必死，陵始慚愧而止。則夫漢使之在匈奴，其陷溺於陵賊者，可勝道哉。而子長肯以陵賊爲忠勇，則其生平之所抑揚褒貶，而藉以抵誹武帝者，亦從可知矣。

涇縣吳裕垂燕堂

匈奴易擊難備

匈奴遷徙無常，往來無定，最難防備。若沿邊戍守，則我分而彼專，彼專爲一，我分爲十，是以十攻吾一也。與彼所戰之地不可知，則我所備者多。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即無所不受其侵掠，此守之難爲力也。然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或千百里之內，寂無一人，長驅而入，非如中原之地，隨在可以設險而守，且自謂遠在漢北，必不虞漢兵之深入也。乘其不虞無備之時，偵其畜牧射獵之處，卷甲疾趨，可一襲而取者，戰之易爲功也。

文帝以守若不足，武帝以戰若有餘者，文爲其難，武爲其易也。籌邊事者，自當以守爲正，以戰爲奇。其堅壁以需，不徒以戰爲戰，而退守以爲戰者，妙於進戰也。其相機而動，不徒以守爲守，而進戰以爲守者，善於持守也。若不知戰守之策，而託名休養，口不言兵，徒偷安於旦夕，雖欲不爲晉之東、宋之南也，得乎。自有武帝之戰，而匈奴式微，邊境少事者百有餘年。厥後匈奴聞新莽之篡，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云云。其不言文帝恩而言宣帝者，蓋武帝征伐之後，始懼而請和，宣帝亦不復加兵，故感恩而不敢負也。

孝武加賦之宜

二十稅一，孟子猶曰貉道，況又輕之於貉，三十而稅一乎。景帝之法本屬不經，而文帝盡除田租，更不可解。賦至武帝而有加，殆不欲輕之

於堯舜之道者歟

武昭時之富庶

史譏武帝窮兵海內虛耗而昭帝嗣統問民疾苦賑貸貧之詔勿收責或除一歲租或罷榷酤官或減口賦錢户口愈眾則賦錢益多故雖減十三而國用自饒斯固博陸之心乎民也曩非承武帝庶富之餘曷克爲此

中宗酬私恩

高帝之約非功不侯孝宣酬報微時舊恩封張賀子彭祖及丙吉史曾史元許舜許延壽皆爲列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孤孫霸賜爵關內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皆受官祿田宅實開狗尾續貂之先路矣雖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俗吏得任子弟

王吉疏請除任子之令外家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帝以其言迂闊吉遂謝病歸

霍博陸侯光

博陸一身所行皆伊尹周公之事昭帝以童稚之年察燕書之詐辨博陸之忠天資明敏固在成王之上然流言盈耳能使幼主察之辨之必其忠義之氣凜若秋霜坦白之懷著於平日讒鋒無隙可中耳博陸之誠能動物正不在周公下也繼志述事雖無周公之才之美而承武帝休養之心修文帝寬仁之政補偏救弊亦切中時病矣適不幸而帝崩無嗣倉卒而立昌邑一如太甲之顛覆典型姑選擇而立孝武曾孫自宜以三年居喪之禮訓嗣君以百官總已之責歸丞相而身典禁兵專任武職與丞相協力同心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既終喪制俾丞相復政厥辟而後之國斯亦漢之伊尹也本始元年正天子居喪之初冢宰聽政之日也博陸爲三朝元老身繫宗社安危嗣君宅憂政自已出義不當辭而辭之過也宣帝謙讓不受更詔諸事皆先白光然後奏御殆亦欲行三年不言之道與而何博陸不之講也博陸有伊尹之志而不克學伊尹之術遂有妻顯毒后之誣惜哉曷誣乎曰爾時功名之士鮮不欲以取天下之術謀諸博陸譖諸昭宣者然歷事三朝終莫敢干以邪謀必其忠厚之德有以型於寡妻實示人無可窺伺之端故詐上變書孝昭亦不待辨而自明也一自昌邑廢奸雄欲因以藉口而小心謹愼不失臣節欲加之罪終患無辭于是進毒許后俾立霍后以伏霍氏之罪案以爲欲立其女而先弒其后也夫博陸大節不可奪妻

宜知之素矣既不敢謀於未弒之前獨敢言於既弒之後乎既弒而敢言不且未弒而同謀乎一妻不能制而能處天下之大變決天下之大計行天下之大權乎且既聞妻弒后而仰聽其納女爲后倘又聞妻弒帝亦將聽其立子爲帝乎博陸斷不若是之奸亦斷不若是之愚吾故曰許后之弒霍后之立皆小人之反間而史臣之失實也蓋宣帝於霍氏外愈謙恭內愈猜忌在前則如芒刺目在後則如芒刺背芒刺不拔則坐不安席寢不安枕此反間之從來所謂物腐而蟲生也霍氏之禍原不棠於驂乘而在定策肆廢則廢立則立一如唐虞之授受三代之傳繼宮府翕然朝野晏然而一坐不驚也正唯一塵不驚則宣帝之驚疑愈甚使霍氏

少有小過幾何不及身而族也況延年首發大議功在宗社縱或獲罪亦宜曲爲保全乃爲怨家所告就獄而死曾不聞錄其子弟此族霍氏之漸也博陸胸中正大光明毫無顧慮而秉鈞门若吾正唯其不學無術而益見其忠厚之至也

昌邑既廢迎立宣帝嚴次卿（名延年爲侍御史）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邱瓊山曰此奏凜凜乎如秋霜烈日千載下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後一人而已垂亦曰大哉博陸之量武王太公後一人而已（向非博陸之寛仁次卿幾不能以自存迺不獨不陷之以罪而且倍加敬重畏服其義俾朝廷之上皆肅然於君臣之禮廢立之不容以苟也正所謂學問

深時意氣平也）

史稱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既曰公卿議則非出博陸之意可知又曰心擬霍將軍女所謂以小人之心測君子之腹也宣帝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博陸以后女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蓋非功不侯高帝約也況以刑人而君國乎歲餘遽封不曰侯而曰君博陸之曲行其權也然而小人之反間從此起矣

黃建成侯（霸字次公謚定）

班史循吏六人首推定侯之守潁川謂能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也垂案教化者教民爲善化姦爲良也教之不改而後正之以法法所當誅雖遁逃境外移檄誅之可也嗚呼他郡之民何罪盜賊發於吾土迺不能愷切曉諭使之悔過自新徒舉一郡奸俠掃境內而嫁禍於鄰民（霸守潁八年獄無重囚職是故也）教化誅罰兩失之矣

秦隋之亡也趙高指鹿爲馬高德儒指野鳥爲鸞霸守潁川稱爲天下治行第一者特以郡國鳳凰之集潁川爲尤多耳因是封侯入相京兆舍鶡雀飛集相府霸又欲奏爲神雀後知從張敞舍來乃止此功名所以頓損於治郡之日也史又稱霸守潁戶口歲增當一如王成之相膠東僞自增加以蒙顯賞耳觀此可以知孝宣之循吏

營平壯侯（趙充國）

壯侯之策烏桓雖未必盡合時宜而西羌之叛先事請畫誅首舍從全勝爲期不貪近功小利務在傾服羌人之心其持重得體有古良將風至於開墾屯田便宜十二事眞萬世戍邊不易之良法也

馮衞侯（奉世字子明）

壯侯欲不戰而屈人故持久以待其斃衞侯欲決戰以省費故倍軍以速之亡卒各如願相償其立功於西羌一也

于西平侯（定國）

天下獄訟皆決於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非其罪故胡致堂以爲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至若世宗平南越置交州恐海賊

寇邊更收珠厓於大海中以為犄角之勢爰及元帝四世矣而一旦棄之其失有五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而棄之一也南海諸郡地不加廣民不加少粟不加多徙珠厓之衆而居之處置不得其所則相聚為盜二也既徙之後珠厓餘民或自相殺戮或招致亡命沿海為寇南越不得休息三也前此海賊寇珠厓則南越之舟師應之寇南越則珠厓之舟師應之今則海賊一面受敵脣亡齒寒四也南越受困則南方州郡並被其害五也而此議出於定國其失更有四元帝剝喪元氣任用宦者而不能諫使天下解體邊郡數叛一也遠人不服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二也珠厓數反不能薦引賢人如龔遂之守渤海為之緝盜

安民三也君不親信不能乞補外任身荷交州之責使累朝之疆土委而棄之四也賈捐之一小人耳創議捐棄不足責也而公為丞相素有聲望邊鄙有警專以捐棄為上策則將焉用彼相哉故楊子雲知本之說吾弗敢取焉

陳射聲 湯字子山

郅支遮殺谷吉橫行康居漢遣使三輩求之尊遺困辱勇智如子山而不使為大將一興問罪之師掃盡胡塵迺僅官一副校尉流落西鄙此丞宰相之過也趙衛侯矯節發兵攻拔莎車僅制一王之命自有匈奴以來終莫得單于之首懸示蠻邸一雪累朝之恥而子山竟旬日得之厥功偉矣加之以矯曾何損於毫末哉

馮昭儀 元帝妃奉世女 平帝之祖母

馮倢伃當熊而立以救御坐其忠貞膽識為不可及矣儻不幸而為熊所害則一愚婦耳誰知之者嗚呼倢伃之不死天之所相也為人臣者每自惜於一死以致獲罪名敎而卒不免於天誅天討也哀哉

九折坂 在四川榮經縣西邛郲山

凡人身體強弱不齊強則膽壯弱則膽怯怯者乘險而畏而情復甘於恬退故謝病而遂去之壯者履險如平而志方急於仕進故叱馭而疾驅之忠臣孝子原不因此為定論而凡為人子者遇世途之險阻遺體是珍凡為人臣者遭國步之艱難亡身是殉固無在不如此坂矣

王戾侯 商 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嗣爵為左將軍遷丞相與王鳳弟商同時同名而異人

新莽者元舅之子也然外戚中未始無人戾侯知大水之訛言其守固也起單于之大畏其威重也按問不避鳳黨罷相竟以憂卒肅官常而慮深宗社也豈得以元舅之子而少之哉

朱槐里 雲

朱令面責廷臣曰鄙夫患失焉盡一世矣又請斬一佞臣張禹以類其餘深疾其有可除王氏之機而反曲為庇護也抗直如是不但首領獲保而猶得折檻以旌直者蓋不惟不發言王氏之罪并不直言佞臣所以當斬之故耳

梅南昌尉 福

公乃南昌一尉耳數因縣道上變事進陳外戚專權之禍而卒獲保其身家可不謂智乎

成帝時王氏並無逆謀

成帝首黜石顯委政王鳳盡侯諸舅言事者若楊與駟勝若梅福劉向皆因緣災異泛論外戚之專終莫能直數其罪惡鑿鑿言之者惟京兆尹王章直指三大事（一請定陶王之國二收王商印綬三納張美人於後宮）為陛下所自見云以今考之成帝雖未生子然即位纔數年耳方富於春秋乃留猶子於京師預崇儲及之意倘異日生子不幾如景帝之於梁王開骨肉覬覦之漸乎鳳因日食之變奏請之國禮也其奏罷王商不過如于定國之於楊惲奏為妖惡言大逆不道耳而廣

漢寬饒延壽之遭戮又必經廷尉之斷制則鳳之於商不猶愈於定國之於四畏乎（時稱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後為丞相聲望日隆）至選畏家宜子之輩納入後宮當時最為要務張美人已嘗適人因其宜子而與選既為帝所明知何得云私其妻弟乎況張美人業在宮闈體御至尊亦似非所宜言（既事而言聽之者亦負有所難受）尚書劾章下吏罪致大逆雖不無已甚乃因口過而招尤章似與有責焉鳳疾帝臨問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音謹敕（音太后從弟）臣敢以死保之鳳卒音秉國鈞鴻嘉二年飛雉集宮殿音引高宗雊雉之異以明天戒昭彰轉禍為福之驗辭極懇切帝以八為却之音知帝惑於佞諂復極言天譬宗社攸關勸上克己復禮（帝嗜酒色數微行）以求天意則繼嗣可生災異可消之旨明年王氏五侯（譚商立根逢時）有罪帝使音召諸侯令待府舍即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薄昭故事音藉稾請罪五侯皆詣闕謝雖赦不誅而王氏皆從此斂迹者音之力也音眞不負鳳薦矣史稱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豈虛語哉假令王氏數謀不軌何以成帝將一旄之而皆負斧質又何以成帝甫崩哀帝以藩王入繼大統盡奪王氏之權各遣之國而莫之或抗也權重如此用命如彼而謂新莽諸父皆夙有邪謀吾不信也而所以致新莽之篡者蓋以哀帝無嗣俾太皇太后得以盡奪朝權委任新莽援立幼孽之所致也使國有長君僅得中材莽

或秉政不過如宋王安石陽慕周公作為新經新法亂一時蒼生耳雖十新莽其如漢祚何哉乃不幸而値孤兒寡婦之手俾莽得以口誦六藝被服儒生而取之漢祚中絕者十餘年直以莽罪貫盈誅之未足洩忿而追咎鳳等君子之不樂為深辨也宜哉（紅陽侯立叔父也莽因敬憚而制其命平阿侯仁諸父也莽嫌剛直而促之死可見莽之尊屬並無逆謀又不獨在成帝時也）

成帝於章向諸奏皆見納而不見用者蓋深知鳳無異志音實忠貞五侯雖侈予奪由我故不欲輕黜大臣重傷太后之心而羣臣所奏無非尊公抑私强本弱末之美意不得不為之歎息悲傷以大開言路故槐里以一令而面責大臣南昌以一尉而數奏封事也

孔光

王嘉鮑宣皆哀帝時忠臣也光皆陷之死地此固姦邪害正之常情洒正直如嘉宣尚不能察光奸一則上書稱之一則臨刑薦之可知光之色取行違亞於王莽亡廉喪恥甚於董賢其敬禮頑童頌揚逆賊以取寵也宜哉

新莽

嗚呼莽亦多術矣謙恭下士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誦六藝以文姦蓋學愈博而術愈多也爰自矜其學術之巧託求逸書古文僞造圖讖傅會天文則所以牢籠一世者正不一而足也（始假周公以篡國繼假周禮以虐民竟若一言一動無不從經書中鎔冶而出斯文至此真掃）地矣于是劉歆揚雄之輩各挾文學以求容劉京哀章之徒爭奏符命以邀寵其墮壞名教行違愈甚色取愈工若斯類者誠得高帝之溲溺始皇之焚阬不猶爲吾儒吾道之幸哉迺光武中興復假赤伏以惑世而七畧法言俾俗儒敢爲傳誦致開安石新法新經之漸也悲夫

孺子嬰

孺子之名曷倣乎周孺子王也嬰者何秦亡子嬰也欲假周公之輔孺子以爲攝政之張本故號曰孺子有謂己將不利於孺子者可援周公以藉口也秦至子嬰而亡得之於子嬰者亦必失之於子嬰欲假亡秦以爲亡漢之兆故又號孺子嬰也此新莽命名之深意也

孺子嬰時書法

夏祚四百中篡於羿癸卯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胡氏大紀即以少康所生之年爲元歲蓋少康既生則夏祀不絕也況孺子以宣帝元孫迎入漢宮立爲嗣君則大統攸歸莽豈得而廢之哉孺子以丙寅入嗣秉筆者當削去居攝年號（居攝者莽居攝也凡莽所製初始建國天鳳地皇等號皆當削去）書曰丙寅元年春三月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孺子雖以己巳見廢當書曰己巳四年春正月孺子遷於大鴻臚府（莽廢孺子爲定安公當削去不書者不予莽之廢也）史於劉崇翟義等之起兵皆大書討莽矣而匈奴忠於漢室不敢負恩興師伐莽又豈得以夷狄而畧之哉（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當書曰辛未六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討莽也（匈奴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遂大舉南伐以誅不當立者於是州郡兵起光武因之興復帝室匈奴與有力焉故當嘉其嘉義勤王之意大書討莽以予之）劉信之稱帝也書曰翟義立劉信爲天子信雖軍敗亡走不猶愈於劉元之稱號三載降赤眉而見殺乎史氏於元亦當從劉信之例書曰癸未十九年二月新市平林兵立劉元爲天子可也而淮陽王更始年號亦不當在分注之條（元忌縯兄弟威名執縯殺之微光武能忍幾敗天下事矣況爾時劉盆子稱帝于華陰劉望稱帝於汝南劉永稱帝於梁以及王郎公孫述李憲盧芳之屬盜名僭號者不知凡幾安得獨私於見殺之降虜而分注其年號哉）越在乙酉當書曰乙酉二十一年春正月孺子至自長安即皇帝位於臨涇李松入寇王師敗績遂弑帝於臨涇丞相方望大司馬弓林死之（是年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書法如此上承平帝下接光武而新莽淮陽之年號一無所混如

少康之接后相，并不必分注窮寒年號於其間也。

嚴子陵 光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且見廢，何有於光。世祖微時嘗曰：任官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遂廢郭后而立之。帝若誠心用之，赤伏符中當早列光名，奉爲謀主而起事矣。觀天文而覽圖讖，上之既不得與三台之列，次之復不得居二十八宿之班，而直以客星辱之。圖形而聘，撫腹而問，將誰欺哉。方正學曰：光武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疎薄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

西域宜置都護

前漢置西域都護，所以斷匈奴之右臂，爲玉門之扞蔽也。光武亦嘗受書長安矣，偃武修文，固聖人圖治之初心。然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粒食維艱，烈山之火初焚，掘地之工有作，與夫蛇龍鳥獸之驅，爲巢營窟之苦，海內虛耗極矣。而舜戒皐陶，首惕蠻夷之猾；神宗受命，先事有苗之征。稱帝德者，乃武原與乃文而並重也。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三聖之文德誕敷百餘年矣，兩階干羽，豈俟征苗後而始舞哉。其所以敢爲侮慢者，未懾於中國兵威耳。及見六軍壓境，班師振旅，動如節制，直有可以殄滅苗民之勢，而猶赦不急誅，既奮以武衛，又敷以文德，苗民所以畏懷而來格也。且苗罪不過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嘗如後

世蠻夷之入寇也，故但聲其罪而伐之。若荼毒中原，一如匈奴之殺掠，豈能曲爲有苗赦哉。孟子言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孔子敘書特載甘之一戰，湯之於桀，武之於紂，尚不能已於一放一伐，况以中華天子之貴，容有頑弗卽工之外裔乎。故武城之頌文考，必先之曰大邦畏其力，而後小邦懷其德也。至於守文之主，後世競慕成康，而成康所以無壞高祖寡命，覲耿光而揚大烈者，周召爲之相也。而周公之戒成王曰：詰爾戎兵；召公之訓康王曰：張皇六師。光武中興，以創業而兼行繼體之事，其亦畧通尚書之大義乎。夫元后作民父母，普天之下，罔非赤子，心乎民者，惟誠求保赤之方耳。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豈有傾心向化，不招自至，羣願欵關託庇，爲之閉門不納者乎。西域都護之設，正唐虞五長之制也。雖聲教四訖，遠不如唐虞之盛，然宣帝以來，咸有感恩莫負之思。見前儒子及聞新莽之篡，始大舉南伐，州郡兵起，光武因之再造中原。若卽班詔宣諭，申明約束，則遼東安得有鮮卑之患，天水扶風上黨安得有匈奴之擾哉。適不早爲之所，致匈奴滋蔓，侵淩西域，則都護之設宜急矣，曾何待於莎車王賢之請哉。屢請不許，而又處置失宜，致使賢懷怨恨，浸以驕橫，欲兼併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乃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

句裴遵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遣以狀聞帝許之既而侍子久留敦煌愁思亡歸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仍不許于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此羌胡消長之一大機會也夫光武所以不許都護之請者不過曰中國初定北邊未服故耳乃因北邊未服堅拒莎車之臣屬盡撤西域之藩籬益增匈奴之黨與而欲邊境少事豈不謬哉若非天禍匈奴連年旱蝗人畜死耗大半烏桓外擊諸部內叛自相殺戮自分南北則匈奴之爲禍烈矣誠因西域饑渴之慕置一都護藉其兵力資其糧草俾東與烏桓鮮卑諸國兩路夾擊盡滅匈奴相慕

南空地或宜開墾或宜游牧設立官府招集居民俾各自爲守各自食力如我
朝之於準夷回部相其機宜用兵勘定開屯田置提督將軍道府州縣官理訟獄均賦役惠農通商一如內地自伊犁至回部別開一中華世界者幅員幾二萬里光武若能應天順人一乘匈奴之敝漠之南北未必不如今日景象也乃溺於宴安拒臧宮馬武之言而不用致諸將莫敢言兵其亦異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召之見矣且南匈奴業已內附北匈奴又已和親終不見都護之一出西域於漢眞絕望矣猶賴匈奴庇護數十年幸無外侮乃忽來一漢吏（謂班超）詐殺北使貽一朝莫大之禍（謂匈奴問罪）追思前日叩關不納之情能無撫心而痛恨乎明帝之崩攻沒都護所以報光武拒絕太甚之恥耳然是說也終難與淺於受尚書者道也

后妃之家不得封侯預政

非功不得封侯非賢不得預政古之制也太公望以后妃之家君之大國歷相三朝爲一代之元勳天下後世不以爲非後漢監前車之覆著爲令典曰后妃之家不得封侯預政（光武時已侯陰氏此專係明帝之約）此豈清源正本之法哉前漢之亡雖亡於外戚之專而實亡於后妃之手假令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王莽雖奸將何從而竊國柄惟太后稱制朝權爲所予奪每以無功而封侯不賢而委政故乾綱

之攬不在宦官卽歸外戚則禍水爲滅火之原實兩漢之通弊也嗚呼賢而多功如馬文淵者方與鷹揚比烈矣天或假之年歷相三朝可也乃曰武臣不預政事又以后妃之家并不得與雲臺之座何示天下以不廣也

顯宗求佛法

明帝臨雍拜老衞士通經匈奴亦遣子入學用夏變夷矣迺以金人妖夢遣使天竺寫覺遺範偕息俱來殆以戎俗尚鬼欲借神道設教乎爲人君父而容此無父無君之徒誣民惑世致啓楚英亂賊之謀者變於夷也顧英之伏辜猶垂戒於將來而明之作俑實貽禍於萬世此所以爲秦始皇之罪人也（註見卷六）

鄭仲師 衆

仲師堅拒梁松之請恐死非正命也而卒免於桎梏與單于爭禮拔刀自誓將欲盡其道而死也而益起敬於匈奴彼偷生畏死者每欲自託明哲保身而終難逃法網豈可悲也或問匈奴發使隨衆還京帝復遣往報衆恐單于懷恨淩折而不敢行既行連上書固爭殺身成仁者當不其然卒乃詔還繫獄非幸逢恩赦不幾桎梏而死乎曰北庭和議雖成必不能忘情於觸怒之人觸其怒遭其辱是以一死損國威啟邊釁也與其殺身而釁起邊疆孰若全身而息兵養民乎雖身繫廷尉而氣壓單于望重匈奴因北使來庭而威名益著禮遇愈隆非偷生也不敢以矜才沽一已之美名也非畏死也不敢以特忠傷兩國之和氣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仲師當之無愧矣

西域復通

先儒每謂孝武通西域罷敝中國余觀班超之出使也殺北使於鄯善斬巫首於于闐縛兜題於疏勒不煩一兵不折一矢悉以從行吏士三十六人而定之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於中國曾何罷敝或問都護甫設不旋踵攻沒乎曰金蒲柳中兩屯外以隔絕羗胡內以藩衛并涼也西域地廣田肥財賦甲於荒外匈奴士馬精彊得西域而國用始饒故控制匈奴必先奪其府藏斷其右臂而後北方可圖設都護於疏勒匈奴所痛恨也車師前後兩部尤爲南北所必爭之地匈奴擊殺後王安得進攻戊校尉耿恭漢不能興師問罪一爲安得報讎西人知漢不足倚重焉者龜茲遂乘釁攻沒陳睦漢又不救匈奴所以進圍柳中車師所以叛降漠北也自二月搆兵援軍至十一月始出一出而斬獲數千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漢不能乘勝北伐增置郡縣迺忽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徵還班超超將發疏勒黎弇自頸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還誅反側統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攻破姑墨石城並不煩中國飛一芻輓一粟也不過率從行吏士以夷狄攻夷狄耳超即上疏請兵朝廷所遣亦不過弛刑及義從千人耳如徐幹之類衛侯李邑輩百計讒毀而超志愈銳斬詐降誅

跋扈抑强維弱大畏小懷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單于亦求欵塞入朝皆和緝西域得其法也自超拜長史晉都護封定遠侯垂老還京終超之世西域南北兩道方二萬餘里皆委質內屬河西城門無復晝閉之儆沿邊姜種無復竊發之虞并不聞有徵兵遣戍輸粟實邊之舉於中國又何罷敝縱云罷敝其在復罷西域都護永初元年之後乎何也都護之罷發羗騎西迎郡縣迫促羣羗驚擾揭竿寇掠進斷隴道大軍討之敗於冀西猶幸梁慬還自西域爲諸軍援破羗衆萬餘耳及官兵再敗平襄羗益陸梁朝廷不能制湟中虛耗死亡無算滇零遂僭帝號復斷隴坻寇鈔三輔南入益中兩殺太守又幸慬將西兵赴擊羗稍退散耳

維時棄涼議起，邊郡長吏皆無心戰守。隴西自狄道徙襄武，安定自臨涇徙美陽，北地自襄平徙池陽，上郡自膚施徙治衙。民或重遷，官吏刈其稼，徹其屋，驅蹙刦掠，死傷大半。漢陽諸賊乘危割據，三輔諸屯關中諸督，復同時敗沒。自罷西域都護，羌寇十餘年，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不可勝數，不獨隴右并涼並受雕殘，即黄河以北漢中以南靡不罹其凶害。假令西域兩屯猶存，大軍攻其東，都護攻其西，涼隴擊其首尾，羌種雖多，一囊中物耳。假令以討羌之兵，豫徵百一出屯西域，以討羌之費，豫取百一以餉都護，何致有中外虛耗之患。況西域饒富，資其兵食，藩衛邊郡，實以夷狄養中國耳，又何罷敝。蓋西域失和，

實由馬防一屯失和，鄧撤一屯，一郡被兵，即棄一郡，朝廷不審致亂之由，專以捐棄爲長策，中原盜起，將盡棄中原乎。實待邊郡殘破虛耗已甚之餘，始悟班勇有父風而召用之，不已晚乎。

或問朝廷從勇議，置敦煌營兵三百人，河西曷數被寇掠。曰河西受害，正以勇策未盡用也。延光朝以勇爲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出屯柳中，擊走匈奴田車師者，又斬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傳首京師。永建時斬東且彌王，擊走匈奴呼衍王，又擊斬焉耆王元孟，安定北地上郡盡復其舊。仍開伊吾屯田，終漢之世，不聞西域有供費之煩，亦可見班氏籌邊之大畧矣。

馬明德后 援女

馬太后謹遵高約，敬承明旨，痛抑馬氏，豈特謙讓以鳴高哉。蓋欲曲全母家，誅滅之禍，慎防後世外戚之專耳。諄諄曉諭，力阻侯封，太后之用心良獨若矣。章帝省詔悲嘆，其亦天性天良之未泯乎。所可恨者，竇憲之黨，欲邀封與政而無由，迺豫封馬氏，致太后含恨而没，悲夫。

班孟堅 固 ○刪

楊雄蔡邕獨非漢代文墨之士乎，乃失身逆賊，卒遭大僇，曷不早爲仲升之投筆也。夫豈不知憲之將叛而事之歟，一憲不知，何以知古人行事之得失，抑明知憲之將叛而事之歟，迺朝廷僇其人而存其書，且惟恐其說之不就，而

使其女弟踵成，良可慨也。

或問和帝初，母后臨朝，外戚專政，師出無名，而卒立大功，何也。曰以明章之賢，而承中興之烈，海內宴安，國富兵强，舉大漢之全力，乘匈奴之虛弱，其勢本易爲力也。況將兵者憲，而勒石頌功者，即爲憲之賓客，而賓客之女弟實司載筆之任，此中情僞，尚堪復問乎。夫亦曰客爲主隱，弟爲兄隱，則以爲直在其中焉可耳。

鄧和熹后 刪

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徵還而恭下獄，鄧遵任尚同殺羌者也，尚棄市而遵封侯，明德和熹雖均有可議，然一則爲太后而力阻馬氏之侯封，一則爲太后而權歸鄧氏之

掌握。（爲皇后。兄騭不過中郎將。爲太后。兄騭遽徵爲大將。）和固非明匹也。況和后以
杜根諫不還政而撲殺。成翊世以諫不歸政而抵罪。鄧康
以數諫臨朝而罷黜。迨延光之際。鄧氏一族誅竄殆盡。豈
可與明后同年語哉。
攷自鄧太后臨朝以來。山崩石隕。地震地拆地陷。以及太
風大水大雨雹旱蝗大飢人相食。與夫日食星孛天苑太
白入北斗。其災異數見於每歲中者。不可勝數。是皆國有
長君。太后久戀朝權。寵任外戚宦官之所致也。而乃以災
異免三公。豈不冤哉。
元魏高貴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于后暴殂。子昌尋
卒。時人皆歸咎高氏。而史氏亦直書爲高氏之弒。陰后廢

死而罪狀不明於天下。遽立貴人鄧氏爲皇后。雖時班昭
得幸於鄧后。續成漢書。昭於知己之感。量不薄也。

史案卷九

涇縣吳裕垂以燕

守朝歌廣陵得失

丁南湖曰。鄧騭惡虞詡而害以朝歌之盜。梁冀惡張綱而
害以廣陵之盜。詡也設畫多方。萬賊盡殺。及詡死。自悔有
冤獲罪於天。而家門不增一口。綱也徑詣賊壘。慰勞數語。
不殺一人。而萬賊歸降。及綱死。賊乃爲之服喪。或問二人
得失何如。予曰。詡以僞。綱以德。僞則勞以拙。故多殺而有
冤。德則逸以休。故不殺而自定。垂案詡平朝歌。正所謂好
謀而成。一勞永逸也。賊抗王師。擊殺數百。何冤之有。又曷
嘗萬賊盡殺哉。至於廣陵之盜。寇亂揚徐。積十餘年。所殺

吏民多矣。太守奉天子之命。來蒞斯土。自宜奮厥武威。傾
其巢穴。一雪朝廷之忿。一報吏民之仇。即不然。傳檄揚徐。
散其黨與。誅首赦從。庶幾恩威並用。賊亦知所畏懷。不敢
再發矣。迺元兇未戮。屈身造壘。稱曰公等。請與相見。雖暫
受撫。明年綱卒。張嬰復反。廣陵范容大擾揚徐。馬勉稱帝
當塗。華孟自稱黑帝。甚至盜發憲陵。沖帝之崩。不敢發喪。
孰非張綱姑息養奸之所致哉。觀廣陵之反側。則朝歌之
永定。爲不可及矣。且虞詡之賢。正不僅在此也。其駁棄涼
州。請復三郡。皆籌邊之名論。其獻策任尚。罷兵市馬。實逐
羌之捷徑。其出守武都。設奇破虜。視事三年。家給人足。乃
濟世之良才。至於彈劾權貴。薦舉名賢。屢疏强諫。數被拘

繫百折不回，較埋輪一事，更凜凜有生氣也。公嘗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公眞不負所言哉。

胡廣 字伯始

東漢自延光迄於建寧，遭家不造，母后臨朝，外戚中涓，互爲消長，剝喪元氣。前如楊震，後如陳蕃、竇武，靡不遭其荼毒。即以桓帝時李杜論，爲所害者三：建和初，諸梁秉權，暨閹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見殺；延熹二年，梁冀伏辜，權勢全歸宦者，李雲、杜衆復以直道受誅；九年，黨人議起，中常侍秉機羅織，自李膺、杜密之被害，而元氣之剝喪盡矣。胡廣歷事六帝，安順沖質桓靈 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

爲太傅，三十餘年間，禮任如彼，其儁競以遜言恭色取媚一時，不特諸賢遭戮不聞一言救解，即質帝見弒，宗社垂危之頃，依然固位求容，斯眞朱明胡廣之流亞歟。

竇武陳蕃

閻顯立北鄉侯懿，梁冀立渤海王子纘是爲質帝與蠡吾侯志，是爲桓帝皆貪立幼孽，欲與太后久專國政也。曩非宦者誅之，則鄙夫患失，無所不至矣。夫漢室宗親，豈乏名賢，迺不與公卿大臣擇立英主，而獨與竇太后定策禁中，立一幼孽昏庸之解瀆侯，是爲靈帝眞鄙夫之見也。中常侍殺之，在竇武原不足惜，而陳蕃夙號名流，與武素相友善，與太后舊有恩德，以定策援立之大典，而不得一參末議，何哉？豈蕃曾

異議而弗見用歟？抑明知解瀆之不堪爲人主，而姑以太后舊恩、竇武友善之故，爲可以長享富貴歟？顯冀伏誅，貪立幼孽之炯戒，而蕃不之悟，猶欲盡誅宦者，陰謀甫定，遽爾推席而起，其輕浮淺露，槪可知矣。卒迺受制於人，而罹其兇害也，宜哉。

靈帝

靈帝每笑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雜時置中尙方、中御府，冀作富家，務著商賈服，列肆後宮，開邸西園，公亦貢，卿亦貢，逮十常侍賣國事，覓金錢一入，赦其罪，復其官，並晋爵爲列侯，直自賣其官家。爾昔高祖微時，仁愛喜施，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扶義入關，財帛一無所取，而卒天下一家，

富有四海。靈帝好爲私積，極力作家，浚民膏血，醞釀黃巾，致累朝之積貯，一敗塗地，而董卓一炬，天下瓜分，貴爲官家，求僅終一守財虜而不得也，悲矣。

黃巾賊 一名蛾賊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歲言也，即妖言也。黃龍而見於妖言，正黃巾妖術兆端之象也。張角兄弟妖術惑衆，有司曷不立行捕治，反訟言善道教化乎？曰黃巾，託事黃老者也。自桓帝篤好黃老等術，立祠宮中，嬖倖希旨，術益浸盛，奸民各挾方伎，交通豎閹，角迺因之持符扇動，顯自旌其號，曰太平道，轉相誑誘。及靈帝嗣統，中涓之勢愈張，宗親賓客，遍布朝堂，與據州郡。黃巾藉宦者爲奧援，宦者

挾黃巾為羽翼表裏為奸盜賊公行諸侯王及公孤卿非厚賂中大人不得安其位凡在郡守縣令罔非宦者之腹心卽罔非黃巾之黨與故能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也延蔓八州積十餘年徒衆至數十萬楊賜劉陶上言請討帝殊不為意者諸黃門為之排解也封諝徐奉輩通賊事發帝全不加誅而反殺言事諸臣者十常侍各出家財賂帝而得解也張讓等手書與賊往來而反邀平賊之功故賊益滋蔓難圖也朱儁圍賊南陽而幾就檻車盧植王允功皆垂成而徵還下獄皇甫嵩破斬角弟剖戮角尸勞苦功高而終見罷黜者內賊恐外賊見滅而勢孤也吉利亦大有破賊功而獨不獲罪者其父嵩

為宦者曹騰養子也自黃巾擾攘州郡殘破惟徐頗豐實而吉利攻之凡殺男女數十萬口所屠城邑雞犬亦盡墟落無復行人官渡之戰又詐阬降軍凡殺七萬餘人而取其輜重珍寶可知宦官之遺孽較黃巾為殘忍也傅燮有曰黃巾之亂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張常侍曰我公趙常侍曰我母寵任至此宜幸獲宦者之報矣而卒召黃巾之禍致四百年大漢赤幟終見奪於宦者遺孽之手僭號黃初（丕元）或號黃武改號黃龍（皆孫權元）一時牽引圖籍持符惑世陰託詞於蒼天當死黃天當立自命土德而改服色尚黃者又孰非黃巾之餘妖乎宵

天下者又豈可高言黃老信讖邪說教妖賊資為號召而自貽數世之戚哉

蔡伯喈（邕）

蔡邕之深讎有二一曰呂強一曰陽球之客二人皆救邕於死地恩主也而邕為言讎曰邕以諷諫而遭讒因遭讒而見殺豈不為一代之偉人迺璜殺之而強救之球殺之而客救之卒為董卓所用身陷逆黨等死也與其獲罪而死死有遺臭孰若早為璜球所殺殺身成仁哉或曰邕自負曠世逸才練達故事博學多聞志在續成漢史故不得已而姑從董卓非實甘心助逆也曰卓焚雒宮發帝陵弒嗣君立幼孽邕深知其惡於墮漢廟覆漢宗也遂先為削

四宗之廟號（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邕議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故盡削去）取媚逆賊滅紀廢典極矣由此觀之邕猶幸而為王允所誅遺臭亦止此耳允若誤聽馬日磾之言宥留數年豈不工為阿瞞作功德誦乎勒諸金石方與揚雄班固諸作鼎峙千載矣允乃殺然誅之或阿瞞之不幸而實邕之大幸也若早為璜球所殺不更為幸中之幸乎本可以流芳百世而卒遺臭萬年邕若死而悔悟豈不恭奉殺我者為恩主而嘆惜痛恨於呂強球客之不我殺乎

董承

袁紹欲盡誅宦者潛召董卓卓入而廢置自如雒都陵廟悉為灰燼卓甫伏誅餘黨復熾乘輿越在棘籬舉朝莞於

夯命實召外兵而階之禍董承所目擊也險阻艱難承亦備嘗之矣迺以韓楊（暹奉）恃功頓生嫌隙潛召曹操操至而劫帝遷許致漢祚不可復興漢賊不可卒除始稱衣帶密詔而討之適足以夷其族耳開門揖盜之罪雖死不足贖也唐末廷臣隱接藩鎮爲黨援卒召朱溫之篡釀成五季之亂承實作之俑矣

管幼安

獻帝見幽伏后見弑之日涼州尙未悉平呼廚泉尙未朝魏孫仲謀尙未降操昭烈方東據全荆西據全蜀規取關洛兩路皆可出師特未得其間耳公孫氏跨有平營威震海外若北接匈奴南連吳會悉舉遼東精銳水陸並進大

擾齊燕正足爲老瞞之後患者誠得吾儒一言發其端軍民感激扶義而西功卽不就要兵乘虛而襲許昌未必非漢室中興之一助也幼安避難往依公孫氏虛館待之數與坐論眞可與有言矣平日所讀何書所學何事時至宗社垂危不能激以忠義爲羅隱討溫之請可知幼安爲人節操有餘而才識不足猶是昔日見金不顧視同瓦石之故態也何以言之黃金重寶也方俯首鋤菜而見之是在家園場圃間非驛路比也見之者當察其金所從來處實得宜方不置有用於無用若地爲吾地此金埋沒已久實因鋤菜而微露宜訪之父老質之鄰翁此地曾有失金事否倘我先人有失則我自取之不爲傷廉卽或金在道旁

實爲行人所遺宜姑爲守之守之不得白之通衢通衢無主以周貧乏不爲傷惠亦旣見此揮鋤不顧在幼安原不失己而失主之身家所繫性命攸關畧不觸目驚心一爲籌畫致奸猾乘機竊取士君子臨事接物豈宜如是漠然幼安在遼久爲公養之仕公孫氏禮遇有加自宜數與深言與荆益同獎王室俾得爲漢室忠諸侯正吾儒酬知事也而幼安視之一若揮鋤不顧豈眞於東道主知己之感與瓦石無異哉節操有餘才識不足也（刪）

邴根矩（原）

史稱原與幼安俱以操尙稱而性尤剛直避亂客遼東好以淸議格物度不能堪幼安謂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

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西還吉利方遷帝又許自爲司空廣延黨與原乃一辭而起入則爲掾出則從征心腹之寄亞於華歆特卒于軍中未同發壁收后耳操尙云乎哉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不剛何直

曹孟德（操 刪）

操固一世之雄也迺不能徑行弔伐取天下於亂賊之手而競挾天子爲得計非自取惡名而自限於鼎足之勢也哉

昭烈帝（刪）

孝獻蒙塵寄生曹賊一時豪右乘釁而起割據州郡手握強兵明知曹操篡勢已成而不急於靖難者皆亂賊之徒

也況以漢室宗親兵精糧足其勢足以抗衡于老瞞而縱賊玩寇如劉表劉璋者哉前此牧守伐董卓而表璋亦不與焉昭烈起兵徐州奉詔討賊州郡牧守迺不望風而附奉國以從而坐觀成敗以致曹賊不可卒除者皆王法所不宥也昭烈於荆益二州不即聲罪致討殆以首惡未誅力有未逮不得不容忍旦夕歟迨劉表垂亡子琮降操誠能襲而取之執而戮之信其降虜之辜布告天下於是東和孫吳西連巴蜀刻期北伐一舉而罪人斯得矣何致赤壁之役假手仲謀俾吳人得所藉口以與我爭此土也即不然荆州畧定傳檄西川直責以父子據益交通米賊謂張魯掩殺郡守遮殺漢使僭竊乘輿顯謀不軌及徐州兵起復不奉詔勤王而

操軍江陵遣使通問明正其黨惡之罪布告天下降則赦逆則誅師出有名自足慰蜀人思漢之心而畏力懷德矣又何必借端襲取多事權謀致以天命天討之師卒滋後人雜霸之議也惜哉

孫仲謀 權

漢與賊不兩立也而權實介乎其間為漢則漢重為賊則賊重權不誠權乎哉孰重孰輕權宜知所自權矣為漢則為漢室之功首是自重也為賊則為賊黨之罪魁是自輕也權迺慣持兩端不謹權其是非而姑權其利害忽而為漢忽而為賊賊不以權而見重漢豈以權而見輕權之為權曾何關於輕重哉

曹孟德嘗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垂謂此乃孟德一時之言仲謀當之有愧矣唐末吳王楊行密起身牙將以廬州一郡之衆破趙鍠斬孫儒敗汴軍保據江淮國富兵強朱溫不能與爭也仲謀仗父兄之業據有江東已歷三世不與昭烈并力北伐迺上書稱臣甘為降虜而不知羞非豚犬而何溫篡時行密子渥猶奉唐正朔則仲謀為人會楊渥之不若也

權嘗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觀爾時英氣事或不濟一似白刃可蹈也迺操方懲於赤壁一敗劉孫方睥睨神器而未敢權忽希旨上書稱說天命首為推戴其逢惡之罪甚于首惡他日操死丕篡昭烈親征先吳後魏職是故歟天若祚漢卷席而東擒逆權於闕下命付有司正當與前奏案同斫也

楊子昭論治之謬

孔明作相常躬校簿書主簿楊子昭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作家更徵之陳平丙吉云云於戲子昭不知作家焉知治國彼創業之家耕爨雞一付奴婢而戒爾游手懲彼狠戾無不親自檢點嚴為督理雞既鳴矣必振作於黎明尨也吠矣必身巡其門戶付服勞於牛馬亦必相水草察肥瘠而躬課牧圉此所以長作富家翁也如曰吾有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從容高枕飲食而已牧圉怠玩牛以蹊田見奪馬亦虺隤難御

雞鳴狗盜之徒留與決賭夜半不休朋淫於家日中不起
婢食口腹剝啄一無所餘奴惰四肢賦稅一無所出方自
謂治家有體依然高臥此富家子所以終於乞丐也作家
尚不可以少懈況治國乎貴為天子尚宜勤勞宵旰況主
少國疑身受顧命乎漢自曹參避嫌不治事矯詞釋責踵
之者問錢穀不知見死人不問有司乘機互弊瘠公肥私
國貯日虛皆由丞相坐論鳴高不能躬校簿書量入以為
出也以京師重地而羣相格殺動干天地之和變理無狀
莫甚於此大禹見縛人而下車揜泣深明乎治體之大也
豈得以臯陶作士概置弗問乎或問平吉之流既不足法
而子昭稱之孔明又曷從而謝之曰君子居其國不非其

大夫平吉皆先朝丞相在漢臣實難置議孔子聞亦黨之
議尚引為知過之幸況孔明方欲集眾思廣忠益令羣下
咸攻己過子昭一言而顯責其非參署誰復啟告謝之所
以開直言敢諫之路也或曰孔明惟不知治體故食少事
繁享年不永而卒為司馬懿所料也曰懿畏蜀如虎正畏
其小心謹慎刑名錢穀精神無不周徧雖在病中無間可
入無懈可乘惟冀倖其一死志或可逞故託為疲勞難久
之說寬慰軍情徐為後圖耳孔明而果為所料何以見死
輒走而自笑其不能料死乎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又云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食少事繁極矣何以
舜禹文王皆百年而後崩乎周公之相幼主歷陳殷王享

國長久而一言以蔽之曰君子所其無逸孔明受託白帝
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在署則躬校簿書流汗終日在
軍則躬覽兵刑食少事繁所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唐
虞三代之治體孔明知之審矣兩漢丞相深知治體者孔
明一人而已信如子昭作家之喻是閤老可以紙糊尚書
可以泥塑而克臻乎上理也一自平吉見稱後人高言元
妙以清談為論道以臥治為變理以博飲遊戲為風流宰
相尤而效之治體愈乖相業愈衰而不自知其謬也余故
不能已于一辨

六出祁山

或問孔明六出祁山曷不離祁山一步曰跨有荆益東和

南撫西山秦川北向宛洛兩路出師以圖中原其素志也
一自江左敗盟荆州陷沒猛將垂亡昭烈升遐精銳殆盡
主少國疑自宜以守為上策顧善於持守者正不徒以屯
戍為守也漢中為隴蜀之咽喉而祁山尤其要害我據其
要則彼卽受其害祁山之出凡欲衞漢中以衞三巴耳爾
時東有仲謀北有仲達賢才為之用國富兵強皆勍敵也
以愚昧之主值削弱之餘雖幸與吳通好然吳非實忠心
好蜀也正欲逞吾侈心導吾北伐兵連禍接冀得一乘虛
於我耳信如魏延之策深入長安并增兵守漢中魏必別
遣偏師截吾歸路斷吾糧道我方坐困堅城之下進無所
取掠無所得退無所歸食盡援絕可不戰而自敗也若蓋

驅臭兵而益入褒斜子午則東南之守必虛吳或乘虛而襲吾後是自蹈荆州之覆轍也（惟盡撤荆戍赴襄故敗）延策決不可行而又數出祁山者蓋我不出則彼必入彼入則我所備者多多備在我則彼合而我分我勞而彼逸我出則彼所備者多多備在彼則彼分而我合我逸而彼勞故孔明之意常在屯守而數事出戰者能出師而後屯田可保能進戰而後全蜀可守也孔明既薨蔣費諸公同心協力設險以守出沒由我魏卽包藏禍心終不能乘虛而一襲姜維因之頻年北伐雖無大功亦無大禍繼因蜀人怨謗維亦臆寒託詞邀利盡撤漢中諸圍却屯漢壽退守漢樂悉舉天獄石穴之險而棄之於是魏兵數道並進或自狄道趣

甘松沓中或由祁山趣武街橋頭或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漫山徧野而來深入國都所謂開門揖盜欲巷戰而殄之宜其土崩瓦解徒拔刀斫石而終為降虜也知姜維退却之失則知孔明之出戰正所以善於持守也南宋安丙宣撫四川戰以衛屯攻以為守威績甚著殆深得祁山六出之遺意歟

蔣恭公 琬

或問恭公究是何等人物孔明直舉以自代曰三國之人傑鄭侯之流亞也何以言之鄭侯所以得與三傑之選者為其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也孔明數外出恭公常居中鎮撫足食足兵供給不乏假令遇主如鄭侯俾孔明得以綸巾羽扇運籌帷幄之中共口贊贊襄其託志忠雅豈難與鄭侯比績哉而且內和外撫威震遐荒休休有容檢身若不及其誠能動物較鄭侯實過之或問其狀曰國家新喪元帥遠近危悚恭公拔處羣僚之右朝野皆想望其丰采維時東吳疑而復親南蠻叛而復歸姜胡乃心思漢如渴北魏入寇一戰敗之關中為之虛耗（費禕三王平遣兵據險之力也而實由于蔣公命將屯守之得人）其內和外撫威震遐荒固不待言楊戲素行簡畧語默誠似面慢而自恭公言之愈形忠悃其集思廣益克紹前休國無債事可知及聞楊敏之毀則曰吾實不及前人而又克自省其憒憒休休有容檢身若不及也高祖之於鄭侯動多疑忌後主之任恭公一

如先朝顧命政無大小事無緩急咸取決焉終恭公之世未嘗一親政事豈眞後主之任賢弗貳哉恭公之誠能動物也以視多引權謀之士畫策免禍而終不免於械繫者不大相懸絕乎使天假之年得北地王湛而輔之司馬氏方自相魚肉因五胡愛戴之懷一呼而起漢祚猶未可量也迺公與孔明均不獲上壽費董（禕字文偉允字休昭）諸公復相繼而沒豈非天哉

或問自米賊竊據漢中劉焉因之抗命有資曹操得之全蜀皆震高祖以王漢中而開一統之基昭烈以取漢中而成鼎足之勢凡得隴而生得蜀之望者無不規漢中為要害進可定三秦退可衛三巴漢之為漢全視漢中之得失

爲興亡涪何關於輕重而恭公必急於徙屯乎原其命意特以水陸四通惟恐是應卽東北有虞亦易赴救耳及曹爽大舉入寇守兵單弱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援曩非王平爭先據險直待涪兵千里赴救則賊早奪關安得文偉之捷厥後鍾會鄧艾數道入寇漢中陷沒曾不聞涪兵之一赴多此一屯妄費錢穀耳客有濟乎曰東漢破涪城以進兵而公孫授首蜀漢據涪城以發迹而劉璋出降漢中固南北之咽喉涪城實巴蜀之樞杻孔明初甍吳益巴丘之戍恐魏乘衰取蜀歟正欲窺涪以窺蜀耳蜀亦增兵白帝以備非常固伐謀之上策第白帝之守可以防吳而不能以襲魏襲魏卽不能以防魏不能防魏必

終爲魏所襲既屯漢中復屯涪城殆卽孔明西出秦川北向宛洛之意歟何也荆州既失非分列蠶食終無用武之地故多作舟船每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與上庸兩路出師漸圖恢復其素志也或以疾作而止或以羣議而罷或以吳期二三違不克果爰屯涪以鎭相其機宜有釁則順流疾赴一日千里非如五百里石穴道險運難也且令重臣銜制河右（公甍之明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來降公遣姜維銜制之力也）有利則師軍以繼不煩徵發之勞無利則養銳以需弁無東顧之慮至於漢中舊屯以戰或不足以守則有餘曹爽冒險一入故自陷天獄中而幾於不脫假令諸圍守兵未撤會等縱能旬日破之涪縣一至未必不蹈三嶺之覆轍也惟自壞爾長城縱敵五道並進疾如迅雷勢如破竹涪不及援耳蜀若謹持北門之管而四達之關津不固魏師早裝露棹而上平曲矣漢沔三峽之險又何足恃哉可知涪城與漢中兩屯並垂不朽而謀國如恭公信不負孔明之薦拔也

吳諸葛元遜（恪）帥師伐魏

自古守文之主最忌宴安故周召之輔成康當太平無事之日猶必詰爾戎兵張皇六師況在瓜分鼎峙之秋又値主少國疑身受顧命者敢託辭於息兵養民偸安旦夕乎孫氏世爲漢將劉篡於魏魏固孫氏之世仇也元遜世仕江東而受遺輔政自當與蜀漢犄角共切同仇之志矣乃

叔孔明之受付託也南渡瀘水北出祁山不計成敗利鈍銳意討逆非窮兵也王業不偏安漢與賊不兩立也而卒不得志於賊者吳期二三違不克果也元遜志在西和北伐故先據濡須七寶之險修東興作大堤左右接山挾築兩城爲足食足兵之計魏人爭之輒敗而復不遑寧處力排衆議而北討諭衆一論丁寧罕譬與乃叔前後出師兩表並昭忠義元遜迴不愧孔明之姪也假令孔明出師時吳人早相元遜東西併力連年並舉互爲首尾魏早斃於奔命矣卽不然魏方廢芳立髦毋邱儉討師諸葛誕討昭之日元遜尚在與蜀漢刻期大舉五胡或乘釁而起東西夾擊南北並爭天下事未可知也孫峻輩嫉其名盛功高

讒而殺之東吳之厄會亦正蜀漢之不幸也或曰元遜倖
於徐塘一勝遂有輕敵之心大舉擊魏圍一新城不能拔
會大暑病者大半死傷塗地魏若承敝出擊吳軍隻輪不
返矣曰魏自東關之敗鎗鋏未起忽聞吳入淮南叟兵又
在狄道中外震駭諸將氣沮一若仲達之畏蜀如虎皆退
縮不敢出戰新城垂陷魏方死傷塗地峻等愈深媢嫉騰
謗於中或誣以擁兵自重與賊通謀不得已振旅還南轍
虞松若長於料敵吳軍若有敝可承魏曷不別遣偏師斷
其糧道截其歸路一追躡於退軍之日耶且淮南近在江
北與吳犬牙相錯並非水土不服病從何來元遜以二月
出師四月退軍就食魏麥重載而歸清和陌上暑從何來

史遁云會大暑而得病病且至於死傷塗地乎總之元遜
用兵先聲奪人敵莫敢攖二十萬眾不傷一人而又時屆
麥秋因糧於敵財力一無所匱指責實無可加見殺時壯士
離心軍民解體逃亡大半峻等妄騰謗語謂皆在淮南病
故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魏之邊臣亦樂於道聽塗說以
自釋其畏縮之責而史氏無識不察流言所自起錄之簡
冊致元遜有千古不白之冤也悲夫

吳聞漢亡罷兵

吳之終爲亡虜也宜哉魏自師擅廢置姜伯約數大舉兵
北伐儉誕等後先起兵揚州吳不能一舉荊州之甲直向
宛洛早自失其機會逮髦弒奐立鍾會管政與鄧艾等[illegible]

道西寇尤宜聞難急赴兼程倍道而進矣迺留屯壽春遷
延洿中致強虜深入平地卽不及救援於未發之先獨不
能承敝於既亡之後耶蓋魏人所恃者惟鍾艾兩將耳艾
方承制專事會復潛謀不軌次第伏誅死喪[illegible]漢將
士方拔刀斫石與郡縣閉守放仗而降者皆忿怒無所洩
而羅憲屯白帝霍弋督南中北地胡暨雍涼間鮮卑禿髮
樹機能輩皆洶洶欲動吳若乘釁而起奮臂一呼全蜀響
應復立漢後以從民望不獨羌胡歸心卽會艾麾下故將
必共擒衛瓘而納欵矣（會艾皆爲瓘所殺）維時別遣輕騎徑襲許
滌則賈充方將兵在斜谷昭又自將大軍從魏主在長安
一聞根本搖動必撤兵還救救則關中虛弱吳且得蜀望

隴矣迺甫聞漢亡而罷兵東還又因漢亡而起兵西上乘
危襲憲致永安建寧諸郡相繼降魏待王士治（濬）監軍梁
益木柹蔽江而下金陵王氣盡矣雖有吾彥之鐵鎖橫江
何益

竹林七賢

嵇康爲魏中散大夫當司馬氏廢置篡弒之日不能爲王
經之殺身成仁（昭弒魏主髦于南闕下經死之）卽當悟孫登之明哲保身
（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大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迺絕選部之舉著養生之論
而卒死于箕踞嫚語醜哉阮籍爲魏步騎校尉母老且病
固難責以終養之義迺疾篤而鬭棊是娛臨終而留客決
賭貪酒肉於公廷無異平日天良之淪喪盡矣（母卒飲酒二斗吐血）

數升毀肴骨立傷於酒也且欲示爲哀痛之甚將詐欺哉（何曾而責以背禮敗俗請屏四裔無汚華夏眞不愧司隸之言矣但昭爲亂賊之魁正欲求黨與于不孝之門曾言所以不見聽也）咸之淫縱誰實啟之至於歷事二姓實難責備於魏晉之世故山濤之事毋居官猶差強人意爲他如向秀之庸碌王戎之貪吝劉伶之湎酒皆祟尚虛無蔑棄禮法其傷風敗俗有不可勝言者魏末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豈不謬哉晉代清談之害沿及江左皆七人爲之濫觴也

王祥

王祥孝於後母尚矣迺以魏太尉而爲晉太保所謂有文子而無君臣也晉武之爲人亦然傅元有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信哉

史案卷十

晉猶幸而平吳

羊太傅所以急於平吳者正以太子顓騃不堪而此座可惜不了家事之言斷不肯出諸其口倘不幸孫皓垂沒吳人更立令主則吳之滅晉由反掌耳安得有五王之戕賊與五馬之渡江也哉（惟吳平始有南渡之地否則胡援于北吳伐其南南北夾擊則晉武篡魏之日不過如苻堅朱溫輩雄長數年耳）昏愚如惠猶僅止于潰亂而不至於滅亡者皆太傅平吳之功也卽曰吳平而晉亂不猶愈於吳釋而晉滅乎急於平吳正所以深於謀晉也山濤不察墨守范文之說而曰釋吳以爲外懼其慮淺矣（春秋時晉楚交兵勝負未可知也一戰而敗則失諸侯幸而獲勝楚必報復不戰而退羣帥必爭故假是以爲退兵之計耳楚若一戰可滅文子豈肯釋楚哉文子成侯易地則皆然）

武帝不面試太子（衷卽惠帝）

曹植能文老瞞所熟悉也楊修代作原不難於瞞過特答教太捷耳迺一試便覺者植本以驕縱見疏故愈捷愈忌而必嚴爲推問也惠不堪嗣武帝原不待試而知惟知之最深故姑試之以杜衞瓘和嶠之口而決不面試以開廢黜之端者謂孫遹之明慧足恃爾拘立嫡長之害深矣

徙戎非晉之急務

從來言戎狄者動則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夫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以及金日

磾李光弼渾瑊李克用之屬尤大彰明較著者而概以異類目之乎湯誓曰時日曷喪武成曰前徒倒戈獨非夏商中國之民乎陳勝一呼山東豪傑並起各殺長吏響應者獨非嬴秦中國之民乎漢宣納呼韓邪於亭鄣而亡由外戚光武置南庭於邊邇而禍起宦官孟德處胡羯於內地而奠在司馬戎何負於中國哉天下一家也誰非吾之赤子而狼子之宜戎之有野心也且戎居內地歷數朝矣心存保赤者誠能散其部曲編其戶口制其田里俾賣刀買犢鑄劍戟爲農器出作入息一如中國之民再傳而後戎且忘其爲戎曾何有於北鄙殺伐之習哉乃駕馭無策俾辱在奴隸年豐則驅充軍役歲歉則賣充軍實流離其父

子迫辱其妻孥雖在中原黎獻何以堪此戎有積怒蓄怨而猶未敢竊發者晉已平吳無隙可乘耳倘後嗣僅得中材司馬氏不自相魚肉劉淵石勒輩雖包藏禍心亦終無如晉室何也可知晉不平吳則戎之爲禍更烈平吳而不擇立賢嗣縱彼舉族北徙則諸王篡奪之秋獨不能反旆而南乎縱彼不敢深入則同室操戈者又安得不開門揖盜引爲黨與俾戎得坐觀成敗而乘其敝乎總之衛瓘和嶠之說不行骨肉閒必自相殺戮郭欽江統之策用亦亂不用亦亂也況孫平吳之後將驕兵惰方將小視胡兒而豺狼逐之未必非激變之一端也

賈充

充聞高貴鄉公之詰而知慙聞孫皓弒君之刑而知愧及老病而自憂謚傳充固有心人耶迺倡逆南闕若或使之維時女爲惠后司馬氏自相殘賊亦若或使之嗚呼造物之奇也既生一賈充以雪劉氏之忿卽俾充生一賈后以報曹氏之仇復生一少女賈午以絕賈氏之祀爲人臣者可以知所戒懼矣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 刪

時羣小交構宗室危疑帝方極意聲色坐困于五千吳使中早自納諸陷阱矣未幾武崩惠立動輒受制遷廢無常中毒而崩迄懷愍二帝皆辱北庭皆龍見井中之象也高貴鄉公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屈於井所以

有潛龍自諷之作也劉毅不以爲言而但証之夏降周禍不已遠乎

齊王攸 小字桃符武帝之同母弟也

微子避嫌而出迪周公遭謗而居東獻王遠隙而辭相（漢東平王蒼明帝之四弟也王嘗言爲善最樂丁南尉曰爲善莫先于忠孝王之辭相位就藩國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故遠隙以全忠累近則喪大故釋累以成孝此王之本志也）非徒爲明哲保身之計也正以全吾君骨肉之恩齊王處危疑之地戴震主之名致讒言得閒益深武帝身後之慮及詔遣之國又不能貞養時晦以爲藏身之固而憤懣成病猶欲假荷先陵乞還京邑求之不得嘔血而薨其亦異于微子周公獻王之見矣而或且謂晉得齊王輔政必多所補益

然考當日形情齊王亦極難耳果受顧命不誅楊駿必早
爲駿所害不豫廢賈后（后弒太后殺太子啟五王之亂）亦終爲后所殺否
則羣臣必遵文帝遺意而行擁戴之策矣（初攸有寵于文帝每見攸輒撫
床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嗚呼此武帝之所以疑忌而讒言之所
以得入也齊王不之悟而情幾隣于觖望危哉

當陽成侯（杜預字元凱）

羊杜兩成侯皆晉初名臣而羊善武帝終老杜誣太子心
衰羊不附中朝權貴杜數遺洛中貴要杜不及羊遠矣

嵇侍中（紹）

孔子之責原壤曰是爲賊賊則爲王法所不宥嵇康崇尚
虛無輕蔑禮法其傷風敗俗正孔子之所謂賊也（孔子於少正卯
則誅之於原壤則置之非私壤也使孔子攝相時壤爲大
夫或在位而箕踞婣語在家而母死登歌孔子豈能曲爲
故人庇哉）康也爲賊而見殺紹也殺身以成仁乃父之蠱所幹
多矣鯀則殛死禹何病于嗣興哉

劉淵

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淵乘晉亂奮臂一呼而中原左衽者三百年淵誠猾夏之
罪魁也然仲達父子輔魏滅漢淵乃託爲兄終弟及冒襲
漢號承昭烈而尊後主（追謚曰孝懷皇帝）雖屬假借而華夷響應
懷愍罹凶差足爲大漢四百載在天之靈一雪其忿猶令
仲達父子倍寒心於九泉之下也

中宗不奉詔進兵

劉聰石勒雖雄傑一時而所據爲巢穴者亦止平陽襄國
數郡耳洛鄴雖陷而長安猶無恙也爾時劉琨在并王浚
在幽張軌在涼慕容氏在燕拓跋氏在代皆雄鎮一方足
以抗衡於聰勒而爲胡羯之後患者以視孟德收冀降荊
之日苻堅滅燕并蜀之年則大相懸絕矣赤壁之戰昭烈
帝假吳師三萬破曹兵八十一萬其志銳也肥水之戰謝
元等以王師八萬破強秦百萬之衆其名正也元帝若有
志中原悉舉荊揚精銳俾祖逖率之擊楫而渡溫嶠陶侃
紀瞻桓彝之屬各率所部相繼進發出其不意襲破項關
直搗洛陽收復青徐傳檄天下刻期大舉并代攻其北幽
燕攻其東長安與涼攻其西兵交之際鄴城之守必虛悉
衆渡河乘虛襲取別遣偏師絕其通衢則首尾不相應旬
月間二賊之首必懸之闕下矣夫何祖生有志著鞭而不
給一兵進軍之詔屢下迺曰有事江東未暇北伐致孝愍
相繼北轅曾不聞一矢相加而徒出師露次躬擐甲冑將
誰欺哉迨凶問繼至斬衰居廬而不聞縞素之師益可見
元帝之素志矣

王茂宏（導）　封始興公謚文獻

王導敦之從弟也敦有逆謀即宜號泣規諫責以大義若
猶不悛即自首上變謂之大義滅親可也否則乘桴遠遯
越境求免可也否則角巾居第絕不與通猶之可也夫何
甫見疎外敦即上疏爲導訟屈耶訟屈不已而即舉兵犯

闕恥迺元帝猶不之罪直用爲前鋒大都督有靦面目犬
亦幸獲死所矣曾不聞身率宗族爭先效死而一戰而王
師敗績遂假手逆賊殺公卿而雪私忿致元帝憂憤而崩
導乃甘受敦爵而位司徒宗族盡列征鎮明帝於是決意
親征敦方與導往來書信不絕也豈以敦曾殺兄不濟與
往來禍必及身故詐爲內應而陷之死地歟曷爲敦病日
篤又率子弟而哭之耶未幾逆賊自斃餘黨伏誅導乃安
受上賞矣成帝初蘇峻等舉兵犯闕淩逼至尊掠奪宮府
微溫嶠率諸鎮戮力赴難誅殛賊黨導方反顏事峻且以
職居首輔爲得計矣幾何其不爲長樂老也嗚呼導豈甘
心從賊者哉取節而聞蘇武之詩猶有慙色羞惡之心原

未泯也迺才不足以駕馭輈張每自託爲遵養時晦欲甚
其驕縱而傾之而禍延宗社不能灰身以謝天下方將固
位偷生又欲因人成事因事就功卒自同鄙夫之行也悲
夫

後趙張賓 字孟孫

賓之爲勒謀也機不虛發算無遺策輔成後趙雄長一時
賓固勒之猛也然苻秦基業得諸胡羯而勒則奪之晉室
猛臨終曰晉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而葛陂
之屯勒將效順矣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
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
相臣奉乎夫明知其罪而爲之謀主則逢長之罪不更擢
髮難數哉

謝建昌侯 安 謚文靖

安石少有重名屢徵不就桓溫一呼而即起溫行廢立安
石一見而遙拜簡文晏駕方將與群臣共聽處分溫與安
石曾何嫌而何忌乎新亭兵衛特懼朝廷之異己者耳溫之
不得受禪者實賴坦之彪之之力而安之不贊一詞溫豈
不預聞哉故新亭之迎溫安兩無所忌而坦之之畏懼特
甚安石一言而撤之二子之相信深矣況入幕賓者朝廷
近侍之稱郗超爲溫謀主而直擬爲天子左右之臣溫所
以樂與笑語移日也哉

謝安之郗桓沖與庾亮之郗溫嶠如出一轍迺一則禍延
宗社一則捷奏淮肥可知沖之謀國不減溫嶠而安值自

潰之秦亦幸不爲亮耳沖之所慮者人事而安之所遇有天幸任軍國重寄者豈可幸于天
之所相而不思所以盡人事哉且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聖人之所與也
强秦壓境而遊譚賭墅懼于何有郤援拒請謀于何有安
若閑於將略能以王師八萬敗苻秦百萬之衆而不能乘
勝於垂軍之三萬能破苻秦於十有七八之日而不能乘
敝於諸胡分崩角立之秋迺復饋餉赴援至以復仇討賊
之師爲報施酬恩之舉雖天欲相之其如人事何哉

劉宋武帝

宋高祖英武蓋世四征不庭拓跋赫連皆非其敵乎而卒
不能成混一之功者豈天之所以限南北耶石勒有曰大
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

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劉宋旣漢室之冑司馬氏輔曹滅劉則晉實漢讎而劉氏滅晉卽謂齊襄復九世之讎光武昭烈振不傳之緒誰曰不宜況桓元廢安自立遷之尋陽晉社屋矣高祖崛起草萊仗行放伐取天下於桓氏之手豈不磊磊落落如日月之皎然哉迺復迎立司馬欺凌孤孽而卒爲崔浩所料幾何不貽笑亡羯於地下也

晉安之禪宋也欣然操筆曰本所甘心曷爲乎從而弑之曰草澤中保無有英雄類己奉辭伐罪者乎桓氏之簒禍根未除用得假手於我之迎復耳弑之所以懲桓氏之覆轍也以桓氏之殘忍猶能簒而不弑而劉氏獨不能容倩

於甘心之故主劉氏又實爲桓氏之罪人矣垂沒而子孫遭戮一假手於徐傅再假手於文明三假於李蕭宜哉

元魏

晉惠播越以來拓跋氏勤勞王家厥有成績如救司馬騰劉琨之類皆足以牽制胡羯俾晉得偷安於江左也懷愍嘉之以功封代進爵爲王非實諸胡竊據之比卒乃削平秦燕一洗大晉累世不雪之讎南北朝得國之正固莫魏若也所可惜者楚簒宋奪之秋未一興問罪之師耳

築長城

凡土木之興造作者爲築仍因者爲修修則易爲力而築則難爲功然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用人十萬一[illegible]所謂暫勞永逸者築之謂也較之虜騎入寇所過郡邑盡被殺掠而後驅數十萬之衆數歲征之而不定其中餉運樵汲之勞車馬器械之用耗於蹂踐死於鋒鏑者更不知其凡幾若長城之築卽其附近居民乘農隙而役之又卽所在賦稅捐爲工膳果孰難而孰易耶然此猶專以築言也而修之則尤易矣長城肇於周季燕趙始皇因之而城萬里則此中之因循修補正復不少魏太宗能因其已成之勢重加補緝修其十分之二所爲設險衛民貧爲彊富之謀者可勝道哉何也長城之築原爲平衍而設築城平衍其土石卽取諸城外以爲池城愈高厚則池愈深廣池愈深廣則水有所蓄而屯田可開屯田開則

兵食自足而民情大可用矣又豈僅高閭所稱五利已哉罷遊防之兵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或曰長城以北地皆枯石絕無水草非可耕而食者不知姑臧今涼州府也李順嘗以此語欺人矣伊馥曰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及元魏克之而豐饒乃爾漠之南北自古不言耕種而一入我

朝之版章督兵開墾地皆肥美種輒倍收自官兵屯田外餘地聽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而家給人足正所謂以夷狄養中國也況沿城一帶更非漠庭之比魏之長城其亦講明於蓄水屯田之法而隱寓其事於浚池增壘之中者歟其卒能混一五胡劉淵匈奴也石勒羯也姚氏羌也苻氏氐也慕容鮮卑也是爲五胡

晉世紛擾分爲十六曰趙後趙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也宋初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亡卒皆爲魏所并雄長中原而無北顧之憂享國悠長魏自太祖皇始元年至孝武入關凡十三主一百五十年而分爲東西魏東魏孝靜帝十七年篡於齊西魏至恭帝凡三主台二十二年篡於周南朝罕匹者長城之修不傷財不害民功可大而業可久也今魏書所載不曰修而曰築魏收之失實也

宋文帝誅徐羡之等

自周平戌申以來奸雄竊柄每假迎奉爲資而人主亦競孳孳己方報施酬恩之不暇誰復知有討賊之義哉徐傅等廢弒少帝害殺義眞廬陵王迎立宜都王卽文帝於江陵特藉廢置以立威耳文帝能暴其罪而誅之在六朝尤爲難事

北馬飲江

魏世祖之救滑臺也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而傾國南下大河以北盡屬空虛爲宋計者若嚴據要害堅壁清野設覆以待誘入險阻截其糧道彼則進不得戰退爲所乘掠亦無所取可不擊而自潰也況乘桃軍陝城之捷扶仁聲而北指魏既懸軍江淮直待撤兵還救而我已滌河飲馬矣況我嬰城以養銳忍辱以需時彼方食少兵多將驕卒惰又聞根本搖動則卒懷歸思將無鬭志而以精銳躡其後偏師要其歸以主待客以逸待勞戰士之氣彼竭我盈拓跋之全軍可覆也覆則晃必來援援則柔然之兵動矣南北夾攻背腹受敵魏方斃於奔命又何致北馬飲江春燕巢於林木也哉迺因王元謨之見敵退走召還柳軍棄潼關而不據自壞爾萬里長城耳謂召柳元景等還襄陽吾固曰北馬飲江非魏人之善乃宋人之大不善也

宋沈校尉慶之 删

宋師之敗由於王元謨之退却也然元謨遁矣先鋒垣護之尚得全軍而濟其未敗甚可知慶之自命范增奉令赴救而不敢加一矢蕭斌方固守碻磝曾不聞獻策備禦迺倡議退走違詔令而還歷城卒無救於靑冀之殘破范增固如是乎厥後年逾八旬與山陰公主同輦而載恬不知恥致不得其死然宜哉

竹林堂有鬼

於戲竹林之鬼胡爲乎來哉曩者王太后疾篤使呼子業是爲前廢帝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得往太后因命取刀剖腹含恨而沒此業所以終爲鬼弄致國人得乘捕鬼之隙而見弒於竹林也歟

劉宋之亡

山陰公主姊也而爲置面首新蔡長公主姑也而納入後宮妃主也而召列禁中使左右辱之諸父也而拘幽後殿謂彧是爲明帝肥爲豬王裸納泥水中使就食於木槽謂休仁爲殺王嘗欲縛而屠之又謂休祐爲賊王禕爲驢王皆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柳顏謀廢置於前元景師伯謀立江夏王義恭鄧阿佐放伐於後琬亮等共立晉安王子勛功之不就正天之所以促宋亡耳所可怪者業弒彧立休仁既譖殺安陸王等十三人世祖

二十八子於此盡矣或迺蠙蚙有子甘爲馬牛之續以宮人陳氏賜李道兒因孕而迎還生昱是爲後廢帝又盡戮兄子及諸弟而休仁亦終於見殺則所謂豬王殺王者竟成滅宋之讖語矣

蕭領軍却白紗帽

蕭呂馬牛之易俱屬曖昧故綱目削之至李之易劉昱直自命李將軍天下所共知也若於白帽加首時明正蠙蚙及熱取之其直截痛快不猶愈於黃袍加身乎迺復立安成而篡之則最之正色而呵王敬則者其謂之何

袁粲等非劉宋之忠臣

明帝剪滅宗支而致國乎李昱宋社墟矣爲袁粲者誠於出納陳氏之初泣血困爭繼之以死可不謂劉氏之忠臣乎迺爲昱之見殺而父子俱死等死也不死於劉而死於李殊可惜也

褚淵王儉 删

先儒謂淵儉皆以公主子爲宋大臣主弱國危不能扶持甞繼之以死忍以外王父之家國輸之同列曾狗彘之不若也垂案子業以來妃主不受污者惟南平王妃一人因不從而鞭一百殺其三子而此外不加一鞭褚門四尚公主王家再世駙馬而皆得官顯要若深痛乎尚主之受辱幾何不爲何遵之見殺也於戲爾時朱家妃主如新蔡山陰之儔者一羣狗彘耳奈何求人類於狗彘之門而責以忠貞之大義乎

魏高允

史稱允之功業文章忠貞名節無不極其美善三代而下一若未易多覯然宗愛搆禍東宮弒太武而復弒所立馮太后內行醜穢酖上皇而稱制臨朝允出入三省歷事五帝依違其間竟得五十餘年之容悅其異於漢明兩胡廣者幾何

南康王不須立帝紀

微箕不乘盟津之會輒自貶紂而稱王者誠不忍以身爲貴戚刱吾君之禍亂而竊據神器也南康見雍州兵起遽爾遥其君安自尊大不知東昏在位日久大江東南君臨如故雖有可伐之罪而無遷廢之實爲史臣者安得舍在位之共主而妄尊僭竊之藩王故愚謂東昏在位一日卽一日之大統攸歸見弒而後直書齊亡徑接梁紀爲得

梁武帝並未立南康

梁武起兵時東昏方遣劉山陽就荆襲雍時梁武爲雍州刺史雍州知其謀故先事間之卽假手蕭穎胄以殺山陽俾不得不從我舉事耳穎胄立南康於荆州時寶融爲荆州刺史穎胄爲行事王恐雍州不可復制故假挾天子以自重耳南康既立曹景宗竟陵太守遣說迎奉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而雍州不之許也王茂謂張宏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豈他日之長計乎宏策以告雍州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

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耶。史有明文，可覆証也。或問史稱南康以衍都督前鋒，以衍為征東將軍，何。曰此正穎冑之深謀也。彼見雍州提軍東向，銳不可當，故假南康令以遥為挾制，冀將因人成事也。南康之立，本雍州所深忌，而初不與荆州相角者，特以暴虐未除，不宜更生一敵耳。其實自始至終，曷嘗與南康一謀面哉。於戲，爾時迎奉之謀，僚佐勸之，郡守說之，穎冑誘之，（誘以爵位）而能獨斷於心，毅然却之而不疑，其正大光明，眞可謂大丈夫之行事矣。所未盡善者，東昏見殺時，（雍州兵圍建康，東昏猶欲盡誅大臣，王珍國等因斬東昏首送詣石頭）齊祚已絶，乃不昭告皇天后土，即位改元，而必假齊太后令加錫封王，凡閱四月而後稱帝耳。

武帝無故而殺寶融，秉筆者直書梁主殺齊南康王，其可也。素無君臣之分，妄得加之以弑。

武帝順取逆守

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誅，尚矣。其順取而順守者，漢與元明是也。逆取而逆守者，新莽之類是也。唐高祖以放伐取天下，王業垂成，而遥戴代王以自汚，固不可以言順。劉宋取天下於桓楚，迎還司馬而篡之，亦不可謂非逆。梁武兵起襄陽，蕭穎冑因之而立南康，武能力排眾議而不迎，其識見之高，上自魏晉，下迄唐宋，誠莫之與京矣。然唐宋享國皆數百年者，其守順也。梁乃自武得之，自武失之，因捨身而捨國者，其守逆也。不得以順守而弁乎其取者，唐宋是也。不得以逆守而弁議其取者，梁武是也。

天監初，帝崇儒術，剏建孔子廟，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維時昭明為太子，徐勉周捨為之相，曹景宗韋叡為之將，內脩文事，外奮武威，初政大有可觀，若慎終維始，而值元魏分裂之秋，混一之功，方將翹足而待也。卒乃餓困臺城，荷荷而崩，夫非棄儒講佛，三捨同太之所致哉。然侯景之亂，王侯將相雖多背叛，而忠臣義士若韋粲、樊文皎、蕭確、張嵊、沈浚、祖皎、來嶷、蕭賁之儔，或力屈見殺，或一門殉節，或子弟與親戚同死，多至數百人者，豈區區始尚儒術之報歟。抑亦順取天下之明驗歟。

梁自武至敬，凡四主，合五十四年，而篡於陳。昭明之裔僻

處江陵，號稱後梁，雖等杞宋之僅存，然正朔相傳，自中宗至世宗凡三主，合三十三年，而始亡於隋。以視宋齊陳之一敗無餘，為差堪持久者，亘有以也。隋末巴陵起兵，奉蕭銑為梁帝，東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勝兵四十餘萬，雖享國不永，亦可見人心之思梁矣。

東魏高歡

前廢廢矣，後廢廢矣，出帝出矣，宇文氏得所假手矣。倘孝靜又如出帝所為，潛奔侯景，俾得挾天子而據洛陽，大河以南非復吾有矣。司馬仲達曰，吾其為曹操乎。姑為恭禮以俟將來，豈實自病逐君之醜哉。

孟德疑塚在漳河上，而潛從水下閈穴納柩，弁設機於穴

外後竟因機動而見掘，高歡虛塚在漳水西，而潛鑿鼓山石窟葬之，殺羣匠以絕口，後竟爲匠子發石而取金，惟生前之罪惡相似，故死後之遭戮亦同。

梁元帝讀書爲卷

老公講佛，七官講老，佛老之朝，安得讀書種子，讀書而不識忠孝，字梁之所以不血食也，迺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悉付十四萬卷於一炬，七官眞讀書中之罪人矣。

西魏宇文泰

泰乘魏亂，崛起邊郵，迎孝武，據長安，收巴蜀，控漠庭，舉伊纏，清江漢，臣服後梁，造西魏而成鼎足之勢，其經濟才略，雖曹操弗之過也，紨時崇儒好古，依仿周禮，建六官而作

九命，其治具鋪張，豈遽出王莽下哉，泰固合莽操爲一人者歟

泰臨終，謂宇文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事屬之汝，宜矜力以成吾志，及卒，子覺代魏，改國號曰周，自稱曰天王，（本作伙）廢恭帝曰宋公，（本武王封殷後）可謂善竊泰行周禮之素志矣，厥後護弒毓明，（皆泰子）適償其廢弒魏帝之報爾。

高齊斛律光

高齊之立國也，西鄰周，南鄰陳，北鄰突厥，周以宇文憲韋孝寬等爲之將，與陳通好，數以突厥來侵，而一以敵三，屢能挫敗其軍者，斛律氏爲之保障也，卒迺惑於謠言，信聽盲老公，饒舌老母，而殺之，者彼見魏晉以來，一代之元勳，皆一代之首惡，又卽爲一代之始祖，不特宋齊梁陳與宇文氏可鑒也，卽我高齊之開國，獨非以功高不賞而受禪乎，矧斛律氏累世大將，聲震關西，威行漠北，女爲皇后，男尙公主，而明月位極人臣，精勤節儉，聞望口隆，又絕似累朝受禪之君，以乃祖之心，度功臣之腹，斛律幾何而不族，高齊幾何而不滅也。

斛律氏之招讒獲罪，由來漸矣，瑯琊王儼九歲時，已有奪嫡之謀，年十四而顓謀篡弒，擅殺宰輔，稱兵犯闕，覬非早行拉殺，則後來之兇逆殘忍，更不知若何底止矣，和士開累罪所當斬，身爲丞相，曷不明請大家暴之市朝而誅之，且罪關宗社，變生骨肉，正人臣哀號泣血之秋也，乃聞之

而撫掌太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可知儼之專殺，光雖實不預謀，則前此之欲假手騶王以除其逼者，非一日也，於戲，儼以謀逆而見殺，固其所也，斛律氏以一身係宗社之存亡，乃亦因此而招讒獲罪，豈不酷哉。

宇文周武帝

梁武三捨，魏武講佛以來，高齊幷道於佛，陳祖復捨其身，南北兩朝，誰復知有儒者之道哉，周武值斯文埽地之餘，力挽頹風，舉經像淫祠而盡毀之，沙門道士，並遣還俗，以壹聖賢之教，不數年間，東滅高氏，南破陳軍，（擒大將吳明徹）此棄釋崇儒之神效也，倘韓文生逢周武，闢佛之論，可不復作矣，迺天厭宇文，賢如周武，中道而殂，天元嗣立，佛道復興，

三載而纂奪於晉六姉氏惜哉

江左名士風流之弊

于慎謂江左風流宰相惟謝安一人蓋自况也沿及陳季江總為相日與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賦詩君臣酬歌俾晝作夜習以為常而隋文三十萬紙問罪之詔徧傳江表而東南之王氣盡矣於戲梁之亡也魏兵至柵而戎服聽講巡城和詩陳之亡也隋兵臨江而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江左名士風流之弊一至於此良可慨也

史案卷十一

涇縣吳裕垂燕堂

開皇初政

余嘗觀開皇初政而知隋之混一南北克復兩漢之丕基良有以也蓋自功調免則民有餘力田租減則民有餘粟義倉置則民有餘積其盡心於民也他如復漢渠以利漕運給職田以養官廉拒鬼詞以申大義却封禪禁讖緯以息邪說求遺書崇實錄以挽頹風曹魏崇尚詞章晉入高譚元妙渡江以來宰相競慕風流名士爭誇白望或遇變而酣歌決賭或臨敵而飲酒賦詩累牘連篇無非聖帝明皇之頌盈箱積案唯是鏡花水月之容文師以是為淵源官長以是為貢舉朝廷以是為模楷其文詞愈繁故人才政事愈趨愈下也隋文當南北紛爭之後典章蕩廢之餘既詔求遺書復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雜時李諤上書曰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採察送臺推勘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眞足挽累代之頹風整頓人物致治開皇而大有功於文教矣頒五禮作五教以一風化放散樂禁雜戲以宏大雅裁死囚於大理慎行刑於三奏以重民命屬軍人於州縣毀甲仗於民間寓兵於農化劍戟為農器矣正不得以末路怠荒并議其初政之不善也且兇逆如晉王即煬帝而當節制諸軍兵入建康之始斬五佞以謝三吳收圖籍而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斯眞弔伐之師也雖蒙面而斬妲己謂張麗華事關高頻而長史惟良倍壯王師之色矣或問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疎緩平陳後盡反其政士民嗟怨陳地皆反致執縣令而問五教之誦何善之有曰猛以濟寬子產之

治鄭孔明之治蜀也若非先敷五教是不待教而誅也彼執縣令而問者不過洛邑之頑民未即梗化耳旬月閒反側皆平般遺未靖會何損於西周之盛治哉

或問開皇初政之善如許而享國何以不永曰天下之勢久分難合而又嗣統非人故其勢不長不然秦隋創業之君其雄才大畧豈甚減於漢唐而秦承七國隋承南北朝天下之分久矣久則游說之士可以遨遊敷帝并相數國將帥之臣可以挾敵自重方面自專假聘問以私通藩鎮守以竊據恃縱橫之術冀鼎足而立爾詐我虞朝南暮北臣于方倖于叛逆之有資卿相之易取迺忽混而一之與之說禮樂敦詩書策士無所用其奸謀武夫無所施其伎

倆故久分之後甫合而思亂愈切也以人心之迫於思亂而嗣統之主復極其昏庸極其暴虐此秦隋所以一傳見滅亦猶晉承三國之亂復以孝惠嗣統遽亂於五胡也豈得以隋煬之覆亡而并議開皇初政之不善哉

柳述元巖出閤爲敕書

文帝廢勇立廣事皆成於楊素迺因梁毗一奏帝遂踈素親述是黜廣復勇之漸也廣素之逆謀豈待述巖出閤爲敕而始決哉胡致堂乃云述巖親逢事會不能白帝廢廣擇立賢嗣而咎其爲敕洩漏以致轉福爲禍不知廣自平陳後功高不賞已有奪嫡之勢於是結廷臣爲腹心賂閹寺爲耳目矯飾爲情釀成封奪寵如陳夫人猶見逼而不敢言直待帝之怪問神色而始泣然一訴則宮府內外誰非廣之羽翼計惟有宣敕朝廷布告天下庶有濟於萬一且身已出閤尚能矯詔出禁若在禁中則更爲囊中物也白帝廢廣廣直顯行弑於座上耳胡氏謂述巖死有餘負不已刻乎

起兵太原

隋煬暴虐浮於桀紂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也太原公子以命世之才而值天授之時舉晉陽之甲而問江都之罪上脫父於網羅下拯民於水火顯親揚名天下之大義也迺信聽裴寂不以放伐名師而遙戴代王唐公方自謂掩耳盜鈴而二郎不爲一解致以天人應順之舉貽君

父欺罔之羞也惜哉（唐祖嘗謂裴寂曰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若必循魏晉之迹繁文僞飾欺天罔人孤竊恥之又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孟子曰恥之爲人大矣三百年來飾篡爲禪者皆倍不知恥唐祖於是不可及矣爲人臣子者可貽君父以欺罔之恥乎）

傅奕請配僧尼

傅太史曰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垂案不特此也僧尼配則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以無父無君之徒而欲教孝作忠法制之善無踰此者否則私行交搆舉一索再索之得悉潛付諸抔土每歲殺生竟不知其凡幾請配僧尼

正所以燮理陰陽，沁天地生物之心也。且尼與女官爲唐室將來壓聚之媒，卽爲累代牝晨之漸。高祖若信用傅說盡除佛法，并京師三寺兩觀而盡毁之，立斬合手之蕭瑀，禁天下私度僧尼者，均以不忠不孝治罪，頒告中外，垂爲永制。他日則天太眞或無進身之路，庶幾正宮闈以正朝廷，由百官而萬民，其有功於名教者，豈其微哉。

以王君廓爲幽州都督

廬江王瑗以太祖之孫，出督方州，非諸將帥比也。史稱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情或有之。瑗卽心附儲君，而稟性懦怯，形迹未露，既殺建成，并殺元吉，而召之使之，危不自安，頓生嫌隙，中外窺伺，咸知瑗在幽州，實爲秦王所深忌，欲加之罪，豈患無詞耳。君廓私心自計，謂秦王殺太子，卽得爲太子，我爲秦王殺都督，獨不得爲都督乎。爰逞其羣盜險詐之技，賣瑗邀賞，既奪人之爵位，復得入之家口，邀幸者效尤而起，故爭相告捕，雖更赦令而不止也。他日州將擅殺軍使，自稱留後，朝廷遽授旌節，釀成一代藩鎭之禍，致幽朔數州，終非國家所有，太宗不得辭其責矣。肅宗乾元間，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裨將李懷玉殺元志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授以旌節，史稱此節度使由軍士廢立之始也，而不知太宗卽位時已肇其端。

內禪

隋煬以平陳之功，養成羽翼，釀成篡弒，神堯所親見也。功如秦王，豈止平陳。既殺其兄，又殺其弟，并盡殺其姪，逼與甚焉。拭血禁門，掩耳盜鈴，而禪之殆深有鑒於隋文之覆轍乎。

長孫文德皇后

史稱文德后嘗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后崩，太宗悲慟，自謂失一良佐，以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也。垂謂皇后治內，在簡選內職，謹持宮禁，不陷吾君於荒淫，斯爲內助之良。廬江王瑗，太宗之從父也，殺從父而納從母，文德曷不一言。瑗之見殺，尚假手於幽將，明母楊氏同母弟之妃也，太宗殺母弟而納之，文德又曷不一言。太宗以英年崛起，剪滅羣雄，其奪人妃妾充塞後宮者，不知凡幾，況既殺其夫，又盡殺其子，楊氏有心，宜早閉離自盡矣。迺夫子骨肉未寒，遂爲僞人薦枕，宮闈中豈容有此輩。誠得賢后一言規諫，好名如太宗，未必不與三千宮女同放也。或曰此三千餘人，皆宮中老婢耳。若果美如楊氏，豈肯輕縱。惟老則放，出美則召入，嫉媢娘所以接踵而來歟。太宗崩，才人業出爲尼，微適媳欲奪蕭妃之寵，陰令長髮而納之。寺尼安得濫入，奪寵而專用是壓，不過曰是曾經事太宗十餘年，而又出身寺尼，卽寵冠後宮，必不至於奪嫡耳。而卒敗乃家事，不獨長孫氏一門獲罪，謂元舅無忌等等見殺於黔州卽佳兒佳婦，亦受其殃，是王后實爲高宗之罪魁。文德豈得爲太宗之良佐。楊氏之納，文德卽不預謀，然既納而寵遇日隆，假令文德之出，僅一承乾，幾何不爲武氏之

奪嫡耶楊氏素有寵文德崩太宗欲立爲皇后不有晉王治則承乾方以謀反見廢魏王泰又以爭立見黜若立寵妃之子孰愈曹王明明立則母以子貴無忌輩當如楊氏何且隱刺淫亂後宮幾危
宗社文德所目擊也奈何以宮禁之嚴任朝士與美人雜
侍左右乎觀瑗姬與王珪並侍可見惟文德不能規諫後嗣習爲故常
不特武韋宣淫貽羞中冓開元初姜皎出入卧內與后妃
連榻宴飲恬不爲怪至楊太眞得寵而兩京盡爲灰燼矣
於戲瑗姬在御數年後尚賴王珪一言出之而楊氏則居
然生子立爲曹王嗣元吉後致太宗遺臭萬年是誰之過
歟史稱文德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殆
指楊氏母子而言歟太宗與后親愛於生前悲慟於沒後
職是故歟尤若時文德之事太宗雖稱良佐其實沽名固

寵工於嫵媚耳烏在其能規諫
帝聘鄭女爲充華聞其已許士人而中止帝能納諫文德
所熟悉也況隱刺見殺時正引用徵珪思諫如渴之始倘
徵珪諫於外文德諫於中帝必翻然悔悟矣乃徵言鄭女
而不及瑗姬珪言瑗姬而不及刺妃文德於閨闈亂倫之
事又皆杜口不一言崩後帝欲立刺妃爲后雖亦因徵言
而止然不早爲規諫迨亦既生子將立爲后而始言曾何
救於辰嬴自累之醜哉

天可汗

四夷君長咸詣闕請帝爲天可汗曰上尊號也咸尊乎曰
可汗其故號也咸言乎其故號曰昔隋馬邑校尉劉武周
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稱臣於突厥始畢遣以狼
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師都爲大度毗伽可汗太原留
守心焉慕之亦遣使稱臣爰得可汗之號遂爲中華天子
越在貞觀突利頡利以次削平其賜書外裔皆自稱可汗
如故也緣與二三臣議隱令四夷君長詣闕上尊號於可
汗上特著一天字以別乎往日之可汗也猶匈奴老上單
于遺漢文帝書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也
直以漢文帝待西北酋長而以匈奴稽粥自命也鄙哉

圖功臣於凌煙閣趙公長孫無忌字輔機　趙郡元王李孝恭高祖從父兄子　萊成公杜如晦字克明　鄭文貞公魏徵字元成　梁文昭公房元齡本名喬以字行　申公高士廉　鄂忠公尉遲敬德本名恭以字行　衛景武公李靖字藥師　宋貞褊公蕭瑀字時文　褒忠壯公

段志元　夔公劉宏基　蔣忠公屈突通　鄖節公殷開山本名嶠以字行　譙襄公柴紹字嗣昌　邳襄公長孫順德　鄖公張亮　陳公侯君集　郯襄公張公謹　盧公程知節本名咬金　永興文懿公虞世南　渝襄公劉政會　莒公唐儉字茂約　英貞武公李世勣字懋功本姓徐賜姓李後避太宗諱去世字　胡壯公秦叔寶本名瓊以字行　共計二十四人　閣在西內三清殿圖像皆北面

唐祖起兵功在太宗太宗以晉陽一郡之甲混一羣雄先
得關中形勝之地也入關之策發於劉文靜而又首出募
兵北和突厥資其兵馬下韓城據潼關定鼎長安生擒屈
突通運籌帷幄之功豈特房杜比哉且當時所稱房謀杜
斷非有神策妙計決勝千里之外也不過隨輔機力勸太
宗手刃同氣耳凌煙閣上此輩胥居前列元武之變無忌如晦元齡敬德

瑀君集公謹節皆與密謀、知太宗一弟三子所爲效尤而起侯君集豎房杜柴諸子俱以謀反伏誅一傳而骨肉之摧殘畧盡也東漢馬新息以椒房之親不得與雲臺二十八將之數尚爲君子所惜況輔機無功本不應參末座僅以文德后兄冝居開國功臣之首唐所以有累代牝晨之禍也

或問二十四人中誰合居首曰論將畧無逾衛景武論格非無逾鄭文貞論救主急無逾鄂忠武論首從太原無逾二劉等元志開山紹順德儉皆與焉而儉獨無功惟元王撫慰山南山東降者三十餘州又狥下巴蜀討降梁銑若推親親之意首列淩煙誰曰不宜迺駕以無功之外戚宜二張高虞諸人並接踵而濫入也至勣本羣盜卒與許敬宗媚事武氏幾滅唐祚淩煙所列概可知矣

魏王泰奪嫡之謀

太宗佐高祖定天下本有功高不賞之嫌及爲天策上將開館延士與選者號十八學士登瀛洲維時秦府之羽翼愈盛東宮之嫌隙愈深此元武之變所由來也青雀潛謀奪嫡以爲乃父終受乃祖之禪全從文學中得來爰奉爲義方託招士著書括地志大開館舍門庭如市挾策干進之徒方希慕乎房謀杜斷各效忠於所事太子承乾自闒冗風益深危懼豈能交手受戮仍蹈建成之覆轍乎陰蓄刺客爲是先發制人之舉知青雀必肖乃父所爲也承乾獲罪青雀復投帝懷云云則又效乃父之跪吮祖乳也太宗

不能杜漸防微致三子一弟寵而益驕禍起蕭牆皆元武門前之教也又何怪焉

奏表宜親覽

魏文貞公謂人主親覽奏表爲不知大體而范氏稱之謂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壅蔽也垂案一人深居九重而能通萬國之情者恃有奏表也若自謂任官俱賢位事俱能僾譚高拱視萬業萬幾爲鎖屑百司之奏疏諸藩之表請一任左右處分畧不經心寓目則羣情壅於上聞此秦漢所以亡於閹寺六朝所由奠於將相也文皇方勵精圖治不敢自暇自逸正國家之福文貞迺欲蔽其耳目間隔羣情若遇中才以下之主豈不陷於怠荒敗乃公事乎

太宗宜立吳王恪

帝乙若立微子必不至於滅亡漢祖若立代王必能調濟呂后晉武若舍孝惠豈致亂於五胡神堯惟不擇立賢嗣故有元武之禍文皇迺不自取鑒忍舍吳王之賢而拘立長孫之出致武氏亂唐不絕如綫無忌之庇甥釀禍固不足責奈何以文皇之賢而仍蹈立嫡之覆轍乎

王皇后

王后欲間蕭妃之寵陰令武氏長髮納之後宮陷雉奴於聚麀李氏子孫幾盡啄於鸚鵡是誰之過歟后雖斷手足投酒甕死復遭戮適足爲妒婦爭寵之戒耳豈足贖其猜嫌召禍之罪乎

梁文惠公狄仁傑字懷英

文惠公孤立艱難之世，乃心唐室，凡所作用，皆後人所及知，獨舉子光嗣一事，人但知其爲祁奚，而不知其爲觸讋。觸讋者，以丈夫愛憐少子之心，感動趙太后者也。余謂光嗣之舉，其用心亦猶是也。

中宗置修文館學士

陳後主使狎客侍宴後庭，與妃嬪及女學士賦詩，或結爲兄妹，斯固文士所深恥。今李嶠等陪侍遊宴，賦詩屬和，而以婕好爲文衡，第其甲乙，則儼然師弟矣；較兄妹爲降等，曾狎客之不若也。爾時斯文掃地，豈獨一祝公已哉。祝欽明以儒學著名，爲國子祭酒，上宴近臣，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開元初政

元宗至天寶時，與中宗如出一轍，豈不知開元之始，已肇其端？太平公主方依上皇之勢，潛謀廢置，正宜小心謹慎，自立無過之地，以防不測之虞。迺觀燈太醴，縱戲爲樂，夜以繼日，匝月不休，禁衛之士必懈。公主若乘雜踏縱觀時，伏刀斧於樓下，夜半酒酣而竊發，當如宗社何。觀燈在元年正月，謀逆在七月。高力士雖有微勞，而假之威權，生殺予奪，皆決於一言。自是宦官增至三千餘人，日益顯貴，寢干國政。亦見元年七月。且以天子之尊，宮府之嚴，而有左右教坊之置，梨園弟子之典，則所謂比頑童、殉色、恒舞、酣歌者，實兼而有之。二年正月事。至若武氏，唐賊也，而宣其鼎銘，頒告中外。二年八月，從姚崇之請。

仲龍遇故人盛典也，迺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五王年七月始放姜皎歸田。開元初政，充與天寶何異，元宗原非兩截人也。

監軍

高仙芝受命屯陝，自當與陝爲存亡。迺因封常清武牢之敗，不戰而退，棄地數百里，誅之亦不爲過。刻綱目曷爲直書曰殺？曰宦官殺之也。自古命將無以宦官監軍者，而元宗以邊令誠爲之，求路不得，馳詣闕奏，并誣以盜減糧賜，而斬之，是將帥之命，實係宦官之欲惡也。遂其欲則掩敗爲功，而跋扈悉奏爲忠貞，雖挾賊自重，專制朝廷而弗問，及反迹已形，發兵致討，而謀臣猛將，仍受制於監軍，而一長莫展，師勞力竭，天子方以爲憂，而彼復乞命曉諭，取賂而還，赦命隨下，錫命有加，而強藩效尤而起，合從連橫，盜邀視朝廷而不可復制矣。拂其欲則掩功爲敗，而才能悉誣以反側，於是時宜堅壁，則指爲縱賊玩寇，或趣之速戰而陷之死地；時宜進取，則指爲行險邀倖，既騰謗以疑其心，復削奪以激之變，雖盡假朝廷之命，而非出朝廷之意，此奸雄所以得志，天下聞之而解體也。越在肅宗，九節度皆一時名將，而相州之潰，郭李與焉，魚朝恩爲之統制也。在元宗輕變文皇之法，寵任宦官，釀成幸蜀之禍，曾何足惜，而嗣君引爲成例，雖賢如郭尚父，不獲與方召寇鄧比烈，致藩鎮割據州郡，終唐之世而不能革也，悲夫。凡都將殺鎮使

卽自補留後特有監軍爲之奏請也天子覽奏仍遣中使往詗詷而得賂卽命知軍事藩鎭之禍皆由於此宜宗時詔戒臣失律幷坐監軍而監軍之權愈重

樂工殉節

梨園弟子頑童耳猶恥於從賊視死如歸若改梨園爲學校春誦夏絃漸以仁摩以義則頑童悉化爲佳士誠重學校如梨園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禮陶樂淑之餘忠臣義士之效可勝道哉迺兩京陷沒公卿大臣相率迎降而忠義僅見於樂工梨園之榮儒林之辱也於戲貴爲天子欲長享一梨園而不得斯固比頑之烱戒若軋犖山者關洛可陷帝號可僭欲暫得一梨園之樂而頑童且羞與比况欲得民心之歸附乎亡恩負義者可以知所戒懼矣

肅宗宜立建寧王

太原兵起功在二郎諸韋伏誅功在少子高祖若不使秦王將兵安得帝業之成太宗若擇立吳王爲嗣豈致武氏之亂將校猶非才不任况在元帥卿相猶非才不授况在儲君余觀建寧王馬嵬執鞚之諫平涼靈武之議倉卒間忠孝之大節恢復之宏謨與夫州郡之要害將佐之才能上馬之徵發無不洞悉於意中而言之有物眞將將才也若用爲元帥東京豈再沒於史賊立爲儲君西京豈再陷於吐番李鄴侯泌既知有太宗上皇之事則李唐家法原不拘於嫡長王之英果才畧軍情所屬民望攸歸肅宗方委以軍國之重若因此而得嗣大統豈非宗社生靈之福而鄴侯實阻之中於讒鋒致太宗全盛之業一敗而不可復振鄴侯有餘負矣

李臨淮王光弼 刪

削平安史克復兩都武穆之功亞於忠武汾陽王郭子儀而吐番之亂一不赴援共命諸將卽莫肯爲用又何怪諸節度之割據自雄而卒爲諸將所殺也然武穆深自愧恨成疾而薨武穆於是不可及矣而所以能致武穆之愧死者由代宗之恩遇有加除武穆東都留守不受帝恐遂成嫌隙數遣使之河中存問其母復迎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若逢忌刻之主奸雄乘機騰謗殃及老母幾於忠孝兩虧矣又直以僕固懷恩待之以懷恩反帝輦其母至長安給待優厚壽終以禮塟之置其女宮中冊爲公主出嫁回紇爲可敦有靦面目復有何顏立於人世哉吾願功臣宿將當

宗社危疑之際愼毋猶豫觀望俾人主待以叛逆而致愧悔之無及也

建中興元諸名公 刪

德宗時元老如郭汾陽顏魯公文忠公眞卿李鄴侯新進如陸敬輿贄李西平晟段司農秀實諸公又有韓滉韋皐柳渾黃裳諸公曹王皐馬燧渾瑊杜相繼並用可不謂盛哉而以盧杞張延賞裴延齡諸奸後先用事斯固德宗之不明汾陽爲顧命大臣險如盧杞賢如魯鄴皆素所深悉迺帝至相杞而不諫魯鄴久屈而不薦復未聞諸賢之互相延引其謂之何

西平忠武王李晟字良器有子十五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逆如懷恩而讓之將奸如延賞而薦之相均不足爲盛德

畀者，蓋由兩忠武忌於平賊，過於推誠，故一貪將佐之才，一冀將相之和，謂恢復有期，功可翹足而待爾。然二公勳成再造，功高不賞，而忠貞彌篤，其為一代之偉人一也。

吐蕃封盟

或問回紇吐蕃同一桀驁，汾陽咸寧（渾瑊之封 諡忠武）同一推誠，迺一則單騎降虜，一則脫身僅免，其不同若是何也？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會盟之常經。若自謂信厚久孚，而不明於事理，察其機宜，輕置身於不測，雖先聲之奪，仁聲之入，一如汾陽之恩威並著，尚不能保其無虞，何則？唐與回紇報施孔厚，契約尤深，而懷恩誘以代宗晏駕，汾陽捐館，中國無主，用偕吐番以俱來耳。及懷恩道死，與吐番爭長不睦，實欲擊之而未敢者，恐唐兵襲其後也。乃忽聞汾陽來臨，已足驚破其膽，而又有共擊之約，正如子弟之望父兄，枯旱之望霖雨，有驚喜交集而望出意外者。但恐為唐使所欺，故冀得一見以決之。汾陽洞悉其隱，而挺身出說諸酋長，皆下馬羅拜，自覺愧悔無及，遽訂盟於盃酒之間，斯固至誠之動物，亦正料事之如神。夫豈行險邀倖者所可同日語哉？至若李西平馬北平（燧之封 諡莊忠）渾咸寧，吐番所深忌也，離間西平，謀執咸寧，以賣北平，吐番之成算也，不獨西平之生長西陲，備諳虜情，即柳夷曠（渾）亦逆料狼子之野心，而隱憂方切，就令汾陽復生，而使之主盟，吾知其必嚴為武備矣。迺咸寧聞吐番之揚譽推奉，詡然自得，堅拒

騁韓（元光遊瓌）之請，而畧不為備，其得脫身僅免也，幸哉。

憲宗

憲宗倚任名賢，削平跋扈，誠中興之令辟也，而究其信任不疑，終始惟一者，吐突承璀一人而已。惟其信任不疑，故討蜀襲蔡，雖因杜黃裳之請，不置監軍，而高李軍中固未嘗一日無監（高崇文克成都，監軍欲獻劉闢二妾，文嘗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李愬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將入蔡，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為監而不得專軍政，賄無所取，功無所邀，宦者所痛恨也。是以西川甫定，邠宣不數月而罷相，并汚以小節之不修，淮西既平，晉文惠亦不久而出鎮，并誣以外朝之立黨，賢如憲宗而不免此者，蓋以征伐有監，則威名在內廷而不在將相，所謂天子與臣下爭功也。方鎮有監，則不將進奉，或賀禮助賞之有加，維時貨賂公行，掊克在位，債帥愈多，宦官愈侈，將相盡出其門，甚至暴崩而莫敢討賊，其自貽伊戚也，由來漸矣。

元白劉白（元稹字微之 劉禹錫字夢得 白居易字樂天）

唐人以詩賦取士，名流中有品節懸殊而聲稱並舉者，如白樂天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傳禁中，一如誠懸（柳公權）筆諫，天子為之動容改聽（朝廷不以為謗訕，而倍加親任，斯固憲宗之賢，亦可見詩之益人深矣）。及為翰林學士，與李絳同心協力，每事規諫，百折不回，確乎有古大臣風，循名責實，直與陸敬輿、韓退之（愈）比肩者。至若劉禹錫之沽名干進，趨附權倖，一韓泰柳宗元之流亞，非况元稹賣直求名，一經挫折，依附宦貴，更與

縉紳爲仇乃以工詩小技名駕樂天致有元白劉白之稱而不知品節之相去霄壤也於虖孔範李嶠輩何嘗不以詩鳴使君相競慕浮華專祟白望吾恐處士之純盜虛聲者胥將接踵而來如少室山人之類無或乎賢奸雜處杜裴諸公之罷黜無常與退之終遭貶謫也

崔觀察 郾

從來治國如治病寒則溫劑熱則凉劑醫者何容心哉惟精察乎之人之病之寒熱因時知變耳而迂儒高言宏濟雖綱維弛廢之餘民風驕悍猶必假之以寬而姑息以養奸酷吏專事威刑雖縉紳流毒之後民物凋殘猶必糾之以猛而刻削以激變是皆水以濟水而水益深火以濟火

而火益熱其爲庸醫殺人一也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孔明治蜀頗尚嚴峻者病在猛故濟之以寬病在寬故濟之以猛漢祖孔明易地則皆然崔觀察在陝則寬在鄂則猛寬猛不同同歸於治者皆切中時病也準是而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格君心之非而拯民於水火因時制宜實合漢祖孔明之治而稱物平施微眞治世之良醫曷克與此

文宗朝

唐自太和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宦官而禍實成於朋黨蓋朝廷和衷集事協力共濟則我無可乘之隙北司必有所憚而不敢爲奸一自朋黨立雄才大畧中容或有小節不修細行不謹之失淸流白望中亦或有虛聲純盜沽名賣直之儔分門別戶互相抵毀則以縉紳攻縉紳私情隱事無不羅聞天子既非薄其行輒謂文臣不足倚仗也而羣閹用得愚弄其間攻其所深忌引其所素狎政出多門王靈不振天子是用隱憂而好事喜功者競欲盡宦官而誅之既忌遠以相圖復謀事之不密而禍延縉紳不可救藥此所以朋黨愈盛而宦官之權愈重也甚至廢弑天子在其掌握公卿大臣豈不知率歟討賊義不容辭乃俯處我詐名懷私見恐一舉足而禍及也猶豫觀望之下宦官已先我著鞭矣爾時雖有累代元勳身居首輔望重一時亦不無依違其間姑聽處分以爲明哲保身之計尚得謂

朝廷有人乎夫以討賊之大義定策之鉅典撥亂反正之宏謨甘讓宦官以獨行朝廷中尚可與計天下事乎然而天子猶數與坐論焉諭則憂從中來退但飲醇求醉耳於虖漢明閹寺猶假借天威憑依母后權傾中外宰輔不敢與爭衡猶之可也而文宗直以受制家奴恥爲凡主弁自愧周赧漢獻之不若日乞憐於宰輔而宰輔不知羽翼之將盡猶相循於黨同伐異而朋比爲奸者復假中使爲援以力排其所惡兩相角必至於兩傷因其傷而兩傾之則南牙之執愈孤而朝權盡歸閹寺孰非縉紳朋黨之所致哉不然朝廷一德一心佐天子御正殿明正其罪付之有司一獄吏事耳而何黨人之執迷不返也余觀當時對策

如劉去華蕡者其言宦官之禍極矣考官皆嘆服蕡策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欲論奏執政抑之郃曰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乎乃上疏論之不報不知去華所言皆天子與大臣所深知也其所以能知而不能去者由不明於人才之眞僞以致賢奸雜進議政之際是非蜂起因私忿而敗乃公事譬之强藩拒命發兵致討而將帥不和軍情不協兵未出而私相殺戮故雖以天子之明威擧天下之全力伐一叛逆功臣宿將俱在其中而轉爲賊兵所敗也身膺軍國之重者計惟有愼擇統制激以忠義俾各負荆自謝盡釋猜嫌惟和惟一庶克有濟耳去華對策直則直矣而不以春秋之義責備朝廷朋黨猶非探本之論也文崩武立李德裕入相雖極言朋黨之禍然因對策而疾李宗閔以致朝廷植黨又因異黨而逐李中敏因非恩己出而左遷柳公權因夙嫌而阻相白居易抑又何也

鄭覃論詩文宗嘗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

漢高祖以兵定天下威加海內而大風一歌實開四百載之文運然此猶曰三代以下之主耳虞廷之敕命時幾二句賡歌詞成周之閟予訪落皆右帝王作也覃若曾讀詩書因明問之及惕以精一危微緝熙光明之學雖任人而毖後患則明良喜起佛時仔肩朝廷安得有宦官朋黨之虞敎胄有素顧命得人後嗣安得有見廢遭戮之禍就詩論詩乘時規戒監陳隋之奏伎酬歌致吾君於唐虞三代吾於經術之士有厚望焉覃迺云王者不爲詩安在篤於經術其石經之不爲名儒所齒也宜哉

李衛公德裕

宦者之專橫河朔之拒命累朝之大患也一自衛公入相而權閹乞罷强藩奉詔天寶以來未曾有也使以衛公之才得早用於維州來歸之日據其要害西平吐番南服南詔北撫回鶻則太宗一統無外之規胥將拭目而俟豈特河湟之克復已哉迺爲牛僧孺所阻失機會於厥初迄武宗晏駕有志未逮而公乃再遭貶謫矣維時三州七關訥款四鎭十八州盡復版章皆衛公駕馭有術俾後人得蒙已成之緒耳加謚順憲而不追贈衛公其何以慰武宗在

天之靈乎王懿宗時始追復官爵初不以克復河湟功也

雞山盜唐

或問雞盜當滅否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得已而不已是爲黷武不得已而已是爲養奸故有勢易勦滅而不得不招撫以示勸者有勢易招撫而不得不勦滅以示懲者一準於理而已有如鄰邦將吏爲其主堅守孤城百計攻之而不下登陴嫚駡曲意撫之而不從遷延歲月磬我財力傷我士卒及城破被擒我軍方欲屠戮以雪忿而君子則親釋其縛延之上坐其肯降以相從厚加封賞以堅天下向化之心否則全其名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其在勝國遺臣爲主報仇心存再造奉宗嗣而招集散亡

依山航海數抗衡於上國若此者置之則深貽後患擊之則重傷民命遣辨士說而下之所謂三寸舌勝於十萬師也否則如七國六朝五季時疆埸之邑一彼一此殺掠無已民罔攸居迫於饑寒不得已而聚衆自保竊弄兵于谿谷間聖主憫之畧其迹而原其情下詔宣慰勞來安集固其所也若在一統承平之日政非煩苛歲非饑饉吏非貪污敢以匹夫而首難掠州郡抗官兵公然作賊邈視朝廷若之何容致議而庸泄狃於苟安謂息兵可以省事而不知姑息之釀禍愈深也且謀財害命小盜耳猶法所必誅以雞山之肆行叛逆而單騎降虜之迹則愚賤乘釁而起謂進可成大業退不失故吾亦何懼而不爲亂也向非王果州 贊宏 一鼓滅之黃巢之禍豈待僖宗時而始見哉

王鎮使 式 起子播弟

儒家子每好言招撫而不知降之多詐也有玩我弄我而降者有窺我嘗我而降者有間我賣我而降者有驕我惰我而降者有計窮而降以行刺者有力屈而降以徐圖者有城堡壞而約降以修築者有糧援絶而假降以突圍者有兵未集備未修而姑降以緩我師者有欲察我虛實且爲彼內應而來降者有欲誘我深入詐爲我內應而遣降者變幻百出雖將種不無歧誤余觀王觀察不受甫降兩事皆洞悉賊情動中機宜逈知儒家子自有眞也

辛節度 讜 雲京孫

泗州當江淮之衝爲龐勛所必爭之地而卒獲保無虞固在杜慆之死守與馬舉之赴救然非辛公捨身許友轉戰萬衆中往返十二次迎入兵糧則慆亦徒死舉雖救之何及及鎮嶺南西道遣徐雲虔如南詔責以禮義仁孝驃信聞之而氣折矣非時値大亂征蠻之事悉以委公南詔未必不奉表而稱貢也

史案卷十二

涇縣吳裕垂燕堂

李晉王（諡武）功不掩罪

先儒於克用多恕辭，急於誅朱溫也，至稱為唐末第一流。愚竊以為不然，乃父（赤心賜名昌國）以沙陀而得鎮震武，天子待朱邪氏不薄也。克用迺乘王黃之亂，殺鎮使，據大同，而朝廷不之罪，復以大同付乃父，厚之至也。有靦面目，當自知愧勵，誓此生不敢再行失節。尚論者或且曲為解說，謂為軍士所推，習尚所移，誰復念其舊惡。不意父子合兵，并據兩鎮，毀制書，殺監軍，寇掠鄰道，抗拒官兵，賊虐命將，辛致竄與逃散，竄身達靼，其陷父於叛逆而瀕於死亡者屢矣。

幸而族人為說，宦者為奏，得蒙赦宥，帥騎赴援（時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雖云奉詔而來，然出身如此兇悖，番兵所過，諸道為之設備而犒給，待反側子當如是也。苟有心羞惡，尤宜嚴飭部伍，秋毫無犯，急於靖難，斯為改過自新之舉。迺行至河東，縱兵剽掠，遷延歲月，置盜賊為後圖，陷忻代以自利，是一巢未平而更生一巢也。雖克復長安，終推鵶軍為第一，然賊方取蔡圍陳，求救孔急，不與諸軍并力破巢，而毋歲出兵爭山東，邢洺磁三州半為俘馘，野無青草矣。厥後[illegible]陳圍救大梁，而反為溫所襲，表請討溫，朝廷不分曲直[illegible]和解之，此非獨朝廷之過也。蓋沙陀素行反覆，異於溫之出身羣盜者一間耳。且邠寧鳳翔皆關中近鎮，討溫猶須奉詔況王二鎮乘適答溫而北攻，進逼京城，致宦閹挾帝播遷，付長安於一炬（太廟神主俱失），更與二鎮合兵，縱賊黨追逼鑾輿，天子沖冒煙焰，露宿草莽，危殆者數四。維時朱玫輩擁立襄王煴（煴），還京僭號，天下皆歸罪焉。始用蓋寓自沈之言，表討煴玫，似也，然猶託溫為言，不加一矢，而口搆怨河北，攻陷州郡（既陷磁洺，復拔邢，又攻雲），致諸道請討，削奪官爵，皆克用之自取也。事已至此，計惟有束身歸命耳，迺敢拒禁軍，圍宰相，殺將帥，抗表而要爵土，逼逐朝臣（表至京，復其官爵，使歸晉陽，再貶孔緯張濬，刺遠州，加克用中書令，又貶濬繡州司戶。後聞昭宗欲復相濬，克用表曰：濬朝為相，臣夕至闕。遞視天子一至于此，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何哉）。此生失節如許其多，其請滅李茂貞而朝廷不之信，又豈獨朝廷之過哉？惟立心行迹不足取信於

天下，徵河東日益削弱，數歲不能與汴爭也。顧汴軍雖強，而當其悉衆入關，搆兵鳳翔，誠能舉晉陽之甲，會平盧而乘虛襲汴（溫奪駕時，王師範方舉兵討溫），直抵長安，迎還車駕，汴則進無糧援，退無巢穴，旬月間而逆溫成擒矣。上報君恩，下報私怨，所為一舉而兩得也。乃坐失機宜，俾平盧敗績，岐蜀阻兵不前，任溫刦駕而東，豈以帝不我直，正欲假手賊臣以雪忿耶？曷為密詔告難，而置若罔聞，一至於此。及帝為溫所幽，西方諸鎮猶興問罪之師，曾未聞晉兵之一出也。溫篡之日，克用矢不稱帝，縱無慚於吳岐，然王建楊渥猶能移檄諸道，約晉岐而會伐逆溫，茂貞不之應，不足責也，而克用亦終於坐視，安得為唐末第一流（或問第一流為誰，曰藩鎮中皆不足

道也惟司空圖羅隱近之

唐末宦者

曹知慤之擊黃巢揚復光之賛周岌張承業之諫晉王其忠貞勇畧爲不可及矣使爾時方鎭盡如此三人黃朱輩安得猖狂至此夫忠貞勇畧而僅見於宦者斯固卿士大夫之恥也誠以數百年祖功宗德而尊賢養士僅獲報於宦者數人則累世之寵任北司固其所也吾又何尤迺寵任累世俾得典兵預政甚至刦脅天子爲所立者九爲所弑者三爲所廢者二而國隨以亡則三子之忠貞勇畧曾何補於國是哉

馬殷 附

馬賓歸自淮南殷議入貢賓曰楊王行密地廣兵强不若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斯言也一若明於順逆忠於唐室者然將昭宗業已見弑昭宣復爲幽閉貢入洛都不過助奸雄簒奪之資於唐天子何涉漢獻寄生許昌劉琮輩不知迎奉昭烈與東吳并力伐曹而反甘爲降虜謂之上貢天子可乎殷欲阿附朱溫陰爲推戴以邀封賞時劉隱以賂溫得鎭清海而不敢褻言助賊爲奸故假天子爲名以折其弟其曰朝廷云云蓋直謂溫也殷之推戴若是其堅溫簒之日首封殷爲楚王宜哉

張承業諫稱帝

晉王李存勗即後唐莊宗欲稱帝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垂案五季之主惟後唐得統爲最正者以其能報君父讎不襲魏晉迹也承業之諫豈欲晉王永不稱帝哉欲先滅朱梁次立唐後次取吳蜀天下一家始加錫受禪耳蓋謂湯武之放伐爲逆取莽操之簒奪爲順受也且君居臣上天澤之定分也顚覆如太甲而安居伊尹之上昏庸如後主而安居孔明之上晉王業立唐後功成混一何以高祖太宗復生不敢居晉王之上乎

居上而至於不敢必其臣不甘居人下耳逆溫惟不甘居人下昭宗所以見弑昭宣所以不敢不行禪也承業既欲爲唐立後又欲爲王立萬年之基直欲因循莽操下效逆溫之尤耳諷其主於亂賊而不得悒悒成疾愚哉

承業事晉武言聽計從矣晉武稱兵犯闕屢失臣節承業曷不一諫昭宗密詔告難晉武置若罔聞承業又曷不一諫吳蜀移檄伐梁晉武不遣一兵承業又曷不一諫爲唐立後不請於逆溫簒弑之日迺議立於中原底定之後將誰欺哉

晉欲稱帝以得傳國寶也然孫堅得之而斃於流矢晉王不以爲戒而以爲瑞宜其及也

朱梁宜等諸安史

羿滅夏莽篡漢位一統者數十年先儒尚不待以列國溫乃碭山一盜雖繼世僭號而唐之藩鎮遍天下亦安史父子之竊據耳微獨不能比於羿莽并不逮東晉五胡遠矣況昭宣遇弒之日正莊宗君晉之初（天祐四年正月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二月溫弒昭宣遂白服而大破梁軍自是梁漸弱而晉日强）大統攸歸曾何待於稱帝改元與亂賊之盡滅也收史者宜以莊宗繼昭宣而逆溫年號盡行削去直等諸安史焉可

王彥章

孟諸何嘗不驍勇何嘗不死事其死也君子謂爲伏誅而不可謂死節者失身黃巢故也巢溫雖皆羣盜而溫獨廢

弒天子殘滅唐祚罪浮巢賊遠矣驍勇如彥章不知去逆歸順興復唐室爲一代之元勳而甘爲溫效死何哉讀歐陽公死節傳者其察之

梁震

震在荊南季昌奉爲謀主呼曰前輩亦隆遇矣且不受高氏辟署終身止稱前進士可不謂高士乎然既不受辟署終身不設一謀可也否則陽爲衰野示不可用如司空圖之於柳璨未始不放還蜀（圖遁山後聞昭宣遇弒不食而死）迺既爲謀主言聽計從不爲羅隱之說錢鏐勸以舉兵伐梁再造唐室爲事吾不知其所主何謀致季昌交臂事賊而不知羞（隱說鏐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據杭越自爲東都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豈拔一鶴毳跨一黃牛遽足退隱以鳴高哉

後唐莊宗

帝爲晉王時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按巴堅（天祐十三年稱帝改元是爲遼太祖其后舒嚕氏勇決多權變晉王嘗以叔母事之）迨南滅逆梁爲唐室報仇爲武王雪恥雖不幸爲伶人所弒迴足見君父於地下矣按巴堅聞之慟哭曰我朝定（猶華言朋友）兒也以中華天子之尊而契丹呼之一則曰吾兒再則曰吾兒非莊宗之自取歟（按巴堅旣顯責明宗之不救又深責明宗之自立且言與我大河之北方不南侵其兒戲中國自非一日）石敬塘尤而效之旣稱臣又稱兒旣輸金帛復割幽薊資其兵力以滅後唐皆莊宗之貽謀不善而階之禍也顧太宗以命世之才佐高祖起兵尚稱臣於突厥

何論後唐至於北漢南宋之稱姪其曷守莊宗之故事與

石晉爲遼之屬國

遼之不得爲正統也夫人而知之矣況其臣子乎若翻遼崇晉是以臣加君子加父也冠履倒置莫甚於此若云尊晉以尊中國不知以遼之臣子而爲華夏之主其取辱尤甚愚謂唐滅則統屬後唐後唐滅則南唐與遼並峙（清泰三年後唐亡明年徐誥受吳禪國號唐改元昇元復姓李氏更名昪是爲南唐契丹改號遼改元會同）劉知遠稱帝遼人北走則又漢與南唐並峙此十餘年間天下並無正統及後周代漢南唐奉表稱臣雖未成混一之功而正統有歸矣（劉崇稱帝於晉陽是爲北漢然依附遼人稱姪稱男名義有虧亦非蜀漢之比）

高從誨

唐晉遼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謗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垂案兵爭以來中原無主蕞爾荊南處四戰之地惟修好鄰邦不失事大之禮庶免於難故苟可以保境安民雖悉索敝賦屈事强鄰畏天者猶或為之况諸國妄自尊大迭相雄長各帝一方競以實利博虛名其能貴於高無賴者曾幾何哉於戲所向稱臣在高氏亦實出於無賴耳無賴之稱知非高氏所樂受也凞道歷相四姓十二君方著長樂老敘自鳴得意其亡廉恥更甚於無賴之徒矣

澶州兵譟

宋太祖陳橋之變雖貌襲澶州故事然畧迹原情澶州猶差强人意何也漢隱帝信用羣小殺戮功臣諸將懼於加罪故兵至澶州擁立郭侍中（即周太祖）而有裂旗被體之事若周世宗三代以下之令辟也趙太尉（即宋太祖）之沐恩深矣迺假借邊警（與漢時之實有邊警者迥別）盡收兵柄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而且隱爲符讖（案箧中木題云檢點作天子皆宋祖心腹之所爲也蓋將以傾張永德之權冀以爲趙氏受命之符）豫製黃袍（與忙裂黃旗者迥別）袖出禪文（與上牋漢太后者亦別）則宋祖之素有大志豈待母后一言而始見哉於戲後周之天下以澶州兵譟而得之即以陳橋兵變而失之亦如趙宋之天下一得一失均不離於孤寡之手天之報施固若是其不爽也（第以周祖之賢繼以世宗之治而享國不永良可慨也）

南唐烈祖（李昪唐吳王恪之後）

自魏晉篡竊相承凌逼至尊或廢爲王公或廢爲庶人或求爲庶人而不得南唐亦猶是受禪耳而奉吳主爲讓皇仍自稱曰臣某其於吳太子妃主之稱一仍其舊讓皇殂爲之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及太子退居泰州號曰永寧宮太子卒追封宏農郡王茲事雖屬虛文固六朝五季以來所未曾有也迺一傳而失江北再傳而失江南雖由委任五鬼酷信浮屠之所致要亦不幸而逢周宗宋祖之挺生勢不能與抗衡耳而其忠臣義士之多實足開夫趙宋風氣之先矣（孫晟奉表如周從容就義而死劉仁贍守壽州力盡援絕扼吭歎息而死李延鄒以不作降表而死楚州城陷張彥卿帥衆巷戰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曹彬下江南李雄父子八人皆赴陳力戰而死金陵垂陷陳喬自經而死鍾倩舉族而死李煜既降樂人大慟而死胡則不屈而死江州軍民從則死者不計其數）

周世宗

家天下者固不宜輕以天下與人柴世宗之天下郭氏之天下也虞舜受終於岳父世宗受終於姑丈受之於異姓者即傳之於異姓亦何不可所慮者付託未必得人耳宋祖之佐周也勞苦而功高如此以世宗爲之君而不能法虞舜之禪致有他日陳橋之變此事自關運會於世宗曾何遺憾

自唐祖崛起晉陽借兵突厥以取關中故後唐晉漢更據中原皆服事於契丹世宗纘承郭氏懾服江南威振關北而又克勤克儉慎終維始詢無逸篇中有道之主也

韓通等爲周殉節

韓通李筠李重進三人歷事數姓矣不爲晉死不爲漢死獨爲後周之亡而死者周德之感人深也可知孤寡可欺神器可竊而人心之思戴雖宋祖不能奪也

宋祖不自諱其慙負

從來篡竊爲禪者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輒自謂天與人歸而恬不知恥卽唐高祖掩耳盜鈴之況特私與僚佐言之耳宋祖乃自陳橋直於稠人廣衆中流涕謂范質等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推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大哉王言其卽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之心乎非眞豁然大度之主曷克言此

宰相須用讀書人

帝王所以重儒術者爲其正誼明道維綱常而扶名教也若徒記誦詞章競誇一名一物之知迺白面書生事耳宋祖生五季尚武之秋而謂宰相須用讀書人眞不世出之見也然宋祖所以言此者特因竇儀能識蜀王衍僞號耳識與不識何關治體且儀以周臣而反顏事宋正讀書中之罪人也僅緣識鏡一事謂宰相須用此輩是以書生之餘技爲宰相之大用也史稱宋祖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究其所喜其能異於儀所讀者曾幾何哉以一代開創之君不講明於讀書之要而僅慕一白面書生無或乎終宋之世雖有人文蔚起而醇儒理學鈞不得一大行其道於天下也

曹武惠彬

太祖遣武惠伐江南誡之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且以劍授之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金陵初下居民雖未遭殺掠及飲酒高會致諸將殘殺樂官武惠不得辭其責矣至於岐溝之戰部將違命趨功謀議蜂起武惠身爲統制自當以軍法正之迺旅進旅退遇敵而潰十萬衆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皆軍令不嚴故也雍時大軍既北飛狐之勢益孤潘仲詢復不能嚴飭部下致王侁負約失期陷驍將於死地惜哉

楊公業爲太原降將或潛上謗書而太宗不問曹公爲太祖元勳彌德超誣以叛逆而遽信者蓋漢主劉繼元已降楊公猶據城苦戰太宗知其必死於困鬪敬之愛之特令其故主招之强而後可凡欲曲全故主耳其忠義之氣凜若冰霜太宗知之素矣雖謗書十上其如楊公何若曹公與周室有椒房之親恩寵獨至而亦朝周暮宋其情義兩虧素行可鄙固太宗所深悉也德超之讒言易入非曹公之自取與

潘仲詢美微笑賓對

於戲太祖爲人仲詢知之審矣周世宗尚可負也何有於功臣於翊戴諸公尚恐有黃袍加身之漸況功蓋一世士卒歸心如曹武惠者乎使相之位許而不授仲詢若僉於廷爭二不見聽小人乘機媒孽不指爲觖望卽目爲朋黨

嫌隙一生太祖將以己之自負其君者疑功臣之負我而禍且不測遑問負約仲詢迺微笑以啟太祖之詰實對以表武惠之心既賞錢五十萬尋拜為樞密使俾君臣之間兩無猜忌皆仲詢卒員譚笑之力也

陛下豈容再誤

太后誤耶誰則立誓而藏之金匱太祖誤耶誰則上表而覆逝顧命蓋趙普深知太祖孝友必將敬承遺教故立誓上表贊成其事以為後來干進之階及見德昭自殺德芳夭沒廷美復遭疑謗深知太宗必無傳及之心故云豈容再誤以速廷美之死普可謂善伺人主之意矣

楊無敵 業

遼兵十萬寇雁門楊公不直挫其先鋒而必紆道出自西陘還至北口而擊者非怯也蓋遼軍盛集東北牢不可破非出奇無以制勝惟潛從西北間道繞出遼軍之後南向而掣其肩背則後軍驚而南潰自相蹂踐故前軍亦不戰自亂因其亂而乘之咄李所以為我戮也耶律色珍以十萬眾陷寰州楊公不徑搗其中堅而必紆道進由大石直入石碣而擊者非怯也蓋遼兵勢熾西北銳不可當非出奇無以制勝果潛從東北間道繞出遼軍之後乘虛而襲其輜重其驚潰亦猶是耳因其潰而前後夾攻則色珍卒為我擒矣王侁深知楊公老於邊事熟於地利精於料敵妙於出奇慣以避實擊虛而取勝而且奮不顧身必將以死報國故迫之直前陷之死地又恐楊公神武不殺帥其精銳激以忠義無不一以當百但得陳家谷口一援未必陣亡故復借端助戰領兵離谷使必無生還之路於戲侁之驁鷙狡獪原不足責而仲詢身為元帥曾不力為禁制豈以侁嘗媒蘖主將徵還下獄（謂田仁朗）故姑聽以免禍與竊異太宗明知楊公之賢素為主將所嫉或潛上謗書不為窮究飛誣迺概置弗問致侁等敢為傾陷卒自壞其萬里長城良可慨也（業子延玉死于谷口。真宗時契丹大舉入寇攻遂城子延朗却之。）

燕雲之不復

燕雲為宋所必爭之地太宗銳意取之而卒無尺寸功者取之不得其法也蓋宋遼繡壤相錯東起尚武西迄定難

亘延四千餘里宜扼重兵於順興牽制幽都之東以斷遼人左臂設鉅鎮於朔方牽制大同之西以斷遼人右臂更於沿邊開羅屯田簡閱游兵數以輕騎擾其無備之處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實則堅壁避之虛則縱兵擊之入不必於深戰不必於勝城不必於攻數以千百騎動彼十萬之眾出沒無常終莫知我之所向彼若不以為意而備或少懈我則出其不意乘其無備而取之關北十六州可卷席而有也宋迺勁行大舉急遽以圖之一戰不利我已師勞財殫不遺餘力而遼兵已臨城下矣況以楊業之老於邊事乃為侁輩激死而不加顯戮以郭進之長於邀擊乃為田欽祚陵

死而莫之敢言，以何承矩之屯戍有方，守禦有術，乃視為輕脫失體而罷斥，其不為眞宗之納幣賂寇亦幸矣。復何有於燕雲克復之望哉。

西夏之叛

一詔而懾服彝興，一秩而感孚錢俶，皆太宗所目擊也。駕馭有術，丁五季割據之秋，尚不難於撫綏，況承世宗、藝祖之烈，恩威素著，夏人慕義來歸，曾何虞於反側。誠因繼捧之來，別授一方鎮使，擇其諸父昆弟之賢者，俾各知番落。更選名臣為之統制，勞來安集，胥將畏力而懷德矣。羌戎用命，帥以北伐，取燕雲如拾芥耳，復何有於西顧之憂哉。迺計不是出，遑待吳越之故智，因其來而舉族拘留，盡遣

使護總麻以上赴闕，是激之變而速之叛也。或問南人何以不叛，曰：假沐太祖之恩深矣，而又無契丹為之援，故不叛。繼遷叛於前，繼捧反於後，釁之東首而朝宋者，今皆北面而事遼，遼得夏為犄角，方虞我之襲於旁命也。幸而宗社有靈，諸番自擾，繼捧就擒，繼遷夜遁，乘此而據其要害，增堡砦，開屯田，嚴守備，西撫羌戎，北控沙漠，斯眞萬世之利也。迺自撤藩籬，直舉累代名城而墮之。夏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牢不可破，呂蒙正建議毀之。是循唐莊宗之覆轍也。宜繼遷益輕朝廷，屢撫不受，迄太宗晏駕，要求番任。而嗣君惟命是聽，盡舉繼捧所獻悉付跋扈，而弁髦以中國之土，尚得謂廟算有人乎。

繼遷素行反側，屢撫不就，聖世所必誅也。彼即勢窮歸款，朝廷待以不死足矣。況嗣君諒陰，而表求番任，是要君也。若遣一辨士齎詔切責，彼知朝廷有人，必將惶恐而謝罪也。奈何明知其變詐，而姑從其請耶。從請已非，況復與以五州，俾土宇日擴，抗拒有資，釀成一代莫大之禍。呂正惠端身膺軍國之重，遇如許大事，而亦糊塗至此，其負慚於田錫多矣。錫嘗言繼遷不合與夏州，亦不合呼之趙保吉。

靈武之陷

靈武幅員千里，表裏山河，唐肅宗恢復兩京，實肇基於此，苟捨以資寇，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其為宋所必爭之地，固不待言。若經畧使與都部署得人，援餉不絕，輯八鎮而興屯田，弁築傳樂、耀德二城，相為唇齒，以通河西糧道，俾

六谷酋長、回鶻、吐番諸國各得信其同仇之志，則趙保吉即李繼遷一籠中物耳。爾時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不能一為聲援，而倡議棄地；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不能刻期赴救，而擁衆不前，致靈武陷沒，裴濟被害。超罪固可斬也。且濟至刺血染奏，遠求救於朝廷，其近求援於經畧者屢矣，曾不聞涇原諸軍之一出，豈其志在捐棄，正欲付之度外，速之陷亡，以遂其前言與。為眞宗者，不能明正典刑，嚴治邊臣玩寇之罪，乃曰悔不用李沆之言。議主棄地。可知前此之割五州，沆等實為謀主。厥後徽欽割地，人皆云效尤於安石，而不知眞宗朝已實作之俑矣。

夏孽宜勦不宜撫

夏人據有河南，屢撫屢叛，變詐百出，使中國斃於奔命者二十年。旣得靈武，復陷西涼，遂有卷席關中之勢。幸而巴喇濟忠義自效，奮不顧身，出奇破之，保吉走死，子弱國危，此正天授之時也。誠如曹瑋之策，簡閱精銳，出其不意，而勦滅其餘孽，復河南為郡縣，廟廊豈復有西顧之憂。迺舉朝畏縮，偷安旦夕，高言恩致，亟無一二經濟之士為之贊成其事者，致盜殺元勲，廷臣莫敢與較，俾得養銳三十年，馴至元昊益肆猖獗，其自貽伊戚也，豈一日之積哉。

史案卷十三

陳晉公恕不答錢穀之問

眞宗初卽位，命晉公條具中外錢穀以聞，公久不進，屢詔趣之，公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迺

鑑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垂　則謂眞宗所慮者，府庫未必充實耳。迺充實兩字，晉公旣出諸其口，雖云陛下富於春秋，而勿使知其能使國家簿書會計，人主終不得而一見耶。吾恐眞宗之侈心，卽從此起矣。然則公承明問，當何辭以對。曰：陛下數問錢穀，豈虞府庫空虛，將加賦以重歛耶？幸府庫充實，將妄費以從欲耶？夫君之富藏於民，度支不足，當節以制用，而不可以輕變祖宗之法。昔太祖御宇，每以理財為念者，凡以養兵衛民，禦寇虜而圖進取也。如道封樁庫之類　今北狄愈強，西戎愈熾，軍需之用方始，府庫之虛實尚未可問也。因而條具歷代變法奢侈之禍以進，則君非可格，外侮可禦，豈致輸幣賂寇，東封西祀，斃吾民於土木之中也哉。他日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殆謂聞府庫充實而視如糞土乎。惟不言其積貯之難，錢穀之用當節儉以待軍國禦寇之資，而但言充實之數不可使知，故異日封祀土木之侈，原不待見景德祥符諸錄而始決也。

寇萊公準可保百年無事之策

契丹傾國南下，冒險深入，利在速戰，一戰而勝，宋不西遷，必將南渡，而王旦必奉太子監國矣。君臣父子間或自相

涇縣…重熙堂

魚肉契丹因之渡河取汴册立異姓以帝中原如石晉故
事（又如李從益張邦昌之類）俄頃間而天下三分四裂矣一自王超拒
於唐河高繼勳禦於岢嵐李延渥擊於瀛州屢挫不得志
又恐宋人乘間入燕雲進退失據故懼而請和宋若因其
請而益嚴守禦契丹必懼而宵遁矣迺一請而宋使隨往
備或稍懈故盡銳而攻陷德清逼冀抵澶冀得和好之成
耳不意銅梁鐵遂百戰不下機勇如蕭撻覽復一戰見殺
精銳殆盡已足驚破其膽況值大駕親征官軍踴躍歡呼
士氣百倍契丹所爲相視而益怖駭也及鐵鴿薄城折傷
大半故復遣使乞盟也信如萊公之策契丹將不戰而自
潰矣曷策乎曰虜既深入重地糧餉維艱利在速戰我則

主以待客飽以待饑逸以待勞夜則輕騎擾之晝則堅壁
避之清野以待其斃約和以惰其志而又多張旗幟益爲
疑兵別遣偏師從間道截其歸路斷其糧援或乘虛襲取
關北或南首反擊後軍以戰則隻輪不返以和則百年無
事虜不稱臣必稽顙而獻還十六州矣畢文簡公（士安）所
謂請覊縻之漸許其平是也若非出奇制勝相時而動僅
如劉盧陵之說欲決戰於士卒讙呼之頃爾時勝負猶未
可知也異日者金兵渡河圍汴种師道曰女眞不知兵豈
有孤軍深入人地而能善其歸乎李綱云姑遣使與議宿
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
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又云虎豹自投陷

穽中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請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
及兩河三鎮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
半渡而擊之此即萊公百年無事之策英雄所見畧同也
姚平仲貪功趨利以角勝目前而致敗未知盧陵亦孰視
焉否

王旦　子子明謚文正

眞宗朝兩大事曰和契丹曰求天書所最親信者二人曰
畢士安曰王旦親征之議倡於寇準而帝意遽決者士安
力贊其事也帝在道又稍惑於金陵之謀者非王欽若能
惑之旦奏十日不捷何以處之之言有以惑之也旦之言
意有二一以寒帝膽一以問準罪蓋謂準自言五日可了

若延至十日戰或不利車駕蒙塵準當處以何罪倘不幸
而車駕北轅虜或貨爲奇貨社稷不可以無主國家將何
以處陛下帝聞旦奏沉思良久不卽日回輦計惟有命立
太子耳是旦直以帝委準直以帝爲準之孤注任準決賭
而一聞戰敗我則拱手謝曰恭奉聖諭國有君矣旦去後
回憶旦言而中情愈怯故準方畫策以進而帝但言和不
言戰也歲幣之議曰雖百萬亦可者恐一戰而敗則太子
必立與其惜財而置身無地孰若罄我所有而得長享帝
位乎欽若之讒言易入皆旦言有以啟之也欽若天書之
謀飾以經義（謂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卽當時所據之經義也）而帝不遽以爲
可者恐旦不肯以經義傅會而儒臣皆以爲不可也旦若

有所不可帝亦不復詢謀矣且既無乎不可帝方決以為可而明問杜鎬不意天書未降而諸儒之經義附和如出一口帝以為詢謀僉同皆首相之力故召飲甚歡而有樽酒美珠之賞也及其沒也遺令削髮披緇僧道之飾也生則率僧道以求媚死則服僧道以自歛其崇奉天書可謂至死不變者矣史謂其悔不諫天書之失豈不妄哉或曰夏饑求粟且云具粟百萬遣其來取德明慚懼而止厥功偉矣垂謂此亦幸遇德明之無膽識耳若遇厥子元昊即統率大衆公然奉詔而來州郡供給則淹留就食否則沿途剽掠直抵京師未知東道主將何以待之爾時兵連禍結契丹乘釁而起或託名助戰或假端和解因而增索歲幣坐取關南邀我稱臣否則與夏合兵約日取汴又未知十日不㨗將何以處之

魯簡肅公 宗道

劉皇后無子潛取司寢李氏所生之子為己子是為仁宗此漢惠張后之秘計也詳卷七及為太后則冀慕唐武后之為人簡肅因言武后之罪幾絕唐祚決不可立劉氏七廟與夫夫死從子之義其剛直敢言雖王文正公曾不及也一時權貴斂迹咸目為魚頭參政信哉因其姓且言骨鯁也若眞宗早於書殿壁時列魯直於宰輔俾得與顧命吾知其必歷陳漢唐母后之禍而力阻權處軍國之詔矣厥後太后代權國政皆眞宗之亂命作之俑與受遺諸公之不能正其始也

仁宗朝

賢如仁宗史稱止於仁矣又云君子滿朝矣後世帝王又咸奉為法程矣垂竊不能已於責備云

親君子遠小人仁君致治之本也帝即位十一年始親政前此賢奸雜處吾猶曰劉太后臨朝耳今即明道二年以後論之呂夷簡大奸也自癸酉十月復居相位至丁丑四月因與王沂公曾不協而俱罷未幾復居平章或兼樞密或加司空病則項鬚以賜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至癸未四月迫於公論始以太尉致治終帝之世久任專寵無出其右者范文正為當世第一流人物夷簡再相之年以言獲罪謫知遠州與孔道輔等十八人同黜孫沔余靖諸公皆相繼疏救夷簡悉目為朋黨屢加貶謫丙子貶饒州丁丑因災異而甫得近徙戊寅又置嶺南庚辰西師告急迺自越召知永興辛巳又貶耀州復徙慶州迄夷簡罷相始召副樞密八月參知政事甲申復被讒黜為宣撫更罷知邠州一時知名士皆盡於王拱辰一網矣不得謂非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也維時外而歲幣增納於北封疆日壞於西內而美人爭寵於前衛士作亂於後初張貴人有寵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郭后雖立而見疏太后崩適尚楊二美人與后爭寵夷簡勸帝廢之盡逐諫者孔道輔等遂立曹氏為后孫沔等請終太后喪制而後行又請復諸言府遂匯貶沔等於外未幾內侍閻文應務役郭后其罪正宜誠族乃因范文正之劾而但褒嶺宥此衛士之亂所由作也且衛士作亂必有奏宥從乃不究其主矣而但詠其舉手之人此仕寺忠之道諫所由再發與至和元年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皇后命沔讀冊沔不可乃出知杭州仁宗朝屏逐賢良類以此也賢賢易色者當不其然至和間雖韓琦富弼諸公[illegible]迭為相然未得後宮之助而罷黜無常此邵康節

龍所以決不應朝廷之召與且宋自開國以來不患文事不修特患武功不振耳爾時以文章致位兩府者積習偷安每見敵軍壓境非閉門誦經即納幣賂寇皆爪牙之任不得其人也黑王相公德用與狄武襄公青掌樞密而得軍情正國家之福而羣小即以得軍情譏之使二將龍斷天下聞之誰不解體歐陽修言於帝曰狄青掌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乃出判陳州王德用亦以得軍情而罷此五季宦者所以譖李建及與宋初奸邪所以譖曹彬也而歐公亦不免此何哉由歐公亟以文學自命而卻子周子及程夫子皆千古醇儒不聞公之一薦舉也而所延譽者不過王安石及蘇氏父子與一時文人才子耳厥後王氏變法蘇氏立黨皆得罪於聖賢嘉祐五年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心六年知制誥會公亮同平章事公亮稱安石為宰輔才羣臣多務更張革弊胡宿曰變法古人

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於治也據此則安石之學早已行於仁宗之末矣幸而以母喪去位仁宗上賓未得大用耳賢如仁宗於人材猶不免於謬然則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易退矣此聖人所以有知難之嘆也 刪

以御容如契丹

契丹曷爲來索御容曰輕中國也以成先志也其先志柰何曰宋主以幣賂我是畏我也辭稱曰納是臣下供奉之職也其先帝文成喜宋人增納歲幣欲繪圖志美以誇示朝貢諸國必得宋主眞像繪入圖中方足徵信故直遣使來取其遐視中國極矣或曰彼不先以洪基像來乎曰契丹兩次索關南皆宋人先遣使議和又先持誓書往請其云彼以像來飾詞也且西夏跳梁宋人尚不敢與較而苟且偷安契丹伐夏執其國母爲質威震華夷宋方聞風而膽落也彼若示威於中國俾我畏懷不過來一幅北朝受幣圖耳以仁宗之懦怯畏契丹如猛虎或不勝其瞻視驚聳乃曰彼見御容甘爲我執鞭持蓋云乎哉

詔請太后權同聽政

母后臨朝非古也英宗即位欲諒陰三年令韓魏公琦攝冢宰夫亦猶行古之道與正以革母后臨朝之弊爾然則曷爲詔請太后權同聽政曰帝有疾故既有疾矣而又梓宮在殯曷不權聽冢宰而請太后曰此宰臣之過也詔自帝出曷爲歸咎於宰臣曰帝初即位時本欲聽於冢宰三年因宰臣不可而止也時魏公爲首輔曾公亮張昇歐陽修趙概胡宿吳奎皆爲宰臣其

所以不可者以爲帝不聽於太后而獨聽一魏公故宰臣皆以爲不可而魏公亦不敢自以爲可也及帝得暴疾羣臣或直請太后垂簾或請加一權字如劉太后故事帝心非之因羣臣之請益力故不得已而姑從之此宦官讒間所由入兩宮嫌隙所由成而禍幾於不測也厥後兩宮和釋撤簾還政說者謂此宰臣之功也而不知適足贖其請后臨朝之罪爾

王安石

安石前依仿周禮者三人王莽宇文泰武則天是也則天殘絕唐祚泰一傳而篡莽及身而覆安石詩云周公恐懼

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是謂飾僞可以亂眞也曹操不竟爲周文王乎惟謂六藝可以文奸故一生所爲陽慕周公陰效新莽（一作此下有炙自名其法曰新法經曰新經皆取新莽新字之意將以新天下之耳目可藉此革故鼎新也）而終不得爲新莽之所爲者豈文奸之經義弗若與所值之時勢不同也假令新莽進由草野出身微賤繼盛治之朝而值好事喜功之主則 漢之安石也假令安石進由國戚世秉朝權承衰亂之後而值孤兒寡婦之時則一宋之新莽也當日羣臣不責其效新莽之尤而泛論不便是責其行周公之法也雖欲動神宗之聽得乎

李憲伐夏

或問夏人幽其主秉常其罪當代否曰王者之師所以弔民伐罪也宋人積習偸安每託辭於息兵養民不知有罪弗伐民曷由弔不弔不伐民曷由養故藝祖嘗曰吾當救此一方民西夏之民皆藝祖之民也自保吉跳梁陷斯民於拓跋而朝廷不之討是棄民也民爲吾民而戎狄棄之此失人心之始也雖時愈叛愈撫愈撫愈叛乃曰保吉不死靈州終非朝廷有及十戰而保吉走死又不能乘勢捕滅復爲郡縣既失機會於厥初故馴至元昊而爲深西顧之憂也已而元昊爲其太子所弑鄂博擁立少子諒祚問罪之師吾於文彥博有厚望焉不意姑幸夏之國危子弱競事減兵省費爲得計此朝廷之再失機會也神宗承積弱之餘勵精圖治心存恢復惜未得謀臣如裴度猛將如李光顏李愬耳假令憲宗欲平淮蔡而裴公或極力沮撓二李雖猛其克成厥功乎假令憲宗當日謀之宰輔宰輔不以爲可謀之將帥將帥不以爲然而獨一宦者力贊其事憲宗將盡棄祖宗之地爲叛逆抗拒之資遂不復有志中興乎伐夏之謀雖孔子復生不易憲議矣何也夏之於宋不强於齊之於魯陳恒弑簡孔子爲先朝遺老尚請以弱小之魯討强大之齊今秉常與其將李清謀以河南來歸殆忿外戚之專姑欲假宋以除其逼與酒郎因此而見幽國內大亂眞千載一時也問罪之師公卿皆不能請而閹寺請之大帥之任公卿皆不能受而閹寺受之此豈神

宗好用閹寺哉不得已也况豈問若蔡確章惇輩不足道也而孫固呂公著並掌樞密既不能帥軍討虜又不能薦賢待選而偸安旦夕恬不知恥或且上章沮格唯恐其成功而冀倖其一敗（如御史彭汝礪等數上章言戰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之類）岳武穆雖足智多謀力能破金其如奸臣堅持和議百計沮撓何哉蓋征伐之事必將相一心始克有濟戰勝之策在將帥而軍需之用在朝廷謀畧如子房將畧如淮陰不有蕭相國爲之供給饋餉不絕糧道雖漢祖不能以滅項西師之潰非戰之罪也糧餉不接也驅五路之兵迫令冒險深入而不早爲籌畫致有糧餉不接之虞朝廷之過也夏人堅壁淸野縱我深入正欲抄絕餽運使我不戰而困也李

憲深悉其謀故先取蘭州而城之建爲帥府則進有所援
退有所據先自立於不敗之地也而諸將不察貪功趨利
進止不由主帥先期薄城故墮其術中俱以食盡而兵潰
也幸而主帥持重不爲敵誘諸將猶有生還之路爾若五
路之兵俱餓困堅城之下夏人乘機邀擊宋師隻輪不返
矣乘勝南馳全陝豈復吾有哉律以春秋之義主帥固不
得辭其責然能不中敵計全軍而退保有蘭州百道攻之
而不下以視曹彬之違詔輕進糧絕而潰而又盡失所取
者不大相懸絕乎且燕幽本非宋地而定難實爲藩鎮迺
外而叛宋內而幽主其當伐之罪更十倍於遼也憲乃不
避譏鋒不計成敗利鈍惟義是視不大有功於名教乎故

吾謂憲等之兵雖敗亦榮也況自兵興以來官軍死者雖
多而夏亦困弊矣明年王文郁以死士七百人敗夏衆數
十萬而夏遂上表修貢師出有名西戎畏服故也爾時知
兵若文郁者當復不少公卿若能薦而用之關北不足復
矣何論興靈倘爾時兩府中有寇準狄青其人早自帥軍
西首矣何庸李憲以寇狄之賢功在社稷尚衆口交讒沮
撓不遺餘力而黜之於外曾何惜於李憲所可惜者秉常
有慕化之心邊將有可用之才若文郁之類夏又實有可問之
罪可乘之勢而春秋討賊之大義僅一宦者可商尚得謂
公卿有人乎則神宗一生作用其爲公卿所誤者又豈獨
安石一人已哉或問宋人每言李憲伐夏生事何也曰人

但見徽宗信用童貫得志西鄙因而圖燕啟釁耳不予李
憲殆所以嚴閹寺握兵之漸與倘神宗議伐時兩府中有
一二偉人力主西征如裴晉公之任淮蔡蕭贊侯之薦淮
陰受命而出成功而返安得宦者雜處其間致後嗣任貫
以債事哉且累朝積弱之弊不在用兵召禍而在議和誤
國苟將相得人乘遼祚垂亡之頃先發制人女眞又安敢
邈視南朝借端而啟燕山之釁哉

許以新復四砦畀夏

割地畀遼安石之大罪也宣仁太后聽政之初君子滿朝
凡新法之害民者皆次第罷之而割地一端曷爲尤而效
之元祐初立年甫三歲勢窮力屈國用虛耗極矣宋亦

何憂何懼而遽至於歲幣二十五萬之外割地求和耶曰
此呂公著之私心自用也曷私乎曰釁者神宗銳意伐夏
公著以異議落職不無怨望今入居相位故競事更張雖
效尤所弗恥也司馬相公曷不一言曰病篤矣方諄諄語
如夢中云元祐元年四月公著爲相七月許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易永樂之俘九月溫公卒

女中堯舜

藝祖矯五季之失更張革弊作法惟良累世遵循不變遂
成嘉祐之治神宗爲安石所誤晚年已不勝其追悔宣仁
高后因之罷弊政復舊章皆神宗之遺意也何改之有論者
乃云以母改子致啟他時子不改父之說於是有稱高后
之仁者而彼則曰婦人之仁有稱元祐之臣者而彼則曰

狐媚婦人之臣舊好貧爲口實而黨禍日深可知堯舜而出於女中終非國家之福凡爲母后者愼毋羨宣仁有堯舜之號或生于預國政之心凡爲人主者豈可以女中有宣仁之賢或遺母后權同之命哉

洛蜀相攻

元祐有伊川一戰國之孟子而蘇氏之學乃學爲儀秦者也新法之行皆此輩剛狠好勝挾儀秦縱横馳騁之說攻擊不留餘地有以激之使成也人主若悅其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適不自知其爲安石而反以攻安石者攻伊川使孟子之道不復行於天下皆儀秦之徒之罪也（周靜軒曰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資以進身何異楊墨淫詞之害而距詖與楊墨辨者尚不亟攻之過激況楊墨未熄而復與孟子辨乎）世稱元祐之黨皆以君子攻君子愚謂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甚不得與君子爲羣而與君子相爭者便非君子若君子與君子必無相攻之理伊川在經筵持己以莊動必以禮矜也蘇氏謂其不近人情忿然嫉之每加玩侮爭也賈易等之劾蘇氏羣也呂陶等之詆伊川黨也伊川以矜而致蘇氏之與爭以羣而致蘇氏之立黨人或因是爲伊川惜而不知此正所以爲君子之矜君子之羣君子之不爭不黨也且老泉以不近人情刺安石而東坡又即此語譏伊川眞乃不近人情之論矣

兄其三曰介甫不曉事又執拗以新法之行爲二蘇激成似不爲過然明道嘗自謂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則又不得專責二蘇矣垂曰新法初立廷臣雖多言不便而獨蘇氏之攻不留餘地吾黨云云正爲攻之太急者言也在昔安石目中凡廷臣不附新法者皆指爲朋黨溫公未卒之前並不分有洛蜀朔也明道深知二蘇爲人矜才使氣若明歸咎蜀人蘇或怒而生隙爭端必從此起矣統稱曰吾黨激成此明道之言所爲溫厚和平隱有以戒蜀人之過激猶冀安石悔悟而和衷集事也乃逞剛狠之習攻執拗之奸攻愈力而行愈堅又安得不專其責於二蘇兄曰子瞻才有餘而德不足使驟見用固未必無過舉然觀其出知方州民皆繪像以祀其學術非亂天下明矣朱子斥爲未敗露之荆公豈定論與曰漢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若出知方州吏民有不繪像以祀者乎（以莽之謙恭下士六藝文奸何事不可爲特西漢時猶未有生祠之習耳）故曹操在治世原不失爲能臣安石在翰林亦不失爲文士以戰將之才而爭爲大將以百里之才而爭牟萬里其僨天下事一也誠以二蘇之才歛就二程之範涵養有年原不難進文學於德行之科適剛狠好勝欲駕顏閔而上之狎侮醇儒此二蘇所以爲游夏之罪人而爲未敗露之荆公也兄曰伊川謂哭則不歌而子瞻有叔孫通制禮之言史稱伊川怒而成隙門人賈易等劾子瞻策問謗訕使子瞻而宜劾也則宜早劾之矣因攻伊川之故而劾之以報私隙賈易等

果可謂羣而不黨與。曰哭則不歌，孔子之行也；立朝而服孔子之服，誦孔子之言，行孔子之行，正伊川不負所學也。子瞻之詆，叔孫武叔之毀也；子貢痛責武叔之自絕，非僅為孔子責之，實為斯文斯道責之也。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於耳，可知毀謗之來，聖人原不禁諸賢之抗辨也。子瞻策問謗訕，易等未忍遽劾者，蓋以主少國疑，羣小側目，尚冀子瞻同寅協恭，共扶新政，舊奸或不至於復起，則國是惟和惟一，未始無功於宗社。適一見經筵禮遇之隆，頓生娼疾，并以嫉伊川之故，直詆歌哭不同日，為叔孫通所制，其自絕於聖賢極矣。故鄉也子瞻每加玩侮，伊川毫不介意，至是語侵孔子而不一怒，何以為伊川？子瞻乃復因此而成隙，雖子路子貢復生，其能已於一劾乎？易等之劾，非僅為伊川劾之，正為孔子劾之也；為孔子劾之，正天下萬世之公論也，何黨之有？以孔子之聖，當時猶目為君子亦黨，何論程門？以安石之奸，値宋儒之盛，其新經字說與程子之學爭勝於身後，出入於從祀者百有餘年，直至理宗淳祐而始定。況蘇氏之術未經敗露，其縱橫馳騁之雄，詩賦文章之妙，後儒又將悅其所好，無惑乎洛蜀相攻事，尚論者每欲概置焉而弗道也。

史案卷十四

涇縣吳裕垂以燕

約金伐遼

約金伐遼一事，由後而觀，人皆指為宋人召禍之階。原始而論，在金為至愚，而在宋實為勝算。何也？金，小國也（童貫與馬植獻策時，金兵不滿千，越四載甲午，金始叛遼，集諸部兵得二千五百人），素為遼部屬，乃不忍小忿，不凜脣亡齒寒之戒，而自撤捍禦，則今日無遼，明日豈復有金？宋，大國也，秦并六王，實由遠交近取，故藝祖下江南，必結援於吳越。吳越誠愚矣，而在藝祖則策之善也。所不可知者，金主（阿古達，是為金太祖）以區區數千師崛起東北，八載而取五京，奄有強遼二百餘年之業，雖藝祖復生，與之亟驅關北，尚未知鹿死誰手。況以教主道君承累朝之積弱，日尋事於花石土木，結怨吾民，釀成方臘宋江之變，爾時師勞力竭，卽反其所為，如夏人之救遼，而燕雲亦終為金有（夏救遼，金人敗之於宜水，未幾夏亦稱藩於金）。金據燕雲而南下，其禍必更烈。為宋計者，當若何而可？曰：宋初生女眞本入貢中國，自太宗不許伐遼之請，始繫籍於北（太宗若善用高麗女眞以牽制遼人，亡則燕雲早為宋有矣）。蓋宋人之誤，全在遣使太晚，不能使金約宋，而又遣將并入，不能自取燕雲（遼値潰敗之餘，五京僅存一燕，宋兩次攻取，皆為遼所敗，及金人取以畀宋，受之者本屬可恥，而又納其叛人張瑴以取平州，宋之召禍以此）。徽宗若於馬植獻策之初，遣使如金，仍許從海道入貢，則金方怨遼切骨，未敢稱兵，正欲假威大朝，冀得伸其百餘年不雪之恥，必上

表獻馬偕天使而俱來來則泣訴遼罪及見侮納叛之事
辱代遼之約在金不在宋也宋或姑從金約而先為請於
遼人明正曲直言女眞本屬中國因被爾邊臣沮格絕其
貢道復加凌侮道屬爾遼而又納其叛臣市鷹擾害今女
眞赴訴朝廷便欲稱兵西向大于姑念舊好不能不一為
爾救解也爾若斬阿疎洙僾及時猶可謝過否則彼稱
兵有辭爾悔將何及遼主方荒淫驕肆必不肯從不從則
金兵必舉兵舉而仍勸其姑息奮銳錫之王爵以遂其英
雄開國先得大國冊封之志則契約必深益親宋而怨遼
矣此蓋乘其求援雪忿之時而用之也若於混同大戰之
日宿將如种氏兄弟（師道師中世衡之孫世號山西名將）英才如宗澤李綱

韓（世忠）張（叔夜）諸公者俾各勒兵待邊諭命罷兵罷則令
酬我關北之地不罷則乘釁而取之金即包藏禍心豈敢
與我爭此土哉否則於遼主西奔逆淳僭號之初（廢其主延禧為湘陰王）
興師問罪邀其稱臣納土或謀於遼眾而置君焉存
鼎足於北庭（遼金夏）以成中國混一之功皆千載一時之會
也乃悉付諸公相媼相（蔡京童貫）之手致上辱國危雖有名將
如林終不得奮臂而一搏也時勢乎此約金敗不約亦敗
也和金敗和遼亦敗亦亡宋之亡非金能亡之宋自亡之
耳此金人所以每於渡河入關時深慨嘆於南朝之無人
也

議和誤國

伊古守文之主武備尤宜急講講武所以常守文也蒐苗
獮狩有備無患所以養一世和平之福也國家之於勍敵
其駕馭之道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三者恆相因進而能戰
然後退而能守能守而又能戰然後其和可久和愈久而
守愈嚴則敵自不戰而屈故可以百年不戰而不可以一
日不能戰周召之佐成康一則曰詰爾戎兵再則曰張皇
六師惟恐一日不能戰也宋自眞宗割五州以和夏致北
遼乘釁抵澶不能堅壁清野俟敵饑援集而殲之而急於
求和故越在仁宗并不待敵軍壓境但來一使朔關南而
惟恐失和雖增幣稱納所弗恥也亦越神宗則又割地請
和矣是皆知和而和未和不能戰既和不能守即有一二

議守議戰者則指為邀功生事沮撓國計言甫出諸其口
罪即加諸其身子孫遵是為家法俾北朝益輕中國而釀
成靖康之禍也假令欽宗極力扶持專任李忠定（綱）俾种
宗韓岳劉馬張吳諸公（种師道种師中宗澤韓世忠岳飛劉琦劉光世劉錡劉衍劉汲馬忠張所張叔夜張確張換張克戩吳玠吳璘吳革文有王彥王稟王淵王庶王孝忠胡銓胡安國徐處仁何灌何慶言陳克中高振霍進歐陽珣邢仲連李彥仙皆主戰守者）各得盡其戰守之策
則謀臣猛將之效可勝道哉迺為金人一和所餌舉族北
轅俾後嗣仍蹈覆轍退而渡江航海而終執迷不悟也悲
夫

高宗（劉）

金人嘗相謂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

人此言其臣弗若也遼主延禧猶以奔竄被執而始屈宋則以天下之全力奉表出降是其君亦弗若也然猶曰亡國之君耳遼耶律達什稱帝於西域建都於朔漠金人襲之不克達什卒子伊埒立猶能立斬金使是遼雖僻處西北終未嘗一失大國之體高宗即位黃河以北士卒皆效死守迺棄而之揚奉表稱臣直假邦昌僞號稱楚不敢稱宋渡江航海四京皆沒金立劉豫爲齊帝悉以中原畀之宋復稱爲大齊自表南藩事大之堅也及金太宗殂熙之立兵敗於蒙古乃襲汴執豫而許宋和和議成高宗上誓表於金其畧曰臣構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又曰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始以衮冕冊立高宗爲宋帝先是金使有招諭江南之名胡銓抗疏極諫有曰是臣妾我也是劉豫我也臣有赴

東海而死豈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疏入貶黜維時金有北顧之憂蒙古稱帝攻元金割地遵遣以和之而又簒弒相承高宗在位三十餘間生辰正旦每歲貢獻不絕於金府宋之戴金如戴天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貶然後人貶之宋既自貶爲金藩後人安得推爲正統高宗君臣既戴金爲共主後人又安得强抑其所戴指爲僭僞蜀漢雖微尚能北伐曹魏東晉雖弱亦未見事五胡若僅據失中原而論例以昭烈元帝亦何不可而質以君臣之名分一齊夏高麗之屬耳皆同時稱子藩於金者不可以加父臣不可以加君敬塘之爲遼兒高宗之爲金臣固皆玷辱華夏然一後唐反側子不足責也高宗統承汴宋曾不若契丹之苗裔克全尊號而反顏事讎眞中華

萬世之罪人也若仍等諸蜀漢東晉而大書其統系何以垂人主自貶之戒垂竊謂靖康以後續通鑑或遼南北朝例並分註其年號可也雖終南宋之世不能如劉宋蕭齊諸君克正敵國之禮遼在後唐雖爲叔而於中原並無寸土在石晉初雖爲父爲君而僅得一關北後卽攻取洛都而旋得旋失中原終非遼有眞宗以後宋以幣賂遼遼以兄事宋一受虛名一受實利眞敵國也而仍付之外裔不得待以列國之例者尊中國也若金太宗奄有中原普天之下莫不稱臣而仍不得爲正統者數傳而後國漸微弱宋猶敢稱姪也姪猶子也子姪安得與父輩爲敵體哉宋乾道元年國書僅爭得一字遂頒詔大赦自命能正敵國之禮眞可鄙可笑也信哉徽宗燕山之夢也曷夢乎曰四日並出也曰曷有四日南宋西遼金夏也然趙氏承正統之後姑從優待分注中郞先南後北亦不嫌於偏袒或問南北並列分註何以立夷夏之防曰桀爲天子五十餘歲而南巢又在中原桀在

南巢三歲而卒秉筆者卽以放桀之年爲成湯元祀一歲兩屬豈以大禹出於西戎而急於削奪乎商既奄有九有卽大統攸歸耳武王克殷祿父仍據故都管蔡奉爲共主是猶宋未失汴而金之宗室强藩尚服事於趙狐也先儒曷不以文王生於西夷而仍推祿父爲正統乎高宗既失四京又自稱臣非特不得比於南巢之桀并不逮祿父遠矣金主應天順人以放伐而君臨萬國一民莫非其臣迺復以其發祥東北而抑之且謂尊宋以尊華是以甘爲人之臣子者而爲天下正統也其取辱不更甚乎　叔紅橋燗宗曰高宗稱臣爲帝故也爲君父而受屈曷不一爲曲諒垂對曰高宗若能寢苫枕干與金不共戴天或專付其責於名將俾得一抵黃龍

府則徽欽在金一匹夫耳留匹夫而招禍金必送還二帝矣高宗正以屈事稱臣故金人益挾二帝為之餌也且高宗唯恐二帝見還頓放無地故一於主和致君父殂落五國而不知羞此高宗所以不忠不孝而皇天震怒顯降絕嗣之報也叔又云金人志在滅宋曷不縱二帝還俾骨肉相殘而安受其燼哉（垂）曰此駕馭中材之策也重昏雖昏猶有頓足死守之言是間有丈夫氣也倘遣還而自悔受辱不願復辟不事奪門而父子兄弟痛改前非絕口不言和日尋事於報仇雪恥可若何金料高宗之昏甚於重昏必不能堅持戰守敢與我抗衡者孰若質其君父餌以和親自足牽制其鼻常為我服事之為愈哉且欽宗之降

猶可曰身在圍城中勢窮力屈金人邀我稱臣耳建炎間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濱州還燕山蓋謂宋未可滅知難而退也高宗迺忽致書金將曰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金拘宋使大起燕雲河朔之兵而伐之宋自示弱以召禍也既見伐矣而又奉書哀求乞備藩服其書（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金人不答復遣書劉豫以致意是猶鄙夫得罪於其君而陰結宦官以固寵婦人見棄於其夫而乞憐僕婢以求客也時事之可惜宗岳以前無論矣完顏亮弒君自立肆行淫虐國內大亂復徵兵括馬殺母南侵盜賊蜂起將士半途亡

歸共立烏嚕於遼陽（是為金世宗）其從征者即軍中殺亮而叛金維時遼人起兵圍臨潢魏勝起兵復海州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宋北京）耿京起兵復東平北方豪傑之士皆奮不顧身殺其官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延頸而待宋師之至乘此而收復四京奄受北國如拾芥耳迺親征有詔遠不渡河近不渡江甫涖建康而已心寒膽落急效道君之內禪在金人目中固早知其為木偶人矣曷木偶乎爾曰曩者為康王時與邦昌為質於金邦昌垂涕乞憐冀金人之立己也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異其身為親王辱在強鄰加罪不能抗辨力爭而弁無愧奮忿怒之情一如木偶無知疑南朝擇一癡漢挨畀有北故遣使致責更索他王

為質而縱與邦昌俱還也若見康王魁梧奇偉大有丈夫氣豈肯縱虎自貽患乎縱與邦昌俱還殆即縱還秦檜之意乎宜高宗與檜相得甚歡愛戴金天如沐更生之慶誓此生靡敢失節有非宗岳諸公所得奪也（劉）

李忠定公（綱字伯紀）

或問忠定公固一代之偉人迺明知白時中等全不知兵而冀其盡職守圍城且明知爾時知兵無出己右而懇辭兩河之命二者似不無可議曰此正大臣之苦心孤詣也金兵圍汴舉朝皆請帝幸襄避敵公獨堅持戰守固早已誓死報國矣第帝問誰將而遽以自任必招握兵自重之譏（寇萊公之往事可鑒也）公先以位號讓宰輔禮也而時中閧言心

膽俱墮疑公將置之死地欲轉嫁禍於公公始得以身任而不嫌（公屢挫敵鋒宰輔忌之仍執和議遂罷公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上書請復用公帝勉從之）至出為宣撫必欲假手于強虜爾公迺再四懇辭非辭死也深知朝廷執議不堅朝令夕改閫外之事大帥必不能以統制前所徵發必將以寸紙罷之罷則立見敗亡不罷則躬受違詔之罪與其徒死而僨事孰若備員帷幄曲為邀將調濟尚有冀於萬一哉況披堅執銳文臣必不能愈於宿將雖大厦將傾終非一木所支顧或身居輔弼所起之兵未罷金軍或不能以再至再至而勤王之師或不至於檄止攻圍之日或不至於出險天下事未可知也倘外無老种（師道）宰輔中有一二人堅持戰守與之同心協力公方乞為宣撫而致命遂志矣何辭之有

或問邦昌一死骨耳叛跡未形迺不留以招來而伯紀必欲誅之何哉曰邦昌以為質而得還有私於金也故金人再至識者早指為社稷之賊及議立異姓金意果在邦昌非如遼人之刦立李從益也則邦昌叛跡豈待入宮僭號擅降偽詔以止勤王之師而始見哉維時吳革率眾討賊不克而死風霾四塞日暈無光天譴如此而不知避位馬伸等復移書切責請速迎奉康王極言順逆禍福邦昌始讀而氣沮偽黨亦懼而變計乃上冊元祐皇后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迎居延福號曰宋太后儼然以藝祖自命也遣人至濟訪康王察其虛實觀其動靜初無迎奉意也迨覘知天命人心盡歸康王迺用郭侍中（周太祖）迎奉劉贇之策欲假太后命取康王至京而廢之以絕天下之望而安受其禪也識者深悉其謀並監劉河東之覆轍（倘北漢世祖能用李驤之謀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贇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移兵近都按甲觀變復建議即位應天以破其奸而關陝諸將又各以師來會若再宿留旬日義兵四集則逆黨必成擒矣此奸雄所為隨機應變而姑行勸進冀得轉禍為福耳尚得謂叛逆未形而目為一死骨乎嗚呼金縱秦檜還南議和說國榜其罪於朝堂後世尚以不正典刑為痛恨邦昌還自金營私通交搆與王時雍宋齊愈輩顯行篡奪罪浮逆檜遠矣此而不誅天壤間豈復有可誅之人哉高宗惟不

用伯紀言明正其僭逆之罪懸諸國門磔諸東市而姑從貶竄故逆黨猶竊名位阿附黃汪（潛善伯彥）妄議新政敢為其偽主報讐耳是齊愈不斬元惡必將復進勢不底於篡弒不止斬齊愈所以杜漸防微為誅邦昌之漸與曩非羣小側目為逆黨推波助瀾讒罷伯紀豈致宗公孤立於外終被奸臣所沮憂憤發疽而卒也哉為一逆黨而罷賢相此義士所以聞之而解體孔彥李成各率眾先叛苗傅劉正彥遂刦帝傳位杜充折可求皆冀金人立己如邦昌故事而釀成劉豫之禍也欽宗以不用伯紀而北轅高宗以不用伯紀而南渡伯紀真中原砥柱視一身用舍而卜趙宋南北之界矣

宗忠簡公 澤

請康之禍，舉族北轅，康王為磁民所留，雖曰天意，而忠簡公實為謀主。是時金兵橫行京畿，禁軍莫之敢攖，西南勤王兵皆為唐恪、耿南仲檄止勿前，四方援軍無一人至者。公以二千人破金三十餘砦，遂提孤軍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乘勝入衛南，迎擊大敗之，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金人退卻，不敢復出，雖立張邦昌為楚帝，而亦不敢復留兵宿衛矣。於是中原豪傑並起，諸將雲集，皆誓衆登壇歃血，同奬王室。先遺書詞斥邦昌，使之反正，並曉王時雍輩，辭指激切，邦昌等覽書氣沮。從逆中有機變者，覘知人心戴宋，必將急行天討，始懼而改圖，勸邦昌避位，迎立康王。公猶恐誘入汴都，隳其術中，迺建議即位於南京。使天不生忠簡，金人早為一統矣，天下安得有南宋？至於單騎降寇，誠能動物，則眞宗之萊公也。並非謝安阿附桓溫之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蜀漢之諸葛也。公臨終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呼過河者三而卒。天或假之歲月，中興之事，一以委公，韓岳諸名將相繼大用，吾謂女眞不足平矣，豈致偷安於東南一隅也哉。

張德遠 浚諡忠獻 後儒以魏公為南軒之父，故於其得處每多溢詞，其失處每多諱詞，垂竊論列如左

高宗之竄李伯紀，人皆歸咎於潛善，而不知實由於張浚；秦檜之殺岳鵬舉，人皆歸咎於張俊，而不知亦由於張浚。齊愈，逆黨也，而與之友；潛善，大奸也，而為之客，猶可曰暗於知人，倘一失足爾。伯紀入相，以宗汝霖留守京城，張所撫河北，傅亮副河東，遣諸將分討江淮羣盜，而浚獨不使將兵，豈素薄其為人而不用與？齊愈知浚懷忿，附潛善而撓新政，以為故主復仇之漸，爰非立斬東市，必將與范瓊等封帝避位，復奉邦昌，禍更烈於苗傅矣。浚苟有心為國，於齊愈棄市日，請正邦昌之罪而誅之，亦一改過自新之舉也。迺挾交厚之私，與權奸上下其手，讒黜賢相，豈眞甘心助逆，爭為齊愈報怨哉？正恐窮究逆黨，禍必及身，故先發制人，攻擊不遺餘力，以為自全之計耳。伯紀既竄，汝霖隨沒，金兵益熾，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蠭起，黃汪之誤國，雖布衣宦官猶能極諫，浚為御史而不一言，迺復逢迎帝意，倡議都杭，時議遷徙，浚請定六宮於杭，正合高宗畏偷安之隱，故眷注日隆，後遂定都焉。因得參贊御營，節制平江，錄用邦昌親屬至杭，大赦獨伯紀不在赦內，弃不放還，果潛善之謀與，不得謂非浚之素志也。嗚呼，伯紀以討賊而罪至不赦，邦昌以僭逆而死沐餘恩，傅等亦何畏而不為亂哉。按自都杭而後，諸叛將皆冀金人立己，討傅之功不足贖其罪矣。且平江聞變最早，朱勝非被召時，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在杭都尤為重鎭，傳檄天下，即日興師，吾於平江有厚望焉。會不聞義旗之一舉也，及張浚首以兵來會，呂頤浩先以書來約，又先上疏請帝復辟，韓蘄公復糾衆來自海道，浚猶未敢誦言討賊。蘄公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浚共之，公無畏也。蘄公遂提孤軍先赴，迭頤浩、劉光世各以兵予之，而公檄文始敢一出。厥後高宗復辟，賊黨就擒，皆蘄公鏖戰之力也。勝非乃曰此舉浚實主之，蓋欲自表付託得人，冀得仍居相位耳。且傅等逼帝內禪，浚尚興師致討，齊愈與瓊同立異

姓者也浚乃於殰則付獄於齊愈則稱冤非明於今而昧於昔也欲假齊愈以傾伯紀故不覺其自相矛盾耳至於秦檜之得幸皆富平一敗之所致也浚自高宗復辟川陜京湖悉為所轄以之宣撫處置以之便宜黜陟頤浩為相於浚議一無所沮非如李宗韓岳之見沮於黃秦也而所以底於敗者皆由播遷以來諸將驁驁各懷私意逗撓軍政坐視名城名將之淪沒而莫肯相援耳浚若於拜命時擇跋扈不臣如曲端者初端既殺劉延亮金因乘釁攻延安王庶命端赴救端逗撓不進城陷庶奔端軍端遂拘庶官屬奪之將印庶亦幾為所殺又謀殺王𤫙亦不果面請於帝而戮之梟首示眾諸將有不爭先效死者乎迺朝廷方欲誅端而浚以百口保之拜為威武大將軍或問端拜時史稱軍士懽聲如雷何也曰此正與韓信拜大將一軍皆驚相反

蓋自宗公之沒軍士絶望久矣至是而浚方銳意興師故每一舉動史必極力張皇遂不覺其詞之夸耳讀書而不窮原竟委盡信文辭孟子所以有不如無書之歎也端若有心當即立功贖罪矣死報恩矣奈何陜州告急浚檄涇原赴救端迺懷私抗命坐失要害致洛索長驅入關浚不斬以軍法而姑罷其兵柄乎陜州卽周召分陜界陜固然後陜以東可圖陜以西可保李彥仙以孤城當金十萬衆食盡求援浚命端救之端不奉命浚復遣諭曰金若下陜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端仍託為道沮不前陜陷彥仙死之金遂入潼關攻環慶端又欲陷吳玠於死地致有彭原之敗帝方奔波海上浚恐東南不保謀出兵牽制端曰一二年後乃可及金卒兵淮上浚議乘虛襲之端曰遲之十年乃可浚方急君父之難而端之逗撓日甚忘恩負義極矣不誅何待故富平之戰諸將積習逗撓莫肯用命趙哲一見鐵騎先離所部將校皆望塵而遁諸路皆不戰而潰也浚猶不悟謀復用端端若再起必將殺浚而奪之軍與劉豫左提右挈分道入寇宋禍其易量乎恭州之獄雖不能聲其罪而誅之而端胥火酒九竅流血而死未爲非辜戒叛逆之一將也之罷史書曰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端之死史皆曰張浚殺威武大將軍曲端是但譏浚之專擅而未著端罪之當誅何以示戒垂案當書曰曲端有罪張浚貶之海州又書曰曲端死于恭州獄罪所必誅而浚但貶之私也賞罰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浚擅也不曰殺而曰死正其罪也不斬於市而死於獄明失刑也不死于大理而死于恭州則端之當殺與浚之擅殺俱見矣自富平一敗高宗方廣避則無地戰則無人雖航海而亦為金所襲王浚如彼其專而亦敗他日孝宗倚浚為長城寵任尤為專一及苻離兵潰而和議益決可知靖康議和之誤實由於京貫燕雲之敗而高孝議和之誤未始不由於張浚之三北矣惟和之一字可以畫疆而守正欲得一佳士與之共事而檜適自金還首奏求和草書故喜而不啻如魚得水也幸而片言忤旨姦謀敗露迫於公論而貶斥不可謂非社稷之福也浚既敗退軍秦州又敗退保興州又敗退保閬州辛炳劾以喪師失地召還落職居之福州及趙鼎為相勸帝親征乃自福召還視師江上金兵退遂入相奈何與鼎

亟相不戮力同心以圖恢復迺復變計而主和議遣使如金遂薦檜而罷鼎耶自浚與鼎不協和議復起胡寅上疏切諫詔褒諭之及浚自陳還言當終歸于和未可遽絶遂遣使如金出寅於外檜復用事鼎求罷不許浚還自鈔江嫌隙益深乃出鼎知紹興且忌鵬舉數立奇功飛拜太尉浚惡其爵與己並由此有隙竟與檜合謀而誣以貪兵要君之罪耶及酈瓊叛降呂祉敗死知檜黨必排以用兵召禍始欲薦鼎制檜以為去後保身之策晚矣鼎雖再相終以不主和議為檜所忌而復黜檜又恐諸將難制乃除張俊與韓岳樞密罷其兵柄維時俊知檜意在罷兵用力贊和議共殺鵬舉俊固實為鷹犬然非浚喪師失地高宗必不至於相檜既而悔之誓不復用矣非浚以爭寵嫉功而薦之必不能以再起檜不再起俊雖深忌鵬舉又焉得而殺之哉謀惡其不出於己功惡其或出

於人忽戰忽和反復無常既附和議於前而傾賢相又附和議於後而陷名將卽戮有微功尚不足以贖罪而況有富平淮西符離之三大敗乎（邵浩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纔能堪此幾敗耶元揭傒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於浚未可以爲非也）世稱浚臨沒以不能恢復等詞爲恨見於宋書南軒可謂善蓋前愆矣

涇縣吳裕垂燕堂

金世宗

大哉世宗之爲君也應乎天順乎人戡亂以武守成以文克復舊服固中興之令辟也而所以致此者本之以誠實濟之以寬宏御物則至公無我道國則節用愛人其德化之隆豈特南宋諸君非其敵手已哉所不可及者夏主請分國予相則責以不守先業且曰續當遣使以詢（夏相始慊未幾伏誅）高麗內禪則必命有司詳問其守將叛降則執使付還進王不眞則憐小國之無識南宋背其累代之盟改臣稱姪亦不復與深較但責以請鞏洛而舍欽宗之柩既葬以一品復葬宋遼宗室於舊陵恩滅金齊澤及枯骨矣其君臨萬國實具有民胞物與天下一家之量乎三代以下之聖人吾於世宗見之矣

弩弦傷目

孔子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顧不中猶爲不肖之常從未聞有弩弦而傷目者此豈獨孝宗之不肖哉卽藝祖亦與有責焉古者射以觀德自天子達於士庶莫不有射反求諸己仁也各自爲正義也周旋揖讓禮也發皆中節智也以擇與祭以享諸侯以燕羣臣以考諸子國子凡男子有志於四方五物六藝皆於是乎講而騶虞貍首之典爲特重倘[illegible]

設立射宮教育有經納弟子於比禮比樂之中豈致後嗣不閑弓矢而有茲斵目傷之事哉（曩者茅灘大閱孝宗躬擐甲胄屹然指授方畧猶未至於隕越貽羞也幸哉）倘爾時宰輔能監于前之覆轍舉名儒講求古義建射法於東宮太學上自皇子下逮諸生每於執經問道之暇一日三舍而且於樂舞中教以干戈教以擊刺教以陣圖（見卷三寓陣於樂）須之州郡學校無不皆然數年間技精藝熟文事之中有武備未必非中興之一助也況欽宗之喪未歸鞏洛之陵未復弃非武王散軍郊射時也為人臣子者尤當各自為鵠貫革之射方始耳昔漢祖傷胷（楚軍伏弩射中）畱侯一請而彊起奈何目已全愈遽聽陳俊卿之言而永為後戒耶豈留侯之愛君與漢祖之自愛弗若與

君父之讎未報漢祖畱侯固未嘗一夕安枕也余觀傷胷傷目兩事則西漢之所以大一統南宋之所以終一隅也豈偶然哉

作敬天圖

乾為天為君為父人君尊父配天以天事父也故敬天必先敬父敬父一如敬天女眞虜宋君父幽死五國不共戴天之讎也高宗不足責矣孝宗受付託之重必枕戈嘗膽取讐首而竿之槀街則此天方可言戴亦方可言敬迺讐也而甘為之姪姪猶子也以敬猶父之敬敬不共戴天之讐是敬讐如敬天也且金方欲歸我欽柩而孝宗置若罔聞致鞏洛葬以一品直自讐其君父耳敬天者當不其然

大理寺奏獄空

或問無刑刑措惟唐虞成周之世倘或有之孝宗雖為南宋令辟而奏大理獄空迺臣下籠蔽耳豈眞有是事哉曰有之罪莫大於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程朱皆千古大人聖人之徒也謝廓然稾程子於安石陳賈毀朱子為偽學而㫖請嚴禁以及曾覿王抃等之盤結擅政妨賢納賄皆囹圄中之罪魁也而孝宗皆信任不疑豺狠當道安問狐兎獄空大理宜哉

行三年喪 删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之制也而孝宗能行之孝則孝矣迺必稱壽皇而行之豈謂天子不得行必為天子之父而

後可行耶徽高託內禪以偷安天下所共知也顧高所付託尚不失於中材而光之不肖甚於欽宗孝乃託終喪而禪之其不為欽宗之亡國也幸哉（累代之山陵未復永思之抔土未乾棄天下而弗顧託終喪以偷安致光宗縱欲滅倫宮府憂危人心搖動禍幾滔於宗社何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乎）

詔行孝宗喪三年 删

孫服祖喪三年為父歿也從未聞有父在而承重者父有疾不能出臨嫡孫攝行喪事權也若父方卧病在宮公然須詔天下顯行承重之典是滅死其父也所謂事存如事亡事生如事死也慶元之不孝豈待五年一朝而始見哉（不永乃父之歡而終乃祖之喪抑何厚於事祖而薄於事父耶知禮如朱文公不能延為太常釐正一朝鉅典致以總喪之善而宋主行之皆未得其所也惜哉）

蒙古稱帝（蒙古在女眞之北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代居朔漠其地延袤萬里其人勁悍善戰完顏氏初起常假兵於蒙古及滅契丹而得中原不償元約始生嫌隙兩相攻伐女眞常厚幣以賂之但其土廣族繁各自爲部落不相統屬耳傳至却特氏併據諸部而日益強大）

開禧二年却特氏（諱特穆津即元太祖）大會諸部於鄂諾河自稱青吉斯汗青吉斯其美號也汗即可汗也猶匈奴之稱單于南詔之稱驃信皆外國天子之稱也彼既稱汗不稱帝續通鑑當從實書之曰蒙古某稱汗

元祖起兵邪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當時史官不備其奇勳偉績雖多失於紀載而究其所以得天下之由大約四傑之功居多（穆呼哩與博爾濟博勒呼齊拉袞俱以忠勇佐太祖創業賜號爲都爾本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維時假角端以休養（用耶律楚材之言也）餌女眞以和親（一如金嗣之餌宋）

遺命借道江南以取中原亦可見其創業垂統之大略矣

宋人敗盟

乾道以前金爲累世之讐乾道以後金爲主盟之國盟主固不得無故而侵陵小邦小邦又何得無故而上干盟主故禦讐敵宜主戰而遇盟主宜主守曷守乎曰於太平無事之日高其城堅其壁器械芻糧無不備具騎兵步卒無不精強時時簡其軍實常若敵軍壓境有釁則報復靖康之恥無釁則恪守乾道之盟迺輕信羣小以無備之國不教之民而開邊生事將叛於中師喪於外疆埸殘毀卒致函首以請罪也醜哉

函首畀金

韓侂胄誠首謀也而下詔伐金須告中外則宋主實爲謀主正侂胄之罪斬以喪師失地懸之國門可也迺金欲縛送首謀而即函首畀之若更欲得謀主之首可若何侂胄與李岳諸公雖有賢奸功罪之別而函首一事較靖康之黜伯紀以謝罪紹興之殺鵬舉以求和者殆又甚焉

嘉定六年當伐金

甚哉宋人之坐失機會也金自衛紹之立夏叛於西遼起於東蒙古深入居庸盜賊竊據州郡饑饉薦臻土宇日蹙一紹興之劉豫耳況衛紹復爲臣下所弑乎金世讐也讐國內變固當乘其亂而傾之金同盟也盟主見弑尤當聲其罪而討之迺於春秋之義一無所明其卒見侮於蒙古

也宜哉

金亡

金祖崛起海隅八載而功成帝業其開創之君不可及也世宗以仁易暴三戰而身致太平其中興之君不可及也三代以下亡國之君大抵遇奸雄則逼而行禪遇強敵則屈而出降從未聞有以身殉國者哀宗值播遷之餘土崩瓦解天下事實無可爲者迺能自經自火是其亡國之君亦不減於湯武之苗裔也（殷紂周幽皆以身殉國）維時呼沙呼（非衛紹時之呼沙呼）死於汝水參政總帥及軍士從死者五百餘人以視遼之亡死義者十數則又大相懸絕矣其祖宗尊賢養士

之報正於此可見一斑又宋獻俘太廟或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越在丙子元巴延入臨安宋社爲墟諸臣從恭帝北行者并不聞有李侍郎一人先是文天祥如元軍被執故從者無一人死節以是知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而人心之思戴有非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者所可同年語也或問汴宋之亡在金人目中雖僅見一李其貿前若王稟霍安國後若吳革張叔夜死義者何止十數南宋丙子之亡亦猶是也曰金之遺臣忠如天綱京錫諸公後世皆莫知所終若統舉前後死者而論宋不止此遼獨止此乎遼不止此金又獨止此五百餘人已乎況金與宋爲世讎垂亡之際前後殉節者宋既不能旌獎元亦史官未備其失於紀載而湮沒不傳者可勝道哉

趙范等非恢復之才

三京淪沒百餘年矣不能乘敝於垂亡之哀宗而欲邀倖於方張之蒙古豈不難哉爲宋計者當何策以取之曰蒐軍實嚴守備增屯戍養銳以需時堅壁以觀變上也如必欲急於進取計惟有使我直彼曲耳陳蔡之疆甫定蒙古固未嘗一日忘宋也潼關汴洛間不駐强兵不貯芻糧孟珙與二使修奉八陵往返如入無人之境彼方示弱以誘直欲宋人敗盟啟釁曷由使彼有曲曰故金以息來降蒙古追殺烏登而取之輕宋也彼既有輕我之心則北方可圖矣曷圖乎曰貴文賤武宋人之陋俗也誠於入蔡滅金之後陰與二三良將謀之俾還鎮招軍買馬私交於河北重臣若爲將叛之狀因遣文臣監制其軍誣以叛逆竟欲置之死地乘此而詐令北降蒙古必不見疑而欣然納之彼既納我叛臣不惟曲直有歸亦且內應有人雜時因汴將之內附乘關洛之空虛卷甲疾趨而襲之待彼徵兵南下我已阨河而守矣或問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此邱岳之言也所謂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繼也此喬行簡之言也曰范等以六月興師兵甫出而汴已降大軍何須趨汴趨汴而淹留半月始議移檄西首至七月始啟行所謂坐以待斃也若以趨汴之日襲洛以襲洛之日奪關我已轉客爲主全據河南之勝則時值秋收禾稼滿野因糧於敵不可勝食也何容餽餉劉岳兩武穆錡飛每於饑中求飽死中求生故所向有功岳公提孤軍深入重地自食盡乞糧於主將不得乃引兵益北遇敵即戰因糧於敵也故食雖盡而士卒不饑數日間數立奇勳劉公既襲敗韓常烏珠帥十萬衆來援或言今已屢捷宜乘勝而歸公曰敵營在邇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遂大戰而有順昌之捷洛兵雖饑不饑於侯兆絕糧之頃洛兵雖弱不弱於順昌圍困之時彼卽大舉來爭我則隨宜布置設伏以待有進無退進一尺卽得一尺之土殺一賊卽除一賊之害破一砦卽獲一砦之糧況我詐降之將早在敵中察其虛實相其機宜或乘間而擾兩河或反旆而焚輜重兩河擾則歸路截歸路截則敵情不擊而自危輜重焚則後軍

亂後軍亂則前軍不戰而自潰因其自危自潰而南北夾擊然後責以食言復申河南來歸之約（約在女眞未失河南之先）則我師理直氣壯蒙古必受盟而退矣師出有功會何虞事力之不繼哉且數載後敵運中衰昭慈（元太宗第六后乃瑪錦氏定宗之母也）稱制姚樞棄官而隱楚材憂憤而卒及拉海額錫氏抱小兒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歲旱政苛民力岔困際此而西取關中北征河朔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建議恢復坐守黃州而不進明知朝陵有路不能乘隙奪關競事趨汴受降不急兼程入洛反以輕進失律加罪葵等尚足與圖恢復之大計乎

蒙古入大理（世祖爲皇弟時師出臨洮由六盤山歷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剌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

大理踞宋之西南而爲元人所得此爲滅宋之張本亦爲化行南國之根基自古南北紛爭南朝惟一面受敵宋高航於海而亦爲女眞所襲則海防不得不嚴然隄防亦止東北兩面耳元乃由交廣西南（既得大理遂由橫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潭州而北會於鄂）提兵北向是四面受敵也故入大理實爲滅宋之張本而世祖之入也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仁義之先聲早已徧傳江左矣巴延敬承好生之德奉命南征所向有功故入大理又爲化行南國之根基厥後順帝北歸川陝悉爲明有而雲南獨爲固守豈偶然哉

元淮安忠武王（巴延一作伯顏）下江南

忠武王與曹武惠俱下江南俱以不妄殺人見稱續通鑑綱目載忠武克常州屠其民且云急攻時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築之又云殺民煎膏取油作礮焚宋元自攻樊城得西域所獻新礮法類用攻堅巨礮所擊人或化爲膏血故礮有人油之號猶前此礮擊沙洋當時亦目爲屠戮耳姚訔陳炤等在圍城中力戰固守急攻之下北軍不無死於矢石城兵出禦或至全軍盡沒因運土塡塹而埋之未可知也否則役民增壘壘高而圮圮則壓人必多或就埋於死所亦未可知也若庶民子來咸樂于役而併人築之皆事理所必無者而以誣開國之元勳誰則信之圭訔等誓與城亡城中軍士或死於出擊或死於登陴

或死於巷戰或死於自盡舉城皆視死如歸忠武恐從此而東南一一困鬬夫豈弔民伐罪之本志哉因而騰播先聲降則赦逆則誅令自監於常州未可知也雖自常州一戰百姓懍懍罔有敵於我師而常之父老深痛子弟之淪亡或播其說於江南極詆蒙古殘忍冀得一圖報復亦未可知也由是傅會其說愈傳愈訛而史臣竟指爲實事登諸簡策此孟子所以有血流漂杵之疑也曹武惠之下南唐世祖所素慕也（初世祖入大理嚴止殺之令因姚樞嘗稱曹彬下南唐事也）忠武王以開疆萬里之良將心世祖不嗜殺之心恭行天罰畏其力者遁懷其德者降釋義士之縛（鄂守以州降元張山翁獨不屈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卹忠臣之家（汪立信既死或請戮其孥巴延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降文節之墓祭。（巴延聞趙卯發夫婦之死，深為歎息，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救江東之貧病。（時江東大疫，居民貧乏，巴延入建康，開倉賑之，遣醫治之，民大悅。）扶義而東，恩威並著，婦女無所幸。（呂師夔以江州降，獻宗室二女，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心乎。斥遣之。）財帛無所取。（如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之類。）一戎衣而天下一統，不可謂非仁者之兵也。不然，雄如曹操而敗於赤壁，強如苻堅而潰於淮肥，宋雖潰敗之餘，而兩淮以南，七千餘里之江防，百數十年之積貯，土地軍民皆數倍於南唐，而人心之固結，又確乎其不可拔，羊叔子專以德化為先，故晉師所向無前，若競事屠戮，雖弱小如南唐，恐亦未易傳檄而定矣。屠民與不妄殺，兩說矛盾。至此論忠武下江南者，一如孟子之讀武成，取二三策焉可也。删

或問忠武王與曹公孰優。曰：高宗承百六十餘年一統之烈，退而南渡，又享國百四五十年，其根深蒂固，固不待言，即在恭帝時，其地自兩川而東，湖之南北，淮之東西，以及閩浙兩廣與海南厓山諸境，皆為宋有。南唐承楊吳一隅竊據江之東西者，三十餘年耳，以年以地，皆僅得南宋十分之二也。以宋伐南唐，但遣一荊湖鎮使率所部順流而下，自成破竹之勢，又何必勞動中原之衆，假手錢氏為犄角乎。乃狃于南唐之勝，師行無律，悉付十萬衆于沙河，豈得與海都之擊，謀定而戰，戰則必勝者，所可同年語哉。況一則以周室椒房之親，而反顏事讎，一則以功臣之後，拔起陪臣之中，二公之品節，更不可以尋常優劣論也。

九儒。（元置江南人為十等。宋謝枋得曰：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又七匠八娼，一作七獵八民。或曰：元初定天下，其輕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間各就所見而次之，原非制為令甲也。）

四民之業，士居首，而元則列之第九等，曷為一賤至此。考宋祖矯五季尚武之習，喜用讀書人，逮後嗣不無偏重，指即戎為麤人，斥為儈伍，而武功益以不振。元故矯宋人之失，而過其正歟。然元自耶律文正公（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後）當國，進用文臣，尊孔子，崇道學，建書院，校儒生，中原經濟之士咸樂為用，文教誕敷，由來舊矣。況世祖時，廉（希憲，字善甫）許（衡，字仲平）竇（默，字子聲）三文正公同時秉用，又有姚樞、王鄂、劉秉忠、宋子貞、張德輝諸公，皆濟濟同朝，其得人之盛，雖宋祖弗之過

也。曷獨於江南之儒而賤之。稽自宋理寶祐間，信用賈似道，國是日非，迄開慶而寵任益專，倡優得幸，羣小滿朝，士習愈趨愈降，而斯文掃地矣。越在德祐，元兵東下，諸路叛降，廷臣接踵宵遁。宋太后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遭家多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平日讀聖賢書，自謂云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及幼主納欵，舉朝文武北轅，世祖猶召降將而切責，（世祖問降將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臣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欵。帝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彼以儒生致位公卿者，宋主累世重之，至似道而倍加優禮，迺悉甘與武夫反顏事讎，其忘恩負義，曾娼丐之不若也。元人實深

惡而痛貶之列其等於八娼十丐之間皆南人之自取也
又何怪焉第以鄙薄南人之故致後世疑元初人等其輕
重大概如此并疑其制爲令甲轉爲吾儒所鄙薄又獨非
元人之自取乎

窮河源

水性潤下發源時悍疾尤甚故每潛行地下黃河上自崑
崙墟下至星宿海數千里間出沒無時大約與濟水相似
濟之上流有二東深不測西深一丈合而東流入于大河
河之發源有二西出葱嶺（今回部葉爾羌西）東出于闐（即河闐在葉爾羌東
其山多玉石與葱嶺皆屬崑崙之一脈）合而東流（爲他里木河尼爾勾河）注於鹽澤（一名
蒲昌海即羅卜諾爾在回部闢展西南）鹽澤上承千餘里長河之水瀦淪渟

滀伏流地中而其南磧地數百里間時有小水上泛成澤
猶濟水經歷城下凡發地皆流泉或時見於東阿井中也
鹽澤之東南境有大山曰積石（是爲禹貢之積石名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在今青
海境內即大雪山）積石之西有三山（曰巴延哈喇曰巴爾布哈曰阿克塔沁總名枯爾坤）其
巴延哈喇東麓有泉出焉（名阿勒坦河至此而復見）東北流三百餘里
有千百泉湧歷歷如星（名鄂搭拉即星宿海實爲河水潛行復出之象）猶濟水復
見於河之南溢而爲滎又東出於陶邱北也從此彙合諸
泉至積石山東成二巨澤（曰札棱諾爾鄂棱諾爾）繞出山南折北而
東始名黃河入陝西河州界張騫深明乎潤下之性以窮
濟之法窮河身歷崑崙之墟故所言皆與尚書爾雅山經
水經諸書暗合篤什奉命窮源不知時伏時見爲水性之
常但溯流而上見千百湧泉而遽止潘昂霄不識蒙古語
譯以漢文傅會經傳妄以大雪爲崑崙以小積石山（在河州西
本名唐述山）爲禹貢積石倒置崑崙於河之下流不自知其謬
誤反謂張騫所言鑿空無據豈不妄哉我
朝康熙間遣使往窮河源得於枯爾坤山較元史所載爲
尤詳乾隆間西域底定回部內屬崑崙之東西南朔俱隸
版章爰正定譯語博觀經史參考輿圖然後知鹽澤潛行
河水重源及葱嶺于闐諸境與今葉爾羌羅卜諾爾諸水
其里道之遠近山川之形勢皆確有明証垂爰得述其大
畧云

始海運

禹貢冀州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按島夷所包甚廣
自交阯以東朝鮮以南凡在大洋島中者皆是夷旦入貢
則中國之通海道可知冀州爲帝都之域禹貢言貢道而
首載碣石入河則通海爲禹貢第一重事可知揚州沿於
江海達於淮泗是大江以南之賦必沿海以運早已行於
三代以上之世矣越在東周楚貢苞茅不入上起漢陽下
迄吳越或爲楚所并或惟楚是供不復知有王室更何有
於海運及秦始皇削平六國天下一家歎與列侯將相巡
幸海上使黔首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
北河克復虞夏以來之故典漢路博德將樓船討南越擒
其王於海中（置南海等九郡）橫海將軍韓說等浮海擊東越降之

馬伏波討交趾緣海而進厥後交趾貢獻皆從東冶汎海而至爾時海運之行概可知也杜少陵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可知唐有海運矣惟宋人積習偷安威不外薄而偪安石輩用事故雖有鄧潤甫等海運之議而卒不果行宋不能行而元行之當時咸目為創始之舉耳其實海運之法原不自元始也

或問海運之利弊較河運若何曰河道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啓閉有供役之煩人力牽輓有工給之費且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阨塞又有意外之變意外之變朝廷之隱憂而窮民所冀幸也何以言之沿河一帶土人遊手最多內無屋廬外無田地枵腹而遊惟冀黃河一決地

方盡被水災一面受朝廷賑濟一面受修築工食河事一日不竣遊民即獲一日之重利或於春夏水漲時潛行開放水患愈深獲利愈厚官吏從中互弊有不可勝言者元都燕京極北之地財賦之入皆來自東南運河一線譬則人身咽喉一日食不下咽立見死亡之禍若運自海道減運軍數萬可以質卒伍也減河舡數千可以裕帑財也減耗米百萬可以寬民力也東北有警閩粵舟師不踰月而集可以飭武備也何弊之有或問船出大洋風信不時可若何曰一作此下有曰魏人謂蜀道爲天獄大江爲天限未習險阻故也江南世稱澤國余嘗見其山居野老負薪鳥道如履平地而一洗脚上舡櫓方搖吹竟有頭運目眩幅吐不止者又嘗見河濱舟子上艱過峽廟折赴流而一御帆江上往瀾甫作竟有手忙脚亂船不應舵者且有老於江湖使舡如馬而甫出海口望洋而嘆者又有

有商民偶入海船不敢出篷一傾及還鄉傍譚水怪自謂蛇龍與居神鬼與遊張皇盜賊波濤之險聳聽一時白面書生聞之方縮頸伸舌矣敢言海運乎是在製帆得法御風得人耳中國之帆不過攬之使受風而已而西洋番人使帆雖逆亦能御舄御乎曰以前帆與中帆作兩扇開𠕁之狀其帆上濶下窄本似摺扇使風自船頭衝入觸於後帆折而前轉即為順風矣其奇巧皆出人意表紅毛番舶每船有數十帆更能使橫風逆風皆作順風至元十九年廷議漕運武忠王薦朱清張瑄等清等嘗避迹沙門島引舟東北過高句麗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碣石燕山私念南北海道固徑利如此巴延平宋知其習知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由海達京清等因言海運可行故巴延薦之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當時雖號得人而所駕海舶所用舟子不過沿海之沙船漁戶耳未必如

諸番之得法也籌海運者誠製帆一準西洋紅毛為式擇瓊州臺灣土人之習御番舶與沿海船戶之習知水線者使董其事教習水手則橫風逆風皆為我用由劉家港入海至燕京旬日間耳曾何虞於風濤之險惡哉或問海賊行刦將何以御之曰帝王之世聲教四訖南起越裳沿海而東迄於蟠木北至嵎夷所謂光被海隅島夷卉服罔不重譯來獻也故周漢以上於海收魚鹽之饒周漢以下於海通市舶之利即在偏安割據時河南淮北盡為戰場盜賊遍中原從未聞有海寇而常為中國患者或問孫恩盧循不嘗為東晉患乎曰恩乃琅琊妖人孫泰之姪也泰以媚倖臣得官太守知晉祚將終假討王恭舉兵謀反伏誅恩亡命入海蠱因閩地騷動以討會稽王為名乘釁入犯時值祖元之亂未暇專征故延至四載恩始走死元不能誅其餘黨而

反引爲郡守循遂舉兵大擾迄劉德與北還始盡行誅戮以晉季之單弱國祚之疑危置恩循爲綏圖尚一紀而盡滅其能爲患者幾何且恩循皆中國之妖賊既敗則逃匿海島耳先非島夷負海寇邊之比南宋航海特畏金兵追擊耳曾不聞有海賊也郎昱昂寄居海澳又何嘗有島夷爲患哉元行海運兩開生道其水程愈行而愈徑直享利幾及百年其全盛時固無庸論即至正末沿江盜起汝穎蠭擾而撓腸絕猶藉張士誠資給數年豈非措置得宜歷久無弊之法哉法旣如此明曷不踵而行之曰不敢也曷以知其不敢曰畏倭也自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中國不能致討而反與和親瀕海州縣遂數被寇掠維時由閩粤而遼東延袤萬里築城增戍歲勤備倭之役倭在樂浪海中及帶方東南諸島自古不爲中國患至明初始有海防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由海條鋪至九鰲山計五千里抵福建由南澳山至三星山計二千里抵浙江由懸中峯至殺前山計三千七百

里抵江南由三姑山至孤書山計一千八里抵山東由青沉峯至南半洋山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由北半洋山至臨江計一千三百餘里爲鴨綠江朝鮮界共計一萬二千餘里以達朝貢以通互市以收水利何等便易明迺沿岸而守悉舉萬里長途而棄之致諸番盜犍中國蟠踞近島貽爲一代之大患也悲夫及永樂徙都北平海運尤宜急講而卒棄海就河者逼於倭也嘉靖後倭寇連綜突犯橫肆蹂躪浙之東西江之南北所至州縣陷沒鎮衛殘破倉庫之積貯尚盡被剽掠何敢浮一粟於滄海故在廷諸臣雖深知海運利便不得不託詞於朽腐覆溺以自諱耳誠於倭虜入寇之始秉謀臣猛將之多如王宗法雄之討張伯路東漢安帝永初二年海賊伯路等寇濱海九郡遣龐雄擊之伯路乞降尋復屯聚黨衆浸盛四年遣王宗法雄討之連破走之遂入海島五年雄破斬之海寇遂平決策東征以沿海築堡之費分其十之一而造戰艦以沿海戍守之兵

練其十之一而實水軍以萬餘里被掠之財帛被蹂之禾稼取其百一而給軍餉以三百年賂倭之歲幣備倭之錢糧懸其百一而賞軍功出勦遠洋入搜近島凡海濱誘倭入寇之奸民悉爲犁庭搗穴之鄉導曾何虞於小醜之揚波助瀾致寸木不敢下海耶明神宗初嘗一試行海運矣會再運三百艘中壞七艘耳遂罷海運較隆慶四年河運所失是年九月河決壞運舡八百溺漕卒千餘失米二十二萬六千餘石尚不及百分之一也若果畏漂溺宜早罷河就海矣迺以畏倭之故舉數千年萬餘里之通衢棄之左衽而矯辭釋責誹議元運是吠禹貢揚州故道爲不善也豈通論乎

至元二十六年因韓仲暉言開會通河每歲運不過數十

萬石二十八年因郭守敬言開通惠河以代陸運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頗稱利便終不若海運之多邱濬有曰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爲意外之慮元運主海而兼行河運爲慮遠矣主河運者又可無思患預防之先計乎

宋文丞相天祥不受元贈謚

南宋遺臣後先殉義者多矣世祖獨惜信公之死錫謚贈封贈廬陵郡公謚忠武書神主而設壇祀其褒崇名節敬禮忠魂固亘古所未有也唐宋贈謚古人猶第以其賢也文信視元爲世仇數行抗拒世祖不惟不介意轉嘉其忠而贈謚壇祭曠蕩之恩更高出前代矣迺一龥而狂飈忽起卷主入雲改書宋爵而天色復霽其浩然正大之氣充塞於兩間天地助其靈威尤亘古所未有也博羅以大元丞相祀一宋囚

登壇行與偕此風雲大變而不迷秉筆改書慰忠魂以答天譴其氣度之從容亦更有不可及者然能使新朝君相奉若神明敬愛於生前敬畏於歿後不獨兩趙孤之淪沒海島者猶凜凜有聲有色卽藝祖在天之靈亦復撫心無遺憾矣嚴者李陵奉太廟神主南行藝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故獨亡主於道信公生不作元臣死不作元鬼故顯降神威挪還賠論而不享也忠如信公眞足慰藝祖於在天矣方巳延下江南時舉朝文武皆懾騰求降在元人日中誠娼丐之不若也一自信公之死世祖遂遣程文海往江南傳采知名之士江南人才不薄信公而益重士適人才中又得一謝枋得焉取義成仁與信公並垂不朽然後知江南之大與宋祖尊賢養士之報爲不可及也

史案卷十六

涇縣吳裕垂以燕

以西僧總攝江南釋敎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元起漠庭本崇佛敎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設官而僧俗並用猶之可也乃以江南文物之邦競事神道設敎而假手於西僧致嘉木揚喇勒智發陵掘冢攫取金玉庇民不輸賦者二萬餘戶佔民爲佃戶者五十餘萬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與一切盜侵官物之罪不可勝誅帝若翻然悔悟梟其首以謝天下籍其妻孥以配僧尼編其田戶以養國士舉佛經之在中國者悉與道書並焚帝初亦信桑門之說繼而詔焚道書用張易之言也因而分遣儒臣於西北爲諸王國師

幷設各部儒學提舉司敎其部屬子弟俾知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崇奉孔子一如受戒於佛子明白曉諭有畧通大旨者遣入國子監敎習三年或還爲提舉之副或應試科舉並賜進士出身俾學習於集賢翰林兩院還爲國師之貳縱佛敎未可遽毀數十年後未必不風移而俗易也夫以佛敎之誣南北朝時尚得大行於梁陳豈以聖敎之善中外一統獨不得大行於西北乎迺英才如世祖不能用夏變夷而反用夷變夏迨西僧罪盈惡積幾經敗露帝不惟釋而不問復命其子安布爲江浙行省左丞沿及武宗之世西僧愈肆甚或毆留守撲王妃而亦恬不爲怪並詔毆罵西僧者有斷手截舌之罪此固世祖之貽謀不善也

第奉佛至此宜有神靈默佑悖獲釋家之報矣厥後英雄𡾰起奪崇釋之天下逐順帝而北歸者竟出於皇覺寺中世祖有知能無愧悔於厥心乎

趙孟頫 字子昂秦王德芳之後

謝疊山曰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世祖詔求人才而必於江南何哉孟頫應聘而出奏罷苛政誅殛羣奸兆民永賴不可謂非有用之才也以有用之才而當臨安失守之時若能糾合淛人含生取義一事勤王之舉方與文信張越天祥世傑諸公並汗青史矣否則於西僧發陵之日率宗族遺臣集義士如唐珏張毅甫輩

收潰卒如閩廣海南及潮陽海豐新潰之卒與一切連山距海之衆如漳之陳桂龍建之黃華廣之林桂方又如贛州鍾明亮廣東董賢舉浙江楊鎮龍柳世英之類舊部可呼者扶義而起矣悉捕西僧而孥戮之一雪神人之忿一鋤宗邦之害天下事無可爲則有赴東海而死爾卽不然滅迹潛踪翱翔乎海島飄搖乎日本暹羅書畫是娛亦豈不足以流芳百世在世祖推恩勝國樂育爲懷原不嫌於博采然亦惟未登仕籍如許平仲劉夢吉因者乃得行止自如不失於出處之正耳他日世祖與論南人而深斥夢炎非特惡其阿附似道也正以其出身狀元貴至宰相而亦朝南莫北也爲宋宗室者又豈特狀元宰相已哉時方優待宋裔雖亦未忍襲言在世祖心目中何曾一覷孟頫爲人類乎若遇明太祖必將謫居吉州令守文信墓矣延祐間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或言國史不宜令與仁宗猶體世祖簡拔之心而戒此屬呶呶可見元世待人之厚孟頫又不幸而一書一畫悉爲俗儒所藏至今猶存頎其名者薄其品適足以遺臭萬年耳

魯文貞公 布呼密 不瑞嘉禾

甘露不足以救一方之旱醴泉不足以灌一邑之田靈芝赤草不足以救一家之餓春秋所以書災異不書祥瑞也至於一秀兩歧一莖九穗年穀時登獨非陰陽燮理之效乎魯公爲先朝元老曷爲而却嘉禾之獻曰以河東一郡之大而僅得此數莖既無益於民何足爲瑞況以元人之神道設教而祥瑞之說一開則鳳凰必集神龍必見天書

必降方士符讖之說雜然前陳而封祀土木之事作矣嗣君卽位未踰年春秋鼎盛能堪此羣小蠱惑乎閑外誘於未至格非心於未萌正顧命大臣之責也他日者帝欲多爾瑪謂西僧作佛事釋囚祈福也此皆元人之陋俗聞公知之而自媿其因公言而追廢前命者尤多雖時奠孔子籍僧佃除苛政濟民艱俾成宗不失爲令辟帝卽位初五六年間惠政甚多惜魯公歿後帝亦寢疾未免政出多門耳洵足持白璧而見世祖矣

流庫克楚世祖第八子於高麗 刪

異哉庫克楚之謀反也若早與海都合謀一如管叔之挾武庚天下事或未可知迺不謀於總兵北邊之日又不謀於武宗受代之初初成宗以庫克楚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武宗卽軍中代之忽於海

都走死漠北悉平天下大定之後謀爲不軌此中情僞武宗知之審矣曾何待於特格之一辨書曰罪疑爲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於西僧則磔之於親王則流之豈西僧實爲謀主而王亦失於檢舉故不律以管叔而姑待以蔡霍之儔與夒非武宗曲盡親親之意又幾何不與西僧同磔也

賜徹伯爾（海都子）帑帛　刪

嗚呼徹伯爾之愚也親親如武宗曾何疑何懼而不速來歸順乎以爾考之顯行背叛世祖尚積絲爲幣而有俟降須賜之詔況爾率德改行克盡前人之愆卽未遺詔於先朝朝廷猶將待以蔡仲夫何遣使乞降不早與庫齊共赴

軍門致啟邊將之疑直待大兵進擊而始入覲乎入覲而所賜悉如遺命在世祖與武宗似不免於過厚然自都斡一敗渠魁走死餘孽自歸而羣醜亦不敢以再發者威信著於天下有非姑息養奸者所可同年語也

仁宗

宦官壞人家國事諸史所載甚詳曾何待問（帝在東宮時嘗以問王約）問之者不然其說也故卽位數日首加李闆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遣釋奠於孔子既而悔之云宦官勿授文階矣夫何以昭文館大學士之尊尋復加之積閣乎時方隆從祀科舉之典而醮祠佛事歲以千計費較武宗而倍加（武宗已倍加於前代矣）詔寫金字佛經更爲先朝所未有也

其斯以爲一代文明之主與至於任用特們德爾貪權怙勢流毒忠良不能明正典刑窮究奸黨致嗣君不獲保其首領皆仁宗之自貽伊戚也

文宗　刪

文宗之襲位也全欲襲迹於仁宗而不知心術既乖迹亦懸殊何也仁宗以皇次子入平內難迎奉武宗兄終弟及其得天下至正也文宗雖亦武宗之子然自仁而英而泰定（至治三年特克錫弒英宗於南坡文宗既不能興師討賊而假手泰定泰定以宗室入繼大統誅戮逆黨立子阿蘇奇布爲皇太子已四年矣）已歷三朝泰定崩皇太子卽位柩前（改元天順）國有君矣迺秉主少國疑顯謀不軌僭竊名位（史稱少帝不知所終諱之也）而又遣使迎周王（卽明宗）於漠北者（既僭位而迎奉與仁宗之自稱監國者迥別）

盖是時勤王之兵四起皆以懷王（卽文宗）篡弒爲名周王若乘釁而南則諸王必皆響應與其爲諸王所戴而與我爲讎孰若我自挾之以令天下乎迺明宗業已卽位仍自立其妃爲皇后文宗之心概可知矣尚冀其退處東宮復居人下乎託入見而謀逆早已決於遣使迎奉之初矣厥後舍子立姪非徒欲掩其篡弒二帝之迹也正以太子既卒次子甫生非豫除兩姪則孤兒雖立終爲後患爰先弒明后（文后與宦者殺之）頒詔天下直誣明宗長子（卽順帝）爲非龍種而竄之陰託孤於雅克特穆爾而遺命傳位鄜王（明宗次子）而戕之又恐其長子在外仍爲諸王所奉故復假借迎立取置京師而圖之（卽謀弒明宗之故智）皆文宗之貽謀密旨也不意

所圖未遂而雅克特穆爾已死弄假成眞巴延之謀復經敗露卒被順帝覺悟廢其神主而孤兒寡婦悉羅克害此固天道之好還亦默有以速元祚之淪亡與

托克托（字大用穆齊台之子巴延之姪額森特穆爾之兄）順帝之不見弒於柳林郯王之力也其大義滅親克平內難豈僅石碏王導比哉迺巴延業已黜死父子兄弟並掌朝權遽廢文宗廟主而文后（翁吉剌特氏）文子（雅克特古斯）盡遭殺戮致神恫人怨羣盜蜂起雖有討賊微勞不足贖其致亂之罪矣

挑動黃河天下反 删

順帝好行小惠溺於宴安初立時信聽羣小深居宮中每

事決於權奸而已無所專下情壅於上聞雖時朱光卿反於廣東捧胡反於河南韓法師反於四川李志甫反於漳州周子旺反於袁州西番盜起蔓延至二百餘處皆能以次削平尚不至於大亂者順帝之罪惡未著也及遷死太皇太后放殺文皇太子于是湖廣廣西猺賊山南燕南羣盜遼陽烏哲勒額森相繼叛亂汀州則有羅天錫等雲南夷則有死可伐等湖南猺賊最熾者則有靖州吳天保等沿江盜起每以數十人敗官軍數萬而又災異迭見饑饉薦臻迺帝不之省寵宦官肆淫逸迄方國珍入海為寇劫漕運攻州郡脅闖帥以要朝命而寇氛不可復遏矣是皆黃河未開以前天下之反也至於隻眼石人淪沒於黃陵

岡下土人所共知也不挑則已挑則石人必見黃河屢決勢宜塞北疏南數載前賈魯早有定議首輔亦豫有成見故道可復又土人素所深悉汝穎妖賊久蓄異志黨與遍中原窺伺朝廷動靜豫作歌謠符讖俟石人出見以舉事耳天下之反曾何與於黃河之挑動哉或曰兵荒後加以黃河工役勞民傷財不且速之反乎曰不然當時海運已阻於海寇河運不通則大都必亂禹承九年之水災闢鑿龍門掘地注海八載成功而天下太平所謂一勞而永逸也魯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四月鳩工七月疏鑿即成者蓋役其就近居民則人情不至於搔動兵以禦寇今不使受鋒鏑而但資其工力故衆皆樂於趨事赴功二百八十

餘里之長河遽告竣於數月間也元末綱紀弛廢其足以動天下之兵者自非一端惟復河故道最為得法豈得以天下之反而并咎其疏鑿措置之不善哉

汴河冰五色 删

東風解凍三冬積垢盡乘春水入河太陽一曝汗濁上浮如垢水煮茶油穢氤氳蓋上結成五色雲片凍後即成花草如繪畫與而史臣迺紀此為明祖方興之兆云

鄭教授（晅）請正國俗

鄭公見大鄂爾多有不行三年之喪及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嫂等俗請令改革（糾）以禮法眞不愧為教授矣而明人迺云百年之間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同於禽獸云云豈謂

元代風俗盡如是耶。（垂）按春秋時已不能行三年喪矣。自漢景以迄五季而通喪弁不行於天子。非特蒙古爲然也。蒙古開國以來。曷嘗有如唐文刺妃之納。及武韋楊氏之亂乎。東周去中興之世未遠也。姬姓之國。如晉衛諸君。父子聚麀。恬不爲怪。甚或以母弟而生奪天王之后。（謂叔帶取狄后）當時羣臣並未聞有正俗之請。可知蒙古垂亡。猶遠勝於春秋之始也。迺因蒙古崛起漠庭。末流染中原鄭衛之習。論者遂舉一代而禽獸之。豈不妄哉。

潁川忠襄王（察罕特穆爾。字廷瑞。保出北庭。家河南爲潁川沈邱人）

汝潁賊起。攻掠州郡。不數月江淮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廷瑞以沈邱一布衣奮起義兵。所向克捷。遂爲河南名將。西援關中。而李武崔德白不信等皆敗走。關先生破頭潘等。踰太行。焚上黨。破晉冀雲代諸州。烽火數千里。大掠塞外。尋轉而南。廷瑞遣將擊却。而河東悉定。汴梁久已陷沒。廷瑞以計拔之。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俘獲數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而河南悉定。於是貢糧京師。分兵鎮關陝荊襄河洛。而以重兵屯大行。輿疾東征。直擣東平。招降田豐王士誠等。出奇畧地。而山東悉定。天若祚元。假之歲月。微特汝潁羣盜。鎮日削平。即英武如明祖。亦且輸誠受撫。與廷瑞同爲中興之佐矣。不然。伹遣一養子王保保。（庫庫特穆爾。本姓王。小字保保。廷瑞之甥。養爲子）大舉南下。命梁王出雲南。陳友定出福建。遥爲聲援。徐常諸公。雖皆一代

奇男子。恐不能不爲王保保下也。（王保保於削奪兵柄。大都失守。山西陝西殘破之後。尚能收集散卒。大敗中山王於嶺北。若用之於廷瑞未甍中原未失之時。天下事未可知也）大江以南。縱未可知。而父子並將。左提右挈。克復兩淮。遣兵畫江而守。中原不至淪沒。則却特氏正朔相承。明即求爲列國而不得也。迺天厭元德。星變甫見。（白氣起危。直貫太微）而廷瑞遇害。明祖遂不復受元命。（初廷瑞克復山東。江淮震恐。明祖遣使上書於廷瑞。廷瑞留其使。爲請於朝廷。帝因命張㫤瑪哈木特授明祖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以龍衣御酒。未至而廷瑞遇害。遂不受。殺瑪哈木特。留張㫤官之。而自立爲吳王）可知廷瑞一身之存歿。關係於有元一代之興亡者。豈其微哉。

元季殉節諸臣

元季殉節諸臣。史氏競稱蜀閫兩三忠。（明王珍陷成都。平章埒克達。右丞耶札勒圖。參政趙資死之。蜀人謂之三忠。湯和陷福建。平章陳友定。僉院拜特穆爾。漳州路達嚕噶齊德爾密付死之。時稱閩有三忠。又福州參政尹克仁。宣政使多爾瑪。皆不屈而死。友定子海亦遇害。拜特穆爾家自焚死）與大科三魁（江州總管李黼。台州路達嚕噶齊台哈布哈。泰州知府李齊。皆後先殉節。按三人中惟黼守江州。擊賊之功最多）皆不負所學云。（垂）謂元季忠臣義士之多。苟得英主而輔之。皆中興之佐也。吉甫以募兵三千。（星吉奉詔往守江州。未到任城已陷）破趙普勝百萬之衆。江北諸賊。皆聞風而遁。遂克江州。據湖口。扼賊衝。苟得偏師之援。豈至全軍力戰而死乎。君實守淮安五年。（褚布哈爲江東廉訪使）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誠無愧於張巡。余觀蒼崖之援信州。亦猶是也。（巴延布哈德克津亦爲江東廉訪使。與達勝努哈喇坦蔡誠將廣皆戰死）廷心守安慶。（余闕爲淮南左丞）數敗陳友諒諸軍。屹爲江淮保障者八年。迺巨寇四集。城陷自刎。

闔門死節守臣韓通以下死者數十人其知名者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段桂芳特穆爾布哈盧廷玉葛延齡許某邱丞烏德美黃寅孫黃圖嚕台楊恒余中侯陳巨濟城中士
民自焚死者以千計至於孟起董搏霄右丞之復徽杭乘機決
策料敵如神所向克復雖古名將弗之過也使勦賊之事
一以委公吾謂紅軍不足平矣乃為羣小所嫉忽令東援
忽令北駐而卒斃於奔命與弟昂霄同為毛貴所害豈不
惜哉他如力盡而死者則有多通達克津諸公若巴勒樊執中劉友仁趙忠報恩努阿爾斯蘭尊達錫哩之類其不屈而死者則有孫撝愈述祖
諸公若魏中立于大本張桓超爾師聖布哈特穆爾達什特穆爾之類其死於明兵尊如
監國特穆爾布哈卑如百戶張文貴者更不知其凡幾若宗王齊克愼托克托錫哩右丞相張康伯左丞相慶同瑚圖克平章定定鼎珠德爾畢什富森賚音布哈馬彥翬孔興

申榮參政宜孫樞院布延特穆爾樞副謝英輔御史福壽桑哥失里穆辰待制黃殷仕左丞丁敬可尚書普延特穆爾張翔郎中王可瑪哈木特檢校阿失不花宣政多爾瑪宣慰曾顏不花知院判張凌守將段武不抹沁珠克壘總管靳義胡璿鄧允中處守舒穆嚕伊遜不守鄧祖勝栢特穆爾三原尹朱春之類所不可及者黃
佐才以龍巖一尉與妻子四十餘人偕死事劉濬以連江
一巡檢而募士殉節其子健手報父仇忠孝萃於一門而
為史氏所不及備載者何可勝數假令順帝知人善任明
祖雖英武不殺其如忠臣義士何哉假令順帝能聽趙閣
慟哭之諫趙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諸軍民及諸集賽等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師卒不聽夜半開建德門北去可知在位謀臣會一盲者之不若也如哀宗
莊烈之死社稷則忠臣義士之多當更勝於金末明季萬
萬矣奈何狃於偷安效唐宋之動輒播遷輕棄中原甘自

絕於正統致為後人所貶欲僅比南朝之宋齊梁陳而不
得也吾恐元季殉節諸臣亦且死不瞑目矣

元遺臣

元季遺臣乃心王室者史氏雖不及備載而車駕北轅中
原盡失之後其才能節操深為明祖所敬愛而又終不得
而臣之者有三人焉王保保削官時明祖七致書不答出
塞後數遣使招之不應而恢復之志愈堅明祖所以有奇
男子之歎也蔡子英受廷瑞父子知薦之恩遯跡深山明
祖繪形求得之亡而復獲威之不屈官之不受館之儀曹
倍加尊重而但痛哭思和林明祖知其終不可奪厚其禮
而遣之巴延資中數出奇計收復建昌揚帆萬里而從天

子復持節發廣兵救閩至則眞已降與乃墮馬求死不得
折其一足變姓名浪迹江湖明祖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
公因薙鬚自隨復遭幣聘從容就義而逝明祖終不得而
一見三人之行迹不同而乃心王室百折不回較著黃殉
節為尤難明祖雖得天下所以不獻元俘禮遣元嗣遺書
通問為文弔祭不敢藐視北庭常若有事未了者皆諸公
忠義之氣有以震懾乎明祖之心而使之起敬起愛也惠
宗嫡嗣世君朔漠後稱雖屏之外裔俾不得比於三國之
魏吳北朝之齊周而殉節諸臣之外又有此輩人物則元
祖累世尊賢養士之報迥非後漢東晉所可幾及也

元棄大都後歷年之久

從來正統攸歸在人不在地故昭烈僻處西蜀而承漢中宗偷安江左而承晉也况順帝承累朝之烈爲天下共主者三十餘年明祖取汴梁之日（改爲開封府明初以此爲北京）不特川陝雲南悉爲元有卽大河以北猶無恙也若克與民死守則正統攸歸何有於明祖然退而北轅矣而雄據朔漠跨有西域其同姓諸王之棊布邊鄙者東起遼海環燕趙以北西包玉門繞隴蜀而南至於滇國以百餘年數萬里之封疆奉一蒙塵之天子夫豈趙宋之援立昰昺寄居海島而又奉表稱臣者所可同年語哉且順帝一身無論矣（帝由大都而開平而和林三載而崩於應昌國人謚曰惠宗子阿裕錫哩達喇立是爲昭宗明祖必欲獲其歷代傳國之璽擒其才堪恢復之臣與嗣君音問者豈恐後人仍以北元類南宋故云有三事未了而遣將北征與）洪武十

一年元昭宗殂（在位八年）小王子立（名特古斯特穆爾）時川陝悉爲明有梁王巴咱爾斡爾密守雲南尚遣使通貢漠北十四年傅友德下曲靖梁王死之（梁王爾斡爾密明使曲靖既下度不能支驅妻子赴滇池與其左丞達爾瑪托迪台丞魯俱自殺）明年克大理雲南始平二十一年小王子被弒（在位十年）五傳至琨特穆爾又被弒郭勒齊篡立雖去帝號而稱汗改國號而稱韃靼然猶提封萬里與明代相終始可知元之亡作史者雖云亡於洪武元載而不知元失華夏後子孫奕葉相承實至我朝破察哈爾林丹汗而始滅也又可知元世祖之天下不特封疆之大遠過漢唐而其王迹之肇基宗廟之血食上自南宋（宋開禧二年元太祖元年）爲下逮

國初歷年之久亦莫之與京矣奈何順帝之輕棄大都而北狩也

或問順帝棄大都後史家當何以待之曰商湯伐夏桀奔南巢三歲而崩南巢之桀北庭之順其例一也或問順帝遜居北庭輻輳數萬里嗣君一脉相傳又享國二三百年至今猶或爲酋長實較南巢之桀爲差勝曷不以順帝甫崩明克應昌之日爲元亡乎曰元之君臣若克死守京城雖中原盡失或僅存關北十六州并無大漠西番之地而子孫正朔相承直等諸戰國之周可也迺竟委而去之正不妨嚴於削奪以永垂人主輕棄宗社之戒

何眞

奴縛主者罪固當烹官至分省左丞兵力有餘而舉所部郡縣以叛降者當處以何罪假令眞斷斯獄必將縛降虜具湯鑊置諸轉輪車上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臣叛君者羅此刑也或又使數人鳴鉦督虜妻孥大虜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臣叛君者視此刑眞論眞眞奴輩也

史案卷十七

明太祖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漢興[illegible]事以燕

久矣夫英雄之不能受制於人也項羽假楚懷王孫心以從民望明祖用宋龍鳳年號以令軍中一由楚次將軍霸天下一由宋副元帥定中原一遣共敖等奉義帝徙郴縣而擊殺之江濱一遣廖永忠迎林兒歸建康而覆舟於瓜步明祖崛起側微人皆以況漢祖而不知實襲迹於項羽所以及身而亡者項氏世爲楚將而楚後又爲其季父所立父立之而身弑之是項氏之逆子爲楚國之賊臣也明祖所事固非承先立後之比然林兒雖微事之十餘年

一明祖之義帝也而一旦沉之倘爾時有爲林兒發喪縞素興問罪之師者明祖大事去矣或曰瓜步之沉永忠事也故明祖嘗咎之曰共敖固項羽之成濟而永忠則明祖之共敖也雖斬之不足以謝天下又誰咎乎且明祖奉檄之初曰大丈夫豈能受制於人耶特以林兒之勢方盛姑爲倚藉耳林兒之不免實早決於移檄滁和之始矣

帝嘗與功臣論取天下之畧曰士誠恃富友諒恃彊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云於戲功臣獨非人耶馬后嘗勸帝以不殺人爲本又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后殆深窺帝隱熟悉帝嗜乎胡藍獄興株連究詰殺戮動以萬計較始皇咸陽一阬何啻什伯或曰功臣之殺人多矣此亦天之好還也迺一傳而有靖難之禍臣民遭戮尤慘卽太孫亦不免於灰燼獨非晩年嗜殺之報與

高皇用殺之意有三始懲元人寬縱之失而濟之以猛殺無道以就有道也劉伯溫基曰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之以寬高皇雖善之而不能用繼緣胡惟庸之逆因而疑忌功臣悉目爲黨惡而誅之終危太孫幼弱輕聽燕王之反間曷問乎曰諸公侯縱恣無度不誅將有尾大不掉憂高皇由是疑忌愈深不數月而玉禍作也或問燕王久蓄異志當陰結功臣爲黨與而必欲譖而殺之何居曰高皇初立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功臣兼之此功臣所以素爲東宮之心腹也功臣不戮則燕王之逆謀不逞殺功臣正所以剪東宮之羽翼也懿文沒後高皇

自傷衰邁慮猛士之難馭撫六尺而寒心燕王深有以窺其微矣所爲物腐而蟲生也高皇準是以御羣下宜其爲千古嗜殺之主也

燕王篡弑之罪固萬無可逭而其禍實由太祖所釀外丙之嗣成湯四書正事括畧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壬四歲則仲壬爲外丙兄何後之耶詳卷二武王之嗣文考三代以上之故典也明知燕王才堪嗣統苟能獨斷於心毅然立之豈非宗社生民之福否則與衆泛議擇賢卽謨聽劉三吾之說下效周平晉武之尤或猶不至生釁於來茲迺顯御東角門明言朕意欲立燕王廷議不合復大哭而罷羣臣所共覩天下所共聞也傳曰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又曰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燕王之寵而好兵蔓而難圖豈特州吁共段比哉以燕王英武之姿處北平形勝之地而數提兵出塞降軍悉聽調用鎮將並受節制此燕兵所以甲天下釀成尾大不掉之憂也

漢晉强藩之禍太祖豈不熟悉所恃者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其護衛甲士又皆隸籍兵部是雖國富兵强城連數十而軍民土地悉聽朝廷節度也方自謂法制相維歷久無弊矣而卒如葉居升伯巨所慮者繼因元裔犯塞命並邊諸王得專兵衛徵發諸軍而燕王尤數立邊功遂以漠庭餘孽非燕王莫克剪除北門鎖鑰非燕王莫克

勝任番騎降軍勳臣宿將非燕王莫克駕馭舉閫外大權而悉以付畀就令太子無恙尚有並駕齊驅之勢況在太孫既假奪嫡之勢而抗拒有資復萌傳立之言而覬覦日甚尾大不掉釁起蕭牆廷臣誰不豫知而皆絕口不言者蓋諸藩皆太祖之子而燕王尤所親愛一言削奪則間離骨肉之罪立至致天下咸以居升爲戒而太孫與諸王遂成勢不兩立而卒自相魚肉也

太祖樹鐵牌字於宮門禁宦官預外事永不許典兵預政深有鑑於李唐之覆轍也嘗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令使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故左右服役之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嗚呼互市非小事乎一自趙成奉使而西馬稍集不可謂無功於軍實有功則驕恣驕恣故尋爲西番所殺也若但備令使服役豈致生邊釁而損國威乎且唐代宦官之禍實肇於魚朝恩之觀軍容五開蠻叛業遣總兵官往討矣迺命吳誠觀兵於前呂玉閱勝於後是軍情之虛實戰勝之機宜全以此輩爲耳目不已開監軍鎮守之漸乎異日燕兵臨江閹寺逃入北軍洩漏朝廷虛實者蓋在洪武間數將帝命觀閱軍事熟悉軍情故也至永樂而大權悉委此輩以爲報施酬恩之典釀成一代厲階皆太祖市馬觀兵諸使作之俑也雖宮門鐵牌字何益

君父之所望於臣子者不過忠孝兩字讀聖賢書求識忠

孝字也聘名儒擇師傅所以教孝作忠也太祖爲人君父而遣僧宗泐求經西域又選高僧侍諸王歸國曰與無父無君之輩陰謀無父無君之事致燕王大有虧於忠孝僧道衍即姚廣孝雖實爲謀主亦太祖之貽謀不善也或曰帝本皇覺寺僧也求佛經修佛事是其本業故晚年仍好釋氏禁中嘗與諸僧坐論寄以耳目爲釋氏立左右善世闡教等官皆高其品秩李宗孔仕魯以闢佛自任故捽死階下云

太祖以布衣而爲天子一時公侯將相佐成大業者亦皆由布衣崛起故中原底定而後其於布衣之士或遣使訪求或下詔徵聘或令羣臣察舉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

巳不次擢用。其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時雖科舉並行。而監生與薦舉實多參用。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爲藩臬。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御史給事中。而所舉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皆起家爲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延訪之始。網羅招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抑何求才孔急耶。迺一入仕途。懷印未幾。而已悉付皮場廟矣。楊岡以人材爲御史。而詐屍以遁。孫敬先怕做人才。而詐癡冀免。若此類者。不可殫述。嗚呼。取之欲其盡。殺之欲其遍。何怪布衣之士。咸以涸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身入仕途爲剝皮之階也。布衣且然。又何怪佐命功臣之不獲免也哉。

中山武寧王 徐達字天德

徐公奉命伐元。深得成湯放桀之意。與放者縱而不迫之謂。公追順帝將及之。忽下令班師。常十萬遇春字伯仁大怒。馳歸告帝曰。徐達反矣。公潛還入謁。帝盛怒問其故。曰元君雖微。嘗主中國。我執以來。何以待之。帝怒乃解。厥後應昌奏捷。俘將廟獻。帝皆蹙然不安。一則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再則曰元人入主中國。朕之祖父亦與享其太平。詔削侈大之詞。罷行獻俘之禮。太祖之心。公實啓之矣。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一人而已。御膳之死。胡爲乎來哉。想爾時功臣遭戮。好事者或附會其說。與考正史載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惡之者。眞徐公之不免也。若有心毒之。帝當喜。何惡之有。況公鎮北平。每歲暮還朝。上將印。單車就舍。宴見歡飲。習以爲常。其善處功名之地。雖郭汾陽弗之過。曾何嫌而何忌乎。如曰死於御膳。是謂伊尹而見殺也。誰則信之。

涂中丞 節

劉伯溫之遇毒。胡惟庸之不法。汪廣洋之黨惡。舉朝皆莫之敢言。涂中丞一言。而羣奸之罪著。忠貞之忿雪。可謂君子不黨矣。且汪罪亦止知而不言耳。誅首惡自應嚴於胡。而薄於汪。汪已賜死。而竟置胡於弗問。他日奸謀愈逞。奸黨愈侈。帝實養之矣。而養奸即爲害善之端。中丞以發奸而爲奸人所怨。以不黨而爲黨人所誣。並納諸朋黨之中。

俾同受朋黨之禍。此固盜賊讎扳善類之常。而中丞竟因此獲罪也。悲夫。

圖燕

燕王素有大志。縱謀之甚密。而日與術士往來。穴地鑄兵等事。必有蹤跡可尋。因其入臨會葬而按之。罪大則誅。罪小則竄。罪疑則徙。一獄吏事耳。乃以奔喪之重。直援遺詔而勒還。是明示朝廷之却。而動藩國之疑也。漢時七國亦止削奪數縣。至周岷六王。以次收捕。非束手就縛。卽闔門自焚。其素非燕羽翼明矣。秦六公子無辜。而悉見殺於二世。尋復誅求無已。不益資燕王口實。激之變而速之反乎。天下無事。庸臣猶足以致擾。況尾大不掉。變生骨肉。而仗

齊黃爲謀主悉付閫外於耿李適爲淵敺魚爲叢敺爵耳燕王雖雄曩非建文諸臣爲之誤用權謀妄效死力以僨朝廷事靖難之兵又豈但費兩口已哉

方正學 孝孺

信哉書生之誤國也周禮一書王安石用變祖法雖在承平後尚致蒼生之誤靖難兵起日肆猖狂正臣子枕戈嘗膽時也乃以燕不足慮日事討論周官法度更動階撰禮制是魏兵至柵而南朝戎服聽講巡城和詩也耿炳文以三十萬敗於眞定李景隆以五十萬敗於北平又以六十萬敗於白溝河乃復依仿古名今日改殿明日改門軍國大事悉付諸度外矣且間人骨肉教子叛父致貽笑於天

下皆書生所不爲也計無所出僅有割地請和一策則又效趙宋誤國之尤也掩敗爲功在黃子澄原不足責希直名高一代而亦與世浮沉不能泣訴軍情而徒著一麻衣號哭於國破君亡之後耶士君子大節無虧原不以迂闊無能弃泯其殺身成仁之美第以帷幄重寄而悉付諸白面書生之手夫豈廟社生靈之福昔希直以吳沈之薦太祖見之曰此莊士當老其才十年後復以薦召至謂曰今非用孝孺時始則遣之還鄉終則除一教授太祖蓋深悉其爲人量才而授職也乃惠帝挽入翰林日侍左右備顧問六王無罪誅竄無已曾不聞一言匡救徒泥周禮周官輕變祖宗之法國是已不勝其紛紜後更倚爲謀臣策士

用抗大難幾何其不敗乃公事也哉

壬午殉難之多 删

高皇之嗜殺人如許後世臣民宜莫肯爲效死矣而何壬午殉難之多也成祖夙與廷臣切齒謂齊黃輩間離骨肉剪伐附枝皆謀危宗社之徒既上書而陳之復傳檄而數之既按碑而錄之復列榜而暴之而且爲首爲從一一懸諸賞格舉朝皆自知其必死又何怪一士成仁疏族外親皆視死如歸也道衍素知成祖嗜殺兵入京師必將盡族廷臣故豫以讀書種子爲屬卓侍郎 敬 嘗曰燕王酷類先帝信乎成祖之酷也

高煦

甚哉高煦之願肖乃父也文皇以英武而見愛於太祖高煦亦以材武而見愛於文皇太祖喜文皇類已將擇賢而畀文皇亦喜高煦類已將立子以功文皇奪嫡之謀實啟於御門一語高煦奪嫡之謀亦啟於撫背一言文皇因潛謀奪嫡而屢讒動舊諸臣高煦亦潛謀奪嫡而數譖東宮宮屬文皇久蓄異圖實乖義方之訓高煦素謀不軌實效乃父之尤由前而觀似爲象賢之肖子由後而論益昭篡奪之家風迺猶是藩王猶是皇叔稱兵而一則功成而爲有爲之主一則事敗而爲無賴之徒一遇懷公而爲晉文一遇成王而爲管叔也嗚呼靖難之兵再見於宣德誰作高煦之俑而陷之死地乎文皇有知即欲加以亂臣賊子

之名恐難出諸其口矣。

解胡氏

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有志之女一經許配尚不改適，況吾儒讀聖賢書，平日自命云何，而懷二心以事君乎。縉廣已食惠帝之祿，而不能忍之須臾，解胡氏背主一語，愧死乃舅乃父矣。

陳瑛

陳瑛身為叛逆，恐自處無名，而以叛逆加諸忠臣，連染屠戮，動輒數百家，固君子所痛恨也，而亦有為君子所痛快者。何福、平安輩皆以都督而叛降，耿炳文、李景隆、盛庸輩皆以公侯兼大將而叛降，然此猶曰武夫耳。解縉侍讀也，而首先迎附；茹瑺兵部尚書也，而首先勸進，其自視一身名節，曾不若胡廣之豬也。迺卒被瑛繇所譖，次第伏誅，而瑛即因此獲罪，與豬同斃，迺足慰忠魂於地下，永為千秋叛逆之戒矣。

張忠烈王 輔

沐氏世鎮雲南，厥有成績，文皇所目擊也。英國公威震蠻㚇，足為交阯維城，文皇亦豈不明悉，迺三立功而三召返者，疑忌之心勝也。延及宣帝，君相偷安於上，宦官庸帥敗壞於下，竟舉數十年數千里之邊疆，悉棄諸左衽。厥後黎轉為莫，朝廷興師致討，未及歷境，而登庸已束身泥首，待罪軍門，況威望素著如英國乎。以一身之往返，係疆埸之

之存亡，而棄置不用，在宣宗原不足責，而文皇竟以外親內忌，自壞爾萬里長城，殊可惜也。維時麓川思氏襲逆而動，雲貴兩廣土彝環強，溪蠻苗峒列處內地，南方之不競由來漸矣。

仁宣 刪

仁宗以言者日少而復弋諫朝參，可謂能悔過納諫矣。非謀反不連坐，有告誹謗者勿治，悉除二祖苛政，寬以濟猛，尤切中時病矣。而何李時勉抗疏極諫，致以金瓜擊斃殿陛，幸而得蘇，尋復與羅汝敬均以言事下獄也。豈時方病篤，心多煩燥而然與？奈何宣宗無恙，而陳祚衍義之請，罪既及于妻孥；郭循營造之諫，命幾斃于鋒鏑耶。

廢皇后胡氏 刪

衛之莊姜、秦之華陽、漢之張后、宋之劉后，皆以嫡配無子，取宮人子為己子者。宣宗年三十無子，胡后不為是陰謀，賢可知也。后不為而寵妃為之，甫生八日，羣臣請立為太子，而后亦欣然為請，后曾何辜而見廢乎。即云母以子貴，或子即帝位後與嫡母並尊為太后可也，迺以天下之母無故而逐出中宮，迺為仙師。爾時宰輔如三楊輩誠不足道，而何御史之不一言耶。曰士奇實陰有以制之矣。曷制乎？曰后今有疾，令以疾辭位也，辭有所託，則諫臺不得藉口矣。如忠良為君相所忌，欲加之罪，終患無辭，勒令告病歸里耳。此正士奇之曲成其事，而巧於婉諂也。或曰此輩迎新主於金川，阿權閹於末路，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矣，何

堪責備三楊歷事五朝其言語政事文學皆有可觀特不可以託孤寄命而臨大節耳三楊中預一有君子其人仁宣之治猶未可量也士奇西楊榮東楊溥南楊

太皇太后張氏崩

誠孝大漸命中官問士奇等國家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年號當復其二言孝孺等遺書之禁當弛其三未及上而誠孝已崩垂案惠帝之於太宗章帝之於高煦君臣之分一也特高煦敗則爲寇太宗成則爲王耳惠章之實錄與從事諸臣之遺書豈得以強藩之成敗爲筆削乎士奇不能言於削號禁書之始吾猶曰空言觸怒耳仁宗在位一載而不言吾猶曰三年無改耳逮章帝嗣統高煦謀反其迹正與建文時事相類爾時苟能婉轉

言之章帝必信聽無疑也若正統六七年間何時不可言而必言於誠孝大漸時乎且是時國家大事攸關宗社之存亡孰有大於奸璫之禍而兢以建文君臣復號弛禁爲亟亟乎或曰倘誠孝疾篤時有言王振罪者士奇等仍爲長跪泣救耳而重責以忠良之大義乎奸如王振誠孝所急欲誅之而未遂者至此而仍爲庇護吾知誠孝之必含恨而沒也

于忠肅公謙

于公心存宗社天下之公也景帝貪據神器一已之私也一公一私兩相反背而卒相與有成者蓋不有于公之心存宗社則景帝戰守之志不銳不有景帝之貪據神器則于公戰守之策不行景帝欲假于公之公以濟私故言聽計從而爲一代中興之主于公卽假景帝之私以濟公故功成名立而爲中原再造之臣

築邊牆

邊牆之制曷昉乎曰長城之別名也明自英宗信任奸閹國用耗竭極矣而復大興工役傷財害民不且速之亡乎曰此正所以節用愛人也三邊惟延綏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自成化六年破羅那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博勒呼入據河套延綏告急憲宗遣朱永王越等禦之士馬八萬芻糧歲以八百二十五萬而居民之被殺掠禾稼之遭蹂踐更不知凡幾今考余士英子俊所築東起清

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若早從士英之請壯夫登高禦寇以一當百以逸待勞外防抄掠內勤耕牧罷游騎而減戍卒開屯田以裕邊儲省轉運以寬民力五年間不特省軍需四千餘萬而屯種所積亦可三十萬石若役軍十萬半載可城萬里萬里之內詳加開墾十年生聚之餘軍民殷富比戶可封籌邊之策最無有善於此者可見蒙恬長城之築不過卽逐胡三十萬衆兩月而畢原未嘗傷財害民也士英深悉長城之利而特變其名曰邊牆殆以防迂儒之阻格與

平定兩廣苗猺

或問兩廣苗猺之亂韓襄毅雍與朱士傑英相繼總督軍務一主勦一主撫二公勳績孰優曰惟其時而已矣有如賊鋒方銳賊勢方張官軍屢爲所敗幸或勝負相當斯正宜勦時也宜勦而撫必致姑息以養奸有如賊酋已擒賊巢已覆餘黨業已逃匿咸欲效順無由斯正宜撫時也宜撫而勦必致貪功而妄殺憲宗卽位之始苗猺流剽蔓延數千里勢非大創不止韓公身先士卒倍道疾馳連破諸賊長驅至大藤峽口水陸並進直搗巢穴焚其室廬積聚追躡至九層崖等山破寨三百餘生擒侯大狗及其餘黨七百餘人斬首三千餘級墜溺死者無算維時奉命總督

兩廣軍務撲滅餘黨十載閒寇盜寢息雖金牌李震之威震苗猺弗之過也事在成化二年及朱公涖鎭以寧靜約飭將士招撫諸蠻皆望風納欵編其户口給復三年自是兩廣無復苗猺之患論者毎多朱公之撫而少韓公之勦不知英宗時顏彪何嘗不自鳴克捷寇且旋熄而旋熾陳涇何嘗不託名招降寇曷愈撫而愈蔓也夫業有韓公之勦固不可無朱公之撫然必如韓公之勦而後得行朱公之撫所爲恩威並濟民皆畏威而懷德也

撫治荆襄流民 劉

明季流寇之熾以處置流民不得其所也憲宗能用周堯弼洪謨之說舉荆襄數十萬衆隨在聽其附籍爲編氓而原子英傑奉命出撫復能徧歷山溪宣諭朝廷德意流民皆欣然附籍户口日增而羣沐更生之慶其有功於宗社者豈其微哉

黑眚見

黑眚陰氣也自萬貴妃專寵內侍日進珍寶爭假採辦名出監大鎭橫行勒索帝皆以妃故不問緣有怪物負黑氣夜入民家徧城驚擾男女露處甚或帝朝奉天門侍衞見之而譁是皆婦閹干政擾害蒼生之象也當時閣老雖有弭災入事一疏而絕口不敢言及婦閹故帝不之悟復令太監汪直刺事大臣又不能力諫直待西廠已置奸黨已成臣民大擾甚於黑眚而外廷始交章請罷晚矣

汪直

成化初太監汪直與尚銘梁芳等俱以諂事萬貴妃得倖及憲宗銳欲知外事始任汪直密出伺察別爲設立西廠直迺先刺鎭監以賣直沽名日見親信不特兩京大臣及諸邊督撫盡被羅織卽內侍嬖倖亦且嫉其專橫於是小中官阿丑假優語兩鉞以發其端東廠尚銘亷得其洩禁中秘語及在外交通諸不法事廷臣咸知直寵漸衰始隨聲附和而傾其後曩非羣閹嫉之自爲朋黨自相攻擊王振之禍且再見於成化矣正德初八虎兇橫流毒縉紳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相交結時謂八黨亦稱八虎八虎中瑾尤狡猾爲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俱不應咸怨之瑾尤與永有隙楊一清卽用張永以誅劉瑾殆深有

得於汪直之僨敗與所異者瑾磔西市怨家尚得生啖其肉而直竟良死爲可痛恨也梁芳等引用方士李孜省道士郭常恩僧繼曉貫寵累朝金七害俱盡憲宗雖明知之而內無宦官自相傾陷故終成化之世無恙也

太子出閣就學卽孝宗時方九歲

太子出閣就學業簡儒臣充東宮官卽有閹人侍側但備趨走服役足矣而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至使老奄覃吉口授則就學何庸出閣東宮何庸儒臣此非舉朝皆目不識丁也總由文人學士急於干進咸假內侍爲奧援常冀託於義子門生之列故不特軍國大權皆拱手授之卽文字一端亦恭奉爲父師拜手頌揚莫敢贊一詞也可知直芳諸閹肆行無忌非獨憲宗寵任之過皆廷臣寡廉鮮恥娬媚成習自貽伊戚也史稱東宮講畢太子必語講官曰先生喫茶吉之教也一切端本正始亦無非吉之力也嗚呼爾時儒臣備員東宮者適成淸客講官耳香茗之外更別無事又何怪一時閣老尚書咸負紙糊泥塑之誚致太監懷恩常慨嘆於外廷之無人也

史案卷十八

涇縣吳裕垂以燕

孝宗

自古蠱惑君心妨賢病國者有四曰女寵曰宦官曰外戚曰異端成化二十三載間四患交集互爲黨援舉朝皆紙糊泥塑海內洶洶明幾不國矣敬帝卽位首逮梁芳萬喜李孜省等罷萬安尹直黜傳奉官二千餘人奪僧道封號千餘人誅妖僧釐祀典罷銀場與織造中官簡禁兵禁將帥侵尅軍糧盡革累朝積弊于是視太學御經筵親儒臣求遺書復置起居注揭文武大臣姓名於殿壁數詔求直言闕失賜于少保諡錄開國功臣後軍國大政悉召廷臣面議羣小一無所干預一時名賢如徐時用溥劉希賢健謝于喬遷皆引爲閣老耆英碩德如王宗貫恕何廷秀喬新彭鳳儀韶馬負圖文升劉時雍大夏以及耿裕周經白昂韓文徐瓊徐貫皆後先居部秉政又英才如戴珊秦紘王軾鄧廷瓚等皆因材器使而各收其用其朝淸野肅治教休明直與啓甲成康有爭光比蹟之隆豈特爲三代以下之令辟已哉

或問宏治朝賢才雖多然劉吉素號紙糊而茲復愈彈愈起致有綿花之誚非孝宗寵任非人之過乎曰憲宗崩時吉與萬安尹直同爲閣老孝宗卽位數月遂罷安直兩相不得已也吉在成化朝雖無所匡正而罪惡未著嗣君方在

謀陰豈得無故而盡逐先朝遺老故舊無大故不棄周公之教也故孔子論孝必曰三年無改曾子論孝亦曰不改父臣安直俱罷固孝宗之所以爲孝而吉不遽罷亦正孝宗之善全其孝也況吉見孝宗仁明閣臣正直而身居首輔凡時用希賢有所論建吉必署名于前不可謂非成人之美也不可謂非與人爲善之一端也吉方同寅協恭和衷集事以共扶宏治新政而論者概以竊誉目之且與王馬諸名公同爲言官所彈阻格國是莫此爲甚是不特大臣所深惡亦明主所痛恨也彈劾不已不益張遺老之無辜而愈堅新君之委任乎若謂吉在宏治專事容悅毫無建白何以帝與張后情好之篤其於后弟伯爵之封竟堅

持不撰誥券乎能任既久受劾既多於異己諸臣雖不無排斥然綜其一生名節終未若楊士奇輩迎降新主於前阿附權閹於後也宏治間君子滿朝又非若仁宣之世僅仗三楊爲伊傅周召也吉不遽罷曾何損於敬甲成康之治也哉

李東陽

劉忠宣公大夏首劾劉瑾罪狀瑾即誣以朋黨欲致之死東陽不疏救於帝而求解於瑾恐羣閹概以朋黨疑廷臣而遷怒於己也故瑾益輕外朝而令來跪我直對東陽言之也東陽不能面折奴輩之狂妄而反以瑾言直告忠宣不且激之怒而速之去乎且瑾怒非長跪不解東陽既所

執恐迺禍幾及身因通鑑纂要謄寫不謹瑾欲加之罪也哀懇焦芳求解可知東陽之豫辦兩際也或問東陽不嘗與劉謝請誅瑾乎曰彼亦姑署名於後耳韓貫道文劾瑾時諸大臣誰不署名何芳獨以廷議潛馳告瑾耶劉謝去而東陽獨留則此中之委蛇避禍正不獨閣議時嘿無一語已也

太監張永

永在正德初雖與劉瑾等同稱八虎然有大功於正德者二自瑾監司禮荼毒縉紳奸猾何豹房譽馬盈畿輔盜賊遍天下寘鐇之反直以討瑾爲名瑾卒寸磔西市二漢與張綵張文冕等皆處極刑一雪忠貞之忿楊文襄公一清之密謀也而永能用之瑾等既誅太監蕭敬秦用盧明與

優人臧賢都督錢寧尚書陸完輩交通宸濠表裏爲奸王文成公守仁擒宸濠於樵舍諸嬖倖嫉之競言文成先與賊通謀又令縱之湖中待帝至自擒張忠許泰等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文成不與獻俘至錢塘過永極言江西困敝不堪供億迺以宸濠付永忠等深恨之見帝讒毁百端而卒免於禍江西兩廣軍民並賴以保障無虞皆永爲文成左右之力也荒淫如毅皇而明祚不至中絕在永固不無小補第誅滅權奸保全功臣之舉不出閣部而出太監此太監之權所以愈重而明祚亦終亡於太監之手與

擒宸濠

或問御史胡潔嘗上疏論列軍情云逆賊之敗由於安慶

之挫實由於李充嗣（時以侍郎巡撫南畿）間諜之功若全歸功江西
實冒因人成事之譏假使江西善謀能戰賊至安慶何無
一卒躡其後即不躡其後猶之可也何首惡出城已二十
日不敢窺其巢穴直候其復歸而後敢入耶據此則王陽
明擒賊之功不適足贖其玩寇之罪乎曰宸濠包藏禍心
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十餘年矣陽明方奉命勘福建亂軍
變起倉卒九江南康並陷陽明慮其順流東下直取南京
蔓延不可復制乃多遣間諜聲言諸路集軍馬二十萬直
搗南昌俾首惡遲疑淹留巢穴繼見中外兵毫無動靜始
悟爲我所紿盡銳東向而我已傳檄遠近自安慶沿江而
下咸有備矣且料安慶之椒楊銳之才以戰則不足以守

則有餘既克有守即用周條侯之策委梁於吳楚自足挫
其鋒銳而牽制於堅城之下也牽制旬日則我兵齊集器
械俱備乘虛而襲取南昌如拾芥耳彼方師勞於外氣餒
於中而忽聞巢穴傾覆尤足驚破其膽故一戰而敗於黃
家渡再戰而敗於八字腦三戰而見擒樵舍凡三十五日
而江西悉平也陽明素爲羣小所嫉邊將所忌不欲以敬
用等交通宸濠之罪移之陽明胡潔因之黨同伐異而譏
其因人成事競加以玩寇之罪良可慨也

張居正（字叔大）

張居正爲相十餘年雖治具舖張而居心不正貪於權勢
貨不免鄙夫之譏何也宦官用事擾害蒼生英宗以降之
大患也越在世宗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裁革倉場監督與
京營提督監鎗太監嘉靖四十餘年間諸閹不敢爲惡隆
慶朝雖有廠衛刺部院之命而事亦尋寢諸閹亦頗斂迹
一時閣老如徐階高拱趙貞吉輩矜才負氣縱不無朋黨
傾軋之弊究未聞有求援老公中傷同列者穆宗崩居正
矚知中涓馮保與拱有隙因深結保爲奧援俾矯詔與閣
臣同受顧命遂以司禮監提督東廠總兼內外聲勢日張
迺陽許拱共劾而私以語保俾得豫爲布置轉加罪於拱
而逐之無籍男子袖刃入宮一事保欲緣以陷拱而居正
爲諱主使增飾獄詞直云歷歷有據蓋非陰靈示警楊博
葛守禮與諸內侍力爲解救高鬍子族矣于是獨攬朝權

日與保私人徐爵張大受輩交關語言表裏相應構陷宗
藩排擊正直視同列呂張馬申（調陽四維自強時行）等渺若屬吏而
外示色莊脅制嗣君雖王振之官命周公弗之過也保罪
貫盈卽終爲鯨董所發而神宗猶是任舊閹鯨（以東宮舊閹掌東廠橫肆無憚）寵十俊（謂十小閹）溺於酒色財氣國用大匱奸民慫慂競
言礦利中使四出咸假開採名乘勢橫索又增設各省稅
使樹旗建纛肆行殺奪而變亂蠭起皆居正阿保傾拱委
權內侍開其端也他如嫉士講學盡毀天下書院忿子下
第顯停一科館選貪位忘親父喪不奔嗾請奪情違者悉
羅凶害其患得患失蓋亦無所不至矣

戚武毅公（繼光字元敬）明

隆萬間督撫如王襄毅崇古字學甫譚襄敏綸字子理總兵官如兪
武襄大猷字志輔戚武毅皆大將才也而武毅爲最武毅更歷
南北並著聲績而在北更合時宜惡乎宜乎曰全與李成
梁相反也自諳達扣關求款許通貢市邊將惟宜謹遵約
束畫疆以守養鋭以需不戰而屈人耳迺盟血未乾成梁
遽欲拓境七八百里建築六堡强抑市價致烏塔懷忿復
樹兵端數以塞外捷聞閣部爲之內主張大其功冒封爵
蔭子弟盡列崇階僕隸無不榮顯驕奢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商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中
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爲之左右將弁戰沒士卒死亡動以數千計仍殺
良民虛報首級敗露後邊備益弛十載間遼鎭更易八帥
及再出鎭土默特長安與巴圖已死邊境少事宜克自守

矣迺忽議棄六堡驅迫居民死者枕藉既貪功啟釁於前
復偸安示弱於後他日遼左多事國步日蹙成梁實罪魁
也武毅在南平浙閩倭又平江西賊屢摧大寇非邀功也
寇在內地宜戰則戰也及鎭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建敵
臺千二百座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在鎭十六年薊
門持守甚固不事襲擊不尚首功敵知無釁可乘無隙可
入盡轉而之遼成梁力不能支故數掩敗爲功所轄一塵不驚鈴閣幽閒
爰得被服如儒生與諸名士咏歌太平而邊儲日益充足
武備日益修舉繼之者踵其成跡數十年得無事可知才
如武毅攸往咸宜也所著紀効新書練兵事實紀兵家悉遵用焉迺言事諸臣
軏謂薊無戰功才不宜北而調之廣東又云以能詩喜上

軍府物力爲耗其謂之何册

神宗

明主享國嘉靖四十五年萬歷四十八年爲最久而皆以二十餘年
不見羣臣見譏於史册然世宗雖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
而邊郵警報大吏陞除及一切祈年憂旱手批口宣或一
日而數下或一人而數及是病垂危迫而血脉猶通也神
宗自十三年以後郊祀廟享悉遣官代惟十八年一享太廟至十七
年元旦皆不視朝陞官皆免面謝召王家屏復入相抵京
師三月請而始得一見厥後吳道南入相弁求一面謝不
可得十八年遂永罷日講章奏皆束之高閣二十一年太
后生辰一受朝賀他日孝安梓宮發引亦託疾不送遣官代行

諫者貶斥雜時胥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一人杜門已久六卿惟趙
煥一人戶工禮三部侍郎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載無正官
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
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十之五六文武大
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
政輿哀訴上自閣部下逮佐貳并泥塑木雕者亦不可多得師
喪於外變起於中而神宗依然高枕眞冢中枯骨也迺猶
不至於遽亡可知孝宗之流風善政歷百餘年之荒淫怠
玩而人心之思戴如出一軏也

雒評事于仁四箴神宗每託疾不視朝公卽假治病規諫上酒色財氣四箴

大臣繩愆糾繆格其非心除腹心之疾也嘉靖朝諸楊最字

殷之劉字伯珍繼盛字仲芳與四諫葉經謝瑜陳紹徐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皆以劾奏
權奸獲罪又有周天佐浦鋐周怡顧存仁高金王納吉劉魁馬從謙王詔厲汝進沈諫諸公而直
攻內疚則惟海剛峯瑞一人神宗之病革矣苦口如主事
盧洪春御史江東之李植何出光給事中李沂李獻可孟
養浩者亦復不少而直究病源則惟雒少懷一疏蓋自古
亡國之君鮮不嗜酒嗜酒則恒舞酣歌俾晝作夜而嬖倖
承歡故嗜酒者必戀色戀色則賞賜無度國用空虛而賦
稅日煩故戀色者必貪財貪財則掊克在位忠言逆耳而
盛怒淩人故貪財者必尚氣因尚氣而酣飲朋淫嚴刑苛
罰四者之病連類而及膠繞身心亡可矯足而待也少懷
四箴不特爲神宗之藥石抑亦千古人主之藥石也迺嫌

其苦口而逐之豈不痛哉

東林

居政府而亳無建白處諫臺而漫無可否君子恥之凡以
其有官守有言責也若業以劾忠而獲罪雖杜門謝客絕
口不言時事誰曰不宜孔子退老東山講學有年上不聞
與王人爭國是中不聞與三家衡得失下不聞與弟子評
月旦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顧叔時憲成削籍歸里與弟
允成倡修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
諸公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而值宣崑樹幟虎豹當關
之日時廷臣黨勢日盛湯賓尹顧天峻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湖之宣崑黨皆以二人所居縣目之也而言路
又有齊楚浙三黨齊首亓詩教周永春等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首官應震吳亮嗣等而蜀人田一甲輩附之浙
首姚宗文劉廷元等而商周祚輩附之與宣崑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大僚非其黨不得安其位天下
號爲當關虎豹猶恐聲名太盛動見忌於黨人況兼收並蓄飾僞
亂眞之輩濫入吹竽日事諷議時政裁量人材與朝士遙
相應和互相標榜就令接納盡名流語言妙天下廟堂之
是非而草野必欲反之是以處士而橫議也貞養時晦之
謂何逮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相繼講學自負氣節顯抗
衡於政府直結怨於諫臺縱橫馳騁士林之議論一出廷
臣之水火益深遷謷吏治悉置不問而舉國若狂專以攻
東林爲事矣東漢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
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子
龍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爲擁篲

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司馬相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
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
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時值否來小人道長四
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乎丁巳以後黨局牢不可破交
相報復清流斥逐殆盡在小人原不足責也天啟初葉向
高韓爌方輔政一時掌銓秉憲雖號得人趙南星掌銓李騰芳陳于庭佐
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宋輩悉居卿貳而郎官鄒維
璉夏嘉遇光前程國祚劉廷諫等亦皆民譽時稱衆正盈朝云而東林之勢漸盛黨人之
恨愈切計惟有謹慎小心先自立於不敗之地俾羣小無
所藉口耳況是時遼事孔急奢崇明反於四川安邦彥反
於貴州而白蓮教紅毛夷又不時竊發在庭公卿大臣雖

日壽帷幄，增脩武備，猶虞迫不及待，遑暇效村夫子捧一部高頭講章，競事舉業工夫爲哉。就令講武之暇，兼修文德，或請御經筵，親儒臣，勤日講，可也；或請臨辟雍，尊師道，崇教習，增廣弟子員，可也；或請選主試，與知貢舉等官，諱關防，嚴磨勘，拔取眞才，可也；或飭各省提學與各學教官，端士習，勤月課，培養人才，可也。迺地非家塾，身非業師，署非學署，職非教職，直於車駕往來之地，奸雄側目之時，大興土木，建造書院，顯自旌其門戶，號召生徒，清議所加，一倡百和，畧無嫌疑之避，致奸黨資爲口實，委鬼乘釁出頭，日尋傾軋，益嚴理學之禁，盡毀天下書院，流毒善類，羅織無遺，律以春秋責備，皆東林諸君子之自取也。

熊經畧 廷弼

飛白承楊鎬潰敗之餘，經畧遼東，濬濠修堡，分布士馬，專以守爲上策，誠計之得也，而物情不附，卒不能安其位者，世謂其性剛好嫚罵耳。垂 竊謂飛白之失在笑，不在罵。姚宗文奉命閱邊，而以書生藐之，方飲酒高會，而虛傳邊警以弄之，俾坐不坐席，懼形於色，復於稠人廣衆中笑敖以辱之，致宗文懷恨，還朝詆毀，與言路攻擊不遺餘力，實以一笑而招讒也。去位後，武備日弛，諸險盡失，前功盡棄，京師大震，始復召爲經畧，建三方布置策，一意主守，而朝廷方誤聽王化貞說，倚降將之內應，信西部之外援，決策進取，致喪師失地，此正憂國憂民者痛哭流涕時也，傳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時至疆場失守，重臣奔竄，禍幾治於宗社，曾何所得意，何事快心，一見化貞而從容頻笑乎，幸師徒之一敗，以彰吾言之不用，心術至此，尚堪復問乎，若必爲天下戮笑，飛白其免乎。觀此兩笑，則飛白以有用之才，而身敗名裂，既貽笑於東林，初與宗文等事攻東林爲事 復貽笑於黨人者，君子有以知其所由來矣。

福祿酒 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

神宗朘民膏血，以肥福王，俾虎豹楞腹，垂涎，是福祿酒早釀成於萬歷之世矣。莊烈承累朝之廢壞，億兆離心，流賊四起，震及京師，正賴諸王乃心帝室，將兵入援，耳唐王聿鍵，齵金築城，倡義勤王，尤宜旌其勞，壯其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迺莊烈頓生疑忌，恐起藩國專兵之漸，不顧名義，降詔切責，廢爲庶人而錮之，諸王誰復以兵自衛哉。維時寇氛愈熾，放逆而堅無不破，打亮而人盡爲燎，宗藩束手待斃，太祖以下之子孫，悉爲魚肉，而福王之受禍愈慘，是神宗所釀，得莊烈之加醅而愈熟也。或曰闖賊圍開封，急攻七晝夜而不克者，周王恭枵能發庫金，募死士與衆固守也；福王金錢山積，輕違呂忠敏 維祺 之言，不肯散財餉士，實自置身刀俎，側耳於莊烈，何尤。曰福王恃監唐王之獲罪，而靡敢自保，周王又監福王之就烹，而益用自危，發金募衆，雖動于朝廷之忌，然與其遇害於賊徒，孰若見責於天子，與其城陷而醢爲鹿脯，孰若事定而身幽鳳陽，剮

王所以敢募兵自固而得延開封數月之命也莊烈若恢
宏大度首旌南陽義旅以堅天下急公赴難之心則福王
慕義而起未必不散財餉士樂與唐周諸藩共爲中興之
良佐也迺猜忌心勝過於深謀遠慮直以倡義勤王之舉
飾詞加罪俾累代藩封悉假手闖賊而猶曰朕非亡國之
君乎於戲此中原所以失鹿而宗廟不血食也禍豈僅一
福祿酒已哉

從賊諸臣

諸臣降賊冀免殺戮希圖富貴耳及李自成召見朝官以
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如大學士魏藻
德陳演等及諸勳戚大臣謂皆素行貪墨脅公肥私激變

著生之輩悉付劉宗敏營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
慘毒矣然秦世子妃（劉氏）求死而自成遣歸母家周總兵（遇
吉）殺賊而死而自成深爲嘉歎衛巡撫（景瑗）不屈而自成
稱爲忠臣既死而賊皆嘆惜移其家於別所而戒勿犯劉
狀元（理順）闔門自縊而賊皆羅拜號泣李襄城伯（國楨）哭
奔帝喪要以三事而自成悉從自成方據御座周儀伯（鳳
翔）大哭殿前而自成不問湯布衣（文瓊）自殺而賊徒皆嘆
其忠宮人費氏刺賊自刎而自成令人收瘞凡被賊極刑
拷掠而死者皆搢克在位反顏事賊之徒耳終未敢擅違
自成令一入忠臣義士家也所最痛快者賊陷西安時張
國紳首請自成稱帝冀爲宰相誘故文太僕（翔鳳）妻鄧氏

以獻（鄧知書工詩）以爲自成必幸自成責之曰汝與太僕同龍
不能庇其妻子迺以媚我眞狗彘也卽斬國神以徇（神鄧所歸
之）夫靦然人面而甘心從賊布衣婦女尚所弗屑乃位至
公卿世爲勳戚猶冀老於長樂可恥已極從賊而賊且目
爲狗彘明正其罪而戮之洵足爲千古人臣從賊之炯戒
矣

福王（甲申三月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崩於煤山五月福恭王長子由崧自立於南京乙酉五月我
大清兵下江南明總兵田雄封福王以降明亡）

闖賊陷沒北都逼害君親迺明人不共戴天之讎初未嘗
得罪於我
國家也

世祖章皇帝特垂念舊好薄海同讎一伸大義於天下耳賊既
西走遽爾偷息金陵優童艷女日尋耽樂馬阮植黨於中
高左稱兵於外自相魚肉而於報仇雪恥之事概置不問
逮賊巢傾覆賊首敗死餘孽東竄江左臣子不能乘機撲
滅而反招降賊黨以爲抗拒之資明之忘恩負義極矣簡
西征之銳轉旆而東故
六師所向矢不控絃兵不血刃而江南悉平也或問明遺
臣議立君時咸謂福王昏庸潞王賢明爾時若決立潞王
明祚其稍延乎曰趙孟頫未嘗無一才一藝足錄第身爲
宗室泥首事元我
聖祖仁皇帝尚責以大義有虧其餘均無足置議潞王以穆宗

之孫神宗之姪，而居南宋之都會，
大兵臨城，束手無策，競與重臣旅進旅退，其殆孟頫福王之流亞歟，且莊烈在位十餘年矣，尚不能以天下之全力敵一流寇，諸王又何能以覆亡餘燼，流寓海濱，竊持草間螳臂，敢與我
朝抗衡乎，時勢至此，明即成祖復生，孝宗繼體，亦止割據東南，畫江而守，差慰我
朝弔伐興繼之初心耳，若擇立嗣君，而僅得一中材，曾何濟於明祚之覆亡乎，

弟世宣浚明 纂輯
韻鏗梧生
元音虞琴 編輯
鍾才英堂
姪承啟迪臣 校字
男 贊鳴箏 刋校
孫守正端士 刋訂

史案卷十九

涇縣吳裕垂燕堂

詠史詩上

帝摯肆淫虐，曷克讓棣萼，德讓開唐虞，又曷致微弱，身率羣臣造唐，還受封，竟與堯帥諸侯北面朝，舜同，此語正合付齊東內禪非出摯本衷，共戴堯天，雖至公，一任強藩交推崇，何殊白帽黃旗身首蒙於戲，堯以宗國入即位，兄終弟及，何足異，豈若六朝迄五季，掩耳盜鈴，據神器，君不見堯老曰，未聞攝者邦之國，堯喪畢，會向南河南避匿，孔子讀書斷自堯，堯初嗣統之傳述，我輩讀史須讀經，下徵虞舜庶無惑，

郊禖弗無子，子曷棄如屣，將毋譽崩逢甫生，摯欲自立先滅此，阿母倉卒誕置之，隘巷寒氷且三徙，猶恐阿兄包禍心，攜奔有邰業耘耔，

稽汨鴻，利用通，師尚崇，胡雷同，雖列九仞壙，龜曳千丈虹，伯聽不聽，過遂共工，曷不枚卜廷臣中，一試徑至三考終，羽淵永遏悲黃熊，吁嗟乎，嗣興爲司空，九載跋涉當相從，黃河九曲羅心胷，豈獨安收太原功，刪

堯則天，朱何能，象賢堯克讓，朱實爲，曲量不見朱之雄，可以誇有窮，況居堯之宮，放齊謀素通，首舉傲象朔立功，潛使蕭牆兵內訌，招撫驩兜暨共工，號召三苗兼四凶，彊弼諸侯尊姬宗，重華安肯居九重，重華不肯居九重，四岳羣

后將興戎恃其勇力交相攻揖讓幾與征誅同桀犬將吠
堯天不宜開此推讓風於戲四千年來孰窺朱隱衷承先
志就賓位旣有大聖紹文治何妨且傲且遊戲朋淫於家
負罪累俾我元老肆公議僉曰是宜殄厥世先帝不許主
神器原非輕以天下棄於戲丹朱之傲有深意
君不見象往入舜宮鬱陶尚知恥安在闍義不能徙又不
見禹會諸侯會稽山後至只戮防風氏可知有庳循規復
蹈矩象如終不仁罪不容於死庭堅詎坐視嗚呼常常而
見源源來至誠之感亘有以
妃以盲姬以瑩姊彈琴兮妹鼓瑟姊治棲兮妹傲堯祇承
頑與嚚都君德日新內助德惟貞髦期倦於勤文命代時

巡二妃一生未到湘之濱黃陵廟碑何以稱君稱夫人君
不見商城至今猶傳堯女墳
不肖阿父不肖阿母弃不肖外祖只肖第二舅天爲肖小
照兩不肖相肖　刪
九鼎迄周季圖象悉完備左氏親見之立說諒非僞果如
晉鄭鑄刑書合與禹貢並傳世何以上下千百年不聞九
鼎有文字
舜讓德禹卜功羣后從無一語及青宮及青宮曷不更擇
五子中一傳遺有窮三傳覆厥宗　刪
不迎主於河但命征羲和不誅首惡誅黨惡厎怪夏政日
微弱　刪

天不生逢蒙誰爲大夏誅奸雄盡羿道惜不早早爲殺而
亨羲和焉用征出乎爾反乎爾夫子之道反夫子小人有
何不忍以於戲天道好還迺如此
爲虞庖爲仍牧少康在彼一臣僕讀史至此豈忍讀微靡
斬寒浞進符籙創立中興局芒芒禹甸幾時復
君不見太古初龍負圖天降二龍御禹車成光乘龍爭馳
驅蒼龍翠龍朱龍皆龍駒六龍八龍九龍皆龍輿又不見
虬龍之毛拳如麟龐龍無毛而有鱗帝賜孔甲乘不過修
具八尺身[illegible]御龍卽圉馬論古竟似齊東野
漢庭數見蜺與虹不過異氣如長龍龍降便有靈那得發
言盈王庭人主不幸遇災青厥躬合脩省龍漦曷可請戲

視天譴益驕逞何殊舉杯邀長星謾語太白濁入井
爲公劉相土相泉流陟降二刃舟復將前烈修合早王九
州胡閱六百秋天下始宗周於戲天不爲公劉方爲夏臺
囚　刪
縉一裂千百尺侍伶同聲笑嚇嚇入項宮鼓鼙鼙牛飲三
千皆犢惷嗚呼美人姑爲悅己容若非逢夏癸俾處蠶室
裏刻繒供翟雉黼黻文章奉先祀何至禍水自爾作俑始
嗚呼美人不遇竟若是
諫而死箕文始規箴㬥不見火紀越在癸終太史一諫便
長逝山河役初起紛紛忠義鬼言止陰陽家而已誰取義
角徵節變心是啟厎怪世稱骨鯁士首爲龍逢屈一指

格天惟至誠安得剪髮斷爪身爲犧況克齊聖如武王文毋遺體敢毀傷

聘莘野貢王朝力欲致君爲堯舜厥德原無慚禹皐旱既太甚火盆熱沛然時雨來鳴條亢龍悔過若不吝何難取日光南巢復政厥辟空抱志孤臣昔昔心變悸傳心猶是唐與虞薦尹依然薦盆意阿衡定策立丙壬成湯何心及苗裔君不見放勳殂喪服除不避式獨避朱亘古未聞甲覬承乾符

丙壬出有莘皆係嫡母生湯年業逾耄元配安得產兩少若謂歲爲年弟合居後兄居先二歲曷在四歲前嗚呼湯享年百歲二王垂老始即位享國不久何足異

王居憂王徂桐居憂即就桐之宮悔過遷在亮陰中三年不言今古同經常達變惟尹躬克終允德惟太宗

高宗舊與甘盤遊安知傳巖非朋儔舊雨霖雨宵夢幽傳巖遇主殊羊裘

亳都定鼎二百年邦畿不聞洪滔天仲丁何爲者忽東徙敖山轉盼下流塞水懷山之巔商家自此多河患不常厥邑嗟五遷

君不見高陽高辛並叔姪帝摯帝堯並庶出烈祖而下六七王從不聞有拘立適拘立適竟亡國罪不在辛在帝乙

黎侯擾京邑詛比崇與密僅同癬疥疾周文勤王室合推戡黎爲第一

伯不戡黎商郊必危伯既戡黎紂豈思危益用淫戲國曷可爲恐懼奔告厥惟祖伊

紂雖至不仁尚克自燔死非比後世亡國君垂危便作降天子

舊云刻詔出迪幸在牝雞未鳴日爰得不爲囚不斷頭道逆九州武雖逆錫上公爵白馬何曾信宿留元子之手不有四安得面縛復持器

妖牝啼狡童迷可憐銅柱滑於霞鱗漦紛紛墮炭燒肉皮九爲醢邘爲䐪頑然嘻烹其兒剖壓剖心兼刳胎鮮紅化碧瑩暴蕨雄方朱朱呼其雌雌來喔喔棲㮇蹐黑甜貙狐貍精髓療渴飢雲愁雨泣寒風悲神恫鬼哭冤魂飛幻形

出沒鷦黝鬻爲妖爲怪爲魑魅吁嗟乎妹喜喜繒裂不聞有長舌翰音登於天禍比火更烈莫怪誓云受罪浮於桀

删

心藏神混沌居中運五行耳目口鼻皆通明陽竅七庸夫被茅塞聲色臭味盡蔽臧均是人均是活血作精魂只有聖人心竅無偏照一竅通萬竅豈竟鑿然具七竅試剖比干心竅竅通神妙竅血眞堪瀝宗廟

嗟元子兮去不留悲少師兮死不休將殺身成仁兮徙彰吾君尤將肥遯荒野兮誰爲我后告嘉猷宏我烈祖兮志未酬挽回無長策兮臣分死於囚囚不得死兮勒我陳疇學有傳人兮非我朋儔姑忍恥辱兮謝彼咎諏有靦面目

兮何忍賓周亡國之人不足惜兮毋貽我先王羞天厭商
兮曷勿自謀適故墟兮堂陛成邱邱中麥兮乃亦有秋秋
大有兮誰爲我收朝鮮一遯兮海上乎遨遊
北海墨胎氏西就公養仕扣馬諫不行可以止則止義不
食周祿便是高餓死登彼西山歌采薇詎若於陵陳仲子
與螬爭食井上李
武一征東觀兵獨夫若克悛牝鷄不再鳴仍率二分八百
允爲西藩臣何庸再舉逾孟津後人罔識事殷心不謂觀
兵師無名便謂觀兵事不眞
作之將作之相挾一奇貨置在上號召天下從民望六尺
之孤安能與我抗矧我羣弟早有流言謗俾旦獲罪狀以

次間呂尚入西京殺子嬰戮公卿要宗盟河朔爲根本淮
奄作游兵命將四征招撫羣英還遣心腹壯武庚商孫誰
復來爭衡不有元公至誠能感神管叔幾謂中原可以由
我縱橫行
記載之家多矇矓文公遭誣幾與流言同成王元年羣訩
訩二年辟居東三年雷電風四年懲荓蜂五年世子平徐
戎六年遷頑雒邑中曷以攝政七年誣文公嗚呼記載之
家多矇矓文公遭誣幾與流言同
武王錫東土誥命偕齊爵孟侯宏用康河朔仗安撫鴟鴞
弗閔斯幼沖自求辛螫莖荓蜂妹邦妹土爰徙封德將無
醉惟爾風頑民梗化時乃功

公子潰弑幽昭王不遏劉厎怪漢濱人效尤穆王東面征
西面征何不畧經輿師問漢濱
君不見中興猷征戎第一籌秦實爲除心腹憂犬弑幽秦
報讎此天方可戴在臣子頭非封非子肇大邱世篤忠貞
障西鄙奕葉安得有東周休以祖龍曾阬儒家流上朔數
百秋託戒履霜苛吹求
得衞巫謗者誅一朝潰厥豬殃幾及元儲微虎有子代元
儲龍種其魚乎嗚呼虎臣畜此六尺孤合名穀於菟
周宗何以滅梟鴟有長舌長舌鳴不輟三川一時竭長舌
引而伸后儲出犇申長舌彈且鼓奄人作妖蠱長舌饒生
風無寇常舉烽長舌掉不卷招致驪山犬長舌一動搖殺

幽不容刀長舌夫何尤嬖之惟在幽長舌虜去如好逑未
知反舌無聲不
東徙雒西死戎保身非不哲殺身非不忠本欲保身終殺
身生前還是偷生人躍躍毚兎獲於犬豫營三窟禍不免
後身合是晉王衍
忽哉宜臼弑父與君假諸舅犬戎一獮狗原無足深咎獨
怪諸侯咸奉亂賊首不與號公共戴王子余臣作元后攜
地與雒縱不醜二十一年天下合終爲攜有
娟穴居食人腦語二童曰陳寶逐得雌者與霸道朱絲抽
驚青牛怒特出沒丰中流不畏刀斧畏髦頭黄蛇自天下
屬地口止鄜衍忽驚寤用三牢祀白帝神道設教大心畏

於戲微文西征復東獵一月奏三捷盡拓岐豐舊雉堞洛
都安得亘奕葉
讀禮記休拘泥魯果有重祭曷用請平賜僭竊實白惠成
王何曾賜郊禘
寘姜時實爲封人胡不切諫陳規箴及聞君悔始有獻進
說未必非逢迎逢迎竟獲純孝名純孝迺不能守身
老夫耄泣殺兩賊盜涙得純臣號於戲尾危大不掉矧爾
縱驕驁桓公位前定曷請立凶虤燕翼無義方曷弗返自
照與厚交最深曷弗因子教忠孝家狗難與馴曷弗先除
此不肖謀猷如孔嘉曷弗早爲爾后告患難須潛消曷爲
豫謝老夫耄閉門養惡十餘年亂臣賊子竟誰召州吁爲

魚厚爲餌險設金鈎賠投釣賣予沽名義俱亡心血詎堪
瀝太廟春秋君子爲所欺韓范恐亦被君笑
綠衣兮黃裏風謔涙兮縱禍水鶩在梁兮啄燕子燕羽差
池兮歸母氏秉心塞淵兮一雪寡人恥
號政一以畀羣侯奮武衛摩肩再攘臂魚麗挫鑾鋭竊生
尙知忌不敢效窮羿繻葛縱弗利差足强人意君不見平
王交質成申事
君不見齊子翺翔詩刺桓莊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姜女不
淑造端於襄又不見邢侯之姨詩美其碩魚網鴻離貽醜
牆茨牆茨不掃造端於袁嗚呼一門聚麀人道絶厎怪不
數傳見滅

弇英弇華不與同車自求多福禍胎外蛇辭諸鄭伯其志
可嘉君不見雄狐綏綏齊子由歸展我甥兮敝笱貽譏
隨季梁障南邦伐謀威敵世無雙大厦雖傾能力扛隨果
逐却當道狽俾日贊贊襄楚不敢稱王何敢窺漢陽保有
江與黃何庸齊外攘何致後嗣彌猖狂甚或觀兵來周疆
噫嘻吁季梁雖在竟無益我爲春秋一太息
鄧與申治比鄰過我豈關渭陽情欲折齒先亡唇噬我齊
者必此人哲舅胡不從三甥嗚呼假道滅人國他時晉荀
息曾襲爾甥迹君不見甥叉方好迷及巴圖我鄧姻本爲
世仇
訂婁豬間雄狐獵狐不用令令盧覆一猛士猛於生於菟

渾身蒙剛鬣狂狂來負塗見者眼昏眵變作鬼面皮拉幹
卓爾驚諸兒負矢山立驅車啼翻身折足强噬齊脫却五
兩魂飛離吁嗟乎貝邱軍號何神奇
不誅連稱妹反鞭徒人背勸君休責此奴輩葛屨之報不
旁代
狀上與階前性命同此捐獨憐遇賊詳請先祖示背血猶
鮮鮮君不見圉人犖懷嫌只爲子般加一鞭
一鼓破長勺霸國膽爲落氣壓齊之强田歸魯之削譚遂
方并吞豈不我淩虐雄如管夷吾終不敢與角觝諸諸我
謣謣諫比觀魚更博約遠謀豈止戰一著
驅四驪蒙皐比金僕姑發萬係累歸而漸滐自厎蒙澤絶

脰徒手批仇牧齒著闔督斃東宮西公子紛犇累卵危叔
出爲肩仔立鳩羣宗支末殺游於宋先殺牛於師牛父貪
醢鷄犀革裹四肢轉盼皆爲醢禽賊易若探囊取厥功再
造誰其尸
黃虛萬斛蒙帝鄉强藩誰復來勤王外蛇立國本多難竟
以隻手扶乾綱首和王室執仲父繼伐王城斬踐偃蓋厥
前懲繩祖武五霸之中罕與伍
公引囚人作梁棟曷不與糾講伯仲同稅堂阜吹熏虒詛
至夷吾抱餘痛君不見象謨都君如豺狼尚封有庳無胥
戕又不見京城大叔叛鄭莊尚得糊口於四方吁嗟夫擭
夷翟樊王室生前畢竟仗全力可憐十月乙亥卒五子操

戈自殘賊亦越六十有七日床上尸蟲傍戶出刪
惱息嬀言告歸蔡是覊享阿姨目迎送兮神移琴心挑動
兮式燕委蛇春光洩漏兮相鼠貽譏阿姊痛恨入心脾羞
彼紅顏無面皮紅顏埋怨輕薄兒泣訴夫壻弄兵機獻舞
傷係累乘間繩艷姿冷語挑熊貲貲亦魂痴迷覆荊尸欸
卮匜息用墮納厥妃慣鎖雙蛾眉舌載翕南箕故啟王曰
咨進我巧辭飾我前非不我嫌疑恣我所爲禍水澌澌壓
潰國師吁嗟乎子元曾何其欲俾孤孀治朕棲不徑入未
亡人屢未亡人本貞狐貍蠱殺三大當道罷嫂方笑叔癡
情豈肯譖伊回首牆有茨號泣將誰欺君不見鎮日破魚
麗歸與忽栖栖三載居王宮長夜不聞孤烏斷腸號

桓莊兩大族無辜曷孥戮不有士蔿謀誰報昭孝讎吁嗟
乎循還天所好禍亂晉自召二五九而效又爲桓莊公族
公姓報
獻之宮四女戎驪戎二女併力攻大戎小戎莫敢攖其鋒
狐裘嗟尨茸禍水紛潰洫秦人乘間消其中口啟二五幾
覆宗
伊古大奸進往往背忠藎垂涕乞身殉延頸蹈白刃進說
惟激揚鮮不被浸潤殀當鸚鵡與鴛鴦長枕畔黑甜弄癡
漢操縱詎遺算月驅二五耦而耕羣雄股掌上還玩君不
見蹻胙六達旦置毒合靡爛公旣灌著意看薰蕕豈難立
剖判賊由太子定罪案曰皆知之翟梁竄片言折獄老吏

斷可憐呱呱泣夜半仁彊紂子儘褒讚薄命自傷孽不逭
妾分虀身紓君難憂深宗社耐宵旰營窗兎裘老燕衎何
曾一語逞驕悍噫嘻吁後世人主休伐驪伐驪兵起國必
亂
無辜蒙惡名惡在不可行吁嗟乎阿翁上賓阿父上烝知
我如此不如無生衞急同一奉命死何獨不諡共世子刪
夷吾立奉帝敕霸主實肎力臣民共戴翊朝返國夕誅賊
攘戎狄定王室恪恭爾侯職穆何得沽恩强索河西域不
幸天災行內訌苦蟊蠈飢饉方荐臻逞眼外賑恤韓原縱
三北惠豈甚滅德秦逞狠心肆蠶食曷不訴周訟曲直
小戎子生夷吾不與駢務同出狐狐持符出而圖眼見鬼

一車七日新城西偏還有巫有巫重見共頭顱妖言惑衆
誰與徒吁嗟乎外祖此妖術實啟外孫譎
從亡久在外卒至父遇害仁親之謂何參商同室戈吁嗟
乎此甥固先腐此舅實爲蠱
晉新喪盟主列國尤宜緝睦共攘楚奈何因喪先敗盟耀
武揚威臨帝京襲鄭滅滑肆東征後復交釁荆南北日搆
兵九鼎日見輕罪皆由穆用孟明
君不見疇昔揚拒泉皐伊雒戎入寇王城兵內訌豈是皆
由甘昭公奈何請召復邦族竟致中冓不可讀黨開貪惏
嗟蒙塵一死詎堪瞑雙目
由唐帝迄殷季喪妻四十九生子五十四出關之流沙入

關仕周世總計一千五百有餘歲子不語怪亂力神安得
以此誣老彭
儉者不奪人藏富宜在民公車三千徒三萬禦侮何須增
甲兵增軍雖未立軍號征伐從茲兼四卿禍胎襄昭筆作
舍公室益虛私室盈加賦適成燕翼計縱無私積非忠貞
删
薛城生業厚門下養雞狗招致奸俠亡命人誰使孟子多
戒心慝相三國不知恥死後當爲何國鬼
食客三千妾數百閭內曷起高樓下窺客一見躄者笑嚇
嚇主人愛客客自稱豈因美人爭去留縱因美人去不留
合早自墮閨中樓美人一笑何足尤沽名迺假美人頭

作大賈不如破家餌子楚販得邯鄲姬鈞得秦丕基何必
再販嫪毐私寡妻私寡妻祖龍疑問君何功十萬戶問君
何親號仲父 删
君不見齊孟嘗楚春申魏信陵趙平原同時門下皆有三
千客客中不聞讀書人嬴秦立國數百載歷朝亦不聞與
書生親文信深痛斯文盡掃地廣延賓客日討論著書二
十餘萬言六國卿相誰等倫文信君相秦實大秦之門祖
龍嗣統不仗此那得做此大乾坤此人長于長城一萬里
曷致見忌飲酖死飲酖死焚阬禍旋起獨恨漢先入咸陽
貪取律令圖籍謀富彊不將相府古今書取藏復合文信
驚一炬九泉之下神慘傷

君不見羽封諸侯王霸業及身亡漢祖封功臣藩國爭跳
梁淮南謀反吳不朝七國之變彌猖狂賢如文景難豫防
胡亥若當此豈不爲亡羊又不見啟庶兄成三叔先王甫
瞑目變已生骨肉胡亥若當此豈不失其鹿嗣統果如啟
成文景賢中原安有劉項來者鞭秦法便不便援古証今
自可見亡與不亡存乎人何關封建不封建
天豈不厭亂扶蘇早被竄扶蘇不早竄天下安得有楚漢
君不見始皇收兵器無非戢戢干戈意禹鑄九鼎周三緘
咸陽亦鑄金人十有二獨攬乾之綱看書不嫌衡石量自
朝至於夜中央競業萬幾無怠荒長城本自燕趙築秦但
增修補不足百[illegible]蒼生蒙其福沙門[illegible]至便爲囚愧殺東

漢天子遣人求罷封建置郡縣此法萬世不能變晚年病在沙邱宮正與陟乃死同儲君果得住公子廣延儒生列堂陛拜手颺言歌喜起播之管絃汗青史孝子慈孫世濟美後儒誰敢議秦始又不見陳涉初起兵一假扶蘇名關東響應西面征後更號張楚七十萬衆皆失伍向非三十餘年遺澤深入人人心曷復冀爾公子作共主

君不見阿之吁子楚長盧齊有騶衍騶奭徒各立門戶爭著書非尚術數即虛無倘與孔氏生同世諸書豈不盡刪除大聖如孔氏所訂所讀亦止此學為帝臣王佐才半部論語尚足恃況有六經與四子為問專經家者個窮源復遡委讀者遑暇罪秦始

孔孟西行不到秦咸陽曾有幾個眞儒生一阬多至四百六十八君不見阬中儒首稱侯[redacted]盧又曰韓與徐求仙復采藥或奏錄圖書非僞巫即假狐燒香藏衆全持符是皆聖世所必誅有司曷不榜其罪暴之國門伏厥辜咸陽阬中果有聖門徒新安城南忠義鬼何以多至廿萬餘吁嗟夫明初胡藍獄一起臣民四萬斬東市怕做人材與御史誓不讀書永不仕繼絕書種子七百八十三人置之死一切忠臣家屬暨文士株連更不知凡幾祖龍所阬若盡侯盧儕方士混稱儒家流死者雖多吾何尤吾不尤衆口咻還問旌儒鄉中如許稱爾輩生前曾讀經書不

亡秦者胡阿父不知胡是吾乃遣蒙恬北逐胡逐胡逐胡逐扶蘇奪乾符古廟驚野狐烏烏長夜呼嚮應東及吳逐鹿咸陽屠胡亡秦語信不誣君不見亡夏者桀桀不自知桀殺遍萬人傑夏竟為桀滅

奮臂一呼脫囚拳山東豪傑皆接踵所遣王侯終滅秦半載威名四海重夥頤雖為亂之首六王何曾有此種刪項歌拔山劉歌風光芒萬丈摩碧穹祖龍焚阬竟何益逐鹿偏出兩詩翁

宋公名義帝亦號義帝豈義之帝不號楚帝號義帝宋義業見刺義帝安得不見弒

卯金何以昌聽用三老親發喪重瞳何以亡聽用范增為鬼倀不見鴻門宴舞劍招項莊羽心尚不忍增心何太狠

矯殺冠軍即其帳趣行義帝沈於江羽之殘忍誰主張背疽一死何足傷

史案卷二十

詠史詩下

涇縣吳裕垂以燕

為丞相薦大將前此功勳莫與抗將既族相就獄後此權謀只取辱

侯本垂釣淮陰城忽貪厚餌如長鯨置身刀俎側終為功狗烹吁嗟乎逐鹿功垂成釣得如許名曷不拂綸去還到淮陰城下長作垂釣人

存韓志未酬漢封六國何須籌但恐立者撓從楚未能取得重瞳頭重瞳之頭不可得誰為橫陽君報讎橫陽已死身歸漢焉能背漢為韓謀君不見後來漢室功臣表幾個

王者非氏劉非劉而王皆滅族安見韓後能獨留若待滅韓方悔悟有何顏從赤松遊最好籌借當前箸不封六國為王侯

逐鹿易易耳曾不制一雉兩漢外戚宦官禍皆由牝雞司晨始奈何開國君亦未免有此吁嗟乎雉顧子如羊攫不能逐狼先將功狗烹人彘旋遭戕鴆子飲酖酒忽然變蒼狗強據野雉肘野雉一死竟滅後

不有商山老高皇竟立趙趙王一少小臨朝有呂媼首領尚難保劉氏家事豈能了趙誠不能了惠亦豈有道阿母方竊權正宜晨昏幾諫圖蓋愆遑暇雞鳴而起盤於田阿姊息女容娟娟挽入中宮調琴絃淫樂飲酒病不瘥何殊

市井惡少年於戲家事求萬全傳家須擇賢只有夫人薄氏子好仁而彊堪握乾謙尊而光能釋嫌委曲為周旋雉心將自悛有子賢如許奈何竟舍旃

惠不制其母日與美人狃貪得一紅友諸呂早已伺朝右全仗有黃耇愆繆力繩糾庶不沉湎類桀紂常常采采卯及酉尚懼帝載弗克負奈何晝夜飲陳醴欲有言者酌以斗尊僚莫得一開口子諫既遭揞帝讓復不受豈緣漢嗜亨功狗遵養時晦託諸酒作相竟作土木偶先朝遺法孰與守底怪呂太后委任大小舅朝權竟落外戚手以酒佐酒者豈得辭其咎

君不見衛莊姜秦華陽慣取後宮子嗣為諸侯王宋仁與

明英均非皇后生史家記載尤詳明龍種出身由美人曷云惠皇六子皆非眞又不見燕人畔昭帝襲取平故智亦謂幼主非眞武皇嗣不誣幼主非皇嗣諸孤頓放竟何地他日長用事豈不大遺累飛語殺人皆有意獨怪司馬氏素號古良史弗為少帝作本紀嗚呼史臣又誰咎姊女立為后直以甥配舅張氏本不合有後惠復後宮淫樂日縱酒美人反蒙醜子卽多且有目作蜾蠃負廷臣得藉口屠爾諸孤若屠狗

自古奸雄持兩端瞻機應變如轉丸秦人失其鹿劉氏蒙業安大臣若盡如王陵同心協力披忠肝太后且檢迹外戚誰敢干左右兩丞相冀承女主歡兵權委諸呂早畀虎

而冠白馬盟血猶未乾非劉王者旋踞蟠吁嗟乎參昔負
杯盤罪止袖手觀豈致推波瀾宗社垂摧殘產祿易欺瞞
漢室雖苟完不有釀禍者何多事百般自闖罪大難為天
下容翻然改作安劉功安劉竟殺惠帝諸嬰孩平勃兩賊
真罪魁

尚文學尚武功既庶且富相時動浩然英氣充高穹金人
天馬來西極更欲超海肆東封神道設教託方士敬鬼求
仙非本衷晚年與民共休息廟號何慚稱世宗

君不見後世大奸雄被服誇儒風待士尤謙恭六藝文其
姦書生頌其功慣用學術覆人宗博陸輔幼沖一塊落落
肉酒是真周公廢立忽怨怨驂乘禍已蒙業受託孤命豈

敢避讒鋒過如日月食正唯不學無術彌見忠

次公守郡日治行號第一因此相天室名曷過其實君不
見鶡雀來從張敞舍相公又欲挾欺詐可知潁川鳳凰第
一多無非事假借一朝假不來頓爾滅聲價

赦罪幵討先零罷驍騎留屯田無寇咸力耕有寇咸出戰
兵農合為一耕戰兩利便壯侯籌邊十二事傳之萬世不
能變

西漢籌西羌趙馮兩將各擅長一欲不戰屈人兵爰請持
久俾自僵一欲決戰省粮糧爰請倍軍速之亡卒各如願
償功皆高於唐

不可作廷尉豈可作丞相作廷尉殺鯁諒竟與釋之爭聲
望作丞相棄保障下與捐之同罪狀

康居之西雲霧霾林林遮道狠與豺長驅直搗猛虎穴拔
劍擊之縣槀街呼韓邪鬪心畏懾莎車戰功難與儕

倢伃當熊立其愚不可及倢伃竟無恙實為天所相獨怪
彼丈夫曾讀聖賢書臨難冀苟免終不免天誅

同一九折阪一疾驅一旋返兩人曷相反一知道不行乘
險託肥遯一虞國步艱臨難無苟免時勢不同志亦殊皆
託辭於九折阪

斬不盡安昌侯何不直請尚方斬馬劍斷大司馬王氏頭
竟從龍逢比干地下遊

上書劾元舅言豈特九九金鐵為之飛卯金虞不久報罷

復報罷傷心一出走梅福名可更梅市名不朽高風型寡
妻息女何慚子陵偶

大十圍長一丈脅驅虎豹與犀象便遇真周公定爾受上
賞可憐屈膝事新莽吁嗟乎海濱武夫何足云最可恥者
楊子雲

孺子何以名周有孺子王陽奉孺子如周成攝政之事方
可行子嬰何以名秦王名子嬰得于嬰者失于嬰亡劉嬰
即如亡嬴縱爾早亡身僞豈能飾真嬰雖生不辰中見簒
於新嗣統在丙寅復辟乙酉春下接光武上承平廿年正
統胥居嬰一人一切淮陽更始諸號不得與爭衡現有少
康微時例可遵

未作官家先慕麗華。麗華既得老妻安得不減色。

歡呼舊雨作霖雨。光豈甘心作巢父。舉宗兵起南陽時。曷弗早奉爲尚父。同卧不咨經世謨。空來腹上一摩撫。獨不見韓司徒。父子殺身竟何辜。馬新息喪還舊塋尚不得。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胡下堂。又不見昨夜同偃卧。辱以客星犯御座。赤伏符中無光名。圖形三聘豈眞情。

西域都護曷以置。右斷匈奴臂。玉門增捍蔽。實倣唐虞五長制。帝亦嘗受尚書義。敷文曷不奮武衛。奮武衛方能常守此文治。武皇設此吏。瀆庭大失利。慣對陰山落紅淚。中原受其賜。已歷有九世。莽亂二十載。尚須豫招致。彼遣子入侍。關門曷可閉。拒絕至三四。益增北狄勢。邊疆安得不多事。

前楊雄後蔡邕。文字非不工。惜爲賊臣用。慣作功德頌。若早投筆起。孟豈不如仲。一意不能識。論古豈有識。居然著書筆則筆。

爲皇后兄騭不過中郎將。爲太后兄騭遽徵爲大將。任尚鄧遵同殺羌。詔封鄧遵殺任尚。久戀乾符殘直臣。史官竟說后謙讓。底怪延光朝。鄧氏一門獲罪狀。

天下中庸。羣推胡公。周流四公。歷事六宗。言遜色恭。一味求容。與明胡廣將毋同。

蛾賊自號太平道。總緣桓帝好黃老。

黃巾獄獄嵩折其角。相彼通巾者。遍錫平巾幘。底怪此翁落度。

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我公我母良忙我後。奈何四百年來卯金刀。竟落宦者遺孽手。

屠數十萬口。掠盡徐雞狗。墟落斷行走。彼何人斯。孝廉出身。孝廉從何來。阿翁中大人。

前日拔刀斫奏案。拒操頗有斷。奈何上書自稱臣。直導魏篡漢。吁嗟夫生子休如孫仲謀。仲謀終效豚犬。尤合自拔刀斫其頭。

壯哉諸葛恪。一受乃公託。便詰爾戎兵。東關境日拓。再舉圍新城。魏軍膽爲落。公若早登庸。夙與叟聯絡。乃叔出祁山。東西相犄角。期不至二三。漢早復關洛。儉誕起兵時。公

若未見夷。舉兵乘其危。中原尚可爲。可憐峻輩嫉其功。伏兵殺之杯酒中。

不平江東。五馬不得渡江。那得一馬化龍。晉猶得東羊太傅功。

杜武庫。撰左註。功最著。武庫曷不號書庫。杜撰三年心喪文。並非書庫是書蠹。

惠不了家事。武皇早熟計。何容面試不面試。所恃太孫慧。宗藩奮武衛。肯聽衛瓘和嶠易儲位。儲不更置。動受人制。同室操戈盡自斃。屠各奮猿臂。中原敗塗地。可見拘立嫡長眞流弊。

嵇侍中。應命何怱怱。雖有蕩陰忠。將毋忘乃翁。君不見王

偉元攀柏夜悲咽血淚滴樹樹枯折旹濺帝衣一點血刪
傷風敗俗卒遭大戮實由乃父自取辱厥子何慚爲侍中
況有蕩陰忠幹蠱振家風君不見蘇化黃熊禹作司空
五胡亂華殺人如麻不關從不從無奈惠不辨蝦蟆
宗社摧殘血成巨川不聞征鎮援長安只有涼牧不肯倚
柱觀涼民爰得倚柱觀
懷愍徵兵時見義胡不爲兩都已灰燼始建一義旗師果
北渡漕運稽期斬之何疑吁嗟乎宗藩相天子責大豈止
都運令史伯尚宜死爾曷中止柱血逆流或由此
擊楫中流志切報讎不滅胡羯矢不回頭江左諸臣誰與
儔中流砥柱一豫州

哀哉周伯仁迺認王導爲忠臣卒自殺其身縱然殺身孔
曰成仁
羯中虎眞豺虎罪更浮於勒擢髮不足數弗將三斛灰自
滌爾腸肚底怪兒長大專欲殺其父
一經挫折咄咄書空答書慮誤忽開忽封竟達空函自取
困窮此輩夙號風流宗朝廷仗此抗桓公釀成疑貳激之
變底怪東晉終籠東
堅得猛便弒生猛若心乎晉曷勸氐曾破晉兵
夙稱高志溫呼卽至作之司馬一任廢置恭聽處分冀彼
攝位覓趨恐後溫曾何忌威振新亭安亦何懼譚笑終日
又何足怪他年戰淮肥微値氐自敗見賊必遥拜軍國且

爲貴江左名士如許稠可憐宰相太風流
昔年馬佐曹封奪卯金刀今復累世讎天下還姓劉得之
桓元手何須立晉後陽託名授受
晉恭帝欣然遜居瑯邪第宋曷懷疑忌遣兵蒙被弒蕭齊
尤而效盡殺劉老少不獨天好還良由武之致
魏崔浩素不喜佛老一朝罷歸第師事嵩山道上書誣上
天舉國焚香禱君不見寇準進天書實係朱能造縱然得
好官曷克對襟抱
百夫一月功可築城一里便用十萬人萬里不踰載況此
非創造規模因秦始修補十之二所費曾有幾鑿斯池也
築斯城沿邊限一衣帶水雉堞愈高水益深開墾屯田必

肥美蓄積愈多兵益强混一五胡非偶爾南征無復北顧
憂享國長久良有以
龍一崑崙奴太宰亦受辱老傖老慳豎齒齙短長肥瘦別
稱目吁嗟乎君是何等貌慣爲羣醜立別號他年兒子爲
寫照鼻齇如許肖君若有知合自笑
子業洵狂且列祖遍呼渠面首賞阿姊椒房納小姑王妃
豎公主辱之謎羣奴若個王是豬若個王是驢納諸塗穢
而屠底怪鬼爲徒斫去爾頭顱
螟蛉子作天子劉早易而李白紗帽加領軍首尚愈黃旗
被身體還復立幼孽因循魏晉輒何如當初事及熱
褚門四尚公主王家再世駙馬一班佳外孫慣替舅氏宣

天下
兩帝廢一帝出名爲東魏臣實爲東魏賊他年虛巷漳河
西鼓山石窟潛鑿之功成殺匠冀絕口匠子入山畜鐵鈋
發石取金扉子遺君不見七十二冢漳河上潛從水下開
穴葬穴外設機冀莫攖劈殺春牛翻巨浪萬夫舁水河底
乾直搗水怪驚阿瞞阿瞞暨高歡自謂得偸安豈料後代
破其棺兩人同獲戮尸罪足令萬世奸雄心膽寒
老公講佛子七官講老子讀書種子絕矣況焚十四萬卷
書安得不伏鳥幔誅
黃龍湯不先嘗難作和家郎
太后寵二尼大家見之情亦癡召入後宮夜何其原來是

兩[illegible]兒
高家有明月軍中眼生鐵西折韋孝寬何論吳明徹況有
南可汗威名震突厥一相盲老公老母鼓饒舌百升門已
滅百升門滅齊祚絕
叔寶求一官笑彼無心肝天下奪之孤寡手曷不知漸負
息女現爲周太后翻欲逼爲他人婦恬不自知醜心肝竟
何有
高仇方報死曷足悼并殺薛司隸還爲麗華報
太原起義兵何憂功不成競慕禪讓名可見魏晉來不識
湯武皆聖人
文之楊妃奪之弟明之楊妃奪之子前楊啟武韋後楊幾

滅李吁嗟乎文明亦英主曷被二楊蠱君不見晉陽宮亂
由高祖
尼配偕豈但戶口增有夫婦然後有君親無父無君者可
與明人倫君不見武才人非託尼出身佳兒從何蒸三寺
兩觀如盡毀復何衣鉢傳太眞禍胎累代牝司晨
秦王將受籙猜嫌起骨肉幽將乘其機詐殺幽都督郎日
拜都督厥後唐藩牧不被軍士逐即被軍士戮廢立惟所
欲武德七年已開端奈何史氏咸尤肅
殺人納其姬在瑗尚不宜況效瑗所爲直納從母爲侍妾
復殺母弟娶其妻好名如太宗倘得人破迷諒早出爲尼
舉朝皆娬媚誰爲斬情絲文德風號內助良此事曷不聞
箴規

一弟三子所爲如此良由元武門前起
阿母故齊妃阿父竟是誰立後偏遺明太不近人情
虞淵取日光咸池五龍未舉先舉兒公門自成桃李谿薦
賢曷必同祁奚鶺鴒翼折生慈悲始信藥籠中物奇君不
見趙左師說令長安君質齊曰有賤息名舒祺最少不肖
臣憐之託媼授官光宗支婦人感觸心轉移老臣謀國偏
及私別具深衷誰見知
君不見開元初大張燈大張酺左右教坊列宮禁黎園弟
子皆生徒宦官頃增三千餘生殺予奪由家奴出入臥內
任姜皎慣與后妃連榻嬲荒淫何待至天寶明皇原非兩

截人軍士曷獨尤大貞
儲君不下拜車鼻鞭其价中華人休怪君不見代宗作皇
子慣向葉護馬前拜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裘寇起突兀破城隍開官倉殺官
吏守關官軍莫敢當背城戰兵折半新募健兒復鼠竄儒
家有子仗節來除書一下驚春雷三日八十有三捷立斬
三劉擒渠魁武寧銀刀都猛於生於菟一夫大呼衆應雖
旌門檜挾馬徒羣譟逐帥如逐奴威不可格德不可敷微
公孰翦屠滋蔓詎易圖嗚呼一自公出閫將門之子不敢
輕吾儒
辛公蓋世奇男子行年五十不出仕遭時否避亂約知己

知己誓死酬國恩分合捨身誓同死罷黨四面斬關來圍
城三匝奔狂雷援絶糧絶路復絶守者登陴哭如孩公一
怒奮厥武手把長柯斧突圍猛飛虎駕小舟劈柵頭然火
牛轉戰水中流迎入兵糧全一州上報后下報友曰忠曰
信兩不朽金印明年大於斗
善擊毬曷不一擊賊之頭忽忽下殿走自貽宗祧羞復有
何顏責女流
鴉軍至賊爭避長安收復功全仗獨眼龍私忿縱未雪何
至兵犯闕此生慣失節
竄入華劫入岐如許流離應切傷悲奈何相公獻酒卮舉
杯直及君王頤君相戲謔專事飲博宗社灰燼束高閣底

怪汴賊來相角又劫車駕東入洛一入洛身受縛不如紇
千山頭雀
朱三一盜耳受撫得不死四拜節度使兩弒唐天子遽爾
肆淫洒麀聚不自靦迺罵兒子是豚犬豚犬有北不見愛
刀刺猶腹出於背
王鐵鎗手持兩鐵鎗驍勇世無雙若早歸晉陽反旆滅朱
梁西擒王東平楊縱然死戰場乃心忠於唐豈比從逆者
失身爲虎倀虎倀終就戮法網彌昭章君不見孟諧何嘗
不勇悍競從巢作亂一死何足算
李天下李天下力能取天下曷不理天下昔戮鏻於社威
名振華夏奈何自滿假甘心爲苟且終傾此大廈理天下

者只有一人判然兩截何爲者
重貴一井蛙迺敢不認爺底怪遼入華御正衙服絳紗冀
留大梁做官家草穀打盡民怨嗟還及殺狐便登遐若欲
亂其臭鮑魚儘可賒曷不訪秦轀涼車剖腹納鹽若干斗
惹得南人呼帝羓
蕭翰虜北還大梁無主鎮河山輜重未易出重關託立後
唐嗣劫一單弱稱皇帝許王從益本無意君不見遼將行
卽日戴爾爲新君況在明宗朝爾亦忝爲臣寒食供麥飯
燔間比戶尚春薦他日爲唐置守陵今日曷不留一線俾
爾舊君長享一盂飧
高無賴一鎮介四大所向稱臣實出無賴無賴之名高豈

自鳴不意中原有馮道歷事四姓十君恐無考翊然自叙
長樂老
軍次瀘州衆口交啾願戴郭不戴劉齊聲呼萬歲忙裂黃
旗被諸體豈比陳橋豫製黃袍異哉周室今以兵變得尋
以兵變失他人尤而效竟奉誰之教
嗟彼崇佛者鑄像供蘭若佛志在利人頭目尚可捨敷鑄
像為孔方兄金人誰不含笑對良冶
宋初功臣首推曹彬惜沐周恩寵又有俶房親甘心北面
尊同寅他日德超讒易入勸君尤己莫尤人
君不見唐樂官凝碧池上剖心肝南唐不遇阿举山諸將
易擅殺樂官

太后誤太祖誤君易兩次成其誤早窺孝友誓靡他姑為
後日干進路德昭自殺德芳夭廷美遭讒復莫訴深知帝
無傳及心始勸陛下莫再誤
靈武亘千里山河相表裏若築二城為唇齒屯田戍守良
足恃奈何奉命巡邊鄭倡議捐棄若敝屣吁嗟夫何亮有
策不見取裴濟有志空效死夏人從茲日富彊西顧之憂
及孫子契丹從茲觀釁起納幣賂寇悉由此介甫效尤割
分水禍胎靖康尚不止
宋帝德仁第一易難循名責其實君不見明肅廢郭后黜
喪未終曹氏立寵美人信讒慝一網打盡骨鯁臣君子滿朝
者幾日在御不調爾琴瑟柰何能免心腹疾內侍毒后不

誅殛後宮從何卜夢吉縱任宦者生姦謀欲保首領幾不
得契丹乘釁索關南三十萬幣增二十西夏新臺自相賊
乘機挐穴合孔亟問罪之師竟不出募民粟實邊域修六
塔磬財力二股五股沒休息終召白眼司度支競事紛紛
變法則賢如仁宗豈其然我疑史家有誤筆　删
朝罷銅面將暮罷黑面相問何為者曰遭白面書生謗吁
嗟乎開國尚文事累朝乏武衛關北未復西跳梁將得軍
情豈非利薦舉毋遺君子儒延譽文人終敗類
漢亦有王氏鳳昔盜虛聲言必稱周公變法誤蒼生自建
號曰新安石若非效新莽新經新法何以名縱彼當初身
便死誰不知此真偽情

神宗宿抱有為志變法悉為伐遼計南試諸蠻幸如意北
劃分水大遺累秉常忽被下拘縶弔民伐罪正斯際奈何
請討陳恒議不出公卿出閹寺衞將屢謀太元帥兩府莫
能一奮臂卒致孤城敗塗地歸罪宦者好生事縱彼宦者
好生事尚循不敢不告義回視西頭正副使一如東魯孟
叔季吁嗟夫沙門善神法相繼英者望闕暗吞淚毋以無
才責在位有才不用誰共濟
二蘇自負文字雄獷狠莫敢攖其鋒激成新法終熙豐繼
見經筵欽儒宗首立亦憾偏師攻君不見孟子之辯不得
已儀秦之學不足齒欲使天下枉尊己交相媒孽各相訾
舊奸乘機側目視轉盼流火入輿鬼二蔡二惇竊國是寇

盡元祐諸君子外入道長曷至此二蘇三寸舌上起
昔曰生女眞兵不滿千人數被遼欺侮宿怨苦未伸遣使
求爲中國臣貢馬乞從北海濱覘彼單弱許輸誠冊爲可
汗命西征我擇种氏諸弟兄乘虛大舉入幽并攻克不假
金一兵金即取四京業受白馬盟豈敢南向與我爭
戰守與和親三者恒相因未和宜主戰既和宜主守能戰
斯能守戰守有餘和斯久宋人但知和而和寇至呼那麼
寇退巡詩歌偷息安樂窠歲幣日益多絕口不言兵僅恃
城下盟昔尚爲之兄今且遂稱臣終被一和誤尚不自覺
悟仍括銀幣冀行賂汴宋安得不南渡
康王去留在羅預趙氏糟絕在旦暮磁城一謁洪祚延孤

軍百戰女眞懼單騎降虜昭至誠圍棋對客鎮士庶百萬
强兵爭北驅三鎮兩河望風附奏請還京廿餘疏指畫全
被黄汪誤含淚空吟出師句竟致中興責莫付
殺延亮害主將不斬曲端宋豈得安魏公出身膺軍國曷
爲百口保此賊此賊不圖報志氣愈驁驁檄命救彥仙逗
撓不肯前尋謀陷吳玠致有彭原敗坐視名城名將亡魏
公所保眞豺狼況帝航於海東南方危殆身拜威武大將
軍令即提兵赴行在縱云晢期待敢云遲十載魏公曷不
請於朝械送臨安正其罪
壯士乘夜遣殲盡電中辮閩喘復蹂踐屍積白沙窩翰常
蔣老婆烏珠忙索韈韈尖莫漫誇順昌城未逝拐子馬已

傷鋒鏑
金字牌到岳南還拔岳又何難手書一小紙勝于十萬金
拐子
蒙古强女眞亡業分陳蔡胡納息降復聽范葵釁起邊疆
微孟珙玉克復荆襄西不能保蜀東曷有建康
一見燈便知人知人不面責但遣吏代白白者秉間稱其
才釀成一代大禍胎全從西湖燈上來
元重儒家流得人如許稠曷於江南士賤不若倡優君不
見臨安未失守文官半逃走恭帝方北轅舉朝競泥首吁
嗟乎宋家叱武若叱狗優禮儒臣日加厚麤人納款尚可
醜丐閻嗟來尚不受爾讀聖賢書全不自慚負底怪月旦

評列爾爲第九
篤什西問津須訪葉爾羌中人東出于闐西葱嶺合流東
向蒲昌奔千里長波忽暗吞南磧匝地多粼粼三山鼎峙
枯爾坤阿勒坦水驚齋淪奈何積石認不眞一見鄂搭拉
泉噴妄呼大雪爲崑崙昂霄又不解譯言底怪窮源不得
源
毆僧者斷手詈僧者截舌數傳竟被皇覺寺僧滅
且戰且守且耕且講書羣盜環布中晏如三軍皆感激存
亡矢與俱可憐安慶城裏士民千百餘一一登樓縱火捐
厥軀奈何橐橐危素履請來污我先生耳
燒紅軍消白霧連珠不布淮安路空事東援復北駐吁嗟

搏犒勞告功高卒被吹毛竟死于毛白氣沖天沒紅血君名貢不愧搏犒
嗚鼓復鳴鉦奴緌主者烹號令出于貢貢爲元大臣曷亦報降明
大哉中山王謙尊而益光不使天下萬世譏高皇殺戮開國之元良御前醉飽留爲常何用留侯辟穀方大哉中山王誰謂汾陽專美李唐
藏七國高皇不裁抑賢如文景難爲力晉八王武帝不豫防爭至懷愍底於亡居昇一書若見錄豈致骨與肉操戈相殺戮
伊古家天下均以子繼父曷不法湯文下效周平與晉武

復假北平權日久爭殿遲嗚呼三吾之輩何足尤當斷不斷在太祖
高皇覽疏大觸忌曰我曾捨身皇覺寺今日禪僧昔我朋類闢佛何以爲我地吁嗟乎王者創制昭茲來嗣忠言立斃高僧難至道衍一逞志太孫不作火燒頭便著一領袈裟出御溝
爲一殊便行誅何怪他時威武太將軍禁民間養豬
哀哉明有司懷印未煖旋剝皮爾詐癡我詐屍詐屍詐癡終係累洪武有司誰肯爲
軍器穴地鑄鉢衹復緇布和尚進白帽相士誇虎步陰謀重扉中蹤跡必徹曷弗因入臨命一獄吏捕援遺詔勒

遁已觸強藩怒五叔曾何辜一一被廢錮底怪逼起靖難兵競說廷臣剪枝附
希直果是晚成器再見高皇曷見棄爲問召還際曾有何才智競泥周官變祖制六王無辜被逮繫未聞一語出調濟北平兵起不足慮且向殿門換丁字事急矣曷妙計但冀暑雨賊自斃寇深矣曷守備姑貶大臣待援至計無所出試和議和議不成請割地半邊月兒忽長逝空著麻衣落紅淚快哉大書燕篡位惜哉一介反間使信哉書生誤國事可憐一死伸大義八百七十三人沒遺類
鐵板差一線走却高飛燕忠孝肉甘自臠此鐵真百鍊獨恨大鑊油沸濺不濺一點廉爛燕子面

不肯捨一豬豈肯捨頭顱他年遺教此輩來修書
一面嗜而躺一面洗面效廣議不足貴薄亦大可笑
許爲解家婦出自天意且雖在縲絏中君親有命不可負賢哉此女真丈夫春愧死乃炙暨乃鼻
焚于遺燕雛世欲高飛人帝都翻身墮入紅爐幽魂走訴文考啼呱呱曰男何辜男何辜步亦步趨亦趨一一依樣畫葫蘆何辜不得操乾符文考曰嗚呼靖難兵起初兒迺吾家千里駒畢竟還殺偏額顧報施不爽其天乎
君不見沐英過雲南破沐英鎮雲南定不把張氏作沐氏安南安得雲南比不疑公挾南人反何以三征三召返又不見黎利詐奉表不許公往討又不見征高煦公自舉帝

不許
太皇太后召振至女官雜佩刀劍侍白刃加頸及鋒試誅
滅奸璫正斯際乘此一遵太祖制己巳安有北狩事惜哉
護衛將軍樊忠非在旁一鎚擊殺當道狼回首面折三楊
為鬼倀

額森貪而詐挾駕為奇貨景泰圖即眞復牢不可破一方
索高價一方貪此座急欲返故君新君合倚藉戰守和三
字只有戰一个敢議遷者必面唾敢回顧者殺無赦任爾
書三射矢不避三舍九門登陴謝敵鋒立摧挫額森氣自
下額森氣下還車駕君不見宗李策不用竟被金賁弄一
變為南宋不有于公作梁棟額森肯將英皇自韲送

大明純王佐陽明第一个樵舍擒宸濠羣欲奪奇貨欲飾
羅織間諜劾競加江右玩寇過胡潔舌作南箕簸武皇覽
疏合面唾

威震土默特薊門烽火息在南主戰北主守將才宜南更
宜北俞劉馬李諸公難與匹君不見二千餘里數十年載
戢干戈仗誰力

抗疏知必死未諫先市棺取君不堯舜致我為比干百死
更生披忠肝權倖聞風心骨寒父母孔邇民呼讙君不見
千里長江白衣冠洪濤嗚咽聲悲酸

唐勤王獲罪狀膩祿酒誰醞釀假令史公早入相俾將天
下將孫盧諸督生列麟閣上庭燎何致闖打晃不有亡國
君焉有亡國臣曷不尤己徒尤人

亡羊須補牢牢補豺狼嗥君不見熹宗朝聲靈振薊遼一
言不許羣閹交羣閹交口來吹毛

既不得葬喪又不能勤王尚方劍早矢自戕死西市何如
死邊疆一死報君猶薄耳五千人共此心腸獨恨長安口
舌如鋒鋩不曾斬却楊嗣昌

秦寇強稱二王二王亡羣推紫金梁結交八金剛聯絡高
迎祥三十六家營張皇二十餘萬兵猖狂河曲一戰皆被
創繼克平涼又捉慶陽其黨自殺獨行狼秦寇畧盡晉遭
殃晉寇削平逾太行移師斬獲銳莫當吁嗟乎破流賊功
第一既被抑又遭劾果然後勁繼前矛將軍雖死吾何尤

置之死者洪承疇

哀哉史閣部明知事無補還壽一寸乾淨土殺身報其主
我勸家人休招魂魂兮早依明太祖

弟世宣浚明纂緝
元音虞琴編輯
男　簣聪箏刊校

〔清〕吴閬撰

十國宮詞五卷

清嘉慶刻本

宮詞之體昉於唐而宋以後承之龍標青蓮懷恩寫怨近於騷者也王建紀述逸事近於史者也厥後花蕊夫人王珪宋徽宗各有宮詞以及楊允孚之灤京雜詠張昱之輦下曲皆仿王建之例取材博贍往往可補舊史之闕非特供詞人談助而已也五季之世羣雄割據列爲國者凡十歐史紀載既略其軼時見於野乘詩話及諸家文集而文人津逮者少未有託諸吟咏者

予友吳君香巖博聞强記尤工於韻語曩歲偕林厚堂王易圃諸雪堂汪少山王鶴谿王耿仲毛海客及予家溉亭等分賦宮詞各十二首業流布人口香巖又舉九國而盡賦之共得一百二十首并以所采書籍分注其下其詩清新婉麗絕去堆垛既不悖於騷人之旨而注中攷證異同辨論精審洵足爲薛歐之功臣劉吳之益友者也今少山鶴谿溉亭先後奄逝遺稿頗多散失而香巖詩格益高鄉邦賴以提唱此集雖嘗闖一斑然生平汲古之功亦可窺其梗槩因慫恿先刻以公同好云丁巳十月同學弟錢大昕拜序

題辭

七帝爭雄共背唐楚荆吳越尙稱王諸宮軼事蒐羅富才調吳兢最擅場

花蕋夫人詎解愁南朝天子自風流媚豬金鳳徒遺臭陌上歌揚韻獨悠

自肰佳句手磨丹也當新編小史看傳與萩林資道古非夸說海滙洪瀾

戊申臘月籍山顧鴻志

小朝廷晃旒宮扇南漢南唐吳蜀更楚晉山河瓜剖閩越生靈荼毒白骨堆邊青鋒隊裏瑣屑尋膏馥獺祭夜翡翠牀橫刻月鏤雲消盡才人清福　豈僅他歐編薛著剪取兩章三幅百和爐焚千金裘湊野史亭堪築拍紫檀選句香歛七字頻續　是我家詩城健將老去癡情穠郁鐵笛吹殘銀箏撥碎打調偏繁促賺鄙夫擊桉一杯一遍唫讀右調十二時

己酉長至後一日陶齋吳鈞

穆穆延陵子簡珠墮沙石賦詩連篇章華紛何擾弱叶　顧瞻望宮闕由來自古昔奄忽若飈塵翰墨有餘迹卓犖觀羣書方士鍊玉液雲羅更四陳珍裘非一腋經始東山廬詩注始於丙戌東山客館執知寒暑積註竣於丁未目極盡所討蘭茗巳屢撾游情無近尋寄言賞心客集選詩句

庚戌暮春溉亭錢塘

曩於乾隆甲寅歲見南滙吳稷堂學使所刊自注宮詞一百首徵引該洽心識之弗忘越十年客王述庵司寇所縱言及此司寇語予青浦友人有踵爲之者惜其詩及注均未之見也嘐城吳君香巖於丁未年成此五弓今覽之語工而注復精博殆欲揜而過之予嘗謂宮詞一體雖隋唐及宋經籍蓺文志所不載而以詩繹事實足補史家之遺自李唐失馭羣雄並與盜販皃

黥卒僭冠冕歐薛載紀而外遺聞瑣事散見諸家稗乘者指不勝僂昔朱竹垞太史嘗欲爲補注一書其業未竟今得斯編薈萃而攷辨之由是以鈎稽羣籍是亦汲古之津梁注史家之嚆矢也或徒以其芳臭氣澤求之欲與陝州司馬論工拙烏虖傎矣

嘉慶巳巳夏五甘亭彭兆蓀

道君篇花蕊什最髣髴仲初否七寶樓臺輸與夢牕叟須知麗句淸詞花前酒畔只合付雪兒檀口　鄭箋後試問十國遺聞幾載注初就鐵網珊瑚擔摝遍淵藪都將南部煙花六朝金粉盡化作一天珠斗　右調月底修簫譜

巳巳巧月竹所王初桐

十國宮湮懷逴古賦詞述事篇覼縷百年之內五卷中各邦放佚重成譜武林吳老著春秋羣籍曾於載筆收後賢奚必前賢迹就裏書還追所由舍邇求遐徵浩博從詩校史無紕錯魂銷霸業刼灰餘一種心神茲有託鉛槧攜來歲月經芸囊緗帙擘殘馨正須妙句看圖繪留待人間佐汗靑

巳巳觀月松嵒方艮湛

錦心繡出句琳琅兼擅風騷幅軸長郤怪詩仙如太白淸平調只譜三章

奇聞逸事徧搜羅製就新聲古意多合作枕中鴻寶奉辭成綺麗是餘波

轉轂豪華問幾年凉臺燠館蹟如煙才人胸次多開拓要把詩篇當史傳

聯吟舊雨幾人存遡閱星霜具細論百廿首詞公世眼一斑窺豹在菟原

巳巳九秋損之黃鐘

十國久銷沉十宮費辯說辭翻千頃波註釀百花蜜

詩作繼春秋敷敞重審問兩者試合幷乃如驂
之靳

己巳小春照賓秦鑒

吾　師蚤嫻風雅夙耽稽覽嘗會同人譚詠適
從霸國春秋各述篇章獨精箋釋胸藏寶鑑手
挹古香旣繁稱而博引亦綜同而駁異切條條
之注腳按一一以愜心美矣悶矣寧復有憾歟
夫昔者三都之賦典材發記曾聞成以十年今

茲十宮之詞秘遺訪緝何妨待之廿載祇以就
中不冇因人縣來總須求舊譬之山齊排翠龍
厥俱矚所起也河曲流黃宿海維問所發也又
如煙雲眞賞名跡則歷誌其自昉也牙玉陳編
善本則無昧乎厥初也義均有取意迺專寄鈺
於展誦之下歎才華之掞摛窺學識之寬闊將
當世采書之彥快弃爭先抑後日修史之家嘉
賴集益已

庚午新春門人金元鈺

凡例

一宮詞之系十國非閒情艷體侔也詩須搏撦故實切核當時必詳加箋釋庶使觀者繇詩證史繹註辯𧩙卽十宮而重感五代耳乾隆戊寅仲夏同人集諸氏嘯雪齋分賦及此余拈得前蜀詩成擬彙付剞劂鄙意則不願單刻詩章姑將稿存之篋笥越丙戌歲客山中孤館清暇一時興發舉九國盡賦之各得詩十二首漸次取而併注之聊爲史外一種類纂可乎

一宮詞諸什其初大都本十國春秋而作第志伊先生搜輯羣書悉有考據茲詩中絕不掎以爲註者山泉欲窮其源林木欲尋其根爾特於面上加萈原兩字以表之微見攸存覽者鑒諸

一註一節而廣爲攟摭有不嫌複沓者以其間語有同異詳略也有不妨蔓衍者以其中說可互證旁推也

一薛歐史紀載外凡有關十國者襍見於後人著錄隨所披閱卽便漁獵他如名存而書遺佚不傳其事零星散布於別部者泛拾博採貪多務得無庸拘執亦無撑混焉

一注下有添立一條作案者或援前說或附臆見耆眾稽討羼我商榷竊于五代十國紀志稍參毫末云

一注內引用羣書正史暨雜史外如類書說部志乘詩話文集計一百七十餘種每段注上登載書目俱有根据均從確覈不敢將十國春秋撮取者易冠別名一時眩亂欺人

一余家藏書甚尠所需採摘書籍留心訪求頗覺翹懃或借繙或就鈔於詩後鱗次分註中間因塵事奔馳幽懷纏擾復以覓數種書未

能卽獲遲之又久手訂蕆功屈指起訖垂兩
紀矣內有罣漏錯譌之處尚希四方
博雅君子有以補正之
乾隆丁未八月中秋後三日香巖吳闐書於
東山寓居水月軒老桂花窗北

十國世年

吳
太祖楊行密傳子烈祖渥被弑弟高祖隆演立薨弟睿帝溥立讓位于南唐歷四主凡四十六年

南唐
烈祖李昪傳子元宗璟璟傳後主煜降於宋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前蜀
高祖王建傳子後主衍滅於後唐二世凡三十五年

後蜀
高祖孟知祥傳子後主昶降於宋二世凡四十一年

南漢
烈祖劉隱傳子高祖龔殂子殤帝玢立遇弑弟中宗晟立殂子後主鋹立降於宋歷五主凡六十七年

楚
武穆馬殷傳子衡陽王希聲文昭王希範廢王希廣恭孝王希萼入於後唐歷五王凡五十七年

吳越

武肅王錢鏐傳子文穆王元瓘薨子忠獻王宏佐立薨弟忠遜王宏倧立胡進思爲變弟忠懿王俶立納土歸宋歷五王凡九十八年

閩

司空王潮傳太祖審知薨子嗣王延翰立被弑弟惠宗鏻立被弑子康宗繼鵬立遇弑太祖子景宗曦立遇弑弟天德帝延政立滅於南唐歷七主凡五十三年

荆南 五代史荆南作南平九國志作北楚十國紀年及宋史俱作荆南

武信王高季興傳子文獻王從誨薨子貞懿王保融立薨弟侍中保勗立卒貞懿王長子侍中繼沖立降於宋四世五帥凡五十七年

北漢 五代史北漢作東漢十國紀年及通鑑俱作北漢

世祖劉旻傳子睿宗鈞殂養子少主繼恩立遇弑弟英武帝繼元立降於宋歷四主凡二十九年

十國宮詞引用書目

新五代史 歐陽脩
舊五代史 薛居正
資治通鑑 司馬光
通鑑攷異 司馬光
資治通鑑注 胡三省
續資治通鑑 王宗沐
續通鑑長編 李燾
宋元通鑑 薛應旂
通鑑紀事本末 袁樞
宋史紀事本末 馮琦
宋史 托克托等
遼史 托克托等
東都事畧 王稱
隆平集 曾鞏

十國紀年 劉恕
弘簡錄 邵經邦
五代史補 陶岳
九國志 路振
江南野史 龍衮
江淮異人錄 吳淑
五國故事
江南餘載
馬南唐書 馬令
陸南唐書 陸游
南唐近事 鄭文寶
江表志 鄭文寶
江南别錄 陳彭年
南唐拾遺記 毛先舒
蜀檮杌 張唐英
後蜀紀事 張唐英

幸蜀記 宋居白　鑑戒錄 何光遠
五代軼事　劉氏興亡錄 胡賓王
三楚新錄 周羽翀　湖湘馬氏故事 曹衍
荊湘近事 陶岳　吳越備史 錢儼
吳越備史補遺　吳越世家疑辨 馬蓋臣
冊府元龜 王欽若等　天下大定錄
文苑英華 李昉等　七修類藁 郎瑛
丹鉛錄 楊慎　丹鉛總錄 楊慎

清異錄 陶穀　錄異記 杜光庭
續博物志 李石　談苑 楊億 宋庠
順存錄　孔六帖 孔傳
傳載畧 僧贊寧　玉壺清話 釋文瑩
聞見雜錄 邵伯溫　聞見後錄 邵博
陳金鳳外傳 徐熥　傳記雜編
晉陽見聞錄 王保衡　翰苑名談 劉斧
西谿叢語 姚寬　續世說 孔平仲

雞肋編 莊綽　老學庵筆記 陸游
菽園雜記 陸容　廣輿記 陸應陽
方輿勝覽 祝穆　名勝志 曹學佺
南海古蹟記 吳萊　天中記 陳燿文
東粵備攷　采異記 陳逵叟
苕溪漁隱叢話 胡仔　糖臺記 宇文氏
雅言雜載　郡閣雅談 潘若同
楓窗小牘 袁褧　閩海叢談

成都古今記 孫汝聽　南部新書 錢易
增城志　詞林海錯 夏樹芳
楚志　江陵志餘 孔自來
粵觚 鈕琇　隨手雜錄 王鞏
全蜀藝文志 周復俊　牡丹譜 胡元質
楚小志 錢希言　釣磯立談 史虛白
禁扁 王士點　青箱雜記 吳處厚
書錄解題 陳振孫　避暑漫鈔 陸游

默記 王銍　　鐵圍山叢談 蔡絛
研北雜志 陸友　　碧雞漫志 王灼
夢溪筆談 沈括　　墨莊漫錄 張邦基
道山新聞　　敝帚齋餘談 沈德符
堯山堂外紀 蔣一葵　　輟耕錄 陶宗儀
續湘山野錄 釋文瑩　　東原錄 龔鼎臣
能改齋漫錄 吳曾　　錦里耆舊傳 句延慶
洛中紀異錄 秦再思　　延漏錄 章望之
成都記 趙抃　　隣幾雜志 江休復
北夢瑣言 孫光憲　　隴蜀餘聞 王士禛
香祖筆記 王士禛　　國史纂異
蓴鄉贅筆 董含　　錦里新聞
賓退錄 趙與旹　　茅亭客話 黃休復
歲華紀麗譜 費著　　江行雜錄 廖瑩中
合璧事類 謝維新　　野人閑話 耿煥
錦繡萬花谷　　錢譜 董逌

廣羣芳譜 汪灝等　　蜀箋譜 費著
江南通志 趙宏恩　　四川通志 黃廷桂等
廣東通志 郝玉麟等　　湖廣總志 邁柱等
湖南通志　　八閩通志 黃仲昭
山西通志 石麟等　　杭州府志 馬如龍
咸淳臨安志 潛說友　　西湖志餘 田汝成
武林舊事 周密　　宣和畫譜
書畫譜　　圖繪寶鑑 夏文彥
益州名畫錄 黃休復　　宣和貢茶錄 熊蕃
茶董　　陶說 朱琰
補侍兒小名錄 王銍　　唐詩紀事 計有功
花蕊夫人宮詞　　麗情集 張君房
韻府羣玉 陰時夫　　貢父詩話 劉攽
漫叟詩話　　後山居士詩話 陳師道
西清詩話 蔡絛　　歷代詩話 吳景旭
詩話類編　　詩史

詞譜　古今詞話 沈雄
詞品　樂府雜錄 段安節
五燈會元 釋普濟　輿地碑目 王象之
黃妃塔碑 錢俶　天龍寺千佛碑 李惲
金石文字記 顧炎武　東坡詩集
東坡洞仙歌序　歐陽文忠公集
朱子大全集

十國宮詞　卷一

嘉定 沈甫

吳國宮詞十二首

菱溪隄畔漲春波欲斫楊頭奈我何晨向內廷逢盥漱隻拳擊得一鈔鑼

〔歐陽文忠公集〕菱溪石記菱溪按圖輿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楊行密據淮南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翰府名談〕楊行密據江淮滁人謂荇溪爲菱溪杏爲甜梅楊州人呼蜜爲蜂糖〔五代史補〕楊行密與錢鏐勢力相敵其爲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常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江南通志〕楊行密初名行愍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世爲農家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日行三百里〔五國故事〕僞吳先主吳主行密廬州合肥人力舉三百斤成及嘗抵行密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右手擎一鈔鑼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項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

少貧儉約雅宜師補綻衣穿念故時生有神靈憑示現豈惟獨處黑人隨

〔資治通鑑〕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設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慚之〔五代史補〕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爲合肥縣手力偶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於他處而告以所見令驚遂恕之〔五國故事〕吳王行密微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黑繒羃其首號曰黑雲都

後邁錢郎玉頸溫仇邦遽爾締新婚何緣燕國夫人黜無問疏封制誥存

〔五代史補〕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璙修好於行密元璙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女妻之遂命頵罷兵〔文苑英華〕薛廷珪撰楊行密妻封夫人制勅具官楊行密妻朱氏作嬪蕃翰宜爾室家六嫺以寧四德具美俾我行密爲我藎臣統戎有方述職無怠繄爾輔佐致之輯柔慶澤所加序進惟允全燕裂壤大國疏封式示寵榮以旌賢淑可進封燕國夫人〔通鑑〕楊行密夫人奉國節度使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怒怨陰與田頵通謀謀頗泄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赴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邵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

苦寢時聞天樂飛擊毬午夜爛光輝澆成絳蠟高燒照一燭員看大十圍

〔江南別錄〕吳武王卒子嗣立是爲景王所爲不道居父喪中掘地爲宿室以作音樂夜燃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續世說〕五代淮南王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十萬

武義淮南王氣鍾縞衣擁柱覲儀容老臣夢入宮中去殿楹曾驚繞白龍

〔五代史〕十六年春二月徐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五國故事注〕或云徐知誥在位嘗晝寢夢黃龍繞其殿楹使人視之報曰齊王抱小殿之柱而立知誥心喜乃定其儲位齊王即景之初封也嘗以其事質於江南一朝士曰非也徐溫既與張顥將謀弑渥而先擇其嗣子溫夢入宮中見白龍抱其殿柱明日早入果見渥弟渭衣白衣抱殿柱而立心乃定之非李氏事也〔案〕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

筵張禪智共看花驕縱聲聞四座譁鬖髻鵝衣

尤媪戲扮來蒼鶻是官家

〔通鑑〕徐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五代史〕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吏人而止 〔西溪叢語〕李義山嬌兒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案吳史云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謔王無敬長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髽髻鶉衣爲蒼頭以從歐公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前云蒼頭非也

紫極觚稜起冶城白沙舊鎮換嘉名樓船一路供巡覽東上鑾輿夾岸迎

〔九國志〕吳武義二年冬十二月金陵城成建紫極宮於冶城故址〔五國故事〕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乃以昇州爲大吳西都楊州爲東都聲言將遷楊氏於江南改白沙爲迎鑾鎮〔通鑑〕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名白沙曰迎鑾鎮〔九國志〕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縠上書請改白沙爲迎鑾其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爲黃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爲赤縣

楊花漂蕩李纈紛宮闕江都黯暮曛左右欷歔相顧語天心無奈降妖氛

〔釣磯立談〕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通鑑〕吳宮多妖吳王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絲鞾羅錦貢唐新壺內留貽舊物珍翡翠瓶和瑪瑙椀更覘硯琢玉璘斌

〔冊府元龜〕吳楊溥襲其兄渭僭號後唐同光莊宗平梁遷都洛陽十一月溥遣司農盧蘋入貢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羅錦一千二百疋龍腦香五斤龍鳳絲鞋一百事細茶白檀丁香藥物等〔五代史〕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椀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

狓狒羽衣思悄然閒修辟穀學神仙香爐篆裊丹陽裏貝葉躬繙了一年

〔舊五代史〕晉天福三年楊溥不得已遜位於昇昇遷溥于潤州築丹陽宮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術年餘以幽死

〔通鑑紀事〕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

服於僊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五代史〕昇元二年夏四月遷楊溥于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通鑑〕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天福三年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陽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以親吏馬思讓爲丹陽宮使徙讓皇居丹陽宮〔五國故事〕讓皇帝將遇弒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五代史〕天福三年冬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宮年三十八諡曰睿 〔資治通鑑攷異〕天福三年十一月吳讓王卒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踰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溥能委運考終不罹篡殺之禍深於機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事不可明今但云卒

吳江雨滴不堪聽玉葉團來任永寧私向瑣窗求鳳侶春風秋月閉門庭

〔五國故事〕楊溥既渡江賦詩曰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江表志〕讓皇遷於泰州永寧宮未卒每有枯楊生枝葉及五歲郎有中使賜衫笏加官郎日而終讓皇居泰州永寧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烟凝遠岫愁千點雨滴孤舟淚數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illegible]情懷此〔十國紀年〕唐

人還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婚姻久而男女自爲匹耦〔玉壺清話〕吳讓皇既殂於丹陽其族屬尚居泰州廨舍先主自受禪以還未暇措置迨殂方囑嗣君曰邦君皆楊氏所有天地事物之變偶移在我然順逆之勢不常吾所憫孤兒婺女僑寄殊鄉令往泰州津敘楊族安於京口賙瞻撫育無使失所男女婚嫁悉資官給璟稟遺戒遣園苑使尹延範具舟車調費往泰州般護時王室在難道路已亂延範慮有他變取子弟六十人皆殺之惟載婦女以渡江璟大怒延範腰斬乃誅其族于市以慰其冤楊氏諸女二十餘人選士族嫁之奩匣閨橐不失常度 江南通志〕南唐永寧宮在泰州城內李昇遷楊行密子孫于海陵號其居曰永寧宮相傳州治譙樓即其宮闕故址

賢妃溫淑厭華粃繡佛長齋稱未亾一綫有情恰不斷香消檀口尚餘光

〔五代史〕楊溥子璉爲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爲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玉壺清話〕世子璉讓王長子也十歲封江都王立爲太子性淳謹好學骨清神淺眉縮齒露風鑑者所不許先主受禪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任遇寒食飲冷失節卒於池口舟中年十九歲初先主第四女璉納之爲妃賢明溫淑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

不願稱宮人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亾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亾凡五夕光如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斂溫軟如生先主感悼㪅痛詔李建勳刻碑宮中紀其異（按）永康永興互異當從五代史爲正馬令陸游南唐書俱作永興

南唐國宮詞十二首

樂部承恩有麗姝從容進食侍金鋪鷺鷥香餅駞蹏餕佳品多般設御廚

（陸南唐書）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樂部中俄得幸生景逷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爲震動左右皆丧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日烈祖怒亦頓解（江表志）种時光者樂部中之宮妓也有寵於永陵生衞王逷烈祖務嚴峻有難犯之色常怒作數聲金鋪振動种夫人左手擎飯右手捧匙安詳而進之雷電爲之稍霽後封越國太妃（江南餘載）唐末有御廚人隨中使至江表聞崔相誅於北司遂漂浮不歸留事吳至烈祖受禪御膳宴飲皆賴之有中朝之遺風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駞蹏餕雲霧餅（陸南唐書）雜埶列傳所載尚有春分餕蜜雲餅鐺糟炙瓏璁餕紅

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而無雲霧餅

的皪圓珠出釜鬵瀝成龍腦味寖淫汴京內庫藏遺寶猶識先生糞壤金

（馬南唐書）元宗嘗購眞珠數升欲得圓者耿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匀圓皆成蚌胎（陸南唐書）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爲女道士玉貌鳥爪嘗著碧霞帔自稱比邱先生始因宋齊邱進嘗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鍊良久皆成白金又能㽵麥粒成圓珠光彩燦然奪眞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秘愛耿視之曰此未爲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江淮異人錄）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者而明於道行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保大中召之入宮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墻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又多巧思所作必出于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淸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

選又覩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續博物志〕南唐女冠耿先生於元宗前搦雪爲銀鋌投紅鑪淬之成中金指痕猶在又取宮妓箕中糞壤沙爲銀開寶末內庫尚有先生糞壤銀

賦呈白鵲御顏開菡萏眞珠手自裁忽聽花飛歌水調君王悟覆掌中杯

〔談苑〕江南李氏樂人王感化建州人隸光山樂籍建州平入金陵敎坊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善爲詞口諧捷給滑稽無窮至金陵宴苑中有白野鵲李璟令賦詩應聲曰碧巖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詩

話類編〕李嗣主䜩苑中有白野鵲飛集嗣主令感化賦詩應聲曰碧巖深洞云云嗣主大悅手寫浣溪紗賜之〔二〕〔馬南唐書〕元宗嘗作浣溪紗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出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杆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漫叟詩話〕李璟有詞云手捲眞珠上玉鉤後人改作珠簾此非知音者〔南唐近事〕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旣悟覆盃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翼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形楚幾致治平〔按〕馬南唐書以此事屬王感化陸南唐書則以此事屬楊花飛〔碧雞漫志〕南唐元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此又一句七字然旣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

美土培蘭取瀉谿乳茶花餅號新題一朝後圃紅桃灼好試宜春絲耳梯

〔清異錄〕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瀉溪美土爲馨列侯擁培之

具〔馬南唐書〕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鋌臘茶之貢自此始〔宣和北苑貢茶錄〕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縣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又製其佳者號曰京鋌〔南唐拾遺記〕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縷金於面皆塗以此花餅施于額上時號北苑粧〔清異錄〕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常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圃妃侍覩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探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騕耳梯何如

亭樹梅花糝點妍蓬萊紫植亦名鮮偎紅倚翠風流甚別有秦淮錦洞天

五國故事煜尚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幕其壁以白銀釘瑇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㯖眼糊以紅羅種梅花于其外〔隣幾襍志〕李後主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清異錄〕盧山僧舍有麝香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後主詔取數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避暑漫鈔〕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清異錄〕李后主每春盛

時梁棟窗壁柱栱堦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燒尾檀槽譜曲成娥皇才藝果專精莫愁二破

君忘失小婢流珠卻記清

〔陸南唐書〕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于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醼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于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于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及沐浴粧澤自內含玉卒于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馬南唐書〕後主昭惠后誄詞嗚呼哀哉豐才富藝〔陸南唐書〕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

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按〕馬南唐書二破作新破

銀河月殿幻新秋良夜明珠百尺樓染帛愛稱

天水碧宮人都把露華收

〔五國故事〕注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疋以爲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默記〕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江南通志〕百尺樓在上元縣南唐宮中類說云唐七宮中作高樓召

羣臣觀之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耳
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五
國故事〕建康市中染肆之牓多題曰天水
碧尋而皇家蕩平之悉前兆也默之林醋烟
綵帮色夕糯妍遊蹤縞之嚅所〔鐵圍山叢談〕昔
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
也當是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
逼迫之兆未幾王師果下建業

書衒錢撒禮無乖禁掖先傳金縷鞋別殿小亭

姝寵被衆香蓊鬱兩情諧

〔馬南唐書〕後主繼室周后之母弟也將納
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
書侈靡不經類如此〔錢譜〕李唐撒帳錢
其文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又有忠孝傳

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類
〔馬南唐書〕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
府詞有衩襪步香堦手提金縷鞋之類多
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陸南唐書〕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
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
始議立后爲繼室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
聖尊后甚愛之故立后焉被寵過于昭惠時
後主于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
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亾從后主
北遷封鄭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殂
后悲哀不自勝亦卒〔清異錄〕李煜僞長
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
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子小神山卍字
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
爲之

保儀典掌後宮居金印鍾王墨妙儲親寫心經

研山北黃羅扇詠錯刀書

〔馬南唐書〕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
守忠遇亂流徙湖湘事馬氏爲裨將馬希
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
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即位選爲保儀
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
其書學技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
小周后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
以掌墨寶而已〔又〕宮中圖籍萬卷尤多
鍾王墨蹟皆繫保儀所掌〔江南別錄〕元
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蹟宮中圖籍
萬卷鍾王墨蹟尤多城將陷謂所幸保儀
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

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夢谿筆談〕
江南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
印內合同印集賢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
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
時有李後主題跋〔默記〕李後主手書金
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
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
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
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
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
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
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僖寺塔相輪中寺
後大火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
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
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辭
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

八喬氏出家詰豈斯人耶〔避暑漫鈔〕李後主嘗買一研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研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晉人所居時米老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庵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香祖筆記〕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易北固甘露寺海嶽庵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祚予戊辰從文恪曾孫檢討

彝尊京邸見之眞奇物也檢討請余賦詩既爲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峯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邸則研山又爲昆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靑峭數峯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旣失硯山賦詩云硯山不可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皆用本事也〔蕁鄉贅筆〕米元章有硯山乃南唐寶物石上有華蓋峯月巖翠巒龍池上洞方壇玉筍諸勝每天欲雨龍池津潤眞神物也未幾以硯易園米繪圖以記復作詩後入吳興燬於兵輟耕錄圖其形并詳載之近檇李朱公子子褏攜至松長尺許峰巖玲瓏靡巧不備蓋寶未嘗燬也或云此係贗作恐未必然　〔墨莊漫錄〕江南

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西溪叢語〕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自寫詩一首風情漸老云云後細字書賜慶奴慶奴似宮人小字詩似柳詩〔圖繪寶鑑〕後主能文善書畫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研北雜志〕南唐雖僭僞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爲世寶人物文章亦盛

薛九宵孃各妙姿歌聲舞態擅新奇韓腰慣演稽康曲纏足堪矜唐鎬辭

〔補侍兒小名錄〕錢易集載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稽康江南曲名也學舞於鍾離氏建業破流落于江北予遇於洛陽福善坊趙春舍飲酣於是歌稽康其詞即後主所製焉嘗感激坐人皆泣舉酒請舞謝曰腰腕衰硬無復舊態乃强起小舞終曲而罷座有王生者請余爲稽康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盤王氣變秋霧淮聲哭月浮秋霜宜城酒煙濕羈腹與君强舞當時曲玉樹遺辭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緣我聞襄陽白銅鞮荒情古艷傳幽悲淒涼不抵亡國恨座中苦淚飛柔絲洛陽公子擘銀觴跪奴和曲生元光茂陵旅夢無春早形管含羞裁短章〔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窅孃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

帶瓔珞令宮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中回旋有淩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爲宮娘作也（七修類稾）女人纏足起於南唐宮入宮娘（敝帚齋餘譚）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予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証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沉醉有摩挲蓋弓足始見於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

清修禁籞奉毗邪臥聽鐘撞節數嘉同入道場勤頂禮朝朝君后著袈裟

（江表志）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馬南唐書）後主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江南野史）後主罔恤政務晚於禁中臥聽內道場行童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爲僧而童子姦滑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於是普度焉（馬南唐書）國主與后頂僧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瘤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緡帛以供之

尼院名標淨德稱削磨廁簡給諸僧不聞寢殿呼烏舅但遇齋期燃命鐙

（馬南唐書）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江南野史）後主親爲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再爲治之其手不收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舅子油但呼烏舅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廄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馬南唐書）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謂之命燈若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

十國宮詞卷一

十國宮詞 卷二

嘉定 吳闓 沆甫

前蜀國宮詞十二首

昭聖金華鑠禁門徐家姊妹竝承恩淒涼䡐化橋頭水流斷宮娃月夜魂

蜀檮杌武成元年十月下詔改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　通鑑梁開平二年冬十月蜀主立後宮張氏爲貴妃徐氏爲賢妃其妹爲德妃二妃徐耕之女也〔幸蜀記〕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畊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不久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有眞人乘運此女當作妃后君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姊生衍及即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即位封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后〔五代史〕建晚多內寵貴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　〔蜀檮杌〕重陽建出游資歷寺后妃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三人同斬於䡐化橋

畫就門樓煥彩紅金䡐獻瑞繪圖工解愁未取韋姬亦暫見鵂鶹鳴帳中

通鑑紀事本末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爲宗滌姓名應之　成都古今記紅樓先主所建綵繪華麗後初潁川人華洪隨先主入蜀賜姓名王宗侃顯黜至是造紅樓城中人相率來觀曰看畫紅樓先主以爲華洪之讖乃誅之〔錄異記〕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䡐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以聞　蜀檮杌內樞密使潘炕字凝夢其先河西人有氣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發於美妾解愁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小詩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于君其實靳之炕弟峭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詞譜韋莊寓蜀有愛姬姿質艷麗詞翰精絕蜀主建聞之託以教內人奪去莊追念悒怏作謁金門詞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隔斷桃源人不識采雲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得詞不食而卒　蜀檮杌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嗥於寢室鵂鶹鳴於帳中鵂鶹集於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

重開內苑號宣華狎客宮人笑語譁履舄橫陳湛夜飲芳辰競唱後庭花

五代史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

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僊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幸蜀記〕宣華苑袤延十里土木之工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飲〔聞見後錄〕李西美帥成都士人陳甲館於便齋月夜有危髻古衣裳婦人數輩笑語花圃中有甚麗者誦詩云舊時衣服畫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小雨廉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古蜀宮豈當時宮女猶有鬼耶按蜀檮杌宣華故苑名〔通鑑〕六月巳亥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落髻諠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沉湎不憂國政恐啟北敵之謀不聽〔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游宴與宮女褻坐或爲艷歌相倡和或談嘲諧浪鄙俚漫無所不至〔堯山堂外紀〕蜀主衍嘗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碧雞漫志〕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尺僻十或紅或白或淺白或淺紅目曰後庭花按國史纂異云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后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后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醉妝新樣製新詞大帽尖巾與俗宜池面波澄天影碧快瞻一段聖琉璃

〔合璧事類〕蜀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酒酣免冠其髻鬟然更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人爭效之〔孔六帖〕王衍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宮妓施胭脂夾臉名曰醉妝自製醉妝詞〔北夢瑣言〕蜀王衍嘗作醉妝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青箱雜記〕衍每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衣蓮花冠酒酣免冠髽髻爲樂因夾臉連額渥以朱粉號曰醉妝此與梁冀孫壽事頗相類〔五代史〕蜀人富而喜遨遊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幸蜀記〕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倡家飲酒於樓索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五國故事〕衍好戴大裁帽蓋欲混已而人以爲泥首包羞之兆耳〔蜀檮杌〕咸康元年三月衍朝永陵爲尖巾民庶皆效之〔清異錄〕王衍伶官家樂侍醼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

銀漢歌翻水調腔龍舟畫舸景無雙偶從萬里橋邊戲驚起潛蛟躍錦江

〔幸蜀記〕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遊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

銀漢之曲日命樂工歌之〔碧雞漫志〕載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五代史〕乾德二年冬北巡至於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幸蜀記〕四月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忽起須臾電雷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起變爲鮫形騰空而上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時還宮

迭爇名香皂角殊官家常搆綵樓娛光騰錡釜繒山上徙倚貪窺當面廚

〔續世說〕蜀主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角以亂其氣〔五國故事〕衍好燒香沉檀龍麝之類芬芳氤氳晝夜不息既而厭之乃取皂角燒之其奢縱皆此類也〔通鑑〕蜀主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于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便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炤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歌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五國故事〕衍即僞位荒淫酒色出入無度嘗以繒綵數萬段結爲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列以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廚食料烹燀於其間衍凭綵樓以覩之謂之當面廚

錦障周遮蹴踘場打毬忽地入街坊後庭鬼虎驚纔定列肆依然饗食忙

〔通鑑〕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五國故事〕衍又好擊鞠爲常引二錦幃以翼之逬至於街市衍爲步障所蔽而亦不知乃齊東昏高障之類也〔詞林海錯〕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郎分之蹴鞠戲也〔洛中紀異錄〕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西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捧便入者爲猛入之音訛爲孟入得蔭一籌其後孟果得兩蜀之地乃僭大號洎至昶降乃知蔭一籌者果一子也〔鑑戒錄〕帝或晝作鬼神夜爲猨虎潛入諸宮內驚動妃嬪老少奔走往往致卒〔錦里耆舊傳〕光天六年夏四月於

大內造村坊立市肆令宮嬪著青布衫裙開酒肆食店雜男女之飾貨柴麪一如民間叫噪爭打男女混雜交易而退帝與諸妃后以爲笑樂

光庭道號賜傳真八月園中受籙文朝聖無須參佛像上淸自塑玉宸君

〔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游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於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途說一時之俊即有之至於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

清量寬而識遠且困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拔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因著廣成義八十卷它術稱是識者多之（續博物志）廣成先生杜光庭處州人仕唐為內供奉遊亂入蜀王氏爵為師臣（王蜀記）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為傳眞天師崇眞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至京兆杜陵人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舉制科不中入天台為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於蜀年八十五顏色如生世以為尸解有文千卷餘皆本無為之旨（五代史）

乾德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五國故事）莊宗即位與通好命客省使李嚴使於蜀衍建上清道宮塑□元及唐朝列帝宮中僞尊王子晉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塑其形仍塑建與衍侍立其側召嚴以觀之因備法駕行朝謁獻享之禮而亦享唐之列聖蜀人以為朝唐之列聖蓋歸中原之兆也謁享之日蜀中士女夾道觀之珠翠簾幕為之照耀（青箱雜記）衍造上清宮成塑□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自薦享城中士女遊觀闐咽謂之招唐魂後國亾歸唐至秦川驛遇害

星輦陪游幸上方落花織草句褒揚張蠙榮遇
蠻牋賜何似盧生擢侍郎

（清異錄）蜀主衍荒於游幸乃造平底大車下設四臥軸每軸安五輪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驅去如飛謂之流星輦（唐詩紀事）張蠙字象文唐末登第尉櫟陽遭亂入蜀前王蜀時為金堂令徐后游大慈寺見壁前題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問寺僧以蠙對乃賜霞光箋令寫詩以進蠙進三百首衍善之召為知制誥（龐蜀餘聞）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御書賜額蜀金堂令張蠙題詩有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之句王衍與徐太后游寺見之賜給筆札令進詩三百首

（延漏錄）益州出十樣蠻牋曰深紅曰淺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彩霞金粉（蜀箋譜）僞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蠙金霞光五百幅霞光彩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也（丹鉛總錄）韓浦詩曰十樣蠻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為名其次學士箋則短於百韻焉（詩史）蜀盧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粟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潘峭在內殿平章邊事令宮

人於鑪中爆栗爆出燒損繡襦子建多疑每燒金鼎惟徐妃二姊妹侍茶湯可已是夜貓誤觸鼎鼎翻建曰憶延讓詩有一聯云云先輩裁詩信無虛境遂有六行之拜工詣謚醉餅〔北夢瑣言〕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得一第其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租庸張濬親見其事每稱賞之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爲王先主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聞者笑之〔按〕唐詩紀事盧延讓作盧延遜宋避唐諱改

月篩竹影寫窗間御水春溝盡日閑易姓元妃

殊色進何人更炫綠雲鬟

〔圖繪寶鑑〕西蜀李夫人月夕獨至南軒竹影婆娑可愛即起揮毫濡墨摸寫紙窗明日視之生意自足〔通鑑〕韋妃者徐耕之孫女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于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爲婕妤累加元妃〔五代史〕衍妾劉氏鬒髮如雲而有色秦川之變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國家喪亾義不受辱遂就死

甘州辭調奈愁何糚鏡煙花豔韻多撰得月華如水曲樽前還付玉簫歌

〔五國故事〕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成都至青城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風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古今詞話〕王衍詞惟甘州曲有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三句爲最〔蜀檮杌〕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衣衍自製甘州辭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麗情集〕蜀後主王衍幸鳳州天雄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衍愛幸之賜糚鏡銘云鍊形神冶瑩玉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凡三十二字鵝月徑枚

拒抃紛重酬作背作贊柱花六歲雙斛螺之劚〔書錄解題〕王衍頗知學問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之辭常集艷體詩二百篇號曰煙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幸蜀記〕帝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烈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所撰宮詞侑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王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五代軼事〕蜀宮人李玉簫者愛唱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後有以詩紀之者雲散江城玉漏遙月華浮動可憐宵停歌不飲將何待試問當年李玉簫〔碧雞漫志〕李唐伶奴取當時

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

鴛鴦枕句寄思新丹景山辭勒石頻三十六宮嫺麗藻娉婷玉女半才人

〔詞品〕李珣蜀梓州人事王衍詞名瓊瑤集其妹事衍為昭儀亦能詞藻有鴛鴦枕上忽然聲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蜀檮杌〕衍至青城山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元都觀丹景山金華宮至德寺各有倡和詩列於石〔全蜀藝文志〕前蜀太后題丹景山金華宮云碧烟紅霧撲人衣露宿蒼苔石逕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採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太妃徐氏題丹景山云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輪金輅駐遙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傳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花蕊宮詞〕三十六宮連內苑

後蜀國宮詞十二首

星漢迢迢壺箭催丹霞樓會玳筵開尚方食典臚珍品七夕宮人乞巧來

〔蜀檮杌〕以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清異錄〕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賜緋羊其法以紅麴煑肉緊卷石鎮入酒骨淹透切如紙薄乃進注酒骨糟也

淺紅寶帳儷鮫綃燕寢幈宮玉漏遙漠漠春陰當晝午桃笙憐臥御花貓

〔清異錄〕自孟知祥傳至昶但稱皇明帳不知所自色淺紅恐是鮫綃之類於皺紋中有十洲三島象施之大小牀皆稱可此為怪耳夜則燦錯如金箔狀昶敗失所在〔又〕幈宮孟蜀高祖晚年作以晝屏十張闔百紐而鬬之用為寢所〔又〕後唐瓊花宮主自丱角養二貓雌雄各一有雪白者曰御花朵而烏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為麝香騟妲巳〔[illegible]〕〔廣輿記〕蜀巴州土產桃笙方言謂簟為笙桃笙乃桃竹作簟也

步輦香囊四角垂鴛衾蓉帳艷交輝殿廊畫倩黃筌筆六鶴如生態欲飛

〔五國故事〕昶每出則乘步輦垂以重簾環結珠香囊至于四角香聞數里人亦不能見其面（昶出外則其輦輿崇飾奢麗居常在內惟鋼裝朱漆小輦而已）〔輟耕錄〕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扣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見時聞尊人樞密公常於宋官庫見之〔成都記〕孟後主成都城上徧種芙蓉以花染繒為帳名曰芙蓉帳〔益州名畫錄〕黃筌者

成都人也幼有畫性長負奇能刁處士入蜀授而教之竹石花雀又學孫位畫龍水松石墨竹歎李昇畫山水竹樹皆曲盡其妙筌早與孔嵩同師嵩但守師法別無新意筌既兼宗孫李學力因是博賸損益刁格遂超師之藪後唐莊宗同光年孟令公知祥到府厚禮見重建元之後授翰林待詔權院事賜紫金魚袋至少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通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鶴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翹足者精彩體態更愈於生往往生鶴立於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爲六鶴殿焉　宣和畫譜黃筌字要叔成都人以畫得名十七歲事蜀後主王衍爲待詔至孟昶加檢校少府監累遷如京副使

畫兎生辰香剎駐放燈元日露臺停金錢十萬
宣恩賜舞召名倡進內庭

東原錄館中有蜀人黃筌畫白兎甚佳蓋孟昶卯生每誕辰則獻畫也　五國故事昶性畏懦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及十一月誕日齋醮明燒香而已他無所適以　舊五代史孟昶母李氏本莊宗之嬪御以賜知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已卯十一月十四日生昶於太原肿抗礦耿騃蛤豚蠏鱗鱝蜓詞默云花七法蓋雲鈇扒鷲　幸蜀記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帝觀燈于露臺　歲華紀麗譜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於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闐蓋大中承平之餘風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也蜀王孟昶時間亦放燈率無定日　蜀檮杌舞倡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如梅梔子翻紅雪似墨檀心護寶欄獨立傴來
金縷就百房花向畫圖看

錦繡萬花谷蜀主孟昶十月宴芳林園賞紅梔子花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　野人閒話蜀主昇平嘗理園苑異花草畢集其間一日有青城山申天師入內進花子兩粒曰紅梔子種賤臣知聖上理苑囿輒取名花兩樹以助佳趣賜與束帛至朝市

皆散於貧人遂不知去處宣令內苑子種之不覺成樹兩載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矣其花斑紅六出清香襲人蜀主甚愛重之或令圖寫于團扇或綉入于衣服或以重絹索鵝毛做作首飾謂之紅梔子花及結實成梔子則異諸常者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其時大爲貴重　牡丹譜孟氏於宣華苑廣植牡丹名之曰牡丹苑廣政五年牡丹雙開者十黃者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後主宴苑中賞之而花盛矣又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淡黃鉅黃潔白正暈倒暈金含稜銀含稜旁枝副搏合歡重臺每朵至五十葉面徑七八寸復有檀心如墨者香聞至五十步　蜀檮杌廣政五年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從官皆賦詩　清異錄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

樹子梁守珍獻忩憂花縷金於花上曰獨立仙（老學庵筆記）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蒂圖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瑞百合圖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

龍神曲奏送乘迎花外樓臺珠翠盈游到內家行樂地當筵康老聽新聲

（野人閒話）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衛聖龍神堂亦嘗修飾嚴潔蓋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別欲廣其殿宇因晝寢夢一青衣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宮外居止宜於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子未許后又夢見青衣重請因選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

土木既就繪事云畢遂宣敎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歸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元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即滂沱或曰衛聖神出離宮殿是不祥也逾年國亡滅而去土地歸廟中矣（蜀檮杌）廣政十二年八月祀游浣花谿是時蜀中富庶夾江皆擁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翫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祀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祀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帝稱善久之（野人閒話）蜀後主承高祖基業性多明敏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以來尊儒尚道貴農賤商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游花院者游錦浦者歌樂喧天珠翠塡咽貴門公子華軒彩舫遊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以下皆置林亭異果名花其樓臺皆此類也（幸蜀記）三月宴後苑放士女入觀詩供優伶唱康老子者祀問李昊等其曲所出皆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製此曲（按）宋張唐英云康老子即長安富家子一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遊一旦窮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名得至寶光溥蓋不知而妄對也（又）（案）樂府雜錄康老子與國樂工狎蕩偶有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之驚曰何處得此至寶是冰蠶絲所織夏月置座間一室倩涼即以千金酬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蕩盡康卒樂工製此亦曰得寶子張氏亦未詳

朝天高髻碧螺鬆安蹕修娟盡玉容選進新宮承寵日紅粧蘸水畫眉慵

（妝臺記）孟蜀祀時婦女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五國故事）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女爭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巳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幸蜀記）廣政六年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祀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卒不止於是後宮位號列十四品有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五國故事）祀嗣僞位尚年

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親選擇其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懼其揀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焉〔花蕊夫人宮詞〕滿池春水蘸紅粧

日影軒窗紅錦泥畫樓雲閣望中迷宴當守歲盃雙核門燦桃符各給題

〔老學庵筆記〕蜀人謂糊窗爲泥窗花蕊宮詞云紅錦泥窗遶四廊非會遊蜀者不解一〔花蕊夫人宮詞〕殿罷霓裳歸院裏畫樓雲閣總新修〔後蜀紀事〕孟昶時中書舍人劉光祚獻蝽桃核酒杯云得於華山陳摶〔四川通志〕蜀後主有桃核二扇每扇

盛水五升良久成酒能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燕〔東坡詩集〕歲晚相與饋問爲饋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寐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蜀中紀異錄〕孟蜀於宮城府近側置一策勳府時昶之子喆常居之昶以歲末自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聖祚長春喆拜受致於寢門之左右及蜀平詔參政呂餘慶權知府事以內外曹署俱不便於公私至慶策勳府公日此處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或覩桃符字乃曰吾不得不至於此遂遷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國家之命呂公之蜀也聖祚長春又是主上聖節之號則皇運未可測也〔茅亭客話〕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午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政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埀地接先兆皎然則國之替興固前定矣〔設苑〕題桃符詩僞蜀孟昶學士幸寅遜所作詩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成都古今記〕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道號新尊升上階素飧薯藥每清齋一人白玉簪烏鬢諸院皮冠卸燕釵

〔野人閒話〕孟蜀主昶字保元加尊號曰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清異錄〕蜀主孟昶月旦必素飧性喜薯藥左右因呼薯藥爲月一盤〔花蕊夫人宮詞〕焚修每遇三元節天子親簪白玉冠〔又〕安排諸院接行廊〔又〕老大初教學道人鹿皮冠子淡黃裙

芙蓉帷幔錦城頭曲沼淩波水面浮紅杏綠陰相間出苑中花榭引迴眸

〔茅山堂外紀〕蜀主昶令城上以幄幔遮護盡種芙蓉每至秋九月盛開時四十里皆鋪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錦里新聞〕錦城因錦

江之水濯錦而名人又謂蜀王昶命蜀城遍栽芙蓉花得名亦新〔苕溪漁隱叢話〕張立雅善吟咏後主於蜀城上徧植芙蓉每至秋開四十里盡鋪錦繡高下相照立作詩刺之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哀蜀國三春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已亂立又作詩規諷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國人稱爲詩諫〔花蕊夫人宮詞〕曲沼門含殿腳清〔又〕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枕池〔又〕廻望苑中花柳色綠陰紅艷滿池頭

已傷龍褥瘞青岑紈扇專恩深復深玉骨冰肌香暗滿摩訶池上夜微唫

全蜀藝文志廣政初蜀後主與妃張太華同輦游青城山九天丈人觀月餘不返李廷珪諫不聽又數日雷雨大作太華震殞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冀日趣廻鑾悲痛無已旣數年鍊師李若沖晚一寐閒步見樹下一美人翠眉雪肌唫詩曰一別鑾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淚滴衣襟損粉鈿若沖前問之斂衽答曰我蜀王妃張太華也幽魂尙滯乞賜超拔若沖爲奠長生金簡生辰玉章度生人世夢太華來謝壁間至書一絕云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辰九卷經蜀主聞之厚賜若沖是後惟花蕊夫人寵冠後宮矣

〔能改齋漫錄〕僞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於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翾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淸異錄〕昶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一夜與花蕊夫人登樓望月誤墜其扇爲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花蕊宮詞〕殿頭日午搖紈扇宮女爭來玉座前〔洞仙歌序〕僕七歲時見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淸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苕溪漁隱叢話〕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唐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與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漫叟詩話〕楊元素作本

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淸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雲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唐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詞以塡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淸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鬢雲亂起來瓊戶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墨莊漫錄〕東坡作長短句洞仙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淸涼無汗者公自敘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蕊夫人夜起摩訶池上作洞仙歌今老人能歌之予今

但記其首兩句迺爲兄之近見李公彥季成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云然其說亦不同余友陳輿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主一首詩云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檃括稍協律以贈之也子以爲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敘乃云是洞仙歌令蓋公以此序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

花蕊多才樂府語詩篇手寫篋中函吾王著述徽輕豔爲賦宮詞溯雅南

〔丹鉛錄〕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亾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將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按花蕊見宋祖時使陳所作因誦其亾國詩云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據此詩則途中必不作敗節語續者眞可謂狗尾矣　〔七修類藁〕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蕊夫人蜀亾華入後宮宋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爲前蜀王衍降唐時與聖太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繫鼓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蜀亾之作其詩又類正史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　〔後山居士詩話〕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辭百首國亾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亾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　〔輿地碑目〕涪州碑記花蕊夫人詩序熙寧五年臣安國奉詔定蜀民所獻書可入三館者得花蕊夫人詩乃出于花蕊手書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辭無異建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甚爲惜也臣謹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於丞相安石明日與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時花蕊者爲蜀孟昶侍人事在國史臣安國謹題　〔續湘山野錄〕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氏秦氏楚氏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命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剝脫得一敝紙所書花蕊夫人詩乃花蕊手寫而其詞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之詞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爲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篇於荆公荆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玉相公當時參政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　〔江行雜錄〕資退錄首卷書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攻王恭簡續成初集記纔二十八首書筆於此庶眞贋了然　〔鐵圍山叢談〕宮詞百首別本有全載者貢父詩話〕孟蜀時花蕊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甫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　〔苕溪漁隱叢話〕花

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篇近有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眞矣〔野人閑話〕蜀主能文章嘗作箴誡諸子各令刊刻於座隅謂之班令〔幸蜀記〕昶好學凡爲文皆本於理常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辭朕不爲也〔鐵圍山叢談〕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汚亂亾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西蜀而花蕊夫人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遂亦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

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囘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殆所傳多譌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亾其國且殺其身〔聞見雜錄〕金城夫人鄴花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七修類藁〕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爲翊聖賢妃次爲順聖淑妃後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二妃游燕汚亂亾國後乃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亾隨昶入宋後爲太宗射死亦姓徐皷曰菽園雜記又云墓在閩之崇安者乃

南唐宮人選入宋宮太祖號爲花蕊予考二人最明若是則有三矣但就便入宋死亦未必發葬閩地恐崇安之墓爲訛不知陸公何據也閩地彼時雖屬南唐亦遥受降唐自多事閩復奪於吳越獻表世宗未必王氏宮人民間女子曾爲李煜選也

十國宮詞卷二

嘉定　沈甫

南漢國宮詞十二首

白虹化作白龍飛謾道南宮瑞靄霏善頌詞臣爭獻賦小朝名號表鴻徽

〔冊府元龜〕貞明三年劉陟僭號於廣州國號大漢改元乾亨九年白龍見於南海改元白龍〔舊五代史〕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于南海改僞乾亨元年爲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龑以符龍之瑞也〔五代史〕龑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

改元白龍又更名龑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龑也龑乃采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以名焉〔東粵備攷〕趙佗宮在粵秀山下即楚庭舊址宮之東爲僞漢劉龑南宮〔五代史〕乾亨八年作南宮王定保作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五國故事〕僞漢先主名巖後名龑[illegible]龑之字音儼本無此字[illegible]以龍天語依其字[illegible]〔又〕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僞三清殿中頹憂畏中外震懼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龑又改爲龑

南薰珠殿對昭陽珍異分排日月光另創風流天子例尚衣人羨狀元郎

〔清異錄〕廣府劉龑僭大號晚年亦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故有氣無形上謂左右曰隋帝輪車燒沉水卻成麄疎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五國故事〕巖暴政之外惟以治宮室爲務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榱桷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眞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上巖親書其榜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舊五代史〕陟厚自奉養廣務華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國皆召示之〔合璧事類〕南漢劉龑聚南海珍寶以爲珠殿〔通鑑〕高祖爲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陽刺史嶺南

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歷代詩話〕劉龑定例作狀元者必先受宮刑羅履先南漢宮詞云莫怪宮人夸對食尚衣多半狀元郎

璺縷挾妓夜偕游酣飲狂歌興未休不是宅家耽角觝長春怎許厠陳劉

〔通鑑〕南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宏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室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宏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漢主好手搏宏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林少良何

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開而悅之天福八年三月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宏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五代史〕玢立不能任事專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倮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伎誘玢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少良何昌延等習爲角抵以獻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五國故事〕嚴既卒子玢嗣位是爲殤帝昏暴益甚爲長夜之飲二年春三月其弟晟因人之情乃使壯士夜以角抵進因而弑之于長春宮玢卒晟乃襲僞位〔按〕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宋宣祖諱去之通鑑五代史作洪熙

掠貲南海葺諸宮聽政無勞達帝聰此日盧黃女學士也應頂帽戴安豐

〔五代史〕遣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劉氏興亡錄〕盧瓊仙者故中宗宮人也乾和中與黃瓊芝並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後主嗣位進瓊仙秩爲才人復以朝政決於瓊仙〔清異錄〕南漢僭劍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爲尙

宮監分司記候窗綠亭獸檻醽春缸削瓜戲置伶人頭試劍雄心酒未降

〔九國志〕南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窗以候曉宮人謂之候窗監〔五國故事〕晟每燕會則獨處殿庭之間侍讌臣僚皆綠亭侍坐于殿之兩閣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兩傍翼以戈戟晟親持弓矢下殿有司引檻獸而前逡巡獸出移庭而上晟引弓射之兩傍競進獸乃斃其爲樂皆此類耳〔通鑑〕南漢主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頭試劍遂斬其頭〔五代史〕晟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尙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幷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

麗妃侍監政同參茉莉文將誇嶺南底事縱開長夜飲因占星象數先語

〔五代史〕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事〔清異錄〕南漢地狹民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朝鋹主面縛爲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大駭嘆有搢紳謂曰此名大北勝〔五代史〕晟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嘆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舊五代史〕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是歲以六月望夜宴於甘泉宮是夕月有蝕之測在牛女之度晟自覽占書既而投之于地

曰自古誰能不死乎縱長夜之飲至是而卒

銀衣雲母侈財殫玉液甘泉驕覽觀夢到羅浮
僊境界天華卜築指重巒

〔五國故事〕張踵父之奢著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廣東通志〕石屏堂在郡城西宋知廣州蔣之奇建其下有池百餘步列石甚富即南漢所爲明月峽玉液池南北舊有含珠亭紫雲閣每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東粵備考〕沿蒲澗而南爲文溪爲上下二塘至粵秀山麓則分流爲二左曰菊湖右曰越溪又會東溪之水至此山下爲甘溪水馳雪驟喧豗震山是

曰辟辟水吳刺史陸允唐節度使盧均常疏濬以通舟允傳云州治臨海海流秋鹹允蓄水民得甘食是也均又築堤百餘丈豬水給田建亭樹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諸木花敷殷艷十里相望如火僞南漢引以流觴與宮人荒宴稱甘泉苑〔南海古蹟記〕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豬水給城民南漢劉氏闢甘泉苑汎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又〕羅浮之洞凡十餘最勝曰黃龍葛洪西庵之故基也南漢主劉鋹嘗夢神人指羅浮之西有兩峰相疊一水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斯洞又夢黃龍起宮所因名洞曰黃龍兩峯相疊者大小行樓也一水對流者洞左右交飛瀑也〔名勝志〕南漢僞主劉鋹即葛仙西庵舊址建天華宮有甘露羽蓋等

亭雲華閣左爲含陽門右爲起雲門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兎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繫濠通山往來山洞倉猝爲航海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宮室于山間無事則爲臨貴之樂有事則爲逋逃之所其計窘矣〔增城志〕天華宮周世宗顯德六年南漢主劉鋹建

璚僊才與大家倫寶帳高居胡子身臺省官司
空置秩瑤階叩請玉霄神

〔東粵備考〕盧瓊仙者劉鋹之才人也崇禎間有請乩仙者瓊仙至題云身輕不許風

巾立腕白愁教月下看瓊仙故能詩同時有蘇才人者亦能詩南漢宮中稱大家劉龑寵之至鋹時有女學士十餘人瓊仙其一也與蘇皆南海人云〔賓退錄〕南漢劉龑才人蘇氏通經史宮中呼爲蘇大家〔五國故事〕鋹晟之長子也僞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遠游冠妖言以陳禍福出是內外淫亂〔五代史〕陳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鋹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按〕陳延壽宋史作內官陳延受　〔通鑑〕顯德五年八

月辛巳南漢中宗弒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頭銜新署字蕭閒政畀龔陳任我頑大體雙形何太嫖媚猪肩凭玩開顏

〔清異錄〕劉鋹僭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稱蕭閒大夫〔五代史〕鋹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林延遇盧瓊仙等至鋹尤愚以為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羣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鋹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清

異錄〕劉鋹昏縱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艷善淫曲盡其妙鋹嬖之賜號媚猪延方士求健陽法久乃得多多益辦好觀人交選惡少年配以雛宮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後園褫衣使露而偶鋹扶媚猪延行覽翫號曰大體雙又擇新采異與媚猪對鳥獸見之熟亦作合

菌生珠吐祥符集椰子魚英寶器多常趁荔枝香熟候紅雲開宴玉顏酡

〔五代史〕大寶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清異錄〕劉鋹僞宮中有魚英托鏤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斗嶺海亦以為罕有魚英蓋魚腦骨脊治之可以成器〔又〕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劉鋹每年設紅雲宴正紅荔枝子熟時〔東粵備考〕廣州城北有芳林園桃花夾水二三里東接譯譯之水可以通舟一名甘泉苑其橋曰流花鋹與女侍中盧瓊仙黃瓊芝蟾姬李妃女巫樊胡子及波斯女為紅雲宴於此雨後往往拾得遺釵珠貝知為亡國之遺物也

花禁宮門法凜森鬭花歲歲迨春深團香鋪錦知多少若箇揩前輸耍金

〔清異錄〕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鬭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勑還宮鎖苑門膳

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宦者抱關宮人出入者皆搜懷袖置樓羅歷以驗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蟾妃攜手涉園邊蕉葉欣書扇子仙誰媚風鬟簪玉鷂素馨名播在花田

〔清異錄〕南海城中蘇氏園幽勝第一廣主嘗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此憩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草宴之所起扇子亭〔東粵備考〕素馨斜在廣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漢葬美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花後遂多種素馨于塚上故曰素馨斜至今素馨酷烈勝於他處以彌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方

信孺詩千年豔骨掩塵沙尚有餘香入野
花何似原頭美人草風前猶作舞腰斜又
有詠者云花田近在城西社素馨花滿蕪
遊冶美人墓上多午羊當日人前面空赭
〔廣羣芳譜〕素馨彙考龜山志昔劉王有
侍女名素馨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　粤
瓻珠江南岸行六七里爲莊頭村家以栽
素馨爲業多至一二百畝昔南漢劉鋹有
美人小字素馨者居此故其植獨繁而芬
芳酷烈亦勝他所花時珠懸玉照數里一
白是曰花田南海布衣岑霍山詩珠江南
岸晚雲晴處處桑麻間素馨澄事尚傳游
子艇墓田曾誌美人銘迎風暗入秋衫膩
籠月微聞夜夢醒腸斷賣花聲去後當年
朱戶巳長扃

楚國宮詞十二首

無復喪居動慘悽放懷要與步兵齊王宮進膳
盤匜列日宰庖人五十雞
〔通鑑〕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
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宰五十雞爲膳居
喪無戚容葬武安王於衡陽將發引頓食
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
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釋氏禪機鋒鬬來夫人北寺進香回馬家子婦
彭家女見性靈光舌底開
〔五代史補〕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
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謂之長老
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擔子疾
趨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
日好沒興被老禿兵問妾是誰家婦女且
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而發文
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宜荅弟子是
彭家女馬家子婦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
夫人素負才智恥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
所謂無見性也于是慙赧數日

入宮不見順賢妃行樂從茲莫我違內府謹呼
羣飲博薄徒轉嫉諫書非
〔通鑑〕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
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

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　〔五代史補〕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
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
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
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䟦恒都統掌
書記李皐鎮南節度使判官李莊昭順軍
節度判官徐收灃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
南觀察判官廖光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
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安軍節度
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𤫊
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
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
度巡官孟元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
十八人並爲學士　〔九國志〕希範開天策
府以拓䟦恒李宏皐廖匡圖徐仲雅李鐸
潘起曹梲李莊徐收彭繼英裴頗何仲舉

孟元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宏節蕭洙彭繼勳等十八人爲學士（五代史）天福四年加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跋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讙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按）十八學士九國志中有裴頍衞曬作曹梲李松年作李宏節蕭銖作蕭洙五代史五代史補廖匡圖作光圖李宏皐作李皐歐史拓跋恒作拓跋常俱避宋廟諱改減

月沉花謝起悲思歎息儒林有妙詞何日長春堂上醼玉蟾滴賫勝瓊卮

（廣東通志）石文德連州人少志學一覽輒不忘弱冠讀范蔚宗後漢書摘其瑕瑩數百條爲之辨駁先達見之曰公羊墨守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得晉帖數紙於破箱中及閱殷璠詩選模放久之遂出儕輩上遨遊湘漢間無所知名僦屋長沙遇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禹與語大見稱許會端午共飲文德賦艾虎長句演迤奇拔昭禹驚曰子文苑之雄也言諸楚王馬希範得隸詞學秦國夫人卒王命中外有文學者爲挽歌文德詩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大異之曰石文德乃有此作評以爲同列第一未幾授水部員外郎改其鄉爲儒林鄉甚親重之會宴長春堂希範出玉杯爲賦詩者賞李宏皐詩先成得此文德繼進乃更盡美王復賫以玉蟾滴

詩（五代史補）石文德形質矬陋好學尤工詩霸國時屢獻詩不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文學者各撰輓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沈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貌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知賢耶于是始召文德而媿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逸士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聞許之

賦詩明月繼前蹤樽俎長宣學士同留得徐卿佳句在草梢春憂麝香風

（西清詩話）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命幕客賦詩徐仲雅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荆湘近事）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醼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却損花山色曉堆螺黛雨草梢春憂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旁搜水脉湘心滿偏謌泉根楚底通探浦送迴芳草日急灘牽斷綠楊風藕梢逆入銀塘裏蘋跡潛來玉井中敗菊籬疎臨野渡落梅村冷對江楓剪開靜澗分苗稼劃破漣漪下釣筒（玉壺清話）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皐爾遂得東野詩浮脆

輕艷皆鉛華歌舞媚一時樽俎爾其句不
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剪紅鋪
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
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園不大碁妙
子無多薄霧籠寒遲殘風戀綠蘿金烏兼
王兔年幾紀作奈君何〔按〕徐仲雅字東
野〔雅言雜載〕湖南徐仲雅與李宏皐劉
昭禹齊名所業百餘卷並行於世

疊興土木備繇華七寶鐘鳴響應遐風度芬氳
何處起四圍塗壁盡丹砂

〔五代史補〕希範大興土木其最爲壯麗者
有九龍金華等殿〔通鑑〕楚王希範作天
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
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簟

秋冬用木棉與子弟僚屬游宴其間〔天
中記〕七寶鐘七寶所鑄高六尺廣二尺孟
昶以之爲馬希範壽後希範以賜君山寺
〔五代史補〕諸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壁
凡用數十萬斤石每僚吏謁見將升殿但
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
初敎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猝至之物相
顧色憂居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
如邱陵於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
以爲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爲尚父

碧湘曉旭曜曈曨大槊長槍氣槩雄抱柱八龍
香暗吐一龍端坐恰當中

〔湖南通志〕長沙城南門之側有碧湘宮五
代時馬氏置〔通鑑〕楚王希範奢欲無厭
喜自夸大爲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
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
槍都宮室苑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
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
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幞頭
脚長丈餘以像龍角〔三楚新錄〕希範性
剛愎好以夸大爲事雖去半伏而軍國制
度皆僭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
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八尺抱柱相
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淩
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煙氣鬱然
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僭未
有如此之盛也

西堂位媲四儀尊豔色紛搜入院門空牓蛾眉

遙涕淚泿期龍脚上騰鶱

〔十國紀年〕馬希範少愛倡伎徐降眞及嗣
位號曰西堂夫人〔湖湘馬氏故事〕徐雅
休長沙人因馬希範夜宴迎四儀夫人賦
云雲路半開千里月洞門斜掩一天春
〔三楚新錄〕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
烝〔通鑑〕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强
娶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
轅御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
識者笑之〔補侍兒小名錄〕小京長沙之
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爲郡翁
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
則必南望涕泣而後言〔天中記〕馬希範
二脚左右長尺餘謂之龍脚人或誤觸則
終日頭痛

楚宮兒女恣歡娛漁父詩人擯遠湖纒齒羊偏堪嗜慕知王病酒厭膏腴

〔五代史〕契丹滅晉本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眞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按〕丁思覲通鑑作思瑾五代史補作思僅〔五代史補〕戴偃金陵人能爲詩尤好規諷唐末羅亂游湘中値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

十國宮詞卷三　十五

侈起天策府搆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元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纔把咽喉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抛卻便抛卻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爲文昭所重或對曰詩人章句深爲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前獻吾詩想其爲人大抵務以漁釣自娛爾宜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卽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一日至無以爲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於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逝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於是擧骰子與妻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旣擲偃彩少乃攜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清異錄〕袁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閉延入府希範病酒厭膏膩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貧家纒齒羊詢其故則疏茹也

柳種長街遶郭生槐花蕭散碧潭清王宮膜拜披緇日寶勝如來不住聲

〔五代史補〕馬希範卒判官李皐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爲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較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帥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爲必不爲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爲亂幸

十國宮詞卷三　十六

爲思之李皐忽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爲都尉俱爲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兒可乎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以拘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畧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皐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可奈何遂辭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洞谿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李皐自是湖南未逾年而國滅一如少敵之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使遂擊之可瓊覩希萼衆盛恐懼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於是兼可瓊之衆長驅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披緇衣引羣僧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頃之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

其讖如此先是城中街道尚種槐其柳無十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間好織草鞋似槌芯之聲聞於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槌芯織草鞋人無少長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于溝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藎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皆言懷也不栽槐藎兄弟不睦以至國亾失孔懷之義也草鞋者藎遠行所用百姓奔竄之象也 通鑑楚王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

謝郎絕似鄭櫻桃面首承恩壓衆曹小使宮嫱

休遠別緣他襪坐儘喧嘈

通鑑楚小門使謝彥口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口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耻之 五代史補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爲樂有小使謝廷擇者本帳下厮養有容貌希萼素寵嬖之每筵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於是衆怒往往偶語曰此輩舊制有讌會惟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與我等齊列何辱甚耶 三楚新錄希萼淫於酒色多爲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按疑卽延擇有美貌希萼幸之引入內閨與妻妾閒坐而歡 通鑑考異楚小門使謝彥口湖湘故事作謝彥欽周羽沖三楚新錄作謝延澤今從十國紀年

生長驕奢歲月過會春嘉宴擁笙歌酒囊飯袋來諸院癡絕湖南公子多

五代史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 三楚新錄馬氏之强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使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者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湖湘近事馬氏奢僭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文公大全集不自棄文云又見湖南馬氏倚其富貴驕奢淫佚子孫爲之燕樂而入間事業百不識一當時號爲酒囊飯袋及時變運衰餓死溝壑者不可計數此又其大戒也

十國宮詞卷三

嘉定　吳闓　沈甫

吳越國宮詞十二首

倣帳安眠雜布衾殿顏握髮古人心平居夙凜荒淫戒除夜停彈忘味琴

〔吳越備史〕王自奉節儉衣服衾被皆用細布非公宴惟甃樽漆器而已恭穆夫人嘗以王寢帳墮裂乃上青絹帳請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于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此帳雖故猶可蔽風覓不易〔順存錄〕武肅王於宮中建握髮殿取周公吐哺握髮之意訛作惡發殿〔老學庵筆記〕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唐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雞肋編〕車馬駐蹕臨安以府廨爲行宮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爲享所其基即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即乘此座也〔九國志〕吳越王錢鏐嘗歲除夜宴命諸子及諸孫鼓琴一再行遽止之曰人將以我爲長夜之飲也〔西谿叢語〕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一

性兼孝友是難能貴盛高樓負母登雛姪收偕宮內養可團圓錫美名稱

〔吳越備史〕王純孝之道稟於天性每春秋薦享必嗚咽流涕嘗曰今日貴盛皆由積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見耳嘗遊後庭層樓皇妣春秋高不能上王親負而登焉〔吳越世家疑辨〕王弟鏢殺人奔於仇國其子長方五歲次者數月武肅憐之養於宮令與諸子同研席名其長曰可團次曰可圓冀其父歸敘云

警枕眠來春復冬銀釭熖熖寤初慵背人老姹深宵睹始識宮中不睡龍

〔吳越備史〕王始在軍中未嘗自安每欲憩必先整衣甲備盥漱而後寢焉又以圓木小枕綴鈴睡熟則欹由是而寤名曰警枕及鎮撫二國至於末年每夕列侍女戒之曰外有報事當振鈴聲以爲警凡有閒報即時而遣〔傳載略〕武肅王創業艱難人所知矣恒以圓木爲枕而寢甫睡濃枕偏則寤嘗時詰諸院孫敏利者老姹監直聽更一宵銀枝鐙有大蜥蜴沿油釭而吸覘之將竭倏然不見亦不爲意明日王曰昨夜夢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王亦微哂而已〔九國志〕吳越錢鏐少在軍中未嘗寢末年少倦乃刻木爲枕以自驚或命諸孫諷詩以達旦晉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爲監伴使契丹有判官幽薊人謂泳曰吳越王常不睡乎詰其故對曰臣聞五臺王子大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所聞乃長與王辰之後也

正德崴音溢禁闈常於遊賞軫民依春來士女
見儂喜唱徧花開緩緩歸

〔吳越備史〕莊穆夫人吳氏臨安縣人也父仲忻浙西觀察判官累贈吏部尚書初武肅王議婚吳氏咸以王豁達大度不事產業將不許而夫人世父負知人之鑒固趣成焉及歸室閨門整肅孝敬盡禮武肅王性嚴急常怡顏以諫之撫愛諸子有如一體歷封燕晉二國至吳越國正德夫人夫人常游奉國寺王命載帛百縑以備散施夫人曰妾備嘗機杼之勞遂以遊賞靡費非恤民之道遂不受而罷〔楓窗小牘〕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都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

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問荅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西湖志餘〕吳越王妃每歲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詩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蘇子瞻爲之易其詞葢淸平調也辭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游女還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敎緩緩迴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到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歸家〔香祖筆記〕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制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爲陌上花三絕句云云五代列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足以解嘲

開元宮建憶先王榻首陳盤效法良一夜白衣
人感寤便營經院拱奇香

〔吳越備史〕淸泰二年秋七月重建開元宮追福于先王也〔又〕文穆王志量恢廓識度宏遠雖少攖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王孝敬小心未嘗有懈武肅王性嚴急每召輒須時至乃製潤袴大襪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簿書塡積皆躬親批署手爲胼胝復效武肅王故事置粉盤於臥榻之首夜有所憶卽書其上以備顧問〔通鑑紀事〕鏐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至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

振紙卽寤〔咸淳臨安志〕後晉天福四年巳亥僧道翊結廬山中夜有光就地視之得奇香木命孔仁謙刻成觀世音菩薩像會僧勳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因納之頂問妙相具足冠頂晝夜放白光錢王常夢白衣人求葺其居王寤而有感乃卽其地創佛廬號天笠觀音經院

帳前銀鹿坐羣兒撫弄深宮喜可知想見夫人
樛木化只緣聰慧解風詩

〔通鑑紀事〕吳越恭穆夫人馬氏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伎文穆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

納妾鹿氏生宏傳宏倧許氏生宏佐吳氏生宏俶衆妾生宏偡宏億宏儀宏偓宏仰宏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吳越備史〕文穆王夫人馬氏臨安人父綽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夫人性聰慧勤於職初武肅王禁中外毋得畜聲伎夫人以王三十無子爲嗣未立乃請於武肅王王嘉之曰吾家宗祀幸汝得主之矣因許王納妾遂生忠懿王諸子既長夫人皆均養之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公子於上夫人閱其聚戲喜動顏色初封越國加封吳越國莊睦夫人

青史樓中擲采分功臣堂上育儲君仰尊新月懸明鑑蚤有司香女契雲

〔吳越備史〕初孝獻世子之居監撫也文穆王治其府於城北將俾居之一日孝獻會忠獻王以采戲於青史樓遽謂王曰君王方爲我營府署今與爾賭之比四擲而王遂得六赤孝獻失色王從容曰吾哥入府佐當將符印之命因再拜孝獻竟不擇投骰盆於樓下而去俄而孝獻薨又忠獻王名宏佐（按宋史及五代史皆作佐表越歐[illegible]作仁佐）字元祐文穆第六子母曰吳越國仁惠夫人許氏以天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巳生於功臣堂〔又〕武肅王建功臣堂於府門之西樹碑紀功列賓僚將校功臣名氏於碑陰凡五百人〔又〕許夫人諱新月丹邱人也善音律文穆王後庭樂部皆命掌之初鄜氏生孝獻世子後庭咸尊敬之尼契雲掌香火於麗春院之佛堂頗有知人之鑒視

夫人曰彼鄜氏者遠不能及至是果如其言王襲位勅封吳越國夫人

媚調綠綺拂纖塵道服長披布練親一片慈悲根觸處宮庭時見翠眉顰

〔吳越備史〕吳越國順德夫人吳氏錢唐人諱漢月中直指揮使珂女也幼而婉淑奉文穆王忠懿王蓋其所出恭穆夫人尤寵愛之夫人善鼓琴性慈惠而節儉頗尚黃老學居常被道士服餘皆布練而已每聞王決重刑必顰蹙以仁恕爲言封吳越國順德夫人廣順二年六月薨年四十謚曰恭懿

一編政本寓懷餘崇信旁通竺國書兩鑄銅容尼寺致孝情脉脉壓宸居

〔吳越備史補遺〕忠懿王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好吟咏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序後文僖公搜尋遺墜總集爲十卷恭懿後序行於世〔宋史〕俶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後又以愛子爲僧〔吳越備史〕廣順二年秋勑葬恭懿夫人於慈雲嶺之西原三年夏建報恩元教寺於城北薦王妣也顯德元年王命鑄王妣恭懿太夫人銅容二致於奉國金地二尼寺

功德賢妃脩廣覃嘗將布施事瞿曇塔中願奉佛螺髻寺內非徒龍蕊簪

杭州府志有黃妃者常於南屏山雷峯顯嚴建塔奉藏佛螺髻髮始以百尺十三層爲率尋以財力未充始建七級已又用形家言止存五級名黃妃塔郡誌詩作黃妃塔或作王妃塔誤〔武林舊事〕雷峯顯嚴院郡人雷氏所居故名雷峯錢王妃建寺築塔名王妃塔或云地產黃皮遂譌爲黃皮塔山亭有通元亭望湖樓〔黃妃塔碑誌略〕諸宮監尊禮佛螺髻髮猶佛生存不敢秘宮禁中恭率瑤具創窣堵波于西湖之滸以奉安之宮監私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爰以事力未充姑從七級梯旻初志未滿爲歉塔成之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眞成不思議劫數大精進幢於是合十指爪以贊歎之塔曰黃妃云吳越國王錢俶拜手謹書於經之尾〔清異錄〕吳越孫妃常以一

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筯僧不以爲珍偶出示海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蕤簪也增價至萬二千緡易去〔隨手雜錄〕錢王有外國所獻頗炫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於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祿而龍興不可近也

一曲琵琶荷渥恩北綾五十酒盈樽築宮稽嶺容閒適鼓奉褒金愛倍敦

〔吳越世家疑辨〕忠懿王弟宏儀善琵琶王嘗因兄弟燕集欲使儀彈而難於面命乃別設一榻置琵琶於其上用黃帕覆之酒酣儀果曰此必琵琶也願奏一曲以爲王壽忠懿大悅爲舉大爵而醻之賜北綾五十匹〔吳越備史〕廣順元年夏四月王奉

廢王居東府卽越州王築宮室園圃花木山石池塘亭苑奉廢王日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吳越備史補遺〕初廢王嘗於山亭擊鼓聲聞於外守衛者遽以聞王王曰吾王以閒適爲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褒金魚水鼓四面奉之國人聞之感王孝友有弟出者〔吳越備史〕論忠遜王云賴鴒原之至愛致稽嶺之安居養玉體以終天年掩泉扃而脩王禮

羣從當時富儁才丹青詞翰衆交推宮中長夏筵開日雅話爭傳瓜戰來

〔書畫譜〕錢仁熙忠獻王從子頗讀書善丹青尤工水牛多寫於紈扇上〔圖繪寶鑑〕

錢俊文穆王之養子官至秀州刺史精於畫萩〔宋史〕廢王倧之長子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錢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好學多聚書喜吟咏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善筆札工尺牘聰敏能覆棊工琴畫錢儼字誠允俶之異母弟嗜學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爲文辭頗敏達富贍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清異錄〕吳越稱雪上瓜錢氏子弟逃暑者取一瓜各言其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䜩謂之瓜戰

閩國宮詞十二首

子城複道徑縈紆十里西湖結搆殊采擇民間

窈窕女水晶宮裏侍游娛

〔八閩通志〕福州府城閩越王故城在今布政司北二百五步晉太康三年始置郡郡守嚴高以舊城險隘乃圖山川形勢以咨郭璞璞指越王山南之小山阜曰是宜城五百年當大盛遂遷焉唐中和間觀察使鄭鎰始修拓其東南隅文德元年陳巖復修之北起小山阜南至虎節門門外環珠門東起康泰門西至宜興門又有定安門淸泰門豐樂門是曰子城及王氏據有此土益加修葺〔又〕水晶宮在府城西西湖上舊志云僞閩時湖周迴十數里築室其上號水晶宮〔陳金鳳外傳〕梁開平三年審知封閩王選良家女充後宮時金鳳年十八性度窈窕善歌舞通音律審知閩之

召爲才人時蒙寵幸宮室服御之奉與魯國夫人黃氏比嘗築水晶宮於西湖旁列臺榭周迴十餘里金鳳時扈駕從子城複道中出游然不及湯

涼院幽居衆玉肌纖腰束素待鞭笞染成紅練心維忍猶自宮中稱煉師

〔五代史〕延翰爲人長大美晳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其爲祟而卒〔五國故事〕延翰妻博陵崔氏之女性悍而殘忍嘗以練縛婢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擱人一旦盛暑大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髡于中庭〔五燈會元〕閩帥夫人崔氏遺使送衣物與慧稜禪師曰煉師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煉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卻來使前拜便回師明日入府煉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卻請昨日回信看煉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煉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

寶皇金碧峙瑤壇龍躍東華並麗觀受籙才過旋受冊大羅仙主坐朝端

〔通鑑紀事〕閩王延鈞好神僊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爲宮主〔金鳳外傳〕有言眞封宅龍見者延鈞就其地造龍

躍宮又爲春鸞造東華宮皆以珊瑚爲梲栭琉璃爲檽瓦檀楠爲梁棟眞珠爲簾幙範金爲柱礎窮工極麗宮中供匠作者萬人〔通鑑紀事〕延鈞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避位受籙道名元錫〔五代史〕延鈞立更名鏻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避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鏻乃卽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眞封宅改元爲龍啟〔閩海談〕閩王鏻曰祈太乙神冊逾年雙鶴徘徊而下遂謀僭位〔通鑑紀事〕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吾問寶皇六十年天子後何

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僊主徐彥林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常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

百枝龍燭熠層臺琥珀玻璃遞進來一座水精屏列處宮奴隔覷莫嫌猜

〔金鳳外傳〕延鈞每宴輒燃金龍燭數百枝環左右光明如晝勑宮女數十人各擎一杯皆金玉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次遞進不設几筵酒酣張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宮女裸卧隨意幸之又遣使于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延鈞與金鳳淫狎於內令宮女隔屏覘之嬉笑爲樂〔通鑑〕紀事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

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美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金鳳外傳〕陳后金鳳者閩主王延鈞之后福清萬安鄉人也父侯倫少年美丰姿唐景福初事觀察使陳巖以色見嬖居起輒與其因得出入卧內其妾陸氏與之私有娠未幾巖卒壻范暉自稱留後陸託于范生女其夕夢飛鳳入懷因名金鳳冒姓陳及王審知入閩攻殺范氏金鳳遂流落民間巖族人陳匡勝收養之審知封閩王選良家女召爲才人審知卒子延翰繼之延翰妻崔氏陋而淫性復妬時金鳳已乞身爲尼深自匿延翰爲周彥琛所殺而延鈞立延鈞審知次子初娶漢主女淸遠公主有美色奚世繼選金氏劉氏皆賢而無寵後宮數百無可意者

內侍李倣極譽金鳳姿色超絕延鈞御紫宸門宣見大悅封之爲淑妃長興三年延鈞稱帝進封爲皇后追封其假父陳巖爲威武軍節度使母陸氏爲長樂夫人

上巳流觴蘭氣饒端陽駕舫窄衣嬌溪灣湖曲歌音嫋幾隊宮娃波影搖

〔金鳳外傳〕三月上巳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沉麝之氣環珮之響燎燭之光達于遠近塗中絲竹管弦更番迭奏淸音入雲觀者塞道端陽日造彩舫數十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

波澹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鬬彩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遊人士女綺繡夾岸雜沓如市夜收宮女入宮多不知所之者延鈞亦不問

金盆虹飲殿芝芳夜宴長春樂未央誰似秦宮花裏活九龍帳貯一歸郎

〔五國故事〕鏻將亡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弒〔金鳳外傳〕進封金鳳爲皇后始築長春宮居之延鈞數於其中爲長夜之宴〔通鑑〕望氣者言宮中有災六月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八閩通志〕長春宮福州府城內

僞閩時建〔五代史〕初鏻有孌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幸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金鳳外傳〕有小吏歸守明弱冠美皙如玉延鈞嬖之嘗呼爲歸郎延鈞有風疾歸郎日侍禁中負緣與金鳳通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歸郎狎因歸郎以通于金鳳可殷聰敏有智巧歸郎令造縷金五綵九龍帳于長春宮織入龍帳外以延鈞爲一龍既成進之極其華靡延鈞歡甚益昵歸郎不出〔通鑑〕李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閩主聞變匿于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

晶彩熒熒映紫薇嬉遊春鷰日相依漫教一葉隨風落那念先皇舊聘妃

〔通鑑〕閩主作紫薇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寶皇宮〔又〕王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即皇帝位更名昶立李春鷰爲賢妃〔五代史〕鏻婢春鷰有色其子繼鵬烝焉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鷰鏻怏怏與之〔金鳳外傳〕初金鳳以李倣得進及爲后倣自矜其功且微聞九龍帳中事頗橫恣不爲忌金鳳不能堪令可殷譖之延鈞倣聞之怨金鳳負已謀所以奪之寵廼盛飾其妹春鷰以進春鷰婉媚絕代初入宮年方十五顧盼舉止動移上意遂大見幸〔五代史〕昶立父婢春鷰爲淑妃後立以爲

皇后〔金鳳外傳〕繼鵬弒延鈞即帝位立春鷰爲皇后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繼鵬嬖春鷰欲廢夫人內宣徽使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棄之繼鵬不聽翹復上書極爭繼鵬批其紙尾曰春色曾看陌上頭亂紅飛盡不禁秋人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落御溝放翹歸老永泰梁國竟廢春鷰好巫繼鵬惑之有妖人譚紫霄以左道見幸事無大小皆決焉紫霄言紫薇星臨後宮致繼鵬別造紫薇宮爲春鷰遊幸之所

金像三清禱祀煩君王唯信洞眞言天閑空閉諸名馬御仗何時出禁垣

〔通鑑紀事本末〕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五代史〕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乙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於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通鑑〕閩主昶賜洞眞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清異錄〕閩王昶傾金錢市名馬五匹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國公

清人雙樹鬱婆娑甘露傾筐聚綵娥戲摘椽芽
新瀹水兎毫琖注試如何
（清異錄）僞閩甘露堂前兩株椽鬱茂婆娑宮人呼爲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陶說）閩中造茶琖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多珍之按方輿勝覽云兎毫琖出甌寧下註云黃魯直詩建安瓮盌鷓鴣斑即兎毫琖試鬭之法以水痕先退者爲負耐久者爲勝故較勝負曰一水兩水茶色白入黑琖水痕易驗兎毫琖之所以貴也

三昧筵開召六宮雨天妙景印禪空月供山水
香焚候又合諸姬宿殿中
（清異錄）閩主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宴（又）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焚之香用精沈上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金鳳外傳）建三清殿紫霄導諸後宮齋宿其下晝夜聚禱謂爲繼嗣祈年永祚而媟褻無忌國人醜之

階際無忩定遠謨射堋命中控弧羅襦銀帶
分須厚獨有新軍宸衛都
（五國故事）昶性狂躁常欲練兵襲金陵乃於殿廷設大砂羅于射堋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堋去庭階纔五六十步砂羅復甚大果一發中之其下皆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遂發兵至於境上金陵聞之無所詬責但曰愍其有此大志耳昶立而忠懿王之勳舊悉屏去之商兵先號威武軍者亦棄不用因召市井屠沽輩別立宸衛軍名衣以羅襦銀帶飲食之器悉皆中金所給俸賜復數倍於威武威武頗怒（五代史）昶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激怒其軍

獻錢買宴兩番齋受寵新宮二李齊秪爲君王
愛牛飲市中眞看醉如泥
（通鑑紀事本末）曦以同平章事李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掠人子女詐稱受詔采擇事覺按之廷英自歸退獻買宴萬緡曦悅明日召見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復召爲相（通鑑）閩主作新宮徙居之（又）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曦天福七年十二月以李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五代史）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并殺其贊者一人（五國故事）延羲在位爲長夜之飲

鍛銀葉爲酒杯以賜群下飲銀葉既柔弱
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既
盈卮不許復置他所惟飲盡乃可侖自宗
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嘗一夕醉
甚命其僞宰相李準趯趲斬棄市而準方
大醉卧於市中唯呼其婢春鶯而已行刑
者不敢殺因致之非所明日延羲視朝使
召準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延羲都不能
知乃急召仍復其位

十國宮詞卷五

嘉定　吳　闓　沈甫

荊南國宮詞十二首

入覲歸來衣繡殊南平錫爵夢初符宮庭失箸
因何事悔過倉皇嘆老夫

〔五代史〕唐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
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
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
因命工繡其手迹于衣歸以爲榮耀〔通
鑑〕同光二年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中書
令進爵南平王〔五代史補〕初季興嘗從
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一
媼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媼
對曰妾適夢神人推門呼曰速起速起有
裂土王來及起盥漱畢開門而君子奄至
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
喜及來荊南竟至封王〔三楚新錄〕初高
李興入覲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
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
阻尤難江南纔隔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
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
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
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
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莊宗伐蜀
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紿之彼乃信而
用耳未幾遣使冊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
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

至季興方食落筯而嘆曰此吾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蜀雖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果再亂一如震言（通鑑）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七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爲吾福（按）高季興原名季昌後唐莊宗同光元年閏帝滅梁避唐廟諱改

城角高臨江漢樓殿前雅意接緇流韓娥錦段多風刺入耳能容一貫休

（湖廣總志）江漢樓高季興內城東門樓也元廉訪使益智禮普化重修禮部尚書趙孟頫題額（唐詩紀事）唐末寇亂貫休復避地渚宮荆帥高季興僾待之館於龍興

寺會有謁宿者話時政不治乃作酷吏辭以刺之云霰雨瀟瀟風吼如劚有吏有吏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閑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饑其族所以　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螽兮東西南北（五代史補）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於歌詩嘗游荆南時成汭爲荆南節度使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百餘人而貫休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吏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輒以貫休爲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能久乎遂入蜀及至値王建稱藩因獻之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遂加禮待之洎僭大號以爲國師賜號曰禪月（郡閣雅談）貫休鍾陵人精於筆札荆州成汭問其筆札法休曰此事須登壇可授安可草草而言成令啣之乃遞於黔中

瑞像香煙彌勒迎桃源洞勝擬蓬瀛生辰信使陶來聘樓外沙明耀甲兵

（江陵志餘）彌勒瑞像現於高氏淸泰間隨吳商葉旺船至荆登岸乃知爲像高氏迎之從香煙所指置城西北隅萬壽寺右手缺中指屢鑄不成後漁人得之高沙湖以補缺處如生成（禁扁）荆南望沙樓下有桃源洞（弘簡錄）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之望沙樓大陳戰艦語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

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東都事略）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也北齊尚書令唐邕之後唐內史侍郎唐儉是其遠祖因避晉高祖諱更姓爲陶遂不復舊（按）仲宣樓在城東南隅相傳卽高氏望沙樓也蘇軾詩云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卽此

義興石筍畫圖標池上淸風蓮蕊飄倣建渚宮新闢址迎春亭更矗岧嶤

（益州名畫錄）李文才華陽人工畫人物屋木山水善寫眞周昉之亞蜀廣政中荆南高大王令丁晏入蜀請文才圖寫義興門兩雙石筍將歸本道（野人閒話）李司議

文才繼閻立本寫眞妙絕當代（江陵志）
餘清風池在城東北隅方數百步深清鏡
潔潭而不流高氏之所鑿也（天中記）荆
文獻王未薨前數年凡溝港城隍悉開白
蓮花（湖廣總志）渚宮荆州府東南楚頃
襄王所建離宮梁元帝即位楚宮即此五
代時高從誨鑿城西南隅爲池起亭亦曰
渚宮其旁有迎春亭（天下大定錄）荆南
高季興建渚宮於府庭西北隅延袤十餘
里亭榭鱗次從誨紹立尤加完葺（楚小
志）渚宮即楚頃襄王之離宮而宋玉之故
宅也梁元帝即位楚宮即此相傳城西南
某衛尉別業尚是五代高從誨池亭故地
夏時藕花菱葉清漣碧漪髣髴南朝餘艷

木犀杞梓列修椽小國荆南樂事偏十妓五花齊喚出紅粧素手撥朱絃

（湖廣總志）木犀亭高季興燕息所在舊分
省西北即舊荆南驛故址元兵燹（又）杞
梓堂五代時高季興建即舊分省後堂元
荆湖宣慰司完者鐵木兒重建乙未兵燹
（天下大定錄）高從誨明音律好彈胡琴
女樂數十皆擅其技王仁裕使荆諸從誨
出十輩彈胡琴仁裕詩曰紅粧齊抱紫檀
槽一抹朱絃四十條湘水凌波慚鼓瑟秦
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偏婉暖逼黃
鶯語自嬌丹禁舊臣來側耳骨清神爽似
聞韶又云玉纖挑落折冰聲散入秋空韻
轉清二五指中過塞鴈十三絃上轉春鶯
諳從陶室偷將妙曲向秦樓寫得成無限
細腰宮裏女就中偏惬楚王情[illegible]王[illegible]有

句云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十四條又一爲文獻王所作（南部新
書）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將
肱上成汭詩云不是上台知姓字五花賓
館敢從容

在抱嬰孩頴且姣高王鍾愛冠同胞荆人萬事休相謂當日宮闈怒盡拋

（舊五代史）保勗季興之幼子也鍾愛尤甚
季興在世時或因事盛怒左右不敢竊覘
惟保勗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目之
爲萬事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
之地不爲高氏所有則萬事休之言蓋先
兆也（按）保勗爲從誨子則爲季興孫矣
薛史當有誤（隆平集）從誨於諸子中最
愛保勗在保抱雖甚怒見之則釋然而笑
荆南人目之爲萬事休

馬賜遼邦貨彊留稱臣賴子媿諸侯孝經十八章中義明遠郎君盍講求

（通鑑紀事本末）後晉天福三年春正月荆
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
遣使以馬賜之（通鑑）荆南介居湖南嶺
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
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
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
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
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
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五代史）荆
南介於吳蜀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

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耻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又〕國子祭酒田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已卽以大卮罰敏〔通鑑〕紀事本末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遠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嘗謂從誨爲郎君

甆碗胥將高足誇乳妖遠至善烹茶紫雲延住

忻相試日喚湯神美賞加

〔三楚新錄〕先是荆南尚使磁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椀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讖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茶董〕吳僧文了善烹茶遊荆南高季興孫保勉延置紫雲庵日試其藝奏授華定水大師目曰乳妖〔淸異錄〕吳僧文了善烹茶游荆南高保勉白於季興延置紫雲庵日試其藝保勉父子呼爲湯神〔按〕季興保勉非父子乃祖孫也應有誤保勉卽保勗避宋神宗廟諱改

羣觀調謔下鈎簾臺榭重重簇畫檐檻畔一枝龍眼好海珠蘂愛膀新添

〔宋史〕高保勗幼多病體貌羸瘠淫佚無度日召倡妓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保勗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淸異錄〕賈人自嶺外還得一枝龍眼已鹽乾凡四十團共千枚至荆南獻高保勉命作小琅玕檻子立置之名之曰海珠叢

鑿池石匣訝先開內苑淒淒翳翠苔紿墮嬌娥都入井珠沉玉碎有餘哀

〔采異記〕高氏專江陵日乾祐中於山庭後鑿一大池爲游嬉之所掘地丈餘得一石匣長丈餘闊數寸扃鑰甚固主者不敢啟之具事以獻高氏大神之乃屏去左右唯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啟之匣中惟金篆銘一首云此去遇龍卽歇于是秘之至太祖龍飛改號建隆高氏下國〔湖廣總志〕荆南高從誨鑿池于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扃鐍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啟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卽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沖入朝改鎭徐州龍隆音相近〔江陵志餘〕高氏井在子城高王後苑之井也宋慕容延釗兵入城繼沖以轎覆井紿內人多墮死後人哀之植柏建祠于上

王家姑姪降王倪五女偏妣作女尼出自宮門分入寺菩提石佛靜修持

〔通鑑紀事本末〕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
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
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
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
舅吾欲威衆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按〕知進别作從進江陵志餘倪可福作
福可非 〔又案〕〔楚志〕可福季興壻也築城
役期季興 怒奪其妻可福併力完之高乃
從爲裴鎬遣還應從通鑑楚志似誤〔三〕
楚新錄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
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興
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蔭
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
〔十國紀年〕相傳荆南武信王有五女失
其名俱幼年好道薙髮爲女僧各止一處
一日佛華寺一日菩提寺一日莊嚴寺一
日石佛寺一日法輪寺

清商獨指授麻姑彈到王宮獨世無一夕空庭
雲鶴唳荆南僊女返僊都

〔湖廣總志〕王保義爲荆南高從誨行軍司
馬生女不食血食五歲通黄庭等經及長
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
仙類十八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
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一遇歲餘得百餘曲
其尤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復夢麻
姑曰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女
奄然而卒 〔北夢瑣言〕王氏王蜀黔南節
度使保義女適荆州高從誨之子保節未
行前蹔寄羽服性聰敏善彈琵琶因夢異
人頻授樂曲所受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
衣或紫或黄有一夕而傳數曲有一聽而
便記者其聲清越與常異類於仙家紫雲
之亞也乃曰此曲譜請元昆製序刊石於
甲寅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監貞範
也爲製序刊石所傳曲有道調王宸宮夷
則宮神林宮蕤宮無射宮元宗宮黄鍾宮
散水宮仲呂宮商調獨指汎清商夸則商
紅綃商風商林鍾商醉吟商玉僊商雙調
商角調醉吟角大呂角南宮角中宮角蕤
賓角羽調鳳吟羽鳳香羽應聖羽玉宸羽
香調大呂調而曲名間有同人世者如涼
州甘州縁腰莫靼傾盃樂安公子水
牯子阿汎濫之屬凡二百以上曲所異者
徵調中彈湘妃怨哭顏回常時不彈徵調
也王適高氏數月而夭得非謫墜之人乎

光憲子婦即王氏之姪也記得一兩曲嘗
聞彈之亦異事也

北漢國宮詞十二首

晉陽即位霸圖艱脫略家人禮數嫺不惜金銀
褒內廐黄騮三品寵恩頒

〔通鑑〕廣順元年正月戊寅殺湘陰公於宋
州是月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 〔案〕劉旻
漢高祖母弟初名崇〔五代史〕初旻嘗謂
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賁之不義不
爲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國家之
讐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
子爾亦是何節度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
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 〔卯〕

簡錄戰於高平旻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黃騮自雕窠嶺間道馳還〔五代史〕旻爲黃騮治廄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犬臺遺痛望湘陰叔父稱尊秉苦心贏得龍駒幷玉帶階頭遼使拜嘉深

〔弭簡錄〕周祖起兵隱帝遇弑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爲漢嗣遣馮道奉迎人皆知非實意旻獨喜遣人至京師見周祖具道所以迎贇之意因自指其頸所刺飛雀形以示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無以爲疑旻聞益信之獨太原少尹李驤謂贇此行必不得爲劉氏後因勸旻舉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腐儒欲離間我父子耶令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大呼曰吾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遂與其妻俱死已而周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詧奉書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慟哭始爲驤立祠歲時祭之〔通鑑〕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五代史〕契丹永康王兀欲聞旻自立顧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

橄欖金盤捧賜來味如青棗美於回愚臣翻詫官家惠話向廷前笑口開

〔清異錄〕唐末羣方負固東漢有商歸自閩越以橄欖獻於霸君刖曰分賜大臣禁帥郝惟慶曰此公狀類吾鄉竹青棗加之時久方得薄味官家何用賜臣所喜者金棱暑綷盤耳

睿性生來孝謹成三年喪服獨循行改元七廟新秋建顯聖宮中祀事明

〔晉陽見聞錄〕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日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資治通鑑注〕劉旻卒子承鈞立契丹冊爲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九國志〕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通鑑〕顯德四年秋七月北漢主初立七廟〔五代史〕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案〕七廟前漢高祖邦文祖淵德祖昂翼祖僎顯祖琠高祖暠世祖旻也

郭氏妖姬家豈良漢皇重色擘專房飛鸞入侍工讒譖狐媚偏能報段常

〔續資治通鑑〕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鑾等謀逆伏誅辭連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使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婺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禁扁〕北漢有飛鸞

閣〔案〕段常本爲恒歐史避宋眞宗諱作
常後人因之或作嘗

攔街唱徧赤眞人一帶河東灑玉塵無限憂懷
勤政閣牀前執手語酸辛

〔淸異錄〕周季年東漢國太雪盛唱生怕赤
眞人都來一夜春後大宋受命〔五代史〕
承鈞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無爲
棣州人方顙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辨嘗衣
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
中無爲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
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爲漢大臣握重兵居
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
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爲去隱抱腹山承鈞
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

大夫召之遂以爲相〔又〕承鈞嘗謂郭無
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
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卧勤政閣召無
爲執手以後事付之〔禁扁〕北漢劉旻有
勤政閣

長曳縗裳室獨居沈沈秘閣夜窗虛儵驚起遶
屏環走宴罷宗臣剛散初

〔五代史〕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
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
事百司宿衞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
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
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閉戶而殺之
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幷其黨

〔宋元通鑑〕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選懦
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
不對北漢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
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
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走
霸榮以刃椹其胸弒之無爲使人梯屋入
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幷人疑無爲
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

諸父陰遭殘忍多肆行逼辱舊嬪娥卻思少主
靑宮處定省無違較若何

〔五代史〕繼元爲人殘忍旻子十餘人皆無
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錫銑於繼元
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
〔宋史紀事本末〕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

有忤意必族其家〔續資治通鑑〕北漢主
繼元遣弒孝和后郭氏宮中嬪御遭羅逼
辱無復嫌間〔續通鑑長編〕少主繼恩皤
腹多髯長上短下乘馬卽魁梧徒步卽侏
儒昏定晨省無違禮

公主生遺兩帝君中宮幼撫鞠劬勤紅絲一抹
含寃日方及哀號素幙閙

〔續資治通鑑〕北漢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
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
無子命養爲子〔五代史〕繼恩本姓薛氏
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
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
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常居宮中

釗罕得見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
不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
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
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
爲太原尹〔又〕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
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爲郭氏所
責旣以他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
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
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
遺類矣

握揮如意助禪談方外周旋衣具三勅奉天清
生誕節無遮會祝禧遐算

〔清異錄〕僧繼□住五臺山寺執香如意紫
檀鏤成芬馨滿室繼元時在潛邸以金易
致每援僧則項帽具三衣假比尼秉此揮
譚名爲握君〔遼史〕景宗七年秋八月癸
卯漢遣使至言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爲
天贊皇帝祝禧〔案〕遼天贊皇帝生日爲
天清節

五臺柄子智能彈馬獻添都遂上歡閒道春宮
多內寵巧將首飾賺高官

〔五代史〕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
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
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爲鴻臚卿繼□
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
不殺削髮爲浮屠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
善商財利自旻世頗已賴之繼□能講華
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
契丹界上繼□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
歲率數百匹〔續資治通鑑〕北漢以僧繼
□爲太師兼中書令繼□本劉氏孽子以
宗姓授鴻臚卿嘗游華嚴見地有寶氣乃
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
繼□自督所獲郎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
寵繼□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
是命

天龍千佛啟嚴扃金像璚樓護國寧李惲文辭
推作手詔來爰命紀碑銘

〔山西通志〕天龍寺在太原縣西南六十里
王索西都北齊皇建年建內有石室二十
四龕石佛四尊及隋開皇間碑刻石室銘
寺東一里鑿壁爲池有天龍廟五代開運
二年修有李惲碑記〔宋史〕李惲字孟深
開封陽武人漢乾祐中舉進士客游嵐州
會劉崇自立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
士累至司空平章事〔天龍寺千佛碑銘〕
略帝宅之西五里而遙北自乾坎南距申
西往者北齊啟國後魏興邦各營避暑之
宮用憩鳴鑾之駕於是金人塔廟老氏宮
觀星布於巖石矣懿哉坤維之上一水之
區上有平址東西僅五十步北倚石壁有
彌勒閣內設石像侍立對峙昔睿宗皇帝
再加添飾功用宛然次東有池水甚潔國
人儼其闕一宇偶其神位每角亢方中雷
雨未施即雩禱咸萃矣馴嶺西下約三百
步有高寺榜曰天龍今英武皇帝應千齡

之運居九重之尊天會中睿宗皇帝以道
鐲八出閣授檢校司徒歸義府都督時年
尚幼沖躬親官亥吏不敢欺府無留事嘗
以公退休暇與叔季諸王禮謁精藍一歲
之中一闕針東序鐲一觀音像一堂每具齋
禱因心愛敬不忘斯須鐲二甚嘉羣倫歸
美攸是鐲二公府特恩加檢校太保授右
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及帝踐阼
加大師行太原尹未幾值倉卒之變上獨
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秋九月嗣昇宸
極立定傾危怛切皈依每屆艮辰必親行
幸至壬申歲十二月詔有司於大殿後正
面造重樓五間鑄賢劫自拘留孫如來以
降鐵佛千尊上御宇之八年乙亥歲天贊
皇帝累飛詔示必以備物典冊將加徽號
鴻名果降貴近受英武皇帝兼頒龍衣御

帶驅馬瑚鞍別賜神旗鼓吹英武皇帝嚴
整儀衛親率公卿屆初禪之境臣幸陪天
仗親奉德音歡心有待謹作銘云（金石
文字記）天龍寺千佛碑李惲撰劉守清行
書王廷譽篆額

男　昭禹謹校

十國宮詞卷五

〔清〕謝啟昆撰

樹經堂詠史詩八卷

清道光五年吴下刻本

敦經堂詠史詩

道光乙酉鐫於吳下

序

立乎千載以下溯乎千載以上年代牢落聞見侏池方鄄四隅華離其黑白雜組五色糾錯其元黃而欲咀嚼宮商抑揚南董作史家之外乘關詩學之奧津緐總萬端囊括羣有厥要有二曰識曰才神照乎先自包蓍蔡之用視反於內有謝離朱之功是以持領振裘貴提其要懸鏡程物莫匿其形否則遊赤水而喪元珠登泰山而迷白馬惑矣力積於實乃有負聲之飛氣運於虛遂成伏采之發是以長鯨掣海鳴吼皆驚羣葩競春光色自耀否則歌皇莘而升清廟被諸于而入九衢陋矣蘊山先生螭陛舊臣麟臺老輩肆長書而練志綜洞記以研心證渡河之文能知己亥定藏山之業自作陽秋所撰西魏書新刊行間嘗覼縷遺函廋疏前載思摘齊之有道謂貫弗之非難約年經國緯之編爲海立雲垂之詠音宣鐸舌響叩鐘脣轉寒暑於豪端寓褒誅於腕底著詠史詩若干首權輿秦楚之際筆削相承上下堂陛之交尊卑有別若觀火若列眉儲儲然盱盱然厥製可謂茂矣覽者竊有感焉向使道穆成鳩紀綿提挺登棵椓蠡者無

改絢鬢閭首者依然則亦共絕言提俱遊化始巳耳卽
或狃獉漸變淳悶終開鬼號蒼帝之臺神授黃靈之籍
而治日方永泰階自平帝曲揮紘民歌擊壤古來之樂
常屬爽鳩大德曰生無呼蒼兕又何至屢換巳成之局
別開非想之天窮宙合之新奇供譏觴之斟酌也乎而
乃市多霧集劫有灰囿黃星見而眞人興壞雲飛而降
旗出往往輸贏似奕消長同潮龍戰能豪蝸爭亦健洗
兵之雨徒望乎天河脫劍之風難希於王者爲之上觀
天意下驗人時白馬南來青騾西去龍虎乃關中之氣

草木皆山上之兵慨髑髏之築臺痛舂磨之爲寨豈獨
千秋廢壘輿嗟豎子之名一抔斜陽憑弔將軍之樹而
巳哉況復前修可鑒得失之故如林顯跡堪尋治亂之
原若燭九變復貫而擇之必先一錯鑄成而悔之巳後
故當泰運將啓靈貺畢甄上有抱蜀之君下有首公之
臣申魚水之歡合雲龍之契甘霖應手赤日當心玉弩
無驚金甌不缺何其盛也及夫蒼鵝之釁巳兆銅駝之
泣方萌酒勸天妖琴橫凶席詩能作讖佛不拔災積慘
慘於人痾極淒淒於帝鬼或童昏之主而婦寺玩之或
中智之君而權佞誤之必使鳴鳥不聞芳草見刈墮長
城於闖外摧隆棟於朝端忠臣義士之魂都歸碧葬瓦
解土崩之禍兼及蒼生此觀者所爲傷氣回腸靈歎頹
息但思濁酒之澆而不覺唾壺之碎也先生智珠善記
古尺工量抉皮裏之書製胸中之錦全鉤祕隱旁晰沈
疑不嫌組織之勤惟以勸懲爲主雖復形勞簿領績美
旬宣而公事幾閒吟箋巳設一鐙搖雨如夢古人萬葉
呼風忽來好句丹梯翠壁突兀起於目前紫鳳天吳曲
折移於紙上一以爲考古之鏡一以爲饋貧之糧金石

聲流波濤吻縱斯可謂識之精也斯可謂才之博也屬
以移藩山右入
覲京師念下走而枉存出新編而督序愧乏三冬之用
快聆九夏之宣翻世上之曰科小言敢擬借君家之屐
齒幽徑或通聊助引喤無譏修禩論百官之富尙恐面
牆得數日之畱巳過閱肆固宜傳鈔未畢禿盡柔毛庶
幾剞劂重看讀從剛日云爾乾隆乙卯冬十月錢唐後
學吳錫麒序
在昔詠史之作肇於仲宣太沖然皆綜覽興衰論列流

品五言成製風巳古矣自宣遠矢音於畱國延年託詠於秋胡篇什所陳乃有專屬三良致哀五君興感異情同調分合又殊焉有唐一代詠史七言惟周曇孫元晏積數十百首然皆斷句罕見律篇未有上下一千六百四載臚敘五百二十六人揚淸風以作誦激濁流而成諷如蘇潭先生之以律詠史者也先生擢穎詞垣橐筆

史局

講幄內直方岳西分政簡益淸才優多暇嘉慶二年移治兩浙以詩示元元出按婺栝南極永嘉山水方滋芳

草未歇每手茲編情賞逾美觀其錯綜紀傳點竄贊評鎔儷事於鑪鞴飾高情以斧藻聞見殫洽故所用者宏衡量均平故其論可定古今成敗燦然畢覩君子於此得經世之大端焉若夫賀聲振釆竝擬唐賢子美之慷慨沈雄玉谿之縝密工麗發鼓吹於唐音抉瀛奎之律髓七言能事咸備於斯又其取材富博正史之外雜篇小說凡數百家昭明之選學在樓溫公之草藁盈屋安得李善胡三省之徒爲此五百章疏證之哉儀徵館後

學阮元撰

詠懷古蹟昔人偶一爲之自前代李茶陵撮歷朝故事製爲樂府近日嚴海珊又作明史雜詠揚推一朝人物於是操翰者遂以詠史爲能事然樂府旣皆古體雜詠亦不專一格從未有全以七律詠史者同年謝薌伯蘊山先生天資英卓博極羣書嘗洞觀古今每欲於人所未經開闢處獨占一途以擅不朽曩以魏收魏書專紀孝靜而西魏數傳正統所在反無記載乃作西魏書以補正史之缺斯巳巧於得間覷人間所未有之書作人間不可少之書必傳於後無疑矣今又從史遷以來至

宋元凡二十一史標舉人倫推究治亂悉以七律從事則更獨開生面自成一家言者也然先生非徒以取徑之別見奇也詩莫難於七律七律莫難於詠史不深觀於各朝之時勢及諸臣之品量則衡量未審射麋安能麗龜刻鵠或且類鶩此貴乎識之高也律體必用駢偶而一人之生平豈能恰有一二事足供裁翦成聯則捉衿不免露肘納釆終乏儷皮此貴乎學之博也詞條雖豐而運掉不靈則無由寫其人之眞而顯我評騭土偶端而無語綵花麗而不香此貴乎才之逸也今觀先生

之詩詠一人必稱一人之分量輿羽鉤金悉當其輕重五雀六燕勿爽其低昂固已獨具正法眼藏而選料庀材侔色揣稱奇必有偶渾然天成或旁借而得援兵或反擊而逢勁敵入其鑪鞲皆精金也經其組織皆異錦也有家雞鴻鵠之指揮無紫鳳裋褐之顚倒謂非才學識三者兼擅而能工至此極乎則其獨有千古也又何疑乎獨是評量古今品藻人物此閒居無事者之所爲也先生方敭歷膴仕飭官方恤民瘼旬宣保釐棠茇而星駕宜不暇分力於著述乃去歲赴山右時出此編見示不過數十首今自晉移浙僅閱一歲已遍詠二千年年史事裒然成集益嘆先生經濟文學兼數十百人之長眞不可及也治年弟趙翼

樹經堂詠史詩目錄

卷一

秦

始皇

李斯

蒙恬

陳涉

項羽

虞姬

西漢

高祖

呂后

戚夫人

文帝

武帝

李夫人

戾太子

昌邑王

宣帝
元帝
成帝
趙皇后
趙昭儀
班婕妤
哀帝
淮陽王
淮南王長子安

韓信
蕭何
張良
陳平
周勃
陸賈
叔孫通
賈誼
袁盎

鼂錯
灌夫
李廣
李陵
蘇武
衞青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宏

張湯
張騫
司馬遷
朱買臣
終軍
王褒
東方朔
霍光
趙充國

疏廣　疏受
王吉
丙吉
張敞
王尊
張禹
劉向
劉歆
薛宣

黃霸
揚雄
梅福
明妃
董賢
王莽

樹經堂詠史詩卷一

南康謝啟昆蘊山著　男學崇墉彬 孫葆芝宣 校字

秦

始皇

諱正秦莊襄王子在王位二十五年併天下始稱皇帝在帝位十二年

函谷關開瞰六王天留一局待更張惡名莫漫歸秦始

史記蘇秦傳蘇秦既約六國從親乃從約書于秦秦兵不敢闚函谷十五年方輿紀要函谷關在今河南新安縣東二里　本紀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六王咸伏其辜按六王韓魏趙楚燕齊也　惡名二句意用史記六國表

良法安能泥古皇十二金人鑄銅狄三千粉黛貯阿房

博物志始皇三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始皇以爲瑞鑄金人十二象之即金狄也　通鑑始皇三十五年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天下謂之阿房宮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云此以形名言其宮四阿房廣也一統志阿房宮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五里

誰蒙萬世無窮利星墮疆分刻石旁

本紀秦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乃更號曰皇帝自謂始皇帝命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通鑑有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

李斯 楚上蔡人也

鹿禽視肉鼠窺囷挾策西行遂相秦篆法千秋傳妙手
緯書一炬是功臣沙邱矯詔謀誰定上蔡臨刑獄未申
太息仰天遭亂世懷慚荀學布衣身

史記本傳斯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當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術學已成度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乃辭于荀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遂去之秦秦以爲丞相用其謀竟并天下

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以爲大篆李斯變倉頡篇取籀省文謂之小篆

通鑑始皇三十四年從李斯議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申鑒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益發其僞也

本傳初始皇東巡至沙邱崩遺詔立太子扶蘇趙高謀立胡亥以說李斯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豈可負哉會高計已定斯不得已仰天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不能死安託命哉于是乃從高議方輿紀要沙邱臺在今北直順德府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上蔡縣在河南汝寧府北七十五里

斯爲宦者趙高所搆誣以謀反下獄二世使高案斯獄遂具五刑論腰斬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蒙恬 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因家世爲秦將

內謀外事寵恩加直道營成胥怨嗟將帥窮兵多覆族
弟兄治獄自亡家九原塹谷心先死萬里長城骨似麻
公子被誣丞相殺將軍焉得脫羅罝

史記本傳恬世爲秦將始皇甚尊寵蒙氏恬任外事而弟毅常爲內謀太史公論曰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恬暴師于外十餘年威振匈奴趙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帝赦之而蒙氏卒爲趙高所滅

始皇欲游天下道出九原直抵甘泉使蒙恬通道自九原至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又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方輿紀要九原城在今山西忻州城西長城在臨洮府西北

按公子謂扶蘇丞相謂李斯胡亥既立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既死恬乃吞藥自殺

陳涉 陳勝字涉陽城人

亡秦何用詐扶蘇將相王侯起匹夫鴻志安能逐飛雀
魚書聊復假鳴狐從來首事成功少都爲興王搆難驅
帳殿沈沈嚄夥涉已忘陽夏耦耕哭

史記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卒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路不通度已失期法當斬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以二世枉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今誠以吾衆詐稱公子扶蘇天下宜多應者廣以爲然勝廣多愛人士卒皆爲用廣遂殺兩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失期皆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卽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袒其右號大楚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

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
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勝廣初謀起兵先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
成有功然卜之鬼乎勝廣喜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
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
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
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語往往皆指目勝索隱
太史公曰王跡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
鄉秦之禁實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
世家勝故人嘗與傭耕者聞勝王陳乃之陳扣宮門
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
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
吳廣陽夏人初涉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廣圍
滎陽弗能下魏相周市與其將軍田臧等謀以廣驕
不知兵相與矯涉令誅廣而獻其首于涉涉賜田臧
楚令尹印方輿紀要陽夏城卽今河南開封府太康
縣治也在府東南二百里去縣三十里秦爲陽下鄉

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

不階尺寸滅秦嬴宴起鴻門劍有聲壯士軍前賜巵酒
太公俎上忧杯羹中分欲擅東西帝高義終全父子情
解甲將歸楚歌起千秋背約怨陳平

賈生過秦論曰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
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
史記本紀漢元年沛公西入咸陽將十萬軍軍霸上
遣兵守函谷關毋納諸侯羽至大怒攻破之軍于鴻
門羽亞父范增勸羽急擊沛公會羽季父項伯素善
張良夜馳告之良因邀伯入見沛公奉巵酒爲壽約
爲婚姻曰吾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願伯明言伯許
諾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
見羽羽留飲增因召項莊入使舞劍爲壽因擊沛公
項伯亦拔劍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
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羽曰壯士賜
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盡之有頃隨沛公
起如廁因從間道歸霸上方輿紀要鴻門坂在陝西
臨潼縣東十七里
漢二年夏四月漢王伐楚入彭城羽還破漢軍漢王
敗羽遂以漢太公呂后歸三年冬漢王取成皐與羽
全軍廣武相持不下羽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
曰今不急下我烹太公漢王曰吾翁卽若翁必欲烹
而翁幸分我一桮羹羽怒欲殺之以項伯言乃止
漢四年秋八月楚漢相持滎陽時漢兵盛食多楚兵
能食絕漢王遣人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王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卽歸漢王父母
妻子羽引兵東歸漢王欲西歸用張良陳平計冬十
月大會諸侯兵追羽至固陵羽避垓下兵少食盡漢
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乃乘駿馬從八百餘騎夜潰圍出馳
至烏江乃有二十八騎漢追兵至羽遂自刎而死

虞姬

八千子弟失江東止有虞兮效始終死共烏騅埋駿骨
生憐紅粉是英雄花間名字留芳豔帳下悲歌泣曉風
若使當年成帝業寧同呂雉禍深宮

通鑑項王兵敗至烏江烏江亭長檥船請渡江東項
王曰羽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
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
史記項羽本紀羽壁垓下漢軍圍之數重羽夜起飲
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
慷慨自爲詩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
益州草木記虞美人草花葉兩相對如爲唱虞美人
曲則此草相應而舞

西漢

高帝 諱邦姓劉沛豐邑陽里人在位八年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帝功高故起名焉

治生比仲孰爲强雲氣東南隱碭芒囊乏一錢驚呂父手提三尺入咸陽斬蛇未必成眞帝烹狗終難恕假王孔費將軍竟何在空歌猛士大風揚

本紀九年冬十月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初高祖隱于芒碭山所居常有雲氣方輿紀要碭山在今江南徐州碭山縣東南七十里其北八十里曰芒山山有紫氣巖卽漢高避難處

初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沛中豪傑吏聞沛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寔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好相人見高祖貌

因重敬之酒後遂以女女高祖女卽呂后也

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親征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

方輿紀要咸陽縣在西安府西北五十里秦孝公徙都于此山南水北曰陽縣在九嵕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皆陽故曰咸陽

初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高祖因盡解縱之使去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前行者報曰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分爲兩徑開遂行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夜哭人問之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爲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高祖高祖益喜自負

韓信傳信初下齊使人言高祖曰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爲假王高祖因封爲齊王後天下既定更封信爲楚王會有上變告信反上用陳平謀游雲夢信來謁遂縛之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歸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

史記本紀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注孔將軍蓼侯孔熙費將軍費侯陳賀也

本紀十二年冬十月上還過沛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呂后 史記高祖微時妃也諱雉僭位八年

稱制居然設九賓編年猶是漢家春酒筵竟許行軍法鐘室親能縛將臣軹道犬傷高帝子厠中彘痛戚夫人絳侯縱守丹書約諸呂難逃喋血頻

漢書本紀惠帝既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呂后立朝稱制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顏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非皇后所得稱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詔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

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

按呂后改元而不易號

通鑑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侍太后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諸呂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自是諸呂憚章

韓信傳初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公畔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敎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往信稱疾不從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反后與蕭相國謀詐言豨已敗死紿信入賀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三輔皇圖鐘室在長樂宮

史記本紀后八年三月中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后遂病掖傷方輿紀要軹道亭在西安府東水經注在長安

縣東十三里
后酖殺趙王如意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
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
后元年十一月欲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陵曰帝刑
白馬而盟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問陳平及絳
侯周勃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
呂無所不可罷朝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喋血
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義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
下乎

戚夫人 史記呂后紀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魚藻深宮保護艱上靈曲和大風寒金環照骨分鳴玉
翠袖招腰擁佩蘭太子已隨黃綺遠官奴旋捧綠囊看
安劉無計安椒闥連愛空教綵縷團

西京雜記趙王如意年幼未能就外傳戚姬使舅趙
王內傳趙媼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
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帝思
之幾半日不能言歎息悽愴未知其術輙使夫人擊
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
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一曲
戚姬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
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又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
張良傳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
爭未能堅決也呂后乃使人刼良曰爲我畫計良曰
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今誠能毋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使辨士固請宜
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後上宴
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
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駡臣
等義不受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故臣等來上
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
之師古注四人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
也
西京雜記惠帝常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
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于被中縊殺
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輧車入見
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
漢書高帝紀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詩
言高帝能安劉氏而不能安一戚夫人致不得其死
西京雜記賈佩蘭言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
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

文帝 諱恒高祖少子也初封代王在位二十三年 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大橫占兆得庚庚三讓風高尙樸誠產惜中人宮室儉
馬無千里屬車輕玉杯闕下奸難售金鼎汾陰祀未成

二十餘年致刑措休將孝景比昇平

通鑑呂后崩漢大臣迎立代王代王猶豫未定卜之
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注服
虔曰庚庚橫貌後九月已酉晦代王至長安公邸代
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乃即天子位
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之
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時有獻千里
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
之注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僃千乘萬騎
十六年丁丑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
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
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
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于是上使
使治廟汾陰欲祠出周鼎後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
詐下吏治誅夷平方輿紀要汾陰城在今山西蒲州
榮河縣北九里
本紀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按

蘇軾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寛仁大度有高帝
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

武帝

諱徹景帝中子也在位五十四年號建元元
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
後元諡法威强叡德曰武

學仙妄意鼎湖攀雄畧軍容動八寰玉檢封中呼萬歲
金童海上引三山蠶叢遠自牂柯闢龍種新從渥水還
獨幸直臣容汲黯時聞讜論一開顏

通鑑公孫卿曰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
胡髯下迎黃帝登天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因名
其處曰鼎湖于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
妻子如脫屣耳三輔皇圖鼎湖在湖城縣界黃帝仙
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方輿紀要湖城縣
廢城在河南陝州閿鄉縣東四十里廢城中有漢武

帝鼎湖宮
漢書本紀贊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帝之恭儉
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按本紀詔曰朕將巡幸邊垂
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出長
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旌旗逕千餘
里威振匈奴詩言軍容意指此
元封元年正月帝行幸緱氏禮祭中嶽親登嵩高吏
卒咸聞呼萬歲者三遂東巡海上還封泰山注孟康
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刻石紀號有
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
史記本紀元光二年十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
生之屬拾遺記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按金童出雲
笈七籤太上道君受金籙玉札降玉華之女金晨之
童各三千人
秦本紀始皇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按詩意借用徐彥伯詩金童擎紫菂
楊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
郎僰中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
治道二歲不成是時邛莋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
賞賜多多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
曰邛莋冉駹近蜀道易通誠通爲置郡縣愈于南夷
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畧定西南夷邛莋冉駹
斯榆之君咸請爲臣妾除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
至牂柯爲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莋還報天子
大說方輿紀要今四川遵義府漢初爲夜郎國武帝
平南夷置牂柯郡
通鑑元狩二年得神馬于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
歌天馬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
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方輿紀要渥洼水
卽今陝西沙州衛龍勒水也
史記汲黯傳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
通鑑上性嚴峻果誅殺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
盡其才輒殺之以有限之才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
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治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

李夫人

外戚本傳夫人本以倡進得幸生昌邑哀
王少而早卒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
大將軍霍光緣上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
尊號曰孝武皇后

樂府新聲別恨濃帳幃鐙燭望重重疑非疑是不相見
傾國傾城難再逢寤夢娟娟來妙舞畫眉戀戀想眞容
莫嫌命薄朝華謝博得君王死後封

漢書外戚本傳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
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
初夫人未進時延年侍上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
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國與傾城
佳人難再得上太息曰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
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後夫
人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神乃夜張
燈燭設帷帳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之貌

而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又圖畫其形于甘泉宮

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封其兄廣利爲海西侯

戾太子

名據武帝子衛皇后生謚法不悔前過曰戾又不思念曰戾

高禖立祀祝深宮賓客譁教博望通走犬臺前纓翮動泉鳩里畔鳳鑾空湖邊不返桀思子夢裏無辜說老翁良娣縣縣留一綫戾園寢薦泣秋風

本傳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喜甚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及冠就宮又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三輔皇圖博望苑在長安城南杜門外五里

江充傳初充召見犬臺宮冠襌纚步搖冠飛翮之纓

三輔皇圖走狗臺在長樂宮

通鑑充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

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不聽後武帝疾病充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遂掘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遂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收江充斬之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兵敗亡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事覺吏捕之太子自縊

方輿紀要泉鳩里在今河南陝州閿鄉縣

東南十五里有泉鳩澗澗東有戾太子冢

太子既死高寢郎田千秋上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悞殺人當何罪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悟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一統志今閿鄉縣東北二十里有漢武思子宮城

本傳太子及妃良娣子史皇孫皆同時遭害史皇孫王夫人有男號皇曾孫後收養於掖庭遂登尊位是爲孝宣帝帝即位諡父皇孫曰悼皇母王夫人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後八歲復以有司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昌邑王

名賀昌邑哀王髆之子武帝孫在位一月而廢

未央前殿被珠襦詔出宮門降副車覆屋青蠅占夢集方山白犬共王居兩朝晝室尊元老三百風詩枉諫書悖亂不堪承廟祀當時定策已迂疎

通鑑王即位淫戲無度羣臣諫多不聽大將軍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召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光即脫其璽組扶王下殿出金馬門起就乘輿副車送至昌邑邸

三輔皇圖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

漢書霍光傳注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顏師古曰副謂後乘也

本傳初王即位後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又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

通鑑注方山冠以五采穀爲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樂舞人服之

霍光傳初武帝年老鉤弋趙婕妤有男上欲以爲嗣察羣臣惟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武帝崩太子嗣位是爲孝昭帝帝年八歲光輔政政事壹決於光于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宏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注雕畫之室

通鑑王既廢昌邑羣臣坐不舉奏者皆下獄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

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
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宣帝 諱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在位二十五年號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望氣先從邸獄徵鬥雞走狗偏諸陵祀停金馬求賢俊
像畫麒麟憶股肱吏不數更民皥皥法無文致治蒸蒸
自從詩美周宣後漢室於今說中興

通鑑初衛太子生子進號皇孫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遭巫蠱事坐收繫郡邸獄連歲不決望氣者多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帝高材好學亦喜游俠鬥雞走狗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
神爵元年以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

而致遣蜀郡王褒往祀之褒于道病死按褒既死帝亦不復遣人其祀遂停也
初上聞褒有俊才使爲聖主得賢臣頌
方輿紀要雲南姚安府大姚縣北二十里馬家山又北二十里有方山後漢志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或曰即方山也
太平寰宇記載禹穴九州記云蜻蛉縣有禹穴蜻蛉即雲南廢邑有禹穴穴內有金馬碧雞其光倏忽人皆見之
通鑑甘露三年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圖畫功臣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
三輔皇圖麒麟閣在未央宮
漢書循吏傳帝常稱曰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敎化
通鑑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言獄多文致之罪上善其

言于是每季秋後請讞時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
史記酷吏傳吏治蒸蒸不至於姦
本紀贊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元帝 諱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號初元永光建昭竟寧諡法行義悅民曰元

早識柔仁亂家法果然羣小厠朝班銅丸巧擿親臨檻
牢石難除比拔山委政薛匡韋貢外器人絲竹鼓鼙間
語言只有君房妙議罷珠崖詔旨頒

本紀宣帝卽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嘗待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按羣小蓋謂宏恭石顯
通鑑上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

丸以擿鼓
時牢梁石顯羣小在位相結爲黨劉更生上書有云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
本紀贊元帝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按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匡衡也
史丹傳定陶王知音上數稱其材史丹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國按陳惠李微二人皆黃門鼓吹者
通鑑賈捐之字君房與楊興善興曰君房言語妙天下時珠崖反覆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捐之有棄珠崖之議上從之方輿紀要珠崖今崖州在廣東瓊州府南一千四百里

成帝 諱驁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號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穆穆修容儼若神射熊高館檻車新婕妤團扇辭芳輦
妲己屏風擁醉人二趙宮中珠錯落五侯墓上梓輪囷
君行休矣吾方念虛費更生封事陳

本紀贊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通鑑元延三年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禽獸載以檻車輸之長楊射熊館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于上上游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書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毋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

婕妤怨歌行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西都賦昭陽特盛隆乎孝成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

通鑑河平二年六月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後劉向見王氏日盛恐危劉氏遂上封事有云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

劉向上封事書奏天子召見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趙皇后

號飛燕本長安宮人壯屬陽阿主家成帝召入宮貴幸爲婕妤許后廢立婕妤爲皇后

合殿鴛鴦浴水沉不生肌粟夜深深仙裙欲去蘭風舉
華袖新添碧唾侵博士披香憂禍水皇孫啄燕泣空林
遠條館畔宮奴宿姊妹承恩寵不禁

外傳帝居鴛鴦殿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

初飛燕通羽林射鳥者嘗夜雪期射鳥者于舍旁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爲神仙

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嚾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留仙裙又后嘗與婕妤坐后悞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華假令上方爲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

通鑑后初入宮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漢書后本傳先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外傳帝爲后別開遠條館后在遠條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凡告后姦狀帝輒殺之侍郎宮奴解絝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

漢書本傳后姊弟專寵十餘年

昭儀

字合德趙皇后女弟也

黛眉新髻故慵來銅沓金塗璧帳開赤鳳飛低歌曲緩
白雲鄉遠夢魂催香蓮椀進同心結葦篋囊封壯髮胎
銀箭漏殘歡吃吃紫釵簪斷玉成灰

外傳合德新沐膏九曲沉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
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妝
本傳昭儀居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
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含藍田璧
明珠翠羽飾之
飛燕外傳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
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
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連臂踏地歌赤鳳
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
來寧爲他人乎后怒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
謂樊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更求白雲鄉也
飛燕初立爲后昭儀奏書使侍兒郭語瓊以二十六
物賀有沉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
通鑑哀帝元年司隸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
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
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有身其十月宮乳
掖庭牛官令舍中黃門田客持詔記與掖庭獄丞籍

武令收置暴室獄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
武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
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取兒付中黃門王舜舜受詔爲
擇官婢張棄爲乳母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并藥以飲
宮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
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柰何令長信聞之
遂飮藥死張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
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十一月乳昭
儀謂帝曰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負約
謂何後詔使中黃門靳嚴持綠囊書從許美人取兒
去盛以葦篋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
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
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
黃門吳恭持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
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
外傳初帝病緩弱得眘卹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
丸一幸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
吃吃不絕抵明崩昭儀撫膺呼曰帝何往乎遂嘔血

死
后嘗抽紫玉九雛釵爲昭儀簪髻

班婕妤

辭輦深宮獨避嫌詩歌窈窕女師嚴羞爭衛趙榮椒殿
遠慕皇英托素縑春草綠衣傷栢館秋風紈扇隔緗奩
自從長信供帷幙雲屋紅羅淚暗霑

辭輦見成帝注
本傳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
依則古禮
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
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
所爲衛婕妤也其後飛燕姊弟亦自微賤興踰越禮
制寖盛于前婕妤失寵恐久見危求供太后長信宮
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有美皇英之女

虞句案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
婕妤賦中庭萋兮綠草生又痛陽祿與栢館兮又綠
衣兮白華注陽祿栢館二館名並在上林中
婕妤賦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埽於
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又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
兮紈素聲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哀帝

諱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在位六年號
建平太初元壽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陳聖劉稱帝號隆兒憐壯髮失曹宮行籌識應王元后
斷袖恩深董侍中洪範鼓妖空陛震瓠山石立上林同
酒酣麟殿從容語神器私將付弄童

本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
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
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壯髮見昭儀注

太初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
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
擊鼓號呼相驚恐注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又
言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
五行志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
馬此異乃其應云
通鑑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
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
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
建平二年乙亥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
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
陛者皆聞焉上以問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
謂鼓妖也師濾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
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建平三年冬瓠山石轉立方輿紀要瓠山在今山東
東平州北二十里山圓而長故名
按漢書昭帝本紀元鳳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
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

通鑑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
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
如
漢書敘傳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游說之士至
比天下于逐鹿幸竊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
智力求也

淮陽王 諱元字聖公景帝子長沙王之後在位二年號更始降赤眉光武即位封淮陽王尋爲赤眉所殺

冠幘東來事可知吏民思見漢威儀不圖天命歸隆準
枉遣君王下赤眉胃爛官除都尉職酒酣人語侍中帷
虛將璽綬輸盆子被髮相看有淚垂
光武本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
前整修宮府于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

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
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
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
心焉注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
光武本紀帝身長七尺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
下赤眉事見光武帝本紀中
本傳時所授官爵皆羣小膳夫長安爲之語曰竈下
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納趙萌女爲夫人遂委政于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
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
帷內與語
更始二年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赤眉下書曰聖公
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隨謝祿月和詣
長樂宮上璽綬于盆子
盆子傳樊崇等共立盆子爲帝諸將皆稱臣拜時年
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

淮南王 長 子安

反地奚堪少子居傳呼警蹕意何如粟舂未免弟兄怨
棘露空憐父子除招隱秋風山上桂好奇鴻寶枕中書
金丹養士非長策漢帝難辭教導疎
本傳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
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及孝文初即位
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
令
厲王以罪廢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
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
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
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後十六年乃徙淮南王喜復
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安爲
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
史記淮南王安傳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按輿地圖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
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
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
後吾安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
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
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
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
王怒繫伍被父母四之
楚辭王逸招隱章句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
也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
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其智著作篇章分造
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
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
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
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漢書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
物爲金之術
張叔裘行儉神道碑豈比馬卿浮華難留封禪之草

劉安盧誕空傳鴻寶之書
抱朴子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于元君
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是爲金丹

韓信 淮陰人也

鞅鞅羞同噲爲伍多多未讓帝論兵當時英傑遭猜忌
自古王侯戒盛盈豈料娥姁難恕死不如漂母尙哀生
我從胯下橋邊過淮水潺潺作怨聲

本傳信赦爲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
樊噲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與言諸將問
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
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注顏師古曰鞅鞅志不
滿也
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按娥姁呂后字也

信家貧無行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謂漂
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淮水少年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

蕭何 沛人也

咸陽圖籍得周知阨塞山河指掌窺轉漕獨肩關內任
買田能釋漢王疑無雙國士追亡者第一功臣孰代之
淸淨與歌遵約束豈徒儉德後賢師

本傳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
圖書也

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
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
關中事
客說何曰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
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
韓信傳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
自追之謂上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
本傳論功行封上以何功第一高祖崩何事惠帝何
疾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
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
曹參傳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
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
本傳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
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埶家所奪

張良 字子房其先韓人也

一椎博浪客東遊未遂歸韓更相劉結友商山能定漢
受書黃石但封留三分諸葛殊成敗異代青田法運籌
爲帝者師本忠孝清風萬古穀城幽

本傳秦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方輿紀要河南開封府陽武縣東南五里有博浪沙亭

高祖欲易太子呂澤彊要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上上迺驚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師古曰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

良嘗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墮履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取履跪進父曰孺子可敎後五日與我期此出一

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

漢高六年封功臣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乃封良爲留侯方輿紀要留故城在今江南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

三分諸葛句見下諸葛亮詩註

青田句謂明劉基青田人太祖嘗呼之曰吾子房也

良嘗曰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方輿紀要穀城故址郞今山東東平州東阿縣

陳平 陽武戶牖鄉人也

儵然戶牖一限身食覈何勞逐婦人壯士受金非損潔
丈夫冠玉豈長貧平生出計多行間盡日憂讒但飲醇
太尉同心誅呂氏陰謀終亦不如臣

漢書注顏師古曰戶牖屬陳留縣

本傳平嫂疾平之不親家人生產曰亦食糠覈耳伯聞之逐其婦

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

戶牖富人張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

平嘗說漢王以多金縱反間於楚軍

王陵傳呂須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平聞日益甚

平謂王陵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及呂太后崩平與勃合謀卒誅諸呂

周勃 沛人其先卷人也

大節能任獨倚君吹簫織薄本無文諸生說事趨東向
丞相行誅納北軍不問錢刀羞喋喋畏書牘背欲云云
絳侯續後官中尉細柳旌旗識舊勳

王陵傳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治背上又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稱善勃大漸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敎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

本傳勃以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鄕坐責之

呂后本紀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郎中令賈壽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尙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

本傳勃下廷尉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文帝見勃辭於是赦勃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張釋之傳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汲黯傳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本傳勃子亞夫封條侯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拜爲
中尉漢郡國志長安有細柳聚方輿紀要陝西西安
府西南三十里有細柳觀又漢之柳市亦在其地張
楫以爲周亞夫屯兵處
元和志萬年縣東北三十里有細柳營而細柳原在
故昆明池南非成守要地說者以爲周亞夫屯兵處
非也或曰文帝時昆明未鑿徐厲兵渭北而劉禮亞
夫軍渭南內外聯絡以防衛京城安知其非是杜佑
亦曰細柳原葢亞夫屯于此

陸賈 楚人也

辯才不屈越王威能使蠻夷悟昨非魋結文衣皆北面
明珠翠羽自南歸漢秦得失新書妙將相和同贊畫微
驅馬安車歌舞侍橐中寶劍究誰依

本傳賈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高祖使賜尉佗印
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師古曰魋結讀曰椎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賈因說佗曰天子遣臣授君王印君王宜
北面稱臣佗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賜賈橐中
裝直千金
高帝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
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稱其書曰新語
賈嘗語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
和則士豫附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叔孫通 薛人也

初徵文學待咸京虎口旋離入漢城鼠竊狗偷諛二世
短衣楚服媚公卿拜君博士猶秦士汚我諸生羨兩生
緜蕞野中朝禮雜殿廷草草壽觴行

本傳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
諸儒生問通前曰天下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
盜何足置齒牙間哉二世喜諸生言盜皆罷之通出
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乃亡去
通降漢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拜通爲博士號
稷嗣君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
儀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
貴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
儒不知時變遂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
注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
漢七年長樂宮成自諸侯王以下以尊卑次起上壽
觴九行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賈誼 雒陽人也

懷才不遇望君門哭泣無端弔楚魂年少高陳治安策
夜深虛濔鬼神原固知絳灌相傾軋未必伊周可並論
庚子日斜傷服鳥單于五餌托空言

史記本傳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
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至門下孝文皇帝初立聞
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乃徵爲廷尉廷尉乃
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
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
于是乃以爲不能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
中大夫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
生發之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乃短賈生曰雒陽之
人年少初學耑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疏
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
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

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後歲餘賈生徵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爲梁懷王太傅
漢書本傳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臣竊爲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賛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追觀孝文元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爲土德色上黄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注師古曰賈誼書謂愛八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

于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漢書本傳誼爲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于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其閑暇

爰盎

字絲其父楚人也故爲羣盜徙安陵

公言會下相臣車日飲無何計豈疎司馬解酬從吏德
鬥雞恒共博徒居能令斬錯紓羣怨孰使誅袁有客狙
不忍刺君君已死棓生占問竟何如

本傳盎以數直諫調隴西都尉徙爲吳相辭行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
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居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因請問說丞相乃再拜引與入坐爲上客
吳楚反聞上乃召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盎爲太常及錯已誅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乃亡去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爲司馬乃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飲醉西南陬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盎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系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旄懷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
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鬥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

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註服虔曰狙伺候也
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注棓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

鼂錯

潁川人也

刻深學本出申商家令才多號智囊兵事上言操國要
農田立法實邊疆諸侯削地謀誠善東市行刑義可傷
劉氏雖安鼂氏滅城陽中尉識忠良

本傳錯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錯爲人陗直刻
深拜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文
帝嘉之賜璽書寵答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
世急務二事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
削其支郡奏上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
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
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
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
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
錯爲名上從爰盎計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
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
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
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
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
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强大不可

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
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
取也于是景帝喟然嘆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
鄧公爲城陽中尉

灌夫 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

願取王頭報父仇馮陵氣概壓同儔涓涓潁水歌清濁
壘壘王孫挾聘游罵坐不知長樂尉造門慣辱武安侯
後來守殺傳瞻鬼醉飽爲災恨未休

本傳灌孟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
報父仇
夫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橫潁川潁川兒歌曰潁
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方輿紀要潁水源出河南登封縣東二十五里陽乾
山流經開封府禹州北入許州界今許州漢屬潁川
郡
田蚡傳竇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
而怠驁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本傳夫與長樂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又與
武安侯田蚡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
侵之
田蚡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竇嬰上書具告言灌
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春蚡有疾一身盡痛若有
擊者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
殺之竟死

李廣 隴西成紀人也

猿臂無雙意氣超白檀彌節懾天驕草中沒石驚飛虎
塞上持鞍看射鵰秦隴殺羌降鬼怨霸陵誅尉醉魂銷

數奇恨少封侯相絕幕風淒泣故僚

本傳廣爲人長爰臂注臂如猨臂通肩也
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
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匈奴确恐亡
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
鴈門之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
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
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
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于是上乃合拜廣爲北平太守廣請
與霸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
國之爪牙也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
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
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在郡匈奴
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注孟康曰白檀縣
名也屬右北平漢書地理志白檀屬漁陽郡方輿紀
要白檀廢縣在今直隸昌平州密雲縣南二十里有

白檀山又陝西西安府東三十里有霸陵故城

漢書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

本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于傍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武帝元朔中蔡封爲樂安侯蔡爲人在中下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有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我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方輿紀要隴西郡今陝西鞏昌府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廣與右將軍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乃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問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

武帝紀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注應劭曰幕沙幕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

李陵 字少卿廣孫也

破奴故道出天山劍客奇才簇一班戰士聞鉦不聞鼓
將軍循髮更循環萬行雨集飛金弩一半冰持度玉關
遺恨少卿名誤我不堪再辱漢廷還

本傳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于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願得自當一隊上壯而許之詔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案武帝紀太初二年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

方輿紀要天山在土魯番西北三百餘里亘天山蒲澤兩縣界交河水源出於此亦名祁連山

本傳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注師古曰金謂鉦也

陵敗降匈奴後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胡服椎髻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干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沒稽之戰單于益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良久還太息曰兵敗死矣于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精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者四百餘人

漢志注龍勒縣有玉門關故都尉治方輿紀要玉門關在今陝州沙州衛故壽昌縣之北

本傳上聞陵降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其後漢遣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將兵五千人橫行匈奴以無救而敗何負于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

蘇武 字子卿父建杜陵人也

辱命何甘引佩刀廿年海上鬢蕭騷咽旃不見羝生乳臥雪惟聞節落旄南嚮心傷龍馭失北風盼斷鴈行高人生奄忽如朝露五字河梁惜別勞

本傳天漢元年武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與副張勝及假吏常惠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單于欲皆降之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單于知武終不可脅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生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李陵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嚮號哭歐血旦夕臨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已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雁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文選李陵贈別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

衛青 字仲卿平陽人也

人奴焉敢望封侯百萬旌旗擁上游相士先占騎從貴公孫能解子夫仇軍行不敗由天幸兵法無師與古謀

去病同時功不遠門庭冷落舊交留

本傳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與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注民母嫡母也

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

霍去病傳票騎將軍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元狩四年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

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

董仲舒 廣川人也

竅然舉首廣川來帝佐無慚管晏才納諫驕王輕詐力竊書主父挾嫌猜天人三策懸金馬祥異千秋說玉杯摧角觸藩嗟不遇公孫好士館虛開

本傳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今子大夫竅然爲舉首朕甚嘉之

方輿紀要直隸冀州棗強縣東北十八里有廣川城

本傳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曰桓公決

疑于管仲寡人決疑于君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五伯比于他諸侯猶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案仲舒三對賢良策

史記滑稽傳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傍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

仲舒春秋繁露有玉杯篇王安石詩發揮春秋有玉杯

本傳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

案仲舒士不遇賦有努力觸藩徒摧角矣

開館見公孫宏詩注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

千金一賦買長門雲氣飄飄紙上屯薦士未嫌楊得意分財恰遇卓王孫上方給札生前錄封禪求書死後存諫獵長楊見忠悃莫將文采議梁園

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別在長門宮聞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本傳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游天地之間意

相如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

札

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鑪相如自著犢鼻褌滌器于市中卓王孫不得已分與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相如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相如因上疏諫上善之

方輿紀要長楊宮在今陝西西安府盩厔縣東南三十里

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廣輿記梁園在今河南歸德府城東

李商隱詩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風雨病相如

公孫宏 菑川薛人也

牧豬海上起家貧四十年來學道身願罷朔方休物力
虛開東閣薦賢人金門第一寧無愧布被三公未必眞
汲黯知心工面詰何緣徒步得平津

本傳宏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武帝時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宏數諫以爲罷弊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宏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
延賢人
元光五年天子擢宏對策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
馬門
汲黯曰宏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
宏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平津侯

張湯 杜陵人也

諸公造請譽殷勤奏事君前日易曛磔鼠爰書驚老吏
侵漁律法用深文斬頭博士忠誰辨摩足中丞詐易分
刀筆合謀三長史子能幹蠱尙憐君

本傳湯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及貧昆弟調護
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
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用者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
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
湯掘熏得鼠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
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遷御史大夫會山東水旱貧民流徙湯請排富商大
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并兼之家百姓不安其生騷動
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奸吏并侵漁

博士狄山請與匈奴和親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
湯乃詐忠上乃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河南人李文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湯有所
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謁居
病臥湯自往視病爲謁居摩足
上使趙禹責湯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
筆吏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本傳贊曰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
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按安世
湯子賀安世兄也

張騫 漢中人也

博望初乘貫月槎龍庭萬里欲爲家玉門以外安亭障
金馬從西致渥洼鑿空安能得要領開邊不異控裦斜
輪臺詔下陳哀痛上苑猶栽苜蓿花

本傳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封爲博望侯
杜甫詩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按張騫乘槎事史記漢書皆不具載見荊楚歲時記
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有光夜明晝滅十二
年一周天名日貫月槎
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注老
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
輿地廣記玉門關在壽昌縣西北八十里
本傳從票侯破奴將兵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
亭鄣至玉門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
王貳師城善馬
渥洼水見武帝詩注
本傳騫卒後西北國始通於漢然騫鑿空諸後使往
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注師古曰言騫
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要
音一遙反
方輿紀要裦斜在陝西漢中府輪臺城在陝西哈密

衛廢庭州西北百三十里

通鑑征和三年貳師降匈奴四年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

大宛國傳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歸種離宮館旁

司馬遷 史記太史公自序龍門人其先出重黎之後至周宣王時爲司馬氏

龍門禹穴鬱心胸世掌天官太史公富貴不彰名易沒
是非迺定恨無窮李陵禍起悲臣志壹遂書來憶祖風
成一家言五十萬千秋紀傳創元功

本傳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年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注顏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

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穴

遷報任安書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又云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又云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不能自列上大夫壺遂曰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今夫子所論欲何以明太史公曰余聞之先人曰云云於是論次其文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

朱買臣 字子翁吳人也

四十無聞豈丈夫負薪行路且攤書功名半爲飢寒迫
貧賤方知骨肉疏上闕剛逢須詔日懷章正是受恩初
未能免俗驚羣吏一飯前妻載後車

本傳買臣家貧嘗艾薪樵買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故妻與夫家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之

買臣詣闕上書拜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守邸與共食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坐中驚駭白守丞買臣遂乘傳去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

終軍 字子雲濟南人也

旁枝奇木五蹏麟奏對摛詞豔子雲復傳西游終建節
請纓南越願從軍名高弱冠未爲福數阨奇才焉用文
徐樂嚴安同結隊終童後世侚流聞

本傳軍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蹏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軍對奏上甚異之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

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 字子淵蜀人也

奏御君王賜品題洞簫傳誦遍宮闈才高華柳登金馬
神見蜻蛉祀碧雞刺史徵詩歌曲和賢臣作頌詔書齎
髯奴便了遵僮約不見相從蜀道西

本傳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召高材劉向張
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益州刺史王襄聞褒
有俊材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褒既爲刺史作頌又
作其傳刺史因奏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爲聖
主得賢臣頌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
碧雞之寶宣帝使褒往祀焉於道病死
蜻蛉見宣帝詩註
褒有僮約畧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
舍有奴名便了倩行沽酒便了提大杖上冢巔曰大
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
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
決賣券之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
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
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
言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公車待詔三千牘文史縱橫十萬言要看通衢焚甲帳
休規陸海作天園長安尙愧侏儒飽宣室寧容嬖倖尊
似智似優還似隱先生避世在金門

本傳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令待詔公車注顏師
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林逋詩上書可有三千牘
本傳朔初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
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曰陛下誠能用
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卻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注孟康曰興造
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
其中也
武帝使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
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欲除爲上林苑朔進諫曰
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今規以爲苑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
朔奉祿薄未得省見朔對上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
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
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寡居幸董偃以主故號
董君常從游戲北宮上大歡樂之上爲竇太主置酒
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朔時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
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上
曰善有詔止董君之寵由是日衰
本傳贊曰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霍光 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河東平陽人也

風釆人瞻博陸侯端居畫室贊皇猷放桐伊尹阿衡重
負扆周公側席求驂乘禍萌芒刺背徙薪計失客焦頭
家奴盡倚將軍勢悔不封章發逆謀

本傳武帝遺詔封光爲博陸侯
桑宏羊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
聞止畫室中不入注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
或曰彫畫之室
昌邑王卽位行淫亂光憂懣以問田延年延年曰伊
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
武帝時趙婕好有男上心欲以爲嗣使黃門畫者畫
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
刺在背及光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霍氏之禍
萌于驂乘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
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爲曲
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果失火鄰里
救之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行人不謂主人曰曲突

從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
光甍上始親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後兩家奴爭
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乃
去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于
是霍氏甚惡之宣帝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
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毒殺許后

趙充國 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枕上過師捷有神屯田十二策敷陳羽林六郡良家子
虎旅三千將帥臣落落凌煙煩畫手桓桓驕驤感詩人
零羌萬里操全勝善戰多謀老更馴

本傳充因上屯田奏十二事有云治湟陿中道橋令
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上過師注鄭氏曰橋成
軍行安易若于枕席上過也
充國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

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初充國以功德與霍氏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上思
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
而頌之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于雅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方輿紀要陝西西寧鎮古西羌所居

疏廣　疏受 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受廣兄子字公子

太傅居前少傅俱賓朋祖帳出東都人生仕宦二千石
孰肯追隨兩大夫金問無餘方寡過功成不退豈非愚
子孫自足供衣食風雨蕭蕭守故吾

本傳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
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廣上疏乞骸骨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兩大夫
廣謂受曰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
有後悔
廣既歸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
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
昆弟老人勸廣買田宅廣曰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
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

王吉 字子陽瑯琊皐虞人也

明經高義侍青宮面刺曾同渤海龔廣厦細旃中尉諫
古車周道下泉風東鄰去棗還貧婦上國彈冠憶少翁
不信黃金能自作世傳清白槖囊空

本傳吉少時學明經舉賢良爲昌邑中尉
初學記青宮太子宮也

戰國策齊王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
上賞
本傳昌邑廢唯吉與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
昌邑王好游獵吉上疏諫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
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
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夫廣廈之下細旃
之上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
之盛訢訢焉發憤忘食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
始居長安東家有棗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
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
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家婦去
東家棗完王家婦還
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貢禹字少
翁
自吉至孫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
極爲鮮明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
黃金

丙吉 字少卿魯國人也

文成病已立公孫襁褓誰爲卬九閽能護獄中天子氣
不言廷尉故時恩行人牛喘傷宜問丞相車茵汚勿論
復爵後來功德報長安士伍至公存

通鑑元鳳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注此爲宣帝興于民間之符

本傳吉奏記霍光曰將軍事孝武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

治伊令爲魯獄史稍遷至廷尉右監武帝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一切殺之吉拒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宣帝初即位賜吉關內侯吉絕口不道前恩

吉常出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

吉馭吏嗜酒嘗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

吉子顯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吉子顯坐微文奪爵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顏師古注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張敞 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後隨宣帝徙杜陵

不鳴枹鼓縛偷兒執法先聲渤海知走馬章臺麾便面
研螺官閣畫修眉威儀未可拘奇士跌宕何曾曠典司
案事看君窮五日黃圖三輔豈難治

本傳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既視事求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因貰其罪令致諸偷自贖偷長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輒收縛之出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渤海膠東盜賊并起敞上書自請治之

敞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顏師古注曰不欲見人以此自鄣面則得其便

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敞爲京兆每有大議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

爲京兆九歲坐與楊惲厚善免敞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收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曰五日京兆竟何如

敞本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于三輔尤爲劇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

王尊 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

抑弱扶強令尉呵引經造獄律無訛洪流萬丈塡堤立
峻坂千尋叱馭過大節不爲臨險動當官大抵惜身多
忠臣孝子原無二未許雷門相鼠歌

本傳尊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

尊初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尊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

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之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及尊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

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爲東平王相謁見王太傳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注顏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

張禹 字子文河內軹人也

六歲安昌乞病骸安車駟馬賚蒿萊巍巍王舅占著日
嶽嶽朱雲仗劍來師傅門前田宅廣諸生堂後管絃開
平陵塋兆邀恩澤博得肥牛地一坏

本傳禹原封安昌侯爲相六歲以老病乞骸骨上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

永始元延之間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上親問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因此不疑王氏

禹見時有變異絜齋露著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感動憂色

朱雲傳少府五鹿充宗爲梁氏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雲既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本傳成帝即位徵禹鄭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禹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禹將弟子戴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

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

劉向 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後陽城侯德之子也

鬱鬱靈懷九歎興紛紛災異怪堅冰五行洪範春秋傳
丙夜青藜太乙鐙石氏兼官牢氏黨外家封事漢家陵
自憐宗室經三主枝落根傷慘莫懲

楚辭王逸九歎章句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所作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按靈懷鬱鬱篇中語也

本傳向上封事曰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月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

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向別傳向校書天祿閣夜暗獨坐誦書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入吹杖端烟燃與向說開闢以前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至曙而去曰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視焉乃出竹牒天文地

理之書悉以授之

石顯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依附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

本傳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雅奇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

通鑑成帝營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向上疏諫上感其言後卒罷之

本傳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

劉歆 字子駿劉向子也

遂初長恨妬娥眉符瑞甘同賣餅兒學業傳家非父業

國師佐命是經師假皇僉議少阿輔新室稽誅太白遲
事逆求榮終不保讀書論世發深悲
歆遂初賦揚娥眉而見妬兮固醜女之情也
本傳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註應劭曰河
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
七之際火爲王故改名幾以趣也
王莽傳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兒莽按符
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
登用以示神焉餘皆拜爲郎
本傳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
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
王莽傳莽既篡位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少阿羲和
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校學置經師一
人
王莽傳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號令

天下奏事毋言攝改正朔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
元年正月朔莽乃策命孺子曰封爾爲定安公永爲
新室賓
衛將軍王涉養道士西門君惠爲涉言讖文劉氏當
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歆及大司馬董忠等
謀劫莽降漢歆曰當待太白星出迺可會謀泄歆自
殺

薛宣 字贛君東海郯人也

一行作吏起都船馴致公卿宰輔遷法令爲師聊復爾
貲材可學本天然酒肴日設容休假筆硯皆精得靜便
抵几奮髯齊部駭同時朱博遜君賢
本傳宣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
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
宣子惠爲彭城令宣不問惠以吏事惠遣門下掾進
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
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貲材何可
學也
日至休吏宣出教曹掾張扶曰曹雖有公職事家亦
望私恩意掾宜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
斯亦可矣
宣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
皆爲設方畧利用而省費
朱博傳博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奮髯抵几
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

黃霸 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

所居民樂去民思入穀爲郎未可譏吏食郵亭烏自攫
人言相府鶡初飛逢迎未遣病丞去富貴無忘巫女歸

治郡功名後來損循良漢代已稱稀
本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
免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霸爲潁川太守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
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旁烏攫其肉吏還
霸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
毫釐不敢有所隱
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
以聞
霸爲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
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且善助之
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見一婦人相
者言此婦人當富貴問之乃巫家女也霸卽娶爲妻
與之終身
霸才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
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楊雄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

三世爲郎篋遯爻校書天祿手親鈔牢愁有畔騷宜廣
元白成文客解嘲作賦滑稽貧可逐司箴拓落酒難拋
劇秦莫肯分眞僞覆瓿流傳恐溷淆

本傳贊曰初雄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
劉歆並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
位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
下

本傳雄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峄山投諸江流以
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雄草太元有以自守或嘲雄
以元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按雄有逐貧賦酒賦
酒賦鴟夷滑稽腹大如壺

本傳雄以爲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
雄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按雄有劇奏美新文班史未載或疑爲僞託

雄著太元法言劉歆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
然尙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梅福 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

軺傳封書達帝京赤墀文石薄公卿通經豈信神仙幻
全性應知簿尉輕丹井斗壇星皓皓書堂池水露盈盈
何曾拔宅捐妻子妄擬吳中變姓名

本傳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
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

復上書曰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
法坐盡平生之愚慮

福少學長安明尙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
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

漢書本傳贊遂從所歸全性市門

太平寰宇記豫章有銅山亦號洪崖山梅福棄南昌
尉去妻子入洪崖山得道爲神仙山有洪崖先生煉
藥之井又有梅君壇梅福宅在南昌縣東北三里西
接開元觀東西墨池書堂餘址猶存梅福池亦名風
雨池梅福種蓮池也

史記扁鵲傳長桑君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
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注上池水謂水未至地
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

本傳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
今傳以爲仙其後有人見福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
市門卒云

太淸記許眞君拔宅上界昇仙惟車轂錦帳墮故宅

明妃

紫佩珊珊鬢影羞玉關別淚黯然收黃金不贖佳人骨
蕭斧空懸畫史頭草耐寒霜墳上綠琴彈漢月曲中秋
妾身只爲和親往豈抱長門買賦愁

袁桷題昭君圖詩鬢影愁添塞雪花枝羞殺宮春
玉關見李陵詩註

王叔英妻劉氏昭君怨想妾辭關淚至今猶未燥

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令畫工圖形按
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不肯遂不得見匈奴
求美人爲閼氏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
宮第一帝悔之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

歸州圖經胡中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號曰青冢

容齋題跋文與可王昭君絕句極目胡塵滿傷心漢
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

李咸用昭君怨樂府千秋青冢骨留怨在胡琴
梁獻王昭君詩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親
長門買賦見司馬相如詩註

董賢 字聖卿雲陽人也

雉冠貝帶位三公傅粉施朱失六宮玉漏聲中驚玉貌
椒房殿外起椒風帝衣可斷恩難斷天祿將終寵未終
一事新都快人意全家奏徙粤江東

本傳賢爲人美麗自喜哀帝說其儀貌貴重朝廷
賢爲大司馬與孔光並爲三公
佞幸傳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但以婉媚貴幸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儀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
賢與上臥起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

上以賢女弟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
賢嘗晝寢偏藉上褎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褎而起其恩愛至此
哀帝崩太后召賢問以喪事調護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曉習故事令莽佐君莽使尚書劾賢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賢與妻皆自殺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

王莽 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

芻狗棄餘偏竊鼎鯨鯢殲盡竟成梟宮中漢臘更新臘
殿上黃貂換黑貂假附周公開魏武侈言虞室繼唐堯
登場傀儡眞兒戲銅斗威行火自燒

通鑑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莽使王舜諭指太后罵之曰爾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
本傳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
通鑑莽篡位後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相對飲食
莽奏太后曰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
莽篡位後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禪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
莽鑄作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更始等兵至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

樹經堂詠史詩卷一終

樹經堂詠史詩目錄

卷二

東漢

光武帝

明帝

明德馬皇后

章帝

和帝

順帝

桓帝

懿獻梁皇后

靈帝

獻帝

劉盆子

隗囂

公孫述

鄧禹

寇恂

馮異

岑彭

耿弇

竇融

竇憲

馬援

馮衍

梁冀

班固

班超

徐穉

楊震

臧洪

張衡

馬融

蔡邕

趙岐

皇甫規

仲長統
陳蕃
李膺
范滂
郭泰
許劭
竇武　何進
孔融
荀彧

董卓
公孫瓚
袁紹
呂布
趙壹
禰衡
范式
華陀
嚴光

焦先
梁鴻
孟光
班昭
曹娥
蔡文姬

魏

武帝
文帝

明帝
高貴鄉公
陳思王
陳登
曹爽
王裒
邴原
管寧
鍾繇

王粲
陳琳
阮瑀
劉楨
阮籍
嵇康
鄧艾
鍾會
管輅

蜀
昭烈帝
後主
北地王
諸葛亮
關忠義
張飛
趙雲
吳
大帝
吳主皓
周瑜
魯肅
呂蒙
虞翻

樹經堂詠史詩卷二

南康謝啓昆蘊山著　男學崇　學坰　彬　宣　校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漢

光武帝

劉氏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在位三十二年號建武中元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

推心願爲蕭王死大度同符高祖興餘子綠林方蟻鬬
眞人白水竟龍升昆陽火烈千旗閃滹澤冰堅萬馬騰
天下未嘗忘漢德何須赤伏讖言徵

本紀光武擊銅馬于鄡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續漢書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封上爲蕭王方輿紀要蕭縣古蕭國在今江南徐州西南四十五里更始初封光武爲蕭王卽此故蕭城在今縣西北十里

馬援傳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前漢書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

後漢書劉元傳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帥衆數萬人于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本紀王莽纂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注光武舊宅在隨州棗陽

縣東南宅南二里有白水卽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

本紀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急進大兵宛敗昆陽自服邑曰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王邑嚴尤陳茂輕騎度水逃去盡獲其車甲珍寶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

方輿紀要昆陽在葉縣北二十五里

本紀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至滹沱河無船適遇氷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方輿紀要滹沱在繁峙縣北出太戲山有三泉并導西南流三里而玉斗泉流合焉亦名青龍泉又西流數里復有三泉流注之又西流至砂㵎東合北樓口水又西流合華嚴嶺水至城北又西入代州界下流至直隸靜海縣入海蓋河東北之川也

公孫述傳述謂郡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

馮衍傳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父也

本紀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

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帝曰劉氏復起李氏爲輔

六書故讖前定徵兆之言

明帝

諱莊光武第四子在位十八年號永平謚法照臨四方曰明

雲物書祥記首春雲臺畫像纘麒麟塤篪曲宴如豐沛
几杖圜橋數搢紳東面經曾尊玉座西方夢又見金人
攝摩騰遂來中國作偭伽藍徧洛津

後漢書儒林傳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
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
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
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
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
本紀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事畢
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
後漢書傳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
十八將于南宮雲臺按詩意言繼武帝畫功臣于麒
麟閣也蘇武傳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
人於麒麟閣
本紀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
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
嘉賓詩言如高帝之過豐沛酒酣擊筑而歌大風也
續漢志三老自賓階東面三公設几杖
通鑑永平二年冬十月行養老禮帝幸辟雍以李躬
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等及弟子升堂帝

自爲下說
本紀十五年春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
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桓榮傳顯宗爲太子選求明經榮授太子尚書及卽
位尊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
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
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
後漢書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丈頂有光明
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
黃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寫經四十二章
及沙門摩騰竺法蘭以來令藏經蘭臺石室起白馬
寺於雍門外以處摩騰由是化流中國
漢明帝內傳摩騰竺法蘭漢地僧之始也
案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洛陽伽藍記五篇敘畧
云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
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篤信彌繁法教愈盛
招提櫛比寶塔駢羅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
上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

城內爲始次及城外
釋典世尊在野鹿苑中爲鹿王教主羣鹿無擾王造
伽藍
通鑑考異漢明帝求佛書啟釁端爲天下後世之禍

明德馬皇后

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謚法曰忠和
純淑曰德

蟲飛入夢叶長秋鬢髮垂髻咏好逑衣練椒宮昭儉素
含飴織室樂嘉柔自憐象服如山重怕見彤車似水流
底事廖防同日貴濯龍門外起深憂

本紀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
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
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
出注長秋宮皇后所居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
之初也
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

東觀記曰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
髻三匝眉不施黛
本紀嘗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
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
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注大練大帛也
爾雅翼椒實多而香漢世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
盈升以椒塗屋亦取其溫煖
本紀太后曰今數遭變異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
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寧然後行子之志吾但
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太后廼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以爲娛樂注前
書有東織西織屬少府平帝改名織室
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詔曰前過濯龍門
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
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
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
四年天下豐稔方陲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
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

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已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不遂哉萬年之日長恨矣

章帝 諱炟明帝第五子在位十三年號建初元和章和諡法曰温克令儀曰章

儒館時巡溢頌聲避車輟馬詔經行一夔功奏曹儀定白虎經傳石閣明孔裔師尊臨闕里鄭公祿賜紀任城冐耏懸度虛亭堠長者寗徒博厚名

本紀少寬容好儒術

讚曰儒館獻歌戎亭虛堠注獻歌謂崔駰游太學時上四巡等頌

元和三年正月帝耕于懷二月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

曹褒傳褒字叔通薛人也上疏定漢制禮儀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上知羣寮拘攣難與圖始日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于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本紀帝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三輔皇圖石渠閣蕭何造以藏入關所得圖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書焉

本紀元和二年進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男女帛方輿紀要闕里在今曲阜城內即孔子故宅也

闕里記漢高祖祀孔子宅後武帝至後漢光武明章諸帝皆幸焉

鄭均傳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好義篤實守善貞固東州稱仁上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尙書郡國志任城在雒陽東一千一百里

本紀沙漠之北葱嶺之西冐耏之類跋涉懸度

字書冐耏多鬚貌耏音而言鬚鬢多蒙冐其面或曰西域人多著冐而長故舉以爲言也

西域傳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里

光武帝紀建武十二年築亭堠修烽燧注亭堠伺候望敵之所也

本紀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

和帝 諱肇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號永元元興諡法曰不剛不柔曰和

銘勒燕然勢漸侵謀同鈎盾禍相尋十年寃骨收梁竦三府飛章訟舞陰珠篋驗亡推后智玉關生入慰臣心

伯游一諫堪千古龍眼離支罷桂林

本紀車騎將軍竇憲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傳憲既威名大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尙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

一統志燕然山在鞮韃國中去塞三千餘里輿地要覽燕然山在今上都路宣德府界中

竇憲傳憲平匈奴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封鄧疊爲穰侯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

鄭衆傳和帝時加位鈎盾令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按詩意言漢自衆專謀誅憲中官始盛而禍亂相尋也

前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己亥上耕于鈎盾弄田

後漢書梁竦傳竦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
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遂譖殺二貴
人而陷竦等以罪惡竦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眞舞陰
公主坐徙新城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
禮奏記三府太尉張酺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會
貴人姊樊調妻嫕上書自訟曰願乞收竦朽骨使母
弟得歸本郡于是追尊恭懷皇后備禮西迎竦喪詔
京師改殯
和熹鄧后紀和帝即位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
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
察顏色即時首服
班超傳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
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
上書請帝感其言乃徵超還方輿紀要玉門關在今
陜西沙州衞故壽昌縣西北八十里
本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
險阻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
疏陳狀帝下詔敕太官勿復獻由是遂省焉註南海

郡秦置今廣州縣也臨武縣屬桂陽縣今郴州縣也
按唐羌字伯游荔枝亦作離支上林賦荅遝離支
南粵王傳秦并天下畧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方
輿紀要桂林廣州縣即今之桂林府

順帝 諱保安帝子也在位十七年號永建陽嘉永
和漢安建康謚法曰慈和偏服曰順

野王甲第競連坊被譴青宮恨未央頓起西鐘臨北極
又封阿母號山陽隄防自失空悲李跋扈難禁已兆梁
按部埋輪竟何補誰從當路問豺狼

後漢書楊震傳時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震上疏曰
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
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
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
巨億案阿母安帝乳母王聖封野王君
本紀野王君阿母王聖周廣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
遂至以甲第連坊相競
資治通鑑漢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爲野王君
一統志野王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屬魏秦屬三
州郡漢爲野王縣屬河內郡今改屬懷慶府
本紀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
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殺之太子數爲歎息王聖等
遂與豐京共構陷太子坐廢爲濟陰王
北鄉侯薨江京等秘不發喪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
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鐘下
即皇帝位
左雄傳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
共議立帝後以娥前有謀于陽嘉二年封爲山陽君
方輿紀要陽山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故山陽郡城
在其下
通鑑初帝之立也封宋娥爲山陽君執金吾梁商子
冀爲襄邑侯陽嘉二年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
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人君之
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爲

變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言一人之身本朝者心
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
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心腹之疾指宋阿母
外戚梁氏及中常侍等也
後漢書李固傳固字子堅爲梁冀所害露尸于四衢
梁冀傳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
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之惡帝遂害之
按冀在順帝朝已拜大將軍張綱劾其有無君之心
十五事則其跋扈之兆已見矣
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多歷
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
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
將軍梁冀十五事

桓帝 諱志肅宗曾孫在位二十一年號建和和平
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謚法曰克敵服遠
曰桓

唐衡兩墮左回天五侯同時握大權漏刻雖能延檮杌
尺書旋看飾貂蟬帝乎不諦非中主直者如弦死道邊
竹柏已傷賢士盡芳林空祀濯龍前

後漢書單超傳帝呼超宦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于是更召衡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于是詔收冀及宗族親黨悉誅之延禧二年五人同日封侯自是權歸宦官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席唐兩墮

本紀贊政移五侯按五侯單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也

本紀延熹二年詔曰梁冀奸暴濁亂王室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漏刻之間桀逆梟夷斯誠社稷之佑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勳

李雲傳上書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漢書劉向傳青紫貂蟬充盈幄內

後漢書輿服志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

爰延傳帝問延曰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尙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五行志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按李固欲立淸河王梁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郎至尊固幽斃獄中暴屍道路所爲死道邊也胡廣等依附梁冀皆得封侯所爲反封侯也

通鑑時宦官交搆正人平原襄楷上疏曰前年冬大寒洛城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于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陛下受閹監之譖頻行誅罰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按延禧九年八月司隸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黃門北寺獄書名王府

續漢志延禧九年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又本紀論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薛綜注東京賦云濯龍殿名芳林謂兩旁樹木蘭也

懿獻梁皇后

諱女瑩謚法曰溫和聖善曰懿聰明叡智曰獻

吳姁奉詔掖庭幽雜事流傳六禮周采色方嫌范史缺
求賢似與國風侔壽安燕喜宣中外姻婭聯翩在上頭
服御雕奢憑廕勢貴人冢廢碧燐秋

雜事秘辛建和元年四月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閩河洲窈窕明儁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梁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毋諱匿朕將采焉

桓帝依惠帝納后故事一如舊典建和元年六月始

入掖庭八月立爲皇后

按儀禮疏昏禮有六納徵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言雜事載懿獻被選冊立用六禮周備也范史蓋謂范蔚宗後漢書不載奉詔事言帝本圖采色方嫌范史之缺書爲托求賢似與國風相比侔耳

雜事秘辛姁旣周視審悉秘緘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明日下有司議禮

按后爲順烈梁皇后之女弟陽嘉元年順帝於壽安殿立貴人爲皇后

本紀后藉姊兄廕勢恣極奢靡宮幄雕麗服御珍華

古樂府夫壻居上頭

本紀延禧二年后以憂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爲貴人冢焉

靈帝

諱宏肅宗元孫在位二十二年號建寧熹平光和中平謚法曰亂而不損曰靈

石上慊慊和鼓聲畢逋城上有烏鳴西園弄狗梟音集

天子騎驢馬價輕銅臭官猶輸內府石經字倘記熹平
黨人名字歸方笥朱爵門書亂已成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
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
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
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按此皆謂貪政也其
言城上烏者處高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
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
帝也石上慊慊者言永樂太后雖積金錢慊慊常若
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
本紀光和四年帝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
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驢價遂
與馬齊
光和元年冬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
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山陽
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于

西園立庫以貯之
崔寔傳寔從兄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問
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議者嫌其銅
臭耳
通鑑熹平四年立石經於太學門外注詔諸儒正五
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
於太學門外
本紀建寧二年制詔州郡大舉鉤黨于是天下豪傑
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
五行志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爲楖具時有
識者竊言葦笥郡國讞篋也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
于理官也到光和三年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
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于是諸有黨郡
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通鑑熹平元年秋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
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水經注洛陽故宮名有朱雀
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

獻帝

諱協靈帝中子也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己故名曰協在位三十一年號初平興平建安

卅年神器若懸疣誰謂董侯勝史侯將士拜官錐畫印
公卿爭渡指盈舟依斟豈復聞殲羿流彘何曾更返周
執殳虎賁空夾陛如何不斷老瞞頭
本紀論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
奪移
公羊傳君若贅旒然
後漢書靈思何皇后紀后南陽宛人以選入掖庭生
皇子辯養于史道人家號曰史侯拜后爲貴人甚有
寵幸性彊忌後宮莫不震慴光和三年立爲皇后時
王美人姙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
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鴆殺美人帝大怒

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
袁紹傳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
宦官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
制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
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
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
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違
禮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
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易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
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計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
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竟出
懸節于上東門
通鑑帝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
賦公卿以下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乃以錐畫之
後漢書董卓傳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承
奉等夜廼潛議過河使李樂先渡具舟船舉火爲應
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廼以絹縋而下餘
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

赴船者董承以戈擊之斷手指于舟中者可掬
帝王紀夏帝相爲羿所逐相遷都商邱依同姓諸侯
斟灌斟尋氏左傳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
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爲己相虞羿于田羿猶不悛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言帝之不能誅魏武猶相之
依斟不能誅羿也
國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大雅曰陳錫載周是
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二王學專利
其可乎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王流于彘史記周人畔厲王出奔彘共和十四年厲
王死于彘前漢書地理志霍大山在東冀州山周厲
王所奔順帝改曰永安方輿紀要今山西平陽府霍
州禹貢無陽地周彘邑也
通鑑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操以事入見殿中帝
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
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
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

魏書魏武帝小字阿瞞

劉盆子

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

聖公竊位羞流汗稚子藏符畏欲啼棄甲朱眉臨洛散
積兵熊耳與山齊黠兒佼佼初離虎慈母依依若望蜆
野戰羣龍天地閉眞人受命放鯨鯢

後漢書劉元傳元字聖公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
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因往從牧爲其軍安集掾四
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邱賜斬之號
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統一諸將遂共立更
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
會更始卽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
手不能言
本傳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及

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唯盆子與茂及前
安西侯劉孝爲最近遂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
空札置笥中遂于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
從事皆大會列盆子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
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
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
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
衆與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于嵴底帝
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
震驚不知所爲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以下三十餘
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
耳山齊帝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
觀之謂盆子自知當死否對曰罪當死猶幸陛下憐
赦之耳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對曰今日得
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
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水經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在宜陽城西
後漢書劉元傳平陵人方望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
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簒奪而嘗爲漢主今皆
云劉氏眞人當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然之乃于
長安求得嬰立之更始遣李松等擊破皆斬之
按光武于泉文爲白水眞人方望所云劉氏眞人當
受命乃光武非嬰也放鯨鯢言光武赦盆子等罪也

隗囂

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表裏山河百二關操刀錯鍉奉珠盤思規西伯地千里
可用東封泥一丸駑馬强扶騏驥遜遙天欲上蹇人難
援旗糺族終嘶滅光武能容度外寛

本傳囂將王元說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
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
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
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西方

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
神龍失埶即還與蚯蚓同
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
奉璧而告牽馬操刀奉盤錯鍉割牲盟曰凡我同盟
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
明神殛之
公孫述傳騎都尉荆邯見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
曰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東遇
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
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計尊師章
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爲文王
復出也
史論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
乎
本傳時陳倉人呂鮪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
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書曰
樂慕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
鉛刀不可强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

過數步即托驥尾得以絶羣
續漢志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
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下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
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
都門也有緹羣山
本傳論囂援旗糺族假制神明注援引也糺收也
劉盆子傳光武曰諸卿大無道所過皆夷滅
本傳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賜囂書曰昔
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
歸輒復位號不誅也
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
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于度外耳

公孫述 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井底蛙鳴爭自帝昆陽龍奮已開基黃牛白腹五銖復
夕死朝聞十二期妄信霸圖天水盛誰言王命亦金移
傾城一炬堪酸鼻魚復三巴失險巇
後漢書馬援傳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援往觀還
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昆陽詳見光武詩注
本傳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
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
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
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夕死尚可況十二乎
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
李熊說述曰若奮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
前漢書地理志天水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塡戎明
帝改曰漢陽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
以名焉
本傳述好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因援神契曰西太守
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絶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
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

又自言手文有奇
述被刺洞胷墮馬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
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
焚述宮室帝聞之怒讓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
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火縱兵聞之可爲
酸鼻
華陽國志獻帝建安六年魚復蹇允白璋爭巴名璋
乃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安漢爲巴西是爲
三巴漢書地理志巴郡縣魚復

鄧禹 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

臣能擇主主任臣徒步贏糧得附親願効元功垂竹帛
早將青眼識天人龍章偶褫忘榮悴魚豕同嘗憶苦辛
少日通侯封萬戶闔門守藝子孫醇

本傳論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機
也鄧公贏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
本傳禹年十三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見
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
策北渡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歡謂禹曰我得專封
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
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
東觀記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
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啖勞勉吏士威嚴甚厲衆皆
竊言劉公眞天人也
本傳禹引軍至栒邑爲赤眉所敗獨與二十四騎還
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
本傳論禨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
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
本傳光武即位于鄗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酇侯
食邑萬戶禹時年二十四
禹篤行淳備事母至孝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
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寇恂 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

河內初收賴得賢南通宛洛北幽燕將軍轉粟輸千斛
太守維駒借一年斬使敵人先落膽結歡兩虎竟隨肩
更誇宰相能分惠故舊時時賚俸錢

本傳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于鄧禹曰諸將誰
可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
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
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
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
光武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養馬二千匹
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
恂歸潁川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
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
時定惟卿能獨平之耳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
留恂鎭撫吏人受納餘降
隗囂將高峻據高平不下帝遣恂奉璽書至峻遣皇
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惶恐即日降
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于市復以爲
恥還過潁川恂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出迎于道稱
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
聞帝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帝曰天
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鬥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
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
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
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馮異 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赤龍夜夢會風雲玉具乘輿帝敕殷少日披荆猶主簿

異時屏樹號將軍奮輿沔水桑榆晚倉猝滹沱麥飯勤
義重君臣恩父子披圖紹德念元勳

本傳諸將勸光武即帝位光武召異問四方動靜異
日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于大
王宜將從衆議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
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日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
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本傳論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亦各志能之士也
本傳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
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
輿七尺具劒注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
劒
異討赤眉等光武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
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
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

吾披荆棘定關中
爲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
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三年春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宏引歸與異相遇要
異共攻赤眉大爲所敗異走歸營招集諸營保數萬
人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
攻異前部異裁出兵救之賊遂悉衆攻異日昃賊氣
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遂潰追擊大
破于崤底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
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水經注穀水自穀
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或謂之彭池方輿紀要穀水
在河南澠池縣南十里源出三崤東馬頭山之穀陽
谷前漢志曰澠池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前漢
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
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
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無蔞亭時大寒烈異上
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光武對竈燎
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虖沱河後朝京師賜珍

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
意久不報
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號
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曰將軍之
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宏聖
緒橫被四海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于罔
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按籍建武元
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其子孫應當統後
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兹遺功焉于
是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按普異孫也

岑彭 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

荆門水戰付征南冒突樓船號令諳一陣天風江水立
千行火炬敵兵殲帝心蜀望頭俱白臣命彭亡淚暗含

廟祀武陽能止殺壯侯遺澤至今談
本傳建武二年彭破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九年
公孫述遣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
關擊破馮駿田鴻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
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欑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
兵彭數攻之不利于是裝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
十一年春彭與大司馬吳漢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
棹卒凡六萬餘人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
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曰
大司馬習用兵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
爲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
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
直衝浮橋而欑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
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蜀
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
保江州
建武八年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

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
圍之而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
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
爲白彭征蜀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
雨所至皆奔散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
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
彭薨後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毋得虜掠見諸耆老爲言大
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爲人除害百姓
皆大喜悅
諡曰壯侯

耿弇 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

儆賊成禽笑子輿縱橫突騎欲摧枯漁陽上谷師讙敵
銅馬朱眉勢可屠首事南陽襄大策主人北道效前驅

將軍落落非難合好時勲名上畫圖

本傳父況爲朔調連率王莽敗更始立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于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敝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

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秦置在雒陽東北二千里上谷郡雒陽東北三千二百里

吳漢傳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

本傳光武居邯鄲書臥溫明殿弇因說曰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

弇從光武擊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常將精騎爲軍鋒

輒破走之車駕至臨淄自勞軍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于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光武至薊聞邯鄲兵方到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兵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弇走昌平說父況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遂及光武于廣阿

建武二年封弇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按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

璽書萬里懾幺麼豈有分民外網羅蝸國稱兵輕蜀隴龍門被命效囂陀風塵豪儁乘時起蟬蛻王侯讓善多文伯子陽相繼盡河西長是奉恩波

本傳帝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天下未并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旣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

融卽復遣鈞上書曰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按詩言融輕蜀之公孫隴之隗囂猶蠻觸稱兵于蝸角中耳

融與隗囂書曰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

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

漢書兩粤傳秦上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僻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絶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出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聚兵自守龍門卽龍川也

本傳融小心精詳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見鈞歡甚乃賜融璽書

本傳論融始以豪傑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

融以兄弟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辭讓爵位

按文伯盧芳字叛漢留匈奴十餘年死子陽見公孫述詩註

本傳融與梁統等計議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部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推融行河西五

郡大將軍事
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功臣中莫與爲比
帝高融功下詔封融爲安豐侯賞賜恩寵傾動京師
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

竇憲 字伯度融曾孫也

染鋒尸逐斬温禺元甲朱旗耀敵中都倚椒房勤遠畧
遂教燕石勒奇功理兵豈與封鯨比棄爾眞如腐鼠同
詔幸北宮收印綬田園沁水一時空

本傳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初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得幸于太后憲遣客刺殺暢事發覺太后怒閉憲于內宮憲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等與北單于戰于稽

落山大破之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于是温犢須日逐等率衆降者二十萬八憲秉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日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于朔方又日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注温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

燕然山詳見和帝詩注

按匈奴本無罪憲之請伐實冀立功以免死故何敞諫云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今無罪而伐憲雖立功猶楚人之勝晉不足封鯨鯢築京觀與明王之伐不敬比也

本傳憲恃官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主偪畏不敢計後發覺帝大怒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會憲及鄧疊班師還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皆遣就國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皆迫令自殺

後漢地理志河內郡有沁水縣水經注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

低頭不共偶人處指掌能知敵騎情跨馬是翁誇矍鑠
飛鳶有弟念平生羊裘皮絝貧如舊薏苡明珠謗未明
藁葬歸來眞裹革勳高銅柱記南征

本傳公孫述稱帝于蜀隗囂使援往觀之素與述同里閈相善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禮畢出使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曉客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述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

建武八年帝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援夜至帝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没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援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言士生一世但取衣食

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
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
間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觀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
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
牧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
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
舊衣單衣羊裘皮袴
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
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
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
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
藁葬而已
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
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
交趾女子徵側反拜援伏波將軍緣海而進軍至浪
泊上與賊戰破之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遂散
走斬徵側封援爲新息侯註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
之極界

廣輿紀要銅柱在今廣東廉州府分茅嶺下安南人
過此每以石培之遂成邱阜馬援誓云銅柱折交趾
滅

馮衍 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

懷金垂紫望凌雲晨牝青蠅入室聞武達書來傷妒婦
飽生說上拜將軍鉛華不御空羣婢井臼親操憫仲文
讒口嗷嗷身碌碌幽懷顯志鬱紛紜

本傳衍居常慷慨嘆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
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
衍娶北地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
井臼
馮衍集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
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
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
妒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
始于衍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暴虐
此婢不死如髮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
心爲愴然纔叡放散冬衣不補既無婦道又無母儀
按仲文衍子豹字
本傳更始二年遣尙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
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永素重衍乃以衍爲立漢將軍
衍又自論曰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
雲蒸與道翺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
嘗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
情昭章元妙之思也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悇憛而洞
疑卽其賦中語也

梁冀 字伯車安定烏氏人也

跋扈將軍顧盼驚傾城哲婦牝雞鳴蔦肩豺目鴟張甚

齲齒愁眉蠱媚行花裏秦宮徒苟活壁中伯玉可長生
對街第宅連青瑣血汚黃門毀上兵

本傳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
日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令左右進鴆加煮餅
帝卽日崩
崔琦傳少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梁
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
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其辭有曰惟家之索牝
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
后匹嫡淫女斃陳
本傳冀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
和平元年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賜赤紱比長公主
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
齒笑以爲媚惑風俗通愁眉者細而曲折齲齒笑者
若齒痛不忻忻
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輙

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官內外兼寵威權大震
李長吉詩秦宮一生花底活
本傳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于順帝通期有微過帝
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期會
商薨冀行服于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
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冀猶復與通生子伯
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冀慮害伯玉常置複壁中
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堂寢皆有
陰陽奧室連房洞戶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疏青瑣
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注青瑣謂刻爲
瑣文而青飾之也
帝遂與中常侍具瑗等五人成謀誅冀帝御前殿召
諸尚書發其事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廄騶虎賁羽
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
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

班固 字孟堅彪之子扶風安陵人也

蘭臺漢史襲清芬白虎談經輯舊聞再世爲郎輸范蔡
兩都作賦麗卿雲阿諛戚里燕然頌牽綴祥符典引文
蠶室休譏司馬氏毫毛目睫渺難分

本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
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國史有詔下獄固
弟超恐固爲郡所劾考不能自明乃馳闕上書得召
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
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
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
本傳天子會諸儒講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
其事
固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
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
諷勸乃上兩都賦
本傳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燕然頌見竇憲詩注
固作典引篇述敘漢德有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
合謀窮祥極瑞又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
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有云李陵既生降而僕又
茸以蠶室
本傳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
義粲然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彪固譏遷以爲
是非頗謬于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
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
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
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之所以致論于目睫也注史
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
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
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

班超 字仲升彪之少子扶風平陵人也

丈夫投筆有高志俗吏拘文無遠謀三十六城收屬國
二千石職取通侯虎頭食肉還探穴狐塞橫屍欲正邱
生入玉關臣願遂義陽博望並千秋

本傳超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
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
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超到鄯善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
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
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
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從
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
以火攻虜使彼不知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衆曰
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

聞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
超上疏曰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
臂注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
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
超妹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
定遠侯超幸得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
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
後漢書百官志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
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
本傳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
也
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
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
之間況于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
玉關見和帝詩注
按傳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不煩
師衆封爲義陽侯
博望張騫封號見張騫詩注

徐穉 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曾拜祠堂薦藻蘋一亭秋月照湖濱逃人偶下陳蕃榻
弔客曾爲郭泰賓只爲扶顛憂漢室何曾絕跡托仙塵
高風百世羣師仰菜圃雲卿願結鄰
廣輿紀要徐孺子祠在今南昌府東湖上徐孺子亭
在府城東北陳蕃建
本傳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
懸之
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
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
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嘗爲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
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奠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
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

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于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
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
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
一統志徐穉宅在南昌縣南際東湖南小洲上蘇翁
浦亦在洲上宋隱士廣漢人蘇雲卿與張浚善避東
湖灌園自給蒔蔬織屨于此亦稱三洲蘇圃
楊震 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高祖做封安平侯父
寶隱居教授卒于家
巾箱飼雀玉環貽夫子關西譽望馳白璧青蠅寧有玷
黃金黑夜豈無知三鱣講席生前兆一鳥關亭死後悲
太尉傳家淸德在侍中強項有孫枝
續齊諧志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
梟所搏墜于地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
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
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

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
環矣
本傳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博覽
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
震既免死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
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
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唯震之故朕之不德
用彰其咎
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
人知君君不故人知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
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媿而出
震講學關西時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
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
也先生自此升矣
順帝卽位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訟震事乃以禮改
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
餘集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葬畢乃飛去註墓在

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尙存
震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
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爲震開產業
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
厚乎延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
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
從容問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
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
復致大鳥矣

臧洪 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攝衣歃血共登壇徒跣雍邛赴急難志士同仇傾蓋定
故人流涕撫弦看奮身寧爲君親死殺妾猶供將吏餐
昭義成仁感風烈陳生坐上發長嘆

本傳中平末棄官還家廣陵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
董卓弒帝洪說超曰明府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
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若
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
宜乎超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既先有謀約
會弟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
既而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歃
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
禍加至尊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劉岱
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
節
袁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時曹
操圍張超于雍邱甚危急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
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紹竟不聽
超城遂陷張氏族滅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
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示禍福責以恩
義洪答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
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相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
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
覺涕流之覆面也又曰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
臧洪投命于君親
紹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初尙掘鼠煮筋骨後無所復
食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使爲薄糜徧
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流涕無能仰視
城陷生執洪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于洪隨爲
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
爲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
豈合天意臧洪發擧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
出謂曰爾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
常所路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
同日死不顧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座者莫
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西鄂縣故城在今鄧
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
也

夌轢相如駕孟堅河間制作欲侔天網羅造化垂靈憲
洞矚陰陽法太元十載覃思二京賦千秌絕唱四愁篇
歸田未遂逍遙志蒙叟周旋蝶夢翩

王元美兩京賦評雕飾炫爛可云直追馬班未可以
時代限優劣也按相如司馬相如孟堅班固字
本傳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按河間王名政
本傳論崔瑗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本傳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
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
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
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渾體是爲正儀故靈
憲作興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元經謂
崔瑗曰吾觀太元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
擬非徒傳記之屬

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
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
文選衡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衡見天下
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思以道術相報貽于時
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
藝苑巵言平子四愁詩千古絕唱
衡歸田賦於焉逍遙聊以娛情又有髑髏賦托言莊
周也
按衡相河間之三年年已六十餘上書乞骸骨徵拜
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

盧鄭同登弟子班紗帷擫笛擁雲鬟窮儕才士飢難忍
偽托忠經義未嫺怕忤將軍頌西第懷慚教授負南山
李公誣奏成卿手可記閒居隴漢間

本傳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
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
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
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大將軍鄧隲召融爲舍人不應客于涼州武都漢陽
界中會羌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
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嘆息往應隲召
宋史藝文志有馬融忠經一卷
本傳初融懲于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
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
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
本傳論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于居
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
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逸才曠代邁羣倫耇老華顛釋誨新樂識殺心難免患
琴收焦尾不全身沉埋十意流離日周歷三臺偃蹇人
太學車塡摹石刻六經文字耀千春

本傳董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
有動于色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太尉馬日
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
史爲一代大典允曰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
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議邕遂死獄中
邕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
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
釋誨以戒厲其文假務世公子誨于華顛胡老以自
喻
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酣焉客有彈琴于
屛邕至門外潛聽之曰噫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
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

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向鳴蟬蟬
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
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
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
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
曰焦尾琴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
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
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乃宥邕還本郡注十意猶前
書十志也
董卓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
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
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
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
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
冊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

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覩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趙岐 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遂改名字

風雨蕭蕭處士貧衣裾不拜馬家塵七年臥病傳遺令一石題名號逸人市上白衣藏北海夢中黃髮錄西秦王成李燮生同世千古高情解戹屯

本傳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

三轉決錄志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壻之故屈志于融也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修士節三輔高士亦未嘗以衣裾撇其門也

晉書石崇潘岳諂事賈謐每望塵而拜

本傳岐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岐及從兄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乃與從子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遂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餠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游市見岐察非常人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自爲壽藏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

三輔決錄志岐所作漢書百官表扶風馮翊京兆是爲三輔故西秦地也

決錄序余不才生于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覩而見衣冠之儔嘗以元冬夢黃髮之士姓名曰元明字子貞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

後漢書李燮傳初父固既策罷知禍不免乃遣三子歸鄉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梁冀既誅有赦令并求固後嗣燮遂還鄉里按生同世句言二人與岐同在順桓間也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

度遼奕世載家聲操檝乘舟喻最精天下黨人憂入籍西州豪傑恥無名驅羌出塞能降敵問雁還鄉笑喚卿著論王符縫掖貴逢迎倒屣羨威明

本傳規祖父稜爲度遼將軍規後亦拜度遼將軍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乎按將軍兄弟謂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也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

延熹四年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

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王符傳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旣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按符隱居著書三十餘篇號曰潛夫論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

狂生嫉俗節崚嶒有志無才感不勝垂露張霄餐沆瀣追鴻釣鯉謝羅罾朝端昌論高無益地下埋憂惜未能熙伯知人具深鑒西京董賈許同稱

本傳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

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無幾幹以并叛卒至于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統作詩二篇以見志首篇云垂露成帷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

統欲卜居淸曠以樂其志嘗論曰躊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淸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

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尙書郞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自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按寄愁天上埋憂地下統次篇詩中語也

統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

按熙伯襲字也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

蕪室安能事潔涓丈夫處世義森然黃堂下榻延徐穉白冢居廬罪趙宣拔劍竟嬰常侍難上書曾救黨人賢朝臣汎汎河中木伯厚收屍古誼全

本傳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演繁露雜肢之側郎春申君之子假君所居之地也以數失火故塗以雄黃遂名黃堂細素雜記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閤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

杜甫詩高人時解陳蕃榻

本傳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汚鬼神乎遂致其罪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蕃嘗疾之

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乃先上疏曰今京師囂囂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時出與蕃相迕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益人圍之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卽日害之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震字伯厚

李膺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遂策免之

李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

元惡加誅驚柱破清流接引羨門登古來名盛行難副
海內威行謗易乘品並顧厨高黨錮部分南北始甘陵
紀綱頹阤風裁峻初旦明夷亂孰懲

本傳膺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
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
匿兄讓第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
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于帝詔膺入殿
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
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
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
不旋踵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是時朝廷日亂紀綱頹阤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
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注三秦記江海魚集
龍門下登者化龍不登者點額暴腮
歐陽修朋黨論唐昭宗朝盡殺天下名士投之黃河

日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黃瓊傳李固遺瓊書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本傳膺著威幽并復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
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
曰畏李校尉
黨錮傳牢修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
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收執膺等
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乃赦歸田
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海內希風之流
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
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君者言一世之
所宗俊者言人之英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及者言
能導人追宗厨者言能以財救人竇武劉淑陳蕃為
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
俊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
顧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
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

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
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
人之議自此始矣
本傳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
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因為書貽之曰頃聞上帝震
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為天于當貞觀二五利見
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

范滂 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

南陽畫諾倚公曹攬轡澄清白簡昭未肯酬恩師叔向
何須入獄祭皐陶夷齊埋骨甘同死李杜齊名豈倖徽
子伏母歡辭涕泣流風蘊義一門超

後漢書黨錮傳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
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人為之謠曰汝南太

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
成瑨但坐嘯
本傳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
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
令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
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
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牢修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
繫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
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
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
于階下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脣齒有不合者見則
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
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
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
並解桎梏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

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卽自詣獄縣令
郭揖大驚出解印綬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
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
兼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按李杜謂李膺杜密也
本傳論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
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至于子伏其死
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郭泰 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邦之殄瘁歎瞻烏天子諸侯仰大儒一角墊巾霑雨潤
後車盈刺景風翾似仙衆望同維楫如玉人來賦束芻
袁奉高與黃叔度南州名士似君無

本傳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
林宗哭之于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

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泰周游郡國嘗于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
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嘗盈車
本傳泰游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
于是名震京師後歸鄕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
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焉
束芻見徐穉詩注
後漢書黃憲傳初泰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
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
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
擾之不濁不可量也

許劭 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林宗賢並子將名峻節相高寵遇輕淮海陸沉天下亂
風塵月旦汝南評龍淵自負知人識馬磨何無友悌情
孟德卑辭本初畏翩翩濁世亦豪英

本傳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
者並顯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黃香傳在位多求薦達寵遇甚盛
本傳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
避淮海以全老幼
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鄕黨人物每月
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注平輿
故城在今豫章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鄕月旦里
蜀志許靖傳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
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序以馬磨自給
黃庭堅詩汝南許文休馬磨自衣食

本傳曹操微時嘗卑辭厚幣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
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淸平之姦賊
亂世之英雄
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
界乃遣謝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
車歸家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竇武 何進 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也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

天下洶洶怨爾曹權貪元舅政同操磽田一頃今年可
覆轍相尋異代遭戈柄倒持翻授首洪鑪鼓燄不炊毛
多謀少斷徒階亂孰召將軍鬥虎嗥

通鑑進謂中常侍等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
後漢書論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

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
身死功顯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
續漢志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
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磽按易拔茅連
茹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管霸等僧疾海內英賢並
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
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奸慝不可見也嚼飲酒
相强之辭言不恤王政徒耽燕而已今年尚可者言
但禁錮也後年磽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亂也武
進同以事敗死于閹豎之手
武本傳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武上疏諫曰陛下即
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
續爲禍虐欺罔陛下朝政日衰姦臣日强伏尋西京
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
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
朝則夕
進本傳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
傑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主簿陳琳諫曰今將軍

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鑪燎
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
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
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
武本傳武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故事久不
發
進本傳袁紹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
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
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
置進謂曰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
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
董卓傳大將軍司隸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
許中平五年秋七月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以誅
宦官爲言卓聞召即時就道
董卓傳論卓初以虓闞爲情因遭崩剝之勢故路藉
彝倫毀裂畿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

正色難全漢鼎亡嗚如崑玉凜秋霜通家屣倒名門重
滿座尊傾酒客狂跌蕩同譏禰處士老成尙憶蔡中郎
仲尼不死顏回出文蔚飛章善類傷
本傳論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
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
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員園委屈可以每其
生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不妄接士賓
客敕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故造膺門
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
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
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
通家衆坐莫不嘆息
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
門嘗嘆曰座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曹公既積嫌忌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
曰融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
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
如寄物缾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
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
書奏下獄棄市注典略曰粹字文蔚陳留人融誅之
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
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于邕融每酒酣
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

才高王佐荀文若贊畫居然第一功娶婦中官唐兩墮
托身逆賊漢三公運籌漫擬留侯智申鑒深慚仲豫忠
飲藥壽春哀撤讌明年九錫冊文隆

本傳南陽何顒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曹操每征伐在外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

彧別傳太祖表有曰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侍中守尚書令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功

本傳父緄爲濟南相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按唐兩墮語見桓帝詩注

吳志周瑜傳瑜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

袁紹傳紹進軍攻許其檄有云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事

本傳時曹公在東郡彧聞曹公有雄畧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

荀悅傳悅字仲豫彧從兄也初辟鎮東將軍曹公府遷黃門侍郎累遷秘書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辨論通見政體

本傳獻帝十七年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兵以匡振漢朝雖庸勳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以彧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帝哀惜之爲之廢讌樂明年操遂稱魏公

董卓 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海內紛紛似潰癰誰歟健者各稱雄黃巾比虐還衷甲
蘭楯收兵更鑄銅擲戟有人書呂字橫刀無計殺袁公
萬年郿塢藏珍盡夜火然臍達曙紅

本傳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並上書曰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蠭起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于內食

健者句詳獻帝詩注

本傳帝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于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按靈帝紀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三十六皆著黃巾同日反叛詩言卓殺戮之虐與黃巾等也

本傳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簴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楯卓亦取之

呂布傳卓嘗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卓又使布守閤而私與傳婢通因往見司徒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

本傳有人書呂字于布上負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英雄記袁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本傳卓築塢于郿高厚七尺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紈素奇玩積如邱山

尸卓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公孫瓚 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酒豚曾拜北邙墳患難相依意不羣白馬圖形能卻敵
黑山飛騎亦從軍燕南趙北中如礪鼓角梯衝集若雲

但信此間堪避世不知何處更容君

本傳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下吏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至洛陽太守當徙日南具豚酒于北邙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塋墓慷慨悲泣再拜而去既行于道得赦瓚還郡

瓚拜降虜校尉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密使人齎書告續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于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汝當碎首于張燕馳騾以告急且厲五千鐵騎于北隰中舉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于斯不然吾

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瓚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自焚

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云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袁紹 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

監子居然抗董公洛陽懸節氣如虹門生故吏徧天下
窮客孤兒在掌中智力俱空泣沮授忠謀不用歎田豐
閱墻兄弟傷熙尙萬里頭顱到海東

監子洛陽竝詳獻帝詩注

本傳董卓購募求紹城門校尉伍瓊等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于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

紹乃使外甥高幹及潁川荀諶等說韓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柰何諶曰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沮授聞而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死柰何欲以州與之

紹官度之敗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擒

劉備據沛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操今東擊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擊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事去矣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破之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機不宜

便行諫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為沮衆械繫之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紹三子長譚次熙次尙各不相能日事攻殺郭圖辛評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所搆也遂引兵攻尙譚敗還南皮尙圍之急譚奔平原遣辛毗詣曹操請救操遂還救譚尙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還尙使審配守鄴復攻譚于平原操進攻鄴尙聞鄴急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尙奔中山審配令士卒堅守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納操兵生獲配斬之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畧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尙於中山尙敗走譚悉收其衆屯龍湊曹操討譚譚夜遁臨淸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墮馬言未絕口頭已斷地熙尙奔遼西烏桓建安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尙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于遼東康先置精勇于

廐中然後請尙熙熙疑不進尙强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擒之坐于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

呂布 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

父子何親擲戟時建陽仲穎跡相隨馬中赤兔人中布
麾下將軍帳下姬猛虎未能寬束縛飢鷹豈不受羈縻
動言誤事何堪數座上求憐大耳兒

擲戟詳董卓詩注

本傳曹操自將擊布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下降顧謂劉備曰元德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按仲穎董卓字

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注曹瞞傳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操擊布至下邳城下布欲降而陳宮沮其計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于外宮將餘衆閉守于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攻城則將軍救于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自將出戰敗走還保城曹操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悉被操縊殺之按詩言勇之不足恃也以呂布之勇迺爲其麾下及一婦人所悞寧不惜哉

始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登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

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輙言悞悞事豈可數耶

趙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

倚門抗髒客歌秦滿腹文章不救貧枯骨乾皮賦窮鳥
求瘢洗垢疾邪人三公長揖曾分坐太守傾心未返輪
露宿柴車驚左右一官郡吏歎沉淪

本傳壹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注伊優者曲佞之貌抗髒高亢倖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升堂婞直者見棄故倚門

壹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貽書謝恩曰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眞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

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刺世疾邪賦中語也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

壹西還道經宏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迺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啟乃知已去惟君明睿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豈悟君子自生怠倦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

退自引畏使君勞請俟他日乃奉其情遂去不顧
河南尹羊陟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
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前坐于
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
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禰衡 字正平平原般人也

懷中刺漫少迎逢文舉揚聲比躍龍碌碌小兒安足數
觥觥處士肯相容千篇賦善題鸚鵡一覽碑能讀蔡邕
參寫漁陽服單絞阿瞞坐上有高蹤

本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頴川乃陰懷一刺既而
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
孔融亦深愛其才上疏薦之曰如得龍躍天衢振翼
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

門之穆穆
衡唯善魯國孔融及宏農楊修嘗稱曰大兒孔文舉
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後漢書郭憲傳憲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
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横竟不虛也注觥觥剛直
貌
本傳孔融疏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
淑質貞亮英才卓礫
黄祖長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
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采甚麗
射尤善于衡嘗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
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
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
衡所書莫不歎服
曹操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
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
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躤而前吏訶之曰鼓史何
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于是先解衵衣次釋餘
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去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范式 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

夢中何以慰相思烈士精靈異地知一飯不忘千里約
終身豈負百年期勢交那及貧交好生友何如死友悲
白馬素車來未晚仲山平子感同時

本傳式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
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
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
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
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
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
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
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

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
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
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
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黄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怳
然覺悟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
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
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行既至壙將窆而柩不
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
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
卿既至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
式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
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
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
前迺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
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
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
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
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

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嘆息語及平生敕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華陀 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

五禽導引戲猿熊麻沸青黏上藥攻妙術何嘗保軀命
神鍼但可愈頭風須知脈法由天授莫恨方書付火空
袖裏終無醫國手不將心病卻曹公

本傳陀語廣陵吳普曰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

陀精于方藥若疾結于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既而縫合傅以神膏一月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陀學阿從陀求方可服食

陀授以漆葉青黏散久服去三蟲利五藏漆葉處所皆有青黏生于豐沛彭城及朝歌間

佗別傳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

本傳曹操召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陀鍼隨手而差陀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返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陀猶不肯至操大怒將收付獄荀彧請曰陀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竟殺之陀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陀亦不强索火燒之

後漢書郭玉傳有老父號涪翁著鍼經診脈法

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

國語上醫醫國其次醫人

晉書載記高瞻以王俊政令無恒乃依崔毖毖與三國謀伐慕容廆瞻因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敗瞻降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詩意借用此

案魏武心病在篡漢耳陀果不愛其軀或效漸離行刺或守工執藝事以諫之義從容勸沮絕其姦萌則漢之存亡尚未可定乃陀反已其頭風而不絕其心病終成篡逆之謀尚得謂之國工乎及許獄禍起卒爲所誅惜哉

嚴光 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

披裘日釣澤中魚買菜求多笑授書但喚狂奴知禮薄
不因棄后恐交疏漢庭卿月虛公座天帝垣星有客居
江上一絲懸九鼎涓涓淸瀨照桐廬

本傳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皇甫謐高士傳侯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于牀上發書讀訖問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

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語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本傳侯霸遣使奉書光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也

郭皇后紀更始三年光武擊王郎至眞定因納后建武元年生皇子彊二年立爲皇后其後寵衰怨懟十七年遂廢爲中山王太后其事在徵處士嚴光等之後詩意言今日之喚狂奴已知其禮薄何待異日之棄故后始患其交疏也

本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注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

張翥詩卿月又臨仙掌動客星偏傍釣臺高
本傳帝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以
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有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
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鄭玉詩若比羊裘軒上景臨江惟見一絲風
黃庭堅詩能个漢家九鼎重桐廬江上一絲風

焦先
魏畧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

先生非釋亦非仙避世逍遙不計年自遠風塵冰雪外
仍傳姓字海山邊科頭不受景王聘趺坐寧隨漢鼎遷
我訪遺蹤江寺上華陽與結後來緣
魏氏春秋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傅
元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識之
高士傳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度其年可百
餘歲

高士傳嘗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
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知生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三才圖會焦山峙江中郎古之浮玉漢末河東焦隱
士先隱此山故名有普濟寺方輿紀要焦山在今鎮
江府城東北江中有焦先祠
魏畧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科頭徒跣
高士傳先見魏受禪乃結草為廬于河之湄獨坐其
中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
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
案南史齊隱逸傳陶宏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號
華陽陶隱居
按焦山下有瘞鶴銘題云華陽眞逸撰刻于山之足
据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眞人晚號
華陽眞逸則眞逸者固隱居之別號矣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

丈夫生世不逢時居作依人事可悲擇婦但求荊布賤
入山惟與織耕宜五噫䟦陟歌京洛四皓逍遙頌紫芝
鳴鳥嚶嚶傷伐木故應結冢傍要離
本傳鴻家貧而尚節介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誤遺
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
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
因為執勤不懈朝夕
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
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
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
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
七日而鴻不答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俱隱深山者耳
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乃更為椎髻著
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乃共入霸
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

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師作五噫之歌
四皓採芝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
飢
本傳初鴻友人高恢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
作詩曰鳥鳴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
恢兮爰集茲
至吳依皐伯通及卒伯通為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
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孟光

色衰長抱白頭悲醜婦于歸與子宜不字卅年羞錦瑟
入門七日謝羅帷兩家合髻甘椎髻對案齊眉耻畫眉
相敬如賓賦借隱賃舂廡下有人知

司馬相如賦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
醜婦詳梁鴻詩注
李商隱詩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沈約詩中婦結羅帷
卅年七日椎髻並詳梁鴻詩注
東京夢華錄凡娶婦男女對拜畢就牀男左女右留少頭髮二家出疋段釵子木梳之類謂之合髻
梁鴻傳鴻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

班昭 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字惠班一名姬

七篇女誡義嚴明八表還能續乃兄給札上方超蔡女
奏書丹陛比緹縈閨房不少英雄氣著述全無粉黛情
節行文章一門盛孝經尙假大家名

本傳昭作內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兄固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輒詔大家作賦頌
董祀妻蔡文姬傳曹操問文姬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姬曰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送之文無遺誤
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鉤盾尙方御府
班超傳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超妹亦上書請匄超餘年一得生還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史記倉公傳淳于意以刑罪當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世說顧家婦清心玉暎自是閨房之秀
本傳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詩言一門盛謂其父彪及兄固等也
按陳邈妻鄭氏女孝經以曹大家爲名

曹娥 會稽上虞人也

日日潮來聽踏歌傷心江上舞婆娑風行水面衣紋在
浪打船頭血淚多碑憶伯喈題鄭重書傳逸少字摩挲
男兒不及芳名遠千古淸流號孝娥

本傳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絶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注娥投衣于水祝曰父死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處而沉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
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尙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尙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尙尙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尙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爲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珊瑚鈎網右軍小字曹娥碑越州石氏所刻
一統志曹娥江上流曰剡溪自嵊縣北流入會稽縣界東九十里曹娥廟前是爲曹娥江

蔡文姬 陳留董祀妻蔡邕之女也字文姬

巾幗多才世難遭中郎弱息亂離拋華年錦瑟一絃斷
世業縹緗千卷鈔妾命幸全金璧贖明公尙念布衣交
朔風塞馬蕭關月夢裏悲笳淚掩鮫

本傳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于音律興平中天下喪
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
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
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
漢書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將秩皆比二千石蔡
邕傳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
南史周盤龍傳王成謂王儉曰衡門蓬戶不朱斯白
小人弱息當得一子
幼童傳邕夜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
耳故斷一絃問之文姬曰第三絃並不差謬
世業縹緗句詳班昭詩注
括地志瀧山關在原州即古蕭關
文姬悲憤詩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
笳動兮邊馬鳴
樂府詩集文姬作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第
十四拍有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山
高地濶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十有四
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等句

魏

武帝 姓曹諱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漢相國參之後沛國譙人也追尊太祖武皇帝

亂世奸雄命世才棒懸五色頓邱來暮年伏驥雄心在
明月棲烏古調哀釃酒親臨橋父冢分香誰上妓人臺
數行遺令無他語新莽休將一律猜

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常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
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
太祖大笑
本紀梁國橋元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
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本紀注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
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
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
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于是共稱薦
之遷頓邱令方輿紀要頓邱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清
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武帝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帀無枝可
依
本紀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元注褒賞
令載公祀文有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
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
云云
鄴都故事曰魏武遺令諸子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
臺于臺上施八尺牀下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每月
朝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
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
本紀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尚未
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
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按舊唐書肅宗紀論新莽據圖黜首仍思于漢德詩
言魏武及身既克終臣節其遺令亦不涉篡漢一語
以示無他較之王莽不得作一例猜矣

文帝 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在位七年號延康黃初

讖應當塗奏李雲羣雄殪鳥腊枯鱗受終文祖遵虞帝
客禮楊彪保漢臣論劍酒酣交蔗杖彈碁幾暇拂冠巾
黃初天子風流甚經國文章典論新

本紀注載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于魏王曰
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
事曰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
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于
許漢徵絕于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
黃初七年五月丁巳帝崩鄄城侯植爲誄有虜備凶
徹鳥殪江岷權若涸魚乾腊矯鱗云云
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

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
帝堯受禪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
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賴武王
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今王欽承前緒光于
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洪烈僉曰爾度克協
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君其祇順大禮饗茲
萬國以肅承天命
本紀注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
客禮彪著布單衣皮弁以見帝不奪其意
後漢書楊彪傳彪子修爲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
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
愛操爲之改容
典論帝自敘曰予學劒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
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
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因求
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
三中其臂
博物志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

頭以所冠着葛巾角撇棊
本紀庚午即阼改延康爲黃初
三少帝紀評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尙辭蓋亦文帝
之風流也
魏書帝與大理王朗書曰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故
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典論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自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
之無窮
本紀注帝嘗集諸儒于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
倦常嘉漢文帝之爲君有寬聖之風時諸儒或以孝
文雖賢其于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
宗論

明帝 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號太和青龍景初

基承三世只偏安頓起芳林選女官鹿子何知憐困促
民妻何忍奪單寒傳聞玉馬呈文石已見金人泣露盤
寄托權奸胎禍本雞棲禁樹漏聲殘

本紀注帝生數歲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
于爾三世矣
本紀評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
拓洪基而遽追漢武秦皇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
疾乎
魏畧于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于列殿之北
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
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嘗游宴在內乃選女子
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尙書
本紀注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常從文帝獵見
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
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
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魏畧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聽

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色者內之掖庭張茂諫曰
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
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
漢晉春秋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湧溢其聲如雷
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
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
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
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
煥徹如玉焉
魏畧帝徙長安承露盤盤折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漢晉春秋帝徙盤金狄或泣
本紀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至河內帝驛馬
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
其與爽輔少子
世語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
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
懼故勸帝召司馬宣王宣王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
帝謂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

否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
奉社稷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
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出其宜還已暮放資宣詔
宫門曰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
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
流涕而出亦免

高貴鄉公

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在位六年號正元甘露

文籍儒林論激昂追鋒車急詔裴王預知大數歸司馬
怪底中興慕少康白刃殿交天晦暝潛龍井見血元黃
何如建始芙蓉殿優戲蘭卿樂未央

本紀注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
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于東堂并屬文論名秀
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帝性急
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

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魏氏春秋帝慕夏少康因問荀顗等曰有夏既衰后
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
帥豪儁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造
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至
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爲
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卒滅過戈克復禹績非至德宏仁豈濟斯勲漢祖因
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
靜多違聖檢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
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漢祖下矣按詩言高貴
鄉公早知大數必歸司馬其論少康高祖獨優少康
慕其中興惜輕躁寡謀自速其禍悲夫
魏氏春秋戊子夜帝自將冗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
伯等下陵雲臺鎧杖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
雨有司奏卻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
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

賈充自外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
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
時暴雨雷霆晦暝
本紀甘露四年春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
數屈于井非嘉兆也乃作潛龍之詩以自諷
齊王芳紀注帝即位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于建始
芙蓉殿前裸袒游戲按蘭卿齊王芳字

陳思王

名植字子建太祖子也

繡虎文成七步新銅臺下筆欲通神然萁有釜煎何急
歸鳥無林遠尙親孔氏論詩先數鄴宓妃感賦豈思甄
拊心聞樂臨觴嘆瑟瑟歌殘調苦辛

世說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本傳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

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本傳注魚豢曰余每覽植之筆采思若有神
世說文帝常令七步作詩如不成行大法植即應聲
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急帝感而釋之
本傳注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間濶
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作詩有云歸鳥
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又云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
鍾嶸詩品植詩原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故
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
自可座于廊廡之間矣
皓然詩評云鄴中七子陳王最高
文選注植求甄逸女太祖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
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鏤金帶枕時已爲郭后讒
死仍以枕賚植植還渡轘轅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
見女來自言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家
時從嫁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言訖不復見遂作感
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賦序云黃初三年余

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
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元稹詩班女思移趙陳王賦感甄
本傳上疏求通問親戚曰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
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本傳注植嘗爲琵琶調歌

陳登 字元龍東郡人也

求田問舍笑同儕百尺樓頭絕等階豪氣高能壓湖海
洪隄屹可障江淮三分封豕狂難制當日元龍計未諧
澤國射陽賢太守至今水利富魚鮭

本傳許汜與劉備並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
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

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
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
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
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无可采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何
但上下牀之間耶
潘季馴河議辨惑漢陳登築高堰以禦淮一統志高
家堰在江南淮安府山陽縣西南四十里洪澤湖之
東北自武家墩南至裳梨樹接泗州盱眙縣界長九
十里相傳爲陳登守廣陵時所始建
本傳注登遷爲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
臨大江而嘆曰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
爪牙案封豕謂孫權也
除東陽長是時世荒民飢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
尉乃巡土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太祖以登
爲廣陵太守後遷東陽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
隨登登曉語令還
按江都有陳公塘登爲廣陵太守時浚塘築陂周圍

九十里灌田千餘頃百姓利之方輿紀要射陽縣名
亦湖名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

曹爽 字昭伯眞子太祖族孫也

浮華七姓樹淫朋肺腑權親勢沸騰三狗同臺憑默作
四聰八達有名稱智囊空往嗟無用駑棧求全惜未能
賺殺文宣杯落手洛橋兵斷失威稜

本傳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
聲名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
任爲腹心
魏畧鄧颺何晏李勝等七姓爲浮華友
本傳注爽使弟羲爲表曰先帝以臣肺腑遺緒奬飭
拔擢典兵禁省
魏畧爽輔政何晏鄧颺丁謐皆爲尚書謐爲人外似
疎畧而內多忌爽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

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
謂何鄧丁也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默爽小
字也
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
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帝崩爽輔
政勝爲洛陽令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
諸葛誕傳注是時當世俊士夏侯太初諸葛誕鄧颺
之徒共相題表以太初疇等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
爲八達
干寶晉書洛橋兵變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
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本傳正始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
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魏末傳爽令李勝辭宣王并伺察宣王見勝令兩婢
侍邊持衣衣落復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
飲粥粥皆流出沾胷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
言錯悞口不攝杯指南爲北
本傳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宣王部

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橋奏爽曰今大將軍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罷爽兄弟以侯就第爽得奏不知所爲大司農桓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于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于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等皆伏誅夷三族

王裒 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

絕意當塗賦軸邁父冤未雪志蹉跎千行淚灑霑青柏

一卷詩吟蓼莪甘爲門生勞荷擔肯移西向事迎阿依依墳隴終身戀未忍高飛遠畢羅

本傳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耶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裒廬墓側旦夕嘗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常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

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隴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邴原 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

萬卷鄰書泣可賒清規邈世貯煙霞鶴飛雲際風標遠鳥入懷中度量誇祭酒何妨拜東閤愚夫豈復謫西家錢遺神樹還成社縹緲三山水一涯

原別傳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于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

魏太祖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

原從遼東遁還南行已數日而遼東太守公孫度始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

本傳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畧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

魏氏春秋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

本傳注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還住昌國讌士大夫酒酣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通謁太祖驚喜攬履而起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

欲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履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邱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求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

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

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于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于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椽奉問榜人舟楫之勞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九州無地著高賢航海安居卅七年賜服公孫恒隱鳳奏書天子竟辭蟬山中自結蝸廬好座上還磨木榻穿皁帽絮巾全素履揮金志早潔冰淵

本傳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邴原及王烈等至于遼東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

本傳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注寧在遼東積卅七年乃歸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寧乘船自若行人咸異焉

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

正始二年太僕陶邱一侍郎王基等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

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注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聖主用能進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惟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得盡微命

寧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候注寧往見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坯為室

魏畧焦先及楊沛家無餘積並作蝸牛廬居止其中圜舍形如蝸牛故名

高士傳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上當膝處皆穿

庾信賦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

本傳青州刺史程喜上言寧常着皁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之

按含章素質冰潔淵清陶邱一等薦寧疏中語也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也

定陵輿疾上鑾坡筆法勳名百倍過價重連城輕玉玦鼎名五熟賜瑚戈十年畫字常穿被三體成章妙偃波一藝古人傳不朽其如魏志失書何

本傳明帝即位進為定陵侯遷太傳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

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為故事

魏畧繇有玉玦時太祖征漢中文帝時為太子在孟津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文帝謝繇書曰猥以蒙鄙之姿尋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

本傳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注太子與繇書曰周之尸臣朱之考父云云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張敞上議曰按鼎上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鸞旂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也

宣和書畫譜繇初求蔡邕筆法于韋誕窮晝夜無少間輟臥則以手畫被被為之穿

金壺記繇與子會論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

東坡志林眞生行行生草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三者是成三體

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二曰章程書三曰行狎

書
事物紀原繇善爲楷法鶴頭偃波二書摯虞決疑要
注尙書臺徵召用虎爪書告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
詩言三體皆善妙于偃波也
按三國志本傳不言善書

王粲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

曠代詞華貌不揚迎門倒屣有中郎應劉才可誇方駕
譚尙書難救閩牆故國關懷嗟旅寓高樓極目憶他鄉
覆巢毀卵悲身後黃鳥哀哀詠史章

典畧粲才既高辯論應機
本傳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
重也
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

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
之粲至年既幼弱容貌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
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與之
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
徐幹陳畱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于學
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于千里仰齊足
而並駕
按時袁紹子譚與尙相搆兵劉表令粲作書遺之譚
尙皆不從書並見王粲集及後漢書魏志
粲作七哀詩有云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又羇旅
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廣輿記襄陽府城東有仲宣樓王粲依劉表即此地
也
粲登樓賦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按董卓
作亂仲宣避荆州因登江陵城樓而有此作以寫其
羇旅懷土之情
本傳粲二子爲魏諷所引受誅後絕
孔融傳融被收二子方奕不爲動左右曰父被執而
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
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
使仲宣無後
粲詠史詩有云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
良惜哉空爾爲又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也

記室翩翩智不疎江河怒挾筆端趨詆書閹醜頭風愈
草檄權門膽氣粗孟德憐才能不殺遂高失策自貽誅
武軍賦較楠榴枕誰是小巫逢大巫

本傳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文帝典論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又與吳質書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明張溥孔璋集題辭何進謀誅宦官召兵四方孔璋

時爲主簿諫言禍害其意志豈讓曹公哉棲身冀州
爲袁本初草檄詆操心誠輕之奮其怒氣辭若江河
本傳初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按紹攻太祖使
琳爲檄詆爲姦閹遺醜云云
典畧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
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本傳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
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
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又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
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刧太后琳諫進所
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立功祇爲亂階進不納
其言竟以取禍
吳書張紘傳注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
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
琳作武軍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僕
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力于文章易爲雄伯故使
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

布在彼所謂小巫逢大巫神氣盡矣

阮瑀 字元瑜陳留人也

燒山何計入山深奏曲無端寄素琴坐守三星悲戚戚
逝先諸子痛沉沉簡書如雨行人重筆札凌雲掾屬欽
不屈曹洪歸魏祖英雄感遇托知音

文士傳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時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素解音能鼓琴遂撫琴而歌因造歌曲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瑀穕詩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嘆息憂之安可忘

本傳瑀以十七年卒楨幹琳二十二年乃卒

按七子中瑀最先歿

魏畧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又曰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此何時可言

王粲傳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蔡邕賦屈伸低昂十指如雨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奏大人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

本傳瑀爲太祖記室徙倉曹掾屬

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瑀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注松之按魚氏典畧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之事也

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也

逸氣飄飄尙未遒五言破的古音流夫人座上容平視

帝子筵前結壯遊西掖詠懷清禁隔南皮高會羽觴浮
翺翔何遽稱元后直筆滄浪罪面柔

本傳注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

文士傳文帝爲太子時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座中衆人皆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乃收楨減死輸作

按帝子筵前句用文帝與吳質書中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語意也

文選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此楨贈徐幹詩也按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贈

漢書地理志渤海郡有南皮縣文帝與吳質劉楨等嘗遊于此本傳注引每念昔日南皮之會誠不可忘

楨贈五官中郞將詩云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滄浪詩話劉公幹贈五官中郞將詩云昔我從元后

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是時漢帝猶存而其言如此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爲不屈是未爲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公幹其何逃耶

王仲宣從軍詩亦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並指曹操心敢無漢

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

禮法難拘俗外人蒸豚飽食自全眞步兵有釀儲三百
政事無言醉六旬視世能爲靑白眼忘形已悟老莊身
登臨廣武興長歎痛哭窮途獨返輪

晉書本傳性至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踞醉而直視裴楷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嘆

為兩得
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
校尉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
者籍由是不言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
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
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
弔母喪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
挾琴造焉籍大悅迺見青眼
籍博覽羣書尤好老莊
王維詩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本傳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返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
名方輿紀要河南河陰縣有廣武山山有二城東西
相去二百餘步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漢四年漢
王壁河內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又
項王已定東海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既而項王及

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皆此處也

嵇康

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人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

結伴竹林形自垢逢人柳下坐長箕養生論好醇顏發
服食緣慳石髓貽鶴在清霄羅未遠琴彈白日影初移
三千太學傷東市一笛山陽悵子期

三國志王粲傳注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
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琊王戎沛國劉
伶相與友善遊于竹林號為七賢方輿紀要竹林在
山陽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有山陽故城
本傳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又
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
悶癢不能沐也
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

夏月居其下以鍛
三國志王粲傳注潁川鍾會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
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
本傳康常修養性服食之事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
積學所得至于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適
著養生論云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
又有勁刷理鬢醇醴發顏等語
王戎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
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
與康皆疑而為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
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嵇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
遇命也
康贈兄秀才入軍詩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自謂
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以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
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
就長纓卒為時所羈
本傳康與東平呂安善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
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

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
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于今絕矣
向秀思舊賦序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
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
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是日薄虞淵寒冰淒
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
音而嘆因賦云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按
子期秀字

鄧艾

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

漕運河渠抗疏論烏衣執耜自開屯水流遇蹇占山上
氈裹懸崖度蜀門韓信狗烹淮水怨武安劍賜杜郵冤
檻車竟報江由辱孰表忠魂雪九原

本傳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
壽春艾建議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

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
河論以喻其指
晉室踐祚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
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切悼之昔姜
維有斷隴右之志艾時修治備守積穀强兵值歲凶
旱艾爲區種乃開屯田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
士云云
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
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
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
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
險又糧運將匱頻于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
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
降
漢書韓信傳人有告信反者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
會信來謁因縛之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

狗烹
史記白起傳秦使武安君代王陵將攻趙邯鄲武安
君不可使王齕代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
兵攻秦秦王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秦王乃
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武安君行至杜郵秦王乃
使使者賜劒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而非其罪秦人
憐之方輿紀要今陜西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里有
杜郵亭
魏氏春秋艾被徵仰天歎曰艾忠臣也白起之酷復
見于今日矣
本傳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詔書檻車
徵艾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
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監軍衛瓘使田
續等討艾遇于緜竹西斬之子忠俱死
漢晉春秋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
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方輿紀要江
由縣在今四川龍安府屬
按孰表忠魂句詩意用段灼疏赦寃魂于黃泉收信

義于後世也
本傳注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得見辭
武帝問所由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具
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
遷爲定陵令

鍾會 字士季穎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

昌蒲佳藥得佳男姆教傳經大易諳鳴鶴在陰占自吉
亢龍有悔義誰參要章斂閣寃仇結畢命鴟鴞禍亂勘
不絕成宣存趙祀議勳司馬度包涵

本傳注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傅定陵
侯之命婦也夫人修身正行非禮不動貴妾孫氏攝
嫡專家心害其賢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
人中食覺而吐之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彼以心

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與由彼發顧不快耶遂
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飮以得男
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于食中與人
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此得罪
黃初六年生會夫人性矜嚴雖童稚勤見規誨年
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十一誦易夫人特好易老
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
出戶庭之義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
說此者以謙恭愼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辱所由
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
蜀志譙周傳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後主使羣臣會
議或以爲宜可奔吳或以爲宜可奔南周上疏曰或
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
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
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
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按會本傳稱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詩意言會
雖受母訓而昧於易亢龍有悔之義也

本傳注會善效人書于劒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旨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

本傳會所憚惟艾艾既禽遂謀反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于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頒示座上人所請羣官悉閉著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邱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亦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邱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爲散將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告皆徧十八日日中烈軍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爭先赴城會驚謂姜維曰兵來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蟻附亂進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案胡烈兒名淵小字鶴鳴

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所養兄子毅及峻迪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位極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廷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鬥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

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也

別有天才會窈冥醉來高論欲捫星許唐甘石難爭技
烏獸風雲總效靈善易何曾更言易匿形不過善全形
自知腹背無壬甲後世空傳卜相經

輅別傳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

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

輅謂徐季龍曰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窈冥極變化而覽未然

瑯琊太守單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輅請先飲三升清酒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子春與衆士互相攻刼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挍詩言欲捫星喻其論之高也

輅死子弟無能傳其術者弟辰敘曰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死生許負唐舉不超也

勃海劉長仁有辨才初雖聞輅能曉鳥語後每見難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沉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

輅嘗與徐季龍論鳥獸風雲感化之理

輅爲何晏所請與論易九事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矣

石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匿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法苟得其數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

亢倉子全汝形抱汝生無使女思慮營營

本傳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徵

本傳注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

弟辰敘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

隋書經籍志有卜相經三卷

蜀

昭烈帝 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在位三年殂謚曰昭烈皇

帝

縣尉居然縛督郵旋乘羽葆冠諸侯同時三傑符高祖大統千秋屬益州失箸食前威一震撫髀坐上涕橫流魏吳未伐悲徂落歲曜空占白帝秋

本傳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柳棄官亡命

先主少孤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于樹下戲言曰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

史記高帝紀高祖曰子房蕭何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是以取天下

本傳注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

詠史詩　卷二　昭烈帝　昭烈帝　全

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

蜀志評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

資治通鑑自建安二十五年以後黜魏年而係漢統

按詩言陳壽志三國帝魏退蜀賴習鑿齒作漢晉春秋正之而千秋之大統始屬于益州矣

本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時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如此

本傳注備住荊州數年嘗于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肉復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本傳章武元年先主自將伐吳二年軍敗猇亭道還魚復改魚復縣爲永安三年夏四月癸巳殂于永安宮

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或傳聞漢帝見害是後在所竝言衆瑞故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是年太白熒惑塡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于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

方輿紀要今四川夔州府有白帝廢城臥龍山下有永安故宮

杜甫詩天高白帝秋

後主　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嗣位四十一年降魏封安樂縣公太始七年薨于洛陽

長坂艱難全帝子降驅容易出岷江魂歸杜宇啼成血國誤譙周恨滿腔北地忠猶依故主東邊樂不念鄉邦政由葛氏徒虛語殄瘁誰將漢鼎扛

詠史詩　卷二　昭烈帝　後主　後主　全

蜀志甘后傳甘皇后隨先主于荊州產後主值曹公兵至追及于當陽長坂時後主尚在襁褓賴趙雲保護得免于難方輿紀要長坂在今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

本傳景耀六年魏征西將軍鄧艾破蜀後主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于艾

方輿紀要岷山在城都府茂州西五百里岷江出岷山北

寰宇記帝嚳封其支庶于蜀始稱王者自名蠶叢次伯灌次魚鳧后王曰杜宇號望帝鼈靈爲相後因禪位遂亡去化爲子規蜀人聽其鳴曰我帝魂也

格物論杜宇夜啼達旦吻有血漬異苑云此鳥啼至血出乃止

羅鄴詩蜀魄千年尚怨誰聲聲啼血向花枝

本傳注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

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涕泣者

本傳後主舉家東遷至洛陽封爲安樂縣公注云司馬文王問禪曰頗思蜀否對曰此間樂不思蜀

本傳注後主立以亮爲丞相委之政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

北地王　後主子名諶景耀二年封

仇國譙周終誤國懷奸黄皓孰鋤奸降王無識騾車出
昭烈有靈石馬寒熱血一腔濺江水忠魂萬古泣夔灘
爲殉社稷捐妻子思蜀如何不鼻酸

蜀志譙周傳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

董允傳宦官黄皓操弄威柄終至覆國及鄧艾至蜀聞皓奸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

後主傳注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

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刻石爲常所乘破敵馬六匹于昭陵安祿山事蹟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將崔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又見黄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按詩意以北地王哭于昭烈之廟昭烈縱使有靈無如石馬之寒冥冥中不能助後主背城一戰也方輿紀要石馬城在漢中府沔縣東二十里

范成大吳船錄頃至巫山縣宿人云昨水大漲瀕恰在船底故可下夔灘夔灘在四川夔州府

捐妻詳後主詩注

諸葛亮　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

天下奇才管樂儔臥龍滄海看橫流畏君如虎走司馬
似水得魚逢益州兩表出師難逆料三分峙鼎借前籌
屯田五丈須科令妄設軍中作木牛

本傳亮卒于五丈原長史楊儀等以軍退司馬懿按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亮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爲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晉書王尼傳尼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暮則共止宿其上常嘆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漢晉春秋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祁山知大軍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少食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翊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諸將咸請戰遍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于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宣王還保營亮卒于郿氏塢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

王追焉姜維令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

本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

按亮輔後主圖中原兩上出師表一載蜀志一載張儼默記後表有云利鈍成敗非臣所能逆覩又云凡事如是不可逆料

本傳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初先主爲操所敗使亮求救于孫權曰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漢書張良傳良謂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撓楚軍者良曰臣請借箸以籌之

本傳十二年春復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方輿紀要五丈原在今陝

西鳳翔府郿縣西三十里
建興九年亮出祁山以木牛運

關忠義 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

美髯落落識豪英扶漢同仇若弟兄齧足今年人易老
歸元萬古氣如生金刀卓石痕猶在鐵馬呼風恨未平
廟祀九州拜遺像臥龍以外重公名

本傳忠義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與誰比類亮知忠義護前迺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忠義美鬚髯故亮謂之髯

先主爲平原相以忠義桓侯爲別部司馬寢則同牀恩如兄弟

蜀記忠義初出軍圍樊夢猪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

年衰矣然不得還

本傳注權送忠義首于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左傳狄伐晉先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明一統志卓刀石在荆州南忠義往來荆襄于此屯兵擲刀石上痕跡猶在

一統志湖北武昌府江夏縣東十里有卓刀泉在漢昭烈郊壇下世傳關壯繆卓刀于此

關王事蹟古記云宋解州奏鹽池水減虧失常課上乃遣呂夷簡至鹽池致祭夷簡夢神人怒而言曰吾蚩尤也主此鹽池今天子立軒轅祠軒轅吾仇也爲此不平故絕池水上迺召信州張天師治之天師曰蜀將軍關某忠而勇陛下禱而召之必有神助上從其言天師即于禁中書符焚之移時一美髯擐甲珮劍浮空而下天師宣諭上旨答曰敢不奉詔俄失所在左右從官悉見悉聞忽一日黑雲起于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暝但聞空中金戈鐵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斂池水如故守臣黃忠具表以聞

張飛 字翼德涿郡人也

平原禦侮共顛連兄事長生弟比肩怒起風雲如項羽
功參方召輔周宣健兒有恨桓侯死飛將無謀漢業偏
百萬軍中齊辟易橫矛瞋目想當年

蜀志關忠義傳先主于鄉里合徒衆而忠義與飛爲之禦侮及爲平原相以忠義與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方輿紀要令山東德州有平原縣

本傳少與忠義俱事先主忠義長飛數歲飛恒兄事之

賈詡傳注指麾可以定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按詩言飛之勇如重瞳耳

本傳進封西鄉侯策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

忠義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

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而又日鞭撾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令卒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爲帳下將張達范疆所殺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按詩意言飛之爲下所殺皆由有勇無謀致先主失其爪牙不得助成漢業終偏安一隅耳

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

趙雲 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

虎臣矯矯集如林能脫當陽帝子擒戰處一身都是膽
坐來三傑可同心誰爲國賊仇先復誓滅匈奴責所任
健作爪牙勝灌並英風凜凜陣雲淡

蜀志評關忠義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
本傳注雲別傳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黄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覘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曹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鬥且卻曹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
吳志諸葛瑾傳劉備東伐吳吳主求和瑾與備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
本傳注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

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
蜀志評黄忠趙雲强摯壯猛並作爪牙其滕灌之徒與

吳

大帝 姓孫名權字仲謀堅次子策弟僭位江東二十三年諡曰大皇帝

猘兒討逆孰爭鋒有弟才明壽骨豐不惜荆州資漢主
可憐赤壁失曹公吳昌甫見金車出江表仍傳紫蓋空
國有人焉圖未可至今雄畧想髯翁

三國志孫討逆傳注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與爭鋒也
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
本傳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
本傳注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于油江口改名爲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荆州數郡
本傳荆州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至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爲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之議與權同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資治通鑑注引郡縣志云赤壁在江夏郡蒲圻縣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此卽周瑜用黄蓋策焚曹公船處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謂漢陽漢川黄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近古而合于中

本傳黄龍元年權卽皇帝位初興平中童謠曰黄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本傳注以尙書令陳化爲太常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黄旗紫蓋運在東南文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
魏志文帝紀黄初三年夏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爲荆州孫權領牧故也
本傳黄武三年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
本傳注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人答曰是孫會稽
蘇軾詩好在紫髯翁

吳主皓 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初封烏程侯休薨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等迎立

之後降于魏

公孫竟應滅吳讖彭祖終爲歸命侯官拜市傭徵鬼目

刑行殿陛斷臣頭人心已去空江鎖天璽虛傳白石留

成敗昭然陸機辨黍離寄慨愍宗周

漢晉春秋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郭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本傳郭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允死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

皓舉家西遷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命侯

天紀三年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初皓每燕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吏宴罷之後各奏其缺失大者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皓愛妾使人至市刼奪人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

晉命王濬唐彬等浮江東下所至土崩瓦解靡有禦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殺岑昏皓惶憒從之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

晉書王濬傳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吳人于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迺作大筏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往造三山壬寅入于石頭皓面縛降

本傳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于湖邊得石函中有一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

本傳注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有上篇下篇其末云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

年少周郎氣甚驕名齊諸葛欲爭梟同年兄弟親孫策

亞壻風流屬小喬坐上飲醇交落落曲中顧誤解超超

水軍十萬曹公走快意奇功赤壁燒

本傳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

本傳注曹公聞瑜年少多才

通鑑先主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備非久屈爲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不從備還公安久迺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按詩名齊諸葛用此意至瑜亮之說出自演義正史不載何義門作爲評語爲朱竹垞所笑其不足信明矣

孔融與邴原書曰阻兵之雄若棋奕爭梟

本傳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江表傳吳夫人常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

本傳策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
得喬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唐彥謙詩王氏憐諸謝周郎定小喬
江表傳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
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迺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
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本傳瑜少精意于音樂雖當三爵之後其有缺誤瑜
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大帝十三年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
軍船步兵數十萬諸將士聞之皆恐懼勸權迎之惟
瑜與魯肅堅執拒之議權遂遣瑜及程普等領兵
三萬以拒操遇于赤壁操連船艦首尾相接瑜用部
將黃蓋計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
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
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皆延頸
望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劉長卿詩三十擁旄誰不羨周郎少小立奇功

魯肅 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

萬斛傾囷重友生南山射獵得狂名同扶大帝交公瑾
預識三分似孔明神武抽刀高會罷阿瞞落筆敵心驚
荊州割壤詞慷慨湘水如聞笑語聲

本傳肅富于財性好施與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
故過候肅並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迺
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
分
吳書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見天下將亂
乃學擊劒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
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
狂兒
本傳劉子揚遺肅書肅然其計欲北行瑜謂肅曰昔
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
人主親賢貴士納奇錄異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
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
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
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
漢傾危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何以佐之對
曰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
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
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
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悞將軍不足
與圖大事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
周瑜傳注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
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
操書言水步八十萬不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
也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
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
本傳備詣京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于地

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
衆進取備遣關忠義相爭三郡肅住益陽邀忠義相
見各駐兵馬百步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曰
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
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
不從命語未畢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唯德所在耳
何常之有肅厲聲呼之辭色甚切忠義操刀起謂曰
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備遂割湘水爲界
方輿紀要湘水在廣西興安縣之海陽山北至巴邱
山入江其合瀟水則曰瀟湘合烝水則曰烝湘其下
洞庭會沅水則曰沅湘實同一湘水也

呂蒙 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

少探虎穴氣熊熊孰識吳中有阿蒙絳服行縢親部曲
白衣搖櫓寄艨艟別來刮目詩書益僞托推心計畫工

洗足入船傷上將濡須築塢竟成功

本傳蒙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
十五六竊隨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告
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脫有功富貴可致
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江表傳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二人意性朗悟宜急
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蒙始就學篤志不倦
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撫蒙背曰
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于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
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
一稱穰侯乎
本傳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
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貰爲兵作絳
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
蒙代肅鎭陸口忠義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
疏曰關某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
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關某聞之必撤備

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
可下而關某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忠
義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𦪇
䑸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忠義所
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忠義不聞知遂到南郡
士仁麋芳皆降
韻會戰船狹而長者曰艨艟
本傳又拜漢昌太守與關忠義分土接境初魯肅等
以爲曹公尙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
失也蒙迺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
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
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關某且關某君臣矜
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關某所以未
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尙存也今不于强壯時
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其策
從權拒曹公于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
所以備禦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
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
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本傳曹操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强
弩萬張于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
之曹公引退
通鑑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
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至濡須口
皆謂之江西建業謂之江東方輿紀要濡須水在今
江南無爲州東北二十里源出巢湖濡須塢一名偃
月城今無爲州東北五十里有偃月城與巢縣接界
卽濡須塢也

虞翻 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美箭東南數會稽珊珊體骨自支離吞爻夢易天機觸
執玥通書古篆推炎嶠羈人生孰語青蠅弔客死誰悲

曹丕爲子虛高座落落心期四海知

本傳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
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
徒會稽之竹箭也
本傳注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
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
下一人知已者可以不恨
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
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飮臣臣乞盡吞之
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又
曰伏見故徵士北海鄭元所注尙書以顧命康王執
玥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
杯又古大篆卯字當讀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
若此之類誠可怪也
本傳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按吳時兩粵皆屬交
州其地在南多山嶠南炎方也故曰炎嶠
本傳注權與魏和欲遣于禁還歸北翻復諫曰還之

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猶盛歎翻

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座

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

樹經堂詠史詩卷二終

樹經堂詠史詩目錄

卷三

晉

宣帝

武帝

惠帝

愍懷太子

懷愍二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海西公 簡文帝

孝武帝

安恭二帝

王祥

何曾

羊祜

杜預

張華
魏舒
王濟
王濬
山濤子簡
王戎
裴楷
王衍
樂廣

衞玠
向秀
劉伶
束皙
陸機弟雲
潘岳
石崇
周處
劉琨附祖逖

王導
陶侃
温嶠
周顗
卞壺
郭璞
葛洪
庾亮
謝安

王羲之
王獻之
王恭
劉毅
嵇紹
鄧攸
張翰
顧愷之
夏統

陶潛
佛圖澄
鳩摩羅什
綠珠
謝道韞
蘇蕙
王敦
桓溫
桓元

樹經堂詠史詩卷三

南康謝啟昆蘊山著　男學崇 坰 宣 校字

晉

宣帝

姓司馬氏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諡法聖善周聞施而不私曰宣

御牀寄坐欲移曹執授干戈柄倒操反顧相占狼噬主
先機夢兆馬同槽尸居餘氣奸方售面覆貽羞義豈逃
可笑料生難料死渭南膽落負英豪

本紀魏明帝病引帝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及曹爽為大將軍專政嘉平元年正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帝于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領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爽弟羲營帝親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牀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輒奏皇太后敕罷爽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誅之二月以帝為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

通鑑後漢靈帝紀何進謀誅宦官多召四方猛將主簿陳琳諫曰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事必不成祗為亂堦進不聽果如其言

本紀制曰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

按司馬氏之廢弒三主卒篡其國皆由明帝臥內一

言成之然則執操干戈而倒授以柄哉明帝之罪深矣

本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魏正始九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帝稱疾不與政事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帝亦潛爲之備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乃錯亂其詞曰君當屈并州勝曰當忝荊州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忌蓋有苻于狼顧也

諸葛亮率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郡之渭水南原天子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之節度亮數挑

戰帝不出因遺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辛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于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先是亮壘渭南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爲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更爲渭南郡

武帝

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在位二十六年號泰始咸寧泰康太熙諡法克定禍亂曰武

雉裘初爇黜珍奇繫臂紗仍選豔姬愛跨羊車隨竹葉
惜將牛靷換青絲桃符預讖中原亂元海終看五部移
吳國雖平勞聖慮賣官官庫盡歸私

本紀咸寧四年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

晉書胡貴嬪傳貴嬪名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拜爲貴嬪

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衆帝莫知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晏寢宮人迺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

而引帝車

本紀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

齊王攸傳初攸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輙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

晉書載記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字元海齠齔英慧學武事妙絕于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爲侍子在洛陽王渾薦于帝帝召與語悅之齊王攸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成都王穎鎭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未幾穎拜元海爲北單于元海歸至左國城其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共推元海爲大單于都于離石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僭卽漢王位

本紀制曰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

羊祜傳咸寧四年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本紀太康元年三月壬申吳主皓面縛輿櫬降于軍門五月辛亥封孫皓爲歸命侯拜其太子爲中郎諸子爲郎中

通鑑后父楊駿及弟珧濟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

劉毅傳帝嘗問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惠帝

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在位十七年號永熙永平元康永康永寧太安永興光熙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倉猝金輿稅豆田肉糜難飽飯盈盆南風僞下青宮詔西菆爭麾白虎幡蟬冕任將貂尾續公私莫辨蟈聲喧懸知未了官家事虀駮終貽禍亂根

本紀河間王顒遣其將張方成都王穎遣其將陸機牽秀石超等來逼京師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秔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

通鑑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永平元年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陽公衛瓘乙丑以瑋擅害亮瓘殺之

案南風賈后名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事詳愍懷太子詩注

楚隱王瑋傳瑋遂勒本軍手令告三十六軍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遂收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走帝詔瑋還營執之于武賁署遂斬之

按騶虞幡繡騶虞于幡上即白虎幡也

職官志武帝以陳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帝每出入勰持白獸幡在輿左右鹵薄陳列齊肅 按唐人諱虎之字曰獸

通鑑永寧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倫以孫秀爲侍中中書監其餘黨皆爲卿相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帝爲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

和嶠傳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謂世祖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黙然

按詩意言帝爲人戇騃以至八王擾亂骨肉紛爭也

愍懷太子

名遹字熙祖惠帝長子諡法在遭國憂曰愍慈仁短折曰懷

須來酒棗出南風一尺桑枯兆震宮青紙逼書宜自了白沙應讖莫聾空銅駝市哭皇孫盡思子臺悲漢帝同獘犬讒行傷晉祚鋮鱣可念舍人忠

本傳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草書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

元康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

本傳贊曰震宮肇建儲德不恢

本傳后遣前將軍東武公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鬉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

太子三子虨臧尙俱立爲皇太孫永康元年四月封臧爲臨淮王五月趙王倫行太孫太傅倫與臧俱之東宮臧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按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尙字敬仁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

武帝咸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

廣輿記銅駝街在河南府城東關漢置

本傳史臣曰坎牲之謀已搆獒犬之譖遂行

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進德修業遠于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

懷愍二帝

懷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

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

貽厥孫謀失遠圖蒙塵兩世喪乘輿羊驅九服裂中土
鰲墮三山吞二都竟作青衣行酒使甘爲戎服執戈夫
金行失德天猶眷又見江東白玉符

晉書何遵傳初曾侍武帝宴退告遵曰國家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非貽厥孫謀之兆也

孝懷帝紀永嘉五年六月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楙尙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等皆遇害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先是大將軍苟晞表遷都倉垣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

孝愍帝紀劉曜逼京師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羣臣號泣攀車

二帝紀史臣曰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冠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豈不哀哉按二都長安洛陽也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鼇墜三山鯨吞九服

孝懷帝紀永嘉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

孝愍帝紀建興五年冬十月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于宗室金德韜華顚沛共推于懷愍

元帝紀元帝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辛卯

郎王位立宗廟社稷于建康時有玉冊見于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于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元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也在位六年號建武太興永昌

百年王氣在金陵五馬浮江一馬興舉目河山風景異
傷心荆棘亂離仍圖稱牛繼淆宗祀政與王同類股肱
皁帳練幃空示儉中流擊楫恨難勝

本紀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眞人之應在于此矣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中王室淪覆帝

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
王導傳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
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因相視流
涕
索靖傳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前銅駝嘆曰會
見汝在荊棘中詩意言晉雖東遷重遭王敦蘇峻桓
氏之難依然禍亂相仍也
本紀初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
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
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
有符云
王敦傳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同心翼
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
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
恣帝畏而惡之稍抑王氏之權導能任眞推分澹如
也敦益懷不平永昌元年遂舉兵武昌帝以導爲前
鋒大都督敦至石頭帝命劉隗刁協等攻之俱敗帝
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乃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明帝大寧二年敦復反帝親征破之
敦死衆潰
本紀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
書皁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
祖逖傳逖爲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
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
歎

明帝

諱紹字道幾元帝長子也在位三年號太寧
謚法思慮果遠曰明

鈎深致遠自翩翩人識珊瑚七寶鞭駿馬黃鬚夢環日
豺聲蜂目罪滔天未除衰絰戎衣出尋渡樓船帝轍旋
享國三年遭內釁崎嶇猶自握兵權

本紀王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
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
稱聲色俱厲嶠對曰鈎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
觀之可稱爲孝矣敦謀遂沮
太寧二年六月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
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去有軍士疑帝非
常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
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故云于
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嫗以七
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
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
以爲信遠因上不追帝僅而獲免
王敦傳敦字處仲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
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敦死
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
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
太寧二年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錢鳳周撫
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至
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甲卒
千人渡水掩其未畢平旦戰于越城大破之敦憤惋

而死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
本紀史臣曰樓船萬計兵倍王室威權外假嫌隙內
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强藩之援遂龍韜于掌握起
天旆于江靡去衰絰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鎭
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
王敦傳王敦死沈充自吳率萬餘人至與王含等合
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破之既而周光斬錢
鳳吳儒斬沈充
內釁句詳元帝詩注
本紀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强潛謀獨斷雖享國日淺
而規模宏遠矣

成帝

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在位十七年號咸和咸康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大舅權移小舅侵干戈帝座日相尋白頭公去悲宗室
紫極宮焚逼上林誤國朝臣多放達渡江名士半浮沈

中原戮力憑誰寄慷慨征西一片心

本紀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懌聞飲藥而死

蘇峻傳咸和二年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領軍將軍卞壼帥六軍及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庾亮又敗于宣陽門于是司徒王導右光祿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于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揮戈接于帝座

本紀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咸和四年峻子碩攻臺城又焚太極東宮秘閣皆盡卞壼傳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敎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詩意言西晉諸臣風流相尙放誕爲高以至中原淪覆及南

渡猶仍其舊迷而不悟此李充所以抑虛浮之士而袁瓌所以興學校之風也

渡江句詳王導詩注言渡江名士至此或沈或浮外無匡復之力內有恐叛之臣洵如陶侃所云老莊浮華非先生之法言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

通鑑明帝太寧三年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涼四州諸軍事及蘇峻之亂溫嶠邀侃同赴國難侃戎服登舟晝夜而進遂斬蘇峻于石頭

陶侃傳蘇峻作逆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推爲盟主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步將彭世斬峻于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于石頭

王導傳導愀然變色曰諸君子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

海西公　簡文帝

海西公即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帝也在位五年號太和

桓溫廢帝爲東海王咸安元年詔廢爲海西公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在位二年號咸安諡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

熒惑星移國步占六龍失馭馬駘銜扆謙揲卦人憂亂

庾闡歌詩帝畏讒晦迹酣觴年自保凝塵滿席度非凡

危如赧獻嗟同轍磐石難堅賦具瞻

晉書簡文帝紀帝雖處尊位恭黙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

海西公紀帝即位桓溫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生三男時人惑之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即日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

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欷歔

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牀第易誣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

簡文帝紀中書郗超請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國家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遂泣下霑襟按超父愔乃心王室超黨附桓溫帝未嘗不望救于愔又恐爲超所讒致禍尤速故特歌庾闡詩以黙寓其意耳

海西公紀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

簡文帝紀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

爲意疑塵滿席湛如也
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
事亦以爲報獻之輩云按簡文帝封會稽王太和六
年廢帝廢皇太后詔曰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
英秀元虛神棲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
宣流人望攸歸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

孝武帝 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在位二十
四年號寧康太元諡法五宗安之曰孝克
定禍亂曰武

相識崑崙毓後廷昌明晉室夢無靈將軍破陣圍棊局
天子臨觴勸酒星清暑殿頭魂尙魘暮江亭上涕新零
八公草木風威震爭奈中朝失政刑

晉書李太后傳簡文帝數年無子適令善相者召諸
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

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
至相者驚曰貴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遂生孝武
帝
本紀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
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
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按安帝紀
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故劉裕縊安帝于東堂而立
恭帝以應之云
謝安傳符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安兄
子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
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
圍棊賭別墅安嘗棊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
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女安遂游陟至
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元等既破堅有驛書至
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得色棊
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敵既還內不覺
屐齒之折
本紀帝幼稱聰悟既而溺于酒色爲長夜之飮末年

長星見帝心甚惡之于華林園擧酒祝之曰長星勸
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通鑑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張貴人有寵年近三
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
潛怒向夕帝醉寢于淸暑殿貴人徧飮宦者酒散遣
之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
暮江句詳王導詩注
晉書符堅載記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整
齊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
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又堅爲流
矢所中單騎遁還于淮北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
至太平寰宇記八公山一名肥陵山在壽州壽春縣
北四里昔淮南王與八公登山埋金于此白日升天
故山以八公爲名
晉書史臣曰道子荒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綬之
榮初非天旨黷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
廣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
語曰大國之政未凌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
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安恭二帝 安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在
位廿二年號隆安元興義熙諡法好和
不爭曰安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在位
一年號元熙諡法尊賢貴義曰恭

陵夷皇路掩金暉百二期終數莫違朱雀桁邊兵放仗
石頭城外血成圍猪人久已居虛器孱主安能免禍機
赤紙一通親草詔宮車甘向秣陵歸

漢書成帝紀帝王之道日以陵夷
金暉見元帝紀贊按晉以金德王故曰金暉
恭帝紀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
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

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一百有二歲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通鑑安帝元興元年桓元反以會稽世子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討元元顯將發聞桓元已至新亭棄船退軍二日復出陣于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元已至南桁元顯遂引兵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日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遂入京師二年冬元稱皇帝廢安帝爲平固王遷于尋陽元自卽位常不自安三年二月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譁震天元聞之懼曰奴輩作矣

方輿紀要今之聚寶門內鎭淮橋卽孫吳之南津橋晉之朱雀桁也胡氏曰橋在孫吳建業宮城朱雀門南跨秦淮水南北岸以渡行人自吳以來已有之亦謂之南航以在臺城也輿地志自石頭東至運瀆總二十四航相傳晉咸康中所立惟朱雀爲大航與竹格驃騎丹陽爲四航寧康元年詔除丹陽竹格等四航等稅是也自隋滅陳諸航始廢又江寧府西二里有石頭山山環七里一百步北緣大江南抵秦淮口

去臺頭九里山上有城相傳楚威王滅越置金陵邑于此

圖經石頭城在上元縣西四里一統志今清涼報恩寺卽石頭城之地也

安帝紀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

恭帝紀元熙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瑯琊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

王祥

字休徵瑯琊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

牛下親除孝思恭失歡堂上敢辭窮求魚力可回冰雪守柰心常畏雨風海國能康推別駕晉王不拜重三公高談理致多清遠死後門無雜客通

本傳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于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

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

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弟覽勸之爲具車牛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時寇盜充斥祥率厲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

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茂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

何曾

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

行高曾閔數荀何門內衣冠自肅和箸下萬錢猶恨少餅蒸十字未嫌過早知帝業無謀畧已歎諸孫觸網羅亂値永嘉無噍類古來侈泰有神呵

本傳性至孝閨門整肅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

初司隸校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

荀何
性奢豪厨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
帝輙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
猶云無下箸處
何遵傳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曰國家應天受禪創
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
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
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
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按嵩綏皆遵子
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魏志明帝紀何曾表曰宜選大臣名將遣詣司馬懿
軍進同謀畧退爲副佐
本傳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
所問按詩意言何氏父子奢侈過度戕害生命殫極
滋味致有永嘉之報蓋天道惡盈從古不爽此駟秦
見殺于鄭人延壽坐誅于東市也

羊祜 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

兩國無猜古將風吳兒威信服羊公閣邊裘帶瞻都督
水上龍驤策阿童墮淚登臨孤碣在冰鬢哀感八州同
角巾東路成虛願臥護猶攄歿後忠

本傳祜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
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與
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
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
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
于今日
祜都督荊州開建五城前後降者不絕迺增修德信
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有畧吳二兒爲俘者
祜遣送還其家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
死節而厚加殯殮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
至宥之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每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所

得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
名也
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
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常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
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祜改容謝之
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
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
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使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
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
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
流之計
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卒
後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
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陳子昂峴山懷古詩猶悲墮淚碣尚想臥龍岡
本傳祜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
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
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

陶侃傳作藩于外八州肅清
本傳祜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
故里爲容棺之墟尋卒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于
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
祜寢疾入朝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
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
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
杜預自代

杜預 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

武庫森森衆美收杜翁杜父聽南謳立言直抉春秋奧
沈石空驚歲月流但使填胸空俗癖何妨繫頸笑懸瘤
勢如破竹兵威震智勇功名第一儔

本傳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
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預既還鎭勤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
又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滍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
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
湖沅湘之會表裡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
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
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
名與勇功
預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既立功
之後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
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
之學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
言濟有馬癖嶠有錢癖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
臣有左傳癖
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
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
此後不爲陵谷乎
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瘿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

之每大樹似瘿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
殺之
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江陵遣將旬月之間累克
城邑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廣交吳之州郡
皆望風歸命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冦未可盡剋
今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
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
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以功進爵
當陽縣侯

張華 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

室無長物載書來博物司空葢世才王室他年赤三族
天星半夜坼中台祥占牛斗難言智賦托鷦鷯尙惹災
寶劍佩時剛六十悲深繫墓豫章雷

本傳華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
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
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罕有者悉在
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進封壯武郡公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
趙王倫諂事賈后因求錄尙書事後又求尙書令華
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疾華如讎及倫將廢后使
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
廷爲霸者之事華知孫秀等必成簒奪距之雅怒
夜難作詐稱詔收華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
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于前殿馬
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
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
位華不從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
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聞豫章人雷煥妙
達緯象乃要煥共尋天文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
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黑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

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
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
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公爲宰
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
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
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牛斗間氣
不復見焉煥遣使送一劍與華留一劍自佩或謂煥
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
受其禍此劍當掛徐君墓樹耳按詩意言華能占斗
牛之氣而不能避倫秀之禍雖智亦空言耳
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賦序云鷦鷯小鳥也色
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按賦中有委
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
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觀此則華之不賈害以
招累明矣乃自蹈危機不免族滅豈詞人之語託之
空言者多見之實事者少也

魏舒 字陽元任城樊人也

不盡卿才一藝工堂堂領袖出塵中韋衣漁獵饑寒日
襆被郎官曠達風果爲外家成宅相寗嫌府掾殺明公
劇陽就第施行馬台輔辭榮得令終

本傳舒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舒于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困乏舒受而不辭

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

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

舒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于是終服不復哭

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舒每稱疾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于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

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王濟 字武子父渾太原晉陽人也

氣槩豪華溢九州恂恂濟濟孰能儔錢編金埒工調馬
射賭胡牀笑割牛豚味豈知人乳貴驢鳴應解客心愁
了無俗癖寧甘屈尺布興謠帝自羞

本傳濟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

濟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于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

李端詩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好鑄錢

本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嘗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

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帝嘗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

濟年四十六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眞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俗癖詳杜預詩注

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儁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否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王濬 字士治宏農湖人也

才大能邀叔子憐旛旗預度戟門前益州刺史三刀夢
建業將軍百丈船風利秣陵鉦鼓盛雲連泗汴凱歌旋

角巾私第功成日盈篋讒言忿未捐

本傳濬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後參征南軍事羊祜謂其兄子曁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

濬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濬夜夢懸三刀于卧屋梁之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宏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畧悉誅宏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

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大作樓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棹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謡言拜濬爲龍驤將軍濬發自成都兵不血刃攻无堅城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薛瑩胡沖計送降文于濬按謡言詳羊祜詩註

濬既平吳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濬上書自理渾又騰周浚書云濬得吳寶物濬復表曰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欽明聖哲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云云濬至京師有司又奏以大不敬付廷尉科罪

詔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强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顔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于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

方輿紀要江南江寧府禹貢揚州之域楚威王初置金陵邑秦改曰秣陵屬鄣郡漢屬荊國後屬吳又屬江都國元封時屬丹陽郡後漢因之孫吳自京口徙都此改秣陵曰建業晉平吳移置丹陽郡改建業曰建鄴至建興初避愍帝諱又改建鄴曰建康元帝都建康改丹陽太守爲尹宋齊梁陳因之

山濤 子簡

濤字巨源簡字季倫河內懷人也

石生盍事馬蹏間投傳歸來遘險艱十載尚書工啟事

一朝人物隸清班室無媵妾居恒儉閣有封絲守自閑

八斗陶然遺韻在高陽池上醉歌還

濤本傳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蹏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不許乃起視事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濤爲吏部尚書前後選擧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

初家貧及居榮貴貞愼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

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于時受而藏于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濤嗜飲能至八斗方醉上聞試之飲以八斗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簡本傳簡鎭襄陽于時王威不振四方寇亂簡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擧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王戎 字濬沖瑯琊臨沂人也

眼光爛爛巖間電元箸超超洛水談俗物何來人意敗
風流尙許竹林參持籌不信錢成癖鑽核惟知李可貪
曾向黃公壚下過山河邈若痛心舍

本傳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戎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元箸其爲識見者所賞如此

方輿紀要洛水在河南府鞏縣城西續漢志洛汭在鞏縣東北三十里郡縣志洛水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河是爲洛汭自隋以前縣與成臯中分洛水爲界西則鞏東則成臯隋築洛水倉而鞏與成臯之界相錯矣洛水入河之處即洛口也

本傳戎每與阮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常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錢癖詳杜預詩注

本傳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于世

裴楷 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

妙選清通善吐宣郎君屬目語便便玉山朗照宮庭肅
水鏡延登宰府賢飲藥未妨狂疾發散財自覺客懷捐
甑炊忽兆蕪菁子免難何堪夜八遷

本傳楷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于文帝辟相國掾遷尙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于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寀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于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

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于宰府

樂廣傳尙書令衛瓘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靑天也

本傳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輙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青子暮年而卒

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正直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而瑋果矯詔誅亮瓘楷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遷故得免難

王衍 字夷甫戎從弟瑯琊臨沂人也

何物生來寧馨兒老莊祖述本無爲情鍾我輩悲難遣

誤盡蒼生亂可知口裏雌黃朝野翕手中麈柄笑談麈
人間珠玉排牆壓畫贊應嘲顧愷癡

本傳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

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衍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名苑鹿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麈尾所轉而往古之談者揮焉

本傳衍儁秀有令望希心元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嘗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敗勒呼王公與之相見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說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否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塡殺之

顧愷之作畫贊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樂廣 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

析理微言厭我心宅心事外息深深瑩然水鏡披雲霧

對此氷清雪滯淫名教自堪尋樂地元談恰可愜沖襟
高風解遺愍懷客儒立頑廉百世欽

本傳廣沖約有遠識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尚書令衛瓘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于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裴楷常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

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

莊子古之眞人其息深深

衛玠傳玠風神秀異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氷清女壻玉潤

本傳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以任放爲達或至祼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累遷侍中河南尹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敕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郎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黜廢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

史臣曰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欒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懦夫能立志者也

衛玠 字叔寶祖父瓘河東安邑人也

翩翩總角跨羊車三子王家盡不如似爾全生離亂後
被人看殺劇談餘風流未讓何平叔識鑒深憐謝幼輿
共惜中朝名第一空教宰木弔荒墟

本傳玠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

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元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玠兄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啟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

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卒年僅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

玠好言元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

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復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

玠葬于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按幼輿鯤字

咸和中改塋于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否惔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

向秀 字子期河內懷人也

遊宴追思舊夢迴嵇疎呂散不覊才虞淵日薄琴聲邈
窮巷風淒笛響來妙注豈妨人作樂清詞能使客生哀
巢由未達堯心遠灌圃山陽憶蒿萊

本傳秀作思舊賦云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覊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

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喨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曰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又云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

秀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始秀欲注之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

顏延之五君咏向常侍詩曰流連河裏游惻愴山陽賦

本傳秀其呂安灌園于山陽嵇康被誅秀應本部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也

鬼神自祝醉還甦死便能埋外我軀雞肋豈堪人奮袂

鹿車常共客攜壺二豪侍側輕千古萬物齊觀隘八區
亂世全生惟酒德養生叔夜識君無

本傳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而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詞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物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又云俛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伶放情肆志嘗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

按亂世二句言伶身罹亂世卒以酒全康養生反遭殺戮豈以伶非高契其酒德一頌忽之而未喻其旨與

東晳 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

徙來沙鹿海東隅太傅高風溯二疏人頌長生禱甘雨
身全素履釋元居羽觴曲水金人劒科斗奇文竹簡書
仲洽茂先輸博雅補亡詩義得爬梳

本傳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生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有曰全素履于邱園背纓緌而長逸云云

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于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按摯虞字仲洽張華字茂先晳所著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卷行于世

陸機 弟雲 機字士衡雲字士龍祖遜吳郡人也

元圃珠光自不羣吳中二俊總能文誰知洛下龍駒並

不復華亭鶴唳聞千里音書黃耳斷雙棲羽翼燕巢焚
楚材晉用終含恨百代詞華定屬君

機本傳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湖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宏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太康末機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少有異才文章冠世

雲本傳六歲能屬文少與兄齊名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

機本傳吳平入洛宦人孟玖譖機于成都王穎穎使牽秀密收機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因與穎牋詞甚淒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于軍中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遇京師久無

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否
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
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後因以爲常
晉書制曰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
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
雙龍巢傾兩鳳
按巢焚喻機與雲被收也
晉書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
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實馳英華于早年其
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
代文宗一人而已

潘岳 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

機文如海岳如江景煥詞鋒孰肯降洛陌果拋盈後乘
河陽花種滿名邦黃門不合望塵拜白首何堪對影雙

金谷名流同日盡哀辭夜雨泣秋窗

本傳史臣曰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
美錦而增絢又曰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
本傳岳美姿儀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
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而歸
白帖潘岳爲河陽令多植桃李號曰花縣方輿紀要
河陽縣即今孟縣舊城在今縣西里二十里春秋時
晉之河陽邑僖二年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漢置縣建
武初帝幸河陽晉仍爲河陽縣
本傳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
出與崇輒望塵而拜
初岳父芘爲琅琊內史孫秀爲小史給事岳岳數撻
辱之秀嘗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
內謂秀曰猶憶曩昔周旋否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
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初被收俱不
相知石崇已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
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按石崇起別館于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
本傳岳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
史論曰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辭貫人靈
之情性按賈謂賈誼也

石崇 字季倫父苞渤海南皮人也

名園金谷豔河陽步障椒塗十里芳座上千枝紅樹碎
樓中一斛綠珠量酒筵人散香螺化舞館雲飛夢蝶颺
若輩利財兼利色齊奴無識漫多藏

金谷詳潘岳詩注
本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尙愷作紫
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
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

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
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
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
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
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
失矣
嶺表錄異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
使以圓珠三斛買之
本傳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
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怒
乃勸倫誅崇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于
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
曰當效死于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
徙交廣耳乃車載詣東市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
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
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
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
之應

按舞館句言綠珠自投雲飛雨散曇日繁華一場蝶
夢耳
本傳崇生于青州故小名齊奴

周處 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

厲節何須細行敦能除己害是根源目空蛟虎威常厲
志屈機雲氣自溫御史彈章糾戚邸將軍仗劍出凶門
援兵不繼仇人搆藜藿蕭蕭孰雪寃

本傳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

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志存義烈言必忠信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

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既而梁王形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形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就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形將不宜宿憾乃言于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冠不然形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形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于六陌將戰軍人未食形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授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

劉琨 附祖逖

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

鼎沸中原部曲偏名刀執佩與周旋荊山有寶空懸璧
塞上何人早著鞭笳奏高樓響清切雞鳴半夜舞翩躚
豫州老矣并州死擊楫中流意惘然

逖本傳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

耳

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琨本傳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琨上疏謝曰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云云

建武元年元帝贈琨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按詩言與周旋用本傳盧諶崔悅理琨表中語意也

琨本傳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于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握中有懸璧本是荊山球

琨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

又流涕欷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
走
逖本傳逖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
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術人戴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俄卒于雍邱
逖爲豫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
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琨本傳琨爲并州刺史時并土飢荒流移四散十不
存二及其在者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琨撫循勞來甚
得物情
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後以勢弱而退匹磾奔其兄喪
琨遣世子羣送之爲末波所獲末波厚禮之許以琨
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
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不之知也因來見
匹磾匹磾初無害琨志其中弟叔軍曰晉人若有奉
琨以起吾族盡矣遂留琨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遂
縊之

王導 字茂宏光祿大夫覽之孫也

新亭對泣誓山河勠力神州欲枕戈宿抱奇才尊管仲
羣推勳業比蕭何西風自障輕塵起別館時驅短犢過
江左風流兼將相貽刀簽水集祥多

本傳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
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涕
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
楚囚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
方輿紀要新亭在江寧縣南十五里
本傳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爲
政務在清淨每勸帝剋己勵節匡主寧邦于是尤見
委杖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
蕭何也
溫嶠傳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以爲憂及見王

導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
本傳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而遙執朝權既
據上流擁彊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
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導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
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
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
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
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而已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
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
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
中外諸軍事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
又拜丞相
贊曰貽刀表祥筮水流慶
王覽傳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
此刀虔謂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

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臨薨以刀授覽曰汝
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于江左矣按
覽有六子長曰裁導即其子也

陶侃 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

武昌官柳自成林法外誰知用法深致力中原輕百甓
希蹤上聖惜分陰高名合受元規拜抗節能回處仲心
老子婆娑無廢事八州受賜到於今

本傳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
尉夏施盜官柳植之于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
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
如此
侃刺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入于齋內

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
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
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
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
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計
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
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
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
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
敦請留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
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
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
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梅陶陳頒言于敦曰周
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
者乎敦意遂解于是設盛饌以餞之按王敦字處仲
侃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
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將出府門顧謂愆期

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
侃聰敏勤于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
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諸叅佐或以談戲
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
侃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帝手詔書云故使持節侍
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長沙
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宏達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
于內皇家以寧云云

溫嶠 字太眞司徒羨弟之子也

絕裾將命建非常延譽江南慕一匡朱雀桁燒防豕突
石頭軍壓自鷹揚臨危騎虎眞難下燭怪然犀未許藏
褒德銘功隆廟祀豫章士庶泣成行

本傳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
絕裾而去

劉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
元帝初鎮江左劉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
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
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
無管鮑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
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
嶠還都具奏王敦逆謀請先爲之備及王含錢鳳奄
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
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
賊果不得渡
蘇峻反京師傾覆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
不許于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峻時殺侃
子瞻由是侃激勵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
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于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
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
時峻軍多馬南軍仗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
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
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于四望磯築壘

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
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使欲西歸
嶠曰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
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蘇峻小豎爲海內所患今
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侃遂督水軍
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挑戰時峻因醉突陣馬
蹟爲侃將所殺
嶠旋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
嶠遂然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馬
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
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
至鎭未旬而卒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
冊書曰褒德銘功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
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疋謚曰忠
武祠以太宰
一統志江西南昌縣進賢門外有溫忠武廟

周顗 字伯仁安都將軍浚之子也

汝潁多才識令名無鹽刻畫庾公評千觴未罄中朝量
三日難消僕射酲面熱巨奸應憚汝腹寬百輩可容卿
茂宏無恙伯仁死料檢中書愧友生

本傳顗少有重名神彩秀徹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而嘆曰汝潁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

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

王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

王導常枕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初王敦之舉兵也劉隗請帝盡殺諸王司空王導率羣從詣闕待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不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敦遂殺顗後導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按茂宏王導字

卞壼 字望之濟陰寃句人也

貴游子弟尚風流道德恢宏若贅疣名士獨能甘鄙吝
中朝坐看付沉浮蒼蒼白髮生如昨耿耿丹心死豈休
忠孝一門千古羨撫尸恨未雪同仇

本傳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宏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

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

壼死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先是逆賊蘇峻稱兵至東陵口壼率郭默等與峻大戰于陵西爲峻所破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郭璞 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

會稽嶽命測幽深妙術青囊出洞林萬怪山經箋奥旨
一篇江賦戛清音壽年已卜南岡盡葬地何勞北郭尋
智骨無靈員策廢遊仙枉寄駕雲心

本傳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于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丑鐸啟號于晉陵棧鐘告成于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帝甚重之

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于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學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又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

璞注三倉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

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

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于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于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

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按詩言璞于己之壽年既卜盡在南岡知死生自有定數則世傳璞之葬經何勞尋諸北郭冀富

貴于或然此矛盾之說也禮人死葬北方北首故曰北郭

璞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末云吾不能幾韻于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璞游仙詩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

詩品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但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元宗

葛洪

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

超然遠舉謝繁華躡景追風潄玉霞曾駐羅浮跨蝴蝶

遠求勾漏鍊丹砂篋中秘冊搜經旨肘後奇方揀藥芽

五色雲衣空際舉題名已在上仙家

本傳史臣曰稚川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洪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

干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

南海志羅浮山蝴蝶洞在雲峯巖下

本傳洪自序曰予所著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後忽與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

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庾亮

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潁川鄢陵人也

西風何處避輕塵台鼎尊連禁掖親石壘軍臨先死士

雷池書報扼通津據牀高興邀賓從噭薤清談索解人

玉樹長埋情未已南樓夜月總傷神

西風詳王導詩注

按亮官至司空

本傳蘇峻與祖約俱舉兵反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先是亮徵峻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地也既而

峻將韓晃冠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水經注陽水又東逕陽城東南昔在宋世是水絕而復流劉晃賦通津焉

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于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

亮與陶侃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于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

亮將葬何充會之嘆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謝安 字安石陳國陽夏人也

石室悠然出世姿同人憂樂孰能知期功絲竹千金宴百萬兵戎一局碁詠效書生名士重埭傳召伯後賢思山邱華屋今何在策馬西州有淚垂

本傳安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無處世意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去伯夷何遠

安雖放情邱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及弟萬黜廢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

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

又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時苻堅强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元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及至新城築埭于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

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王羲之 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

向平早願托潛藏老去循田種果桑北伐上書詞愷至東行誓墓志徜徉不教兒輩妨歡樂恒與羣賢共詠觴人物中興推第一豈關隸草定低昂

本傳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遺羲之書羲之答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

非一日也按後漢書逸民傳向長字子平

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又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共歡讌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

于此也

會稽內史殷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

驃騎將軍王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于簡對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偏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輙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

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

王應麟曰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廟廊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長

本傳九善草隸爲古今之冠按詩意借用書斷王僧虔對太祖語

王獻之 字子敬羲之子也

桃葉桃根喚渡頭辟疆徑入擅風流新書白練眞堪寶
舊物靑氈未許偷自愛臨池尊野鶩何妨誤筆作烏牛
人琴頓歇悲同氣直上靈牀哭子猷

古今樂錄桃葉歌王子敬所作也桃葉子敬妾緣于篤愛所以歌之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方輿勝覽桃葉渡在秦淮口因獻之妾得名

本傳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旁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不以屑意

獻之高邁不羈風流爲一時之冠

南史羊欣傳欣年十二王獻之甚知愛之欣嘗著新絹裙晝寢獻之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陸龜蒙詩重思醉墨縱橫甚書破羊欣白練裙

本傳獻之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靑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晉中興書庾翼書少時與王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書曰小兒輩厭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

本傳謝安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別傳獻之初學父書次習于張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按獻之云故當不同其別傳又載次習于張則其厭家雞而愛野鶩明矣故引以比之

蘇軾書王子敬帖詩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匳

本傳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牸牛甚妙

王徽之傳東歸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徽之字子猷

王恭 字孝伯光祿大夫蘊之子太原晉陽人也

長物無多莞簟稀鯁言時政肆呵譏風姿濯濯春前柳
鶴氅翛翛雪裏衣輿甲晉陽褭亮節談兵北府蹈危機
一封斜絹書難辨禾黍離離國事非

本傳恭少與王忱齊名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輙以送

焉遂坐薦上忼閑而大驚恭日吾平生無長物其簡
率如此
史臣曰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
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
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嘆曰
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嘆矣又每言及時政輒厲聲
色
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
鶴氅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眞神仙中人也
恭還鎭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元相結仲堪
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專
寵肆威將危社稷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
劣敢忘斯義表至收國寶賜死深謝愆失恭之初抗
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
史令起兵于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
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譙王尙之說道子以藩伯
强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
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

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尙之兄弟專弄朝權欲假
朝威貶削方鎭懲警前事勢轉之難測及其議未成宜
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元元等從之
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
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
漆之楷送于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可復識謂楷爲
詐又料仲堪去年己不赴盟今無邇理乃先期舉兵
司馬劉牢之勸日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
表以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
恂以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
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帳下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之
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
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
奔桓元至長塘湖湖浦尉收之送京師道子斬之

劉毅 字季樂彭城沛人也

較射東堂乞子鵝崢嶸洲畔客操戈盤龍小字新居好
得雉狂呼快意多恨未中原逢項羽難爲上將屈廉頗
武功不競誇文雅宴飮西池賦凱歌

本傳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
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
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
甚難君于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
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
毅常銜之
桓元簒位毅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討元元既西
走毅與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元戰于崢嶸洲毅乘
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水經注李姥浦北對崢
嶸洲
初桓元于南洲起齋悉畫盤龍于其上號爲盤龍齋
毅小字盤龍及討平桓元遂居之
後在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
犢以還唯劉裕在毅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

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
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于廉頗輒絕
嘆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
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
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
餘也

嵇紹 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

鶴立雞羣入洛時不操絲竹見風規侍中戮力三軍喜
天子蒙塵一命危血濺御衣痕尙在兵交駿馬去何之
滎陽表墓追忠穆故吏門生淚灑碑

本傳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嵇紹
昂昂然如野鶴之立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
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

進琴紹推不受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冏大慚

河間王允成都王穎之舉兵欲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于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紹廢黜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値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潰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嘆息

東海王越屯許路過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及元帝卽位賜謚曰忠穆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鄧攸 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

遷守淮南一夢成世龍帳下竟全生之官載米存淸節
保姪捐兒出至情吳下萬人牽楫住水邊五鼓聽雞鳴
冥冥天道應無爽千古傳流伯道名

本傳攸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永嘉末沒于石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郞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勿殺以爲參軍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按世龍勒字

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飮吳水而已

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于樹而去

攸在吳郡刑政淸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百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更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張翰 字季鷹吳郡人也

琴彈妙曲過閶門便許同舟接話言筮仕未能占莧陸

思歸豈爲采蓴根風前景憶湖三泖身後名輸酒一尊
築室吳山飮江水首邱先已賦田園

本傳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于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我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家人

案吳縣城邑攷今府城卽闔閭故城周敬王六年闔閭所築大城周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開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卦其名皆子胥所制東曰婁曰匠西曰閶曰胥南曰盤曰蛇北曰齊曰平吳都賦通門二八水道六衢是也

按詩意言翰當冏初辟正値專權翰如明決何未能占莧陸而不仕及冏將敗方思避禍翰雖曠達豈果爲采蓴根而遄歸蓋譏翰之見機尙不早也

本傳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邱賦俄而
問敗人皆謂之見機方輿紀要泖湖在松江府城西
三十五里亦曰三泖廣韻注泖華亭水也其源出華
亭谷吳地志泖有三中下三名輿地記泖湖闊十八
里自東岸至府城二十五里西岸達澱湖二十里按
三泖在松江府城西曰圓泖大泖長泖
本傳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
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
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
有四海之名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
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
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愷之 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

頰上毫添搦管餘神傳阿堵妙何如琴絃自寫嵇中散

邱壑宜安謝幼輿甘蔗漸含佳境裏布帆恰遇破風初
虎頭技絕還癡絕厨畫通靈信有諸

本傳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
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
體妍媸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
後出相遺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又爲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邱壑中
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
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愷之嘗
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
與仲堪書曰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
無恙
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名畫記愷之小字虎頭杜甫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
滄洲

本傳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深所
珍惜者元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
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
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夏統 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

三月浮橋洛水陰駢堤士女會如林誰知太尉簫笳曲
不易吳兒木石心泰伯嚴遵抗高節慕歌小海動狂吟
會稽島畔人長逝想見先生避世深

本傳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
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
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知顧太尉賈充
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
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
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

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伎女之徒服袿襹
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
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
風泰伯之讓義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充又謂曰
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
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
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便
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
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見戮投海國人痛
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僉曰善統于是以足
叩船引聲喉轉淸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
響集叱咤讙呼雷霆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
以下皆恐止之乃已
按蜀嚴君平名遵會稽嚴光亦一名遵此指會稽嚴
遵也

陶潛 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

一試絃歌悟昨非閒雲出岫鳥還飛五株柳在人何許
三徑松寒客欲歸度履無嫌坐申腳折腰已厭帶成圍
北窗高臥羲皇上甲子編詩托與微

本傳潛爲鎭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歸去來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又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歡宴窮日潛無履宏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于坐申腳令度焉潛在縣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一篇

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淸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按潛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佛圖澄 天竺人也

替戾岡鳴偈語哀每聽鈴響悟三災時借鷗鳥人間戲
又卜魚羊夢裏來蓮蕊咒時空鉢湧楊枝灑處妙香開
羨君服食通神鬼水浣枯腸日幾迴

本傳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能聽鈴音比言吉凶莫不懸驗

俱舍經小三災飢饉疾疫刀兵也大三災水火風也

本傳石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于勒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

季龍常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國乎後如其言

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靑蓮花光色耀日勒由此信之

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

澄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鳩摩羅什 天竺人也

法傳震旦破塵昏誦偈翻經十萬言二豎忽來添慾障
三車要自證空門轉輪未信身常在燬骨惟應舌尙存
著筆瞿曇參實相迦旃釋子豈同論

十六國春秋本傳羅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應大闡其用傳之東土但于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晤矇俗雖復身當鑪鑊苦而無恨

十六國春秋道融傳獅子國有一婆羅門聞什在關中日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

臥游錄西竺千歲和尙與行腳僧書曰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

徐陵雙林寺碑用震旦之常儀垂闍維之舊法

晉書本傳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

凡三萬二千言
姚興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復使沙門僧
叡等傳授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隨
什傳寫
姚興西伐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嘗講經于
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
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
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
神僧傳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神悟精爽爲元奘
弟子僧不斷情慾行駕累載關輔語曰三車和尚法華
經長者以羊車鹿車牛車立門外引誘諸子出離火
宅之難按詩言什理昧革囊托二豎而忽添慾障身
羅火宅舍三乘而罔證空門尙得成釋子耶
翻釋名義妙元云轉輪聖王四域自在俱舍云從人
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有轉輪王由輪旋轉應導威
伏一切有四種金銀銅鐵輪領一二三四洲慈恩云
金輪望風順化銀輪遣使方降銅輪震威乃服鐵輪
奮戈始定

付法藏經生老病死轉輪無際無常敗壞
本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
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于是
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
惻愴可言死于長安
十六國春秋本傳居秦九年而疾告衆僧曰凡所宣
譯流傳後世咸共洪通今于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
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什卒以火焚尸薪
滅形碎唯舌不爛按詩言什終以病亡難免轉輪未
信此身常在幸其誓實雖至煆骨惟應此舌若尙存耳
本傳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嘆曰吾若著筆作
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
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與奉之若神
後秦錄道融汲郡林慮人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往從
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
子

綠珠

尤物移人太有情主人義重妾身輕畫樓月照明珠在
梓澤魂歸玉井清骨葬香泥銜燕子歌傳檀板記鶯聲
風流雨散黃金盡贏得名媛共死生
身輕句詳石崇詩注
洛陽伽藍記昭儀寺有池隱士趙逸云此池是晉侍
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
嶺表錄異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
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三斛圓珠買之梁氏
之居舊井存焉

謝道韞

王凝之妻安西將軍奕之女也
東山家範繫人思一卷清風吉甫詩柳絮空中工比擬
芝蘭砌上豈差池劇談慣設青綾幛素節無傷白玉姿

簪髻雍容賢守嘆濟尼林下漫相知
謝安傳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又征西大將軍桓溫
請爲司馬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
六朝事迹土元縣有兩東山一在崇禮鄉今土山是
也謝安寓居會稽棲遲東土此安之舊隱也後于土
山營築以擬東山去縣二十里一在鍾山鄉蔣廟東
北宋劉勔隱居地陳軒金陵集載李白李建勳東山
詩皆指土山而作
本傳道韞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
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安謂有雅人深致
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
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謝元傳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
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
其生于庭堦耳
本傳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

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
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按詩意言王
謝子弟人人如砌上芝蘭豈王郎獨差池不類耶觀
疑之奉五斗米教孫恩之亂以請鬼兵爲恩所殺其
愚可知矣
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
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靑綾步障自蔽申獻之
前議客不能屈
及遭孫恩之難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
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
時年數歲賊又欲殺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
必其如此寧先見殺孫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
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按詩言道韞素節
如玉之潔不爲賊所傷也
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
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帳中柳束修整帶造于別
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淸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
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

氣使人心形俱服
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于顧氏元每稱之以敵
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淸心玉映自是閨
房之秀

蘇蕙 字若蘭竇滔妻始平人也

襄江一別夢沉沉雁帛憑誰寄好音八寸彩宣文錦繡
千行淚灑字璆琳情深堪奪陽臺寵道遠能回刺史心
三百篇詩詞宛轉相思殊勝白頭吟

武則天序蘇氏智識精明儀容妙麗年十六歸于竇
滔滔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滔遷
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克晉襄陽藉滔才
畧詔拜安南將軍留鎭襄陽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
舞之妙無出其右蘇氏屢加捶辱滔深以爲恨陽臺
又讒毁交至滔益忿蘇氏及滔將鎭襄陽蘇氏念之
不與同行乃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
傷因織錦爲回文五綵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寸題
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名曰
璇璣圖然讀者不能悉通蘇氏笑曰裴徊宛轉自爲
語言非我家人莫能解之遂發蒼頭齎至襄陽滔覽
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于關中而迎蘇氏歸于漢南
恩好愈重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
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王敦 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

王馬同權接帝姻爪牙心膂指麾頻廁邊有客能爲賊
座上行觴看殺人藝事矜誇桴鼓捷詠歌醉擊唾壺新

豺聲未噬身先噬事去門衰老婢嗔

王馬詳元帝詩注
本傳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
敦後既得志暴慢愈甚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
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
殺戮自己
敦經畧指麾千里之外肅然
石崇以豪奢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置甲煎粉
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
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敦與導俱在座有女妓吹
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座改容敦神色自若他
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
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
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盡觴
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
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

諸暢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嘆其雄
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
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温嶠至具言敦逆謀明帝下詔親御六軍討鳳之罪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等率兵三萬向京師以兄含爲元帥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俄而敦死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并傳首京師

桓温 字元子譙國龍亢人也

生來奇骨軼塵寰陣識長蛇奏凱還四海陸沉人孰咎十圍涕淚柳重攀錫文已爲生前綴冊命猶聞歿後頒元子入河車脫軸不教神器墮權姦

本傳生未期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
少有雄畧由駙馬都尉拜瑯琊太守庾翼卒代爲都督荆州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初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陣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温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勢于是悉衆與温戰于笮橋大敗勢降振旅還江陵
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于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孝武即位徵温入朝于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因而遇疾歸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萬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追贈丞相
晉書佛圖澄傳黃河中舊不生黿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嘆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後果如其言
本傳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温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温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温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

桓元 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温之子也

一點流星墮月寒火珠靈寶手中看沖年便解辭家吏雄志何堪屈素官楚德不終徵建始桓郎已滅兆長干驅除禍難開劉宋百載金行晉祚殘

本傳元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于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
温臨終命以元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元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

元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
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
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跡故
折元兄弟而爲素官太元末出爲義興太守鬱鬱不
得志嘗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棄官歸國
元既篡位于是大赦改元永始初出僞詔改年爲建
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
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
元以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昭穆且以王
莽九廟見譏于前史遂以一廟矯之秘書監卞承之
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
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兵至蔣山桓謙等諸
軍一時奔潰元走入蜀爲益州都督馮遷所殺初元
建國于楚其時有童謡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
君明年殺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
按安帝元興元年元害元顯于新亭至三年劉裕等
舉義兵元衆潰而逃五月督護馮遷斬元于貊盤洲

本傳史臣曰若桓元之幺麽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
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庾信文金行受命玉筍南遷

樹經堂詠史詩卷三終

樹經堂詠史詩目錄

卷四

宋
武帝
文帝
孝武帝
廢帝
明帝
順帝
劉穆之
檀道濟
謝靈運
謝莊　子朏
王融
王彧
到溉
袁粲
張融

徐文伯
范蔚宗
齊
高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東昏侯
衡陽王鈞
謝朓
王儉

王僧虔
褚淵
庾杲之
孔稚圭
劉峻
劉瓛
明僧紹
宗少文
梁

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昭明太子
蕭詧 子巋 孫琮
蕭琛
王筠
何點
柳惲

江淹
任昉
曹景宗
沈約
范雲
羊侃
陶宏景
侯景
陳

武帝
後主
張貴妃
徐陵

樹經堂詠史詩卷四

南康謝啓昆蘊山著　男學塽 學彭 學宣 校字

宋

武帝

諱裕姓劉氏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里人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初爲劉牢之參府軍事後征討有功加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進封宋公尋受晉禪即皇帝位在位三年號永初

典午中衰屬寄奴龍行虎步起丹徒能揮雄畧殲靈寶

郤少淡謀護義符九日高臺朝戲馬百年陰室夜啼烏

漢家苗裔南陽樹附會江東禪代圖

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

按典午司馬氏晉也言晉祚中衰天命屬劉宋也

南史本紀桓元妻劉氏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

桓元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鎭丹徒以帝爲中兵參軍

桓元纂位乃與何無忌共建興復計

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

方輿紀要丹徒縣今鎭江府治春秋之朱方也後名谷陽秦日丹徒相傳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衣徒三千鑿京峴以敗其勢因名也三國吳嘉禾三年改曰武進縣晉太康二年復曰丹徒宋齊梁陳皆因之

晉書安帝紀三年春二月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斬桓元所署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宏於廣陵丁巳義師濟江己未元衆潰而逃五月壬午督護馮遷斬桓元於

貊盤洲按元生而有光照室宣武名曰靈寶
本紀少帝諱義符帝長子也武帝受禪立爲皇太子
武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居處所爲多乖失夏五月已
酉皇太后令暴帝過惡廢爲營陽王
論曰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
王曇首傳帝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
成按文選謝瞻謝靈運皆有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
孔令詩
山川古今記彭城西南有項羽戲馬臺宋武帝嘗九
日登之方輿紀要戲馬臺在今徐州城南
南史本紀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起玉燭殿
本紀元熙二年徵帝入輔六月晉帝禪位於宋太史
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
日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
璧三十二鎭金一餠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漢建武
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
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
代揖讓咸窮于六又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

死劉備有蜀廼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而至
是盛矣若此者有數十條

文帝 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少帝廢百
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禎符所集迎立
之在位三十年號元嘉

風流人物數元嘉文史縱橫自一家白面書生談北伐
黑衣宰相坐南衙長城萬里歌聲慘合殿淡宵燭影斜
儉約猶存永初意烏箋未勝葛鐙華

南史本紀上好儒雅命丹陽尹何尚之立元素學著
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
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
嘉焉
宋書史臣曰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
厥後亦每以元嘉爲言斯固盛矣

本紀帝博涉經史善隸書
臨川烈武王傳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
本紀二十七年魏太武率衆至瓜步聲欲度江內外
戒嚴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
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
怨不得無慙
南史沈慶之傳文帝將北侵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
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
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
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通鑑帝徵謝靈運顏延之賞遇甚厚以慧琳道人善
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
有數十輛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着
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覬曰遂有黑衣宰
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本紀元嘉十三年三月誅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
南史檀道濟傳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
復可制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植粲等八

人竝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見
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
乃壞汝萬里長城
本紀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劭構逆帝崩於合殿
按宋書本紀作含章殿元凶傳作合殿
南史徐湛之傳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與
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
慮有聽者劭入殺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
猶未滅燭
本紀帝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箄故請
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
箄未至於壞紫色貴竝不聽改
武帝紀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
殿與羣臣觀之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
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
公得此以爲過矣按永初武帝年號

孝武帝 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在
位十一年號孝建大明

頓忘田舍起幽微土木珠璣萬事非傖父呼官汙紫閣
癡人作賊亂彤闈綏觴帝爲耽長夜急泪臣因泣貴妃
空使英姿驚孝伯牙旗獵獵想餘威

田舍見文帝詩注
通鑑上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
南史王元謨傳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元謨獨受老傖之目
晉陽春秋吳人謂中州人爲傖陸機呼左思爲傖父
南史南郡王義宣傳孝武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怒密治舟甲尅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義宣及臧質狼狽起兵遣魯秀朱曇部萬餘人北討朱修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悞人事廼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

本紀帝末年爲長夜之飲
通鑑上既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痛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用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志亦嗚咽極悲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本紀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鎭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瓌瞻非常士也
元嘉二十八年遷都督江州時緣江蠻爲寇文帝使上總統衆軍三月乙未建牙於軍門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二蔭於牙上

廢帝 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在位十八月號景和永光

宮中別有眞天子腹內何來寗馨兒目粽慘從刀會落

鼻䶢爭使畫工施淒淒秘院屠猪日寂寂華林射鬼時
到處銜愁千上帝更誰枕股惜橫屍

宋書戴法興傳帝所愛幸奄人華願兒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是眞天子帝爲贋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
本紀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寗馨兒
洪邁容齋隨筆曰寗馨字晉宋間人語助耳後遂以寗馨爲佳或以爲鄙
南史江夏王義恭傳帝狂悖無道義恭等謀欲廢立帝殺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粽
通鑑帝令於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䶢鼻如何不䶢立召畫工令䶢之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時明帝爲湘東王帝以其肥壯謂之猪王少府劉曚妾孕數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以爲太子明帝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今日屠豬建安王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俟皇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
本紀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倮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游後堂有一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我已訴上帝至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羣巫捕鬼屏除侍尉帝親自射之壽寂之懷刀直入帝走追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手不能舉乃崩於華光殿時年十七

通鑑壽寂之弑帝湘東王彧卽皇帝位越月廢帝猶横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乃葬之秣陵縣南

明帝 諱彧字景休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在位八年號泰始泰豫

西堂徒跣換烏紗裸戲椒房便面遮神器虛懸螟子寄宗枝自翦鵪鴿嗟錢埋內殿胡張橐門諱宣陽字改騧氈帳醉魂呼不起蒼梧國柄落誰家

本紀時廢帝疑畏諸父以上付廷尉明旦將加禍害上乃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密謀佃夫道兒因結壽寂之等十一月十九日弑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西堂登御坐事出倉卒上失履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

南史明恭王皇后傳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

以爲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乎外舍爲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

後廢帝本紀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爲李氏子帝亦自稱爲李將軍

論曰明帝因猜忌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慮

建安王休仁傳上疾篤甚與楊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覆轍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

通鑑裴子野論曰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

本紀帝親近讒慝翦伐皇枝

後廢帝本紀世祖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

本紀帝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

中書舍人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毋大張橐禾絹謂上也

帝多忌諱言語文章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犯卽加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爲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

後廢帝紀楊玉夫常得意忽然見憎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肺肝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臥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帝出入無禁王敬則先結玉夫陳奉伯楊萬年等合二十五人其夕玉夫候帝眠熟至乙夜與楊萬年同入氈幄內取千牛刀殺之

皇太后令貶廢帝昱爲蒼梧王

按詩言明帝傳位於昱殞身覆祚宋之國柄已移矣

順帝 諱準字仲謨小字知觀明帝第三子也在位二年號昇明

元熙故轍記當年廢置眞如覆局然佛蓋那能逃內難天家願勿續前緣朝冠徑挂傷裴顗黃襌空披笑褚淵齊刈金刀紆璽綬百僚惟羨侍中賢

南史王敬則傳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卽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是順帝泣而彈指曰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按元熙晉恭帝年號也

通鑑蕭道成密謀廢立命左右楊玉夫陳奉伯等詗伺機便玉夫既斬廢帝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入宮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以太后令數蒼梧王昱罪惡

南史本紀三年夏四月辛卯禪位於齊壬辰遜于東
郊是日王敬則以兵陳於殿庭帝猶居內聞之逃於
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閹豎索扶幸板輿出東掖門齊
封帝為汝陰王居丹徒宮帝聞外有馳馬者懼亂作
監人殺王而以疾赴
通鑑裴顗上表數齊主罪惡挂冠徑去齊主殺之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後為吳郡太守明帝寢疾危殆
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
近危篤故召卿欲使着黃羅襹指牀頭大函曰文書
皆函內賞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襹
乳母服也明帝崩遺詔令袁粲與淵輔幼主淵務宏
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
彥回不能禁也
南史齊高帝紀王子年歌曰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
劉字也刈猶翦也言劉宋為齊所翦刈也
通鑑宋順帝詔禪位於齊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
在直當解璽綬朏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
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

使朏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
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

劉穆之 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

丹徒曾憶布衣單截髮還同翠鬟寒肴饌十人忘素食
檳榔一斛貯金盤雲中驥騄行千里筆下琳瑯集百端
讜論詭辭多造膝寄奴佐命屬艱難

南史本傳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難
獨任留穆之以輔之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
穆之厚為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
危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
丹徒詳武帝詩注
穆之少時家貧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
其妻江嗣女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
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
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
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
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
致憂及至醉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
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
白帝曰穆之家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
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
穆之死及帝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
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
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
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
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苔
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義熙十三年卒帝表天子曰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
賴穆之匡翼之動豈唯讜言嘉謀溢於人聽若乃忠
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于皇朝

功隱于視聽者不可勝紀及帝受禪以佐命元勳追
封南康郡公
按武帝小字寄奴

檀道濟 高平金鄉人也

北伐師還夜唱籌圖形襪鬼魏心憂諸兒偉幹才招忌
萬里長城壞孰九江上敵來思飲馬州中人泣唱浮鳩
朝無李廣誰堪繼瓜步軍臨望石頭

南史本傳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
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
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
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
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

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
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
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
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
仲達也
長城詳文帝詩注
魏人聞道濟死曰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
有飲馬長江之志
浮鳩詳文帝詩注
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荅曰道濟以累有戰
功故至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
奴不敢南伐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
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
此
方輿紀要瓜步在六合縣東二十五里亦曰瓜埠東
臨大江魏主燾起行宮於此石頭城在上元縣西四
里南抵淮水當淮之口南開二門東開一門其南門
之西者曰西門又有石頭倉城倉城之門曰倉門其
地控扼江險為金陵必爭之地

謝靈運 陳郡陽夏人安西將軍奕之曾孫也

春草池塘入夢賒烏衣遊宴屬名家衣冠新製尊康樂
山水清音愛永嘉著屐穿妨齒重折囊鬚未覺鬢初華
霍生同殞嵇生迫剩有芙蓉妙製誇

南史謝惠連傳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
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
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
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南史謝宏微傳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
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
謂之烏衣之游混嘗因酣宴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
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

瑩乃瓊瑾
方輿紀要烏衣在上元縣東南謝安王導居此其子
弟皆稱烏衣郎
本傳靈運性豪侈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
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搆扇異同非毁執政司徒
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
所愛好遂肆遊遨徧歷諸縣動逾旬朔方輿紀要浙
江溫州府禹貢揚州地三國吳屬臨海郡晉太寧元
年析置永嘉郡
本傳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重莫不備
盡登躡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國史纂异謝靈運美鬚臨刑施於南海祇洹寺為維
摩詰鬚
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撫鏡華緇髮攬帶緩促衿
本傳靈運為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异永嘉為有司
所糾遣使收之靈運興兵叛逸上愛其才徙廣州後
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
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常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
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
雕繢滿眼

謝莊 子朏 莊字希逸宏微之子也朏字敬沖

家世多艱保令終藍田生玉謝磨礱江東無我一時秀
明月與君千里同峨㥈行尸辭痼疾芳蘭竟體想遺風
羞為解璽傳齊禪臥省他年有侍中

宋書莊本傳與江夏王義恭牋曰家世無年加以疾
患
按謝氏一門伏誅者五晦曜混晁靈運下廷尉獄者
二超宗才卿見殺者二沖純詩言莊朏克保令終也
南史本傳七歲能屬文及長部令美容儀宋文帝見
而异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

生玉豈虛也哉
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作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詔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
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嘗如行尸
南史謝覽傳覽時年二十餘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
朏本傳王儉爲左長史以朏爲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

王融字元長王宏曾孫瑯琊臨沂人也

華林一序動邊庭日出扶桑耀八溟牧馬騧騧矜辨速
笑人寂寂恨車停中書無斷族將赤太學同謀膽已青
招集荒傖成底事驟希公輔惜英齡

齊書本傳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聞主客作曲水詩序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廼駑駘之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騧騧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荅
方輿紀要華林園在上元縣故臺城內建康宮北隅吳時宮苑也晉曰華林園中有天淵池蓋仿洛陽舊制宋元嘉三年築景陽山於華林園始造景陽樓及鳳光華光興化諸殿
南史本傳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邱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
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射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爲謀主武帝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強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威聲專行權利云云詔於獄賜死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

叔源重見眼中人絕代丰姿冠等倫非但風流觀哺歠

亦知貪餌避垂綸諸王尚惜同歸盡一士誰言不可親

南史本傳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
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
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鯤荅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
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景文好言理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
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厭
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
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
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
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
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敕至
之日景文正與客棋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
然不變方與客棋思行爭刼竟歛子內奩畢徐謂客
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
在側憤怒潑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
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
爲我百口計乃墨啓荅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
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
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稍爲身後之計諸將帥吳
喜壽寂之之徒慮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
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
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
張字指永

斂局扣函神色定潑尊感憤坐旁賓

到溉 字茂灌到坦之子彭城武原人也

居士無雙訪任昉文章不減品邛遲蘭臺日聚諸賢履
奇石常輸一局棋羅雀閉門兄弟好鳴騶枉道故人知
髦年已及邀恩遇手詔頻誇貽厥詩

南史到洽傳洽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
任昉與洽兄沆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
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
梁武帝嘗問待詔邛遲曰到洽如何沆溉遲曰正情
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此清言殆將難及
本傳任昉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
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
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溉每與武帝對棋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
溉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
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石即移置華林園宴
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
溉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
洽卒便捨爲寺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
同志友密及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
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
子鏡先溉卒鏡子蓋早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
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
定是才子[illegible]從來丈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
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老
蛾之赴火定焚身之可吝必髦年其已及可假之於
少蓋其見知賞如此
溉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
恩禮甚篤

袁粲 字景倩陳郡陽夏人父濯早卒粲幼孤祖哀
之名之愍孫慕荀奉倩爲人乃改名粲

看竹園林策杖行翩翩雅步咏鷄鳴厭人共飲狂泉醉
一木難支大廈傾照鏡甘同周朗死卜耆恥共彥回生
石頭夜語新亭泪名義常懷萬古情

本傳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
居負郭每策杖逍遙當其得意悠然忘反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
自得
粲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
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
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
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
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
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
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
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與二姓密
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藴諸將帥
黄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
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齊高帝入
屯朝堂彥節弟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黄回
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
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節候伯等
並赴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蘓烈王天生

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王敬則爲
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藴聞彥節已奔乃很狽率
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藴謂粲已敗廼便散
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藴并伯興又遣軍主戴
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粲與彥節等列兵登
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墻出粲還坐
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
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
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
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僧靜廼并斬之
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斻開駐車
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
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
南史褚彥回傳時人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
不作彥回生彥回少嘗篤疾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
遂差其一至年四十八薨
方輿紀要新亭在江寧縣南十五里近江渚東晉初
爲諸名士遊宴之所卽周顗等相對流涕處吳氏祉

日自吳以來石頭南上至查浦查浦南上至新亭陸
有城埠水有舟檝建康西南面之險也

張融 字思光暢之子也

百錢汪僶哂參軍出令封谿禦海氛作賦終篇書積雪
臨文一笑氣凌雲古人不見應思我筆法無師更羨君
岸上牽舟何處住法華幾卷伴荒墳

本傳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
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
減五千融獨注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
出爲封谿令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
神色不動方作洛生咏賊异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
州遇風終無懼色方咏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
復何爲者哉
融作海賦文辭詭激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

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濾
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
足也
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旐不設祭令人捉麈
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
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嘗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
融善草書嘗自美其能高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
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國史補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眞卿
本傳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荅曰臣陸居無
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
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徐文伯 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

徐家父子術通靈一卷葫蘆扁鵲經能療髮癥甦氣絕

更教尸注得脾醒癰疽未信移楊柹藥裹何煩剮茯苓
今病休將古方執別饒精意洞幽冥

本傳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一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𤬛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嘗夜有鬼呻秋夫問何須荅言患腰痛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宋文帝曰天下有五絶而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琴范悅詩褚欣遠楷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

秋夫生道度叔嚮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絶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即吐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病遂差

有婦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

時又有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水經注段元章善風角弟子歸封筒藥授之曰畧有急難開之生到葭萌從者與津吏諍擊傷其頭開藥筒曰破頭者可以此藥裹之生歸乃卒業焉

晉書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此諸賢皆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長服不已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張融傳融謂文伯嗣伯曰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

范蔚宗 范泰子順陽人也

檄文死目扇幺麼虎帳岡頭欲倒戈一序香方含刺甚
千秋漢史得名多悠悠長夜書團扇鬱鬱東陵聽輓歌
愧對妻奴但乾笑嵇生同調不同科

本傳蔚宗既有逆謀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亦規有異志聞孔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蔚宗乃備相署置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孔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趙伯符肆兵犯蹕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爲亂許耀侍上扣刀以目蔚宗蔚宗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

蔚宗撰和香方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烈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尙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

蔚宗付廷尉入獄上有白團扇甚佳送蔚宗令書詩賦美句蔚宗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淒然

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蔚宗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窻聽輓歌爲樂

蔚宗在獄賦詩曰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蔚宗詣市妻先撫其子回罵蔚宗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蔚宗乾笑云罪至而已

齊

高帝 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鬪將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蘭陵人也在位四年號建元

鐘聲龍顙體鱗文多難平時識領軍二十興王蔭華蓋
十年鬪將起風雲宮闈鮮飾金同賤介導無華玉可焚
何點有書成頃刻國家違恤是元勳

齊書本紀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鐘聲鱗文遍體休範平後遷中領軍

南史本紀及爲領軍望氣者陳安寶見上身上恒有紫黃氣安寶謂王洪範曰此人貴不可言

河洛讖曰蕭爲二士天下樂案二士主字也

本紀舊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爲汝所生也

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將帝小字也河洛讖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擧

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齊書本紀身不御精細之物敕中書舍人桓景眞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按導笄屬以玉爲之介與帢通幘也謂之介導猶冠簪也

南史何點傳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按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鬱林王 海陵王 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在位十三月號隆昌尋被弒年二十一 海陵王諱昭文字素尚文惠第二子也在位三月號延興尋被弒年十五

降封魚復惘孤猿政柄西昌奉太孫若憶阿翁當好作
誰知犬子應妖言館名窮廐顚童繼服染燕支破帽尋
日月在軀王胛貴貧情儂竟覆蕭門

南史魚復侯傳子響武帝第四子也爲都督荊州刺史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遂召寅等俱入於琴臺下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等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子響膽力之士王衝天乃率黨斬略而諧之等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下都初順之將發惠文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不許於射堂縊之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欷歔良久悲不自勝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

人蛸子響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餘麓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方輿紀要夔州魚復城舊志在赤甲山上春秋時庸國之魚復也公孫述移於城之東南白帝山在今奉節縣東五里因更魚復城爲白帝城

南史武帝紀上不豫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

南齊書鬱林王紀文惠太子薨世祖立爲皇太孫太孫卽位後西昌侯鸞任知朝政

南史鬱林王紀鬱林矯情飾詐侍武帝疾憂容慘慼武帝每言及存亡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

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既而

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

先是惠文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東田反語顛童也武帝又於青谿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廐也果以輕猾而至於窮

南史海陵王紀武帝時以燕支爲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篡此又奪朱之效也

鬱林王紀永明中百姓忽着破後帽始自建業流於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袄也帽自蕭諶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諶之亦誅死之效焉

南史江祏傳祏少爲明帝所親帝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公幸無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南史王敬則傳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明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敬則子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媿永泰元年以張瓌爲平東將軍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秖是平我耳遂反

東昏侯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在位三年號永元尋被弒年十九

六貴同朝晝敕行秃秋啼罷牝鷄鳴連天錦幛家家哭
貼地金蓮步步生塞上無人思北顧宮中有鬼誦西京
縛菰怒及而翁首別認潘梅作父兄

通鑑齊主卽位以始安王遙光徐孝嗣江祏蕭坦之江祀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蕭衍曰六貴同朝亂將作矣又使范宏策說兄衍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

南史本紀明帝崩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秃秋啼來乎

南齊書本紀宣德太后令曰至於居喪淫讌之愆三年載弄之醜反道違常之亹牝鷄晨鳴之應於事已細故可得畧也按牝鷄句指東昏寵任潘妃也

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幛皆袷以綠紅錦

南史本紀一日率二十餘出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縣幔爲高幛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反火光照天百姓喧走士庶莫辨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繞宛轉周遍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過

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

北史裴叔業傳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日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眞度訪入北之宜眞度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其子奉表內附

南史本紀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栢寢西至祕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曰栢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

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朱光尙光尙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尙等尋覓不見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

南史茹法珍傳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潘其父寶慶亦從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梅虫兒俞靈寶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

衡陽王鈞

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

飄飄雲氣羨名王蘭草當門痛易傷剩有高情辭紫闥
猶傳小册寫巾箱夢徵天上金翎鳥命盡宵分祕殿香
愛惜羽毛疎骨肉淒涼東府怨遙光
南史本傳吳郡張融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淩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
江夏王鋒傳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誥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遂遇害之江斆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賦乎按鋒嘗著修栢賦以見志
本傳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荅曰身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
鈞嘗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

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
南郡王子夏傳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摶食小龍無數颺飛上天及明帝初方驗
始安王遙光傳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并殺高武諸子弟每與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
武陵王宣昭傳宣昭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武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毛羽而疎其骨肉帝不悅
始安王遙光傳東昏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
按明帝之誅高武諸子弟皆遙光助成故曰怨遙光也

謝朓 字元暉陳郡陽夏人也
玉繩鳷鵲望觚稜朱邸從容託後乘春渚歸艎江浦俟
喬林遠岫郡齋登一麾出守流風在二百餘年作者稱
搔首青天問明月高翔曷不謝羅矰
南齊書本傳朓爲齊隨王子隆鎭西功曹子隆好詞賦朓以文才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朓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馳輝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故來拾耒場圃奉筆兎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

曳後乘載脂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翮先謝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埴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文選元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詩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本傳齊高宗輔政以朓領記室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
文選顏延之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本傳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搔首問青天耳
王儉 字仲寶僧綽之子瑯琊臨沂人也
解璽居然作侍中登臺草詔美元功斜簪散髻朝官慕

綠水紅蓮幕府通封禪論書尊漢德聞韶忘味沐唐風
館開學士盈巾卷東觀今傳四部崇

解璽詳宋順帝詩注
南齊書本傳齊太祖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恩禮隆
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
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
遷右僕射領吏部
翰林志學士於禁中草詔雖宸翰所揮亦資檢校
南史本傳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
謨謀之功莫與爲二
儉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
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仿效
南史庾杲之傳王儉用杲之爲衛長史安陸侯蕭緬
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
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芙蓉池
羅隱寄陸郎中詩纔見玳簪猷細柳便知油幕勝紅
蓮
索隱注古者出征以幕帝爲府署故曰幕府
本傳上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
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
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
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帝幸樂游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
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
宋時國學頹廢未暇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
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
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
家爲府

王僧虔 父曇首太原祁人也

筆下王郎萬卷攤烏衣坐處試高官累棋尚記髫年戲
飛白爭從晝省看剩有渼情憐子弟怕招羣謗辱臺端

君家龍虎多超越第一書能用拙難

南齊書本傳嘗有書誡子曰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
劣者猶虎豹失廕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
廕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
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
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
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性情復
何處得下帷如王郎時邪
尋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
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
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南史本傳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
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
重作
昇明二年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
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
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
嗟賞以比坐右銘
漢官典職尚書省皆以粉壁畫古賢列士日畫省亦
曰粉省
南齊書本傳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塗
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
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于子弟更逾于所生吾實
懷其心誠未异古亡兄之嗣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
便當回舟謝職
世祖卽位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
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
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改授侍
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
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
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
通典侍御史號臺端人稱之曰端公
南齊書本傳武帝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
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

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褚淵 字彥回湛之子河南陽翟人也

如戟鬚髯美丈夫琴彈別鶴夕涼初白睛早識胸懷貳
黃羅終慚顧命虛少日欣傳樹名士當年悔不死中書
惟聞清德辭金餅不爲千錢鬻鰒魚

南史本傳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氣

嘗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彥回歸心高帝袁粲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

黃羅詳宋順帝詩注

南史褚炤傳炤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座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倡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

本傳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去

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

庾杲之 字景行新野人也

長史應須我輩人清操自勵軼風塵芙蓉汎汎池邊客
蟬冕輝輝坐上賓杞梓已邀劉勔賞韮鮭不害庾郎貧
神州克復恢京洛專對當時更少倫

南史本傳杲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儉衛將軍長史

南齊書本傳少而貞立

芙蓉詳王儉詩注

南史本傳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菹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孔稚圭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

素几家風襲古風陶然八斗醉朦朧一簾草色侵門內
兩部蛙聲聒耳中南郭恒偕思遠隱北山未許彥倫通
移文馳檄飛煙路逋客千秋愧遠鴻

南齊書本傳父靈產太祖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

南史本傳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允並欸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

蕃耶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
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
吹殆不及此
按汝南周彥倫初結舍鍾嶺後出爲山陰令秩滿還
京復經北山珪代山作移文絕之
北山移文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
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劉峻 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平原人也

借書有癖號書淫燎炬然鬚夜漏淡隷事十條疏錦被
摛豪百卷耀華林絕交篇爲故人廣辨命文因俗士箴
濟濟黌中嗟魯鈍聲塵寂寞少知音

南史本傳峻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
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嘗燎麻炬從夕達旦時
或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
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
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
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
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
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竟
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
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申析以答之
南史任昉傳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
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
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
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
南史本傳于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黌
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
又嘗自爲序曰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
同秋草

劉瓛 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

弟兄充秀遝州閭清德堂前柳一株獨坐胡牀待賓客
常開瓦屋納生徒鳳池一席因才授鴝鵒三年感孝驅
文采風流偕子璥衣冠時聽隔籬呼

南齊書本傳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
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
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
南史本傳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聚徒教授嘗
有數十丹陽尹袁粲于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
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
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瓛謙率不以高名自居詣于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
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
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清溪焉

齊高帝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
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
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瓛笑曰平生無榮進
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
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此山常有鴝鵒鳥瓛在山三
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劉璡傳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
采過之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
後應瓛怪其久璡答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明僧紹 字休烈一字承烈平原鬲人也

棲雲曾住鬱洲濱更向金陵托隱淪芝朮一龕供採擷
煙霞六代雪心神筍皮自賜山中服薇蕨終爲世外臣
徑路欲通幽夢隔擘窠書寺表貞珉

南史本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棲雲精舍

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

按攝山在金陵東北產攝生草上有千佛嶺棲霞寺即明僧紹所舍方輿紀要攝山在江陵府東北四十五里又金陵禹貢揚州之域楚威王初置金陵邑相傳因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

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既而遁還攝山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尙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笋籜冠隱者以爲榮焉

齊建元元年冬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

洞天清錄漢印多用五字不用璧窠篆上移篆畫停勻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有三字者

舊唐書明崇儼傳潤州棲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居帝特爲製碑文親書于石論者榮之按山賓僧紹之子

宗少文

名炳南陽涅陽人也

結宅會尋廬阜邊邱棲谷隱卅餘年死生分定何難遣
伉儷情深未易捐逸響能爲金石弄澄懷自結麓林緣
臥觀一室圖千里萬壑風來動玉絃

南史本傳每遊山水往輒忘歸適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于江陵三湖立宅方輿紀要廬山在南康府西北二十里九江府南二十五里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疊嶂九層川流九派豫章古今志山本名南嶂殷周時有匡續兄弟七八結廬于此故曰廬山

武帝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邱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世說孫子荆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南史本傳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

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尙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梁

武帝

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漢相國何之後在位三十六年號天監普通大同中大同太清

三十蕭郎貴若何檀溪鐵馬耀干戈起家文學爲天子
溺志空王失太阿掘鼠難供甘露飽飛蔦不放御湖過
臺城十罪從頭數歛怨高于窣堵波

梁書本紀王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南史本紀及齊明帝崩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尙書令徐孝嗣等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等號爲八要及舍人王咺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帝密召長史王茂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聽事告以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

方輿紀要檀溪在湖廣襄陽府西四里源出柳子山

梁書本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

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
圓覺經佛爲萬世法之王又曰空王
南史本紀晚迺溺信佛道日止一食按武帝委事羣倖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軒乘冕由其掌握所謂失太阿是也
帝屢幸同泰寺爲四部說涅槃般若諸經
南史侯景傳是時臺城圍逼既久膎味頓絶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
景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絶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鳶繫以長繩藏敕于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放之冀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
景圍臺城表陳武帝十失
釋氏要覽梵云窣堵波此言塔也

簡文帝

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在位二年號大寶

談經元圃證聲聞如畫須眉玉不分無蒂雪花歸永福
多生伽葉禮重雲琵琶曲宴將軍酒風雨頹垣正士文
顛沛猶存宮體作南朝詞賦最憐君

梁書本紀高祖所製五經講疏嘗于元圃奉述聽者傾朝野
法華經三乘者一曰聲聞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
南史本紀方頤豐下鬚鬢如畫直髮委地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
南史侯景傳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蒂氷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讖謂無蒂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又廢帝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
初武帝既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
按伽葉本鎔金匠善明金性是其多生伎倆也故曰多生伽葉此四字只作一佛字解葢虛對實也小名錄昭明小字伽葉與簡文無涉未可牽合又蕭藻傳大通中爲丹陽尹武帝每稱其小字曰子弟並如伽葉吾復何憂與此亦無涉
南史本紀王偉乃與彭儁王修纂進觴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此壽酒將不盡此乎于是儁等並齎酒肴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斯既醉寢偉乃出儁進土囊王修纂坐上乃崩
帝自幽縶之後賊圍守墻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鄣爲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
梁書本紀又爲連珠二首文甚愴悽
帝雅好題詩然傷于輕艷當時號曰宮體
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詞賦操筆立成

元帝

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在位三年號承聖

月墮風回阮女裾湘東渺渺目愁余驪山火起龍蛇去
江水洲盈社稷虛嘗膽枕戈曾辯檄推梨讓棗武陵書
閱牆外侮紛然集萬卷縹緗付燼餘

南史本紀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帝武帝因賜采女姓阮進爲修容十三年封湘東王
梁書本紀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彌加愍愛
梁書劉諒傳爲湘東所善嘗游江濱歎秋望北渚之美帝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卿言目渺渺以愁予耶從此嫌之
南史本紀承聖三年十一月丁亥魏軍至柵下丁酉大風城內火燒居民數千家
城壕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

飛去
南史本紀承聖三年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俄失所在六月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
方輿紀要驪山今陝西臨潼縣東二里因驪戎所居故名
南史本紀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元之荆州刺史內懷篡逆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在藩一洲自立俄而篡統後一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卽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唯九十九云
梁書本紀司空南平王恪等奉牋勸進世祖固讓王僧辯又奉表陛下英畧緯天沈明內朗橫劍泣血枕戈嘗膽云云
南史本紀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逆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匹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乃奉表曰陛下泣血臨兵嘗膽示衆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雪永尋霜露伊何可勝

南史武陵王紀傳大寶元年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以武帝崩問紀乃僭號于蜀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元帝遣萬州刺史宋遵襲圓照于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守召至鎖于省內五月己巳紀次西陵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于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紀攻絕鐵鎖率衆沿江急進旣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出法和後臨水作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許其還蜀專制一嶓方紀不從旣而侯叡破元帝乃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
南史本紀魏軍至襄陽蕭詧率衆會之魏兵陷城帝聚圖書十萬餘卷盡燒之

昭明太子　諱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
淡宮三慶得維摩談藝招賢博望過絲竹清音娛別圃
芙蓉雕舸蕩輕波秀才文選辭林重釋教經函慧業多
鹿子門開來子哭墓圖孰掘地中鵝
南史本傳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强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而續又荆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
梁書本傳四月乙巳堯王筠爲哀冊文曰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
太子性愛山水于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但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
南史本傳大通三年三月遊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

撰文選三十卷按秀才句用唐人文選熟秀才足語意
梁書本傳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于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新意
南史本傳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
母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地將斬艸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密啟武帝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宫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于雅密啟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故其嗣不立後簡文追感太子寃誅邈之

蕭詧 子巋 孫琮

詧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第三子也僭稱宣帝號大定 巋字仁遠僭稱明帝號天保 琮字溫文僭號廣運

襄陽形勝萬人屯霸國平時樹本根詎料附庸歸魏闕
翻名武植作屏藩壯心怏怏悲時節童謠蕭蕭愍帝孫
廣運祚終君不返江陵父老哭聲吞

北史本傳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方輿紀要襄陽府跨連荆豫控扼南北為天下重地焉璧習池詩云襄漢方屯十萬兵習池日往不曾醒

詧既與江陵搆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周文令榮權使焉策命詧為梁王詧謂周文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者

得歸誠魏闕耳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于西城名曰武植外云助詧備禦內實防詧

詧又失襄陽之地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畧不振嘗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嘆吒者久之

琮本傳琮至煬帝即位甚見親重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琮賀若弼深友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于家卒

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後二年上徵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曰吾君其不返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宏度將兵戍之拜琮柱國賜爵莒國公

蕭瑑 字彥瑜蘭陵人

虎靴桃杖客來前解寵親嘗醉兀然中有赤心酬戰栗
庭無私禮頌公田憤王未許爭聽事宗老常呼共御筵
晚歲耽書音律廢瓠蘆漢史尚流傳

梁書本傳時王儉當朝瑑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游苑瑑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

瑑性通脫嘗自解寵事畢餕餘必陶然大醉

南史本傳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瑑瑑乃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瑑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

梁書本傳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讌之瑑于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瑑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瑑酒

南史本傳後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于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

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瑑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瑑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梁武在西邸與瑑有舊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為宗老瑑嘗言少壯時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

始瑑為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眞本瑑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瑑甚祕之

王筠 字元禮一字德柔瑯琊臨沂人也

風韻袁公郤相似才華王粲許同符賦成雌霓知音少
詩美彈丸近代無三世三公門第貴一官一集宦情殊

芒鞋兩舫從人笑家累千金服御麤
南史本傳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郞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
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
沈約製郊居賦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兮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約嘗啟高祖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于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筠自云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按三世三公謂宏與僧虔及儉也
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凡一百卷行于世
大通三年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

舫他物稱是
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敝

何點 字子晳廬江灊人也

世傳何氏有三高大小山連箎遞爻築室東籬稱孝隱
息心蕭寺謝貧交姻連曾國人難測贊出齊書客解嘲
詔敕大官供日費門生不用議充庖

南史何允傳允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允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點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本傳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性率到好狎人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世論以點爲孝隱士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孔德璋爲築室焉
王儉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
杜陽雜編梁武帝好浮屠命蕭子雲飛白大書曰蕭寺按蕭寺凡寺通用之佳名如陶唐以後皆曰堯漢武以來苑曰上苑不必限于地與事矣
南史本傳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
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
梁書本傳徵爲侍中辭疾不赴乃復詔曰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大官別給
南史何允傳點弟允侈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鮰之就脯驟于屈伸蟹之

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于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柳惲 字文暢父世隆河東解人也

世稱雙鎖柳公琴過客還傳扣筋音吟罷秋雲飛木葉
妙臻羊體越嵇心烏珠校射嫌皮澀玉局彈棊入譜湥
足了十人才藝美宅南儀表士流欽

南史柳世隆傳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雙鎖爲士品第一
南史本傳惲每奏其父曲嘗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于此
惲少工篇什爲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

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梁書本傳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南史本傳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梁武帝好奕棊使惲品定棊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棊品三卷惲爲第二焉
武帝謂周捨日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惲與陳郡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日宅南柳郎可爲儀表

江淹 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

貂蟬少日卜三公珥筆彤墀沐景風草檄疾書鵝炙盡

言情賦別雁行空錦文割黤探懷裏斑管生花入夢中
莫惜江郎才已盡人生行樂得全終

南史本傳初淹年十三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飲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 按文通別賦有值秋雁兮云云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又嘗宿于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北夢瑣言梁元帝爲湘東王時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斑竹管書之
淹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

任昉 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

天鈴夜墜彩繽紛才子生來自軼羣不食檳榔知孝感
能捐豆鬻著淸芬生前十斛桃花米身後諸郎白練裙
繐帳猶懸賓客絕五交慚愧孝標文

南史本傳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

心悸因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
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
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嘗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食檳榔
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
昉卒于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
有子四東里西華南容北叟兄弟流離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較言其略有五術焉一曰勢交二曰賄交三曰談交四曰窮交五曰量交凡斯五交義同賈鬻

曹景宗 字子震新野人也

驍勇眞能敵萬夫歸來笳鼓炫當途殿前競病誇吟客
宅裏邪呼逐酒徒快馬騰驤追紫電飢鴟霹靂落晴蕪
貴人三日如新婦邑邑何堪閉幰車

梁書本傳景宗未弱冠父欣之于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于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聞

南史本傳景宗凱旋帝于華光殿宴飲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詞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

爲人嗜酒好樂臘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

性躁動不能沈嘿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氣盡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

咄咄詔書懷裏出雍雍僕射座中來愁移革帶圍頻減
病謝郊居齒已頹三事讓能疏紫栗四聲製譜屬淸才
宮人流涕呼家令道士申章噩夢迴

梁書本傳初梁武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日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日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門外但云咄咄

梁臺建約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帝受禪爲尚書僕射約嘗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否日唯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

南史本傳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

于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約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末云傷余情之頹暮羅憂患其相溢

約嘗侍讌値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

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約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帝聞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范雲 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

秦望登高讀篆銘毛詩背誦水傾瓶東郊淸蹕居常近
華族金刀聘特停桂渚楚山懷記室滄江烟樹望新亭

二王下拜呼兄事九錫文成汚幵靑

南史本傳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主簿後尅日登秦望山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子良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

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

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嘗聞蹕聲

雲之幸于竟陵王子良江祏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翦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翦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及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

子良爲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謟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至切帝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

子良爲司徒雲補記室

范雲送沈記室夜別詩桂水澄夜氛楚山淸曉雲秋風兩鄉怨秋月千里分寒枝寧共采霜猿行獨聞把蘿正憶我折桂方思君又之零陵郡次新亭詩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樹還相似滄流未可源高颿去何已又云滄江路窮此

南史本傳雲大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

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爲重衣以覆之有頃卽起二年果卒

羊侃 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

折樹稍長擲二尋紫驑磬控自駸駸成圍侍婢金花燭帖地歌兒白玉簪水閣三間通畫舫錦屏十幅散華襟

虎皮莫漫嗤羊質兎冑猶教北敵欽

南史本傳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長矟爲折樹矟

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氣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侃性奢豪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儛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初赴衡州于兩艖艒間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

加之錦績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

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侯景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鎭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于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冑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

陶宏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

靑雲白日在人間洞裏華陽別有天學道卅年呼宰相讀書萬卷作神仙松風入耳層樓上丹雪飛空十賚全

不信方瞳傳骨相錄鈴猶繫臂衣邊

梁書本傳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

止于句容之句玉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

南史本傳宏景自隱處三十餘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宏景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又嘗謂門人曰吾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勢使之然按續仙傳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下無愚耆仙人詩即此意

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

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宏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按十賚出道書猶九錫也

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宏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酉陽雜俎黎幹遇一老人舞劍因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別日更相顧也

南史本傳大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香氣累日遺令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

侯景

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

橫行萬騎縛蕭公十客無言一客訌白馬青絲朱雀桁

長圍淚殿紙鳶風狠聲終見爲人食狗尾旋占滅頂凶

胡豆州前市南水江陵歸命屬湘東

南史本傳高歡敗于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于戰勝今必致怠請數千騎取之歡以妃婁氏言乃止後又言于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渡江縛取蕭衍老公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

景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鼎鼐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惟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

帝使朱异宣語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

太清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既而景至朱雀桁帝遣賀季主書郭寶亮勞之景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景

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　景遣百道攻城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

紙鳶詳梁武帝詩注

方輿紀要朱雀桁在今金陵聚寶門內鎮淮橋即吳之南津橋晉之朱雀桁也胡氏曰橋在孫吳建業宮城朱雀門南跨秦淮水南北岸以渡行人自吳以來已有之

南史本傳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屢顧聲散識者

日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覗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景既退敗不敢入宮乃與腹心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于水中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于王僧辯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元帝命梟于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

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水焉

南史元帝紀帝諱繹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承聖元年王僧辯平侯景表勸進云云帝未從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進表三上乃許之冬十一月丙子帝即位于江陵

陳

武帝

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其本甚微姓陳氏自云漢太邱長實後受梁禪改元永定

刺史宣風鎮百蠻湘東承制白茅灣石頭敵畏兩襠揭馬上郎驅千里還已識興王威瀚海依然佞佛捨靈山

金書玉策天文在當水朱門草易刪

陳書本紀先是武林侯蕭諮為交州刺史以裒刻失衆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詔高祖為交州司馬與刺史楊瞟南討賁窟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賁兄天寶遁入九真與劫帥李紹隆收餘兵二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高祖仍率衆討平之大寶元年湘東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按交州百蠻地也

會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嗣王棟高祖率甲士三萬人疆弩五千張舟艦二千乘發自豫章次桑落洲遣中記室參軍江元禮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時僧辯已發湓城會高祖于白茅灣方輿紀要桑落洲之西日白茅灣在今九江府東北過江五十里與江南宿松縣接界

湘東見梁元帝詩註

紹泰元年帝以徐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十一月己卯齊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于湖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迺遣侯安都襲湖墅燒齊船周鐵武率舟師斷齊運輸帝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十二月丙辰柳達摩等渡淮置陣帝督兵疾戰齊人大潰是日嗣徽等還據石頭帝遣侯安都破之嗣徽單騎脫走達摩謂其衆日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已倒于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耶庚申達摩請和許之

南史論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汗人衣皁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皁莢之謂既而陳滅于隋說者以為江東謂羖羊角為皁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于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按威瀚海指西魏北齊西魏本鮮卑種北齊神武世居北方其俗亦習為鮮卑也

陳書本紀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又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又幸大莊嚴寺設無礙大

會捨乘輿法物

晉書何充傳充與弟準性好佛典崇信釋氏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謝萬譏之云二郗媚于道二何佞于佛

南史後主紀初武帝始即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背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屬館于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

後主

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在位七年號至德禎明

桃葉山前陣鸛鵝黃奴閣上醉仙娥長江誰唱公無渡羣鳥爭呼帝奈何占斷烟花三婦豔消磨金粉六朝過

歌殘玉樹庭花落淚涴胭脂井畔多

南史本紀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接迎汝及晉王廣軍于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度

常使張貴妃孔貴嬪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

按古今註霍里子高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詩言後主爲隋軍所執渡江而北竟無人唱此曲以止之也

南史本紀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

樂府詩集相和歌辭清調曲三婦豔詩三十一首

陳書後主張貴妃傳史臣云至德二年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植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

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內外交結綱紀瞀亂矣按詩三婦豔指張龔孔三貴嬪也

後主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陳書本紀是時韓擒虎率衆至石子岡任忠出降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宫城自南掖門而入後主聞兵至從宫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及夜爲隋軍所執

南史本紀隋軍入城後主逃于井軍人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同乘而上

張貴妃 名麗華兵家女也

別起臨春並柏梁縣楣壁帶屑沉香劈箋學士賡新曲

奏牘官家倚隱囊夜宴不知擒虎至晨司未解牝雞防

景陽鐘歇宫雅起猶憶銀瓶汲井旁

南史本傳妃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臥于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唯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柏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乃于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爲之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

劈箋見後主詩註

後主怠于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決之

南史後主紀禎明三年隋賀若弼攻陷南徐州韓擒虎攻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

南史論曰後主嗣業實敗于椒房既曰牝晨亦惟家之索也

南史齊武裴皇后傳上數游幸諸苑囿載宫人從車

宫內深隱不聞端門漏聲置鐘于景陽樓上宫人聞鐘聲早起莊飾按詩乃借用張籍楚妃怨梧桐落葉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銀瓶秋水冷又按王漁洋有和元吳淵穎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詩云景陽樓上鐘聲止結綺閣中美人起百花濕露啼宫雅鹿盧曉汲銀河水

徐陵 字孝穆父摛東海郯人也

五色雲中丹鳳集九重天上石麟來選官品目珍黃札

宫體新詞艷玉臺藻鏡人皆比毛玠青睛世復見顏回

朝廷制作推君手開府名齊伯仲才

陳書本傳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

授多失其所乃爲書宣示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府庫空虛賞賜懸之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謀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猶可作舊意非理望也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按魏志毛玠傳字孝先陳留平邱人也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嘗爲東曹掾舉用皆清正之士請謁不行時人憚之

南史徐摛傳摛字士秀屬文好爲新變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

隋書經籍志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滄浪詩話玉臺體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

陳書本傳陵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

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

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

北史庾信傳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書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徐庾體焉

樹經堂詠史詩卷四終

樹經堂詠史詩目錄

卷五

前趙

劉淵

劉聰

劉曜

後趙

石勒

石虎

前燕

慕容儁

前秦

苻堅

苻登

王猛

後秦

姚興

後蜀

李雄
後涼
呂光
後燕
慕容垂
西秦
乞伏乾歸
北燕
馮跋
南涼
禿髮傉檀
南燕
慕容德
北涼
沮渠蒙遜
夏
赫連勃勃
前涼

張軌 張天錫
西涼
李暠
魏
道武帝
太武帝
孝文帝
孝莊帝
孝武帝
文帝
孝靜帝
崔浩
高允
李元忠
楊愔
尒朱榮
北齊
神武帝

文宣帝
幼主
馮淑妃
斛律光
魏收
周
文帝
武帝
宣帝
宇文護
蘇綽
韋孝寬
庾信
隋
文帝
獨孤后
煬帝
房陵王勇

韓擒虎
賀若弼
楊素
薛道衡
高熲
牛宏
麥鐵杖
沈光
譙國夫人冼氏

樹經堂詠史詩卷五

南康謝啟昆蘊山著　男學崇墉 彬文傑宣 校字

前趙　劉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尋稱帝國號漢傳聰曜曜改號趙三世凡二十七年以成帝咸和四年為石勒所滅

劉淵

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在位六年僭號元熙永鳳河瑞

呼延吞日叶禎祥離石開基及晉陽一物不知羞漢士二生無武歎高皇蛟龍豈是池中物豪傑終為塞上王泉海文添新受命汾河玉璽溢榮光

晉書前趙記左賢王豹淵之父也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

干寶晉紀總論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也

晉書載記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

劉氏雖分居五部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

方輿紀要離石今山西永寧州廢縣戰國時趙邑也

周赧王三十四年秦取趙藺離石此卽離石地兩漢屬西河郡晉屬西河國劉淵倡亂于此

太原故城古晉陽城也秦置晉陽縣屬太原郡治漢晉以後皆因之

晉書前趙記淵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竊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者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

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

元海曰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于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于南郊僭卽漢王位

淵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為己瑞

方輿紀要汾水源出太原府靜樂縣北百四十里管涔山南流經汾州平陽府境

劉聰

字元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在位九年僭號元興嘉平建元麟嘉

二帝來歸喪龍種六劉爭寵起鵾儀柘弓銀研天顏識朽木衰楹玉贊施雨血愁占稚子夢鎖腰幸遣後堂知蒙珠離國崑崙畔與汝三年訂逝期

按二帝謂晉懷帝愍帝皆降于聰也

晉書前趙記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殊源納之為允聰悅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于是六劉之寵傾于後宮

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鵾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曰不殺此奴朕殿何當得成耶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得與龍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鏁腰而入及至卽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

聞之密勑左右停刑于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
而謝之易李中堂爲愧賢堂
聰謂懷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卿贈
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
不早識龍顏
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皇后尚書
令王鑒等諫曰從麟嘉以來亂淫于色縱沉之弟女
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耶六宮
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
竇而對腐木朽楹哉
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于光極
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
改年建元雨血于其東宮廷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
寸
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斂及蘇言見元海於不
周山經五日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于不周見
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
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

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
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劉粲曰吾寢疾
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
必來迎吾也
劉曜 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在位十年僭號光初
蕭曹樂毅詡同心千里駒馳踣鐵深關右山河歸僕谷
洛中琴劍憶營涔玉呈井水皇亡字塔語風鈴替戾音
我負石生分應爾卅年帝業卒成擒
晉書前趙記曜好兵書畧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
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
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
曜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
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
駒也

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曰神射
曜爲石堪所執送于勒所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
許之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
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
曜自以形質異衆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
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遣小臣奉謁趙皇帝獻
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方輿紀要管涔山在山西靜
樂縣北百四十里北去朔州百二十里山海經管涔
之山汾水出焉一名燕京山一名林溪山相傳劉曜
讀書處
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
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
囂丧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中書監劉均進曰
皇亡皇亡敗趙昌者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
昌也
晉書佛圖澄傳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
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
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

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中捉得曜也
晉書前趙記石勒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女
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帕以見曜曜曰久謂
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
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
劉淵以懷帝永嘉四年稱帝至曜三世凡二十七年
詩言卅年舉成數也
後趙 石勒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據襄國稱帝號趙傳
宏虎遵鑒五主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
爲冉閔所滅
石勒 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也在位七年
僭號太和建平
倚嘯東門夷甫驚江淮飲馬跨幽并受書北面擒彭祖
貫甲西陽縛永明孤寡不欺心磊落帝王自取氣縱橫

臥聽漢史觀成敗俗律何須困老生

晉書後趙記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劉琨遺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論

聽署勒鎭東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

勒以幽冀既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

劉琨長史李宏以并州降于勒方輿紀要幽并古冀州舜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後漢以幽州理薊今順天府治并州則理晉陽今山西太原縣

時王浚署置百官奢淫縱虐勒有幷吞之意乃遣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遣使報答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

州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繁下不堪命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外人情沮擾甲士羸弊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于是輕騎襲幽州執浚送襄國市斬之

劉曜敗石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諸軍集于成皋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唧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勒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狥于軍按永明曜字也

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王也對曰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劉聰死其子粲襲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劉曜自長安屯于蒲版準使卜泰請和勒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使奉傳國六璽于劉曜勒怒進軍攻明敗之明率衆奔曜焚平陽宮室曜遣使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出入警蹕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曹平樂言于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強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曜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曜怒追汜等還斬修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勒大怒下令曰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叟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

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耶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耶

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嘗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

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將軍何貧之甚也坦性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

石虎太寧字季龍勒之從子也在位十五年僭號建武

快犢多才患破車中山佐命翦黃雛干行鹵簿蛾眉鑑

五色天書鳳口輸腸惡應須三斛洗鬚多不辨萬人誅

蕭蕭白雁宮庭集滅石蘭陵根棘奴

晉書後趙記石季龍性殘忍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其母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當小忍之

勒即大單于趙王位季龍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封爲王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宏季龍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宏稱尊號

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韡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聰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

陛下再立儲宮皆出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何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于是公卿上書請立世

石鑒僭位以石閔爲大將軍李農爲大司馬龍驤孫伏都劉然等結羯士三千攻閔農不剋屯于鳳陽門鑒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納之閔屯攻斬伏都等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于是趙人百里內皆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

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于季龍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

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方輿紀要常州府西北六十里晉太興始置南蘭陵郡按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

前燕 慕容廆始以晉武帝太康六年據遼東稱公號燕傳皝儁暐四世儁以穆帝永和八年僭稱帝號至暐以帝奕太和五年爲苻堅所滅凡八十五年

慕容儁 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在位十一年僭號元璽光壽

角端掩月步搖輿蝟聚蠮螉蹴帝庭策授眞人鐫玉板形圖駿馬勒銅銘季龍鞭骨魂應死冉閔模金兆不靈傳祚未終邊境喪幽皇受戮泣幽冥

晉書前燕記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號曰東胡秦漢之際

爲匈奴所敗退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

晉書贊蠢茲蠻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臨帝鄉

載記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于是率騎二萬出蠮螉塞長驅至于薊城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儁使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子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三道並進伐趙

儁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初石季龍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眞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儁之應也

初廆有駿馬曰赭白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

難欲乘之馬悲鳴踶齧人莫能近號曰此馬見異先
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
龍尋退號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儁比之于鮑氏
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旁置之薊城
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
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
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
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于儁儁使
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
應而僭稱大號煒曰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
而誅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乾
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
國其言信否又聞閔鑄金爲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
有天命
慕容暐記苻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暐散騎侍郎徐
蔚等率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暐奔昌黎堅
遣郭慶追及暐于高陽執之送于堅堅令還宮率文

武出降封暐新興侯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
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及德
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

前秦

苻健始以晉穆帝永和七年據長安僭號國號秦傳生堅丕登五主凡四十四年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爲姚興所滅

苻堅

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第二子也在位二十八年僭號永興甘露建元

投鞭江水輕天塹立第長安致敵師鶴唳風聲戰淝水
魚羊甲乙困鮮卑興衰由我非關命緩急無人欲語誰
草付應王何太促三千六百夢中軀

晉書前秦記堅欲伐晉左僕射權翼等諫不可堅曰
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
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
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
堅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
部尚書桓冲爲侍中竝立第以待之
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元等勒卒數萬陣以待之
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苻融曰君
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也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
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可乎融于是
麾軍卻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
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
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謂其夫人張氏曰朕
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潛然流涕而去聞
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
方輿紀要肥水出廬州府城東源出雞鳴山流入巢
湖
晉書前秦記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

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
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
慕容垂記垂衆至二十萬長驅攻鄴苻丕遣侍郎姜
讓責垂垂上表于苻堅堅報曰朕之歷運興衰豈復
由卿
通鑑堅淮淝之敗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
千餘騎赴之垂悉以兵授堅而請曰北鄙人聞王師不
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鎭慰之堅許之權翼固
諫以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不可解縱堅曰卿言是
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
興廢固非智力所能移也
晉書前秦記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
勝計初堅之分氐戶于諸鎭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
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
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
至是驗矣
母苟氏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孕十二月而生堅
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

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及此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

苻登 字文高堅之族孫也在位九年僭號太初

激昂一劍挺秦川太息同仇義勇堅將士死休皆刻鎧
軍人熟食不炊煙祼尸薦棘誠難忍載主興師亦可憐
厄運與羌生並世祇今隴上咽幽泉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登具丕凶問于是爲丕發喪請立懿爲主衆咸曰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

微節以失圖運之機

水經注秦水出隴山秦谷西歷秦亭過青水城西南流注于清水又西入秦州共注于渭水亦謂之秦川

方輿紀要秦川在陝西清水縣東北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馮翊人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移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屬累世受恩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祼尸荐棘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有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歿乎

晉書前秦記登于是僭即皇帝位改元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凡欲所爲啟主而後行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即日直造賊庭奮不顧身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冤酷下雪臣子大恥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爲死休二字示以戰死爲志

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饉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于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鬭

登進逼安定姚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別攻登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

王猛 字景畧北海劇人也

洛陽貨畚豈長貧竟作苻郎坐上賓佐命攀龍誰是主
高談捫蝨若無人振威羌羯功難敵策敗江淮算入神
妄意中原戰淝水哭臨空自憶良臣

晉書本傳猛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于洛陽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元德之遇孔明也

猛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

候風雲而後動

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振威羌羯按後趙石氏羯也後秦姚氏羌也言猛在秦羌皆畏其威也

晉書本傳猛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按堅後伐晉卒敗于淝水終爲鮮卑慕容沖所攻奔五將山爲羌姚萇所執先是堅時有童謠云阿堅連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淝水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于新平佛寺

猛死後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後秦 姚萇以晉孝武太元九年據長安僭號國號秦傳興宏三主凡三十二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

爲劉裕所滅

姚興 字子畧萇之長子也在位二十二年僣號皇初宏始

稱雄洮罕起燒當駟驖風高看老羌龍戰三秦爭逐鹿
鴟張兩世等封狼賦箴德獵終無益經譯澄元不救亡
星失匏瓜出東井可憐佛念墮宮牆

晉書後秦記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

方輿紀要陝西臨洮城在縣南二百五十里漢屬隴西郡南部都尉治此後漢因之晉亦爲臨洮縣通志河州西七十里有枹罕廢城

晉書後秦記及石季龍尅上邽姚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强以實

畿甸季龍納之季龍末梁犢敗李農于滎陽季龍召弋仲弋仲曰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季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按駟驖風高即秦風猛勁意也

及苻堅寇晉以姚萇爲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

古成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

漢書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方輿紀要漢中禹貢凉州之域于春秋戰國則楚地也始皇并天下置內史上郡北地隴西暨漢中郡項羽入秦分其地爲雍塞翟三國謂之三秦永嘉以後劉石苻姚相繼據之

吳志孫堅傳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鴟張即鴟張也

兩世謂姚萇姚興

晉書史臣曰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羣雄恢宏霸業子畧尅摧勍敵荷成先構

晉書後秦記興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

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元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尋覽舊經多有乖謬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畧僧遷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

通鑑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魏太史令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當入危亡之國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熒惑必入秦矣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勾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

晉書後秦記姚泓興長子也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等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徒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王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及前軍姚

烈等皆死于陣泓單馬還宮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率妻子降于裕裕盡殺之

後蜀李特始以晉惠帝太安元年起兵據蜀傳雄班期壽勢六世凡四十六年穆帝永和三年降于晉

李雄 字仲儁巴西宕渠人特第三子也

流傳赤穴長巴氏萬點岷山蹴馬蹄劉禪庸才悲劍閣
竇融故事表河西建儲舍嫡心誰諒覆卵操戈事不齊
畢竟扞頭歸晉土降王城外子規啼

晉書後蜀記李特字元休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
四姓曰瞫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
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
務相之劍懸焉于是以為廩君魏武帝克漢中特祖
父虎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于畧陽
北土復號之為巴氏
蹴馬蹄言李氏起兵據巴蜀也
方輿紀要岷山在成都府茂州西北五百里江水所
出
晉書後蜀記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事州郡見異
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元康中關西擾亂頻歲
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
流人將入于蜀流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
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耶
永康元年益州刺史趙廞叛特弟庠與兄弟等以四
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旋殺之特引兵歸綿
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進攻成都廞走為下人朱竺
所殺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

弟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
尚為平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都尉義
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王敦辛冉
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宜急梟除尚不納尋
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羅
尚遣從事催遣六郡流人限七月上道流人布在梁
益為人儻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遂相
與詣特特詣辛冉求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購特
兄弟許以重賞特懼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
閻趙揚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同聲雲
集旬月間眾過二萬于是六郡流人推特為主特遂
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實
融在河西故事
晉書後蜀記雄將立兄蕩子班為太子雄有子十餘
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
不希帝王之業也值晉氏播蕩而諸君遂見推逼處
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
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
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
奪之萌不可不慎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
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晉咸和八年雄卒班嗣雄
子越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與其弟期密計圖之
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于殯宮遂立雄之子期
晉書史臣曰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
統于猶子託疆兵于厥兄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
星紀未周傾巢之釁已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
晉書後蜀記李勢嗣偽位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
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眾惶懼無復固志尋
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弟福等十
餘人于建康封歸義侯
禽經望帝杜宇者蓋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稱王
於蜀時荊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鼈靈于楚身
死屍反泝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以
為相其後巫山龍門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鼈靈乃鑿
巫山開三峽降邱宅土人得陸居後數歲望帝以其
功高禪位于鼈靈號曰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

隱化為杜鵑鳥或曰化為杜宇鳥亦曰子規至春則
啼聞者悽惻

後涼

呂光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據涼州僭號傳纂
隆三世凡十三年以安帝元興三年為姚興所
滅

呂光

字世明畧陽氐人也在位十年僭號太安麟
嘉龍飛

婆樓有子佐苻堅肉印重瞳氣燭天金象夜飛諸國異
玉關生度六軍旋蒲萄美酒龜茲賦燕雀西風朔馬篇
坐制三河成巨霸西涼廟貌夕陽邊

晉書後涼記光父婆樓佐命苻堅光舉賢良除美陽
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
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
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為名及長身長八

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
光討西域龜茲王帛純距光與其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迺請救獪胡獪胡弟吶龍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光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叅軍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于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欵屬路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于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及至玉門涼州刺史梁熙傳檄責光擅命旋師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

杜氏通典曰龜茲漢時通焉王理延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東至都護理所烏壘城四百里其南三百里至渠黎城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昭帝田輪臺與渠黎皆相接也

晉書後涼記初光徙西海郡人于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于河西樂部

光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郎三河王位置百官

按四川合江縣有光祠苻堅時呂光討李焉之亂至此土人祠之王漁洋蜀道集有西涼神祠曲中云黑龍晝起姑藏城坐制三河亦人傑又少岷山下岷江流西涼廟貌凌高秋

後燕垂據河朔傳寶盛熙四主凡二十四年以義熙三年爲高雲所滅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在位十二年僭號建興

摯翅飢鷹不可羈丁零別部作驅馳蒲家入室啄飛燕
氐戶授琴歌得脂坐見長鞘鞭左股行逢涼馬度邊陲
誰知五木徵祥後一東蒿然滅禿兒

晉書後燕記慕容暐嗣僞位時慕容評忌垂謀誅之垂懼遂奔于苻堅堅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之敗于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垂垂以兵屬堅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時苻丕在鄴垂至丕館之干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非冠軍英畧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

垂日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丕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之副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召募遠近濟河焚橋翟斌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至洛陽苻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說垂率衆會垂勸稱尊號以太元八年垂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建元燕元太元十一年始僭郎帝位改元建興

前秦記初堅之滅燕慕容沖姊淸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前秦記始苻洪家池中蒲生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

按入室喻堅納垂也

阿得脂見上苻堅詩註

初秦之未亂也關中爲之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後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東歲在癸未

十六國春秋後燕錄垂言于苻堅曰請奉詔書輯寧
朔裔堅許之權翼夜私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南空舍
中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
而召占夢者占之曰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也
路必有伏兵垂以爲然遂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
晉書後燕記垂世子寶言于垂曰五木之祥今其
矣初寶在長安因讌樗蒱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
樗蒱有神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于是三擲皆盧寶
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慕容熙字道文昭儀苻氏死制公卿以下率戶營墓
費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
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
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
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
發向方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
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敗
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殺之
及其諸子同殯城北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

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
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熙竟爲雲所滅如
謠言焉

西秦乞伏國仁始以孝武太元十年據枹罕稱秦僭
號傳乾歸熾磐慕末四主凡四十六年爲赫連
定所滅

乞伏乾歸　乞伏國仁弟隴西鮮卑人也在位三年
僭號太初更始

萬里陰山接白蘭控弦鳴鏑朔風乾視羆退舍收都護
凍雀飛歸樂紇干撻伐鴟張三部盛畋游鵾集五溪寒
呂延楊定非吾敵患起蕭牆欲弭難

漢書匈奴傳侯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
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
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
文獻通考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
利模徒南界鄃鄂
晉書西秦記史臣曰乾歸陷呂延之師俘視羆之衆
便能誓沂隴之餘卒規峭函之奧區既而控弦鳴鏑
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以喪履重氛于外難幸以
計全貽巨釁于蕭墻終成凶禍宜哉
乾歸遣乞伏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瑥率騎二
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
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
乞伏國仁記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
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于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
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俄而不見乃有
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
子衆咸許之老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
者夏言依倚也
唐書昭宗紀帝謂侍臣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

右莫能仰視
晉書西秦記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
提倫等三部于六泉
乾歸敗于五溪有鵾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
公府所殺
方輿紀要五溪在鞏昌府東
隴西記襄武有五溪楊盛分羌爲五部錯居溪旁每
爲五聚于是有五溪之號
晉書西秦記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
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
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于是遣其涼州牧
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率師大敗定斬定及首
虜萬七十級
呂光使呂延又伐乾歸咸勸其東奔乾歸謂諸將曰
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
兵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建安元年
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乃縱反間稱秦
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

所敗遂斬之

北燕 馮跋始以晉孝武太元二十年據和龍稱燕僭號傳宏二世凡二十八年爲魏所滅

馮跋 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邑者因以氏焉

將軍跋扈起中州拔劍看懸豎子頭守宰東堂親政要
柘桑四境課田疇盜名荒裔邊塵起擅命中山敵騎收
碌碌庸才竊大寶東鄰騏驥不知求

後漢書梁冀傳質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晉書北燕記慕容寶僭號跋署中衛將軍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于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而馮跋起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于海隅發號施令二

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跋與萬泥等結謀殺慕容熙立高雲爲主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于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爲主

十六國春秋北燕錄跋勵意農桑勤以政事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

晉書北燕記跋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疇荒穢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

十六國春秋北燕錄跋寢疾宋夫人規立其子受居給事中胡福乃言于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宏曰主上疾甚宋夫人專擅恐一旦不諱國家殊未得安不可不早爲之計也宏深然之于是與壯士數人入禁中爲亂宿衛左右皆不戰而散宏家僮庫斗頭勁捷踰閤入至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死宏遂卽天王位

魏世祖遣安西將軍古弼等率精騎一萬攻白狼城平州刺史元嬰率遼西諸軍會之宏奔高麗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諭令送宏高麗不送世祖以違旨議擊之高麗王徙宏北豐尋遣別將孫漱高仇等殺之

按太平寰宇記定州戰國時中山國秦併天下爲趙郡鉅鹿二郡張擢中山記云郡理中山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前漢景帝仍改爲中山國後漢及魏晉皆因之後燕慕容垂都之仍置尹焉

晉書贊曰文起常才憑時叛渙竊大寶爲我多難

晉書北燕記馮素弗跋之長弟也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

南涼 禿髮烏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廉川稱涼僭號傳利鹿孤傉檀凡三主共十九年至義熙十年爲西秦乞伏熾磐所滅

禿髮傉檀 河西鮮卑人也在位十三年僭號宏昌嘉平

首事無成歎二兒凌雲意氣自縱橫索邱以外有經濟
關隴之間多傑英宣德不居遺恨在樂都大去可憐生
無人更效包胥哭鴆毒身亡爲阻兵

晉書南涼記禿髮烏孤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于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而因氏焉及烏孤嗣位大破諸部遂以強盛晉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烏孤死弟利鹿孤立改元日建和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崙進曰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利鹿孤深然其言利鹿孤死弟傉檀嗣安帝元興元年僭號涼王改元宏昌傉檀弟湟河太守文支荒

酒復諫不䘏政事傉檀召文支讓之曰二兒英姿早
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聞之卿惟酒是耽荒
廢庶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
傉檀少機警有才畧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
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于傉
檀
初呂光時宗敞父變見傉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
爽氣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恨吾年老不及見耳
以敞兄弟託君
姚興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傉檀與宗論六國縱
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得
失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嘆曰命世大才
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
亦未必八索九邱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由
余日磾豈足爲多也
姚興署傉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鎭姑臧
傉檀謂宗敞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爲之

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宏實在陛下
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晃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
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昱涼國之舊允張穆邊憲文齊
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畧撫之以威
信可以縱橫于天下河右豈足定乎
傉檀讌羣僚于宣德堂仰觀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
居居者不作信矣
傉檀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
西行以拯此弊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墮乃率騎七千
襲乙佛大破之熾磐乘虛來襲一旬而城潰安西樊
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
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
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
爾歸熾磐便爲奴僕矣遂引師而西將士皆散傉檀
曰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
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
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
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

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臣之分也傉檀至西平熾磐
遣使郊迎以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
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療耶遂死
晉書贊曰窮兵黷武喪國頹聲

南燕

慕容德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據廣固稱燕僭號
傳超二世凡十一年至義熙六年爲劉裕所滅

慕容德平

字元明皝之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僭號建

凍合天橋徙滑臺敵仇未雪德人來中興燕國收殘局
北望牛山發古哀邑有十城空倣儻絹無千疋笑俳諛
妍皮癡骨頹先緒枉見金刀北海回

晉書南燕記初慕容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
鎭鄴隆安二年垂子慕容寶爲魏所敗德兄子麟自
義臺奔鄴說德以城大難守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
遂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

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氷
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依燕
元故事稱元年德留慕容和守滑臺自帥兵討苻廣
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于魏德右衛將軍慕容
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德進畧三齊
兗州諸郡縣悉降遂入廣固僭即皇帝位
方輿紀要黎陽津在河南濬縣城西十里自昔爲津
濟之要沖縣志以爲白馬津非也白馬津屬滑縣蓋
在黎陽之南岸
玉堂雜論云主河北而言則曰黎陽主河南而言則
曰白馬又滑縣在府南二百三十里亦謂之滑臺
青箱雜記滑有測景臺故謂之滑臺
晉書南燕記建平四年魏師敗績尚書韓諱上疏曰
二冦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
之林三京社稷鞠爲邱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
義夫憤激之日烈士忘身之秋陛下中興大業務在
遵養德納之
初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

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後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于是羣臣因勸德即尊號

德讌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

按殘局謂繼後燕慕容垂之殘局也

南燕記德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

方輿紀要牛山在山東臨淄縣南十里

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

史臣曰德稟俶儻之雄姿韞縱橫之遠畧

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

公孫氏家于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因之于獄獄掾備德故吏也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秦超又隨涼州民徙長安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於市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言于姚興願加爵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大謬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由是得往來無禁備德遣吳辯潛視之超因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封爲北海王

晉書史臣曰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頹家聲莫振

北涼

沮渠蒙遜以晉安帝義熙八年據燉煌稱涼僭號傳子茂虔二主凡三十九年以宋元嘉十六年爲魏所滅

沮渠蒙遜

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在位三十三年僭號永安元始承元

西海侯封協西金南征北寇日侵尋呂光頗具知人鑒
段業終無撥亂心王母仙風賦元石沙門祕術扇陀林
騰蛇飛落軍前帳白日妖興戒毒淫

晉書北涼記姚興拜蒙遜鎭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于蒙遜曰辛西金也地動于金金動剋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于日勒統降

史臣曰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

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滑稽善權變

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嘗遊飲自晦

蒙遜伯父羅仇麴粥從涼王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遂斬光護軍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後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從業後收男成令自殺蒙遜遂起兵攻斬業業右將軍田昂等乃共推蒙遜爲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以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

蒙遜西祀金山襲烏啼虜降甲和虜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元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

北史沮渠蒙遜傳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牧犍父子多蓄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罽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陁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

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
往受法太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讖術召之蒙遜不遣
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按牧犍一作茂虔蒙遜第三
子也
晉書北涼記蒙遜攻李士業至浩亹門而虵盤于帳
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虵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
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
十六國春秋北涼錄蒙遜薨子茂虔立永和三年西
中郎將沮渠唐兒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見于燉
煌東門投書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
王三十年若七年茂虔訪于奉常張慎曰昔虢將亡
神降于莘深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
盤于遊畋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茂虔不悅
七年正月朝羣臣于謙光殿有狐在于東序門首不
見其入禽之不獲六月魏常山王牽衆圍姑臧七月
茂虔出降
北史沮渠蒙遜傳初太延中于震電所得石丹書曰
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

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
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
滅

夏 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王姚興使鎮朔方以晉義熙二年據朔方國號夏後據長安稱帝傳昌定三世宋元嘉八年爲魏所滅共三主二十五年

赫連勃勃 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在位二十年僭號龍昇鳳翔昌武眞興

淳維遠溯姒王年肆虐獯戎鐵伐堅殿閣巍峩平地起
皇王徽赫與天連金湯城郭千夫血龍雀刀環百鍊煙
釁觸紛紛何日定同歸待命拂廬邊

晉書贊淳維遠裔名王之餘
晉書夏記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
夏又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
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朕將以
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
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
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
宗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
北史赫連勃勃傳嘗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
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先
截其舌而後斬之
衛辰第三子屈丏奢好修宮室臺榭高大飛閣相連
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按屈丏
卽教教明元改其名曰屈丏言卑下也
晉書夏記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有曰營離宮于路寢
之南起別殿于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又有
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
萬閣接屏云云

以叱千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于朔
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阿利殘忍刻暴乃蒸土
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
又造百煉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
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
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勃勃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按拂廬大氊帳貴
人所居謂魏也唐書吐蕃傳其屋都城號爲邏些城
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于大氊帳名爲拂
廬

前涼 張軌以晉惠帝永寧九年牧涼州傳實茂駿重華祚元靚天錫八主七十六年孝武帝太元元年爲秦苻堅所滅

張軌 張天錫 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天錫字純嘏張駿少子也少名獨活

晉室屏藩四十秋涼州倚柱看秦州升平妄改建興號獨活甘封歸義侯石婦作炊劉婦織南朝寵遇北朝優椹香酪美鴟鴞革懷土還應學楚囚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張祚僭即王位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欵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沖遜讓四十年于玆矣今中原喪亂華夷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衆議同玆更始

時焦崧陳安舉兵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惟涼州獨全先是永嘉中長安謡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梁州倚柱觀至是謡言驗矣

方輿紀要涼州在鎮東南五百里周時爲狄地漢初爲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元狩二年匈奴休屠王降置

武威郡後漢因之魏晉時爲涼州並理于此張軌呂光皆據其地秦州在鞏昌府東三百里古西戎地秦并天下置爲隴西郡漢析置天水郡三國魏增置秦州晉因之

按十六國春秋建興愍帝號也愍帝既亡元帝郎位江東改元建武軌世子寔嗣立仍奉建興年號歷明成康三帝至穆帝升平改元葢四十九年矣重華子元靚嗣立叔父天錫專掌朝政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孝武帝太元元年苻堅伐涼涼兵敗天錫降以天錫歸長安封歸義侯

晉書張天錫傳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等來寇濵石城津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龍驤將軍馬達逆萇等因請降常據席仂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歿于陣天錫大懼降于萇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初張駿立時涼州謡云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羖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按天錫後爲苻融征南司馬從堅侵晉堅淮淝之敗天錫南奔建康孝武復封天錫爲西平郡公甚被寵遇是南朝優于北朝也

晉書張天錫傳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軌弟肅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逼請爲先鋒入援軌子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邱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朝廷傾覆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愍帝蒙塵肅悲憤而卒

西涼 李暠據涼州傳子歆二主共二十一年爲沮渠蒙遜所滅

李暠 字元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

白額駒生兆偉人燉煌玉壘捲烟塵元皇溯系開唐祚

黃始稱藩屬晉臣菽宋中原風雅盛觴流曲水賦詞新南風吹動桐椎穀烏鵲巢傾歲在申

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暠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者終當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

孟敏卒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推暠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暠初難之宋繇言于暠曰段業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

晉書載記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敏尋卒燉煌護軍馮翊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及段業僭號涼王六郡悉叛於是晉昌太守唐瑤等移檄六郡推暠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領護羌校尉燉煌太守秦涼二州牧涼公建元庚子

按十六國春秋李翻傳載翻子寶既奉表歸魏仍鎭燉煌承制玉門已西詩言玉壘蓋指玉門已西諸壘也

方輿紀要燉煌今陜西沙州衛治漢縣爲燉煌郡杜林曰燉煌古瓜州地又漢有步廣侯官爲中部都尉後爲前後涼及西涼所據玉壘山今四川灌縣西北三十里非西涼地

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案唐書暠本老子之裔也暠子歆歆子重耳重耳子熙熙子天賜天賜子虎爲後周太祖宇文泰開國功臣魏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號爲柱國宇文氏受魏禪時虎已卒追錄佐命功封唐國公以其子昞襲封隋代周復姓李氏昞生子淵襲封唐公代隋爲天子是爲唐高祖溯長發之祥則暠之于唐其猶周之后稷矣高祖武德元年追謚皇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

暠改元建初時晉安帝義熙元年也遣舍人黃始梁興奉表詣京師

晉書史臣曰涼武昭王英姿傑出宅五部以稱藩屈

三分而奉順

十六國春秋西涼錄建初三年冬暠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于晉其表有曰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否

暠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于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多汝等可不勉哉

暠建初九年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僚賦詩而親爲之序

暠子歆謀伐沮渠蒙遜戰敗爲蒙遜所殺歆之未敗也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燉煌父老令狐熾家見一白頭翁衣帢而謂之曰南風動吹長木梧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歲在庚申

魏

道武帝

姓拓跋氏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之子也在位二十三年號登國皇始天興天賜謚曰道武

嫡裔流傳什翼犍林成榆坎兆牛川中山椹好鴞音變
參合冰連馬足堅南北局成分晉宋東西國建控秦燕
天安帳殿弓刀失服散何曾遽得仙

按昭成皇帝諱什翼犍

魏書本紀母曰明賀皇后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參合陂北大赦告于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于常兒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于藏胞之坎後遂成林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卽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于牛川

魏書崔逞傳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穀

問羣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糧故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美太祖雖銜其武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以椹當租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太祖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椹乎

魏書慕容垂傳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絕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于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爲變冬十月寶燒船夜遁是時河冰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濟河追之暮至參合陂昧爽衆軍齊進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寶及諸父兄弟僅以身免

通鑑注自苻堅淮淝之敗關河之間戎狄之長更興迭作晉人視之漠然不關乎其心自拓跋珪興而南北之形定矣

按北史魏先世居幽都之北後漸南徙居匈奴故地
其祖力微始遷定襄之盛樂初與晉通力微孫猗盧
始出并州北徙雲中五原朔方晉懷帝封猗盧爲代
公猗盧以封邑去國遠乃從劉琨求句注陘北地琨
德猗盧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
猗盧乃徙十萬家以充之晉愍帝建興元年城盛樂
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更南百里於灅水之
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所謂南平城也至珪天興元年
始由盛樂遷都北平城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畧地至
于滑臺許昌彭城遂啟中土而南北朝之勢成矣時
金行尚存至明元五年始爲宋所滅故曰分晉宋
通鑑注北平城雲中郡治天興六年珪幸南平城規
度灅南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邑天賜三年發八
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立外城
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日而罷
通鑑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仙經珪置仙人博士立
仙坊煮煉百藥藥成令死罪者服之多死不驗而訪
求不已

初珪服寒食散久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
寢劇又災異數見占者言當有急變生肘腋珪憂懣
不安疑羣臣左右皆不可信每奏事至前追記其舊
惡輒殺之朝廷人人不自保其賀夫人及子清河王紹
數被譴責紹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
入宮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賊至珪驚起求弓刀不獲
遂弑之

太武帝 諱燾明元皇帝之長子也在位二十八年號始光神䴥延和太延太平眞君正平諡曰太武

四部羣推聽斷明六州已震佛狸名先除有足蠕蠕國
如入無人勃勃城酒侑黃甘氊屋好仗排青幟道壇成
卯年未死壬年弑空使江南敵騎驚

魏書本紀帝性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效所
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于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
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
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寛假雅長聽察
瞬息之間下人無措其姦隱
按魏初分三部至穆帝總攝三部以爲一統
史通佛狸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
按佛狸太武小字也
五代史苻習傳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
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入寇既還遺文帝書畧
曰彼若欲存劉氏血食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
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守宰嚴供帳
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
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宏高麗凡
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
吐賀眞皆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
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注柔然多
馬故言其有足

蠕蠕傳世祖將襲大檀會江南使還稱劉義慶欲犯
河南世祖告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爲也
不若先滅蠕蠕于是車駕出東道與平陽王長孫翰
同會賊庭大檀西奔世祖分軍搜討高車部殺大檀
種類前後歸降二十餘萬人
崔浩傳神䴥二年議擊蠕蠕張淵等說世祖曰蠕蠕
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
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于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
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
本紀始光四年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戊戌至于黑
水昌引衆出城大破之昌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奔
上邽諸軍乘勝追至城北死者萬餘人會日暮昌僞
書僕射問至拔城夜將昌母出走乙巳車駕入城按
昌父屈丐本名勃勃
南史張暢傳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
尉江夏王義恭統諸將出鎭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
彭城數十里於戲馬臺立氊屋遣送甘蔗至小市門
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太

武又求黃甘暢答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

通鑑魏主攻彭城不克使尙書李孝伯餉義恭貂裘武陵王駿橐駝及騾駿使長史張暢出見孝伯曰魏主當不圖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按元嘉二十七年歲在庚寅二十八年爲辛卯

魏書本紀太平眞君三年春正月帝至道壇親授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

通鑑魏太子晃監國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仇尼道盛等有寵于太子皆與愛不協愛恐爲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詔斬道盛等東宮官屬多坐死太子以憂卒帝徐悔之追悼不已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按是年宋元嘉二十九年歲在壬辰也

孝文帝 諱宏獻文皇帝之長子也在位二十九年號延興承明太和諡曰孝文

三軍南伐議南遷戎服親行帝執鞭洛水新宮看大起
袞衣舊製漫相沿但知復古華風盛豈識違時祖德愆
從此魏元終不振太平文飾竟徒然

魏書本紀太和十有七年九月丙子詔六軍發軫丁丑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于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十月詔徵司空穆亮與尙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初帝之南伐也起宮殿于鄴西十一月宮成徙御焉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

李沖傳高祖諭羣臣曰若不南鑾卽當移都于此光宅中土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安南王楨曰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

魏書本紀太和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

通鑑魏主欲變易舊風太和十八年詔禁士民胡服二十年改姓元氏初定族姓

綱目時魏祖方議興禮樂變華風

本紀史臣曰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

案詩言孝文但知增彝器服袞冕復古而誇華風之盛豈識斷北語易舊俗違時而忘祖德之愆以致遷洛之後政刑弛縱風俗婾惡魏元終于不振皆孝文文飾太平之咎也趙武靈王易胡服而强元魏孝文用夏禮而弱可明徵已

孝莊帝 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在位三年號永安建義諡曰孝莊

當璧誰憑像鑄金紛紛殺氣掩河陰天中砥柱將軍貴
膝下橫刀豎子擒白服變生京洛失皇輿寒鎖寺樓深
寧同高貴鄉公死蹋地連歌滿禁林

魏書尒朱榮傳榮遣從子天光等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按魏書皇后傳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亦此意也

當璧用左傳楚平王事

魏書本紀建義元年壬寅尒朱榮請追諡無上王爲皇帝餘死於河陰者諸王刺史贈三司三品者令僕五品者刺史七品以下及庶人郡鎭死者子孫聽立後授封爵

北史尒朱榮傳榮威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諷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悉令下馬西度郞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

魏書尒朱榮傳北海王元顥陷梁國鼓行而西車駕

出幸河北榮聞之卽時馳傳朝行宮于上黨之長子
與顥相持于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
榮乃令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大破之顥南奔
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乃詔曰太原王榮聞難星奔
一舉大定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
用錫殊禮
通鑑初魏北海王顥奔梁中大通元年以梁兵寇魏
渡江三千里所向皆克直至洛陽魏主出奔河內爾
朱榮以兵攻走顥迎魏主復位加尒朱榮天柱大將
軍增封至二十萬戶
宋史天文志天中不動處去極星三度又洛陽亦稱
天中
漢書地理志砥柱在陝西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
通鑑榮後漸陵侮帝帝不堪之會榮入朝帝謀殺之
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狀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
死猶須爲況不必死吾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
鄉公生案曹魏高貴鄉公欲誅司馬昭不克而死常
道鄉公禪晉而生也

北史尒朱榮傳帝既有圖榮意榮與天穆同入上在
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
上南坐城陽王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等持
刀從東戶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得其
手版上有數牒皆左右去留人名帝曰豎子若過今
日便不可制時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于是內外
喜叫聲滿京城
通鑑尒朱世隆遣尒朱拂律將胡騎皆白服來郭下
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
魏書尒朱兆傳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家南
出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是日黃塵漲
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帝步出
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于永寧佛寺旬餘先令衛
送帝于晉陽後遂害帝于五級寺
北史尒朱榮傳榮舉止輕脫以馳射爲伎藝每入朝
唯戲上下馬于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
妃主共在一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爲樹
梨普梨之曲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
樂而出

孝武帝

諱脩字孝則五穆王懷之第三子也在位三年號太昌永熙謚曰孝武

黑氊蒙拜向天閶旋看西巡棄洛陽千乘旌旗甘糗麥
一方星斗驗禍桑焦梨齧索狐非貉明月入懷芙在牆
騮馬不前驚夜半河流東去恨偏長

北史本紀高歡既敗尒朱氏廢帝自以疏遠請遜大
位時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歡遣四百騎奉迎卽位
于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七人歡居其一
帝于氊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雲龍門入御太極前
殿羣臣朝賀禮畢升閶闔門大赦
通鑑帝初高歡所立歡後有異圖帝下制書數歡咎
惡歡反引兵向洛陽帝西奔長安依宇文泰歡遂入
洛陽

北史本紀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爲領軍使與王
思政等統之以爲心膂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
高歡引軍東度帝率南陽王寶炬等以五千騎宿于
瀍西衆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和廣陽二王亦
逃歸己酉高歡入洛遣婁昭等追帝請迴駕帝鞭馬
長騖至湖城饑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麥飯壺漿獻帝
帝甘之復一村十年是歲二月熒惑入南斗衆星北
流梁武既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慙曰虜亦
應天乎帝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獻食八月
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
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
廟是卿等功也其冬十月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
爲主從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
始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
索識者以爲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
之黑獺也
帝之在洛也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
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

也三日蕘藁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宇文泰使元氏諸王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

永熙三年十二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當慎有急兵其夜帝在逍遙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仿佛華林園使人聊增悽愴命取所乘波斯騮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蹶而死帝惡之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否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酖而崩

文帝 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在位十七年號大統諡曰文帝

老羆當路威猶震黑獺乘權鼎未遷千畝白渠功倍濟萬錢香澤詔停煎中興禮樂章初定曠代公孤制特傳天運將終思脫屣嵯峨登望涕潸然

周書王羆傳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貉子安敢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取

北史王羆傳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便驚退

按宇文泰俗謂之黑獺文帝崩傳廢帝恭帝恭帝立三年始遜位宇文氏故詩云鼎未遷也

北史本紀大統十三年正月開白渠以溉田

元年秋九月有司詔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六年春正月庚戌朝羣臣自西遷至此禮樂始備

七年尚書奏班十二條制十二年以安定公宇文泰爲太師廣陵王欣爲太傅太尉李弼爲大宗伯前太尉趙貴爲大司寇以司空于謹爲大司空

帝躋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幾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孝靜帝 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孝武帝既入關勃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在位十八年號天平元象興和武定諡曰孝靜

孝文風度美容儀校檢癡人近復癡狗腳三拳怒呼朕犢車一去泣依誰嬪媵玉體期黃髮帝念遺簪醉酖卮漳水梓宮飄泊盡蕭條七廟付煙炊

通鑑靜帝美容儀好文學從容沉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高澄深忌之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

高澄常侍飲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腳朕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

北史本紀及將禪位于文宣帝曰將安朕何所楊歆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伏衛而去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曰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以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于東上閤帝上車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酖而崩

帝葬于漳西山岡其後發之陵崩死者六十人

通鑑齊主洋既酖殺帝葬之于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于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于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

案鄴都今河南彰德府水經注漳水有二濁漳清漳出上黨長子縣發鳩山東流入鄴縣寰宇記漳水在

縣東北元和志濁漳水在縣北五里

崔浩 字伯深清河東武城人崔宏之子也

謀國忠言屬老成水精鹽和縹醪清一時父子榮軒冕
百萬胸懷擁甲兵毀佛拼教神共憤談經夢與鬼同爭
石銘直筆遭時謗意狀冤沈祕院生

魏書本傳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

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

屈丏何如浩曰屈丏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鄰報讐復恥乃結忿于蠕蠕背德于姚興擬覽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

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

世祖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于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于甲兵

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于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

浩上五寅元歷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

要術

北史本傳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等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忿忿毒相與構浩于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浩

高允 字伯恭渤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

舉世羣欽文子節中朝孰識令公名伯淡有難忘夷險
黑子無欺矢悃誠草屋數間留布被絃歌一部賜新聲
懷人徵士傷零落乞老詩成見性情

北史本傳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相友善雅常曰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

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于纖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辨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有司于都堂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

魏書本傳崔浩難作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既入見帝恭宗曰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于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總務處多總裁而已至于註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

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
宮言不允曰臣以不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族
滅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世祖
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
對君以實貞臣也宜宥之按伯淙崔浩字
北史本傳遼東公翟黑子有寵于太武奉使并州受
布千匹事尋發覺黑子請計于允曰主上問我首乎
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
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
對終獲罪戮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
負翟黑子也
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
嘆息曰古人之淸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匹粟千
斛
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
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
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于是乃著告老詩
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

李元忠　趙郡平棘人李靈之曾孫也

素箏濁酒露車迴吐哺難逢孰愛才剩有步兵同宿好
不因僕射輟深杯彈餘棗栗飛桐葉貢出蒲萄簇錦堆
藥物無多書滿架炬光曾照墓中來

北史本傳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
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高祖聞其
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
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
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元忠雖處要任唯以聲酒自娛每言寧無食不可使
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
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
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
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飮酒樂爾
愛僕射時宜勿飮酒
元忠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十中七
八
元忠曾貢文襄王蒲萄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
重如此
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
物充滿篋架
北齊書本傳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
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
先人終致貴達矣

楊愔　字遵彥小名秦王兒宏農華陰人也

一門四世盡華簪別室銅盤啟竹林爭柰羣兒徵偉器
市瓜貧士笑知音白羊毠尾頭生角赤族殲身眼補金
千里欲行麒驥死忠良獲罪惘孤忱

北史本傳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
愔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
軍者一人太尉錄尙書令及尙書令者三人僕射尙
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
愔季父暐宅內有茂竹遂爲愔于林邊別葺一室命
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愔因督厲諸子曰
汝輩但如遵彥謹愼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愔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
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
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子恬裕有我家風
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
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
者愔聞不以爲意
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又議不可令俱出乃奏以長
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尙書事
及二王拜職于尙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同赴長廣伏
家僮數十人于後室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杯彼
必致辭我一日捉酒二日捉酒三日何不捉爾輩郎

挺及宴如之于是愔等皆被拳杖亂毆頭面血流各
十人持之入雲龍門送于御前太皇太后臨始陽殿
太后及帝側立太皇太后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
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
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
帝乃曰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太皇太后臨愔
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
以表我意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羖䍽頭生角又
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羊爲
愔也角文爲用刀于是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尋簿
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
名楊休之私謂人曰將陟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
悲之甚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尒朱川因爲氏焉

祁連池上鼓簫聲鑄像河橋竟不成幾見長星占大角

亥言紫氣上空城應弦落兎彎弓速螫手驚蛇斷腕輕
佳傳居然比伊霍受金穢史失公評

魏書本傳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
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
忽聞簫鼓之聲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
主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
靈太后少主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
文遣數十人遷莊帝于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
還營幕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
北史本傳北人訛語爾朱爲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
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
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
昔長星掃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
叅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
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
魏書本傳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
列圍大獵有雙兎起于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
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
咸悅及破賊之後命立碑于其所號雙兎碑
北史本傳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
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
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
是吉祥聞者皆言善
榮嘗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
蓋由是也
按北齊書魏收傳魏史初成投牒者百數衆口喧然
號爲穢史

北齊

神武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修人也追稱神武帝廟號高祖

千金結客散家財御馬無羈濟變才鐵鉞擊殘銅鉞盡

黃衣鬬勝黑衣來三川讖起鮮卑盛諸部歌憐勅勒哀
垂翅已成鸜鵒子飛飛靑雀鄴城隈

北齊書本紀及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
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
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
自是乃有澄淸天下之志
尒朱榮廐有惡馬命神武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
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
鎭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
徒然便以子孫爲託
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鈸相擊謠言曰銅鈸打銕鈸
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鈸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
敗之兆
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螘陣鬬占者以爲
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問以此候勝
負是時黃者盡死

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
神武累世北邊既習其俗遂同鮮卑
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
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
斛律金作勅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神武以孝武既西乃議遷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
四十萬狼狽就道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
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
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
武也

文宣帝 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在位十年號天寶謚曰文宣帝廟號顯祖

亂絲必斬獨抽刀漫戲無言自晦韜羊角挂天名應帝
囊頭然火姓符高手操弓矢四供御髀作琵琶血濺髎
稱祖稱文誠有愧千秋信史議難逃

北齊書本紀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
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
北史本紀帝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
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爾漫戲此
蓋習勞而不肯言也
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尙終
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
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挂天盟
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挂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
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臥其中就
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
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攊飛上天藁然
兩頭于文爲高河邊羖攊爲水邊羊指帝名也
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
殺持以爲戲
陳書王瑒傳瑒弟瑜字子珪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
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
其意瑜及表憲危者數矣

北史本紀帝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輕與高岳
私通無故斬首藏之于懷于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
出頭投于柈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
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
惜也
漢書李廣傳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注醪
汁滓酒也
北史本紀帝以祖珽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爲老
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語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
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帝爲祖陛下萬歲後
將何以稱武成溺于珽說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
號威宗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奏復本謚廟號顯祖
云

幼主 名恒後主之長子也武平元年六月生于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在位一年號承光

周師夜斬五龍門鞍後金囊共御媛天子無愁唱新曲
窮兒有市乞芳園闖奴歌舞封官盛犬馬氈廬拜爵尊
鏡殿裝成飛髻墮蜎膏索盡翦諸孫

北齊書後主本紀周師攻晉州戰于城南我軍大敗
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
都邑記山西太原故城古晉陽城也高齊于此置大
明宮因名大明城其城門曰五龍門
北齊書本紀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卽爲入
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
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
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于陳置金囊于鞍後與
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
所獲送鄴
隋書禮儀志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㚤御媛
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親祭

北齊書本紀帝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謂之無愁天子

帝于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

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影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數百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

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駮龍逍遙者也犬于馬上設褥以抱之鬥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邑

帝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極當時

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于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掖爲之被于四遠天意若曰

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

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按後主名緯

周武帝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

馮淑妃

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

黃花寵眷失椒闈續命良辰進玉妃馬上妝遲臨粉鏡
陣前詔促賜褘衣琵琶纖手工彈曲鼓角歡聲笑打圍
老嫗仍從周武乞斷絃猶在昔人非

案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小字黃花

北史本傳淑妃善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周師之取平陽帝獵于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卽令使馳取褘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

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弦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弦

斛律光

字明月斛律金之子朔州敕勒部人也

雁臣舊部奉春朝都督雲中看射雕月照長安邊上諜
山摧槲樹路旁謠盲公用事國將破津水留人難未消
不惜餘生傷宰相西陲鞭指馬蕭蕭

北史斛律金傳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眾屬焉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

北齊書本傳光工騎射神武授光都督封永樂子嘗從文襄于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雕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嘆曰此射雕手也當時傳號落雕都督

北史本傳齊與周相攻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于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

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爲斥已盲老公謂祖
珽也
光爲丞相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
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
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檯頭曰自公用
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
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
眞堰卻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
斛字津卻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眞者解斛律于我
不實士達又言所夢人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
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西討還敕令便放
兵散光令軍逼帝京謀爲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
奴僕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測帝性怯恐即有變令
何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
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游觀須其來謝因執之
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
與力士三人以弓絃罥其頸遂拉殺之于是下詔稱
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于

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具
刀七口賜矟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
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鬥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
百珽大慚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
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
餘生
周齊交攻光與周將齊王憲韋孝寬相持率衆築平
隴等鎭戍十三所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
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

魏收　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

命世三才鬱並興中書草檄獨稱能當途翻屈楊遵彥
著作終歸祖孝徵戲共獮猴嘲狎客驚飛蛺蝶得淫朋
千秋直筆慚東觀毀魏阿齊任愛憎

齊書本傳收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
三才
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尋侯景叛入梁
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
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
紙文襄善之
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
游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
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
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途
恐翩翩遂逝當途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
大笑稱善
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
別令楊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
所爲收大不平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
主簿李藹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
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
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于東山與諸優

爲獮猴與狗鬥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常以雙
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
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辨捷不拘
若是
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
魏書
按收黨齊毀魏削孝武謚名西魏帝尊卑序失過莫
甚焉
魏書序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時論以爲不平

周

文帝　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孝閔
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
尊爲文皇帝

葛烏兔後晷陽封電掣風馳建上庸戎馬洛中看鬬蟻

乘輿關右假從龍柳虯簡爲元臣執蘇綽詞推大誥宗
司馬文宣曹孟德周公受命襲前蹤
周書本紀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兎者雄武多算畧鮮卑慕之奉以爲主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並以爲氏
魏永熙三年魏帝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畧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大統元年進封安定郡公
史臣曰英謀電擊神旆風馳宏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
門蟻詳北齊神武帝詩註
齊神武稍逼京邑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鎭武牢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棄椿還給帝曰高歡兵至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太祖免冠

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責在朕躬無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軍國之政咸取太祖決焉
按帝魏孝武也假從龍謂其迎孝武入都長安非眞乃心魏室也
周書本紀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于是太祖定議廢帝尊立齊王廓爲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虯執簡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託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
北史蘇綽傳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詞意多倣尙書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孝閔帝紀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曰予聞皇天之命不于常惟歸于德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遐邇焉
按魏武帝司馬文宣及身皆盡臣道其子始行簒奪之事文帝之于魏亦然故曰襲前蹤也
裴松之上三國志註表將以總括前蹤貽誨後世

武帝 諱邕字禰羅突文帝第四子也在位十八年號保定天和建德宣政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

舟師如貫渭河涯置酒親臨渤海家開府九州分總管
雕甍諸殿黜浮華脫靴曾爲跣行賜折角欣從儉服加
侚柄太阿權輔踣雄圖遠畧只今誇
周書本紀建德四年秋七月甲戌帝於大德殿召大將軍以上諭以伐齊之旨丁丑下詔暴齊氏過惡以

齊王憲帥衆二萬趣黎陽隋公楊堅廣寧公薛迴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
建德六年春正月壬辰帝至鄴癸巳帥諸軍圍齊大破之十二月丙午論定諸軍勳置酒于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
按齊高氏本渤海人又魏初封高歡爲渤海王
周書本紀齊諸行臺州鎭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乃于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並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官及六府官
建德六年夏五月己丑祀方邱詔曰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宏敞有踰淸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斵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諸宮殿華綺者皆毀撤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
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

宣政元年三月甲戌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
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權輔句詳宇文護詩註
周書史臣曰驤武窮兵雖見譏于良史雄圖遠畧足
方駕于前王

宣帝　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也在位一年號大成
謚宣皇帝

天元失策委阿衡天杖縱橫被六卿騎虎勢成歸左相
鬬龍亂兆見西京金環煞斗輸渾穆血指瓜刀泣胄宏
未肯躊躇貪富貴北平老守抱孤誠

周書本紀帝傳位太子衍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
帝于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
通鑑天元不豫劉昉素以狡諂得幸見靜帝幼沖以
楊后父堅有重名遂與鄭譯柳裘等謀引堅輔政堅

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
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指拒而不從昉
等逼之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
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
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
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
隋書文帝紀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
每巡幸恒委居守
周書本紀帝性驕奢躭酗于後宮恐羣臣規諫不得
行已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小有乖違輒加其罪
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
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
隋書文獻獨孤皇后傳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百
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能下
勉之
周書靜帝紀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國公楊堅爲假黃
鉞左大丞相
周書本紀大成二年春正月滎川有黑龍見與赤龍

門于汴水之側黑龍死
通鑑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于王室謀舉兵討之
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迥上
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
穆深拒之堅使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遣穆子左侍
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熨斗於堅曰願執威柄
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
天子之服也堅大悅
周趙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肴就之招引
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皆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
席之間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
開府大將軍宏大將軍元胄坐于戶側宏胄皆有勇
力爲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
之元胄覺因扶堅下床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
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
王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賞賜元胄不
可勝計
隋主與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爲息州

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
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
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

宇文護　字薩保文帝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

錦袍別日泣烏烏慈母幽羈作後圖甘負畧陽安社稷
旋因鼎俎毒宰都宮中酒誥採懷出殿上刀聲入手誅
玉珽親操元惡斃武皇英武有淡謨

周書本傳先是護母閻姬與皇弟四姑及諸戚屬並
沒在齊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
是並許還朝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
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與護寄小時所著錦
袍裘一領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報書云薩保宿
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子爲公侯母

爲伻隸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敎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

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

周書本傳孝閔踐阼李植孫恒乙弗鳳張光洛等說帝言護將不守臣節願早圖之帝然其言數將武士于後園爲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欲遏其謀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羣公入讌執護誅之光洛告護護乃召賀蘭祥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並勸廢帝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于舊邸于是召諸公卿畢集護流涕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旣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以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今日寧負畧陽不負社稷于是斬鳳等于門外並誅植恒尋弑帝迎世宗于岐州而立之

明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

得寵于護稍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于帝加以毒藥帝遂寢疾而崩

武帝以護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旣尊頗好飲酒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護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宿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于戶內乃出斬之

周書武帝紀帝沈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

蘇綽 字令綽武功人也

出入文程判墨朱一篇大誥筆親摹張弓難弛平時令
定律無刊後世模近代文章變華靡尙書淸白處艱虞
空衙署紙承恩重慟哭操巵酹素車

周書本傳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章皆依此體

隋書蘇威傳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

周書本傳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敎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

隋書刑法志周大統十年魏帝命蘇綽總三十六條更損益爲五卷頒于天下

周書本傳綽卒于位太祖痛惜之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尙書平生謙退敦尙儉約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夙昔相知

之道朕有疑焉尙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綽旣操履淸白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

太祖或出遊嘗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之而已

綽歸葬武功唯載布車一乘太祖與羣臣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于車後酹酒而言曰尙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巵于手

韋孝寬 名叔裕少以行字京兆杜陵人也

聯璧荆州政術同關西男子是英雄火書僞下邊人卻
鐵楯難當地道空間諜能令明月死丸泥不使玉關通
干城受寄齊師遁淸渭長驅馬首東

周書本傳普泰中以都督從荆州刺史源子恭鎭襄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荆

州與孝寬情好欵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爲聯璧
大統八年孝寬移鎭玉壁齊神武攻之遣倉曹參軍
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
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
必不爲降將軍也
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驍傑復據宜陽
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
諜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
書論歸欵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
送于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
兵掩襲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
齊神武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遂于城南
鑿地道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又于塹外積柴貯
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吹氣
一衝咸卽灼爛雖有排楯莫之能抗
齊人解宣陽之圍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與孝寬
相見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靈謂孝寬曰來年東朝
必大相殺戮因令巖作歌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

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豎
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于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
明月竟以此誅
大象元年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七月關
東悉平
後漢書班超傳注玉關屬燉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
三千六百里
周書本傳神武攻玉壁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
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
唐書郭子儀傳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焉
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
左傳欒黶曰余馬首欲東乃歸

庾信 字子山父肩吾南陽新野人也

江關蕭瑟最傷神留滯周南一史臣父子中朝恩禮舊
簪纓北闕賦詞新春風官渡黎陽柳落日長橋渭水輪
故國金陵書萬里相逢楚老淚霑巾

周書本傳梁元帝卽位轉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來
聘于我屬大將軍南討遂留長安世宗高祖並雅好
文學特蒙恩禮羣公碑誌多相請託信雖位望通顯
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案庾信哀江南賦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
風蕭瑟
又庾子山集奉報寄洛川留滯周南下惟當一史臣
周書本傳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
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
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艷
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三禮義宗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中朝
三曰內朝中朝之名或內或外人君旦夕視政見卿
大夫之朝也
按簪纓北闕謂信仕北周也
杜甫憶李白詩淸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按黎陽水稍淥官渡柳應春又狹石分花徑長橋映
水門皆子山集中詩句也又信有忝在司水看治渭
橋詩
唐明皇詩渭水長橋今欲渡葱葱漸見新豐樹
本集連珠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白雁抱書定無家
可寄又寄王琳詩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又哀江
南賦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

隋

文帝 姓楊氏諱堅小名那羅延本宏農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在位二十年號開皇仁壽

萬紙詔書騰隴右一衣帶水渡江南圖形敵國黃奴畏
銜璧天街鐵騎勘詎料宣華辭御榻旋聞綵結賜金函
獨孤一誤何能挽憂患方深識者諳

通鑑開皇八年春三月下詔伐陳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喩江外

南史陳後主紀隋文帝謂僕射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後主聞隋軍臨江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

隋書本紀陳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來聘陳主知上之貌異世人使彥畫像持去

南史陳後主紀副使袁彥聘隋竊圖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

按黄奴後主小字也

南史後主紀禎明三年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使內史令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

隋書宣華夫人陳氏傳文獻皇后崩拜爲宣華夫人上寢疾夫人與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

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俄聞上崩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栗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于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于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

文獻獨孤皇后傳上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通鑑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獨孤后

諱伽羅河南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

繁華一篋謝珠璣七寶妝臺進御稀豈意懷讒到家客只因含妒殺宮妃獨孤誤我嗟何及天子呼兒事已非身後宣華新得幸封來金合拜恩歸

隋書本傳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

北史本傳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賜后

成公綏蔽髻銘明珠星列繁華致飾

隋書本傳后性尤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于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二十餘里高熲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竟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中夜方始還宮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爲

一婦人因此銜恨漸加譖毀

獨孤二三句詳文帝詩注

隋書宣華夫人傳及文獻皇后崩進位貴人專房擅寵

金合詳文帝詩注

煬帝

諱廣高祖第二子也母曰獨孤皇后在位十二年號大業

來道邗溝御柳青江都夢好喚難醒忌才文士吞聲死黷武邊軍戰血腥殿腳雲飄開錦纜樓頭水調唱瓏玲祇今廢苑吹燐火似放離宮一斛螢

寰宇記邗溝在州西四里蜀岡上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註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入淮

太業拾遺記煬帝初開邗溝入江渠四十步旁築御

道樹以楊柳

通鑑宇文述勸幸江都帝以詩留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

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隋書本紀每出師徒敗亡相繼

帝以天下承平日久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召募行人分使絶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

通鑑大業元年帝幸江都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

開河記煬帝詔造大船泛江沿淮而下于是吳越間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

煬帝御龍舟幸江都舳艫相繼自大堤至淮口錦帆過處香聞十里

樂苑水調商調曲煬帝幸江都所製曲成奏之聲韻怨切王令言聞而謂其弟子曰但有去聲而無回韻帝不返矣後竟如其言

大業拾遺記帝建迷樓樓上設四寶帳

隋書本紀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

南畿志螢苑在揚州府西北

房陵王勇

小名睍地伐高祖長子也

同母誰言好弟兄傍無姬侍孽橫生雲兒問訊他年事
元氏淒涼舊日情佩燧讒言槐市火領巾祆服禁中兵
越公鍜鍊成寃獄御榻虛聞叫樹聲

隋書本傳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爲亡國之道耶

晉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言曰昆弟之間不知何故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

高祖惑于邪議于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遣武士執元旻裴宏先是宏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枯槐猶可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于庫姬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

北史本傳楊素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于庭爲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帝戎服陳

兵御武德殿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

通鑑文帝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

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廣遏之不得聞勇于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

韓擒虎

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

釆石宵乘醉卒屠旋看赤手縛黃奴摩訶舊仰軍威肅
突厥還驚膽氣粗靑驄斑騅千里應閻羅柱國一身俱
爭功上將占膚剝不及全軀禮遇殊

隋書本傳高祖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
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
輿地志牛渚山北謂之采石蓋大江東北牛渚采石
俱列于江東岸采石去牛渚不過里許故牛渚圻通
謂之采石方輿紀要采石山亦曰采石圻在太平府
北二十五里亦謂之牛渚圻
隋書本傳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
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
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降于擒擒以精騎五百直
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
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按南史陳叔寶
小字黃奴
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蕭摩訶等共爲聲
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
初高祖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于是拜爲廬州
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
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
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

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覷其有威
容如此
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
冬氣末去日春風起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
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上徵擒還京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隣母見擒
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
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然驚走至擒家曰
我來謁王左右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
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
寢疾竟卒
金陵賀若弼與擒爭功于上前上曰二將俱合上勲
于是進位上柱國按虜剱言弼卒以言見誅也
隋書賀若弼傳弼以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于是
與擒相詢挺刃而出
隋書本傳史臣曰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
破名遂身全幸也

賀若弼 字輔伯河陽雒陽人也

白土岡前馬控銜飛來天塹掛旌騆誰知刺舌錐猶在
竟惜亡身口未緘七策平陳經御授三人論將遘天讒
平生拚葬江魚腹終要功名勒石函

隋書本傳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襲
陳南徐州拔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督厲將士殊死
戰遂大破之
南史孔範傳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範奏曰長
江天塹古來限隔南北虜軍豈能飛渡
魏文帝浮淮賦序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
水軍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
徒觀旌騆赫哉盛矣
隋書本傳弼父敦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
之臨行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

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
出血誡以愼口
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
數千人召突厥啟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熲
宇文㢸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
北史本傳弼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平陳後
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
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以自載家傳
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
俱良將也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
虎是門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
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
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
隋書天文志卷舌六星在天街北主口語以知佞讒
也中一星曰天讒
北史本傳弼伐陳將度江酹酒祝曰弼親承廟畧遠
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
江魚腹中死且不恨

晉書石勒傳勒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
建德前殿按詩意借用此

楊素 字處道宏農華陰人也

富貴豈眞來逼人清河赫奕儼江神公侯列第兼諸子
羅綺千番賜重臣廢嫡安知宗祏重阿君終致市朝淪
柳摧莫幸孤楊聳梟氏顛連禍有因

隋書本傳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並美顧謂
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
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
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
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以功進子元感爲柱國元縱爲淮南郡公又別封一
子爲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時素貴

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文異並尙書列
卿
帝以平漢王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元挺皆儀
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大業元年遷尙書令
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
故前後賞賜不可勝計
隋書房陵王勇傳晉王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
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于
越國公素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弟恭儉有類至尊
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素既知意因盛
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
楊約傳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
于上而雅信約于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
賂于約因通王意說之曰今皇太子失愛于皇后主
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
兄之口耳約然之因以白素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
隋書素子元感傳煬帝征遼東元感據黎陽反兵敗
被殺與弟積善俱磔尸于東都市

隋書本傳史臣曰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
君于奢侈謀廢冢嫡致國于傾危終使宗廟邱墟市
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
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邱隴發掘宗族誅夷則
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禍必自及其斯之
謂歟
隋書柳機傳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
及此機昂皆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
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
言
隋書楊元感傳公卿請改元感姓爲梟氏詔可之

薛道衡 字元卿河東汾陽人也

翩翩華采擅雕蟲馳譽關西繼鄭公作頌翻嫌魚藻美
題詩已兆燕泥空忌才枉荷金環賜開府徒看畫戟崇

零落文人天下惜虛齋蹋壁幾春風

隋書本傳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
所作南人無不吟詠焉
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
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
益著隴西辛衡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
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値其人今復
遇薛君矣
煬帝嗣位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
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
燕泥句詳煬帝詩註
隋書本傳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仁壽中楊素專
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
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
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
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于是
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幷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

之
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宏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
宜使其朱門陳戟于是進位上開府賜段百匹
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
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曰汝憶高熲耶付執法者
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于奏日冀帝
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
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
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
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
便怒其沉思如此

高熲 字昭元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賓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爲寮佐賜姓獨孤氏

文武兼資濟世才廿年執政仰中台亭亭車蓋祥瞻柳
翼翼朝堂坐倚槐文吏論功能讓善齋居讀佛不消災

獨孤猶鏡遭磨瑩毋誡懸知禍變來
隋書本傳熲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及蒙寄任之後
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已任當朝執政將二
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熲之力也論者
以爲眞宰相
熲少明敏有器局畧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
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
貴人
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
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上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
先獻十策後于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
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初夫人卒后言于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
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
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
熲寄任益隆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右衛將軍龐
晃等前後短熲于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熲曰獨
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
耳爾宜愼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其被誅天下稱冤

牛宏 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寮氏父允魏侍中賜姓牛氏

完人一代數奇章宏奬風流吏部長垂拱納言推祕監
衣冠禮樂備開皇遺書天府琳瑯盛奕世湖山甲第張
和易終身無悔吝射牛作脯更何妨

隋書本傳性寛厚志于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
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宏一人而已
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宏以典籍遺逸上表
請開獻書之路上納之于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
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
史臣曰牛宏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

孫不能尙也
宏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致
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
晤清愼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
之唯宏深識其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于斯爲最時
論服宏識度之遠
煬帝賜宏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尙書莫言先哲
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
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
隋書本傳高祖又令宏與楊素蘇威等并召諸儒論
新禮降殺輕重宏所立議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
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宏曰公舊學
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于公宏了不辭讓斯須之
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嘆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
唐書牛僧孺傳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宏之裔僧孺
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白
樂天太湖石記今丞相奇章公嗜石東第南墅列而
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

隋書本傳宏弟㢸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宏駕車牛
宏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宏聞之以無
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
是異事宏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其寬和如此

麥鐵杖 始興人也

朝排御仗暮萑苻百里能爭駿馬趨好事漁畋心自壯
解嘲麥豆智何殊鼻歕額炙羞兒女革裹屍行是丈夫
慷慨度遼甘授命黃衫淺色阿奴呼

北史本傳陳大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
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
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刼盜旦還及牙時仍
又執繖
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
好交游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修生業

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
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
捷
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
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
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
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
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
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
岸與賊戰死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
國公謚曰武烈

沈光 字總持吳興人也

幡竿百丈彩繩緣跅跎常偕惡少年驀地忽驚人著翅
透空應號肉飛仙將軍流涕仇思雪壯士驅馳頂可捐
鐵杖有兒同日死休言亂世少鷹鸇

北史本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
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
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
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莫不嗟異時
人號為肉飛仙
光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跅跎交通輕俠為京師
惡少年所附
光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
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
于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
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
五代新說周韓大將軍有勇畧破稽胡胡憚其勁捷
號為著翅人
北史本傳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
潛搆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
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于禁內時麥

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
能死難又俛首事讎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
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襟曰是所望于將
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
營以此復讎如鷹鸇之逐鳥雀孟才為將軍領江
淮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化
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
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
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事發不及被甲即襲
化及營空無所獲德戡兵至遂遇害按孟才麥鐵杖
子

譙國夫人 高涼洗氏之女也

似奕三朝一局收夫人常鎮粵南州九重珍篋隆頒賜
千里韜鈐握運籌郡國詔書稱使者子孫佩印比通侯

赤心秉誓存忠孝巾幗鬚眉孰與儔

隋書本傳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于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按譙國夫人歷仕梁陳隋

夫人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

嶺表定高祖異之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

夫人幼賢明多籌畧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

番州刺史趙訥貪虐諸狸獠多有亡叛夫人遣上封事致訥于法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狸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

陳永定二年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後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

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夫人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于州城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遲留不進夫人怒執暄繫于州獄又遣孫盎出討陳佛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嶺表遂定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

樹經堂詠史詩卷五終

樹經堂詠史詩目錄

卷六

唐

高祖
太宗
高宗
則天武后
中宗
元宗
楊貴妃
肅宗
代宗
德宗
憲宗
文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李密
王世充　竇建德
李靖
李勣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虞世南
褚遂良

陳子昂
裴行儉
婁師德
蘇瓌子頲
狄仁傑
姚崇
宋璟
張說
韋堅

哥舒翰
郭子儀
李泌
劉晏
張巡
杜甫
李白
段秀實
顏真卿

李晟子愬
白居易
裴度
韓愈
李德裕
李訓
安金藏
高力士
安祿山

南康謝啓昆蘊山著　男學崇坰彬棨宣校字

唐

高祖 姓李氏諱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也在位九年號武德

太原留守定關中混一仍承六代風大業功原屬天策長林兵自擁青宮牀前竟破周公斧禁內爭彎越客弓曲宴琵琶觴祕閣十年垂拱幸全終

新唐書本紀高祖留守太原領晉陽宮監大業十三年七月壬子高祖杖白旗誓衆于野有兵三萬癸丑發太原十一月甲子入京師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按隋都長安長安關中也舊唐書本紀高祖置酒未央宮太宗奉觴上壽曰三數年間混一區宇隋書煬帝紀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 新唐書隱太子傳帝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 太宗本紀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新唐書隱太子傳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林惡少年二千人爲宮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 新唐書長孫無忌傳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元齡謂無忌曰禍隙已牙禍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誅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 隱太子傳秦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爲世充建德報仇使臣死雖

地下媿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甲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由知遲明乘馬至元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等入建成元吉至臨御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遽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帝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 通鑑貞觀四年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 新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九年崩于垂拱前殿按詩言十年統成數也

太宗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在位二十三年號貞觀

初唐之政數貞觀三代以來推令名統是守成功創業樂陳武德治文明臣箴俯納千官肅帝範高懸萬國清獨憾辰嬴留一眚五娘何物禍胎萌

舊唐書本紀贊貞觀之風到今歌詠 新唐書本紀贊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元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新唐書房元齡傳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昬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新唐書禮樂志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

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于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勘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瞿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

通鑑上即位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上嘉之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新唐書曹王明傳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寵之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不可以辰嬴自累

李君羡傳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君羡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耶又君羡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爲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爲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

高宗

諱治字爲善小字雉奴太宗第九子也在位三十四年號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宏道

雨罷游畋鞠罷陳永徽初政尙清淳俄驚鏡殿數天子
竟奉椒房二聖人貓鼠宮闈孳難弭蟒梟姓氏譜更新
神鍼不救頭風愈詔出垂簾已卌春

通鑑永徽元年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永徽三年二月上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乙卯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意

新唐書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通鑑少府監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新唐書則天皇后武氏本紀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眞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宗廟帝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閱歲屠覆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幄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生殺賞罰唯所命

新唐書廢后王氏傳武昭儀與后蕭良娣爭寵更相短毀李義府等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宮中帝念后行至囚所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涙嗚咽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剔其手足反接投甕中曰令二嫗骨醉良娣罵曰我後爲貓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宮毋畜貓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徙蓬萊宮厲復見乃多駐東都

通鑑永徽六年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尋改王姓爲蟒蕭氏爲梟

則天皇后武氏本紀帝頭眩不能視侍醫秦鳴鶴曰風上逆砭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耶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

則天武后

姓武氏諱曌并州文水人僭位二十一年號光宅嗣聖垂拱永昌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證聖天冊萬歲萬歲通天萬歲登封神功聖歷久視大足長安

寶鼎明堂受籙圖金輪皇帝執天樞臺司制改官多濫
羅織經成獄盡誣鸚鵡夢憐垂兩翅牝雞勢欲翦孤雛
瑤光樹下行誅殛賴有宜都進唾壺

唐書本紀萬歲登封二年鑄九鼎成置于明堂
新唐書本紀武承嗣僞款洛水石導使爲帝遺唐同
泰獻之后號爲寶圖擢同泰游擊將軍
又自加號曰金輪聖神皇帝延載二年武三思率諸
蕃夸諸酋長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
興周大裒銅鐵合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高
一百五尺八面面別五尺
新唐書百官志垂拱元年改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
爲鳳閣秘書省爲麟臺又改宗正寺曰司宗寺太僕
寺曰司僕寺祥刑寺曰司刑寺
通鑑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
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
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
眯目聖神皇御史劾其誹謗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
濫何恤人言
太后置銅匭受密奏索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
數十百人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共撰羅織經數千
言教其徒網羅無辜

韓偓金鑾記則天嘗夢大鸚鵡兩翅皆折以問宰臣
狄仁傑曰武者陛下姓也兩翼折陛下二子廬陵相
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翼全也
唐書史臣曰初雖牝雞司晨終能復子明辟按詩言
則天幾危中宗也
通鑑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壬子執之于瑤光殿
前樹下使壯士毆殺之
通鑑注引李商隱宜都內人傳武后篡既久時宜都
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
大旨以屏去男妾獨立天下意進勸后雖不能盡用
然懷義亦即日誅矣

中宗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即位後廢爲廬陵王居房州張柬之等迎還在位五年號神龍景龍

風雨房陵二十秋登庸一日竟忘仇五雲硍上爭圖像
雙陸宮中自點籌墨敕斜封拜官爵黃麞渾脫效俳優
三無坐處誠堪笑戲潑寒胡更擊毬

新唐書庶人韋氏傳帝在東宮后被選爲妃嗣聖初
立爲皇后俄與帝處房陵每使至帝輒恐欲自殺后
止曰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帝復即位方敬
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昭容入請得幸于
后卒謀暉等誅之
通鑑光宅元年太后遷帝于房州按光宅元年至復
辟二十二年故詩云二十秋也
方輿紀要房陵即湖廣鄖陽府房縣治
新唐書庶人韋氏傳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
帝圖以示諸朝
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
升御牀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爲忤按典籌通鑑作點
籌
通鑑安樂長寧公主及上官婕好等皆依勢用事請
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
斜封付中書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工部尚
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
軍張洽舞黃麞胡三省注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
脫氈帽人多效之因演以爲舞如意初里歌曰黃麞
黃麞草裏藏彎弓射爾傷亦演以爲舞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
史及員外官也
神龍元年十一月御洛城南樓觀潑寒胡戲注潑寒
胡戲即乞寒胡戲本出于西域康國十一月鼓舞乞
寒以水交潑爲樂
上御梨園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拔河注以麻絙
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
上好擊毬武崇訓揚慎交灑油以築毬場

元宗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在位四十四年號先天開元天寶

楚藩手劍殄諸韋夜落天星似雪霏乍看羽林飛鐵騎

又聞力士賜緋衣十王甲第花聯萼五隊鈿車錦作圍
晚節不終尋召亂蒙塵萬里蜀山歸

新唐書本紀始封楚王
通鑑景雲元年六月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宗
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
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
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時子薛崇暕前朝邑尉劉
幽求等謀先事誅之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
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時羽林將士皆屯元武門逮
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
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
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狥隆基勒兵元
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而入韋后走入
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于隆基捕索諸韋在宮中
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
新唐書王琚傳太子已平內難琚是時補諸暨縣主

簿過謝東宮太子召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搖
動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公
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劉幽求
等計之憂可紓也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太子受內禪
公主謀益甚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
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
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謀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
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等
通鑑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
門傳命而已中宗時變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
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至
是以誅蕭岑功賞之宦官之盛自此始
新唐書汴哀王璥傳開元後皇子幼多居禁內既長
詔附苑城爲大宮分院而處號十王宅所謂慶忠棣
鄂榮光儀潁永延盛濟等以十舉全數也
讓皇帝憲傳天于于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
輝之樓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幸第
賦詩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

貴妃楊氏傳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
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如萬花川谷成錦繡
遺鈿墮舄狼藉于道
楊妃外傳元宗在位久倦于萬機恣行燕樂衽席無
別由李林甫之贊成乘輿播遷朝廷陷沒皆國忠之
召禍也
本紀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十五年六月甲午詔親
征七月庚辰次蜀郡至德二載十月肅宗復京師十
二月上皇至自蜀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
節猶以奢敗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愼哉

楊貴妃

隋梁郡通守楊汪四世孫徙籍蒲州遂爲
永樂人始爲壽王妃帝見而悅之乃令妃
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
韋昭訓女爲妃潛納太眞宮中冊爲貴妃

淒涼羽帳幾何時雨濕梨花薦荔枝埋玉能教龍馭返

聞鈴空抱馬嵬悲猜疑紫笛偷寧邸顚倒金錢弄祿兒
孤負長生牛女誓海山別館漫相思

新唐書元宗皇后王氏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
泣訴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
湯餅耶繇是久乃廢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
太眞外傳明皇幸蜀貴妃從至諸軍既圍驛殺國忠
圍不解上乃賜妃死縊于馬嵬驛佛堂前之梨花下
幾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使力士祭之拔詩言能教
龍馭返意以元宗幸誅貴妃六軍圍解卒能歸西京
也
外傳上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于棧道聞鈴聲隔山
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
方輿紀要馬嵬在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二十五里
外傳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
竊寧王紫玉簫吹因此忤旨
通鑑天寶十載安祿山生日召入禁中後三日貴妃

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
後宮歡笑左右以洗祿兒對上喜賜貴妃洗兒金銀
錢
外傳道士楊通幽知上皇念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
術上皇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旁求四虛
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洞戶東向
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扣戶有碧衣
侍女出詰其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迺
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帔紫綃佩紅玉
拽鳳舄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
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
拆其半授使者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
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
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
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
知之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
按詩末二句檃括白香山長恨歌意也

肅宗

諱亨元宗第三子也在位七年號至德乾元上元寶應

靈武中興事不常樓前衣紫換衣黃西行父老奉儲貳
南內起居朝上皇事倣飴甥傳子國變同土木輔郕王
長君無恙人心繫雨洗浯碑字數行

唐書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
鴻漸等迎太子治兵于朔方七月至于靈武裴冕等
請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位于靈武
通鑑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
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于樓下上皇降
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
本紀祿山反元宗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
子討賊元宗許之
通鑑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
起居按唐以太明宮為東內太極宮為西內興慶宮
為南內
事倣飴甥用左傳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事
明史纂英宗本紀十四年七月瓦剌分道入寇下詔
親征八月辛酉次土木敵兵乘之王師大潰甲子敗
聞侍講徐理請南遷兵部侍郎于謙不可乙丑皇太
后命郕王監國戊辰也先擁帝至威寧海子九月郕
王即位遙尊帝為太上皇
唐書高力士傳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
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
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
遂定
墨池編唐元結作中興頌顏眞卿書勒于浯溪崖石
名摩崖碑按結中興頌序曰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
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靈武明年復兩京上皇還
京師因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頌後云盛德之興山高
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溶溶不在斯文湘江
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荷千
萬年

方輿紀要浯溪在湖廣永州府祁陽縣南五里

代宗

諱豫肅宗長子也在位十七年號廣德永泰大歷

黃臺瓜熟子盈盈倉猝飛龍勒禁兵假手萑苻誅佞倖
傷心鼎餗辱公卿葡萄喂馬仍駈敵朱雀陳軍看射生
羹沸烟塵何日靖梵經空自誦西明

新唐書承天皇帝倓傳始王建寧典親軍為張良娣
李輔國所譖帝惑偏語賜倓死明年廣平王收二京
使李泌獻捷泌從容語倓事帝改容曰倓于艱難時
實自有力為細人間閱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
為之所泌曰廣平于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
不自已陛下此言得之讒口耳帝曰事已爾未耐何
泌曰陛下嘗聞黃臺瓜乎其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
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

抱蔓歸陛下今一摘矣愼無再是時廣平亦爲后所構故泌因對及之

通鑑肅宗疾篤張后召越王係誅李輔國以上命召太子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程元振曰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于飛龍廐以甲卒守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

大歷元年秋八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杜工部集洗兵馬行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葡萄宮自注云收京後作

新唐書郭子儀傳子儀至咸陽虜已過渭水天子跳幸陝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于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狥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

舊唐書史臣曰自三盜合從九州羹沸

通鑑永泰元年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于資聖西明兩寺講仁王經內出經二寶輿丁酉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師震恐丙午罷百高坐講

德宗 諱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號建中興元貞元

二朱跋扈勢縱橫五盜稱王瞰帝京藍面中丞多誤國
盲心宰相不知兵行無襦袴三軍怨稅有方圓兩庫盈
魚藻水嬉荒宴甚元良猶幸繼離明

新唐書朱泚傳德宗立泚改鎭鳳翔朱滔合出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還泚京師李希烈圍哥舒曜于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鎭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吏供軍糲飯菜肴衆怒乃盡甲反旗而鼓薄丹鳳門帝出幸奉天賊乃謀迎泚舍前殿總六軍泚僭卽帝位于宣政殿號大秦

通鑑朱滔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欲與同反

新唐書李希烈傳希烈遣使者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凶燄熾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

舊唐書史臣曰五盜僭擬于天王二朱凭陵于宗社·

按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史所稱五盜是也

新唐書盧杞傳杞體陋甚鬼貌藍色爲御史中丞及涇師亂呼于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爲之

通鑑李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敢大言好論兵關播薦于上以爲將相之器擢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卽募工徒治城李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執役遣將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

元平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

陸宣公論延齡姦蠹書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憫然而遣之

新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于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

舊唐書食貨志先是興元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後諸賊平進奉不息以固恩澤貢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

舊唐書順宗本紀史臣韓愈曰順宗之爲太子也嘗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雕靡宮人引舟爲櫂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爲對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憲宗 諱純順帝長子在位十五年號元和

第三天子亦英雄耀德觀兵宰輔同萬隊羆熊乘夜雪

兩河草木攝威風韓公作頌豐碑重白傅歌詩樂府工
妄餌金丹龍馭失至今疑事閟深宮

舊唐書本紀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曰汝誰子
在吾懷對曰是第三天子德宗異而憐之
本紀史臣曰翦削亂階誅除羣盜睿謀英斷近古罕
傳唐室中興章武而已按憲宗廟號聖神章武孝皇
帝
贊曰我有宰衡耀德觀兵元和之政聞于頌聲
新唐書李愬傳憲宗討吳元濟以愬爲隋唐鄧節度
使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會大雨雪吏請所
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夜半至懸瓠城雪
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
者李祐等次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
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請罪檻送
京師
裴度傳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

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于是交章極論未之
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
忠者懷強者畏今居東都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
原朝京師
舊唐書韓愈傳淮蔡平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
裴度事時入蔡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妻出入禁
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
重撰文勒石
唐無名氏詩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文辭富豔尤精于詩筆自讐
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千百篇皆意存諷賦箴
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召
入爲翰林學士
新唐書王守澄傳柳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
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
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
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
志弒帝于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

文宗 諱昂穆宗次子在位十四年號太和開成

八年臨御初行事二廣操權不可禁簾幕風吹兵乍動
石榴露下漏初深罘罳殿決金吾亂黃閣人傷渭水沉
受制家奴慙赧獻空教掩抑淚霑襟

通鑑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
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
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
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
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
而止
按德宗初置左右神策軍軍置中尉一人宦者掌之
號左右神策中尉至甘露之變王涯等被殺時生殺
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兩中尉仇士良魚志宏也通鑑
注引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

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
門至一處堂宇華煥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請慎由
曰上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
由大驚曰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
然良久啟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于殿上
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爲此
拘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拘爲拘木
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于是二廣自執
炬送慎由出遂殿門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
出翰林遂金滕其事付其子胤故昭宗時胤切于勦
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胤方彰其事
通鑑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訓舒元輿謀誅宦官上御
紫宸殿韓約奏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上
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宏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
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驚走詣上告變李訓遽呼
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即迎上扶升輿決後
殿罘罳疾趨北出金吾兵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
餘人士良等率禁兵出閤門討賊擒王涯舒元輿等

收繫斬之開成元年令狐楚奏王涯等既伏辜遺骸
棄捐請爲收瘞上命京兆收葬涯等于城西仇士良
潛使人發之弃骨于渭水
開成四年帝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
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所以問朕
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
德帝曰赧獻受制于强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
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
視朝

宣宗

諱忱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號大中

奉冊初憐灑髮毛旋驚汗透令狐綯雍和聯宅時開宴
緋紫遷官慎賜袍不爲琵琶寬變倖怕消棋局誤官曹
焚香讀疏能從諫小太宗稱豈易遭

通鑑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卽位之日德裕奉冊既
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
灑淅注灑淅肅然之意言可畏憚也
令狐綯嘗從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
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一送迎耳上曰朕以
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
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
宰相可爲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上敎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
擊毬盡歡
通鑑上重惜章服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
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
新唐書牛叢傳叢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卽賜
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爲越等乃賜
銀緋
通鑑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廟已得幸上素曉音
律尤有寵程恃恩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爲請曰羅
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
游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
法竟杖殺之
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
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
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于理多屈
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帝明察沉斷從諫如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
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懿宗

諱漼宣宗長子初諱溫在位十四年號咸通

妄認妖星作瑞星殿頭供奉百優伶衣青進士殲東海
私白中官聚內庭夾馬銀刀驅債帥珠筐寶戶嫁娉婷
文書僞進金函果坊使流傳穢德腥

通鑑咸通五年三月慧星出于婁長三尺司天監奏
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
史策從之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
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取越州
浙東賊裘甫亂閩王式發兵至其徒劉睢勸甫耕海
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說甫曰不如擁衆自守陸耕海
隅急則入海此萬全策也及甫連敗劉睢謂裘甫曰
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耶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
中多衣綠睢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
新唐書吐突承璀傳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
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藪
通鑑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
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
坐于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
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皆和之節度使
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薨溫璋代之驕兵素
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一日

竟聚謀而逐之
舊唐書高瑀傳韋處厚請用瑀爲陳許帥自大歷以來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于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通鑑十年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爲起居郎駙馬都尉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于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闌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以爲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十三年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敬述隱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注引續寶運錄曰內作使郭敬述與宰臣韋保衡張能順頻於內宅飲酒潛通郭妃荒穢頗甚每封進文書于金合內詐稱果子內連郭妃郭敬述外結張能順韋殷裕擬傾皇祚別立太子事泄遽加貶降

僖宗 初名儼改名儇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號乾符廣明中和光啟文德

應舉居然善擊毬院開揚子截淮流度支十道空頒敕
節使三川笑賭籌充腹蠹連人骨碎賜衣袍認淚痕留
相公布施錢囊富市卒翩翩耀馬裘

通鑑上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高駢奏改揚子院爲發運使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飢寒獨富戶胡商尚未耳乃止
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唯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

唐書地理志貞觀元年始分天下爲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通鑑田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陳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
黃巢圍陳州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于碓磑併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
田令孜奉上發寶雞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
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褴褸盈路
田令孜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神策軍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

昭宗 初諱傑改名敏懿宗第七子在位十二年號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

朝廷覘息仰邠岐刼奪乘輿似奕棋二豎搆兵中使怨
諸王就戮宅家危朱三跋扈淒涼詔鄭五平章歇後詩
舊事金滕崔相記黃衣捕盡洛都移

通鑑景福二年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詔賜讓能及其弟宏徽自盡自是朝廷動息皆禀于邠岐按岐李茂貞邠王行瑜也
五代史李茂貞傳茂貞等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而立吉王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王行瑜弟行實等爭刼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
五代史韓建傳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于富平遂幸華州

新唐書李茂貞傳天復元年茂貞子繼筠刼昭宗幸
鳳翔梁軍圍之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
等二十餘人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刼東遷而
唐亡
綱目發明昭宗輕佻狷急固足取禍然此輩視置君
如奕棋已非一日
新唐書劉季述傳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
愈自危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
不啟季述與王仲先率衛士千人毀關入囚帝少陽
院
崔胤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閹尹廢辱天子胤
令判官石戩與游乘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胤揣得
其情乃使戩說曰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君能乘
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
德昭感悟乃告以胤謀德昭許諾胤斬帶爲誓俄而
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
通鑑乾寧四年秋八月韓建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
六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盡殺之

天復元年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刼上幸鳳翔宮禁
諸門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札言皆
悽愴
天祐元年正月丁巳朱全忠請上遷都洛陽壬戌車
駕發長安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于陝上遣間使以
御札告難于王建三月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丁
巳上復遣使以絹詔告急于王建楊行密等令糾帥
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
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
全忠少孤隨母依蕭縣劉崇家崇母戒家人曰朱三
非常人也
唐書鄭綮傳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
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有司上班
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
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
既視事宗戚詣慶擿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
矣
舊事金縢見前文宗二廣操權句注

通鑑天復三年正月崔胤奏宦官傾危國家竊害朝
政不翦其根禍終不已上從之全忠以兵驅第五可
範等數百人盡殺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
灑掃按唐天寶中宦官黃衣者三千員衣朱紫者千
餘人

李密

字元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何氏入周爲太師魏國公祖曜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

黑兒仗下驚隋帝黃犢鞴傍讀漢書神器胠囊爭竊取
英雄奮劒各驅除藏刀變起桃林叛折箭招來洛口虛
首禍無成同勝廣螢光那敵日升初

新唐書本傳以蔭爲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
身頷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

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
兒顧眄不常無入衛他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
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
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
行且讀
舊唐書本傳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
東都仍作書以遺郡縣曰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
狐媚而圖聖寶以胠篋以取神器
柴孝和說密曰如愚意者明公西襲長安百姓孰不
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京邑傳檄指撝天下可定
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
密爲五言詩有云一朝時運會千古傳名諡寄言世
上雄虛生眞可愧
隋書本傳楊元感傾心結納嘗私密曰上多忌隋歷
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
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讐敵我不如公擥天下英雄馭
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
莊子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本傳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畧東
都王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密副馳驛東至稠桑驛
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人
服戴冪䍦藏刀裙下詐爲家婢妾者入桃林傳舍須
臾變服出據其城趣南山而東馳告張善相以兵應
已熊州副將盛彥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密兵度橫
出擊斬之伯當俱死
初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致書于帝呼爲兄請
以步騎會河內帝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
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爲吾守成皐
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票將莫如密吾寧推顧使
驕其志 按洛口虛謂若折簡致之則洛口無人守禦
遂虛也
隋書本傳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
舊唐書史臣曰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又曰至于
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
陸機五等諸侯論强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

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舊唐書贊烏陽既升爝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亂終逆

王世充 實建德

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頹
耨後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
王粲爲庶妻頹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
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 建德貝州漳
南人世爲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
充之苗裔也

鴟張殺氣滿寰區鼠竊奸雄躪兩都牛口終難容豆入
羊羣未信爲王驅帛書羅鳥誇符命草澤高雞散隸徒
景運有歸天策建中原弭亂二凶誅

按躪兩都謂世充據洛都建德據冀都也
新唐書實建德傳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
鵲山亘二十里鼓而前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
不動日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
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
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顧而驚遂大潰建德
破重創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獲之傳
而西斬長安市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
至是果敗
王世充傳術士桓法嗣自言能決讖乃上孔子閉房
記畫一男子持一干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干
文一爲王王處羊後大王代隋之符
世充又羅取飛鳥書符命于帛繫鳥頸縱之有彈捕
得鳥而獻者亦拜官
舊唐書實建德傳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補建德爲
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在選中建德謂曰丈夫不
死當立大功詎可爲逃亡虜也我聞高雞泊中廣大
數百里可以逃難乘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安祖然
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入泊中爲盜鄃人張金稱亦結
聚得百人在河阻中蓨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人建
德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隋遣太僕陽義臣率兵
討張金稱破之餘散在草澤間復相聚而投建德義

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中士達留建德守壁自
率精兵逆擊義臣大破士達于陣斬之建德率百餘
騎亡去
建德既敗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左僕射齊善行
日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强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
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靈遂降
通典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實建德高祖以秦
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足以爲稱乃特置天策上
將軍以拜焉
舊唐書贊世充篡逆建德復諫二凶即誅中原弭亂

李靖

字藥師京兆三原人

南征北伐啓行臺衛霍無慚將畧該入座虬髯驚上相
叩門紅拂識英才山圖積石元勳重筆佩裝金御詔開
西嶽上書疑未釋雄豪想像勒崔嵬

新唐書本傳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
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曰靖乃蕭銑輔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

唐小說虬髯客傳楊素驕貴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一日李衛公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謂曰天下方亂公爲帝室重臣須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謝公與語大悅公歸逆旅其夜忽聞叩門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公不意獲之瞬息萬慮不安數日亦聞追討之聲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次既設牀鑪中烹肉且熟張氏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

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張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者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畢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如之何曰將避地太原客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

新唐書本傳吐谷渾寇邊帝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多所殺獲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

靖五代孫彥芳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太和中上之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敓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

李肇國史補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于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拱

靖上西嶽書云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閤下云云又有云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自已

李勣

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

英衛名齊效赤心彭黥奮迹拔喬林翦須自沐君恩重
封股方知友誼深富貴恒持門戶戒驕奢每示子孫箴
如何家事虛垂問草檄他年恨不禁

新唐書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按李靖封衛國公

舊唐書史臣曰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

新唐書本傳貞觀三年以勣平頡利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

勣既忠力帝謂可托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

勣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啖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爲收養其子焉

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奉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議後密訪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

勣子震震子敬業

李敬業傳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

房元齡　杜如晦

元齡字喬齊州臨淄人
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

臺閣文章二相俱卜年三百贊皇圖蕭曹並世功難敵
管鮑同心義不殊帝爲食瓜思往日臣因賜帶憶前謨
子孫蕩覆忘堂構家誡虛爲後世模

新唐書杜如晦傳與元齡共筦朝政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也葢如晦長于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本傳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房元齡杜如晦使號令典型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

按唐凡二十世并武氏共二百九十年卜年三百者總成數而言也

本傳贊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

舊唐書史臣曰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新唐書杜如晦傳薨年四十六帝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元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元齡言之

房元齡傳次子遺愛誕率無學尚高陽公主後遺愛伏誅主賜死

如晦傳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仁言天有變宜建大事可以得志及敗坐誅

房元齡傳治家有法度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魏徵 字玄成魏州曲城人

杖策中原獻納頻諍言未憚犯龍鱗流連約我賡詩好
嫵媚憐君對仗親人鏡何殊臨古鏡良臣不願作忠臣
懷中匿鷂顏偏霽故笏甘棠重後人

舊唐書本傳少孤貧有大志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術大業末李密詔徵徵進十策密不能用王世充攻密于洛口徵說鄭頲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拂衣而去

新唐書史臣曰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舊唐書本傳太宗曰魏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不應何也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誡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

新唐書本傳帝晏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

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徵薨帝臨朝嘆曰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鑑可以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舊唐書本傳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曰徵爲人臣雖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爲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責君陷大惡空有其名相去遠矣

隋唐嘉話太宗得鷂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新唐書魏謩傳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唯
故笏在詔令進上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
朕意此笏乃今甘棠

虞世南 字伯施越州餘姚人

學士同時値內庭石渠獨步筆通靈二王妙蹟傳戈法
列女全篇寫御屏貌不勝衣能抗疏神經入夢更圖形
伯牙奏罷鍾期死五絕流傳汗簡青

新唐書褚亮傳太宗乃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以
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
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
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分三番遞宿
于閣下號十八學士時謂之登瀛洲
本傳秦王踐阼拜員外散騎侍郎宏文館學士

世南卒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于我猶一體拾遺補
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
東觀中無復人矣
舊唐書贊曰虞褚之筆動若有神
本傳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
體
書斷唐太宗工隸師虞世南常患戈法一日書
戩字乃空其落世南取筆塡之以示魏徵徵曰仰觀
聖作惟戩字戈法頗逼眞上深嘆公爲藻識
新唐書本傳帝嘗命寫列女傳于屛風于時無本世
南暗疏之無一字謬
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
舊唐書本傳卒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
日下制曰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昨因夜夢忽睹其人
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嘆宜資
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又敕圖其形于凌烟閣
太宗爲詩一篇追術往古興亡之道既而嘆曰鍾子
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
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
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

褚遂良 字登善散騎常侍亮之子杭州錢塘人

懷投靑雀報宮臣寶雉飛來定策新守道守官供我職
佳兒佳婦付何人但知筆札瑤林重豈識封章玉陛陳
帷後竟呼誅此獠潭州遺表隔楓宸

舊唐書褚遂良傳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
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靑雀自投我懷云
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後
當殺之傳國晉王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安
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爲天下主能殺其愛子傳國
于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或
有踰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鑑不遠
足爲龜鏡陛下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

得安全耳太宗卽日召長孫無忌等與遂良定策立
晉王時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內太宗問是何祥也遂
良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
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
爲寶雉後漢光武得雄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
封秦故雄雉見於秦地
按魏王泰小字靑雀
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卿知起居記錄
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
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鑑戒人主不爲非法不聞
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
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通鑑帝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曰皇后名家先帝爲
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
今以付卿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明日又
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妙擇令族昭儀經
事先帝萬代之後謂陛下如何因致笏殿階叩頭流
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

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
舊唐書本傳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
新唐書本傳武氏立左遷遂良潭州都督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帝牽于武后訖不省
廣輿記潭州今湖廣長沙府

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

麟臺海內仰文宗召對金華震殿中都市碎琴驚衆目
河洲觀玉笑羣工幽蘭耀色紫莖委翡翠多材珍羽空
獄底卦成天不祐武周一頌惜盲聾

新唐書本傳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
獨異記陳子昂居京師不爲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價百萬子昂輦千緡市之衆人驚問答曰余善此樂日可得聞乎曰余居宣陽里明日齊赴子昂張讌席起捧胡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留愚心哉擧而碎之以其文縂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本集觀荊玉篇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次于張掖河河洲草木有仙人杖昔常餌之戍人有薦嘉蔬者此物存焉余因爲喬公昌言其能時王仲烈亦同在旅舍聞而大喜甘心食之適有行人曰此白棘也仲烈愕然而疑喬公信是言乃議予作宋玉篇謂宋人不識玉而寶珉石也予心知必是猶以獨見之故被奪于衆人乃感宋玉咏而作觀玉篇答之并示仲烈議其失眞也詩鴟夸變白玉此玉有淄磷懸之千金價擧世莫知眞丹青非異色輕重有殊倫勿信玉工言徒悲荊國人
陳子昂感遇詩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晩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又有云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累嘆息此珍禽
新唐書本傳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武后稱帝子昂上周受命頌
新唐書贊曰子昂說武后其言甚高所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裴行儉 字守約絳州聞喜人

榜設長名愼鑑衡十年典選似冰淸後生漫以文章見
老去方知譽望成藥合麝香容使誤盤珍馬瑙任階傾
都支賜物從分給剩勒豐碑碎葉城

新唐書本傳麟德二年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元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註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烱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烱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等皆爲世名將
舊唐書本傳行儉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行儉委所親招到待之如故
新唐書本傳初平都支遮匐獲瓌寶不貲行儉因宴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

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邑不
少吝帝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
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以
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
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
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
王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
大熱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乃陰勒部伍
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使人趣召都支都支倉
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謁遂擒之諸部酋
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獲遮匐使者釋之俾諭
其主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
紀功
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貞觀十八年滅焉耆置有
碎葉城
方輿紀要焉耆國在今亦力把力東西自北庭都護
府渡伊麗河至碎葉界又西行千里至碎葉城城北
有碎葉川川長千餘里

婁師德 字宗仁鄭州原武人

抹額從軍應詔初屯田百萬實邊儲跛行耐事情能遣
唾面逢人怒可舒盛德堪容狄文惠功名相亞郝中書
客師識氣長河畔喚渡舟前欲問渠

新唐書本傳吐蕃盜邊師德奉使收敗亡于洮河後
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
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
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
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
嘗與李德昭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德昭遲之
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敎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
乃已師德曰未也絜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武后問狄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
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
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慚已而
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按文
惠狄仁傑諡
師德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
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
之言長者稱婁郝按郝處俊官中書令
方技傳袁天綱子客師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
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
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
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蘇瓌 子頲 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 頲字廷碩

世掌絲綸美鳳池兩朝蘇李羡同時宴無燒尾官仍拜
才可揮毫詔豈辭錦樣添機官局減詞源湧水舍人推
盡臣獻納思帷蓋罷獵歸來酹一巵

新唐書蘇頲傳頲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
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
元宗以頲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時李乂對掌書命
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
及乂何愧前人哉
蘇瓌傳瓌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大臣
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自解于帝曰
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
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
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徐
不然手腕脫矣
按明皇雜錄云明皇嘗問瓌草書難其人誰可瓌曰
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爲文甚速可備使令然性嗜酒

幸免沉醉足以了事令召至則酒未解猶嘔殿下命
中貴人扶臥御幄明皇親舉衾覆之旣醒援筆立就
明皇撫背曰知子莫若父
舊唐書頲本傳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
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一切罷之
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頲卒年五十八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故禮部尚書
頲累葉輔弼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天不憖遺奄違聖
代願陛下思帷蓋之舊念股肱之親爲之輟朝以明
同體之義即日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及葬日元宗
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曰頲今日葬吾寧忍娛
中路還宮

狄仁傑 字懷英并州太原人

白雲遙盼太行上赤手孤擎北斗南雙陸局空龍種在
六郎裘褫虎威耽錦袍製字忠能格褚帛懷書死豈甘

沐浴虞淵光少海九重重捧日輪含
新唐書本傳閻立本異其才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
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
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雲移乃得去
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
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
其意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
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武后召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于是仁傑
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
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
矣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
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房州
集異記武則天賜張昌宗集翠裘令狄仁傑與賭此
裘狄因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后曰爲不等矣
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連北公褫
裘拜恩而出付家奴衣之而去

新唐書本傳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
十二于袍以旌其忠
會爲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
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
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守者寖弛仁傑即丐筆書帛置
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
書上變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
笞掠死矣因免死
贊曰武后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
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
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
五龍夾之以飛按少海見山海經郭注詩意以比廬
陵也

姚崇 字元之陝州硤石人

救時之相眞難得鎭俗如卿豈易希天子臨軒恒見重

臣言納牖獨知幾算生解致燕公筆論死能回武后威
八柱擎天亭毒定皇猷黼黻仰巍巍
通鑑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
不能決惶恐入謝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
卿坐鎭雅俗耳崇旣出須臾裁決俱盡顧謂紫微舍
人齊澣曰予爲相何如管晏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
于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
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
新唐書本傳元宗初立尊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
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新唐書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
明皇雜錄姚崇張說同位宰輔崇病戒諸子曰張相
與吾交甚深吾沒後來弔汝當盛陳服玩寶器于帳
前若張不顧舉族危矣彼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
碑請得其文即時錄進仍先礱石使速鐫刻張料事
遲數日後必追悔姚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數四諸

子悉依教戒時說筆有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多後數日果取其本欲重刪改諸子引使者視之碑已上舉說悔恨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

新唐書本傳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郎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卽可其奏自後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耶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于漢之鉤黨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夸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后悅賜銀千兩

宋璟 邢州南和人

相業中興數二公守文應變各成功非賢不處邦之重
厥德能當位克終客遲一人朝宁望詩賡三傑主恩隆

梅花富豔心如鐵賦媚何嫌賦詠工

新唐書贊曰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君臣之遇合難矣哉

本傳開元十七年進尚書右丞相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太傳同日拜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吏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璟奉和御製與張說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應制云丞相邦之重非賢諒不居老臣慵且憊何德以當諸

本傳嘗集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

通鑑王毛仲有寵于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明日爲女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擧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飮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

古今合璧事類宋廣平爲相其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心石腸不解吐媚辭然觀其作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

張說 字道濟洛陽人

彍騎分番改府兵邊軍百萬盡歸耕嘉謀未見攄忠盡
封禪徒聞議變更御路金橋圖韡曄江潭雲闕夢簪纓
五君詠罷登廊廟不記棲遲報玖瓊

新唐書本傳故時邊鎭兵嬴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畧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强士優其

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强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

說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

圖畫見聞記金橋圖者唐明皇封泰山回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帝皆親加存問及車駕過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旗纛鮮華羽衛齊肅遂召吳道子韋無忝陳閎合同製金橋圖時謂三絕按張說有金橋頌

按張燕公集岳州作第一首結句曰正有江潭月徘徊戀九華次首起句曰夜夢雲闕間從容簪履列朝游洞庭上緬望京華絕

新唐書本傳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刺史

御史中丞宇文融尙書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

按王泠然爲蘇頲上說書相公五君詠云凄涼丞相

府餘慶在元成蘇公一闋此詩移公于荆州積漸至
相今蘇屈居益都公坐廟堂拔木報瓊義將安在又
相公岳陽送別詩曰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今逌
忘往日之樓遲貪暮年之富貴乎

韋堅 字子全京兆萬年人

水陸租庸聚斂多咸陽滻渭匯洪波望春樓照連艫影
廣運潭喧得寶歌堰鑿江淮傷地脈獄連漕史失天和
宏羊言利竟誅死莫怨株連林甫苛

新唐書本傳堅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
愼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遷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
以佐國稟歲終增鉅萬元宗杳其才擢爲陜郡太守
水陸運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絶灞滻而東注永豐
倉下復與渭合初滻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
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

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並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
侈袖芒履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
船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絶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
駭異先是人間唱得體紇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
末得寶符于桃林而陜尉崔成甫以堅大輸南方物
與歌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習
至是衣缺胯衫錦半臂絳冒額立艫前倡人數百皆
巾構鮮冶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
郡輕貨上于帝帝大悅名潭曰廣運堅進兼江淮南
租庸轉運使
方輿紀要灞水在西安府東二十里滻水在府東十
五里源同出藍田南山谷中渭水在府北三十里自
咸陽縣流入境東合灞滻諸川廣運潭在府東九里
望春宮之望春樓下按唐志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
滻水西岸有北望春宮下臨廣運潭朱泚之亂援軍
游騎時至望春樓下是也
本傳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于帝前短李林
甫稱堅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爲忠王友王時爲皇太
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
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鞫林甫使楊愼矜等文致
其獄貶堅縉雲太守未幾長流臨封郡歲中遣監察
御史就殺之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
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
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償輸責及鄰伍
漢書食貨志桑宏羊以心計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置
均輸鹽鐵官又請令民入粟補吏及罪以贖民不益
賦而天下用饒于是賜爵左庶長宏羊自以爲國興
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
上官桀等謀反誅滅

哥舒翰 其先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爲安西都護將軍故世居安西云

節度軍前半段槍左車刺首莫能當取兵青海龍駒島
破陣黃河雁塞旁已報潼關牙纛折空傳靈寶畫輪張

製袍十萬封猶在病耄將軍陷洛陽

新唐書本傳翰遭父喪不歸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
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
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
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
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旅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
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
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
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于龍駒島翰相
其川原宜蓄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
青海
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
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
方輿紀要西海在西寧衛西三百餘里一名青海周
迴數百里中有龍駒島
荆州記雁塞東南嶺屬無際唯一處爲下翔雁達塞
矯翼裁度

本傳祿山反帝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河隴朔方奴剌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

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乾祐為陳十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翰以氈蒙馬車晝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驅賊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騰烟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鬥殺

方輿紀要潼關在今西安府華州華陰東四十里靈寶今河南府陝州屬

本傳翰為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鐍如故

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

翰既敗收散卒復守關于是火拔歸仁紿翰出關執以降賊械送洛陽

郭子儀 字子儀華州鄭人

兵法臨淮遜令公牙門都將未和衷能因東伐蠲私忿
遂使西巡建大功廿載安危關宇宙一生富貴保初終
馬前免冑驚回紇屈膝潛銷跋扈雄

新唐書本傳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

按光弼封臨淮王

杜牧張保皋傳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相勉以忠義

本傳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子儀從元帥廣平王收長安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按西巡謂天子入蜀也

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攷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說吐蕃回紇等三十萬掠涇邠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又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公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餐好如初

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于人久矣今為公拜

李泌 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

奇童御座賦圓方鑠骨珊珊鍊白黃曾誦瓜辭安太子
還分桐葉議懷光十年宰相深山火少日神仙上界香
東壁圖書占月蝕智名踪跡似張良

新唐書本傳七歲知為文元宗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說請賦方圓動靜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鄴侯外傳泌少時身輕能于屏風上行既長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鑠子骨

誦瓜辭見代宗詩註

本傳李懷光叛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鄴侯外傳嘗于衡嶽寺讀書爲嬾殘所驚曰非凡人也泌中夜往謁嬾殘命坐撥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初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綵雲掛于庭樹李氏之親愛伺其奇香異音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

本傳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拔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痞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

按舊唐書本傳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游處故詩以張子房爲喻也

劉晏 字士安曹州南華人

揚子江頭置十場不辭萬貫潤船綱法因平準輸山海
利佐軍需亞管桑地上錢流空白著倉中粟腐盡黃粱
室無妾媵居無積廉吏風清亦可傷

通鑑肅宗寶應初以晏爲轉運使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于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

新唐書本傳贊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

本傳第五琦始搉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

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按詩言管桑以言利與漢之桑宏羊相似也

晏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

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

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賤則飢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

晏所居修行里麤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建中元年詔賜晏死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

張巡 字巡鄧州南陽人

保障睢陽百戰難氣吞逆賊寸心丹孤軍尙守城三載
愛妾能捐士一餐天下不亡羣議息淮南無恙兩京安
男兒共命呼南八矢著浮屠怨賀蘭

新唐書本傳至德二載安慶緒遣其下尹子琦攻睢陽許遠自以才不及巡請稟軍事巡使南霽雲射子琦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可支一歲至是食盡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巡遣南霽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明無出師意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將士不粒食已彌月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眞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所至才千人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

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不達十月城遂
陷與遠俱執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
面嚼齒皆碎何至于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
耳子琦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
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與姚誾雷萬春等三
十六人遇害
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
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于是張澹李翰
等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
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

杜甫 字子美杜審言之孫襄州襄陽人

淸宮郊廟賦三篇沉鬱文章待集賢離亂何人憂社稷
哀歌到處感山川浮雲世事悲蒼狗秋雨空江拜杜鵑
詩史千秋見忠悃漫霑賸馥浣花邊

新唐書本傳元宗朝獻太淸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
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
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臣之述作雖不足鼓
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
甫嘗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
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橈弱情
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杜詩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改變如蒼狗
杜詩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
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嘗再拜重是古
帝魂
本傳贊曰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
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
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
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
寰宇記杜甫宅在成都西郭外地屬犀浦接浣花溪
地名百花潭

李白 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
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
星因以命之按南部新書稱白山東人父爲
任城尉因家焉范傳正誌其墓曰白父客自
西域逃居緜之巴西而生白焉唐魏顥李陽
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曰廣漢人故
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云

昱昱長庚入夢來九天飛墮謫仙才醉噴力士嫌靴汚
歡失宮妃賜錦回直托酒星爲晦隱故乘江月與沿洄
汾陽知已千秋業剩有靑山土一坏

新唐書本傳白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
仙人也
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
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

帝愛其才數晏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
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
白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
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
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
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傍若無人
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
白至姑孰悅謝家靑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
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爲改葬靑山立二碑焉
方輿紀要靑山在太平府東南三十里唐天寶十二
載改名謝公山以齊宣城太守謝朓居此山頂有池
及井皆以謝公名也

段秀實 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爲隴州刺
史留不歸更爲汧陽人

尙書門下戴頭來郭氏功名亦殆哉一宿行營吏甲罷
四更警鼓亂心回司農倒用符飛速狂賊橫行膽已摧

奮笏坐中驚唾面至今碧血未成灰

新唐書本傳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白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請辭于軍乃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以終今尚書恣卒爲暴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人皆日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幸教我即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

始馬璘城涇州秀實爲留後大歷三年遂徙涇州別

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膏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狥

朱泚反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陰結將軍劉海賓等欲圖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還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等皆在坐秀實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蠛面匍匐走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顏眞卿 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

正色中朝勁草分魯公終古直聲聞車隨御史來甘雨

筆點平原簇景雲河北忠忱堅似鐵汝南逆賊餤如焚

常山兄弟貞風在就義從容寫誌文

新唐書本傳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

眞卿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爲御史雨

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

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詔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俄加河北招討采訪使

本傳贊魯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奏使眞卿往諭之希烈拘眞卿守以甲士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眞卿起赴火其將辛景臻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遂縊殺之

李希烈大會其黨召眞卿時朱滔等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

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

李晟 子愬

晟字良器愬字元直洮州臨潭人

河西一矢萬人雄奉詔勤王渭水東繡帽錦袍軍壘望

雲旗露布賊營空久教酋長知名將更有奇兒繼父風

雪夜懸瓠鵝鴨亂手擒元濟奏膚功

新唐書晟本傳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迎拜神策行營節度

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
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
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
方輿紀要河西今甘肅也東渭橋今陝西西安府東
北五十里
晟本傳朱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
降晟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露布至梁帝感泣
羣臣上壽
晟至涇因悉家貲懐輯降附得大酋浪息囊表以王
號每虜使至必召息囊于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
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
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即遣使因燧請和
愬本傳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
奇近世所未有
憲宗討吳元濟愬以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
度使於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會大雨雪士
凍死十一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
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李

祐等大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
如黎明愬入元濟外宅元濟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
兵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方輿紀要懸瓠城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城東南
汝水南岸亦謂平輿城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

長安索米噬來遊八節灘高擁石樓詩友空門兼酒友
杭州山水又蘇州歌翻紅袖秦中譜價重雞林海外求
元老愛君傳樂府休將詞客擬風流

幽閒鼓吹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睹
姓名熟視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
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郎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爲之延譽

新唐書本傳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
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
至經月不葷稱香山居士
方輿紀要河南府洛陽縣西南三十里有闕塞山東
曰香山西曰龍門八節灘在龍門下
香山年譜與僧如滿爲空門友韋楚爲山水友皇甫
朗爲酒友
新唐書本傳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丐外遷爲杭州
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久之以
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
舊唐書本傳居易與元稹書昨過漢南適遇主人集
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
長恨歌主耳按樂天詩有秦中吟十首
元微之長慶序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禁省觀
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
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
茗者處處皆是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
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之自篇

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按稹于長慶二年拜
平章事故稱元老
通鑑元和二年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
事
居易與元稹書自拾遺以來凡所遇所感關于美刺
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
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

裴度 字中立河東聞喜人

桓桓淮蔡六師臨一德明良倚賴深著帽賊難傷首相
非衣謠豈亂君心兩河將帥占風烈四國蠻酋望德音
綠野堂高恩眷在元公柱石曲江吟

新唐書本傳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唯度
請身督戰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

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
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臨遣發神策騎三百爲衛未幾
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
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
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
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韡刺背裂中單又
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
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
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
吾倚度足破三賊矣
實歷二年度請入朝李逢吉黨大懼張權輿作僞謠
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
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
第五岡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
可見欲以傾度天子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
穆宗即位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
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會中人使幽鎮還
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

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
度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
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望比郭汾陽而用
不用常爲天下輕重
時閹豎弄權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
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
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
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
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

韓愈 字退之鄧州南陽人

奮筆能迴八代衰更懷偉畧濟當時蔡師贊畫惟稱斷
鎮帥宣威已解危雲禱山靈關正直火燒佛骨定羣疑
文宗萬古低頭拜長抱江湖浩蕩思

蘇軾潮州韓公廟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
溺
新唐書本傳初憲宗將平蔡御史宗丞裴度言賊可
滅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以三州殘弊
之餘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
下斷與不斷耳
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愈至廷湊
嚴兵迓之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
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
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
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
侍郎
按退之有謁衡岳廟詩中云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
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
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
本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乞
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
惑

李翺故吏部侍郎韓公行狀後進之士其有志于古
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

李德裕 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

丹扆明箴奏玉臺鏤牙脂盝詔停催九重視草京華戀
萬里籌邊幕府開顧我殿中毛髮竪惜公海上夢魂來
崖州精爽臨如昨猶記中書午漏迴

新唐書本傳德裕上丹扆六箴
初爲浙西觀察使敬宗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
具德裕奏願詔宰相議不報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
德裕奏言元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
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撥
捍鏤牙筒于益州蘇頲不奉詔夫鵁鶄鏤牙微物也
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顧
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

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

舊唐書本傳穆宗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獨處亭中超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

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按德裕貶崖州有懷京國詩又有登崖州城作獨上高樓望帝京句

新唐書本傳元和三年拜兵部侍郎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乃建籌邊樓廣輿記籌邊樓在成都府治西

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爲森竪

白敏中等皆素仇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等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

日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

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方輿紀要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屬

李訓 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之族孫也

託名經義假文儒戎服山人共禁樞將作紫雲環玉殿旋聞甘露降金吾黨人恩怨傾朝列宦寺縱橫及御廬鼂錯張華同不免綠衣枉自匿浮屠

新唐書本傳鄭注佐昭義府仲言從父逢吉方留守快快不樂思復用知與鄭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卽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于帝仲言善鈎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

新唐書鄭注傳帝嘗咏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閒注言秦淮災當興役厭之卽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露亭

新唐書本傳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宦人至仗所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訓急遮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于是有隨訓入者宦人卽扶輦決罘罳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手搏訓而躓訓壓之將引刀鞾中救至士良免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郄志榮揕訓仆之輦入東上閤卽閉宮中呼萬歲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俄而元輿王涯皆爲兵所執訓既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將所執械而東斬之傳其首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過西市皆腰斬賈餗臨刑憤叱獨元輿曰鼂錯張華且不免豈特吾屬哉

訓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

安金藏 京兆長安人

罪及雲仙與匪躬皇儲左右剖孤衷俊臣獄具心先死天后顏回膽已空豈意豐碑鑴白石惟憑寸血護青宮鹿馴泉湧居廬側孝子忠臣一樂工

新唐書本傳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葉紩之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神

龍初喪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壙晝夜不息地本卬燥
泉忽湧流墓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
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元
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
名于泰華二山碑以爲榮

高力士

馮盎曾孫也聖歷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
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
爲子故冒其姓

曾共金剛給殿頭未嘗休沐眷承優呼兄太子安儲位
扈蹕明皇返御樓千里鈴聲思蜀道兩京薺味憶巫州
將軍一去無親侍南內淒涼事可憂

新唐書本傳以誅蕭岑功爲右監衛將軍知內侍省
事于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

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徽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
舊唐書本傳肅宗在春宮呼爲二兄
新唐書本傳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
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力士曰推長而立孰敢
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
從上皇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
返御樓見肅宗詩註
千里鈴聲見楊貴妃詩注
舊唐書本傳上元元年上皇移居西內力士與內官
王承恩魏悅等因侍上皇登長慶樓爲李輔國所構
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
咏曰兩京作芹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
不改
按力士于天寶七年加驃騎大將軍
舊唐書李輔國傳輔國不爲上皇左右所禮乃潛晝
奇謀以自固因奏南內有異謀矯詔移上皇居西內

安祿山

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少孤隨母嫁虜將
安延偃乃冒姓安

柳城望氣照穹廬驃騎將軍拜悍奴殿上金雞同帝坐
宮中繃緥作兒呼范陽萬幕驅駝馬朔漠千山走兔狐
子禍頓生降豎結赤心何在腹空腴

新唐書本傳母阿史德爲覡居突厥中禱子于軋犖
山旣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
祥
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明年入朝奏
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
本傳贊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
下
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幛前置特榻詔祿
山坐以示尊寵
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妃養兒帝許之
鄭嵎梁陽門詩祿山此時侍御側金雞畫障當罘罳
繃褯衣裓日屓贔甘言狡計愈嬌癡

新唐書本傳祿山逆謀日熾更築壘范陽北峙兵積
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
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大馬三萬牛羊五萬月進牛
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
帳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謹甚使爲閹人祿
山每易衣猪兒爲結帶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
盲俄又得疽疾尢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
訶辱猪兒尢數雖嚴莊親倚時時遭笞靳故二人深
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賊僭號嬖段
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私語慶緒
曰君聞大義滅親乎慶緒陰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
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定謀至德二
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
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
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牀卽死
祿山晚益肥腹緩及膝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
大答曰唯赤心耳

樹經堂詠史詩卷十六終

樹經堂詠史詩目錄

卷七

後梁
太祖
王彥章
後唐
莊宗
明宗
鄭遨
張承業
後晉
高祖
桑維翰
後漢
高祖
後周
世宗
馮道

王朴
楊凝式
吳
楊行密
楊渥　隆演　溥
南唐
李昪
李璟
李煜

周娥皇
小周氏
芳儀
孫晟
劉仁贍
韓熙載
徐鉉 弟鍇
史虛白
前蜀

王建
王衍
小徐氏
韋莊
僧貫休
後蜀
孟知祥
孟昶
花蕊夫人

黃筌
南漢
劉龑
劉鋹
楚
馬殷　希聲
馬希範　希廣　希萼
吳越
錢鏐

錢宏俶
羅隱
閩
王審知
王鏻
陳氏
王昶
王延羲 延政
韓偓

荆南
高季興
梁震
北漢
劉旻 繼元
郭忠恕

樹經堂詠史詩卷七

南康謝啟昆蘊山著　男學 學坰 彬 艾 蓀 宣 校

後梁

太祖

姓朱氏名温宋州碭山午溝里人背黃巢歸唐賜名全忠即位改名晃在位七年號開平乾化都洛陽

一曲楊枝燕喜新回天再造舊功臣繫鞵乍放平安仗
賜帶旋爲弒逆人兄怒投瓊羞作賊子行刺刃痛亡身
裹殯萬段辜難蔽白馬清流泣縉紳

五代史本紀天復元年崔允矯制召梁兵入誅宦官二年王兵犯鳳翔李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三年正月茂貞殺宦者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允允不至王使人戲曰吾未識天子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允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以爲忠己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王爲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爲天子衛引兵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昭宗佯爲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爲我繫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

通鑑天復三年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車駕出鳳翔幸

全忠嘗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

天祐元年全忠以帝有英氣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蔣元暉等圖之八月親叩宮門帝方醉遽起史太追而弑之

開平元年王即帝位與宗戚飲博于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矣以博爲帝不懌而罷

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次郢王友珪次均王友貞帝疾甚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乾化二年六月帝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恐易服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

士入伏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帝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氊裹之瘞于寢殿

五代史唐六臣傳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于大臣于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等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

通鑑初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淸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方輿紀要白馬驛在今北直大名府屬滑縣西

王彥章 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

控騎如飛履棘行鐵槍百萬敵縱橫兩河夾塞方鏖戰
三日馳師已破城獨眼鴉兒何足畏丈夫豹死尙留名
裹創不作偷生者亂世如君識烈貞

五代史本傳彥章爲人驍勇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

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還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詔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乃詔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

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鬥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唐明宗紀晉王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

及楊劉之敗也乃罷彥章以段凝爲招討使唐兵攻兖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餘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于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遣明宗往諭彥章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後唐

莊宗 姓朱氏名存勗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在位三年號同光都洛陽

沙陀別部鬭雞兒獨眼龍威震北陲弓矢干戈恢晉祚
蓍囊藥篋媢劉姬醫人諱犬呼名日斷髮需襟進酪時
御製猶傳汾上曲羣優已覆殿前屍

五代史本紀其先本號朱邪蓋出于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貞元中執宜歸唐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皆驍勇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咸通十年將討龐勛于徐州以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鎭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

門雞兒見王彥章詩註

本紀國昌子克用少驍勇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

獨眼龍其威名蓋于代北

五代史伶官傳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舊五代史本紀史臣曰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戡而平汴洛家雠既雪國祚中興

五代史伶官傳皇后劉氏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

伶人敬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

通鑑同光四年李嗣源令安重誨檄會兵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塘前驅李從珂爲殿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發洛陽嗣源濟河至滑州先是帝發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敬塘以勁兵突入據其城使趣嗣源帝至萬勝鎭聞嗣源已據大梁卽命旋師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塘將前軍趣汜水幸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以俟之帝從之天成元年夏四月丁亥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

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亂兵焚興教門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遁俄而帝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

五代史伶官傳莊宗旣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

明宗 名嗣源更名亶晉王克用養子在位八年號天成長興

鴉兒軍後有横衝萬馬思吞酒一鍾戰勝夾河曾効命
位傳監國是酬庸弭災廣殿王心儉暴雪深宮德意濃
歎息阿三遺假孽徽陵無隴樹楸松

五代史本紀梁攻兗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救之使嗣源別以兵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

爲羅宏信所襲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
將騎五百號橫衝都
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
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李嗣
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翌
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
醻奮撾馳騎犯其白馬挾其二裨將而還
梁唐相拒于河上莊宗召嗣源謂曰梁方急攻澤州
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
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
以步騎五千至鄆州襲破之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
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
擊敗梁軍擒彥章等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
河上莊宗未知所嚮嗣源曰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
無險阻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而郭崇
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遣嗣源先至汴州攻封邱門
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
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天成元年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
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
戒我豈宜增以侈耶
歲常旱已而雪暴出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
曰此天所以賜我也
五代史廢帝紀廢帝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其世微
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爲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
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
清泰元年夏四月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爲鄂王命
王監國乙亥皇帝卽位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
閏月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陽辛
巳皇帝崩註年五十三帝自焚死晉高祖命葬其燼
骨于徽陵域中

鄭遨　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

白馬清流黨禍逢超然霞舉謝塵容同稱世上三高士
獨採山中五粒松時有詩章抒逸性漫勞縑素寫芳蹤
逍遙賜號非耽隱雲鎖華陰十二重

白馬清流見梁太祖詩註
五代史本傳唐昭宗時舉進士不第見天下已亂有
拂衣遠去之意
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
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
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
不起卽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
之節高矣遭亂世汚于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
非與世相絶而篤愛其身者與然遨好飲酒奕棋時
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
至或圖寫其形歕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
乎石門荷篠之徒異矣

張承業　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

寺人忠義巋然存斛律生全數使尊不爲和哥捐庫藏
能扶亞子答君恩晉仇未雪稱王號唐祚雖終念子孫
歸去老奴寧餓死肩輿竟出洛東門

五代史本傳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
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允誅
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
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
莊宗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
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
承業曰和歌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
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
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
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

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
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國家之仇今日爲王惜庫物而
死死不愧于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入內
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
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
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
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
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太王父子與梁血戰三
十年本欲雪國家之仇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
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
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
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
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無子孫天
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
王之成功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
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
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
自取之悵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後晉

高祖

姓石氏名敬塘本西夷臬捩鷄之子從晉王李克用起于雲翔問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在位七年號天福都大梁

菩薩已除生鐵踏潞王膽墮石郞來盧龍遠道開南牧
戎馬長驅獵北臺父事契丹承冊命孫爲皇帝作兵媒
赭袍賜出三軍亂負義和龍聚泣哀

通鑑後唐紀潞王淸泰元年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
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
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
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恕帝剛嚴有
悔心也注閔帝小字菩薩
後晉紀石敬塘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唐主大懼下
詔親征以晉安爲憂問策于羣臣吏部侍郞永淸龍
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
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
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
帝憂沮形于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
行則曰卿勿言石郞使我心膽墮地
敬塘反唐主以宣武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四面行
營招討使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
爲副使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張敬達發懷州彰
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
石敬塘遣間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
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
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主大喜許俟仲秋傾
國赴援帝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契丹主將
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于汾北
之虎北口唐兵大敗敬塘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皇
帝遠來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
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

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
注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
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
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按北臺五臺之一屬晉陽
五代史四夷附錄耶律德光謂敬塘曰吾三千里赴
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塘爲皇帝自解衣
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
五代史景延廣傳高祖崩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
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
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九年春契丹入寇
五代史四夷附錄德光聞晉出兵入寇鎭州杜重威
等遂舉軍降德光喜謂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
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
威遣傳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
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以手詔賜帝曰孫兒
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
通鑑後晉紀帝聞杜威等降于宮中起火將赴火爲
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

帝乃命滅火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

按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

桑維翰 字國僑河南人也

扶桑一賦動公卿皇帝稱兒計已成鐵硯可穿穿易志

石郎如在豈寒盟衣冠不畏鬼魑攝面目還令儕輩驚

中渡變生傷雉經三嘘氣燭紫霄明

五代史本傳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從佗求仕者維翰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按春渚紀聞作鐵硯穿乃改業

皇帝稱兒見高祖詩註

薛史本傳高祖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爲書求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

通鑑趙德鈞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鎭河東契丹主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說之跪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薛史本傳維翰少時所居恒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巾櫛而未嘗改容

五代史補維翰狀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之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將至欲逞其威乃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張彥澤安得無禮是夜彥澤令壯士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嘘其氣再三每一嘘皆有火出其光赫然

薛史本傳契丹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維翰退而謂所親曰以人事言之晉將不血食矣開運三年王師既降契丹少帝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契丹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張彥澤圖之爲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卽以衣帶加頸報契丹主維翰自經而死

後漢

高祖 姓劉氏名暠本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世居太原在位二年仍稱天福都大梁

操刺都軍賜枴歸土門赴難與心違帝羓不救中原禍

人膽難充亂賊飢天福稱年思晉號明陵寒食泣唐妃

毛錐無用長槍出犯闕黃旗有郭威

薛史漢書本紀契丹主送晉高祖至上黨指帝謂高祖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不可棄之

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入東京具漢法服御崇元殿受朝制改晉國爲大遼國大赦天下號會同十年是月

帝遣牙將王峻奉表于契丹契丹主賜詔褒美呼帝爲兒又賜木拐一蕃法重大臣方得此賜亦猶漢儀賜几杖之比也

通鑑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薛史契丹傳漢高祖建號于晉陽德光北還次于欒城州殺虎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卒時年四十六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腸胃以鹽沃之載而北去漢人目之爲帝羓焉按不救中原禍謂德光自致三失盜賊蜂起貽禍中原及聞知遠建號遁歸北漢不復可救也

五代史趙思綰傳思綰以兵從侯益東歸行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與部下入城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呑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

薛史漢書本紀帝卽皇帝位制改晉開運四年爲天

福十二年注契丹國志云漢主仍稱天福年號曰子
未忍忘晉也
通鑑天福十二年帝至洛陽入居宮中密令殺李從
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
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
聞者泣下
五代史史宏肇傳周太祖出鎮魏州宏肇議帶樞密
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宏肇恨之明日會飲竇
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
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
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醻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
須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吏王章曰無
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宏肇默然
薛史周太祖紀乾祐三年十一月李業等遣心腹齎
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
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洪義以密詔示王殷殷遣
馳報于帝帝卽集將校論之曰爾等宜奉行詔旨斷
子首以報天子將校泣曰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

帝卽嚴駕首途隱帝使左神武統軍袁義等率禁軍
來拒郭允明弒漢隱帝于北郊帝聞之號慟不已自
迎春門入與王峻詣太后宮起居請立高祖姪徐州
節度使贇入繼大統太后臨朝會契丹入寇河北太
后命帝北征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諸軍
將士大譟趨驛如墻而進請帝爲天子亂軍山積扶
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後周

世宗 太祖之養子本姓柴氏名榮邢州龍崗人也在位六年號顯德都大梁

五代無君尚有君雀兒假子獨超羣銅銷佛面須新令
器范天青博古文飲馬三關兵戢刃開疆諸國將如雲
後來檢點承餘蔭混一寰區罷六軍

綱目胡氏曰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
五代史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
兒
通鑑後周紀顯德二年九月勅始立監采銅鑄錢自
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之類聽留外自餘民
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上謂侍臣
曰卿輩勿以毁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
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者利人雖
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格古要論柴窰器出北地河南鄭州世傳周世宗姓
柴氏時所燒者故謂之柴窰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
紋多是麤黃土足近世少見
博物要覽昔人論柴窰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
如磬
五代史論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
關威武之聲震攝華夏
世宗六年以宋太祖爲殿前都檢點恭帝元年都檢
點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

馮道

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

馮生圖貌似司空佛出猶存救世衷四姓如碁更十主
畢生無寸拜三公癡頑自享庸庸福長樂殊慚赫赫功
一冊兎園翻未了田家秀句誦夷中

薛史本傳唐天祐中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
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謂張承業曰馮生無前程
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
裳司空寫眞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元
豹之言不足信也
五代史本傳耶律德光常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
得道爲徘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
也
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

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
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
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
五代史補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焉
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
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導于禮可乎李抗聲對曰
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導何謂不可也
五代史本傳德光誚道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
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
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夸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懸道
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
所得階官勳爵以爲榮自謂孝于家忠于國爲子爲
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
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老而自樂何樂
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薛史本傳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于
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兎園策道尋知之召贊謂曰兎
園策者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

秀句便爲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贊大愧
焉注北夢瑣言云兎園策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
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困學紀聞云兎園策府三十
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
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兎園名其書焉
道兎園冊謂此也
明宗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
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有舉子聶夷中傷田
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
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
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遽命侍臣錄下每自諷之

王朴 字文伯東平人也

釋褐知名自校書東歸獻策納邊儲馬前未許誇虞侯
帳下終能贊廟謨玉鉞臨輀揮淚執御袍對像鞠躬趨
一朝禮樂由君定留守風規肅帝都

薛史本傳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
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
漢室寖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世宗
嗣位授比部郎中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
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
閒談錄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
朴留守時以街巷狹例從展拆朴怒廟校弛慢于
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嘆曰宣補廟虞候豈得
便從決朴聞之命左右擒至馬前世宗聞之
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廟虞候
宜其死矣
薛史本傳世宗常憤中土日蹙累朝多事尚未克復
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喻旨惟
朴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心
朴卒世宗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
數四

默記世宗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
屬太祖卽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
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磬折鞠躬左右
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代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
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
默記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攷定聲律正星歷修
刑統百廢具起
薛史本傳世宗南征以朴爲東京副留守再幸淮甸
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入蹕都
下肅如也

楊凝式 字景度華陰人也

希維居士關西老貌倪神充傲縉紳心病猶教朝列重
詩狂不怕俗人嗔畫圖梯檜盈僧院押引蝗蟲到洛濱
國璽親持傳異姓傷心名父愧忠臣

楊凝式別傳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閑居故時人
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眞卿而加
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槪輒留
連賞詠有垣墻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
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
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眞或
草不可原詰
薛史本傳凝式體雖蕞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大
爲時輩所推
宣和書譜云凝式形貌寢侻然精神贔然要大于身
薛史本傳凝式長于歌詩善于筆札洛川寺觀藍墻
粉壁之上題紀殆徧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
蔡寬夫詩話凝式書法高妙題華嚴院一詩奔放奇
逸李西臺詩于旁云枯杉倒檜霜天老
別傳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
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
相迎從恩勿怪也
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爲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

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
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
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

吳 楊行密以唐昭宗乾寧元年定淮南傳子渥隆演
四主後晉天福二年禪南唐凡四十四年

楊行密 初名行愍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唐昭宗時封吳王

黑雲屯寨蜀岡頭奄有江淮拒汴州補綻能分衣外帛
攫金不問馬邊鍬蜂糖荇水興王讖錢眼楊枝異姓仇
崛起英雄三十六首居僭國紀春秋

十國春秋太祖世家高駢惑于方士呂用之光啟三
年淮南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等興兵討呂用之
陷楊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時用之詐爲
駢牒署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先是師鐸乞師于
觀察使秦彥彥遂將兵沿江而下入廣陵行密抵廣
陵不得入屯兵蜀岡爲八塞于城下彥閉門自守行
密之圍廣陵也凡半載會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
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于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
啟關納其衆守者竟不聞而潰彥師鐸出奔東塘行
密入楊州自稱淮南留後文德元年夏四月孫儒陷
楊州行密出走景福元年六月行密聞儒疾瘧縱兵
擊之儒大敗田頵擒儒斬之行密歸楊州選其降兵
尤勇健者五千人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
昇州刺史馮宏鐸來附分遣田頵等攻掠自淮以南
江以東諸州皆下之於是始全有淮南之地
乾寧四年九月東平王朱全忠大舉入寇十月王與
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于楚州
太祖性儉約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常
服故時補綻衣於內自言不敢忘本
太祖常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知而不問他日復
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時滁人呼荇溪曰菱溪楊州呼密曰蜂糖諱行密名

也
先是王與錢氏不相能常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
錢眼兩浙亦歲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
十國春秋論唐末强藩分據海內雲擾太祖以三十
六英雄起自草間江淮南北以次削平抑亦可謂非
常之傑不世出者矣
按吳任臣撰十國春秋以吳太祖居十國之首

楊渥 隆演 溥 梁貞明五年隆演建號武義在位一年卒弟溥嗣改元順義唐天成二年稱帝復改元乾貞大和天祚在位十八年禪南唐

軍散牙城築射場十圍樺燭夜生光殿中兵諫呼羣盜
闖內封書定嗣王夢繞白龍空偃蹇戲隨蒼鶻太荒亡
攻由東海飛魚兆無了楊花似雪揚

十國春秋烈祖世家初內營有親軍數千屯于牙城
之內王悉遷出于外以其地爲射場
王居喪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天祐四年正月丙戌王晨視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
徐溫帥牙兵二百人露刃直入庭中王曰爾果欲殺
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去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曳下
親信十餘人數其罪以鐵撾擊殺之號曰兵諫王不
能止
自顥溫專政王心積不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益不
自安因謀弑王約分其地以臣于梁時羣盜入寢中
王說盜能反殺溫等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
從按歐陽史亦言溫顥兵遣盜殺渥故詩云呼羣盜
也
十國春秋高祖世家烈祖遇害顥欲自立溫患之問
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于成事此易爲
也夏五月已卯顥集將吏于府庭厲聲問諸將誰當
立者諸將莫敢對可求前陳密語大約言不若立幼
主輔之爲便顥不能答可求亟趣出書一紙乃太夫
人史氏教也率諸將跪讀之中言嗣王不幸隆演以
次當立告諸將無貳楊氏而善事之遂奉隆演稱淮
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初溫常夢入宮見白龍
繞殿柱詰旦見隆演衣白衣擁柱而立心異之至是
得嗣立故溫授指于可求也按詩言闇內者謂此書
出于太夫人史氏也
初徐氏專權王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陵侮之無
君臣禮常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以從
徐知訓爲朱瑾所殺徐溫乃以知誥代知訓溫還鎮
金陵總軍國大綱自餘庶政皆決于知誥
是時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又有謠云江北楊花
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
花無了期註知誥本姓李後遂應此謠

南唐

李昪受吳禪傳璟煜三主宋開寶八年降凡三十九年

李昪

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也初冒姓爲徐氏名知誥受吳禪稱帝改元昪元在位六年

捉得黃龍霸一方彭奴奮業建非常七年政事尊儒吏
百萬金戎聚德昌連理枝開楊化李須菩提現木生桑
息兵養士身崇儉蒲履青帷曰燭光

釣磯立談義祖常夢立大水水有黃龍無數旁有古
丈夫荷一杖戟而立語義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
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未幾掠得烈祖養爲子
十國春秋烈祖本紀昪元六年冬十月詔曰前朝失
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
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吏罷去苛政與民更始
按烈祖以昪元七年之二月殂故詩云七年也
帝瀕殂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餘萬
汝守成業宜善交鄰以保社稷
昪元三年復李姓是時江西楊花爲李臨川李樹生
連李人以爲還宗之兆
昪元六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形如僧右
袒而左跪衣械皆備國人號曰須菩提帝迎置宮中
奉事甚謹占者云木人生桑有大喪按次年二月烈
祖以疽發遂殂
十國春秋烈祖論息兵以養民得賢以闢土蓋實有
君德焉
烈祖本紀性節儉常躡蒲履暑月寢殿施青葛帷
清異錄烈祖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臼子油

李璟

字伯玉烈祖長子在位十九年號保大中興交泰

春恨新詞賦浣沙軀頭小殿覓官家詩人夜宴青溪雪
妃子晨妝碧乳茶廬阜南來思瀑布金陵北望鼎蓮華
軍前聽唱檀來曲射帖虛傳一箭加

十國春秋元宗本紀帝好讀書能詩注元宗春恨浣
沙溪詞及帝春臺詞爲絕倫

先是烈祖將受禪有善相者烈祖出諸子見之相者
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公然善持守者也及相帝
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又帝在位常搆一小殿謂之龜
頭居常處以視事左右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
龜頭裡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其先兆
清異錄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常以下展燕
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時建勳方會中
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卽時和進乃
召建勳鉉義方同宴夜艾方散
南唐拾遺記南唐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
別宮嬪鏤金于面皆淡粧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
苑粧
十國春秋元宗本紀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臘
茶之貢
少喜棲隱築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于紹襲
而止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于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
子留金陵監國南都迫隘羣心思歸國主北望金陵

恒鬱鬱不樂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
唯啜蔗漿嗅藕華
保大十五年周主南侵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
聲聞數十里
五國故事周師未南征時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
來也人頗怪之及楊州建春門有鼉而俗謂之檀出
于水衆以爲應矣未幾周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
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兆
江南野史時周師弃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劉彥貞
議追之劉仁贍以爲恐其有伏不如養銳以俟隙彥
貞將家子少長富貴莫知兵法多喜虛譽能射帖子
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聞吾至則先遁之不追何待
夜發晨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爲周師所敗
諸將皆沒凡喪師徒七萬

李煜 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在位十四
年降宋

禁裏聽鐘自誦經錯刀墨妙擅丹青從來文士爲天子
終作降王入敵庭采石磯橫聯畫艦念家山破唱金鈴
鴛鴦寺主風流教回首江南問鐵銘
江南野史後主罔恤政務聽于禁中臥聽內道場童
行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爲僧而童子姦猾
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于
是普度焉
十國春秋後主本紀開寶三年春命境內崇修佛寺
改寶公院爲開善道場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
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瘤贅
後主有慧性善屬文工書畫
清異錄後主善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
竹謂之金錯刀
宣和畫譜後主丹青自稱鍾峯隱居
十國春秋後主本紀宋師次采石磯破我兵二萬人
先是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詣宋闕獻策請造
浮梁以濟師宋遣高品石全振往荊湖造黃黑龍船

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及命曹彬
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營之先試于石牌口
移置采石三日而成長驅度江遂至金陵
後主常造念江山破及振金鈴曲其聲噍殺辭多不
祥
詩話類編後主常微行倡家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
低唱偎紅倚翠太師鴛鴦寺主傳風流教法其蕩佚
不羈也如此
十國春秋後主本紀先是元宗保大中伏龜山圮得
石函中有鐵銘云惟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
是銘有引曰寶公常爲偈大字書于版用帛冪之皆
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辛卒乃歸其銘同
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登寶位跨
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東隣家道闕隨
虎遇明徵及後主降宋好事者謂後主生于丁酉又
辛酉年襲位卽乘雞也開寶甲戌歲宋師圍金陵是
跨犬也當圍城時曹彬營其南是子建也潘美營其
北是安仁也厥後吳越忠懿王擧國入覲卽東隣也

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也又忠懿王小字虎
子一時以爲絕解

周娥皇 後主昭惠國后司徒宗之女

偎紅倚翠得名姝鬢朶雲翹絕艷殊雪後錦箋親製譜
花間金葉演成圖相思約臂連環玉別恨搴帷照夜珠
遲兒沉烏愁渺渺深情誄筆有鰥夫

偎紅句見後主詩註
十國春秋昭惠國后周氏傳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
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効之嘗
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
則可矣后卽命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
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
經籍志載周后有繫蒙小葉子格一卷
后臥疾已革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

爲後主別
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搴幔見之驚曰
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
恚至死面不外向
南唐拾遺記宋伐江南時獲後主寵姬夜見燈輒
閉目云宮中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
十國春秋后殂于瑤光殿之西室後主哀苦神傷扶
杖而起自製誄刻之石又作書燔之自稱鰥夫煜其
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按貲盈世逸樂摀愁殷沉烏遲
兒茂夏凋春皆後主誄中語也

小周氏 昭惠后女弟也

誰謂佳人世少雙娘來索得已心降後園桃李將成讖
樂府金蟆別有腔華鼎鳳髻香鼻殿紅羅珉押月當窗
喬嬪奉佛心經賜那得花前共玉缸

古今風謠後主時江南童謠曰索得娘來忘卻家後
園桃李不生花猪兒狗兒都死盡養得猫兒患赤瘢
娘來謂再娶周后也猪狗死謂盡戌亥年也赤瘢目
病猫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
十國春秋繼國后周氏傳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
尊后絕憐愛之後主製樂府艷其事有衩襪金縷鞋
句辭甚狎昵頗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
淸異錄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
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山互字
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
十國春秋后被寵過于昭惠后時後主常于花中
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
二人每與后酣飲其間
十國春秋喬氏傳喬氏善書居宮中常出家奉佛後
主手書金字心經賜之國亡入宋禁中聞後主薨乃
出經捨相國寺以資福書其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
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
在相國寺塔院

芳儀 元宗女也

後庭李樹已無花國主飄零及玉娃塞北艮八新白馬
江南廢闕舊烏鴉武疆失守悲都監廬阜留名記永嘉
數遍天河盼鄉邑淸秋雙燕落誰家

後庭句見繼國后周氏詩註
十國春秋芳儀傳後主失國隨族北遷寓汴京嫁爲
宋供奉官孫某妻孫出任武疆都監挈之行宋太宗
下太原遂欲乘勝取幽州已而契丹兵大至宋師潰
歸河北郡縣被兵武疆失守芳儀爲所鹵遼聖宗得
之悅其都美遂納之宮中
元宗享國日修廬山九天使者觀刻施財者氏名于
石內刻太寧公主永寧公主芳儀疑卽永嘉公主云
十國春秋芳儀傳注宋晁補之爲北都敎官與顏復
長道作芳儀曲其曲有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

鵲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又令公
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
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
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竝羽又蒼黃三鼓滯
沱岸艮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
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
翠衣裳好深紅暗畫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
琵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

孫晟 初名鳳又名忌高密人也

簡寂宮中繪淚偎廬山道士哂詩顛鳳臺湫隘門容轍
肉案豪華伎作筵宰相北行臣節壯衣冠南拜國人憐
永陵無負一坏土奉使捐生大義全

十國春秋本傳晟篤學善文辭尤工於詩少舉進士
時名進士者類修邊幅尙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能蹈

繩墨遂棄去南游廬山爲道士于簡寂宮常繪唐詩
人賈島象置壁間晨夕事之道衆以爲妖驅之出

金陵志鳳臺山西岡壠之間有孫晟宅韓熙載見其
門巷卑陋謂曰湫隘若此何當爲相第耶明年果拜
相

十國春秋本傳晟事烈祖父子二十餘年家益豪富
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
盤江南貴人多效之

周師南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使周奉
表請得內附既行語其副使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
然吾終不負永陵一坏土也已而至周周遣崇質歸
而留晟世宗待之良厚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
二心未幾周兵數失利盡喪所得諸州世宗召晟問
江南虛實晟不對世宗怒之未有以發也會周將張
永德與李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金陵聞之遺蠟
書召重進重進上其書中多斥周過惡由是發怒收
晟下獄畢命時世宗猶遣都承旨曹翰問之與飲酒
數行終不對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

韡笏正衣冠南望而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

論曰孫晟以大臣奉使慷慨不撓捐生取義侃侃之
節誠云死有重於泰山者矣

劉仁贍 字守惠曲溪人歐史以爲淮陰洪澤人

邊疆搖蕩敵南臨石作人言楚地侵把淺監軍兵淚費
淸淮節度力能任告身異日傳他姓殺子當年愧二心
焚詰魂兮應有格夢中下拜識忠忱

十國春秋本傳元宗時拜武昌軍節度使未幾湖南
戍兵潰歸楚地復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
淮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
徙仁贍淸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
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境上幸無事徒糜餉
無益悉罷之仁贍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

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
安

南唐書本傳論乾道淳熙之閒予遊蜀在成都梓潼
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
紙書墨色印文皆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
安市容死無後故得之

周兵圍壽州不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
來援仁贍殺周兵數百周將李重進力頗屈仁贍因
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不許仁
贍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
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
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
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
然後成喪聞者皆爲出涕

十國春秋本傳論獨仁贍爲忠臣其婦亦烈女子
也哉足以媿人臣之懷二心者矣

保大十五年三月周耀兵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
副使孫羽遂詐爲仁贍書以降周世宗乃拜仁贍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
卒元宗聞仁贍卒異之慟亦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忠
肅加封衛王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惠邪歆吾命
耶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

韓熙載 字叔言濰州北海人

慶到中原奉使歸春城秋苑轡如飛輕紗新格相公帽
歌板風流老衲衣江左神仙空自許梅岡文靖漫相依
才名共說韓夫子褰鼻求書楷墨稀

南唐書熙載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書於館壁
湘山野錄熙載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采
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
淸異錄熙載造輕紗帽匠帽者謂爲韓君輕格人多
倣之
按熙載歿後贈右僕射同平章事

淸異錄熙載又常著衲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執手板
於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其不羈如此
南唐書本傳熙載善談論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
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熙載年六十九卒諡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墳墓側
十國春秋本傳熙載素高簡無所卑屈江左稱爲韓
夫子
宋齊邱自署碑碣輒求熙載書之熙載以楷塞鼻曰
文穢何堪也

徐鉉 弟鍇 鉉字鼎臣鍇字楚金世爲會稽人父延休爲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

淸要同居伯仲諧詞臣近侍二龍偕當時隸事花箋富
異代藏書錦軸排京國褐衣寒不御空中金紫落如簁
免爲俘鹵輸賢弟故國山河愴舊懷

南唐書鍇本傳後主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
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
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豈止一中書舍人然伯
仲並居淸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
事物紺珠南唐徐氏二龍蓋謂鉉與鍇也
十國春秋鉉本傳鉉博學能讀異書常與弟鍇隸貓
事至七十餘條
鍇本傳既久處集賢書冊不失手非暮不出少精小
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
居多
鉉本傳初鉉至汴京見被毛褐者輒哂之至是邠州
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
手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卒
鍇本傳先是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四角女子
行空中以匡筴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或問之
對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墜地云此徐
舍人也既寤異之及旦則聞鍇死矣
時國勢日削鍇憂憤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

鹵矣
鉉本傳鉉隨後主歸宋後主下世宋太宗詔鉉撰碑
文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
義乃敢奉詔許之鉉爲碑文有云始勞因壘之師終
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稱鉉忠義

史虛白 字畏名北海人

殘唐興廢釣磯談磊落千言國事諳割地舟車限淮北
覆甌門戶失江南全家風雨渾如醉戀主心情隱豈耽
雙犢板轅盧阜側杖藜酒榼老江潭

十國春秋本傳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
頗備
時烈祖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
不平召與宴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

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衆論悉就詞
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
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
及淮甸不寧元宗獻江北地求城虛白乃爲割江賦
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尙交游
而不止
齊邱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致我
虛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
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按詩言失江南謂
不聽虛白之言致并江南而失之也
遷都南昌元宗舟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
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曾有所賦乎曰近得
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元
宗變色厚頒粟帛按詩言虛白勸烈祖長驅中原復
迎謁元宗誦詩以諷其一心戀戀唐室如此豈果耽
於隱者耶
烈祖擢爲校書郎稍遷州從事以羈縻之虛白謝病
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

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
意世事
虛白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尙留一
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

前蜀 王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梁
開平元年建號改元傳二世以咸康元年滅凡
三十五年

王建 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號武成永平通正天
漢在位十年

賊王八竟起屠沽扈駕將軍號五都御淚袍分唐帝賜
愁眉旗擁蜀王趨金牀兔子光皇祚玉井鹽神告瑞符
煽處豔妻傷愛子摩訶池上禿鶖呼

十國春秋高祖本紀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
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

中和四年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
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
令孜養建等爲假子拜諸衛將軍號隨駕五都
光啟元年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
衛會河中王重榮與田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
京師僖宗復出奔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
爲淸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等
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烟焰中過宿坂下
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袍賜之曰以其有淚
痕也
建起自利閬親騎軍四百餘人皆拳勇之士執紫旗
各有名號凡戰不利輒麾紫旗以副之莫不披靡又
中軍有隱語旗曰愁眉錦
天復三年唐加王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復七年九月卽皇帝位國號大蜀帝以卯年生至
是丁卯卽位左右獻兔子上金牀之讖帝命飾金爲
坐詔蜀人以金德王用承唐運
遣官祭鹽井玉女之神其神出半面享之初帝見倮

體婦人於鹽井告曰若當爲吾國土地主富貴至矣
故有是命
十國春秋順聖皇太后徐氏傳太子元膺之死高祖
以雅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才敏擬擇一人立之而
賢妃欲立其子鄭王卽後主是也使唐晟諷宰相張
格贊成之後主遂得立
本紀論卒之豔妻方處母愛子抱舍長立少不再傳
而失國豈所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乎
本紀通政元年有大禿鶖鳥翔於摩訶池上或云卽
鵚鶖議者以爲不祥

王衍 字化源初名宗衍高祖十一子號光天乾德
咸康在位八年

珠冠金甲耀江流灌口祆神達漢州畫舫自調銀漢曲
御廚高結彩山樓煙花豔體宮人賦楊柳哀詞狎客愁
王氏一行差免戮後庭花落錦城秋

十國春秋後主本紀乾德二年秋八月帝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戈矢而行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不絕百姓望之謂爲灌口祆神后妃饑於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行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汎舟奏樂飲宴彌日十二月至利州閬州練使林思諤請幸所治從之浮江而下龍舟畫舫照耀江水至閬州舟子皆衣錦繡帝自製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

乾德三年結綵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又別立二綵亭於前列諸金銀錡斧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燀於其間帝乃凭綵樓視之號曰當面厨

帝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等爲狎客陪侍游宴或鬬歌相唱和談嘲詼浪鄙俚褻慢以是爲常

咸康元年九月帝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帝自製甘州曲令宮人唱之其辭哀怨聞者慘悽

帝以重陽節曲宴羣臣於宣華苑帝唱韓琮柳枝詞

唐同光四年正月魏王遣李繼曮李嚴部送帝與宗族及宰相王鍇等并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三月帝

至長安唐莊宗有詔止之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害帝敕曰王衍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矣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

乾德五年帝以上巳節宴怡神亭自執板唱霓裳羽衣曲內臣嚴凝月等競歌後庭花思越人之曲

元和郡國志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

小徐氏

即太妃亦號花蕊夫人

青城嶺畔爛雲霞聽唱甘州笑隔花似柳腰肢工結束臨風羅帶自欹斜出行卻被江山看近輦還敎錦繡遮路入天回歌舞歇秦川月落怨啼鴉

十國春秋順聖皇太后徐氏傳後主常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後主自作甘州曲以述其狀

甘州曲辭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

十國春秋後主本紀歷丈人觀金華宮朝上淸宮帝與太后太妃各製辭勒石及天直驛各又賦詩太妃詩云翠輦江亭近玉京夢魂猶自有靑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卻被江山看出行

十國春秋翊聖皇太妃本傳咸康元年隨後主降唐明年李繼曮等部送入洛行至天回驛太妃與太后賦詩悽惋不可聽聞已而秦川之禍與太后同畢命焉

十國春秋後主本紀注時有蜀僧遠公傷廢國詩云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韋莊

字端已杜陵人

公卿踏骨錦城灰秦婦吟成好秀才墨詔衣中痕尙在枕戈境上感紛來金門消息書空憶翠竹江邨夢暗催

一卷浣花尋杜曲野塘春雨客低徊

十國春秋本傳莊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人稱爲秦婦吟秀才昭宗既遇弑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與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高祖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高祖答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及聞上至洛遭弑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仇

莊有美姬善文翰高祖託以敎宮人爲詞強奪去莊作謁金門辭憶之姬聞之不食而死其辭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

武成三年卒於花林坊葬白沙之陽是歲莊日誦杜甫白沙翠竹江邨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之詩吟諷不輟人以爲詩讖焉

莊有浣花集五卷乃莊弟藹所編以所居卽杜氏草
堂舊址故名

僧貫休 字德隱俗姓姜氏婺州蘭溪人也

法華背誦幾千回野鶴孤雲遠壒埃得得吟詩禪月曉
孜孜獻頌竺乾來夢中羅漢圓光現筆底空花妙悟開
入匣身安題硯了垂垂瓶鉢寓談詼

十國春秋本傳七歲投本邑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
爲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

乾寧中謁吳越武肅王獻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
劍霜寒十四州武肅王命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貫
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不可飛

再至荊南高季昌館之龍興寺感時政作酷吏辭復
被疎遠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或以爲匣者
蜀也相勸來蜀遂至成都上陳情頌又獻詩有云一

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高祖大悅呼爲得
得和尙留住東禪院署號禪月大師

壽春節貫休進堯銘舜頌二章按舜頌有曰大哉大
同爲光爲龍吾皇則之聖謀隆隆納隍孜孜孜孜切
切六宗是禋五瑞斯列又云昔救世師降生竺乾壽
春亦然萬年萬年

貫休繪羅漢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像皆作古野之
貌不類人間或曰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
漢一云貫休常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尙缺一有告
之曰師之相乃是也於是遂爲臨水圖以足之

受具之後詩名大震乃往洪州傳法華經起信論皆
精奧義

貫休又好俳諧

後蜀 孟知祥以同光二年入蜀傳二世宋乾德三年
國滅凡四十一年

孟知祥 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後唐明宗長興四
年封蜀王五年稱帝號明德在位四月

王家舊苑撫西州萬里山南指顧收金雁橋邊摧節度
浣花江上冠諸侯勾龍賀捷輿三蜀孟德題名蔭一籌
愁不得鐙鐙便倒輓車力盡更誰尤

十國春秋高祖本紀長興四年三月宴府僚於王氏
宣華苑

舊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三年授知祥西川節度副使
按王家舊苑謂故蜀主王建也

十國春秋本紀明德元年五月取唐成州先是趙廷
隱獻取山南之計帝以兵罷民困不許至是乘勢進
逼漸次略地山南方輿記要唐貞觀中置劍南道及
山南道

長興四年董璋謀襲成都知祥自帥兵八千趣漢州
趙廷隱陳於雞蹤橋東川兵大敗注薛史云知祥與
廷隱等遂戰於金雁橋按董璋爲東川節度使故詩
云摧節度也

長興元年西川進奏官蘇愿白知祥云朝廷將發兵
討兩川知祥遣使約璋同舉兵璋引兵擊閬州知祥
將兵三萬攻遂州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
閬州牓示諸州有曰此則勵勤勞於天子欲表率乎
諸侯

寰宇記成都西郭門外地屬犀浦接浣花溪地名百
花潭

十國春秋本紀知祥人梓州舉子勾龍逢獻賀捷詩
知祥嘉納之其詩曰莫訝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
興王

王氏宮殿皆題大匠孟德姓名德與得同音及知祥
來成都人以爲先兆

紀異錄先是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爲猛入語
訛爲孟入得蔭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一籌者一子
細也

十國春秋本紀先是有僧自號醋頭手攜一燈擎所
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及帝登極數月卽宴
駕人以爲驗又帝初入蜀時有輓車過者問曰爾所

載者幾何對曰盡力不過兩袋帝深惡之後果傳兩
世云

孟昶 字保元初名仁贊高祖第三子也嗣僭位仍號明德四年改元廣政在位三十二年

驚婚令下選修嫒曲宴宣華進牡丹萬樹芙蓉開錦繡
千門珠翠鎖鴛鴦織文試鏤衾三幅表食會呼月一盤
高髻朝天歸召主舟過雨泣蜀王灘

十國春秋後主本紀廣政六年大選良家子以備後
宮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
牡丹譜孟氏於宣華苑廣植牡丹名之曰牡丹苑
十國春秋本紀廣政五年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
帝宴牡丹苑牡丹花香聞至五十步從官皆賦詩賞
之
是時蜀中久安城頭盡種芙蓉秋開盛開蔚若錦繡
帝語羣臣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

廣政十二年八月帝游浣花溪御龍舟觀水嬉時百
姓饒富夾江皆捌亭榭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羅
綺名花异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帝謂左
右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
後主中歲稍稍以侈靡爲樂常命以一梭織成錦被
凡三幅帛上鏤二穴名曰鴛衾
月旦必素餐酷喜薯藥因呼薯藥爲月一盤
婦女爭治髮爲高髻呼爲朝天髻未幾後主朝宋此
其驗矣
廣政中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牓其門曰召主收
贖識者以爲召者趙也贖者蜀也
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帝聞宋師深入大懼未幾王
全斌至漢州帝乃命李昊草表請降宋自興師至滅
蜀凡六十六日帝與太后妃嬪合族等及官屬發成
都由峽江而下
邵氏聞見錄昶舟過省州湖灘渡一宮嬪有孕昶出
祝之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果生子今爲孟氏不
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

王灘

花蕊夫人 按前後蜀有兩花蕊夫人徐姓乃徐耕女徐太后之妹淑妃是也此花蕊夫人亦徐姓青城人徐國璋女也十國春秋以前蜀爲導江費氏誤

名妃何妨笑學顰蜀宮前後兩夫人雪香裁扇能消暑
玉貌如花欲妒春恨少男兒兵解甲不忘國主像圖神
宮詞自作愁重詠尚記官家降誕辰

十國春秋本傳慧妃徐氏常與後主登樓以龍腦末
塗白扇扇墜地爲人所得蜀人爭效其制名曰雪香
扇
後主與避暑摩訶池上爲作小詞以美之辭曰冰肌
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云云
國亡入宋宋太祖召使陳詩誦亡國之由其詩有十

四萬人齊解甲可無一个是男兒之句太祖大悅
徐氏心未忘蜀每懸後主像以祀詭言宜子之神注
張仙挾彈圖卽後主也童子爲太子元喆武士爲趙
廷隱
徐氏長於詩詠居恆倣王建作宮辭百首時人多稱
許之
花蕊夫人宮詞法靈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
滿殿香花爭供養內園先占得鋪陳

黃筌 字要叔成都人也

要叔天機兼學贍保元精選識名高錦奴妙法傳山石
處士通神到羽毛三殿鶴圖驚玉露五坊鷹使解金條
諸家獨擅出新意低首湖灘萬頃豪

益州名畫錄筌幼有畫性長負奇能刁處士入蜀授
之竹石花雀又學孫位龍水松石學李昇山水竹樹

曲盡其妙筌早與孔嵩同師嵩但守師法別無新意
筌既兼宗孫李學力因博贍損益刁格遂超師藝按
李昇字錦奴
十國春秋本傳筌事前蜀後主爲待詔及廣政時加
檢校少府監賜金紫累遷如京副使按保元後主㫤
字
益州名畫錄廣政甲辰歲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
數隻蜀主命筌寫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
者整羽者唳天者翹足者精彩態度更愈于生往往
致生鶴立於畫側
廣政癸丑新搆八卦殿又命筌畫四時花竹兎雉鳥
雀其年冬五坊使於此殿前呈雄武軍所進白鷹誤
認殿上畫雉爲生掣臂者數四蜀主歎异之遂命翰
林學士歐陽炯撰壁畫奇异記以旌之
宣和畫譜筌資諸家之善而兼有之筆意豪贍脫去
格律過諸公爲多
十國春秋本傳先是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
畫奔湍巨浪盡水之變筌與同郡孫知微皆得其遺

法知微初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
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
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
也筌亦以爲不及

南漢 劉龑以梁末帝貞明三年據廣州僭號傳玢晟
鋹四主宋開寶四年降凡五十五年

劉龑 劉謙之庶子上蔡人也龑封南海王初名巖
梁貞明二年稱帝號乾亨大有在位二十五
年

天假彭城毒百蠻牢牲嶺蛋五羊閒薰風殿柱燒沉水
曝日刀鋸聚鐵山蛟蜃食人名字改羅浮得劒篆文班
洛州刺史誰知我藥石蓮池綠幾灣

十國春秋高祖本紀論十國世家云牢牲視人嶺蛋
遭劉㚇虛語哉夫時當五季中原迭變民不聊生因
巳極矣區區廣南之地不務施德而虐及無辜將天
不厭亂特假手以毒此一方民耶不然傳國三世卜
年六十吾不能爲彭城氏解矣按冊府元龜其先彭
城人
高祖晚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
香有氣無形顧左右曰隋煬帝論車燒沉水卻成麄
踈爭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亦
不失作風流天子又用刑殘酷設湯鑊鐵牀諸具以
罪人投之或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酢肌體
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至若鎚鋸互作血肉交飛
寃痛之聲充沸庭廡必垂簾便殿視之垂涎呀呷不
覺朶頤人以謂眞蛟蜃也
大有十四年帝寢疾有番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龑也
上名殊不利帝乃更造龑字名之採用周易飛龍在
天之義讀若儼焉
大有元年時欽州民掘羅浮山得古劒以獻篆曰巳
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後
宋平南漢解者云太宗以己亥降誕是巳水同宮也

於文耳口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葢己亥年聖
君出云
乾亨九年遣宮苑使何詞使於唐詞至魏還言唐主
驕淫帝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帝酷喜夸大自言家
本咸秦恥王蠻土呼天子爲洛州刺史
乾亨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廣
東志云宮在今仙湖白蓮池其前爲藥洲

劉鋹 初名繼興中宗晟長子也號大寶在位十四
年降宋

天華別殿築離宮兩世奢淫襲祖風買宴金多珠月曉
鬬花香散荔雲紅兎絲吞骨諸王盡牛女占星五嶺通
執梃願爲降國長木棉吹落粵江東

十國春秋後主本紀帝踵祖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
柱凡用白金三千鋌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

之費日有千萬建天華宮於羅浮山初帝夢神人指
羅浮山西有兩岸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及訪其
地則金沙洞也遂築宮焉
大寶七年三月命宮人闘花內殿帝向晨時先啟後
苑集衆采擇俄敕扃戶還宮膳訖角勝於殿中令宦
者抱關置樓羅歷以驗宮人出入法制甚嚴號曰花
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
帝命荔枝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爲常
高祖開國營搆宮室石讖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
有一山山值牛兎絲吞骨葢海承劉解者以人人有
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高祖建漢國歲在丑也
兎絲者中宗襲位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
天水爲趙爲葢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承劉氏降也
十國春秋中宗本紀常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閒出
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縱酒爲長夜之飲
廣輿記廣州地總百粵山連五嶺
後主本紀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後主預之自言

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
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
降王長太宗大笑

楚

馬殷以唐昭宗乾寧三年據潭州盡有湖南地傳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五主至周太祖廣順元年爲南唐所滅凡五十五年

馬殷 希聲

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封武穆王
聲字若訥殷次子封衡陽王

丹砂暖氣襲湘沅承制行臺竹冊尊天策成軍收桂管
洞庭飲馬作唐藩茶牀暫許通南北劍鋏還傳繼弟昆
爭棧衆駒行自殄居喪雞臛比蒸豚

十國春秋文昭王希範世家王作天策光政等一十
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率用
丹砂凡數十萬觔先是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有
憂色未幾東境山崩涌丹砂如邱陵收用之僚吏升
殿者丹砂之氣藹然襲人按十國春秋地理表沅陵
屬楚辰州清湘屬楚全州
武穆王世家天成二年六月王請建行臺丙申唐封
王爲楚國王唐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
冊秋八月唐許自開國立臺承制置官屬
開平四年夏六月王表求天策上將梁加王天策上
將軍王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爲左相存爲右相
光化三年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殷盡收嶺北顏內
懼命副使陳可璠率兵戍全義嶺殷令秦彥暉李瓊
等將兵攻之執可璠及其兵二十餘人觽馬遂圍桂
管降士政殷以瓊爲桂州刺史未幾表授桂管觀察
使
龍德三年唐主滅梁王遣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
範入覲唐主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財堪
飲馬耳唐主大悅
冊府元龜李光序爲散騎常侍後唐時與右拾遺曹

琛往湖南馬殷冊命光序等至客司先會謁殷之禮
須遵梁朝舊事琛謂之曰豈有湖南一令公稱藩唐
室復欲天使稱臣哉既見殷但呼公而已
十國春秋武穆王世家開平二年王奏梁於汴荊襄
唐郢復諸州置回圖務運茶河之南北以易繒纊戰
馬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梁主詔曰可由是屬內民
皆得摘山採茗算募戶置邸閣以居茗號曰八牀主
人
長興元年十一月王薨遺敎諸子兄弟相繼置劍於
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
十國春秋論克家無人適符衆駒爭棧之言功臣寃
死國亦隨衰垂裕後昆武穆其有慙德焉
衡陽王世家希聲長興元年襲位居喪無戚容常聞
梁太祖嗜食雞內私心慕之命庖人日烹五十雞以
供膳二年冬武穆王將葬於衡陽且發引矣希聲不
入泣頓食雞臛數器而起朝臣潘起譏之曰晉代阮
籍居喪食蒸豚世故不乏賢者

馬希範　希廣　希萼希範字寶規武穆王第四子希廣字德丕武穆王第三十五字希萼武穆王第三十子

釁起鶺原湘水愁會春花損麝蘭收九龍御女三千隊五馬空羣六十秋謠應芒鞖槐易柳數終猳尾穴離猴酒囊飯囊貽非刺八百王孫泣楚囚

按釁起句言希廣與希萼爭國希廣爲希萼縊死馬氏之亡由釁起鶺原也

十國春秋文昭王希範世家建會春園金華殿其費鉅萬間攜子弟僚屬於會春園游宴學士徐仲雅等賦詩上觴湖湘故事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卻損花山色遠堆螺黛雨草梢春戛麝香風

王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之勢已居其中自言身一龍也製襆頭腳長丈許以像龍角

性喜淫先王妾媵多加無禮又令尼僧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委禽焉前後數百人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

恭孝王希萼世家民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識者謂湖南與淮南祚實應之按楚立國凡五十七年詩云六十秋統成數而言也

廢王希廣世家先是潭州多夾道植槐廢王時盡易以柳幹又居人向夜爭草屬爲業聲聞內外童謠云湖南有長街栽柳不栽槐百姓任奔竄捷芒織草鞖識者以爲長街者內外路也不栽槐者兄弟失孔懷也草鞖者遠行所服百姓逋逃之義也其豫兆有如此

青箱雜記劉建峯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猳掉尾羊爲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辛亥歲國亡乃猳掉尾也殷子希範立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爲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

恭孝王世家先是馬氏富強雄於列國諸院公子凡長幼八百餘人咸以侈靡爲務時稱酒囊飯囊多非刺之及邊鎬師至奔散寒餒而斃者過半焉

吳越錢鏐以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據杭州傳元瓘宏佐宏倧宏俶四主至宋太祖興國三年納土入朝國除凡七十一年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

五百年來異姓王開門節度鎮錢唐將軍錦賜千山爛伍相潮迴萬弩強駟馬初歸歌曲緩驪龍無睡漏聲長婆留富貴誇吳越僭號羅平笑董昌

十國春秋武肅王世家初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唐有王者氣又郭璞撰臨安縣地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橫爲案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亦驗

乾寧二年春二月威勝軍節度使董昌反自稱皇帝國號大越羅平鏐先貽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昌不聽鏐以反狀聞唐詔鏐討昌斬之越州平

唐昭宗景福二年授鏐爲鎮海節度使

光化四年王親巡衣錦營大會故老賓客山林樹木皆覆以錦幄號其幼所常戲大木曰衣錦將軍五月唐陞王所居衣錦營爲衣錦城封石鏡山爲衣錦山大官山爲功臣山

天寶三年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先是江濤洶湧板築不時就王於疊雪樓架強弩五百以射潮既而濤頭趨西陵潮爲頓斂遂定其基

王親巡衣錦軍有鄰媼攜壺漿迎王曰錢婆留寧馨富貴王下車拜之王置酒高會父老製還鄉歌曰三

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

武肅王莊穆夫人傳夫人每歲春必歸衣錦軍王語之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時人以爲歌曲

武肅王世家天福中近侍李詠因監契丹驛中有判官謂詠曰武肅王常夜不寐詠詰其所知答曰嘗聞五臺王子太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其所聞乃壬辰之後也

鏐生有紅光滿室父寬怪之將棄於水邱氏之井鏐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

天寶二年梁授王吳越王冊禮

錢宏俶 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也謚忠懿王

錦繡魚鹽奉帝畿迎春賜宴受恩歸忠能保國丹書在誓不殺王金鳳飛百歲牙城浙江改三條玉帶汴河圖妙因舊蹟龍山麓傑觀銘功振古稀

十國春秋忠懿王世家太平興國三年丞相崔仁冀勸王納土王遂決策上表云願以所部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獻於下執事宋帝答詔所請宜依王退朝將吏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宋帝隨賜王誓書略曰皇帝錫命吳越國王錢俶自朕纂臨以來獨持短表自獻封疆將三千里錦繡山川十三郡魚鹽世界皆歸皇宋盡屬有司云云

開寶八年宋詔王入覲九年二月王至京師賜宴於迎春苑已而留世子惟濬侍祠令王歸國

乾德元年宋遣引進使丁德裕來宣諭加王食邑一千戶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貞恭順功臣

宋帝常宴王宮中出內伎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默默宋帝遽起拊王背曰誓不殺錢王

先是武肅王時有術者告曰王如廣牙城改舊爲新

有國止及百年若填築西湖以爲公府當十倍於此武肅王笑曰豈有千年而無眞主者乎即於治所增廣之及王歸宋計三世五王總九十八年果不盈百云

開寶九年王朝見於崇德殿進賀平江南及允朝覲表貢奉犀玉帶別史載忠懿入朝進寶犀帶於藝祖藝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忠懿請宣示藝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忠懿媿服

熙寧時知杭州軍州事趙抃言錢氏父祖妃夫人子孫墳廟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願以龍山妙因院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治其祠墳神宗命賜名曰表忠觀理宗給田三百畝付觀旌功焉

羅隱 字昭諫新城人也

疊江秀氣亘新城座上貽書禰正平使宅供魚譏武肅腳閒夾筆睨公卿三羅共識詞場儁一第終慳桂苑名壁上紅紗誇幕府討梁義檄恨無成

十國春秋本傳唐末時新城疊江恒有二氣亘江上晝夜不滅至隱與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隱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多齟齬不合久之歸杭州謁武肅王懼王不納乃以所爲夏口詩標卷首中有一个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句王覽詩大笑加殊遇

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武肅王召隱題磻溪垂釣圖隱借詩寓意遽蠲其征詩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隱爲文章多氣力而性傲睨常値韋貽範於舟次素昧平生隱直呼舟子曰是何朝官我腳閒夾筆可敵得數輩貽範慚恨卒以此沮之

隱少能詩與族人虬鄰齊稱時人謂之三羅
隱本名橫貌寢陋凡十上不中第遂更今名已而遇
羅隱尊者以相術勸隱曰君志在一第官不過簿尉耳
若能罷舉東歸霸國富貴必矣
一日寢疾武肅王親臨撫問因題詩於壁隱爲續末
二句幕紅紗于上以誌恩遇焉
梁既篡唐欲以虛爵縻强藩進武肅王吳越兩國王
以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請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
當稱戈北嚮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
何交臂事賊乎王始以隱不遇於唐有觖望心及聞
其言雖不能用而心竊義之

閩 王審知以梁開平三年據福州盡有閩嶺五州地
傳璘昶曦延政五主晉開運二年爲南唐所滅凡
三十七年

王審知 字信通司空潮季弟也梁開平三年封閩
王

白馬三郎驅海上金輪帝子降人間潮來自闢甘棠港
劒躍曾開壽佛山儉惜生前綢袴敗夢辭死後御衣斑
能終臣節同吳越跳脫玻黎故冢還

十國春秋太祖世家身長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準
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
乾寧時爲福建觀察副使有僧涅槃者於衆中駭而
指之曰金輪王第三子降人間專生殺柄
海上黃崎波濤爲阻審知禱於海神一夕風雨雷震
擊開爲港閩人以爲德政所致唐帝賜號曰甘棠港
方輿紀要黃崎寨在福建福州府長樂縣東北
十國春秋司空世家唐末壽春屠者王緒與妹壻劉
行全聚衆萬餘刼豪傑置軍中時王潮爲縣佐吏與
弟審邽審知以材氣知名邑人號曰三龍緒署潮爲
軍正蔡州秦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有術上望
氣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益猜忌潛視潮部下魁梧
雄傑者多誅之劉行全亦死焉衆懼行次南安潮與
前鋒將選壯士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前鋒將
請以潮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剚劒祝曰拜而劍
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
之審知讓潮自爲副
太祖世家天祐二年夏四月王藏佛經於壽山方輿
記要壽山在福州府東北六十里
太祖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常衣綢袴敗乃取酒庫
酢袋而補之
時四方竊據有勸其稱帝者太祖曰我寧爲開門節
度使不作閉門天子也或曰惠宗僭號以御服被於
太祖之廟太祖寓夢於惠宗責之不肯服其靈爽有
如此
十國春秋論曰太祖抑亦可謂開國之雄躬卒之臣
服中原息兵養民大指與吳越略同豈非度量有過
人者遠哉
十國春秋註明宣德五年盜發閩王冢以分物不均
訟於懷安尉尉得其金跳脫玉帶已而訟於臺司捕

治之尉遂自首上跳脫及帶而諸生王琨者自言王
後當領所盜物且出其家譜壙中物皆備載焉於是
按譜徵物內一水椀其底寸許如橄欖瑩如金色召
回回辨之曰此玻瓈椀乃歸琨壙中物而委吏爲治
家云

王鏻 初名延鈞太祖次子也後唐長興四年稱帝
號龍啟永和在位八年

再下果然煩老兄寶皇有命襲尊名閩王自愧作閩主
學士何妨稱學生二月傾筐朝設會九龍啟帳夜橫兵
預知土地歸東鹿愁聽長虹吸水聲

十國春秋惠宗本紀延稟之寇福州也既弒嗣王而
延鈞是日始至延稟開門納之自以養子推延鈞爲
威武留後延稟還建州延鈞餞於郊延稟臨訣謂延
鈞曰善繼先志勿煩老兄再下

長興二年四月延稟聞王有疾帥建州刺史繼雄將
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擊西門繼雄攻東門王遣從
子樓船指揮使仁達據於南臺江仁達伏甲舟中僞
降繼雄登舟撫慰仁達乘機斬其首梟於西門延稟
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出兵擊之衆潰左右以
斛舁延稟走甲辰追擒之王見延稟曰果煩老兄再
下延稟慙不能對
長興二年六月作寶皇宮以道士陳守元爲宮主陳
守元稱寶皇之命語王曰王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
十年王命長子威武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遜位
受籙道名元錫
帝初不欲盡兼尊稱閩國皇翰林學士周維岳曰陛
下欲稱國皇臣亦止稱翰林學生乃止
永和元年二月設傾筐會於甘露堂註時甘露堂前
茶樹鬱茂宮人呼爲清人樹嬪嫱戲摘新芽堂中設
傾筐會
冬十月帝素得風疾陳后與幸臣歸守明百工院使
李可殷私通可殷常譖皇城使李倣於帝而后族人

匡勝復無禮於福王繼鵬繼鵬又與弟繼韶久相惡因
與倣密圖數人帝疾甚繼鵬倣使壯士持白梃殺可
殷於家后訴之帝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
與繼鵬率皇城衛士鼓譟入宮帝聞變匿九龍帳中
亂兵刺之不殊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
龍啟二年有野鹿入東門帝曰朕土地雖小不可屬
東鹿也時閩語以兩浙爲東鹿故及之云註後福州
卒歸吳越人謂有先兆
惠宗未殂之先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立
盡占者以爲不祥未幾遇弒
陳氏 福唐人惠宗后也小字金鳳
長春宮裏水晶屏龍燭宵然戶不扃一鳳飛時花路隔
九龍張處綵舟停寵移春燕珠盈淚骨葬胭脂血尚腥
太息西湖波渺渺年年猶自長蒲青

十國春秋本傳龍啟元年立爲皇后始築長春宮居
之惠宗數於其中爲長夜之飲每宴輒燃金龍燭數
百枝環左右光明如晝
外傳延鈞遣使於日南造水晶屏風與金鳳淫狎於
內令宮女隔屏覘之
十國春秋本傳父侯倫唐末事福建觀察使陳巖與
巖妾陸氏通有娠未幾巖卒陸氏生一女是夕夢飛
燕入懷因小字金鳳
外傳端陽日造綵舫數十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十
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龍舟以觀金鳳作樂
游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
河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
十國春秋本傳惠宗得風疾后遂與幸臣歸守明私
惠宗常命錦工造鏤金五綵九龍帳於長春宮既成
進之守明日宿於內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唯貯一
歸郎
十國春秋康宗后李氏傳本惠宗宮人名春燕有色
康宗因陳后以求春燕惠宗怏怏與之

康宗同后出北關爲皇從子繼業所殺葬蓮花山側
先是陳后與惠宗亦葬此山後南唐亂兵發諸陵剔
取寶玉后及陳后容色如生鮮血流漬山爲之赤世
遂呼其山曰胭脂山
按金鳳樂遊曲有云西湖南湖鬬綵舟青蒲紫蓼滿
中洲波渺渺水悠悠末二句詩意用此
王杲 初名繼鵬惠宗長子號通文在位四年
賜來春燕六宮誇妾意平吳一箭加花雨曼陀三昧宴
鏤分耐重八團茶示威宸衛分銀帶致遠將軍市渥注
醉起武夷狂道士長春兵亂二都譁
春燕見后陳氏詩註
十國春秋康宗本紀帝性狂躁即位之初常欲練兵
襲吳乃於殿廷設大沙鑼於射堋示衆曰一發中之
當平江南射堋至階際裁數十武沙鑼復甚寬廣果

一發中之左右同聲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帝大悦
遂發兵至境上吳人聞之無所詬責第曰愍其有大
志耳蓋實戲之也
清異錄閩景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景曰彌陀經云
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
宜召六宮設三昧宴
十國春秋本紀是時國人貢建州茶膏製以異味膠
以金鏤名曰耐重兒凡八枚
五國故事景別立宸衛軍名衣以羅襦銀帶飲食之
器悉皆中金
十國春秋本紀詔以金錢市馬得良馬五賜號曰金
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派注郎驥國公
帝屢用猜怒誅宗室左僕射平章事延羲帝叔也陽
爲狂悬避禍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召還幽於
私第通文四年七月北宮火焚宮室殆盡初帝募勇
士二千人爲腹心號宸衛都賜予給賞獨厚於控宸
控鶴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爲亂控宸軍使朱文進
控鶴軍使連重遇又數爲帝所侮慢內懷不平至是

帝命重遇帥營兵除餘燼且求賊不得頗疑重遇知
縱火之謀欲誅之閏月辛巳夜重遇入直率二都兵
焚長春宮作亂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
外營兵共攻帝帝及后出北關至梧桐嶺延羲命從
子繼業追及於邮店與俱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
之后及諸子繼恭皆死

王延羲　延政

羲太祖第二十八子號永隆在位
五年政景宗弟也初與羲有隙以
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羲遇害
閩人共迎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
會有南唐兵不果歸在位三年爲
南唐所滅

白煙一穗看初升踴躍軍門帝號稱戰骨弟兄人似莽
醉腸殿陛酒如澠周公破斧例難引白傅吟詩情不勝
騎馬來還騎馬去王家盡族納金陵

十國春秋景宗本紀先是彼幽私第時有白烟一穗
忽起庭石之上逾時方散延羲懼天師陳守元曰未
必不爲佳兆也
康宗遇害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改通文四
年爲永隆元年託以宸衛弑先主赴鄰國且移書以
改元告曰六軍踴躍於門前羣臣歡呼於日下
又自稱大閩王與富沙王延政治兵相攻福建之間
暴骨如莽
帝曲宴羣臣皆醉去獨學士周維岳在坐帝曰維岳
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帝
欣然命捽維岳下殿剖視酒腸旁有解之者曰殺維
岳無人侍陛下劇飲乃舍之
永隆六年正月唐遺書責我兄弟尋戈帝引周公誅
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以復三月拱宸都指揮使
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獲罪康宗時懼國人見討
帝果於誅殺常游西園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
朗朱連黨也又常酒酣詠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
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以誚文進重遇因舉酒屬二

人二人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他志帝不應
二人懼皇后害尚賢妃之寵欲圖帝而立其子亞澄
乃使人告文進重遇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乙
酉后父眞有疾帝如眞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
步使錢達拉於馬上而弑之
十國春秋論太祖開國時相傳有僧陳騎馬來騎馬
去之讖說者遂以司空拜泉州刺史爲丙午歲而五
代史諸書載唐兵破建州爲保大之四年與讖語頗
合
十國春秋天德帝本紀天德三年八月唐兵圍建州
八建人離心唐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先登建州城陷
帝出降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皇從子繼勳以泉州繼
成以漳州皆降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十月盡遷王
氏之族於金陵

韓偓　字致光京兆萬年人

麪豆頒來學士親濮州貶後更無人五湖竟作鴟夷子

萬里還爲島嶼臣鑾掖燭殘金縷舊香奩詞在露華新
手書甲子編詩集目極中華歎蹇屯
唐書本傳王溥薦爲翰林學士昭宗反正李茂貞疑
帝間出依朱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至尚
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偓偓至再拜哭曰崔允甚
佞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
賜以麪豆而去
十國春秋本傳昭宗勵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
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忠忌偓貶濮州司馬昭宗
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
昭宗被弑哀帝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
族來依太祖僑居南安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
爲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餔糟
按萬里句謂偓依太祖作海島之臣也
南唐近事韓寅亮偓子也常言偓捐館日温陵帥聞
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密使親信發觀惟得燒

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有老僕泣然言曰公爲
學士日常視草金鑾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
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
唐書藝文志韓偓詩一卷又香奩集一卷
十國春秋本傳所著有內庭集金鑾別紀自貶後以
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

荊南

高季興以梁末帝乾化三年據江陵傳從誨保
融保勗繼沖五主宋乾德元年降凡四十九年

高季興

字貽孫本名季昌陝州峽石人也後唐莊
宗時封南平王

長𨑨高築看花臺雄楚樓明漢水隈衣繡手痕朝洛去
戶排金甲夢王來錦鮮紅破吳姬唱雨霰風號酷吏哀
倒授太阿嗟悔晚秳糠及米禍潛胎
江陵志餘高氏常修築金隄厥後江勢改徙隄遷於
外而看花臺一帶數十五里猶存故蹟土人呼爲高

王古隄焉
十國春秋武信王世家梁乾化二年季昌潛有據荊
南之志乃治城塹設樓櫓奏築江陵外城復建雄楚
樓望江樓爲扞敵
梁亡唐下詔慰諭王朝於洛陽唐主欲留王樞密使
郭崇韜諫不可唐主乃厚禮而遣之唐主常問王曰
吾已滅梁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與蜀耳江南財
賦荊南一水朕欲先之何如王曰宜伐蜀便臣請以
本道兵先進唐主大悅以手拊其背王因命工繡其
手迹於衣以爲榮耀
初王常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嫗
秉燭而迎執禮甚謹王疑之嫗曰適夢金甲神排戶
呼曰有王者來宜速起將軍得非其人耶王大悅而
去卒符其言
詩僧貫休復游江陵王館於龍興寺會有謁宿者言
時政不治貫休乃作酷吏辭刺之辭云霰雨㵎㵎風
吼如斲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嘆自語云太苛酷如
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

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
哭
唐師滅蜀王方食聞蜀亡遽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
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奈何
十國春秋論武信失策未有如入覲洛京與勸唐伐
蜀二事者荊蜀成脣齒之形不待智者知之審也而
從臾興師鼓行前進秳糠及米事有固然假門高之
難不作江陵尚有寧宇耶

梁震

邛州依政人也

製乚雨下謁何人變化從龍遂出雲先輩依然成進士
嗣王卒爾喚郎君黃牛獨跨登廳事鶴氅閒披遠世氛
一命不霑樽俎侍白衣如子孰同羣
十國春秋本傳初名讜會唐郎中劉象隨僖宗入蜀
震以所業詩謁象象曰君才思敏妙定成大器若不

更名將慮小阻緣製名雨下從謁以雨謁人未得輒
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遇雨變化必矣因
改今名未幾登進士
開平初歸蜀道過江陵武信王喜其才識留之不遣
欲奏爲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爲強藩屬吏即亡去又
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
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王心重之俾與司
空薰王保義同爲賓客而震獨不受辟署稱前進士
王亦時時呼爲先輩
會王寢疾不起文獻王繼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
震常謂王爲郎君
知王克勝厥任固請退居監利王爲築室於土洲上
震披鶴氅逍遙若仙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輒跨黃
牛至聽事以爲常
先是有薛少尹擅相人術震同進士董與杜無隱往
叩薛曰梁秀才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
竟如其言

北漢 劉旻以周太祖廣順元年據太原僭號傳承鈞繼元三主宋太平興國四年降凡二十九年

劉旻 繼元 旻初名崇後漢高祖之母弟也後漢亡稱帝於晉陽仍號乾祐在位四年
繼元本何氏承鈞撫爲子在位十年

雕青帝子初承漢天水真人又纘周如意袈裟談佛日
縞衣紗帽出降秋傷心稚息三豬託彈指風煙十國愁
平晉詩成高會罷太原形勝樹深憂

十國春秋世祖本紀乾祐三年隱帝遇弒崇業謀舉
兵會樞密使郭威反狀已白而隱帝諸大臣不即推
尊之故未敢即立謬請立崇子贇爲嗣是時人皆知
威非實意而崇獨私心喜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乃
罷兵威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至是
見崇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
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已而威
果代漢是爲周太祖降封贇湘陰公崇知贇不得歸
始有自立意乾祐四年春正月戊寅帝即位於晉陽
天水見南漢劉鋹詩注纘周謂宋太祖代周也
十國春秋英武帝本紀英武帝美風儀頗通禪學居
潛邸時常假僧繼顒紫檀如意每接僧則項帽具三
衣兼此揮譚名爲握君
廣運六年四月宋帝發鎮州至於太原城潘美等屢
敗我兵進築土城長圍四合矢石如雨五月宋帝移
城南手詔諭帝速降帝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
宋帝釋之
雍熙三年建房州爲保康軍以帝爲節度使淳化中
薨遺奏以六歲子三豬爲託
按彈指句謂十國風烟彈指間已消滅無餘也
十國春秋英武帝本紀宋帝改太原爲平晉縣因作
平晉詩令從臣和焉太原前臨臺駘澤後倚懸甕山
堅而難拔太宗隨命毀舊城以杜尾大之患

郭忠恕 字恕先洛陽人也宣和畫譜云恕字國寶

北岡變起事匆匆脫空貽譏長樂公傲世佯狂山水外
求仙汗漫俗塵中重樓複閣輕紈繪一角遙峯淡墨烘
圖畫隱身沈醉好茗坊孰識美髯翁

十國春秋本傳乾祐初湘陰公贇鎮徐州辟爲推官
隱帝遇弒於北岡侍中郭威命宰相馮道迎贇比至
宋州威已爲三軍所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
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無賢不肖皆謂之
長者今一旦反作脫空漢前功盡棄令公之心安乎
歸宋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於朝堂貶乾州司戶
秩滿去官遂不復仕宦縱放岐雍陝洛間値佳山水
即旬日不去或絕粒不食盛夏暴體日中不沾汗大
寒鑿氷而浴旁氷澌釋
太宗習其名特召歸闕賓神與白太宗以其少檢除

國子監主簿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上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於官道之側後數月故人發其尸改葬惟衣衾存焉識者曰此尸解也

尤善畫工於屋木王公有設紈素求圖寫者必拂衣而起

聞見後錄郭忠恕先畫重樓複閣間見疊出善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

圖畫見聞志郭從義鎮岐下每延止山亭張素設粉畢於旁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

孫穀祥野志記聞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使人見而心服在筆墨之外

十國春秋本傳一日衞中下馬召役夫入茗坊同啜役夫固辭忠恕曰吾常所接公卿士大夫皆子類也何怪哉

館於內侍省竇神興舍忠恕長髯而美忽盡薙之神興驚問其故忠恕曰聊以效顰耳神興大怒

樹經堂詠史詩卷七終

樹經堂詠史詩目錄

卷八

宋

太祖
太宗
眞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孟皇后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少帝
端宗　衞王
趙普
曹彬
寇準
呂端
李沆
狄青

韓琦
富弼
文彥博
范仲淹
歐陽修
王安石
司馬光
蘇軾
李綱
宗澤
韓世忠
岳飛
文天祥
謝枋得
周子
二程子
邵子
朱子

陸九淵
陳東
陳摶
林逋
蔡京
秦檜
韓侂胄
賈似道
元昊

遼

太祖

太宗

天祚帝

義宗

耶律曷魯

金

太祖

海陵王

世宗

宣宗

哀宗

強伸

趙秉文

楊雲翼

完顏仲德

元

太祖

世祖

順帝

伯顏

郝經

許衡

余闕

趙孟頫

虞集

木華黎

不忽木

脫脫

樹經堂詠史詩卷八

南康謝啟昆蘊山著　男學崇坰彬艾樑宣校

宋

太祖

姓趙氏諱匡胤涿郡人父宏殷仕周累官檢校司徒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陽夾馬營周顯德七年受禪在位十七年號建隆乾德開寶

禪文倉猝袖中成亂極人思致太平驛路陳師歸作帝朝堂酣宴黙銷兵腹心疾去安臣子手足情深念弟兄金匱一編遺詔在鐙前誰聽斧柯聲

宋史本紀周世宗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恭帝即位改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顯德七年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爲天子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即掖太祖乘馬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乃退居公署有頃諸將擁宰相范質等至太祖見之嗚咽流涕曰違負天地今至于此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按劒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乃降階列拜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承旨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

本紀贊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登九五之位與世休息迄于丕平

續通鑑綱目建隆二年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卿等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爲子孫之業多置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謝曰陛下念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按綱目發明曰罷典禁兵之事呂氏以爲罷之當理愚獨以爲不然心病故耳考之分註宋主給守信等曰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發其言亦有是病蓋亦猜忌之過云爾

宋史本紀太宗嘗病亟帝往視之親爲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

宋史昭憲杜太后傳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藥餌左右不離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命太后命普于榻前爲約誓書普于紙尾書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續通鑑綱目註李燾云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

太宗

太祖弟諱炅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始封爲晉王在位二十二年號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

行步已成龍虎氣登庸遂建治平規嗜書若渴開三館從諫如流拜左司一誤豈堪容再誤孤兒枉自哭癡兒

少年天子深宮慶記否當年灼艾時

行步句見太祖詩註

宋史本紀贊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以慈儉爲寶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政

宋史本紀太平興國三年以三館新修書院爲崇文院

續通鑑綱目雍熙元年正月求遺書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續通鑑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朕無他好但喜讀書

宋史謝泌傳淳化二年久旱泌上詔時政得失會修正殿頗施采繪泌復上疏亟命代以丹堊且嘉其忠蓋拜左司諫一日得對便殿太宗稱其任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

魏悼王廷美傳本名光美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七弟即太宗次廷美次光贊太宗嘗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由是廷美遂得罪

燕懿王德昭傳太祖四子長德秀次德昭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

寇準傳帝以襄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

眞宗

諱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在位二十五年號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

帝道無形識本超潛敎土木甲兵銷養癰早已憂西顧

納幣還聞奉北朝御蓋臨邊孤注出天書叶夢衆心搖

玉清妄鑄先皇像封禪文成五鬼驕

續通鑑咸平元年以張齊賢李沆並同平章事齊賢以致君自負嘗爲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順適則近之矣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李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按李沆傳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宋史曹瑋傳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願假臣精

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

續通鑑景德二年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歸幣于契丹歲以爲常

宋史寇準傳景德元年契丹內寇縱游騎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帝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覘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上使人覘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讙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

用如軍中議歲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欽若曰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

王欽若傳先是眞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祚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眞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

續通鑑祥符五年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于玉淸昭應宮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詔議封禪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

王欽若傳眞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

仁宗諱禎眞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一年號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歷皇祐至和嘉祐

機杼聲中惜綺紈圖呈無逸念艱難宮闈名不知文富

邊塞威應攝范韓樞使黑頭瞻殿上言官鐵面重臺端

何曾一網空賢士四十年來治尚寬

宋史本紀天聖三年幸御莊觀刈麥閱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

續通鑑龍圖閣學士孫奭畫書無逸篇爲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景祐二年正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屏

至和二年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任帝曰如是則富弼耳素曰陛下得人矣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

慶歷二年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韓琦范仲淹藉分領之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爲樞密使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宋史趙抃傳曾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

續通鑑蘇舜欽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妓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于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

薦而舜欽又杜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

宋史本紀贊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傳曰爲人君止于仁帝誠無媿焉

呂中曰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

英宗名宗實更名曙濮安懿王允讓子在位四年號治平

儲育深宮應紫微蕭然行李卷書帷經筵進講回天聽

御座收簾見后衣繼統開明興獻議迎輿同漢代王歸

古今大禮尊人後奉濮何勞論是非

宋史本紀初王夢兩龍與日並墮以衣承之及帝生赤光滿室四歲仁宗養于內

宋史韓琦傳帝既連失三王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一日琦又與曾公亮等極言之會司馬光呂光誨皆有所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啟帝遽曰誰可者琦皇恐對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立贊之議乃定

晉書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

綱目分註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宗實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續通鑑治平元年九月詔日開經筵時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嘗開講筵近以聖

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續通鑑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復奏后每事稱善琦因自太后求去后曰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明史張璁傳世宗初踐阼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卻璁測知帝意上疏曰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唯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按詩言明張璁之疏由濮議稱濮王爲親以啟之也

迎輿句見漢文帝詩註言英宗于濮邸猶文帝于代邸也

宋史司馬光傳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稾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按詩言溫公所議極合古今大禮餘人復何勞紛紛論其是非耶

神宗 諱頊英宗長子在位十八年號熙寧元豐

天津橋上啼鵑至早有純儒識亂原海內青苗倣周禮朝中白眼似王敦流亡萬姓披圖見條例三司抗疏論

傳法沙門兼護法老臣仰屋但聲吞

續通鑑治平四年杜鵑鳴于洛陽邵雍散步天津橋上聞之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天下自此多事矣

元和郡國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

續通鑑熙寧二年二月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變通天下之財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九月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詔曰可

宋史孫覺傳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以

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
重于莽時況國用專取具于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
用邪聖世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李師中傳初李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知政事或
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
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宅日亂天下者必斯人
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續通鑑熙寧七年春三月大旱詔求直言初鄭俠爲
安石所獎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東北流民繈攜
塞道羸疾愁苦乃繪所見爲圖奏疏假稱密急發馬
遞上之
熙寧二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命陳叔之王安石領
其事三年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光固辭曰陛下誠
罷置制條例司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
多矣疏凡九上
宋史蘇軾傳王安石創制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
祖宗以來治財用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
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

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造端宏大
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故臣以爲欲消讒慝
而召和氣莫若罷條例司
王安石傳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文學士知江陵府自禮
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
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
守其成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
善神
宋史富弼傳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
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
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卽當至
矣其敬之如此

哲宗

諱煦初名傭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號元祐紹聖元符

踐阼沖年望治新翁然同政賴宣仁妄將元祐方嘉祐
豈意憸人勝正人蜀洛黨分堂帖盛蔡章議起謗書頻
託言紹述淆君聽魑魅乘權禍縉紳

續通鑑神宗元豐八年帝疾甚三月甲午立延安郡
王傭爲皇太子戊戌太子卽位時年十歲甲寅羣臣
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
宋史本紀贊哲宗以幼沖踐阼宣仁同政天下人心
翕然向治按宣仁謂英宗高太后也
續通鑑太后遣梁惟簡問司馬光爲政所當先光疏
曰莫若廣開言路詔起光知陳州過闕入見留爲門
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呼曰寄謝司馬相
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
目以觀新政
綱目分註呂大防朴厚惷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
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
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續通鑑司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

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它日有
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
宋史常安民傳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
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
元著曰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
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
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
爲難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
續通鑑元祐二年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
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
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
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
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
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胡宗
愈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宋史王覿傳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
蘇軾試史館策問呂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
說覿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考同異深

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
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
國史補宰相判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曰堂帖按宋有
堂劄子卽堂帖也
朱史蔡京傳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
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
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
以濟謗者有以見其姦
章惇傳哲宗親政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專以紹述
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等居要
地協謀朋姦報復佻怨小大之臣無得免死者禍及
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老姦擅國又請編類諸臣章
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
僱乳媼事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
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等窮治欲覆諸人家
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
續通鑑紹聖元年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和中史官
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

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
乞重行刊定詔從之卞遂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
史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
要言安石多有是處黃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
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元祐八年楊畏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
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
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
臣行義各加題品帝深納之
綱目分注李清臣估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
說以嗾國是羣姦嗣之衡決莫障重爲薦紳之禍焉
按元祐初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
地蘇軾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詩言
魑魅乘權蓋指章蔡鄧李也

孟皇后　洛州人

女儀六禮選宣仁撤座劉妃恨未伸一廢瑤華憐寂寞
遙尊隆祐泣風塵六宮北狩燕山麓千里南行贛水濱
半臂輕綃書孟子雙蟬空戴路邊人

宋史本傳初哲宗既長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
餘入宮后年十六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
女儀元祐七年命學士草制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
官議冊后六禮以進
帝冊爲皇后久之劉婕好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
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
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于隆
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好在
他坐有慍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
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
婕好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
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
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
珪卽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幾三十人搒掠備

至獄成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淸妙靜
仙師法名沖眞后章惇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
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爲元祐太后詔
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
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爲宋太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
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持書奉迎
王至南京卽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爲元
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宮名
遂稱隆祐太后
帝幸建寧命僉書樞密院事鄭瑴衛太后繼發會防
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復命指揮
使楊惟忠將兵衛從過落星寺舟覆宮人溺死者十
數唯太后舟無虞既至洪州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
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
一百六十遂往虔州帝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御器
械潘永思迎歸
續通鑑高宗建炎元年七月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
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出御衣絹半臂親

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眞來救父母

孤臣泣血錄徽廟北狩有諜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歧注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蓋孟即瑤華太后趙即康王高宗由是中興○可談孟后衣服畫作雙蟬目爲孟家蟬識者謂蟬有禪意久之竟廢

姜白石集觀鐙詩游人盡戴孟家蟬

徽宗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在位二十六年號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

上清受籙帝親臨更鑄神州九鼎金艮嶽峯高民泣血黨人碑刻士灰心山河四鎭輸勍敵書畫三吳入禁林國枋潛移公相手中書枉用賜商霖

續通鑑政和六年帝聞林靈素之言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帝時登皇城下視之開景龍門城上作

復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七年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于下再拜請問

崇寧三年鑄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

崇寧四年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帝垂意花石蔡京諷朱沖密取浙湖中珍異以進至是漸盛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木一石稍堪玩者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及發行必撤墻抉屋以出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宣和四年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帝自爲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也

崇寧元年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

司馬光等百二十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復請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

宋史陳東傳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鎭東上書曰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鎭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

續通鑑供奉官童貫性巧媚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蔡京與之遊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

宋史蔡京傳徽宗決意相京京威福在手童貫傳時人稱蔡京爲公相因稱貫爲媪相

續通鑑大觀四年六月罷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久監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欽宗 諱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號靖康

七座空城百萬貲脣亡齒墮欲依誰重關已閉開言路六甲空傳致敵師舉國君臣輕社稷全家父子作羈纍青氈一笠青城路不見勤王豎義旗

續通鑑宣和五年遣使如金王黼欲功之速成遣趙良嗣許歲幣四十萬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使持誓書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

宋史王黼傳時黼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

通鑑綱目分注王黼竭天下之財僅得七空城

按脣亡句謂宣和間金勢方張在宋當與遼連好協力捍金乃反納王黼計約金攻燕致遼亡而宋亦滅

所謂脣亡齒寒宋將誰依也
綱目分注靖康元年詔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宋史本紀靖康元年金人陷亳州遣間使召諸道勤王兵不至金人攻通津宣化門妖人郭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啟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京託言下城作法引餘兵遁去金兵登城衆皆披靡京城陷二年二月金人要上皇如青城逼召皇后皇太子三月脅上皇北行四月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
綱目分注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

高宗 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六年號建炎紹興

收拾湖山一局殘晉元東渡畧同觀兩河已失仇難復
九世猶傳位苟安雪窖不歸揮涙盡金城自壞拊心酸
小朝廷事眞僥倖主懦何堪相又姦

宋史本紀贊晉傳四世有愍懷之禍元帝正位于建鄴宋傳九世而徽欽陷于金高宗纘圖于南京
通雅孫何帥臨安柳耆卿作望江潮詞極言臨安景物繁華金主亮因而羨慕嘗密隱畫工于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
宋史張所傳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鎭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乃罷所
宋史本紀贊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于來世之誚悲夫
宋史朱弁傳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

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守節不屈其後王倫歸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涙灑冰天
岳飛傳史臣曰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中原故忍殺飛
續通鑑紹興八年秦檜遣王倫如金定和議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王倫狎邪小人孫近傅會檜議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宋史晏敦復傳始秦檜拜相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本紀贊其始惑于汪黃其終制于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

孝宗 諱眘字元永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秀王偁之子在位二十七年號隆興乾道淳熙

太祖雲孫屬秀王默教哲嗣續龍光敬天有意徵圖籍
拓土無能復汴梁德壽白袍方慟擗重華素服太倉皇
不思天位仔肩重講幄虛談陸贄章

宋史本紀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于禁中帝讀書强記天資特異三十二年五月立爲皇太子乙亥內降御札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
綱目分註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于寅畏朕近日取尙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
按拓土句謂湯思退史浩踵姦檜之後力主和議致孝宗不能用張浚虞允文之策拓土復汴梁也
續通鑑淳熙十四年十月太上皇崩于德壽殿帝號慟擗踊十一月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
宋史本紀淳熙十六年正月更德壽宮爲重華宮三月下詔傳位皇太子帝素服寫之重華宮號壽皇
綱目分註十三年宴講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

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

光宗 諱惇孝宗第三子在位五年號紹熙

離間兩宮晨牝專藥丸疑事搆中涓牽裾后入屏風裏
叩頟臣爭御陛前溫凊久虛天下殆起居無恙壽皇憐
退閒內詔親批出定策端推趙相賢

宋史慈懿李后傳光宗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孝宗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帝輒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帝手入曰

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

彭龜年傳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久不已血漬甃甓光宗曰朕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

羅點傳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宮又奏曰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若乃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猶未行點乃率百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

趙汝愚傳孝宗崩上許過北內至日戾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是夕御札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汝愚乃遣韓侂冑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冑因所善內侍以奏不獲命侂冑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意禮入見憲聖泣曰聖人讀萬卷書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乎今所賴者趙知院顧聖人三思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侂冑復命汝愚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奏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皇帝批出甚好繼有念欲退間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

寧宗 諱擴光宗第三子在位三十年號慶元嘉泰開禧嘉定

四朝內禪迹相因繼體猶思善類親道學忽分標僞學
奸臣雖殛用權臣易儲竟假沂王後矯詔紛傳霅水濆

帝既耄荒國多故仁英授受豈同倫

宋史本紀贊宋世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務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燦然可觀

綱目分註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以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冑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省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情廉潔好修者皆僞耳由是善類皆不自安

宋史韓侂冑傳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冑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李壁御筆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

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夏震以兵防護翌
日侂胄入朝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殛殺之
本紀贊侂胄用事內蓄羣姦指正爲僞外挑强鄰流
毒淮甸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于皇
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閒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
然宋東都至于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南渡至寧宗
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
器授受之際寧理之視仁英其迹雖同其情相去遠
矣
宋史本紀是時寧宗弟沂靖惠王薨無嗣以宗室希
瞿子賜名均爲沂王後尋改賜名貴和嘉定十三年
八月景獻太子薨寧宗以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
年十五以上者教育遂以十四年六月丙寅立貴和
爲皇子改賜名竑而以帝嗣沂王賜名貴誠與竑
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彌遠日謀孽其失于寧宗屬意
于帝而未遂十七年八月丙寅寧宗違豫自是不視
朝壬辰疾篤彌遠稱詔以皇誠爲皇子改賜名昀丁
酉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太后稱遺旨命

子昀嗣皇帝位
鎮王竑傳皇后矯詔竑開府議同三司進封濟陽郡
王帝因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按賜第在湖
州雲水所出方輿紀要雲溪在今湖州府烏程縣北
二里

理宗 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在位四十年號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景定

復仇誰按八陵圖假道旋憂禍及虞犬不能皥嗤諫院
箸無敢下畏堂厨程朱濂洛文風盛閻馬丁當正士孤
恢復空談同畫餅休教道學愧先儒

綱目分注紹定五年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
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仇之舉
宋史本紀端平元年史嵩之露布告金亡詔遣朱揚
祖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朱揚祖朝謁回以圖進上
問諸陵相去幾何揚祖悉以對上忍涕太息
綱目分注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陽淮蜀日事兵爭
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其畧有曰數年之
間多難已甚屬仇金之淩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
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
丁大全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
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入相復延徐
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時杜範卒元杰劉漢弼相繼暴
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
淳祐元年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
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
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使大學論孟中
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今視學
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
宋史本紀贊帝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
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
綱目分註時閻妃怙寵丁大全馬天驥用事有無名

子書八字于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度宗 諱禥榮王與芮子在位十年號咸淳

拱手姦權國事非笙歌排當盛宮闈官家乘輦嬪辭御
相府開筵妓作圍蕪口敵舟乘雪渡襄城兵礟破雷飛
不于身喪于其子墜緒安能救式微

宋史本紀贊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姦衰
敝寖甚考其當時事勢非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
起其墜緒哉歷數有歸宋祚尋訖亡國不於其身幸
矣
綱目分註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
內侍自爲之帝卽位益盛陳宗禮嘗上疏言內侍用
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
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宋史賈似道傳帝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請如開禧故事卻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

綱目分註咸淳六年時襄樊圍急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

續通鑑咸淳十年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剋期渡江遣阿刺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以達江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伯顏遂遣阿术以昏夜率四翼軍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术遙見南岸多露河洲即登舟指示諸將徑渡

方輿紀要沙蕪口在黃陂南五十里

綱目分註襄陽久困援絕告急于朝賈似道請行邊而陰使臺諫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

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未幾阿里哈雅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里哈雅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呂文煥詔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

少帝 諱㬎度宗次子在位九年號德祐

都督軍中堆萬寶庾公樓畔獻雙姝帝居天上一星隕
臣守江南寸土無毀陛宣麻班秩散軍前草詔姪名呼
可憐閉閤投簪珥奉璽倉皇議徙都

宋史賈似道傳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

續通鑑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于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中公用

元史伯顏傳伯顏至蘄州景模出降阿术復以舟師先趨江州兵部尙書呂師夔在江州與知州錢眞孫遣人來迎降伯顏至江州即以師夔爲江州守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命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宋史本紀有星二鬭于中天一星隕綱目發明二星乃宋元之君鬭于中乃爭衡之象一星隕則宋亡之兆決矣

續通鑑德祐元年賈似道至江上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與似道遇蕪湖似道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

宋史本紀命吳堅爲左丞相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續通鑑德祐元年冬樞密使陳宜中奏遣柳岳陸秀

夫等使元軍求稱姪不從則稱姪孫宜中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學士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爲之

德祐二年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痛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羣臣請見皆不納宜中實以翌日遷倉卒失于奏耳元伯顏至皋亭山宜中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

端宗 衛王 端宗諱昰度宗長子在位三年號景炎衛王諱昺度宗末子在位三年號祥興

三百廿年王氣收甌閩開府尙同仇錢塘一夜江潮斷
御幘千軍海舶浮帝子已爲涯上鬼忠臣肯屈大都囚

殯宮珠玉諸陵盡風雨冬青碧渚秋

綱目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綱目分註陸秀夫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温之江心寺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以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檄召諸路興義同獎王室遂入閩

續通鑑德祐二年進封吉王昰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

宋史瀛國公本紀元軍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綱目分註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二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値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宋史二王本紀張宏範兵至厓山李恒兵亦來會張世傑以舟師碇海中結巨艦千餘艘居昺其中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張

宏範攻其南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戰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衛王船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乃負昺投海中

綱目分注厓山之破張宏範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宏範遣使送天祥赴燕丞相博羅等召見于樞密欲使拜天祥長揖不拜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宏範病中亦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按大都元都也古冀州治

方輿紀要厓山在廣東新會縣南一百里大海中延長八十餘里

綱目分注楊璉眞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裒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爲鎭南浮屠會稽人唐玨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玨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趙普　字則平幽州薊人

邨中學究感知音一戰清流敵將擒門外黃衣三尺雪廡前海物十瓶金重臣名貫如鐺耳諫牘廷申格帝心論語廿篇勸退食祚開三百贊謀深

孫公談圃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藝祖從之後得趙學究卽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爲門客趙學究卽趙普也太祖與李景戰于清流山下親斬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而應之普時進滁州午鐘記

方輿紀要清流山在今江南滁州西北二十二里

宋史本傳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屛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涑水記聞錄太祖寵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强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爲外人知也

宋史本傳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

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爲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本傳論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爲戒後皆如其言

曹彬 字國華眞定靈壽人

水縮黃花渡石磯凌波白甲破重圍鐵凾識發安仁其
木板橋成後主歸不殺一人收郡國無傷百物葺堂闈
錢多官好平生足況復榮兼將相稀

南唐書後主本紀太祖已遣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等舟師既發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等率師水陸並進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孟夏暴張謂之黃花水及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軍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曰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不可用奔潰相踵

鐵凾句見後主詩註

談淵曹彬潘美先登二舟召李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向之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郎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來曉如期而赴

言行錄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四川廣南湖南未嘗殺一無辜

歸田錄公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宋史本傳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乃賜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

寇準 字平仲華州下邽人

何啻文皇得魏徵蒼生社稷力能膺北門鎖鑰防孤注
塞上歌呼握上乘賓客成圍誇侈靡樓臺無地起崚嶒
相公鬚污誰人拂苦竹生孫感不勝

宋史本傳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準鎮大名府使至語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爲之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

景德元年冬契丹果大入準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踊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覘準何爲方與楊億飲博歌謔讙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牀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死乃密奉書請盟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議歲幣以三

十萬成約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
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
三朝政要處士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
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
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
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
撫南夏非久即還
本傳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
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咲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
官長拂鬚耶謂甚媿之
準既卒歸葬西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
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

呂端 字易直幽州安次人

小事糊塗大事精辱何嘗懼寵何驚釣璜已叶台樞望

開幕旋銷夏國兵書笏禁中能定嗣握衣殿上不呼名
梓人納陛君恩重一德堂廉異數榮

宋史本傳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
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端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
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眞台輔
之器也
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
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
焉
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
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
謀大事邀謂準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
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必若
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復奏入曰昔項羽得
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擧大事固不得
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
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
之命在我矣太宗稱善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
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按李繼
遷夏國也
續通鑑太宗不豫王繼恩李昌齡謀立故楚王元佐
端問疾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
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詔端端知有
變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繼恩使
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宴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
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
有異議耶乃止眞宗即位垂簾見羣臣端平立殿下
不拜請卷簾升審視然後降階呼萬歲
宋史本傳眞宗每見拱揖不以名呼
眞宗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爲
納陛

李沆 字太初洺州肥鄉人

治先革薄乃還醇風度端凝屬貴人宰相言公啓何密
邊庭患息慮方新匏能容物寧無口第取傳家僅庇身
如意人生安可得閻浮世界悟前因

宋史本傳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
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
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
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游優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
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
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
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
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

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
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之
汾大營宮觀靡有暇日旦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
文靖眞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
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語其弟維曰外議以大
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若邦
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
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
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
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
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
病未能也
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
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
廳事已寬矣
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
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
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

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
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狄青　字漢臣汾州西河人

非因門第建高牙世胄寧援上相家倏忽陳前銅面具
縱橫馬上鐵連枷張鐙宴罷關飛度奪棻軍嚴令不譁
左氏春秋兵法熟卜錢遺事百蠻誇

宋史本傳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
常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
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
敢奉詔
聞見錄青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媿謝
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
宋史本傳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
敢當

涑水記聞時儂智高還守邕州青半夜時率衆度崑
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
方覺逆戰于歸仁鋪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
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
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
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
城遁去
通鑑皇祐五年征儂智高青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
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值上元節令大張鐙燭首夜
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
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行酒云
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飲至曉座客未敢退忽有馳
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
方輿紀要崑崙關在廣西桂林府東北百里
南豐箱識儂智高叛朝廷遣狄青擊之至潭州立行
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
者斬之以狥于是一軍肅然
宋史本傳尹洙薦青于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二人一

見奇之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
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蔡絛鐵圍山叢談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
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駐節禱之祝曰勝負無
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
錢面揮手一擲百錢盡紅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
右取百釘來隨錢疎密布地而釘之曰俟凱旋當謝
神及師還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韓琦　字稚圭相州安陽人

太史祥書五色雲臚傳唱罷直聲聞撤簾歸政懲唐敝
議禮尊親引漢文喬嶽秋高涵萬物大星夜隕泣三軍
誰爲畫虎譏形相謇謇王臣正佞分

宋史本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
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
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撤簾歸政見英宗詩注愈唐則天之做也
續通鑑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琦等言
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
議行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三年太后手詔下
中書門下宜如前代故事濮王皇帝稱親王夫人並
稱后以塋爲園卽園立廟
藏書大臣傳琦爲帝草詔云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
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宣帝本生父稱親謚曰悼裁
制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訓而不敢當退崇之典
公姿貌英特人以爲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包育
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
宋史本傳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前一夕
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
聞見錄公知楊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
達旦畧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
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

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
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熙
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
虎圖以詆之

富弼 字彥國河南人

盧龍報聘卻高官少日威名震可汗萬里家書無顧戀
片言國事戒懷安籌邊已善謀遼夏抗論何妨異范韓
割地不行增歲幣他時仰屋老臣歎

宋史本傳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
廷擇報聘者呂夷簡薦弼弼見契丹主契丹主曰南
朝違約塞臣請舉兵而南吾以爲不若遣使求地求
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伐
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本朝皇
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
過租稅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
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契丹主又
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
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六符
曰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豈若歲
幣無窮之利哉弼歸遷翰林學士懇辭曰增幣非臣
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
受乎
續通鑑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
蘇內翰富公神道碑公使契丹還除吏部郎中樞密
直學士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
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
澠水燕談公早使强虜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
宋史本傳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
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于天下不可許乃
卻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
伐呆兒族于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
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

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
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
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
契丹卒不動按元昊夏也契丹遼也
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
龍川志慶曆中刼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
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且厚
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斷時范在政府
富公在樞府富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
爭于上前仲約由是免死
邵氏聞見後錄英宗臨御一日韓公進擬數官者策
立有勞當遷官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
可書韓有媿色後韓帥長安爲范堯夫言其事曰琦
便怕富公也按二事皆富公抗論與范韓二公異者
也
宋史本傳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
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
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卽當至

矣其敬之如此

文彥博 字寬夫汾州介休人

周霍功成讓弗居四朝將相眷隆初平章軍國經筵重
矍鑠容儀聘使讋洛水田園恬退後香山耆舊詠觴餘
縉紳落落風流在福壽人間羨不如

宋史本傳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臣也彥傳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

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鎭節度使不拜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

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

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于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曰天下異人也

彥博以太師致仕居洛陽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唐白樂天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謂之洛陽耆英會

本傳論曰國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又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

范仲淹 字希文蘇州吳縣人

殿上風章塞上旌龍圖老子敵知名秀才獨任當時重
直筆能全一路生茶圃萬間寒士屋麥舟百斛故人情
至今柳綠西湖畔堤上猶歌豈弟聲

宋史本傳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

按塞上旌謂持旌塞上如安撫環度經略涇原是也

本傳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矣辭不拜

呂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日夜謀慮興致太平

續通鑑富弼范仲淹復請詔樞密通選逐路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宋史本傳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

冷齋夜話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將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續通鑑皇祐二年歲飢時范仲淹知杭州杭俗好佛事喜競渡仲淹日出宴于湖上縱民競渡居民空巷出游召諸寺主僧諭以飢歲工價至賤可興造殿宇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治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敘所以宴游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俾工技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既而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者仲淹之惠也

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人

振興文體百餘年何處得來諫院賢朋黨論高羣小懾
宮儲議上聖人憐千秋史筆灰中荻六一琴聲水上絃
天下爭爲門下士微公後進孰開先

宋史本傳宋興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卿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稿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慶歷三年知諫院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

初范文正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

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于此

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修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六一居士傳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將退休于潁水之上號六一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事迹後進之士爭爲門生求受教誨

王安石 字介甫撫州臨川人

四首鶉衣太不情萬言書上論縱橫高談堯舜行新法
附會詩書誤後生正士吞聲元氣喪中原斂怨亂機萌
更張好事眞堪笑竟欲墩移謝傳名

宋史本傳安石性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蘇洵日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心作辨姦論以刺之案四首出辨姦論

安石議論高奇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

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

上問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令判知樞密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水利靑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于佛老

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

呂公著韓維等安石悉排斥不遺力

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

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

安石子雱傳安石更張好事雱實導之

苕溪漁隱叢話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云介甫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人爭法歸山林則與謝安爭墩此亦善謔也

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

邇英進讀動宸衷變法憂深亂法同邊使起居問司馬
子孫容止識溫公列朝史局呈金鑑萬古碑文愧石工

野老田夫皆愛惜盈庭奸黨獨交攻

宋史本傳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光子康傳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

宋史本傳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

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劉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恐得罪于後世聞者愧之

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蘇軾 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自古奇才遇合疎山川放浪侶樵漁鐙收御府陳言始
燭撤金蓮賜坐餘詠檜成詩何預朕披風拜像一愁予
茶根怕喫公文熟奎宿星明照太虛

宋史本傳軾嘗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會上元敕府市浙鐙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鐙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

續通鑑王珪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今陛下飛龍在天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不臣孰甚焉帝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本傳軾二十年間再莅杭州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

老學庵筆記建炎以來尙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茶根

庚溪詩話徽宗幸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伏地久之方起詰之答曰値奎宿奏事上曰何神對曰本朝臣蘇軾也上大驚

李綱 字伯紀邵武人

艱難國步手能援玉帶金魚賜至尊七十日間爲宰相
三千里外望中原遷都計佷汪黃誤卻敵謀兼戰守論
如此忠良不見用偏安南渡倖圖存

宋史本傳綱奏有云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

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及退師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詔吳敏李綱綱至徽宗

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
行宮上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
他也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
適當大敵入攻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勿問細
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
論曰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
言行錄公入朝月餘車駕行幸未有定所公間為上
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
而近議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恐中原非復我有
又汪黃欲奉上幸東南上遂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
幸東南公留之極論其不可上雖用公議營南陽而
朝臣多附汪黃東南之議多以為不可
公上十議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
淮沿江控扼其衝
宋史本傳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
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亦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
乎遠邇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于靖康建炎間莫

或撓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
哉

宗澤 字汝霖婺州義烏人

中原可保敵兵強忍使康王繼肅王能挽乘輿憑馬卜
曾辭部使市牛黃開封留守軍聲壯羣盜來歸義氣張
慷慨出師師未捷渡河流涕上遺章

宋史本傳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
攻之計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金敵
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
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
宋稗類鈔靖康元年康王再使金至磁澤乃假神以
留之曰此有崔君廟甚靈可以卜珓廟有馬更顯應
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輦等物塞去路乃止不往

宋史本傳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
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
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衘以聞
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
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
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
工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師
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
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
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
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
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
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
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
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
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

韓世忠 字良臣延安人

誰擬汾陽第一功張登高會氣如虹旌旗父老思河上
桴鼓夫人策帳中銅臉背嵬安楚北絳袍立馬阻江東
清涼居士翠微嶺湖畔騎驢感朔風

宋史本傳金人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命世忠飭守
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
元守高郵親提騎兵駐大儀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
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
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于是引
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
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
董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
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
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
斫馬足敵披甲陷泥淖世忠麾騎四面蹂躪人馬俱
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

軍夾河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按詩意以郭汾陽比世忠誰擬者言世忠武功第一當時中興諸臣莫能比擬也

兀朮入侵帝以世忠爲浙西制置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帝如浙東召世忠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一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募人獻破海舟策且用方士計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

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

雞肋編紹興四年韓世忠自鎮江來朝所領兵皆具裝以銅爲面

宋史本傳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

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

浙江通志紹興十一年冬岳飛死十二年三月世忠建翠微亭謝兵柄時獨游焉岳有登池州翠微亭詩云紀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蓋韓當時憶岳此詩故以名亭而亦隱痛之也亭在飛來峯半

宋史本傳世忠抗疏言秦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談兵事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

岳飛 字鵬舉相州湯陰人

撼山容易撼軍難幟刺紅羅敵膽寒運用一心操萬勝
激昂百戰恨偏安金牌詔下肝腸裂鄂字書成淚血乾
內有權臣功不就長城自壞發長嘆

宋史本傳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李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潛出賊右突其陳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

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

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于一心澤是其言

嘗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

飛進軍朱仙鎮大破兀朮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知飛志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命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遂班師

揮麈新談有請仙者乩書一詩云百戰間關鐵馬雄尚餘壯氣凜秋風有時醉倚箕山望腸斷中原一夢中後大書一鄂字始知爲武穆也

宋史本傳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

本傳論曰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文天祥 字宋瑞吉水人也

六宮人散海門煙丞相勤王一旅偏南宋江山賴半壁小樓風雨臥三年有生已備嘗艱險所學眞無愧聖賢大義何須炎午激贊成衣帶鐵心堅

治世正音甘瑾讀文丞相傳詩有樓櫓海門西日暗之句又錢唐懷古詩萬騎星屯潮捲夕六宮雲散草生春

宋史本傳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仍除天祥樞密院尋除右丞相兼樞密院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皐亭山丞相怒拘之

續通鑑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

宋史本傳天祥臨刑從容謂吏曰吾事畢矣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續通鑑文天祥至燕丞相博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之宋太學生廬陵王炎午作生祭文以祭天祥文有曰嗚呼文丞相可死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柰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也

謝枋得 字君直信州弋陽人

縱談今古一掀髯獨鶴摩霄豈久淹東向思君歌哭迸南歸避地姓名潛虛勞薦士逢文海剩有遺書答夢炎壁上曹娥詩可讀丈夫就義已心恬

宋史本傳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

枋得與呂師夔善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軍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

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

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見時方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為功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菓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于地不食而死

周子 字茂叔道州營道人

蓮花溪下水潺潺樂處能尋孔與顏洙泗洛河通脈絡

陰陽動靜悟循環月圓川上無邊映草綠窗前不用刪
我拜書堂思貫道廬山高絕孰能攀
宋史本傳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
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
方輿紀要蓮花峯在九江府東南三十里
宋史本傳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
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
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
韶州祠堂記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人理明而道學
之傳復續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
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宋史本傳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
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言行外集朱晦翁贊公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
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

草交翠
程明道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
般
方輿紀要廬山在南康府西北二十里九江府南二
十五里

二程子 明道字伯淳伊川字正叔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

弟兄授受出濂溪事業能兼德業齊新學捉風多抵捂
仁心折柳悟端倪黨分蜀洛誰戎首咎執朝廷是禍梯
意氣未平持太急說書人立講筵西
弟兄句見周敦頤詩註
聞見錄王安石一日與明道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
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
言行外錄頤一日講罷未退上忽憑檻戲折柳枝先
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頤初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
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
爲蜀黨所擠
宋史程頤傳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
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
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
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
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
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
軾不悅于頤頤門人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
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
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
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迫遣之欲入別叔母
亦不許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于崇寧
言行外錄伊川氣質剛方持太急
宋史程頤傳召爲崇政殿說書每進講色甚莊繼以
諷諫

邵子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從居河南

蓬蓽翛翛世外人漁樵問答箇中身行窩到處皆安樂
卻杖有時忘主賓入手風雷通地籟先機禽鳥識天津
授書漫納留侯履怕長姦雄悞細民
宋史本傳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
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
所著書有漁樵問對
爲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時出
游士大夫爭相迎候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
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言行外錄富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先生
隱居相近富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先生一
日過之富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與先生論天
下事富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爲起徐指二蒼

頭戲富曰忘卻拄杖矣
宏簡錄得李之才之傳探頤索隱妙悟神契嘗著論
有曰靜者地也地有剛柔其中又分太少二者太柔
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
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化也
先機句見神宗詩註
言行外錄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端
倪和叔留別詩有圯下每慚呼孺子牀前時得拜龐
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
公又上蔡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
姦雄

朱子 徽州婺原人

甕牖屏開擁翠眉幽人去國慰靈芝道傳往聖眞君子
政在生民艮有司鹿洞武彝樂天趣盤銘丹筆樹經師

同人筮卦占肥遯語默隨時總合宜

朝野雜記高宗命召先生乞祠俟滿日赴行在劉忠
肅除御史籍溪胡先生赴秘書正字先生以詩寄之
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冠留取幽人臥
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又甕牖前頭擁翠屏晚來相
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四朝聞見錄韓侂胄欲除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
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
者漸少
黃勉齋述行狀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
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昭呈露
按政在生民謂修荒政改浙東倉之類也
宋史本傳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
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
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又除知南康
軍至郡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
之

藤陰劄記光宗讀朱子編次盤銘丹書語朱子曰宮
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朱子頓首謝
言行外集慶元之年韓侂胄誣丞相以不軌竄置永
州中外震駭且創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
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
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默然焚其稾更號遯翁

陸九淵 字子靜撫州金谿人

南渡何人立腳堅鵝湖學術本超然考亭喻義容登席
子壽言詩已上船糟粕六經應注我渾圖太極可參天
古今擔荷無窮事同異無勞辨後賢

儒臣傳陸九淵與朱子論太極圖說不合屢書往復
學者因貽書詆之朱子云南渡以來八家著腳理會
著實工夫者唯某與陸子靜而已老兄未可以輕議
也

宋史本傳九淵嘗與朱子會鵝湖論辨所學
方輿紀要鵝湖寺在今江西廣信府鉛山縣
儒臣傳九淵與朱子呂祖謙會于鵝湖九齡曰伯恭
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
以望鵝湖之同遂與九齡議論辨折及至鵝湖祖謙
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朱子顧祖謙曰
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也
宋史本傳朱子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
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朱
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
按朱子傳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
之考亭
方輿紀要考亭在福建建寧府建陽縣南五十里
宋史本傳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注我我註六經又
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
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
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
內事乃宇宙內事

陳東 字少陽鎮江丹陽人

登聞鼓擊震金鋪宣德門高萬姓呼太學舉幡救司隸
上方請劍率生徒上書已痛三關失伏闕拚將六賊誅
冠帶雍容赴西市荒阡寧遠葬寒蕪

宋史本傳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朝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邦彥等疾如仇讐因用兵小不利歸罪于綱臣竊聞邦彥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蕃河北實朝廷之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

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于是亟詔綱入朝復領行營

按漢書鮑宣傳鮑宣拜司隸以摧辱宰相下廷尉博士弟子王咸舉旛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會者千餘人

按漢書朱雲傳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宋史本傳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後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于遼金刱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

成化杭州府志宋有寧遠阡葬太學生死而無歸者在方家峪梯子嶺

陳搏 字圖南亳州人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賜號希夷

一夢空山幾百年金人劍指悟眞詮閑心久被白雲挽
異術非勞黃石傳吐納本無關世教治平豈必問神僊
墜驢大笑中原定華岳峯高駕紫煙

宋史本傳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

藏書外臣傳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搏曰秋爲萬物之所歸吾其隱于西方乎時年七十餘移居華山

希夷先生傳眞宗再遣使賫詔迎先生乃回奏上曰數行紫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閑心卻被白雲留住

希夷先生傳先生曰吾將棄此游太山之顚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論出世法安能與世俗輩汩沒出入生死輪迴間乎

宋史本傳太平興國中來朝宰相宋琪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于此

澠水燕談一日方乘驢游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林逋 字君復杭州錢塘人

茶牀藥臼竹煙青曾訪幽居放畫船風月有情憐處士
江山無主匯孤亭夢迴鶴羽飛難覓魂在梅梢喚欲醒

封禪求書死不愧但留高詠滿西泠

林和靖詩集復賡前韻且以陋居幽勝詫而誘之畫共槳材懸屋壁琴兼茶具入船扉又石磴背穿林寺近竹烟横點海山微

靑箱雜記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

詩話總龜逋所居多植梅蓄鶴泛舟湖中客至則放鶴致之

菊磵集和靖墓詩定知魂在梅梢上祗有春風喚欲醒

歸田錄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詔猶喜曾無封禪書句尤爲人稱誦

宋史本傳喜爲詩既就藁隨輒棄之今所傳尙三百餘篇

蔡京

字元長興化仙遊人

役法十年成反掌奸雄濟變亦人豪御書詔與楊書亂公相權同媼相操符進神僊雲篆麗綱連花石艮山高二惇二蔡傾天下父子分門黨更牢

宋史本傳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京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楊書

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又童貫傳時人稱蔡京爲公相因稱童貫爲媼相

蔡攸傳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天書靈篆之符

本傳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童貫輩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尙而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淫及于艮嶽矣

安惇傳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謠

本傳燕山之役京送攸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于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營進之徒舉集其門根株結盤牢不可破

秦檜

字會之江寧人

撻懶和書入奏先誰教長腳握奸權片言未建旋登相一德交孚竟格天有恨東窗議沖正無人上座鑄施全滕邊七首嗟何用風雨空題六檜前

宋史本傳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

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爲莽卓

山堂肆考檜初爲太學生號秦長腳

宋史本傳宗尹去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

精忠類編檜妻王氏素險陰出檜上會歲莫岳誣獄不成檜自都堂出與王氏向東窗下悶悶不樂侍兒偶傳柑一枚爪其皮幾盡若有思者王氏問之檜語之故王氏笑曰縱虎易縛虎難遂書小紙令老吏赴

獄中遽報岳死
槎庵小乘秦檜妻王氏自號沖正先生
瑯琊代醉今之岳廟鑄秦檜像縛于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于檜上持刀斫之庶爲得也
宋史本傳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被磔
朱子語錄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免得膝褲中匕首
皇墩文集跋楊補之松檜圖云宋季有永嘉處士胡褒者憤秦檜之姦題其堂曰六檜蓋以六隱戮字也

韓侂冑 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

壞了生菱劇可憐喪師百萬解兵權趨風執政嗥籬落搦管文人記石泉冷蓋難防羅木外鐵鞭已及玉津前和戎竟致於期首枉費高家九錫篇

四朝聞見錄韓侂冑銳意用兵份優因郭倪郭杲敗值賜宴以生菱進於卓上命二人移卓忽生菱墮地盡碎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杲卓
宋史本傳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冑大悅詔中外密爲行軍之計未幾皇甫斌兵敗于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于宿州侂冑乃遣使請和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爲界且索犒師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侂冑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淮漢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而侂冑猶未已又御筆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丁罷平章軍國事
西湖志餘侂冑又嘗與客飲南園趙師羼過山莊竹籬茅舍日此眞田舍景但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叢薄間視之乃師羼也侂冑大悅益親愛之
宋史陸游傳晚年再出爲韓侂冑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議清議
四朝聞見錄韓侂冑敗籍其家臥內青綾帳以羅木自圍其寢防刺也又賣漿者敲其盞以喚人曰冷底盞喫一盞冷謂韓盞謂斬也
開禧間慈明陰贊寧皇誅侂冑出御批授錢象祖象祖授殿巖夏震震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于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墻韓身畀軟纏用鐵鞭中韓陰乃死
宋元通鑑嘉定元年王柟以韓侂冑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遂命完顏匡等罷兵
翠微南征錄華岳因侂冑函首有詩云反漢須知爲晁錯成秦恐不在於期按詩言感函首意乃借用也
談薈韓侂冑生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以寓九錫

賈似道 字師憲台州人

款款軟輿湖上停半閑鐙火爛明星三春歌舞梅花塢

廿載平章蟋蟀經蘭紙千箱藏玉枕鹿磯十事繪螺屏木棉庵外杭州唱鐵鎖琅瑠不可聽

三朝政要似道出嘗乘朱輪輿自葛嶺至宮城遶堤而行
似道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
宋史本傳似道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宋稗類鈔賈似道別于西泠之外架樓臨之日第一春梅塢
宋史本傳嘗與諸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日此軍國重事耶按似道有蟋蟀經三卷
至正直記賈秋壑得一碔砆石枕光瑩可愛欲刻蘭亭而患其小有一鐫者以燈影壁其字宛如定武本缺損皆全賈開宴以賞之世號玉枕蘭亭
癸辛雜識王楠爲螺鈿屏風圖賈相十事以獻曰度

宗即位南郊慶成鄂渚守城月峽斷橋鹿磯奏捷草
坪決戰安南獻象建獻嘉禾淮擒李化
宋史本傳大兵破鄂似道上表出師兵潰于是始謫
似道爲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似道行時侍
妾尚數十人鄭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
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至漳州木棉庵虎
臣日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勿軒集賈相葛嶺行有云望塵拜者頌元老伊尹周
公所不如豈知一旦事瓦裂鋃璫鐵鎖載以驢

元昊名曩霄小字嵬理夏州人

戎幕千山百萬師雄豪嵬理自開基旋風縱擊駝鞍礮
盤鴿驚揮鮑老旗畜牧皮毛輕錦綺銀牌鐵騎召熊羆
統傳五代西平貴二百年來霸業垂

宋史夏國傳元昊性雄毅多大畧
有砲手二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于橐駞鞍縱石
如拳
慶歷元年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命行營總管任福
擊之桑懌爲前鋒朱觀武英繼之福分兵夕與懌爲
一軍屯好水川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
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旦福與懌西去未至
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傍置數銀
泥合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
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
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尺餘
懌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
宋師大敗
元昊數諫其父母勿臣宋父輒戒之曰吾用兵疲矣
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
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
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
牌召部長面受約束

宋史論自赤辭納款于貞觀立功于天寶思恭以宥
州著節于咸通夏雖未稱國而王其土久矣子孫歷
王五代宋興太祖即西平王加彝興太尉德明在祥
符間已追帝其父于國中逮元昊始顯稱帝厥後因
之與金同亡槩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

遼

太祖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契丹
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在位十
九年號神冊天贊天顯

大姓賢王八部先盧龍一道雁門連東丹射鹿初開國
南牧騰驤自控弦拓跋魏都同建號慕容燕國竝編年
晉人父事兒皇帝石爛無移誓帳前

新唐書契丹傳契丹本胡種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射
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又欽
德晚節政不競其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時耶律阿
保機建鼓旗爲一部不肯代自號爲王而有國
綱目五代續編石敬塘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于契丹
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
門關以北諸州爲謝
契丹國志東丹王傳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
曰東丹國
遼小史每秋則衣璮裘呼鹿射之
契丹國志本紀天贊元年晉王圖鎭州討張文禮時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在定州以鎭定爲脣齒恐鎭亡
而定孤乃潛遣人語其子王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
解鎭州之圍乃說太祖曰鎭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
速往則皆爲已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太祖以爲
然遂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
五代史契丹傳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德光
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廢帝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鎭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强兵求大鎭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

太宗 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在位二十一年號天顯會同大同

十萬橫磨劍失堅不敎一晌漢兒眠剖心逆賊誠難恕
噉飯孱王亦可憐木杖親須節度使絳紗仍服會同年
得歸悒悒猶銜恨帝腹成羓載北遷

綱目五代續編晉梁言至契丹契丹主怒其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及契丹主遣將軍康祚以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執之契丹主以牙籌數其八罪且詰之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十萬橫磨劍安在命鎖之延廣扼吭死

五代史契丹傳晉人苦兵乃遣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耶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

綱目五代續編晉閤門使高勳訴張彥澤以私憾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擅徙晉主于開封府署殺桑維翰剽掠大梁遂與傳柱兒俱斬于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詬罵以杖朴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五代史契丹傳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鎭州杜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遣傳柱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

五代史漢本紀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柺一木柺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按劉知遠爲忠武軍節度使

五代史契丹傳德光至京師入居晉宮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

德光已滅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刼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鎭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北歸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行至欒城得疾卒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

天祚帝 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之孫在位二十五年爲金滅號乾統天慶保大

木葉山前繪像歸松花江上敵行圍頭魚宴罷怨軍起
項鶴讒成寃獄飛地入金源諸部失疆分玉斧界河非
懸知趙宋藩籬壞留得西遼一綫微

揮麈後錄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王黼蔡攸贊成之有諜者曰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言陳堯臣者善丹青精人倫爲畫學正黼薦其人于上令堯臣郎畫學生二員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郎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以相法望之亡在旦夕上大喜燕雲之役遂決

按木葉山遼置南樓地

遼載混同江一名鴨子江一名粟末江一名宋瓦江

一名松花江在開原北一千里源出長白山
契丹國志本紀天慶四年秋八月女眞阿骨打伐遼
會集女眞甲馬二千首攻混同江之東名寧江洲
遼史本紀天慶二年春二月幸混同江鈞魚界外生
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
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
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謂蕭奉先曰阿骨打意
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
奉先曰麤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
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爲秋九月阿骨打宴歸疑上知
其異志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
天慶七年秋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
遼史道宗宣懿皇后傳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
右大康初宮婢單登敎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
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乙辛與張孝傑劾狀因而實
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乾統初追封宣懿皇后合葬
慶陵
大金國志遼主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西走雲

中至于夾山以保四部族衛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
丹畔臣余覩爲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徑趨雲中
路以追之後于山金司獲天祚于是嬀州儒州歸化
奉聖宏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爲金人
之有
金史地理志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
故名金源
通鑑長編宋太祖觀地圖指金沙江以玉斧斷之曰
此外非我有也
續通鑑宋宣和四年金人來約夾攻遼宇文虛中上
書言自女眞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
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
悍之女眞以爲鄰國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
期也
本紀保大五年金兵至上爲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
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太祖八世孫也遂自立爲
王率鐵騎二百西走至起兒漫百官冊立大石爲帝
號天祐皇帝改元延慶

義宗 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

人皇稱制主東丹圖畫文章壓可汗遜國豈殊吳太伯
藏書不讓漢劉安移文討逆心元壯異地思親淚未乾
望海堂空僧瘞骨毉巫閭上墓門殘

遼史本傳太祖天顯元年從征勃海拔扶餘城上欲
括戶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
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
帥德光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諲譔窮蹙請降尋復
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
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稱制
倍工遼漢文章善畫本國人物
太祖訃至倍卽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欲立德光
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宜主社稷乃與羣臣
請于太后而讓位于是大元帥卽皇帝位是爲太宗

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後唐明宗
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
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立木海
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
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
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毉巫閭絕頂之望海堂
後唐明宗養子從珂殺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
珂殺君盍討之
倍雖在異國嘗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
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于洛從珂欲自焚召倍
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升害之時年三十有八有
一僧爲收瘞之後太宗改葬于毉巫閭山

耶律曷魯 字控溫一字洪隱迭剌部人

命世奇才偉男子剛平禍亂智沈深三千部落歸黃鞴
廿一功臣屬赤心肺腑親承臣獨契耆龜謀合主能任

阡題于越恩無二勸進先知帝命臨

遼史本傳曷魯父偶思病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曷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

太祖會李克用于雲州時曷魯侍克用顧而壯之曰偉男子爲誰太祖曰吾族曷魯也

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曷魯賢軍國事非曷魯議不行

太祖卽皇帝位曷魯總軍國事時諸弟刺葛等往往覬非望太祖宮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之以曷魯總焉已而亂作太祖命曷魯討平之曷魯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魯爲心云

史論曰曷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蓍龜謀成戰勝可謂算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吳漢之于光武歟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

羣臣請立太祖太祖辭曷魯進曰昔者于越伯父釋魯嘗曰吾猶蛇兒猶龍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又曰

興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

曷魯薨年四十七旣葬賜名其阡宴答山曰于越峪詔立石紀功

金

太祖

姓完顏諱旻本諱阿骨打在位七年號天輔

三江源匯蘊靈奇寶鐵難堅敵莫支赭馬渡江驅韎鞨
黃龍開府會熊羆破遼不受東懷帝和宋仍與北伐師
傳梃天山城五國海冬青放陣雲麾

廣輿記混同江開原城北一千五百里經五國城入海松花江開原城東北一千里源出長白山北流至海西與混同江合黑龍江開原城北二千五百里源出歸德府北山南流松花江

金史本紀收國元年正月卽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尙白于是國號大金八月上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九月克黃龍府

宋史紀事遼隋唐謂之靺鞨

遼史天祚帝紀天慶九年遣使冊金爲東懷國皇帝金復遣使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德之義語涉輕侮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東都事畧是時燕人張覺仕遼守平州不肯降金人徽宗聞之密遣人諭覺許其世襲金人大怒悉兵以攻覺時童貫蔡攸還京師亦盛稱覺之材武可以捍金人乃以金華紙賜詔書與覺使之擊金人金人邏得之大怒曰南朝敗契丹百餘年信誓方與我結好吾又與六州之地不數月復與張覺相約攻我豈可但已遂襲破平州

本紀初遼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靑于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公私厭苦之康宗嘗以不遣阿疎爲言稍拒其使者至是召官僚耆舊以伐遼告之執遼障鷹官太祖進軍遂命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敵兵太祖免胄戰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敵大奔

金史地理志西京路淨州屬有天山縣

廣輿記五國城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故名

本紀收國元年率兵趨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卻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朮可衝其中堅宗翰請以中軍助之上使宗翰往爲疑兵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

海陵王

諱亮字元功本諱迪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也在位十三年南侵遇弒世宗卽位追

廢爲海陵郡王號天德貞元正隆

待月停杯汴水陰新宮傳采眉霏金遙傳桂子三秋曲

忽動吳山萬里心臺號不歸驍騎散江難飛渡鵲橋沉

手中大柄終誰屬空負西湖立馬吟

桯史亮好爲詩詞遷汴日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仙日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

金史本紀至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

脊嘍集宋孫何帥錢塘柳永作望海潮詞贈之流播金國金主亮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遂起投鞭渡江之心

宋史紀事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于奉使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

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中興禦侮錄海陵一日發揚州登望江亭指顧江山之勝詔其下曰朕不入浙誓不返國因改其名不歸臺蓋不歸之讖已先見之矣

桯史亮南侵使驃騎大將軍韓夷邪將兵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詞有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句

劉祁歸潛志海陵讀書有文才爲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淸風滿天下人知其有大志

世宗 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在位二十九年號大定

繼體艱難念肇基小堯舜號治恬熙宴連宗室開皇武

曲紀先朝譜睿思文字仍傳金國語衣冠不襲漢人規

郎君苦惱能陳諫京苑諸王漫賦詩

金史本紀大定二十四年上至上京二十五年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沉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敍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

史贊曰世宗孳孳爲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爲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

大定十三年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眞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眞純實之風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于子孫亦當遵朕敎誡也

大定二十七年禁女眞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大金國志本紀大定十七年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

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偉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爭雄畧故能滅遼宋混一南北自近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使遺宋所傳之主于是有志報復今滕骨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鬥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主黙然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懽飲郎君卻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按女眞風俗宗室皆謂之郎君

宣宗 諱珣本名吾睹補顯宗長子在位十一年號貞祐興定元光

金人失策徙三州運蠶遷官築汴流南渡胡爲師晉魏

北軍早已失幷幽鐵槍賊起人心潰花帽兵行戰骨收

敵國賊臣空畫像趙家歲幣議增不

金史徒單鎰傳鎰言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徒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參政梁瑾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

金史本紀興定三年築京師裏城上慮擾民募人能致鑽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議察霍定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

續通鑑金貞祐二年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五月命完顏承暉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行按詩言師晉魏謂師晉遷江左魏遷洛陽也

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

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

貞祐二年李全為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金主遷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鈔畧山東

貞祐三年楊安兒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僕散安貞將花帽軍討破之殲其衆

宋開禧二年韓侂冑師出屢敗邱崈遣使持書於金僕散揆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嘉定元年增歲幣為三十萬以韓侂冑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受之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

嘉定七年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絕之遂罷金國歲幣

哀宗 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宣宗第三子在位十一年號正大開興天興

洛陽哀詔淚潸然艮嶽鐙毬破紙鳶成蜜損花京婦怨餂糠及米宋人憐幽蘭軒畔血飛雨照碧堂前玉化煙皂笠黃衣金鶻帶淒涼畢命汝墳邊

續通鑑金天興元年蒙古兵攻汴城金主命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慟洛陽人至于慟哭三月蒙古速不臺併力攻洛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鐙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碌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後又募死士穴城渡壕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鐙籠為應約鐙起渡壕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為紙鐙退敵難矣特有火砲名震天雷者所爇圍半畝以上又有飛火槍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速不臺知不可取乃講和退兵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遂括汴京粟為守禦備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令與右丞李谿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妻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粃以自養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闕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谿谿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合周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

金天興二年蒲察官奴既敗式木斛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主唯日悲泣于是內侍局令宋珪奚烈完出等密謀討官奴殺之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

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旗黃旗二導前黃徽攡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天興三年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守緒知事急卽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一統志幽蘭軒在汝寧府治內照碧堂在歸德府城南舊城上

金史本紀天興三年帝謚于幽蘭軒末帝退保子城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哀宗骨瘞之汝水上末帝爲亂兵所害金亡

强伸

一卒居然烈丈夫中京留守効馳驅明駝犒士千金贈
憨子呼軍萬衆趨墻有迷魂留廢壘戰無屈膝委殘軀
報恩洛水思良將國步多艱孰力扶

金史本傳强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又史贊曰强伸一射糧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焉

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又創遏砲能發大石于百步外所擊無不中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驍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兵數倍于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中京留守二年二月伸建一關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五月大兵復來初築戰壘于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大兵退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將見大帥兵卒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趙秉文 字周臣磁州滏陽人

盟主騷壇四十年抗言三策滏陽邊書生豈不知兵事
耆宿還宜値講筵萬里河湟欽使問千秋龜鑑盡臣編
瓣香分與遺山叟力挽頹波悟妙詮

元遺山中州集秉文傳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

金史本傳秉文以章宗泰和三年爲平定州刺史宣宗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畧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眞卿張巡許遠輩亦書生也宣宗曰秉文志固可嘉然今翰苑九難其人秉文宿儒當在左右貞祐四

年拜翰林侍講學士

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

哀宗正大間秉文與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

案元遺山秉文門下士也秉文卒將葬遺山爲之銘有公起河朔天以經副力挽頹波爲世砥柱

楊雲翼 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

河嶽炳靈人傑出名卿第一數楊公醫能治國君心格
政要通經內相隆南駕徵兵陳苦諫中朝請命効孤忠
閒閒一老同文柄淚灑西川泣雨風

元好問楊公神道碑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嶽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故自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咸推公爲中朝第一

金史本傳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

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嘿然知其爲醫諫也
明年設益政院雲翼爲選首時講尙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
貞祐初時全倡議南伐雲翼上疏極諫宋不可伐之故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淮上一軍全沒案元好問楊公碑銘有曰貞祐南駕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屍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芳端舞嬰兒又日東隅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爲齋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金史趙秉文傳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案閒閒秉文自號也

完顏仲德 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

瞑目深居恨未平汝陽無計勸西行見山已罷勞民役

汝水猶聞破陣聲鏖戰孤城如許遠從亡五百似田橫

金源國士光青史亮節同時有正卿

金史本傳天興元年九月會上以蠟丸書徵諸道兵入援仲德提孤軍千人至汴知上欲北渡力諫云秦鞏之間山嚴深固糧餉豐贍不若西幸上不從二年六月詔仲德議遷蔡仲德雅欲奉上西幸因贊成之及蔡領省院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陽幸卽汝陽之安不願選徙日夕爲上言西行不便未幾大兵梗路竟不果行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遷爲恨是月上至蔡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爲游息之所仲德諫曰上初行幸已嘗勞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工以求安逸恐人心懈弛不足以濟大事上遽命止之
天慶二年十一月辛丑大兵圍蔡仲德營畫備禦未嘗一至其家拊存軍士無不得其懽心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築柵浚濠爲備雖克之不能入也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終不能拔三年正月戊申大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已酉大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孛术魯婁室兀林荅胡士總帥元志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
史贊曰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金史張天綱傳張天綱字正卿蔡城破爲宋將孟珙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天綱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元

太祖 諱鐵木眞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在位二十二年

金色神飛鄂諾河九斿旗建太行阿防秋決策薰羊胛

皺夏收書載橐駝集賽徵兵人好殺角端解語事傳訛

高麗西域皆吾屬青吉斯鳴瑞鳥多

元史本紀太祖十世祖孛端乂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犍生二子長曰博寒葛荅黑次曰博合覩撒里直旣而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卽孛端乂兒也
元年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斿白旗卽皇帝位于斡難河之源按鄂諾河卽斡難河
元史木華黎傳十二年八月詔封木華黎太師國王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斿大旗

續通鑑帝每征討必命耶律楚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蒙古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睍力屈出降遂縶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疒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本紀會塔塔兒背金金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之北走帝聞之發近兵自斡難河迎擊仍遣六十人徵兵于諸侯薛徹別告薛徹別告以舊怨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因率兵踰沙磧攻滅之

元史五行志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爲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

本紀十三年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命哈眞札剌率師平之高麗王瞰遂降請歲貢方物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苔剌城擒其酋哈只兒只闌禿秋十七年西域主札闌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闌丁遁去十八年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續通鑑宋寧宗開禧二年太祖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自號爲青吉斯汗謹案輯覽注青吉斯汗舊作成吉斯可汗考蒙古源流云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向之鳴聲曰青吉斯以爲瑞遂以其音爲號

世祖

諱忽必烈睿宗第四子在位三十一年承正統十五年號至元

獨上香爐瞰武湖東南混一建皇樞河源未見窮回部
海運還問達大都黃服番僧闡元教赤章道士受靈符
銀盤精白初成寶付授難爲萬世模

元史本紀歲丁巳冬十二月入覲議分道攻宋歲己未秋八月師次江北親王穆哥遣使以憲宗凶問來告且請北歸以繫天下之望帝登香爐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卽滸黃洲是夜遣具舟楫遲明揚旗伐鼓三道並進與宋接戰三殺獲甚衆逕達南岸圍鄂

元史正一天師傳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名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及見語之曰昔歲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淸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于今矣

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其顚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謹按通鑑輯覽注云我　朝康熙年間屢遣使往窮河源始定枯爾坤爲中國河源視元史所載爲尤詳但其時未平回部故河出葱嶺于闐合注蒲昌海之說未得其証及準夷底定回部歸誠凡古所稱葱嶺于闐合蒲昌海諸境俱隸版圖舉史漢諸書所謂出葱嶺于闐合流注鹽澤而潛行者案之今時形勢適相符合此爲積石以上之河源卽漢張騫所求而得之者不得謂之鑿空無據若元都實所尋止及于中國之河源潘昂霄河源志不識蒙古語而譯以漢文又從而附會支離益多岐舛矣

詠史詩 卷八 世祖 順帝 圭

續通鑑至元十九年始海運初宋季有海盜朱淸者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羅璧暨瑄等造船運糧由海道入京逾月始至立都漕運萬戶府令淸瑄二人掌之

至元十六年賜西僧八思巴號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後三十一年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被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

本紀至元十六年命宗師張留孫作醮事奏赤章于天

順帝

諱妥懽貼睦爾明宗長子在位三十六年號元統至元至正

柳林罷獵樂嬉恬讚佛宮娥按玉纖黃瀆岡生石人眼

白毛天雨老君髯旗搴勝廣氛初熸鼎沸江淮亂未厭
北遜于荒存帝號林丹一綫未全殲

元史本紀至元三年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
元氏掖庭記帝在位久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
續通鑑至正十一年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發河南屯兵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岡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城河復故道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方輿紀要黃陵岡在山東曹州曹縣西南六十里
元史五行志元統二年六月彰德兩白毛俗呼老君髯民謠曰天雨氂事不齊

續通鑑朱光卿增城縣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反稱大金國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爲亂捧胡陳州人以燒香惑衆反于信陽州命慶童帥兵討之獲其旌旗宣敕金印獻之未幾四川韓法師亦擁衆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又發明云嗚呼秦二世欲窮所好所樂而有陳勝胡廣之徒隋煬帝務乎窮奢極樂而有李密元感之輩元順帝欲馳騁田獵而有光卿捧胡之兵噫豈惟二君爲然哉自古國君未有不以逸樂而亡者也
時汝潁兵勢大振不數日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
本紀至正二十八年大明兵至通州帝御淸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及諸怯薛歹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至夜半開健德門北奔八月庚申大明兵入京城國亡後一年帝駐于應昌又一年殂于應昌太祖皇帝以帝知順天命退避加號曰順帝而封皇

孫買的里八爲崇禮侯

伯顏 蒙古八鄰部人

漢江飛渡識旌旗潮落錢塘萬馬馳仁似曹彬能不殺
謀如韓信更無私玉桃謗弭成功後罌酒閑消退食時
將相才兼推第一至元佐命孰同之

元史本傳十一年大舉伐宋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曹彬可也十二月己未師次鄂州遣呂文煥楊仁風等諭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而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汝輩何不速降庚申已知鄂州張晏然等皆以城降十三年正月甲申次皐亭山己丑駐軍臨安城北之湖州市二月辛丑宋主率文武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

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取宋主居之別室是日進軍浙江之滸潮不至者三日人以爲天助謝后命吳堅等爲祈請使楊應奎等爲奉表押璽官赴闕請命庚申傳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
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唯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鉤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爲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遂釋之
時有忌伯顏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于宮前餘非所知也
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燕王撫軍北邊以伯顏從仍諭之曰伯顏才兼將相忠于所事故俾從汝不可以常人遇之

郝經 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

一繫眞州十六年北歸望闕涕潸然金源節士靑城曲
宋局殘棋漢水邊江上梅花憐畫角雲中雁羽寄遙箋
窮愁著述陵川富兩鬢如霜烈士篇

元史本傳世祖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定和議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國日期不報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眞州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論其下曰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鬭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宋懼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尙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

陵川集金源十節士歌序金源氏播遷以來至于國亡得節義之士王剛忠等十八人皆死事死國有古烈士之風可以興起來俗振作貪儒按集中又有靑城曲亦敘金亡事也又聽角行有云漢家有客北海北

節毛落盡頭毛白聽此空令雙淚垂中原雁斷無消息南枝越鳥莫驚飛牢落天涯永相失江上舊梅花今夜落誰家樓頭有恨知何事牽住靑空幾縷霞

本傳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經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

陵川集先朝祭先有感詩三冬又盡三年數兩國無成兩鬢斑又老馬詩短歌聲斷銀壺缺常記當年烈士吟

許衡 字仲平懷之河內人

豈爲科名始讀書魯齋何假雪齋居半途風雨前村覓
畢世功名一夢虛滄海飛塵戎馬際蘇門杖策嘯歌餘
諸生敎授尊伊洛顏巷簞瓢自晏如

元史本傳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

魯齋集風雨圖詩南山已見霧昏昏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途風雨橫倉黃何處覓前村

言行錄衡年七十三卒囑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

魯齋集訓子詩干戈恣爛熳無人救時屯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又別西山詩我來蘇門居遨游成樂土策杖望朝雲捲簾看暮雨佳意豁塵腥勝槪入談塵

本傳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于兵聞衡來人人

莫不喜幸來學

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茱茹處之泰然又魯齋集病中雜言此意若敎賢會得也甘顏巷樂吾貧

余闕 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

靑陽書屋吊忠魂嘆血驚聞皖水鳴襄漢鯨鯢憑巨浪
江淮鎖鑰賴金城捐梯萬姓甘同死赴井全家恥獨生
守墓和州慚太樸時聽槖槖履邊聲

靑陽集小傳嘗讀書靑陽山中學者稱靑陽先生

元史本傳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按安慶古皖國屬縣潛山皖水出焉

靑陽集安慶郡庠後亭讌董僉事詩鯨鯢起襄漢郡

邑盡燒殘
本傳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
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
案元詩周石初有古金城謠一首哀余闕之守舒州
也
本傳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
去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戍焉
十月沔陽陳友諒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
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鎭明日遂薄城下闕分諸
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
甲之援西門勢大急闕身當之日中城陷城中火起
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
童皆赴井死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
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明史危素傳初元亡素與同邑黃冔約死難冔投井
死素走報恩寺徐達乃以素歸上仍命爲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
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也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
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素
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趙孟頫 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湖州人

文海搜遺得異才神仙逐隊座中來傷心紫陌荒銅狄
承旨銀潢侍鳳臺天竺書名播中外龍眠圖畫軼風埃
青蓮玉局兼能事更抱南朝庾信哀

元史本傳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
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
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
上
元詩選小傳子昂以宋王孫仕元爲顯官其從兄子
固恥之閉門不肯與見子昂之沒也宋逸士子虛題
其詩卷曰文在玉堂多燦爛淚經銅狄一滂沱原陵
禾黍悲豐鎬人物風流繼永和亦深惜之詞也

本傳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帝眷之甚厚按銀
潢謂承旨乃趙宋之後也
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
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
輟耕錄嘗見公自題畫馬云我自幼好畫馬自謂頗
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
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
與之並驅耳
本傳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
蘇子瞻

虞集 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蜀郡人

降靈南嶽眞人至待制奎章帝簡優春草未歸原馬性
秋風擬放澤漁舟詩文直接千年統碑板寧堪百鈔求
斷獄漢廷推老吏遺編恨未集中州

元史本傳父汲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
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于南嶽集之將生文仲
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啟曰南嶽
眞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
仁宗時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文宗即位除奎
章閣侍書學士
道園學古錄後續詠貧士三首其第一首結句云苟
遂牛馬性歸放春草豐又題漁村圖詩黃葉江南何
處村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烟棹老嫗具炊
雙瓦盆霜前漁官未竭澤蟹中抱黃鯉肪白已烹甘
弧當晨餐更擷寒蔬芸萑席垂竿何人無意來晩風
落葉何稭穲丁無得失動淑念況有與亡生遠哀憶
昔宋芝有園綺猶有留侯迫之起莫將名姓落人間
隨此橫圖卷秋水
本傳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眞父者貲
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郡總管既卒其子屬
豐城士甘愨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
物集不許

元詩選小傳先生嘗謂楊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揭曼詩如美女簪花人或問曰公詩如何先生曰虞集乃漢廷老吏也

本傳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

木華黎 札剌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

盧帳初生白氣纏挽弓猿臂勇無前銜恩斿旆燕雲上
扈蹕裘氈雨雪天戰伐河南更河北事功忠武繼忠宣
汴京未下留遺恨鐵券丹書奕葉傳

元史本傳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沈毅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

丁丑八月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且諭曰太行之北朕

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斿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

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裘氈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

壬午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靜眞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冬十月過晉至絳拔榮州胡瓶堡所至望風歸附

至治元年詔封孔溫窟哇魯國王謚忠宣木華黎謚忠武

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

不忽木 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漢高車國也

魯齋弟子高車部才望諸生久服膺勸學疏高興北國
提刑政肅攝西僧輔如左手生寧晚憂繫中朝瘦不勝
受賜假山兼象鎮貽留白璧潔于冰

元史本傳祖海藍伯子十人燕眞最幼未及大用而卒不忽木其仲子也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命給事裕宗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學于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為有公輔器衡纂歷代帝王名謚統系歲年為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即成誦

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其畧曰為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遍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于大都宏闢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然後續

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

十五年出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眞定箠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虎脫直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去其冠庭下責以不職

世祖嘗語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間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

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侍坐輦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不忽木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癯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貧命盡給之

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熥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

煩兵而下矣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僞昭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

脫脫

字大用馬札兒台長子

史材三館屬平章受學尊師有直方扈從雞鳴書諫獵
保全龍種藥親嘗決河未塞紅巾起剿寇無功弄角傷
立稻田荒空受賜魂飛滇水怨滄桑

元史本傳至正元年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

生而岐嶷異于常兒及就學請于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

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脫

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脫脫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

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奏以賈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決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已而汝潁之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

續通鑑至正十一年夏四月開黃河故道初黃河之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工部尚書成遵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飢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魯之言出遵爲河間鹽運使命賈魯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與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

本傳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

四年閏月領宣政院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

十五年三月詔流脫脫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十二月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

樹經堂詠史詩卷八終

跋

夫班家人表列科等於古今劉氏史通判低昂於記載綠疇翠諜讖文多傳會之言帝典皇墳史氏乏貫穿之力求其壺中貯漢權上搜秦掇古豔於竹灰拓奇文於石屑皐牢宙合宣暢詩心者葢亦尠矣南康方伯前輩通天地人具才學識自柱州建績姜水頹祥鑽火煦春構檜怙夏以逮太壹空桑之帙叔均台璽之碑涑水之所未編長源之所莫考莫不搜窮乙庫探盡西山是以竄鶩蝶之書統既嚴夫正閏（西魏書）粲生花之筆韻更協

乎韶鈞自秦迄元由今視昔作七言律凡五百篇詠帝后仿本紀也詠臣工仿列傳也或父子合一章仿世家也或官僚共一首仿合傳也體例大備筆削維嚴成巨麗之觀得褒貶之正極取裁之富示進退之公蔚矣其文粲乎莫尙當夫鏡檻風迴銀牆月上香生棨戟韻到松篁靜對古人默標元想毫端濡露字裏驅霜悲歌司馬之珥蠶惋歎蔚宗之泥乘笑庸材之索米恨窄度之受金過江則如聽清談使鄴則猶聞專對李花落盡尋陳蹟於三唐雁影飛來弔遺民於兩宋繙好問中州之

集薄大任遼史之編爾迺吐納華嵩鉤摘河洛手驅天馬目照星樞拭金鑑以牖明鑄銀繩而糾繆事皆徵實若笙鳳之有情意盡凌虛儼雲僊之無蹟作者胸有千秋讀者目迷五色言尋義蘊莫罄揄揚葢聞運徵緯汁氣識雲翔天且雨金蟲猶齧字魚彰瑞應佩赤鯉於衣裳星散臚言染青淩爲天水迨乎厄當十世歲逼五庚池邊則璧少重環河畔則石生一眼凡千秋之龜鑑在列代之盛衰是以讀汲冢之數行淳風可想識秦斤之幾字苛法猶存事悉載於彝章典誰傳於謌詠惟公陶

融羣雅囊括萬區胸際河山毫尖宮殿訪源流於璧府鏡政治於寶書包劉越嬴箴唐儆宋泥金檢玉幾家封禪之壇浮縹糊頳到處朝元之閣想六宮之行樂鳳管鸞簫悲七校之從軍金戈鐵馬鼙鼓則三川屢震日月或兩戒平分角端若果能言何不早來於元狩時樂如埋紀瑞奚爲復集乎建康凡此興亡悉爲憑弔各因斷代繫以成篇且夫輔弼懸諸象緯岳瀆秩以公侯宿旣淪夫昴精符宜列於赤伏惟茲臣庶共佐昇平然而佞倖有星奸兇亦壽若匪後人之衮鉞難昭當日之是非

惟公空冀北之千羣握湘東之三管挾行間之風雨妙皮裏之陽秋沃醇酒於獄泥摘靈芝於殿檜推原世系承家無限向歆緯有門風競爽誰同軾轍王儉何如安石張衡豈即伯喈剖別心源萬礦之黨八俱泣商量學術數公之新法先收詎房杜無可紀之勳若韓范乃必傳之績共有文山正氣疇齊諸葛大名盡登延壽之長悉掃魏收之穢此即篇芟雜傳褫奸魄於旣寒經表孤忠呼寃魂而欲語矣抑又聞之唐之修史也殷聞禮但能主魏朱之轄鑑也范祖禹不過知唐蓋材原如面成

書難括兩朝詩即稱神作論誰兼六代太沖雅詠具在選樓玉笥新編惟傳樂府史推子美篇章僅紀唐年吏屬道園斷制非關漢獄可知玉雙成轂桂八爲林穿九曲之驪珠數十重之錦被祕解則詢諸欽悅古事則問於仲舒戛戛其難蒸蒸而上自非安世誦三篋以遺忘階是茂先畫千門於俄頃況乎七律者爭同永歎勢屬長言徐庾怯而不爲沈宋善而未盡老去而方能入細興來而未必皆工茲則觀千劒之光芒無奇不備挽六鈞之弨角有彀皆圓洵足以上擬三百五篇全包二十一史者矣師誠登瀛較晚未追步乎花甎蔭樾有緣得趨蹌乎鈴閣過晉祠而觀水細翫波瀾謁謝傅而味蘭更聽絲竹適承殊寵俾誌末篇旣援筆而停毫復哦詩而起舞此日三都紙貴知偏懸金馬之門他時一品集成敢附錄玉溪之跋嘉慶元年歲次丙辰十月歸安張師誠謹跋